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四九册目次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五十一卷目録二卷（宋）真德秀撰　明正德十五年張文麟黄鞏刻本　〇〇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五十一卷目錄二卷

（宋）真德秀撰

明正德十五年張文麟黃鞏刻本

西山文集五十五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宋真德秀撰。德秀有四書集編，已著錄。考宋史本傳，德秀有西山甲乙稾、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諸書。此本為明萬歷中福建巡撫金學曾所刊。

國朝浦城縣知縣王允元又補葺之。所載詩賦而外，惟對越甲乙稾、經筵講義、翰林詞草三種自分卷帙。其餘序記等作，但以類次，不別分名目。或即本傳所謂西山甲乙稾者，未可知也。他如端平廟議諸書，俱不編入。疑其闕佚尚多。然馬端臨通考所載亦作五十六卷，則此本所少僅一卷。殆宋時刊本，即未嘗以諸書編入耶。德秀生朱子之鄉，故力崇朱子之緒論。其編文章正宗，持論嚴刻，於古人不貸尺寸。而集中諸作，吹噓釋老之焰者，不一而足。有不止韓愈羅池廟碑、為劉昫所譏、與大顛諸書為朱子所摭者。白璧微瑕，固不必持門戶之見，曲為隱諱。然其他著作，要不失為儒者之言，亦不必竟以一眚掩也。

新刊眞西山先生文集序

自孟子沒聖人之學不傳更千四百餘年以至于宋得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出然後不傳之緒始續程子沒又更百餘年而考亭朱子出然後聖人之學益以大明當其時傳其學者多矣至於聞而知之者則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是已先生爲朱子同郡而生差晩弗獲及門受業獨嘗私淑而有得焉自以爲受朱子罔極之恩蓋先生之學朱子之學也先是權相立爲學之名以錮善類先生獨慨然以斯文爲己任講習服行上以告其君下與學者語未嘗不誦言朱氏其言曰學者讀文公之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故常勸朋友間且將文公四書涵泳旣深達其旨矣然後以次及於太極西銘解近思錄諸書如此數年則於義理之精微不患其無所見矣又必合知行爲一致講貫乎此則必踐履乎此而不墮於空談無實之病庶乎其可耳於乎先生之言如此故曰先生之學朱子之學也先生探道專一資深守固其平生所著若讀書記心政經之類皆行于時獨其他彙次文集分爲五十一卷

者世罕得見予同年建寧太守常熟張君公瑞近訪得之地官郎楊君乾叔所因作而嘆曰書坊群籍遍天下有如西山又郡人使我爲郡而是集忽諸豈非缺典遂圖梓行且思所以校而叙之者適肇被放南歸過焉則亟以見委曰子不得辭也明年公瑞考績北上而予友太倉姜君夢賓謫貳是郡其僚節推李君明德間以爲言夢賓則又以書來督肇念前捂漸遠緒言日微世之學者方疑朱子之說爲未盡顧如先生之言足以左右考亭發明正學者又不盡傳於世私切嘅焉今幸斯集一出庶或有因先生之言以求朱子之學而得數百載寥寥之遺緒者則諸君是舉爲有功矣遂爲序正而歸之正德庚辰冬十二月望日後學莆陽後峯黄鞏謹序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目錄上

後學　莆陽　黃鞏　校正

後學　常熟　張文麟　同校

第一卷　古詩

登南嶽山　題金山
送湯伯紀歸安仁
送袁司直得請西歸
題八君子圖後
泉州貢闈慶成
壬午春社講尊老會
贈高年陳氏母子
長沙新第呈諸學士
送林自知歸常寧
司理弟之官岳陽
志道生日
題全氏三桂堂
壽楊餘父
舞鶴亭歌
送吳定夫西歸
詠仁
題隱者蘇翁事迹
題湖山清隱
新橋行
贈小鐵面王相士
贈岳相師
七峯行為外舅壽
題李立父高逸樓
以青氈與志道
壽外舅楊開國
贈盱江張平仲
送王子文宰昭武
浦城勸糶
挹仙亭
贈梓潼袁君西歸
會三山十二縣宰
游鼓山

律詩

題東青館
泉州貢院舉梁八詠
和侍講挑監餞行韻任卷

送張曜之
會長沙十二縣宰
長沙勸耕
別湯升伯
和趙章泉
送求嘉陳有煇
題黃氏貧樂齋
閒吟
凈谿待鉢求度為說偈言
賀外舅轉官
壽楊欿父
贈夏宗禹
贈葉子仁
贈徐碧鑑
題黃君貧樂齋
贈張童子
贈邵邦傑
壽楊欿父
壽陳宰
寄淮西王路分
贈吳景雲
送曹晉伯令尹之官
賦
魚計亭後賦
第二卷
對越甲藁
奏劄
戊辰四月上殿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己巳四月上殿奏劄一
奏劄二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一
奏劄二
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八月一日輪對奏劄
癸酉五月二十二日直前奏事奏劄一

奏劄二

第三卷

對越甲藁

奏劄

輪對劄子

直前奏劄一

奏劄二

使還上殿劄子

直前奏事劄子

第四卷

對越甲藁

奏劄

直前奏劄

除江東漕十一月二十三日朝辭奏事奏劄一

奏劄二

召除禮侍上殿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得聖語申省狀

論初政四事

第五卷

對越甲藁

奏劄

得聖語申後省狀

謝奬廢吏奏劄

故事

故事 癸酉七月二十一日進

故事 癸酉八月二十七日進

故事 甲戌三月初七日進

故事 甲戌七月廿一日進

故事 甲戌八月十七日進

奏狀

江東奏論邊事狀

第六卷

對越甲藁

奏申

奏乞放宣城縣零苗

奏乞為江寧縣城南廂居民代輸和買狀

奏乞蠲閣夏稅秋苗
奏乞撥米賑濟
申尚書省乞截寧國府等上供米
上宰執乞截上供米借見管錢劄子
申尚書省乞將本司措置俸給頒行
諸路
奏乞分州措置荒政等事
奏乞倚閣第四五等人户夏稅
申尚書省乞將安邊所估役人户錢
物下本司給還
申樞密院乞住築池州城壁

第七卷

對越甲稾

奏申

乞給降錢會下本路災傷州郡下户
收糴麥種
乞倚閣本路八州軍第四第五等人
户秋苗
乞施行饒信州旱傷
申尚書省乞再撥太平廣德濟糶米

申尚書省乞放信州零苗
申尚書省催撥太平州賑糶米
申尚書省乞再撥廣德軍賑濟米狀
申省第二狀
申省第三狀
申省第四狀
奏為不合差廣德軍教授措置荒政
自劾狀
第二奏乞待辠
申御史臺拜户部照會鹿黄池鎮行
鋪狀

第八卷

對越甲稾

奏申

申户部定斷池州人户爭沙田事狀
泉州申樞密院乞推海盜賞狀
申樞密院乞優恤王大壽狀
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
申樞密院乞御制左翼軍狀

第九卷

對越甲藁

奏申

申樞密院措置軍政狀
江西奏便民五事狀
潭州奏復稅酒狀
申樞密院措置收捕道州賊徒狀
申尚書省乞撥米賑卹道州飢民
申樞密院乞免將飛虎軍戍壽昌
狀
申樞密院爲已誅斬武岡軍叛卒狀
又申樞密院狀

第十卷

對越甲藁

奏申

奏乞將武岡軍簽判葉莫發賞狀
又申乞黃逵等賞
又申併乞推周安行賞
又申乞將董汝霖處斷狀
奏置惠民倉狀
申朝省借撥和糴米狀
申尚書省乞撥和糴米及回糴馬穀
狀
奏置十二縣社倉狀
禮部申省論小祥不當從吉狀

表牋

江東漕謝到任表
爲賑濟無罪可待謝表
禮部侍郎謝表

第十一卷

對越甲藁

請免

辭學士院權直狀
辭起居舍人狀
辭秘閣修撰江東運副狀
辭轉官狀
辭集英殿修撰知隆興狀
辭寶謨閣待制知潭州狀
再辭待制狀
辭賜金帶狀
辭免召赴行在狀

辭免禮部侍郎兼直院狀
再辭免新除狀
辭免修史狀
乞給假狀
三辭免新除并乞郡狀
展假狀
乞先次上殿狀
辭免直院狀
再辭免直院狀
三辭免直院狀
四辭免直院狀
為足疾請朝假狀
乞宮祠狀
再乞宮祠狀
乞黜責狀
再乞黜責狀
三乞黜責狀
辭免除職宮觀狀

第十二卷

對越甲藁

舉刺

奏乞將知太平州當塗縣尉湯中罷斥主簿王長民鐫降狀
奏乞將知寧國府南陵縣丞李仁任罷黜廣德軍廣德縣丞馮犹送部與嶽祠狀
奏乞將知寧國府張忠恕罷黜
因明堂赦薦趙監嶽
薦供運管等官狀
奏乞將知寧國府陳廣壽寢罷新命
按奏寧國府司户錢象來狀
薦本路十知縣政績狀
薦知信州丁黼等狀
申尚書省乞將饒州司户趙時仲罷任狀
奏乞將新知徽州林琰寢罷新任
奏乞將太平州通判韓棐卿罷免
申尚書省乞將樂平大通監稅鐫罷
申將寧國府南陵縣尉汪相如罷黜
申將前知建康府溧陽縣王崇鐫降

事
申將文林郎監江東轉運司寄納倉
張鈞重行追奪等事
第十三卷
對越乙稾
奏劄
甲午十二月應詔上封事
召除戶書內引劄子二
劄子二
劄子三
劄子四
得聖語申省狀
第十四卷
對越乙稾
奏劄
十一月癸亥後殿奏已見劄子一
劄子二
十二月奏見劄子
乙未正月丙辰經筵奏已見劄子一
劄子二

故事
故事乙未十一月二十四日進
故事十二月一日進
第十五卷
對越乙稾
奏申
申左翼軍正將貝旺乞推賞
申樞密院乞修沿海軍政
申尚書省乞措置收捕海盜
論閩中弭寇事宜白劄子
申尚書省乞撥降度牒添助宗子請
給
再申尚書省乞撥降度牒
申尚書省樞密院乞置寨事
奏乞撥平江百萬倉米販糶福建四
州狀
第十六卷
對越乙稾
表箴
賀天基聖節表

又
賀皇太后慶壽表
復官謝皇帝表
謝皇太后表
再知泉州謝表
謝職名表
知福州謝表
謝除户書表
進大學衍義表
謝宣召入院表

謝除翰林學士表
謝賜衣帶鞍馬表
請免
辭免知福州安撫奏狀
辭免除權户部尚書狀
再辭免户書狀
辭免新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狀
再辭免狀
辭免兼修史狀

第十七卷

對越乙藁

舉刺
申南安知縣梁三聘劄
奏申雪葉寘誣枉乞加録用狀
福州舉自代狀
應詔薦士狀
除户書舉自代狀
除翰林學士舉自代狀
奏舉浦城知縣陳珫狀
辟林司户充浦城北尉狀

拾遺
申請武岡軍將卒賞格狀
四申尚書省乞裁減和糴數狀
申尚書省免和糴盡數狀
申尚書省乞免降度牒狀
申請息山龍王封爵狀
知泉州謝表
平海寇謝轉官表
慰皇太后表

賀今上皇帝即位表
江東乞祠省申狀
奏乞捉擢潭州通判張國均永州通判魏泌狀
奏舉潭州官屬狀
按奏武岡知軍司馬遵狀
薦賢能才識之士狀

第十八卷

經筵講義

進讀大學卷子十月十九日
講筵卷子十一月八日
講筵卷子十三日
講筵卷子十六日
講筵卷子十八日
講筵卷子二十七日
講筵卷子十二日
講筵卷子二十七日
講筵進讀大學章句手記十月十四日
講筵進讀手記十九日
講筵進讀手記二十六日
講筵進讀手記初八日
講筵進讀手記十六日
講筵進讀手記十八日
講筵進讀手記二十七日
講筵進讀手記十二月十三日
講筵進讀手記乙未正月二十二日

第十九卷

翰林詞草

大禮御札赦文
郊祀大禮御札
郊祀大禮赦文

制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吳興郡開國公錢象祖特授少保加食邑一千户實封四百户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麻制
皇伯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嗣秀王師揆可特授少保加食邑食實封制
皇叔祖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

嗣濮王不儔可特授檢校少保加
食邑食實封制
史彌遠特授正奉大夫依前起復右
丞相奉化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
封制
楊次山特授少保進封永陽郡王加
食邑食實封制
奏劄子
史彌遠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
密使兼太子少師加食邑食實封
制
夏震特授武信軍節度使殿前都指
揮使特封加食邑食實封制
夏震除太尉依前武信軍節度使殿
前進封舞陽郡開國侯加食邑食
實封制
皇伯師垂特授少保依前定江軍節
度使致仕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
食實封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制
吳環特授少師致仕加食邑食實封
制
史丞相回授加恩進封永國公加食
邑食實封制
希懌特授昭信軍節度開府儀同三
司進封制
建武軍節度使充鄂州駐劄御前諸
軍都統制王喜加食邑食實封制
隨龍保成軍節度提舉萬壽觀燕令
雍加食邑食實封制
皇叔師禹除檢校少傅制
吳珙除檢校少保制
皇伯師揆少傅奉國軍節度制充萬
壽觀使嗣秀王食邑五千九百户
食實封二千一百户特授少師依
前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
秀王加食邑食實封仍令擇日備
禮冊命制
部
淮東湖南江西三路盗賊作過除賊
首合行收捕其餘脅從等人並從

原貸許以自新各令復業仍仰州
縣多方振䘏詔
科舉詔
荅詔
賜大中大夫權戶部尚書兼詳定勑
令官沈詵辭免除戶部尚書兼職
依舊月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太
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
同修撰汪逵辭免除吏部侍郎恩
命不允詔
賜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同
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
左庶子戴溪辭免除太子詹事日
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賜大中大夫權工部尚書何異乞守
本官致仕不允詔
賜武康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
夏震乞宮觀差遣不允詔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兼知臨安
府趙師睪乞畀祠祿不允詔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乞畀祠不允
詔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兼太子賓客雷孝友再上奏乞許
從罷免俾奉外祠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詔
賜正議大夫守刑部尚書兼修國史
實錄院修撰兼太子詹事兼吏部
尚書曾煥辭免除吏部尚書恩命
不允詔
賜新除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元
府充利州路安撫使四川制置大
使安丙再上奏劄子辭免資政殿
大學士知興元府四川制置大使
不允詔
賜揚州觀察使知發州軍州事兼管
內勸農事晉下乞依舊在京宮觀
免奉朝請任便居住不允詔

賜寶謨閣學士正議大夫知紹興府
黄由辭免除刑部尚書兼直學士
院日下前来供職恩命不允詔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
樓鑰乞仍舊致仕歸伏田里不允
詔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
樓鑰再上奏劄子乞放歸田里再
挂衣冠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保康軍承宣使左驍衛上將軍鎮
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
揚州軍州事充淮南東路安撫使
節制淮東軍馬再過乞畀一在外
宫觀差遣不允詔

賜通議大夫試户部尚書兼詳定勑
令官沈詵乞還官政退老丘園不
允詔

賜大中大夫守尚書户部侍郎兼詳
定勑令官沈作賓乞畀外祠不允
詔

第二十卷

翰林詞草

答詔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院
使太子少師史彌遠辭免以皇太
子冊寶推恩特轉一官恩命不允
詔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兼太子賓客雷孝友通奉大夫參
知政事婁機正議大夫參知政事
樓鑰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
能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簽書樞
密事守文紹節辭免皇太子受冊
命了畢各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賜正議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修國史
實録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曾晪辭
免以皇太子受冊了畢本宫官吏
等各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賜朝散大夫試太子詹事兼同修國
史實録院同修撰兼秘書監戴溪

辭免該遇皇太子受冊推恩特轉
一官恩命不允詔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
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
同修撰汪逵辭免皇太子受冊畢
本宮官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賜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衛涇辭免皇太子冊寶推恩以昨
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與轉一官
恩命不允詔
賜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知潭州充
荆湖南路安撫使衛涇上表再辭
免更化之後親祀南郊慶事備成
慶均中外安丙衛涇俱以近臣宣
勞藩閫各特轉一官恩命不允不
得再有陳請詔
賜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知興元軍
府事安丙再上表辭免南郊慶成
特轉一官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
請詔
賜中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讀章穎
乞許歸田里不允詔
賜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
婁機感疾乞許納祿不允詔
楊次山辭免新除少保進封永陽郡
王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
再賜楊次山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潭州觀察使知閤門事兼客省四
方館事兼提點御前忠佐軍頭引
見司楊谷辭免皇太子受冊了畢
除承宣使恩命不允詔
賜朝請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修玉
牒官兼侍讀兼權給事中許奕乞
川蜀待闕州郡差遣不允詔
賜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錢象祖上表再辭免特授
少保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
觀使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不
得再有陳請詔
賜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修國史

兼實録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曾晙
乞令謝事歸養沉痾不允詔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
兼太子少師史彌遠乞歸田廬補
還服制不允詔
賜煥章閣學士通議大夫知江陵府
充京西湖北制置使李大性辭免
除寶文閣學士依舊知江陵府充
京西湖北制置使不允詔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

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奏劄子
乞歸田里補還服制依已降指揮
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
婁機年齒衰耄疾病易生乞許納
禄不允詔
賜大中大夫守尚書户部侍郎兼詳
定勑令官兼權工部尚書沈作賓
乞致官徧壘不允詔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

樓鑰辭免同提舉編修勑令恩命
不允詔
賜華文閣直學士朝請大夫知福州
充福建路安撫使葉𤸷乞畀宫觀
差遣不允詔
賜保康軍承宣使左驍衛上将軍鎮
江都統兼知楊州淮東安撫使畢
再遇乞畀在外宫觀差遣不允詔
賜通議大夫試户部尚書兼詳定勑
令官沈詵乞撿會前後所奏俾令

納禄不允詔
賜寶謨閣學士中大夫知潼川府劉
甲乞許納禄退安田里不允詔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
院事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乞畀
祠禄不允詔
賜建武軍節度使鄂州江陵府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制鄂州駐劄王喜
乞祠禄不允詔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

院事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乞畀
祠禄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資政殿大學士中大夫知興元軍
府事充利州路安撫使充成都潼
川府夔州路制置大使安丙乞畀
宫觀差遣不允詔
賜武康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
夏震納禄不允詔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
樓鑰乞再挂衣冠不允詔

賜光禄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張
嶷辭免復資政殿學士依舊官觀
恩命不允詔
賜中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講兼修
玉牒官章頴辭免除禮部尚書兼
職依舊恩命不允詔
賜中奉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
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
同修撰汪逵辭免除權工部尚書
兼職依舊恩命不允詔

賜中奉大夫權工部尚書兼太子右
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
撰汪逵辭免除權吏部尚書兼太
子詹事日下供職不允詔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
樓鑰乞致仕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詔
賜正奉大夫守刑部尚書兼直學士
院兼侍讀黄由乞畀外祠不允詔
賜降授朝議大夫李壁辭免復元官

宫觀恩命不允詔
賜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知江陵府
充湖北路安撫使充京西湖北路
制置使李大性乞許奉祠歸里不
允詔
賜正議大夫兵部尚書兼詳定勑令
官趙師羿乞歸田里不允詔
賜朝議大夫權工部尚書兼同修國
史兼實録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
戴溪乞納禄歸田里不允詔

賜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
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乞奉外祠
不允詔
賜正奉大夫守刑部尚書兼直學士
院兼侍讀黃由乞歸田里不允詔
賜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何澹
再辭免差知江陵府恩命仍乞祠
祿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
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
史實錄院同修撰曾從龍乞昇祠
祿或待闕便郷州郡不允詔

第二十一卷
翰林詞草
答詔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
子少師史彌遠乞解政機俾還田
里不允詔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
子少師史彌遠辭免男寬之致仕

轉官除職等指揮不允詔
賜大中大夫權户部尚書詳定勑令
官沈作賓乞宫觀不允詔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
子少師史彌遠再上奏劄子乞歸
田里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顯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提舉隆
興府玉隆萬壽宫謝源明乞守本
官職致仕不允詔
賜大中大夫顯謨閣待制新知泉州
陳峴辭免除兵部侍郎兼直學士
院恩命不允詔
賜正奉大夫黃由辭免除寶謨閣學
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恩命
不允詔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
府兼江淮制置使黃度乞檢會前
奏許令致仕不允詔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
院事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乞退

休不允詔

賜煥章閣直學士朝散郎知平江府趙希懌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差知太平州恩命不允詔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再乞祿之閒散示以保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衛涇再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恩命不允詔

賜朝議大夫權工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乞許納祿或畀祠祿不允詔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曾從龍辭免兼給事中兼直　學士院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歸田里不允詔

賜泰國軍承宣使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兼提點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楊谷乞畀祠祿不允詔

賜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侍讀兼修玉牒官章穎乞引年致仕歸休田里不允詔

賜中大夫章穎辭免除寶謨閣學士恩命不允詔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辭免以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特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賜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雷孝友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大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各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特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賜顯謨閣直學士朝散郎知太平軍州事管内勸農營田使趙希懌乞昇祠祿不允詔

賜中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余烈辭免經筵進講周易終篇侍讀官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詔

賜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雷孝友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皇太子讀三朝寶訓終篇並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賜大中大夫權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汪逵中大夫權工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戴溪中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曾從龍辭免以皇太子讀三朝寶訓終篇推賞各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軍府事黄度辭免除權禮部尚書兼侍讀恩命不允詔

賜中大夫試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辭免權刑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賜大中大夫權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汪逵辭免除吏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詔

賜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兼詳定勅令李大性辭免除兵部尚書兼職

依舊恩命不允詔
賜中大夫新除工部尚書兼同修國
史兼實録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
戴溪辭免陞兼修國史兼實録院
修撰恩命不允詔
賜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汪逵工部
尚書兼太子詹事戴溪權刑部尚
書兼太子右庶子曾從龍辭免皇
太子講授周易終篇推恩特與轉
行一官不允詔
賜大中大夫新除吏部尚書兼太子
詹事汪逵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
修撰辭免陞兼修國史兼實録院
修撰不允詔
賜朝奉大夫試中書舍人兼權禮部
侍郎兼修玉牒官兼侍讀汪之柔
辭免除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恩
命不允詔
賜通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太子詹
事兼修國史兼實録院修撰汪逵

乞休致仕不允詔
賜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
賓客章良能乞畀在外宮觀不允
詔
賜少保師㢮辭免新除少傅依前皇
伯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
秀王仍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
詔
賜光禄大夫樓鑰辭免新除資政殿
學士知太平州填見闕恩命不允
詔
賜光禄大夫新除資政殿學士樓鑰
再上奏劄子辭免除資政殿大學
士在京宮觀任便居住恩命不允
詔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
兼太子少師史彌遠辭免特授正
奉大夫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
詔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

無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奏劄子
辭免以皇太子冊寶推恩特授正
奉大夫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
更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通議大夫試工部尚書兼修國史
兼實錄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
乞許納祿休致不允詔

第二十二卷

翰林詞草

答詔

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史彌遠辭
免進呈安奉三祖下第七世仙源
類譜高宗皇帝寶訓今上皇帝玉
牒今上皇帝會要禮畢三局提舉
官并進呈安奉玉牒禮儀使各特
與轉兩官依例加恩令學士院降
詔恩命不允詔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
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再上奏劄
子乞歸休田里不允不得再有陳
請詔
賜正議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太子詹
事兼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汪
逵辭免除顯謨閣學士提舉佑神
觀依舊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實
錄院同修撰仍令赴四參恩命不
允詔
賜寶謨閣直學士中大夫新知潼川
府劉光祖乞提舉宮觀一次不允
詔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兼詳定勑
令官兼權吏部尚書李大性辭免
除吏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
恩命不允詔
賜通奉大夫權刑部尚書兼太子右
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
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辭
免除禮部尚書兼職並依舊日下
供職恩命不允詔
賜通奉大夫新除禮部尚書兼太子

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辭免兼實錄院修撰恩命不允詔

賜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知興元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利州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四川制置大使安丙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日下起發赴院治事恩命不允詔

賜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知潼川軍府事兼管內勸使兼提舉潼川府界渠州懷安等軍兵巡檢盜賊公事劉甲辭免除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兼本路安撫使填見闕兼節制本路屯戍軍馬就送還人限一日起發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特暫兼權四川制置司職事恩命不允詔

賜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衡涇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填見闕恩命不允詔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官兼侍讀范之柔辭免權刑部尚書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賜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潭州衡涇上表再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恩命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安丙辭免除觀文殿大學士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撫使填見闕恩命不允詔

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魯國公史彌遠辭免以皇太子講毛詩終篇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給事中

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華文閣學士
兼太子詹事戴溪刑部侍郎兼太
子左諭德劉爚辭免以皇太子講
毛詩終篇各特與轉行一官恩命
不允詔
賜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安丙上
表再辭免除觀文殿學士知潭州
兼荆湖南路安撫使填見闕恩命
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
兼太子少師魯國公史彌遠辭免
爲進呈安奉高宗皇帝中興經武
要略了畢提舉官就差禮儀使各
特與轉兩官依例加恩令學士院
降制恩命不允詔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前知成
都府兼安撫使黃疇若辭免除兵
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恩命不允
詔
賜朝議大夫新除權兵部尚書兼太

子右庶子黃疇若乞畀祠祿不允
詔
批答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
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
皇太子册寶推恩轉行一官恩命
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嗣秀王師揆辭免除少保依前皇
伯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加
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批答
賜嗣濮王不儔上表再辭免特授檢
校少保依前昭慶軍節度使提舉
佑神觀嗣濮王加食邑食實封恩
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嗣秀王師揆再上表辭免除少保
依前皇伯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
觀使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仍
斷來章批答
賜正議大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特
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

太子少師奉化縣開國公加食邑
食實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
子少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皇太
子講授春秋終篇特與轉行一官
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雷孝友正
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大中大夫
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
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
紹節兼太子賓客再上表辭免皇
太子講授春秋終篇各特與轉行
一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文武百寮宰臣史彌遠等上表奏
請皇帝御殿復膳不允批答
賜文武百寮宰臣史彌遠等上表再
奏請皇帝御殿復膳不允批答
賜史丞相彌遠再辭免皇太子讀三
朝寶訓終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
批答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
子少師永國公史彌遠上表再辭
免勑令所修進吏部條法總類及
百司吏職補授法了畢特轉兩官
依例加恩仍進封魯國公令學士
院降制恩命不允批答
賜吳琰上表再辭免除檢校少保加
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
批答
賜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
章良能上表再辭免今上皇帝會
要禮畢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
批答
賜通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
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上表再辭
免進呈安奉高宗皇帝寶訓禮畢
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
子少師魯國公史彌遠再上表辭
免三局進書轉官恩命不允仍斷

來章批答

賜朝奉大夫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讀鄭昭先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上表再辭免以皇太子講毛詩終篇轉一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上表再辭免進呈安奉高宗皇帝中興經武要畧了畢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上表辭免進呈安奉高宗皇帝中興經武要畧了畢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上表再辭免進呈安奉高宗皇帝中興經武要畧了畢同提舉官特與轉兩官依例加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生日詔

賜丞相生日詔

賜少傅吳瓌生日詔

賜參知政事樓鑰生日詔

賜右丞相史彌遠生日詔

賜嗣秀王師揆生日詔

賜右丞相史彌遠生日詔

賜少傅吳瓌生日詔

獎諭詔

賜畢再遇蕩平淮寇頗有勞効獎諭

詔

第二十三卷

翰林詞草

勑書

賜湖北安撫使充京西湖北制置使李大性銀合茶藥勑書

賜御前諸軍都統制李貴王大才莊
松銀合夏藥勑書
賜安南國王李龍翰曆日勑書
賜江淮制置使黃度冬藥勑書
賜都統制王喜馬軍都虞候許俊都
統制劉元鼎李貴王大才莊松何
汝霖副都統制呂春李好古盧彥
張威石宗水軍統制馮榯銀合夏
藥勑書
吊祭南安國王勑書
賜安南國王嗣子李昊旵嘉定七年
曆日勑
大禮冊文
郊祀大禮前二日朝獻景靈宮聖祖
天尊大帝冊文
郊祀大禮前一日朝獻太廟祖宗帝
后冊文
圓壇祭饗昊天上帝冊文
圓壇祭饗太祖配饗冊文
圓壇祭饗太祖配饗冊文

青詞祝文
祈晴設醮青詞
太陽交蝕奏告祝文
祭謝祝文
求晴設醮青詞
祈晴祝文 天地宗廟社稷等
又
祈晴感應報謝祝文 天地宗廟社稷等
報恩天慶觀青詞
茅山崇禧觀啓建瑞慶聖節道場設
醮青詞
滿散朱表
太陽交蝕祭告祝文
祭謝祝文
茅山崇禧觀啓建瑞慶聖節道場設
醮青詞
滿散朱表
太乙宮申乞撰星辰不順保國安民
內中後殿設醮青詞
修整攢宮殿宇圍墻補種栽木奏告

昭慈聖獻皇后等處表文
恭淑皇后祝文
郊祀大禮畢奏謝昊天玉皇上帝聖
祖天尊大帝元天大聖后表詞
奏謝諸帝后表詞
郊祀大禮畢祭謝南嶽東海南海南
瀆祝文
南鎮會稽山祝文
攢宮修換殿宇補種窠木奏告昭慈
聖獻皇后等處表文
恭淑皇后祝文
內中夜殿設醮祈禱皇帝歲庚保國
安民青詞
建康府茅山崇禧觀答建瑞慶節道
場設醮青詞
朱表
進呈中興經武要略安奉青詞
中殿祝文
建康府茅山崇禧觀答建瑞慶聖節
設醮青詞

朱表
春端貼子
端午貼子詞
皇帝閣
五言三首
七言三首
皇后閣
五言二首
七言三首
皇太子宮
五言二首
七言三首
皇后閣
春貼子詞
五言二首
七言三首
端午貼子詞
皇后閣
五言三首
七言三首

皇后閤
五言三首
七言三首
東宮
五言二首
七言三首
皇后閤端午貼子詞
五言二首
七言三首
嘉定六年春貼子詞

皇后閤
五言二首
七言三首
皇后閤端午貼子詞
五言二首
七言二首
致語口號
金國賀正旦使人到闕紫宸殿宴致
語口號勾合曲詞
致語
口號
勾合曲
金國賀正旦使人到闕紫宸殿宴致
語口號勾合曲詞
致語
口號
勾合曲
瑞慶節集英殿宴致語口號勾合曲
詞

致語
口號
勾合曲
金國報登位使人到闕集英殿宴致
語口號勾合曲詞
致語
口號
勾合曲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目錄上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目錄下

第二十四卷

記

明道先生書堂記
永春大夫御史黃公祠記
潮州貢院記
毓莘坊記
忠孝祠記
建寧府廣惠倉記
蘄州惠民倉記
睦亭記
敬忠堂記
新建州境龍王祠記
蕭正肅公祠堂記
潛齋記
彭忠肅公祠忠記
大夫人橋記

第二十五卷

記

鉛山縣修學記
敬思齋記
浦城縣簿廳壁記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矩堂記
徑山三塔記
定軒記
全行可度牒田記
福建招捕使陳公生祠記
弘毅堂記
英極堂記
上饒縣普濟橋記
溪山偉觀記
樂安縣治記
存齋記
東萊大愚二先生生祠記
養正堂記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
政和縣修學記

第二十六卷

記

建寧府重修府學記
龍山書院記
建陽縣學四君子祠記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楊文莊公書堂記
居思堂記
建陽縣復賑糶倉記
潭州重修大成殿記
勿齋記

觀蒔園記
重建王忠文公祠堂記
孝友堂記
建安縣學田記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
碑
福州長樂縣顯應廟碑
第二十七卷
序
皇朝編年舉要備要序
清源文集序
贈蕭長夫序
贈上饒葉宗山序
萬桂社序
傅景裴文編序
送朱擇善序
贈富春子孫守榮序
應感編序 代劉作
贈袁子余樂序
贈錢道人序
贈顧逕序

送周天驥序
臨齋遺文序
傅樞密文集序
送王察推序
送湯仲能之官繁昌序
張仁父字序
送偶然居士序
邇言後序
送潭州陳教授序
詠古詩序

攻媿先生樓公集序

第二十八卷

序

送蕭道士序
送陳端父宰武義序
黃叔通自鳴集序
送劉伯醇宰江寧序
沈簡肅四益集序
送楊日靖序
黃子厚詩後序
周敬甫晋評序
釣臺江公文集序
送張元顯序
送高上人序
送周知錄之官序
贈歐陽可夫序
贈羅一新序
送陳宗望序
日湖文集序
贈華相士序
送鄭炎震序
送造墨楊伯起序
送吳正叟序
送南平江守序
送徐元杰子梓序

第二十九卷

序

論語發微序
送張宗昌序
送全永叔序
福建罷差長條令本末序
送吳思立序
論語詳說後序
孟子要略後序
贈相字鄭道人序
周禮訂義序
劉氏傳忠錄後序
孝經集義序
續通鑑長編要略序
送李成先之官南恩序

紹定江東荒政錄序
贈論命鄭君序
招捕使陳公平寇錄序
大學衍義序
送林子序
送池師惠序
登科要覽序
送葉守行詩序

第三十卷

問答

問明德
問定靜安
問全體（或問中語下同）
問大用
問成性存存
問止於至善
問格物致知
問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或問中語）
問心之為物實主於身
問上帝所降之衷（或問中語下同）
問烝民所秉之彝
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
問夫子所謂性與天道
問孟子所謂仁義之心
問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
問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
問邵子所謂道之形體
問收其放心養其德性
問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
而不容易
問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或問中語）
問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語錄中語下同）
問學問思辨乃窮理工夫
問今人行到五分便是只知得五分
（語錄中語下同）
問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
然省悟
問程子論格物有說向內處有說向
外處
問大學只說格物不說窮理

問誠意章數條
問致知一段是夢覺關誠意一段是
善惡關 語類中語
問正心修身章
問體用二字
問治國平天下章
問新民章 此段當在止於至善之前
問仁字之義 此下並論語
問行有餘力章與四教不同
問主忠信章 程子曰[illegible]
問過則勿憚改
問姑息二字 主忠信章注
問溫良恭儉讓
問過化存神 溫良注
問禮樂 用和爲貴章
問因不失其親
問楊墨 說有道章注
問理性命 五十知天命注
問父母唯疾之憂
問非鬼而祭章

第三十一卷
問答
問曾賜周公禮樂
問仁字 人而不仁章
問理明誠格
問媚竈
問志於道
問忠恕
問終食不違仁
問仁字 人而不仁章
問剛與慾 棖也章
問志氣 [illegible]章
問文章性與天道
問敬字 敬簡章
問言志
問不違仁
問韶樂
問語上語下
問見惡人 南子章
問手足不仁 博施章

問日至月至
問發憤
問不由户章
問夢周公
問求仁
問學易
問興立成
問朝三暮四 民可使由章
問疾不仁
問驕吝
問文王至德
問色舉翔集
問太極中庸之義 南雄李教授問今附此

第三十二卷

講義

代劉季文浦城縣庠四德四端講義

策

館職策 并問

策問

問內外八事 試楊汝明爲行簡

問人才國計民力邊防四事
問郊祀 試李爲獲
問時政數事 乙未省試經易場
問大學君德治効 乙未南省賦場

第三十三卷

說

潭州示學者說
楊纂祖字說
禱雨說
志道字說
楊端義字說
詹宗夔字說
楊實之字說
蔡仲覺名字說
李自修祝說
劉誠伯字說
李平甫三子字說
詹景辰字說
詹景泉四子名字說
王去非字說

吳仲本字說
俞深父字說
孫子陽字說
陳子公字說
裕說
劉嗣忠命名說

箴

思誠箴 爲陳若虛作
勿齋箴
夜氣箴

頌

潭州復稅酒頌

銘

西齋銘
虛舟銘
蒙齋銘 并序
梢菴銘 示子志道
絅齋銘
敬義齋銘

贊

自贊
麥廣微眞贊

第三十四卷

題跋

跋錢文季少卿維摩菴記
跋安吳二宣撫所稱安居士
跋吳仲堅史論
跋饒章黃量詩卷
書熊閔王事迹後
跋章冠叟困齋記

了翁貼
跋晦翁感興詩
跋鄭大惠飯牛集
跋蕭定夫所藏胡文定君泉水詩卷
跋張魏公不欺室銘
題劉靜春與彭止堂帖併彭仲誠墨
莊五言詩後
跋陳復齋爲王實之書四事箴
跋鄭氏族系
跋楊餘父印施普門品

傅侍郎奏議後
石鼓挽章祭文後
蔡真人誥碑
梅溪續集
歐陽四門集
儲襄陽申請
東坡書歸去來辭
顏魯公與郭定襄論坐次帖
二吳公帖
陳蕃叟竹坡詩藁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
帖
任漢州發策本末
楊文公書王溪生詩
許介之詩卷
胡子知言藁
呂子約與彭仲誠帖
金尚書撰陳丞相誌銘藁
王舍人元石家傳
趙浦城祖殷撰叔近遺事

題李果齋所書鄭伯元詩後

第三十五卷

題跋

鄭居士手寫古文孝經
江峯文集
詹應之三經
慈湖先生行述
慈湖訓語
絜齋先生訓語
建昌三傅君行狀
著作正字二劉公誌銘
著作劉公奏藁
著作春秋講義
史記考異
南軒東萊帖跋
東萊與劉公帖
夏宗禹悟真講義
畫師帖
羅文恭公奏議 舊名取撰集說
羅氏六有齋詩

宋文叔緜仁説
周氏輸畝説
史太師與通奉帖
書頽齋記
葉清父同歸錄後序
楊文公真筆道教經
感應篇
太乙天尊應驗錄
敕封慧應大師後記
赤松子經
蜀人胡監簿慶元黨人家乘後跋
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
跋誠應廟記
跋湯士恭手書周易諸經
跋周子德頽齋記
跋王松監文集
跋平寇錄
贈五行任君 炳

第三十六卷

題跋

跋陳正獻公詩集
跋黃瀛甫擬陶詩
跋包敏道講義
跋宋正甫記章泉事
跋南軒先生送定叟弟廣西任詩十
三章
跋西園宋茂叔遺藁
跋宋正甫詩集
跋趙章泉作何夫人墓表
跋蔡節齋題張生所摹文公像
跋餘干陳君集杜詩
跋蔡忠惠帖
跋山谷黃檗字序
跋黃君汝宜廷對策後
跋張魏公五遂堂墨帖
跋困齋方公耕道事實
跋龔尉所記全氏心遠室
跋章翔卿詩集
跋虞復之春秋大義
跋袁侍郎機仲奏議

跋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賓學朱文公眞蹟
跋王雙巖文集
跋辛簡穆遺事
跋朱文公所書諫議馬公詩
跋陳北山帖
跋朱文公帖
跋劉夔子母胡夫人壼堂記
跋項吉父講義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帖
跋南軒先生周氏寓齋詩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跋朱文公詩元亨播群品篇親書示鄧卿老
跋王樞使軒山集
跋江西趙漕救荒錄
題金氏步雲齋
跋曹唐鄧通濟倉記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跋孝宗皇帝卹刑御筆
跋彭忠肅文集
跋孔從龍洙泗言學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跋陳復齋詩卷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跋秘閣太史范公集
跋張平仲注三略
跋天台劉深父杯水編
跋陳北山序黃春伯本末

跋永嘉劉君誌銘
跋黃容安碑地集

第三十七卷

書

上皇子書 巳午
上皇子書
上皇子書

第三十八卷

書

上相府書

上丞相書（戊寅）
上丞相書（論用人聽言）
上曾宣撫書
請鄭林楊三士入卒行堂

第三十九卷

啓
謝林侍郎薦舉啓
除國正謝丞相啓
除校書謝丞相啓
賀陳諫議啓
回鄭狀元啓
回孫狀元啓
回黃狀元啓
賀平江李大諫除寶學啓
除隆興謝丞相啓
賀福建楊帥啓
賀湖北將漕啓
回湖南陳運使啓
回建安洪守啓

回朱撫屬啓
回知縣正啓
謝宋宰館客見訪
謝宋宰爲壽
賀知縣正旦
回生日賀啓
通史提舉啓
通宋宰啓
答蔡宰啓
答馬縣丞啓
通王簿啓
賀邑宰冬啓
回南劍州黃知府
通浦城陳宰
賀程內翰年啓
復官謝丞相啓
通福建招捕陳提刑
通福建方提舉啓
回李漳州啓
回泉州教授啓

謝黃南劍樂語啓
通福建王帥啓
賀鄭丞相
除福帥謝丞相
回楊知軍啓
代外舅制參謝丞相啓
代外舅謝丞相轉官啓

第四十卷

文

泉州科舉諭士文

勸學文
潭州諭同官咨目
潭州諭俗文
勸立義廩文
諭賊文爲招司作
福州諭俗文
浦城諭保甲文
再守泉州勸諭文
泉州勸孝文
諭州縣官僚
福州勸農文
泉州勸農文
勸農文
隆興勸農文
勸農文
再守泉州勸農文

辭

百丈山靈巖殿迎送詞

第四十一卷

神道碑

劉文簡公神道碑

故資政殿學士李公神道碑

第四十二卷

墓表

建昌太守詹侯墓表
宋故蘄州使君正節李侯墓表
九峯先生蔡君墓表

墓誌銘

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宋文林墓誌銘

湯武康墓誌銘

第四十三卷

墓誌銘

劉閣學墓誌銘

宋通直范君墓誌銘

祝刪定墓誌銘

提舉吏部趙君墓誌銘

第四十四卷

墓誌銘

顯謨閣待制致仕贈宣奉大夫陳公墓誌銘

趙華文墓誌銘

葉安仁墓誌銘

譙殿撰墓誌銘

趙邵武墓誌銘

徐齊叔墓誌銘

第四十五卷

墓誌銘

少保成國趙正惠公墓誌銘

國子監主簿李公墓誌銘

監車輅院詹君墓誌銘

林夫人墓誌銘

宋故鄉貢進士黃君墓誌銘

朝請郎通判平江府事包公墓誌銘

通判廣州吳君墓誌銘

仙都大夫李君墓誌銘

夫人蔡氏墓誌銘

第四十六卷

墓誌銘

朝奉大夫賜紫金魚袋滕公墓誌銘

南昌丞李君墓誌銘

湖南運判劉君墓誌銘

秘書少監直學士院徐公墓誌銘

知慶元縣承議張公墓誌銘

通判和州葉氏墓誌銘

朝散大夫知常德府鮑公墓誌銘

集英殿修撰王公墓誌銘

第四十七卷

行狀

顯謨閣學士致仕贈龍圖閣學士開

府君行狀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行狀

第四十八卷

祝文
鎮安廟祝文
廣惠廟祝文 乙亥建寧
中元水府廟祝文
廣惠廟祝文 貢德祖廟
廣惠廟祝文
范忠宣公祝文
廣惠廟祝文
諸廟禳蝗祝文
廣惠廟祝文
奉安范忠宣公祠堂祝文
辭夫子廟 康軍
明道祠堂
東南嶽廟等處
范忠宣公
劉忠肅公
鎮安廟祝文
辭廣惠廟祝文
梨山廟祝文
又狀
梅山廟
又狀
謁先聖祝文 泉州
社稷
諸廟
東嶽
趙忠簡
韓中令
王詹事
蔡端明
顏尚書徐都承程尚書祝文
姜相公祝文 泉州南安縣
開溝告諸廟祝文
到任謁韓魏王祝文
開湖祝文
修城告諸廟
土神祝文

春祈祭諸祠
諸廟
慈濟廟
慈濟廟祝文 四月二日
爲民患痢告慈濟廟文
東山南北岸兩灘祝文
北山淸源洞祈雨祝文
北山謝雨祝文
諸廟謝雨祝文
忠孝祠堂安奉祝文

諸廟祈雨祝文
諸廟謝雨祝文
張大帝廟祝文
張大帝 通達廟祝文
諸廟謝晴祝文
辭先聖祝文
諸祠
忠孝祠
仙遊山頂祈雨祝文
周眞人祝文

北山祈雨祝文
社神
勾龍氏
稷神
后稷神
風師
雨師
雷師
北山祝文
淸源洞祝文

東嶽諸廟
辭淸源祝文
仙遊山頂祈雨祝文 辛巳五月時憂居
蠶峰靈澤殿祈雨祝文
南嶽行宮
社稷
城隍

第四十九卷
祝文

潭州謁先聖 癸未正月

先賢祠
漢高文帝
漢長沙文王長沙定王長沙陶公
三閭大夫忠潔侯屈公
賈太傅
端潔譚公
忠節十仕
春秋諸廟祝文
祭太守禮部朱公
安撫忠肅劉公
岳麓書院山長監簿周君
祭胡給事墓
祭胡侍郎
祠部
五峯
祈晴諸廟祝文
笳蘆湘江祝文
社稷祝文
諸廟謝晴祝文
諸廟祈雨祝文
諸廟謝雨祝文
諸廟祝文
諸廟祝文
祈雨祝文
祈雨諸廟祝文
祈晴祝文
謝晴祝文
祈雪祝文
祈晴祝文
祈雨祝文
謝雨祝文
仰山祝文
真武殿祝文
祈晴祝文
諸龍潭祈雨祝文
上封雷池祝文
謝水祝文
零陵王廟祈雨祝文
西齊王後殿祈雨祝文
南嶽火德星君祝文
社稷風雨雷神祈雨祝文

岳麓湘江祈雨祝文
諸廟祝文
祠山忠靖祝文
諸廟祝文
洞陽橋昭潭祝文
社稷以下祝文城隍山川祠
五處龍王　上封雷池祝文
祭龍潭祝文
諸廟謝雨祝文
諸廟祈雨祝文

諸廟謝雨祝文
佑聖祝文
保安寨祭諸廟祝文
起廣峯書堂告土地祝文
祭大仙祈雨祝文
再祭大仙祈雨祝文
三廟祝文
武濟廟祝文
五龍堂祝文
洛陽橋祝文

又
西峽江祝文
盖竹廟祝文
南劍州判官廳土地祝文
水口鎮廟祝文
泉州謁先聖祝文
東嶽祝文
朱文公祠祝文
忠孝祠祝文
祭忠惠公祝文

王忠文公祝文

第五十卷
祝文
諸先賢祠祝文
社神祝文
稷神祝文
后土句龍氏
后稷氏
北山祝文
祠山祝文

春祈諸廟祝文
社稷神祝文
風師祝文
雨師祝文
雷師祝文
聖妃宮祝文
海神通遠王靈著王祝文
社神稷神后土句龍氏后稷氏
風雨師雷神祝文
諸廟祝文

惠安縣管下聖妃宮祈雨祝文
北山神祝文
惠安縣龍宮山聖妃祠等再祈雨祝
文
東順正 西明烈 明德王祝文
龍湖祝文
龍潭祝文
朋山廟祝文
紫帽山祝文
飛陽廟祝文

同安縣昭應廟祝文
南峯潭祝文
龍潭祠之神祝文
石鼓神祠祝文
白馬仙祠祝文
古潭廟祝文
龍潭廟祝文
龍湖廟祝文
佐遂潭祝文
福遠廟祝文

祠山祝文
廣佑廟祝文
北山神祝文
社稷四位三城隍謝雨祝文
諸廟謝雨祝文
祠山 廣佑王 福遠廟謝雨祝文
外縣諸廟及龍潭祝文
祈風文
聖妃祝文
社稷神風雨雷師壇祈雨祝文

社稷神風雨雷師城隍諸廟祈晴文
北山神祈晴祝文
社稷神風雨雷師城隍諸廟謝晴文
北山神祝文
秋賽諸廟祝文
慈濟廟祝文
惠安成應靈濟廟祝文
謁姜相公墓祝文
倪尚書祠堂安奉祝文
北山祝文
又
福州謁先聖祝文
謁先賢堂祝文
濂溪伊川明道三先生祝文
晦翁先生祝文
勉齋祝文
諸廟祝文
南臺廟祝文
東嶽祝文
炳靈王祝文

諸廟祈晴祝文
春祈慈濟廟祝文
謁先聖廟祝文
謁濂溪先生以下祝文
焚黃祝文
又
又
家祭祝文
告先考妣加封祝文
崇興祝文

第五十一卷
祭文
祭趙制置文
祭樂大卿文
祭廖元張知縣墓文
祭黃顏仲文
祭葉夫人文
祭楊官幹文
祭果州李郎中文
祭趙經略文

祭倪尚書文
祭倪通守文
祭劉房州文
祭故諫議龔公國正龔公
忠節廟
王侍郎母夫人祭文
祭趙侍郎文
祭廖大卿文
祭陳北山文
祭陳寺丞文

祭趙提舉文
再祭陳寺丞文
祭楊尚書傅李二侍郎文
祭鄒監丞文
祭林縣尉文
祭左翼軍吳將文
祭王將文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目錄卷終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一

後學莆陽黃鞏校正
後學常熟張文麟同校

古詩

登南嶽山

煙霞本成癖况復遊名山舉手招白雲欲納懷袖間咄哉亦癡絶有著即名貪振衣過長風浩浩天地寬

題金山

江來朱方注之東海潮怒飛日夕相撞舂天將古來義士骨化作狂瀾中央屹立之青峰孤根直下二千尺動影晃漾沖融中黃金側布蘭若地鑿翠面面開窗櫳雙帆伊軋破浪至倪忽置我高龍淵是時千山雪新霽水面月出天清空濤聲四起入顥寂毛髮蕭爽琉璃宮披衣明發蹋煙霧決背俯入歸飛鴻襟前渤澥斂暝色袖裏岷峨吹曉風越南燕北但一氣塵埃野馬何時窮蒼梧虞舜不可叫王事更恨歸匆匆

送湯伯紀歸安仁

交情世豈乏道合古所難自我得此友清芬襲芝蘭苦語時見箴微言獲同參相從仁義林超出名利關此樂未渠央忽告整征驂索居可柰

何使我胃且嘆至危者人心易汨惟善端苟無
直諒友戒謹空杅盤重來勿愆期同盟有青山
聖經如杲日群目仰輝耀利欲滑其中雲霧隔
清照正須澄心源乃許窺道妙周程千載學敬
靜兩言要幾微毫芒根本在奥竅持此當致
韋迂夫君莫誚

送裴司直得請西歸

輕舸龍山頭木蘭作雙槳飄然裴司直乘向南
昌去問君鵷鷺中脫身遽如許棲遲三十年始
得官掌故小須上上考豈不省戶自言野心

性眛目九衢霧修竹歲云晚萱草秋亦暮㪣敫
投林鳥猶得反其哺江西父母邦非復昔饒裕
蠻煙一腥穢樂歲且狼顧遺黎空杼軸行旅窘
刀布天門窈萬里可望不可籲君今佐元帥精
求繁一路瘡痍俟滌濯畫諾歸依助先聲路人
喜髙鄭㦚夫慕遊當冉前席一正天子度白鷗
浹浩蕩蒼鶻在指呼我亦南陔人扁舟從此具

題八君子圖後

劉子出西江訪我江之東何人與偕來衘袖八
鉅公韓歐開濟姿如睛月生空潞公山嶽重文

正霜檜同王立者坡仙天㳺匪浩翁一朝參我
前毛髮生清風嚶其趙韓王小晏凌煙中半山
執拗面亦得傳無窮趙中令像與今原廟俯食本不同故云

泉州貢闈慶成

維南有州古佛國選佛場開自疇昔誰敷經始
梅溪翁萬桂森森皆手植文風日盛賢材多矜
袍立鵠肩相摩萬間庇士豈不欲環視奈無餘
地何那知吉壤在咫尺鬼神擒呵天所惜一朝
幻出青瑤宮山靈獻卜龍避席昔虞偪促今恢
舒乘黃騁足騰康衢闘新昔舊兩輝映美哉輪

與雄規撫歲直金虬大魁出賸喜慶成逢此日
來春甲子又一周天相吾泉真可必蟬聯四坐
皆豪英一樽敬為諸君傾浮雲富貴靡定態要
看名節留芬馨我今歸作漁樵侶清憂猶馳荀
江湖鳳鳴側耳聽朝陽把酒空山為起舞

壬午春社之明日請尊老會于西山之
精舍龐眉皓首奕奕相照真吾邦希闊
之盛事輒成口號一首併呈諸耆壽且
堅異日早退之約云

耆年自是國之珍何間衣冠與隱淪華髮共成

十一歲清樽相對十三人休談洛社遺風舊且
頌優游慶事新三徑未荒宜早退要將壽樂伴
莊椿

長沙贈高年陳氏母子

陳氏春秋一百一兒女年皆過七十一門慈孝
更雍愉四老真堪入畫圖長官申聞太守喜召
至階庭加盛禮老萊綵服作兒嬉今視古人更
過之老萊一身娛戲耳況有三兒奉甘旨人言
渾俗不古如君看此事天下無一門高壽何由
得慈孝之人天所惜我願相氏胥效之從此九
州皆壽域

長沙新第呈諸學士

莫清彼瀟江莫峻彼衡嶽澄光扶秀氣日夜相
田薄月吸珠含胎虹貫玉生璞子方有苗裔溫
然粹而慈一童與三何雙鳳兩鸞齊奮身辭草
萊正論吐諤諤彤庭拜恩歸天香尚盈握良才
國之寶一見我心樂平生功名會萬里初著脚
未有致主念更勉經世學錙銖分義利毫縷辨
純駁相期激清風與俗洗氛濁誰歟指其南是
邦有先覺

送林自知自愽中歸常寧

始吾與林子周旋大江東子方倩且貧早鄂慶
云空勁氣凜不折耿耿如長虹明年擢高科對
策大明宮一尉邅五年出入無奴僮再見湘水
濱渟淖復昔同招徠元戎慷吮綠依芙蓉小生
敢相吏故人儻相從云胡歲未竟決去如霜鴻
挽之不可留聊復少從容老我備且鈍栽培欠
深功子進未可量德業方崇崇求償昔君子和
氣填心胸灑落霽月朗伊水春風融至今想其
人猶爲起敬恭天資貴強矯學力無終窮我如
石之頑逢子相磨礲子質雖玉瑩可攻它山攻
鷹峰毋久留來思雲麓峰

司理弟之官岳陽相別于定王臺慨然有
感爲賦五詩以餞其行

定王百尺臺長安萬里目昔人思親心山川詎
能局於焉共登臨使我增感觸微霜隕陵蘭悲
風撼庭木銀山在何許白雲但空谷搔首重裴
回寂寞江樹綠

念昔戲綵時歡娛共晨夕天風吹鷲鴻一散不
能翼相逢重湖南感歎復懷惻王事不可留去

指畫湖北層樓踦帳望花落變天碧數寄平安
書老懷庶寬釋
憶我將瘠年逝如手今日於焉四閱餘過眼風
雨疾壯彊豈足恃進德當汲汲求懷古之人聞
道在四十我漸已過之因循悼前失于茲猛自
礪聖門本無杌
心源本澄靜皎月懸晴空利欲一汩之晶明變
塵曀擾擾千曉蚨營積萬姑錄昏冥弗自覺乃
與禽獸同一朝發深省妙理仍昭融要須大敵
勇鋤援臨崇增不見聳敬人四勿收殊功

先民不可見懷我金玉音士雖一命微愛物宜
存心矧茲圜扉內白日變重陰求情無從下究
我詎敢禁擇浸弗省鬼神爲悲吟子往蒞其
職朝夕惟欽欽謹刑勿留獄斯語眞良箴

志道生日爲詩勉之

我聞洙泗言惟仁靜而壽汝欲綿脩齡斯義盍
深究越從開闢來新故更禪受巍巍獨山嶽屹
立鎮宇宙其體固而安其形脩而虛虛可雲露
興涵物草木茂皆由一靜功變化生萬有千古
無動搖兩儀等悠久于彼人心危六鑿互攻鬭
動爲方寸微怵彼羣物誘擾擾無寧期得不易
萎朽汝今志于學一念貫梁守天真發其源人
偽室其實冶容命之斧妖聲性之寇腊毒由厚
味亂德本醇酎當如惡羹讎敵豈但惡慝莫欲默
爾探靈神物森左右融融湛虛明從役息紛擾
悵吾性之仁萬善此其胥但存達德三可卜與
齡九不勝王女心持用薦杯酒

題全氏三桂堂

唐人重科甲擬以折桂榮一登羣仙籍不羨千
佛經終全歲寔姿乃比秋香清呰彼牛李輩伊
優至公卿迄今齒其人名字猶腥臊卓哉劉尸
曹直氣霜稜稜一朝脫淡墨千古揚芬馨鷄峰
有名家奕葉彩儒纓庭中三嘉樹屹立長寧寧
西風正摧落翠葆黃金英勁節松可友孤芳梅
謂兄丁寧命諸郎我豈貪浮名愛此臭味同故
以書吾楹爾曹方樹學志取宮袍青要須勉植
立毋但希騰凌巳大外物小道充人爵輕當如
蒸山寶義方垂世評勿致東堂號射策矜虛聲
懿哉君斯言可折末俗酲刻詩堂之楣室觀全
氏興

壽楊餘父

迅雷地中藏當此沍寒日積陰排層空初陽竊微茁而曰天地心於此見機括良猶勢方升猶木吐牙栫培壅勿使傷然長焉可返此理之在人善端實初發熒熒火將然涓涓泉欲達吁嗟道心微物欲易攻奪差之一毫芒相去舜與桀要須二者間明辨與精察見義勇必爲欲如矢之決去惡凛勿疑剸如刃之割坐令人僞消但覺天機活四時無非春八荒皆在闥喜君生兹辰聊爲演此法願祝君壽長勿嫌吾詩拙

舞鶴亭歌

舞鶴亭空無鶴胡爲名亦如西山賦招鶴無鶴可招也不惡何必玄裳縞袖二八真婷婷想像標致便足使人毛骨清仙翁好鶴非徒爾鶴德從來比君子坡仙自謂吾不如今翁與坡豈其殊蒼蒼白石有餘樂一似箪瓢甘澹泊笑殺飛鳶太不靈貪腥嗜腐鋒然争九皋一唳醒人耳又如片言之善應千里更笑荒林老木終日啼畢逋說吉說凶誰聽渠仙翁愛鶴愛其德我讀翁詩三歎息便好從翁痛飲醉倒斯亭邊振扶起舞孥胎仙

送吳定夫西歸

吾衰倦對客聒語惟青山修竹引清風時爲撥柴關今晨何人来蹋破莓苔斑驚顧復自喜不妨伴虚閑

世情重聲利榮途足趨走夫君獨何爲經年閟林藪東尋金壇翁南訪玉峰叟借問兩臞仙来時輕健否

慈湖老仙伯乘雲賓帝鄉念之每沈潤風味不可忘其門多英持清文照縹緗爲我勗諸賢佐道當自強（君家中有翁元道袁廣微子廷陳和仲諸名之文故云）

麻源在何許茫茫白雲端度其一布衾何以禦風寒歸來有餘師興盡當知還便好斸空谷巖種青琅玕

詠仁

程子精微談穀種謝公近似喻桃仁要須精別性情異方識其言親未親

題隱者蘇翁事迹

蘇翁雲卿廣漢人隱東湖上魏公爲相使帥漕挽其來一夕遯去不知所之

魏公孫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如子陵寸膠解使黃河清等是世間少不得問津耦耕各其適後人未可輕雌黃兩翁之心秋月白（卷中有詩譏魏公不足與有爲者故云）

題湖山清隱

西湖南山和靖廬西山東湖清隱居皇天從來具老眼勝地不肯栖凡夫眼中四時風月景曾次萬古皇王書夫君出是終隱者要學川雲時卷舒

新橋行

紹定戊子長至後九日南浦新橋舉梁其明日縣尹宋侯之壽旦也輒賦新橋行以爲侯壽

去年壽君時清溪無梁涉者危今年壽君時長虹卧波指可期珍材遠林天發隱文石象王神效奇蛟龜爲橋頃刻就又似仙伯工娛嬉官自憂民民自樂此事更屬無窮思要須移此濟川手煉我王國無傾欹從今南浦深波上恵澤千春同瀰瀰

贈小鐵面王相士

君以鐵面名自謂相人無軟語我亦鐵心人不肥窮通來問汝獨有一事欲扣君學海無底難窮尋幾時鐵拳透鐵壁直窺千年賢聖心

贈岳相師

余方與友人劉定甫論西銘而岳相師來索詩遂直書以贈

平生慣讀橫渠銘不讀許負天綱書窮通歡戚若有二天之主女元非殊但應内省無所疚何必從君問休咎北窓孫坐寂無言時聽學禽呼晴晝

七峯行爲外舅壽

有崇南岳之五峯倚天壁立雲濛鴻我嘗振衣峯頂立頗似吾鄉好峯七　七峯五峯小大雖不齊氣象崢嶸實似之牛首峩峩峙覆閣蒋嶺揚梅兩奇絕南臺林磵佛世界百丈煙霞龍洞穴仙人冠劍端且凝仙源萬叠秋空横（仙源謂余婺山以仙遊山水之所自出故土人今名以正此山之聯絡）黛青綠白望不斷好似衡山山下香鄉来秀孕两宗工（謂文莊貞文公也）文章節操爲世雄百年山川久寂歷人物今有仙游翁翁才古千将翁自嶺下電千牛解剥刃有餘

萬象姸蚩鏡中現可待龍虎節可運玉帳壽才
高鶩衆世弗售祇今遺愛留丹丘丹丘遺愛人
人誇絲界寬租惠最多后皇嘉之錫異夢使汝
有子登巍科翁壽當萬千翁年纔八十昕昔殷
大夫僅乃十之一渭川出處付何心獨探玄關
深更深舞鶴山前春色好靜對七峯長不老

題李立父高逸樓

君家百尺樓近在環堵室室處豈不佳暑溽厭
煩鬱著腳躡層梯心眼便超軼好風天外來佳
月雲端出清明湛空闊洞視了纖悉豈徒快登
臨抑可驗學術大哉天地心昭然本如日世人
痺且隘動以私見窒未能脫塵凡底處識微密
羨君有斯樓發以靜春筆知崇與禮卑二義貫
于一獨理要高明發道貴平實庶幾足目俱不
但窺身鼻工夫妙方寸豈假身外物此境未昭
融此屋空突兀君看希聖徒陋巷暗蓬蓽

以青氈與志道

衝寒暫行役遺汝以青氈要識夜眠處當如親
膝前（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清溫供子職清白保家傳小
令多堪法毋頹字畫姸（獻之父子忠孝大節多可法字其末爾）

壽外舅楊開國

大中大夫漢千户子男一位周諸侯人生到此
不易得況復寶帶懸精鏐雖然三者皆外物陡
人睨視如雲浮天公最當是眉壽七十從來已
稀有堂堂玉立仙遊翁歲比磻溪未華首碧瞳
射人雙鏡懸毿毿貝葉聲琅然問渠那得許彊
健陰功久在朱陵編願翁遨嬉更千歲做盡人
間方便事却乘白鶴御丹鸞直上紫清朝玉帝

贈盱江張平仲（番季）

去聖既云遠至理日以冥言道指虛玄語性雜
精靈正傳久無沒異學得冦横卓哉周程張磊
隗三代英妙蘊發天地微言昭日星後來紫陽
翁抑又集大成煌煌八書訓（謂論孟大學中庸太極西銘易詩也）
崇環萬世程學者生此時坦然有規繩但患合
康莊自趍柴與荊張君江西來頗嘗得師承敝
衣雖懸鶉猛志欲掣鯨袖出文一編其辭浚而
清此士不易有歸歟更研精勿受俗學變而爲
寵辱驚貧者士之常未合寧躬耕高門謹勿謁
養此氣崢嶸不見商歌人洋洋金石聲

送王子文宰昭武（埜）

樵川古樂國誰達生椽管往事忍復言念之輒
長歎子往字其人寄任良亦艱傷哉周餘氏十
室九孤鰥深心察奇癢摩手蘇殘癈頗加百倍
功勿作常時觀
縈縈匣中龍爛爛巖下電紛綸揮霍間坐子百
千變雖然事幾微易瞻亦易眩惺從快處生理
向靜中現健決要安徐聰明貴韜歛潛齊有愚
言或可代箴砭
百鍊或繞指粹白俄成緇有初誰非難其難在
終之道心恥絲栗易爲群物移不有精一功誰
能勝惟危子今如玉雪瑩索亡少疵願言保令
德歲晏以爲期
堂堂先太史一節貫初終況有壽母賢切切唯
敎忠承家諒匪易負任丘山崇可不日孜孜仰
希前哲蹤敬義兩夾持師友交磨礲餘事作詩
人毋顓鏤句工
平特州縣間上下意苦異書肘或掣有志寔
由遂子今得所從展布有餘地兩賢更勠力萬
物應些氣相期召杜功奕奕照來世不須峴首
碑自有樵川誌

浦城勸糶

陽和二月春草木皆生意那知田野間斯人極
憔悴殷勤問由來父老各長喟富室不憐貧千
倉盡封閉只圖價日高弗念民已斃去年値饑
荒自分無噍類幸哉活至今且復遇豐歲庶幾
一飽樂養育謝天地豈期新春來米穀更翔貴
況又絕市無糴有濕且碎何由充飢腸何由飽
箪瓢恨不死荒年免復見憂畏我聞父老言痛
切貫心肺行行至平洲景象頓殊異白粲玉不
如一升纔十四問誰長者家作此利益事父老
合掌言子文姓陳氏起家本儒生曏昔樂賑施
憶昨艱食時巨室爭蒜利米斗三百餘獨收七
十二三都數千口受彼更生惠開廩賀敝衣假
此賙貧匱取本不取息所活豈勝計我曹非此
翁久作溝中齒吁嗟薄俗中乃有此高義吾邦
賢使君愛民均幼稚一聞平糶家褒賞無不至
或與旌門閭（浦城沈氏）或與錫金幣獨有潁川翁寵
光未之被故作行路謠庶徹鈴齋聽且俾殖利
徒聞風默知愧並生穹壤間與我皆同氣富者
盍憐貧有如孔恤弟惻隱仁之端人人均有是

頑然鐵石心何異患風痺不仁而多財聚易散亦易惟有種德家福祿可長世不聞眉山蘇盛美光傳記賣田救年荒生子爲國器即三蘇父子地近世三山黃長者家喜賑施予粥爲己丑大飢不見南浦毛一惟利是嗇積穀幸年荒生子遭黥隸天道極昭明勿作幽遠視誰與爲斯評西山真隱吏

挹仙亭

漢宮羹餘兒啄啄齊南梓柱陰扶疎富平家人正嫡樂安昌帝師工獻設子真東南一尉耳貴綬裏凉百僚底手持短揀叩天閽義激丹衷決横背翩然一朝挂拂衣愛君無路空依依入傳九江已仙去吳門再見是耶非神仙荒誕那可測上帝從來賞忠直天上果有驂鸞人合領群真朝北極自從舉手謝世間千年白鶴何時還玉簫聲斷於橧冷秖餘丹竈留空山谷口之孫古層使亭斸青冥挹仙扶耿耿應傑貫日忠飄飄豈羨凌雲氣我來伏讀舉星脩清微毛骨風泠然何當結茅最高頂一揖容我分雲煙

贈梓潼袁君西歸

君辭萬里蜀東游海之壖所挾大易數自謂探幽玄縱横布籌筭妙若蓍之圓啟勤扣其說得數須得全人生穹壤閒其孰司陶甄短長辨皃鶴百一分變蛟造物初何必賦受自爾偏數有僥與乏定命誰能遯理則無虧盈一性各渾然顔跖偶壽夭堯桀非愚賢細傑樂正子聖門得真傳全生必全歸此語星日懸千生故多奇傑枯聽諸天獨有任道心未死須乾乾君提空囊至又復垂橐旋豈嘗卜而來所遇非昔泉術工用乃拙爲子笑且嘆矢詩苦不多聊歷瞿唐船

會三山十二縣宰

皇皇造化鈞橐籥生萬彙林林滿穹壤其體實同氣痛癢本相關彼已當一視矧惟守令職休戚我爲寄盍推若保心瞻焉撫孩孺横目事征求往往學頑痺林剝膚已侵膺擊毛無孑但期已豐殷皇恤彼憔悴近來二十年貪風日滋熾蒲萄得原州西園關攻市環循郡邑閒太半皆汚吏民窮盜乃起原野厭枯胔哀哉罹禍徒念之郛揮拂天地忽開張清颼掃氛曀我乃於此時雍旌忝爲帥願新老儒生蹇拙之長技同官各僚友努力圖共濟惟閩古大都星羅邑十二

豈無良大夫與我同研志要如羔羊直委蛇自
無愧勿為碩鼠貪鄙獨乃多畏上方明黜陟我
亦公舉刺民言即豐碑令聞疾郵置黃堂一卮
酒殷勤拜至意慎勿多酌余憂心正如醉

游鼓山

六月二日偕塔夫參謀諸友游鼓山飲
湧泉亭明旦登天風海濤坐白雲亭追
懷昔游惓然有感偶成拙詩奉呈并簡
住山明師

嚴宸有追詔趣上太守符疲民未蘇醒還顧空

觴曠來尋靈源盟喜與佳客俱始酌清冷泉一
洗丹墨塵超然頓澡中著身在冰壺邐明陟危
亭雲濤渺空虛邐靡倏開闔峰巒時有無偉哉
此絕觀雄壓東南隅蒼崖萬仞立四面環瓊琚
峯木巧蔽虧亭午清陰敷令人澹忘歸似到真
華胥憶昨況蓮日娛勝遊朋徒攀崖巖上刻慨
卿趙與朱舉觴酹且盟一節期終初重來三十
年恍如隔朝晡並游四五人存者獨老癯有懷
子陳子感歎為欷歔子抱明月終我方長途趨
頽踣懼不免微省當何如願言執同社著力相
攜扶揮伯亦可人新結峰頂廬老我故勸游軒
冕非所娛會須脫塵鞅來依嬾殘居

律詩

題來青館（軒塞幽雅主人亦好事不俗遺余二詩頗可喜故書此以遺之）

客夢成時夜向闌幽泉挾雨響潺湲清魂便覺
超塵世何況真栖巖石間

泉州貢院舉琹八詠

萬間貢宇舊巍巍更闢新猷廣舊規豈為儒生
決科計要培宗社太平基

雲斤初運日逢甲虹影乍橫星值奎天相斯文

兆先見不須佳讖指金雞

棘闈曾闢大江東喚起秦淮兩蟄龍況是此邦
饒俊彥何愁盛事不重重（江東漕司舊無貢闈兩子始創之於清溪秦淮之上方興役間有物蜿蜒如蜴隱見不常咸曰此秦淮小龍也丁丑漕闈陳君瑱為省元建康吳書增高廷魁）

明年丹詔下楓宸定有英材起海瀕勉取梁公
舊衣缽從今人說兩庚辰（前庚辰梁文靖公魁天下）

梁齋伊誰姓氏題梅溪去後有蒼溪自慚拙守
何為者強策駑駘繼駃騠

懷昔文闈創造初揮毫紀實有鴻樞乃今盛觀

重輝赫試問他邦有此無貢院舊記張文靖公在西府時作今昔公亦以論思位握庭學中士皮故後故事請記故云

簪橐聯輝三大老節旄相映四賢侯作成後進
須先進引領時流作勝流

策足巍科亦漫然當知致遠識為先丁寧莫負
梅溪祝名節岩羌共勉旃

和侍讀祕監餞行嚴韻舍任

帝里叅陪意最親聯鑣忽此為支鄰徐行得接
雙飛鳳驟別難留一角麟歸奏已趨天尺五寵
光仍待月重輪應憐留滯窮邊客晏歲驚霜夜
夜申末聯又云叙芳政賴君培植莫忘辛苦與霜申

送張曜之

遂昌張君曜之遊淮東謁予故人陳制
叅以小詩二絶祖其行

風壓千里走淮壖寄語青油幕裏人麟閣功名
須有意乃心王室勿謀身

譚天之外更譚兵風角孤虛分外精玉帳不妨
收拾取絶勝下客著雞鳴

會長沙十二縣宰

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一體親豈有脂膏
供爾採不思痛痒切吾身此邦祗似唐時古我
輩當如漢吏循今夕湘春一巵酒直須散作十
分春

長沙勸耕

是州皆有勸農文父老聽來似不聞只為空言
難感動須將實意寫殷勤

使君元起自鋤犁田野辛勤事總知要為爾民
除十害肯容苛政奪三時

已看三白兆年豐更喜春來雨澤通從昔楚邦
農事早好將人力副天工

田裏工夫著得勤翻鋤須熟糞須均揷秧更要
當時節趁取陽和三月春

聞說陂塘處處多併工修築莫蹉跎十分積取
盈堤水六月驕陽柰汝何

田家辨取一春忙男力猶勤女課桑隴上黃雲
機上雪暫時辛苦樂時長

鞠育當知父母恩弟兄更合識卑尊孝心盡處
通天地善行多時福子孫

千金難買是鄉鄰恩意相歡即至親年若少時
宜敬老家纔足後合憐貧

從訟翻成崖禍胎帶刀却是殺身媒爭先好勝
災偏速退步饒人福自來
不發言語太艱深爲要人人可諷吟把向田間
歌幾遍兒童亦識使君心
別陽升伯
二十年前忝舊遊論交今日始從頭我如淤盡
寒潭水君似天空明月秋夜雨幾時重話舊故
山閑早共歸休臨岐贈別無他祝莫忘鄒陳爲
國憂
和趙章泉

天數一老立堂堂武發姍盡未妨元始故家
典刑在北方正學泒流長新恩已煥青藜照舊
德行詢黃髮良多謝寄詩勤問訊自憐疎懶似
嵇康
送永嘉陳有輝
永嘉陳君有輝贈心易學許以所著示
余余未及請而君歸矣拙詩贈行且堅
再會之約云
深山讀易如康節白首談玄似子雲盲學時流
誇末技却於聖處發奇勳二圖君已窺微指十

翼吾方娓淺聞君聞水心葉公言十翼非孔子作嘗質疑於朱晦學不敢斷其
是否故云得意春風重過我綠波清夜話羲文
題黃氏賓樂齋
瀍洛相傳無別法孔顏樂處要精求須憑實學
工夫到莫作閑談想像休
道鄉曾舉龍門語認作玄關透悟機儒佛差殊
真駁忽請君參取是耶非
閑吟
閑中意趣定何如靜把陳編自卷舒希聖希賢
真事業潛天潛地細工夫林泉有分吾生足鍾

鼎無心世味疎政使一貧真到骨不妨陋巷樂
顔瓢
淨谿持鉢求度爲說偈言
一真不昧人中佛五戒俱全俗裏僧必待方袍
與圓頂維摩龐老又何曾
淨谿讀嚴白予曰如此則不須受度矣
遂說偈云青編讀後方爲士黃牒頒時
始是官不拜皇朝真爵命要行所學也
應難余謂解讀青編便無黃牒亦得淨
谿志在求度只得恁麼主張併爲之書

以勸施者

賀外舅韓官

黃山桃李鬭春風曾見先生化育中經界力行師孟子井田有意復周公幾年凋俗成佳邑一旦新綸賞舊功明主已知材智美渭川行起釣璜翁

壽楊龢父

壽日將何勸壽卮不妨拈出去年詩大生皆自微陽起百善端從一念基身欲寧時須主靜幾纔動處要先知老來自笑無新句那得仙翁一解頤

贈夏宗禹

夏君宗禹示余以陰符悟真講義嘉歎之餘為賦二絕

虎頭自合取侯封好為明時立雋功做了玉關班定遠却陪芝嶺夏黃公

丹經千卷浩如林妙訣無多底處尋但要靈臺常似水自然元海會生金

贈葉子仁

上饒葉子仁為人推算談占往往如破的歲乙酉予方在從班子仁以書來勸補外甚力未幾果去國進退得喪豫定如此子仁之術亦奇矣哉茲來過予衡茅為賦小詩三絕因以自釋云

易象推占妙入神勸人忠孝更諄諄只今誰似君平術唯有南陽賣卜人（子仁每推論五行輒以善道勉人如孝弟忠信清心寡欲等語未嘗不□叻吉之故予以為有君平之風）

花正紛紅織駿綠月纔掛壁又沈鉤世間萬事都如此莫遣雙眉浪自愁

知天焉用尤臧氏有命何須主齊環若向此中能照破許君已透利名關

贈徐碧鑑

人言得罪為狂疎若論狂疎罪不無亦既自呵還自笑只緣骨相合崎嶇

論命豈能修造化相形那解脫頭顱知君藻鑑真超絕試問窮通段得無

題黃君貧樂齋

飯疏飲水復何求道在胸中百不憂參取章泉克齋句底須樓上更安樓

贈張童子

虎頭燕頷又奚爲有自笑都無一事全惟有數條
瓜樣骨尚堪山澤作臞仙（如瓜骨出人倫書）
聞君早號張童子頗我初非韓退之可惜很拋
洙泗業只看風鑑學希夷

贈邵邦傑

邵邦傑妙絲桐之技又善寫神西山翁
嘉之爲賦絕句

五寸管能摹造化七絃琴解寫人心平生不作
麒麟夢且聽高山流水音

壽楊餘父

誕日娛親始是榮如君慶事世難幷名園春滿
三三徑眉壽天開九九齡帝遲頻霑新誥紫（雙親）
（即日兩膺封叙）文階重換舊貂青玉杯從此年年把笑
勸樽前兩福星

壽陳宰（昉）

花種河陽未十旬和薰四境蚤如春試看條教
頻頻下字字無非育物仁
爲民一念徹淵泉疏若餘旬始籲天歲事豊登
鄰冠熄乃知感應鼓桴然

詩寄淮西王路分

壯哉貔虎三千士静掃鯨鯢百萬餘若使人人
似淮右笑談真可滅狂胡（借韻）

贈吳景雲

昭武吳景雲善篆工刻爲余作小印數
枚奇妙可喜因有感爲賦二首

鋸鋙切玉爛成泥妙手鐫銅亦似之若會此機
來學道石磐木鑽有通詩
腰間爭佩印纍纍真印從來少得知不向聖傳
中有省黃金斗大亦何爲

送曹晉伯令尹之官

須江壯哉縣誰遣斧斤殘舊觀差難復罷民苦
未紓手摩瘡切切鞭箠盡徐徐賴有賢邦伯當
令予志攄
此邑吾鄰竟嘗聞數恨深有田盡增稅無楮可
爲參頤布中和政毋使忿疾心歸田當有日好
聽宓生琴

賦

魚計亭後賦

玉溪先生結廬于昌泉之上垂七十年無軒冕之
累已有箪瓢之樂夫揭魚計以名亭紹祖風於

圃田居一日飲客於斯亭之上超方年以自得顧萬象之皆妍時也日特之而紅酣沼無風而綠淨㵎鯈魚之成群闖寒波而游泳若空行而無依涵天水之一鏡俄初月之流鉤倏深潛乎翠荇其浮游也似無心而時出其遠逝也似見幾而知警先生聽然心曠神怡諷小宇之雄篇哦稼軒之英詞客有起而問曰魚本無情何詩之爲予固非魚奚魚之知先生笑而應曰謂魚爲有計邪子將誣予之敗謂魚爲無計邪吾亦笑子之癡盍亦兩忘而俱適可也抑嘗即莊生之言而試思乎魚自太古邈淳風離勇者角力以倖勝巧者矜能而衒奇苟一餉之可樂快性命而爭之謂誅身之允臧卒反蹈乎危機偉萌華之著論將警愚而覺迷富貴人所嗜則嬈之腐鼠紛華人所羨則況之文犧爲利而鬬則爭地之蝸吕智而死則刳腸之龜獨魚之自適其適若忘情於得喪故大則述鯤化於天池小則玩鯈游於濠上蓋其爲物也從容爽猶逍遥閑放靜則以蘋藻爲室廬動則視江湖爲尋丈不借潤於噓濡而相忘於沉浮任公何所投其牿豫且何所施其罔此其所以爲得也彼區區之蟊蟻方且娛暫安於股腳鬣緻腥於砧几又烏可同域而議哉嗟利欲之誘人甚香釣之餌魚彼潛鱗之何知猶或避而全軀人固靈於萬類迺昧筍而蒙冒所得之幾何甘顛冥於畏塗此余棋危橦之俞字子所以慨然而長吁也睠我生之無庸幸脫世之羈馬付萬事於浮雲獨觀魚以終日誠作計之甚左差身閑而心逸於是客憮然自失曰先生之言達矣僕何足以闚其萬一乃相與酹飲浩歌不知烏輪之東出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一

對越甲藁

奏劄

戊辰四月上殿奏劄一 時爲太學博士通謝使許舍人奕以是日出門

臣竊惟權臣用事妄開兵端南北生靈均被其毒 陛下爲之旰食焦勞者二年于茲矣天啓睿謀迄殄元惡遂與虜通好休息有期豈非天下之福哉而臣區區愚慮竊謂爲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於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内盡東其畝之言雖債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爲和也易有以啓其嫚則爲和也難況戎狄豺狼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乎側聞日者小行人之遣也虜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虜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至於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承命唯謹曾亡留難竊揆謀國之意不過以樂天保民爲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虜人得以闚吾之情而滋漫我之意乎雖然此既往之咎矣所以圖制方來者猶可謹之初也蓋古者敵國通和有養其事力以待可爲之機者越之事吳是也有聽命於敵以圖苟安之計者六國之事秦是也今日尋盟於虜臣不知姑欲養其事力而待可爲之機乎抑將聽命於敵而圖苟安之計乎句踐之行成於吳也蓋忍恥以志仇讎之復而非苟和以自固也是以三十年間晝朝暮厲臥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恥故雖詘辱一時迄能伸其志於異日若夫六國則不然其求和於秦也蓋委國以爲仇讎之役而非用權以漸濟也故獻割地以賂秦則莫棄謀臣之言夕遣質以入秦則旦絕隣國之援撤防弛備莫秦之矜已而不加兵莫異委肉虎狼而幸其弗食也夫是以六國之地卒歸於秦豈秦之力能亡六國哉六國實自亡耳今日而知是則當以越之事爲法而以六國之事爲戒可也抑臣聞之善謀國者不觀敵情之動靜而觀吾政之修否 元祐初用司馬光爲相盡更王安石法契丹聞之以勿生事戒其邊吏今日

號為更化矣而虜之謀叛為亡異前日毋亦我之所為尚有可思者乎故臣妄論今日之事必吾無以取輕於敵而後和可成必有以深服其心而後和可固臣觀昨者賞罰柄臣之始不惟四方萬里咸服英斷而敵國亦悚然易視矣誠使剛健不息之誠愈篤於初振厲有為之志益加於舊則國勢日強虜自退聽奈何朝綱方整而紛紊之漸已萌政事方修而懈弛之形已露正人雖進志未獲伸言路雖開忠罕見用我之更化者僅如此其能使敵情之畏服哉況夫彼之待我者方驕我之恃我者太重一箇行李曾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然臣恐盟好既成志氣愈惰宴安鴆毒之禍作浮靡冗蠹之事興彼方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加之數年聲勢浸盛然後發難從之請挑必爭之端而吾徬徨四顧將無以應之此長慮遠識之士所為寒心者也臣願　陛下以通和講好為權宜以修德行政為實務君臣之間朝夕儆戒于敵情之難保禍至之無日蒐討軍實申飭邊防凛然若敵師之將至如是而國勢不張外虜不弭者未之有也臣一介賤微作對　清光輒竭罷駑之思惟　陛下財擇

二

伏觀　慶元以來柄臣顓制立為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賢者人心之大厲乎是豈非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嘗竊觀國史竊見　祖宗盛時以寬闊博大養士氣以廉恥節禮淑人心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天子曰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以為嫌布衣陳時政草茅議廊廟而不以為僭蓋惟恐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修於鄉黨者見尊於　朝廷自勵於州縣者見褒於君上過人之節不以為矯異俗之行不以為狂蓋惟恐人之不嚮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夫是以忠讜之氣伸而佞諛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而貪鄙者知自愧其所以扶持國脉於久安長治之地者其源蓋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相繼用事樂趨和同己之論用險膚上行之人士有不為利攻不為勢怵者則目之以好異目

之以好名摧折沮挫不遺餘力波流撝潰至于
崇宣遺親後君之習成伏節死義之風泯其禍
可勝道哉中興以還深監前轍培養作成風俗
一變不幸十數年間復壞於柄臣之手蓋其竊
弄威權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爲清
議所不貸也保固庸回以爲心腹擯抑賢俊甚
於仇讎有如至誠憂國以爲忠犯顔切諫以爲
直臣子常分也柄臣則以好異訾之設爲防禁
以杜天下欲言之口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
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爲學修身守己以爲行士
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爲標榜以
遏天下趨善之門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
行矣相煽成風惟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爲賣直
以循默謹畏爲當然以清修自好爲不情以頑
頓亡恥爲得策比伐之舉宗社安危所繫也雷
同相從如出一口而爭之者不數人胥史皂隸
稍搯寸權則輻湊其門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
極一至于此今日改絃更張之初臣謂當先破
尚同之習廣不諱之塗朝政得失俾臣下各盡
所懷而不以立異爲可厭獎崇名檢明示好尚
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譽爲可疑則
士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務
曷先於此惟　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
勝至願　奉得旨依

三

臣恭惟　陛下天資仁恕矜謹庶獄藹然有
祖宗之風眞祈天永命之本也然臣竊觀四方
郡國之間猶有亡辜而致死有辜而逭刑者推
原其故豈非典獄之官未盡得其人乎蓋天下
之獄起於縣而成於州審覈其情而研覈其實
者州郡獄官之責也獄官而非其人則委成於
吏手變亂於賕賂何所不有郡守不能盡知也
提點刑獄不能徧察也繇是而上之朝雖刑寺
審詳之憲部讞決之淑問如皋陶不過憑已成
之案牘少加攷閲焉耳本源既失救之末流何
益哉臣愚竊謂獄官之任匪輕而獄官之選未
重有如特奏之授官胥吏之補官入粟之拜官
其間非亡材且能者然榮進之路既窮苟且之
念易啓精明廉潔者常少昏眊貪黷者常多顧
使居典獄之官任民命之寄臣未見其可也且

一尉之微近制猶不容以特恩授而百里之宰胥吏入粟之流未嘗得預其間蓋以近民之官當重其選也何獨於獄官而輕之哉臣願 陛下念仁政之當先軫民命之至重明詔銓曹自今差注獄官非進士任子歷官無過與關陞及格之人不許充選其特恩雜流之見為獄官者委監司守臣擇人保奏兩易其任待闕未上者改注他官治獄有稱者監司守臣條其實狀以聞與量減舉主之數其贓汚不法者令所屬按劾重寘典憲蓋注授不輕則人知自重激勸有方則人知自勉庶幾小大之獄必察以情所以惠民生而召和氣非小補也儻臣言可采乞付有司詳議施行 得旨送部勘當施行

己巳四月上殿奏劄一 時為校書郎

臣寒踈書生至愚極陋去夏四月嘗因面對冒貢瞽言 陛下不以為狂僭賜嘉納今者又獲進瞻 天光不於此時罄竭愚忠裨萬分一臣實有辜臣聞董仲舒有言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自知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竊惟漢儒之言天未有深切著明如仲舒者臣濫綴館職獲觀太史所申邇日以來災眚荐至兩旬之間暴風再起三月丙申都城雨雹越八日癸卯熒惑失次行入太微干犯執法己酉之夕留守披門讙告丁寧可謂至矣而蝗蝻餘孽寖害稼生 陛下恭儉慈仁對越無愧而和氣未應咎證遝臻臣愚無知未測其故意者上天仁愛明示戒儆欲使 陛下君臣之間思先格王所以正厥事者乎臣敢條上四說惟 陛下財幸一曰親正人臣謹按漢初元二年正月暴風從西南來翼奉以為左右邪臣之驗延光二年三月大風拔木史臣以為親讒曲直不分之應今 陛下登崇耆哲褒顯忠良所謂讒邪萬無此理然臣竊聽衆論或謂正人雖進用而委任未盡專小人雖退斥而僥倖未盡塞名雖好忠而實則喜佞故諫爭之塗尚狹忠鯁之氣未伸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願 陛下親近端良優容切直知賢而任之則勿貳知邪而去之則勿疑然後政治可興而天心可假矣二曰抑近倖臣聞之傳曰

陰氣之精凝而為雹故劉向以為陰脅陽之證
孔季彥以為陰乘陽之證考諸前代凡妾婦乘
其夫臣子倍君父政權在臣下夷狄侵中國皆
其事也求之今日固亡此患然臣竊覩近者一
二詔旨或從中出廷尉之官不得守法環列之
職驟畀非人更化之朝詎所宜有意者左右近
習之私甘言卑辭之請未能以盡絕之乎夫陰
邪之類長則陽剛之道銷致異之原其或在是
臣願　陛下遵　仁祖之規責大臣以杜術之
事深遏私情大駛公道以潛消陰盛之證則升
平可致矣三曰除蝗蝝臣謹按漢天文志熒惑
南方為禮為視禮虧視失則罰見之又太微天
廷熒惑守之為亂臣在廷之象　陛下恭畏自
將動循典法固無一不合乎禮矣意者萬事幾
微或未盡察群情邪正或未盡知故上天因之
以視戒乎夫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洪範五事之
證昭然可致臣願　陛下體重離之照炳獨斷
之明察事幾於兆朕之先燭物情於隱伏之際
使姦邪不能壅蔽則火得其性而災害熄矣四
曰去貪殘臣觀春秋威公五年秋螽說者謂貪

虐取民之所致漢光和元年蝗蔡邕謂貪虐之
所致蓋著權姦當國寵賂日章州郡監司掊克
取媚愁苦之氣乎盩陰陽餘毒遺殃迨今未歇
比者固嘗嚴監司之選重贓吏之罰而守令貪
殘者尚多苞苴饋遺者未戢臣願　陛下明詔
大臣推行臧否之令申嚴賄賂之禁庶幾民瘼
可瘳而天變可弭也昔者成王悔過天雨反風
景公一言熒惑退舍宣帝因雨雹而躬親萬機
太宗因旱蝗而益施仁政致治之效于今可覩
陛下誠能側身修省於其上大臣誠能同心變
理於其下則轉異而祥反掌間耳抑臣復有獻
焉夫天人一理感通無間民氣舒慘則天心應
之三數年來生靈窮困可謂極矣淮民流離死
者什九僅存者饘粥弗給既歿死者亡所葬藏
陛下軫恤之仁無往不至而有司奉行未得其
術江淮之間以人為糧者猶自若也欲望災沴
之銷其可得乎側聞兩淮蹂躪之餘種麥亡幾
誠恐風傳過實或誤　宸聽謂麥熟為可恃而
不復廣為振救之策又聞廣南數州粒米狼戾
臣願斥內帑封樁之儲及今收糴以濟其饑是

亦振捄之一端也方今元元之命寄於　陛下
倒垂之急近在目前幸哀憐而亟救之庶幾人
心可回則天意自解不然愁歎日滋變異日熾
臣未知其所終也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乙巳四月上殿奏劄二

臣伏見近者諫臣抗章論及史事明詔亟俞其
請蓋將勒成大典以示方來非小補也臣以非
材備數文館玉牒會要皆預討論敢緣所職妄
有陳述臣恭惟　陛下賢聖仁孝自昔著聞甲
寅之秋肇發大位蓋出於　光皇付託之誠
寔聖擁佑之力而大臣寔奉行之授受之間粲
然明白秉史筆者固宜鋪張其實以詔萬世而
臣伏觀玉牒會要所書大抵承迎侂胄之意而
夸大其功欺天罔人莫此為甚昔　紹聖中蔡
臣用事挾　宣仁以奪嫡之謗加恭確以定策
之名顛倒是非幾危宗社今　陛下　竊膺　祖
宗神器之重而簡冊所記顧歸功一賓贊之小
臣傳之萬世何以為法況凡受恩之人豈無報
復之念儻不亟加辨正異時或得籍口以逞其
私　紹聖　崇寧之禍可鑒也臣側聞嘉定元
年二月議臣有請命史官取紹熙五年以後至
開禧三年以前史院文字并日曆時政記凡涉
誣罔悉行改正　陛下既俞之矣歷時寖久必
已成書臣願特降　睿旨命國史實録院具所
修事節上之　朝廷看詳允當即須下玉牒會
要所參照重行修纂上以光　聖朝揖遜之美
下以杜姦黨窺覦之漸天下幸甚臣又聞　熙
寧中王珪建言　國朝會要　朝廷檢尋故事
未嘗不用此書然止修至慶曆三年又當時亟
欲成書又欲廣其部帙故其間尚有遺事而所
載頗多吏文恐不足行遠乞自慶曆四年以後
續修其舊書因而略加增損庶成一代之典制
可其奏迨書成自　建隆迄　元豐僅三百卷
紀載最為有法後莫能及臣伏觀　皇帝會要
自紹熙末至嘉泰初財八年耳而為卷已百五
十殆欲廣其部帙之過觀珪所修臣僚論奏止
撮其要令或全篇紀錄一字靡遺至於文移行
遣語涉俚近者亦或未皇刪潤臣恐雖於傳遠
如珪所慮也又嘉泰二年以來凡八載矣　朝
廷行事可紀甚夥必竢有　旨修進然後併行

編摩倉猝欲速寧無苟簡爲若從容纂次之爲
得臣頓特降 睿旨命提擧大臣申飭其爲其
未進者亟加修纂已進者稍加損益如 神祖
可王珪之奏庶幾 清朝鉅典煥然一新臣之
所陳若縷貫切且皆職守所在故敢不避煩黷
冒眛以聞取進止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一 時爲秘書郎兼學士直院

臣恭惟 陛下天資高明克自抑畏檢身約己
敬天愛民有前代帝王所不及者固宜至和之
氣蟠塞穹壤而歲比旱蝗民以病告喁喁之望
日徯有秋乃仲夏以來常陰爲沴淫雨連亘閱
月彌旬間嘗開霽旋復霧霾湖水暴漲溢入都
城細民失業粒米翔貴近畿州縣被災者廣或
頹城郭沒官寺蕩廬舍溺人民決壞堤防漭浸
田畝平疇沃壤浩如濤波是非小變也 陛下
亦嘗察其故乎蓋自柄臣擅政導諛成風更化
以還餘習未殄旱暵酷矣或謂其不傷農螟蝗
熾矣或謂其不食稼元元愁苦之狀有閭巷知
之而士大夫不知者士大夫知之而朝堂不知
者況 陛下深居九重其能盡知之乎下情不
通民隱莫訴故作淫雨京畿尤甚將以感悟宸
衷亟圖惟新之政天心仁愛蓋可見矣 陛下
惕然祗懼禱祠賑卹細大畢擧休證潛格雲陰
洞開臣愚竊慮 陛下毋於目前之應不復推
原致異之繇天意厲常尤足深懼臣謹按春秋
莊公十一年宋大水董仲舒以爲陰盛之所致
嘉祐水災歐陽修上疏曰水陰也兵亦陰也脩
之言蓋爲當時發若推其類言之則宮庭嚴密
之地左右褻近之私陰也內而姦邪小人外而
夷狄盜賊亦陰也人君者秉至陽之德以御衆
陰故主道宣明則陽暢陰伏各由其序而弗爲
災否則陰盛而忤陽咎證之來未有不緣類而
著見者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陛下聖性
濬然固無便嬖女謁之累然除授命令間頗特
旨寅緣請托僥幸成寵尚或有之倖門既開弊
湊日衆豈所以杜幾微而窒萌漸乎此陰沴所
爲而作也更化之初分別淑慝國論當一定矣
衆正在廷元氣充實姦邪之黨尚肆窺覦一二
年來俊賢耆艾引去相踵甚而二三近臣之進

退倉猝皇遽或不知所從來於是善良之士寖不自安而窺伺者益衆矣　朝廷紀綱寄於給舍維持法守政所當然閫諸道遂顉猶有不得其職者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恐憸人非類洋洋乎動心矣此陰沴所爲而作也戎翟更成旣難戢恃弄兵之徒日益披猖彼其嘯聚之始非有跳梁不可制之勢也使　陛下帥守得人監司得人撲其燄於未張一尉力耳柰何擁兵之帥或萌玩寇之心分土之臣各咎倖功之念養成癰疽馴致決潰乃始草薙而禽獮之世豈有甍千萬人於干戈而天不爲之變者或者幸其納降曲意招誘不知損威喪重適啓姦心二者蓋胥失矣寇虐肆行流毒甚慘嗸嗸之衆顑辜于天此又陰沴所爲而作也抑臣聞之涉於夏者其秋必旱陰盛之極陽必生焉漢儒之言厥有深指今庳下之田旣厄於水設不幸七八月之間雨弗時至高田之稼復壞于成飢饉相仍愁歎滋甚豈獨峒丁連卒能爲患哉此者三衢之事蓋可鑒已　陛下誠能念災變之可畏思君道之當修秉持乾剛法象天德開公正之路窒邪枉之蹊使衷謁不忏于朝外言不納顉梱以絕近倖侵權之端尊信仁賢容受忠讜使正人端士得以行其志而憸邪巧佞不得售其私以抑小人道長之漸淮甸劇殘之餘邊東良牧寄以赤子之命招輯流民咸俾奠居收瘞遺骸勿令暴露江湖之間寇孽方熾申敕帥守戮力同心仍遣王人銜命督護整齊師律激厲士心以挫群盜方張之銳則積陰之沴庶乎其可銷方來之患庶乎其可弭也易之初六曰履霜堅氷至古之聖人於陰之將盛不忘戒謹如此今災異頻仍證應甚著　陛下可不亟加聖心乎臣以疎庸備數文館　睿恩拔擢俾攝禁林惓惓愚忠冀一吐露久矣幸因進對敢竭罡罡之愚意切言狂惟　陛下裁赦

二

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天常隳壞人紀敢爲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卽天道也天道未

嘗一日亡顧所在何如耳　熙寧之世以新法
爲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安石之愎諫遂非
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　紹興之際以和好爲
不足恃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不
能弭君子之論卒之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
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
之以取敗孰若順之以爲安近年侂胄用事以
區區私意小智幷天下公議之衛雖能顚倒是
非於一時終不免爲當世大僇何者公議天道
也侂胄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爲國
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何事功不
立之憂哉　陛下更化以還至公之理蓋嘗少
伸於久鬱之後矣臣愚伏願　朝廷之上兢兢
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爲主
而不累於好惡黨偏之私盡公極誠如對上帝
則天人胥悅治效可期海內之幸也惟　陛下
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一（時爲著作佐郞）

臣聞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
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
之仁也鞭朴而敎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
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懲厲之亦仁也天佑
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
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媿則天爲之喜而祥瑞
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
雖殊所以勉其爲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爲人
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爲心乎臣伏覩近歲以
來旱蝗頻仍饑饉相踵　陛下嚴恭寅畏不敢
荒寧憂閔元元形於玉色上天降康遂以有年
亦足以觀感格之效矣而比者乾度告愆星文
示異疊見於淸臺之奏謂　陛下躬行之未
至歟則豐穰之應若何而致之謂　陛下躬行
之已至歟則象緯之災又何爲而數見也天道
幽遠人所難知臣竊思之意者皇天佑　宋之
心欲　陛下不以積年之憂爲易忘而以目前
之喜爲僅足其愛之深望之切爲何如耶夫宮
庭屋漏之邃起居動作之微一念方萌天已洞
見　陛下誠能守兢業之志防慢易之私持警
服行參省毋怠則將不待善言之三而有退舍
之感矣況今年雖告稔民食僅充然荐饑之餘

公私赤立如人久疾甫獲瘳而血氣未平筋力
猶憊藥餌扶傷正須加意 朝廷之上未可遽
忘矜卹之念也竊聞間者內廷憂戚禳事固足
以見 殿下畏天之誠然而修德行政者本也
禬禳祈請者末也舉其末而遺其本恐終不足
以格天矧今冬令已深將雪復止和氣尚鬱嘉
應未臻此漢人所謂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
未塞者也臣愚不佞伏望 殿下體昊穹仁愛
之意思星文變動之譴延訪近臣勤求闕失推
行惠政以活斯民則愁歎銷於下而休證格於
上矣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惟
殿下留神毋忽

二 是時本朝賀金國生辰使余棐至殷州良鄉驛以為賊方被圍使回始知金人有韃靼之擾

臣竊惟今日北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為中國憂
者二蓋自有天地以來夷狄盛衰不常然未有
昌熾百年而無變者也女真盜據中原九十載
矣自其立國唯以刑威殺戮劫制上下非有歡
然心服之素也特此而欲久存雖秦隋不能況
區區無道之女真乎此其必亡者一方阿骨打
粘罕之徒崛興窮海之濱茹毛飲血雲合烏散
用夷狄所長以凴陵諸夏故所嚮莫能當今數
十年豢養之餘亡復前日堅悍之氣而韃靼小
夷欻起而乘之干戈相尋情見力詘蓋今之女
真即昔之亡遼而今之韃靼即鄉之女真也以
垂亡困沮之勢既不足以當新勝之鋒而衆叛
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
彊時用民力如犬馬戕民命如草菅人情攜離
亡一敢畔者積威約之素也今其潰散四出猶
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敵以安之尾解土傾其
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此其必亡者三嗟
夫堂堂中華蛇豕穴之羶薰其故都禾黍生之有
志之士思欲壹洗久矣而畏者病於機會之難
逢闇者敢於權姦之輕舉顧今何幸彼自阽危
而臣復以為憂何也蓋傳有之自非聖人外寧
必有內憂孟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方
殿下更化之初和議未堅邊警未徹君臣上下
惕然有不敢康之心迨夫聘覜交馳邊遽已毋目
前之安而忘前日之患萬一此虜遂亡莫或余
毒上恬下嬉自謂無虞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

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事會之來應之實難毫釐少差禍敗立至設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夾攻豪傑四起奉我以為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覺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為謀尤非易事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為夷狄之衰乃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擊顧反為蕭梁之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闚敵人之盛衰惟當討吾政之修否當漢宣時內有股肱之良外有爪

牙之勇 朝廷紀綱本末備具邊陲備禦斥候精明使匈奴盛彊尚當賓服況於浸微弱之後乎若梁武則不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談空寂內則三蠹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王忿鬩骨肉相圖保境靖民猶懼不足況欲乘人之敝以徼幸萬一之功哉繇是觀之使今日能為漢宣之所為則虜之存亡俱不足患抑猶未也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竊獨憂之伏惟 陛下日與二三大臣深求自治之策勿以懲羹之故而謂讎耻可忘勿為視後之謀而謂幸安可

侍修實德以格天命敷仁政以結民心獎忠實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斂以培養天下之力至於某人可將某兵可用某城當築某器當修無日不討于朝而申訓之庶幾國勢日尊敵人自懾則乘機取勝可以制蚌鷸之危養威俟時足以保金湯之固矣惟 陛下毋以臣愚賤而忽其言

三

臣伏見 朝廷以楮幣過多折閱日甚舉積年之弊而一新之其為利至博也然臣竊聽道塗

之論尚慮四方郡國之間未能悉體 公朝之意奉行頒布壹或不虔其為民患蓋亦非一臣嘗官于州縣每覩詔令之下本為利民而吏於其閒並緣苛擾民未拜賜而害已隨之承流宣化之臣有未嘗過而問者雖詔旨丁寧毋得抑配而抑配自如毋得搔動而搔動自若詐民庶以越訴矣所能赴愬者幾人命監司以糾察矣果能舉按者何事此臣疇昔所親見者是以下情鬱於上達上澤壅於下流積習相沿非一日矣今新令之行以舊券之二而易新券之一 儻郡

縣推行唯謹則實惠豈不周流然慮其間未能
亡弊或頒降有限僅充宮吏之橐而弗及齊民
或胥吏要求抵給豪富之家而弗及下户或剏
爲亡幾惠止城邑而田里未免見遺或爭奪紛
拏難於禁止而公私反致多事自非守宰得人
區處有術則其爲害殆不止斯怨嗟之聲所在
必衆且神皋輦轂近在闕庭衆行之初尚多惶
惑然隨病隨藥易於察知外而四方去天既遠
設有弊倖何由上聞群情愁怨感動和氣非細
故也况欲新令之行必先民信其上若使遠近
之人齊持舊券彷徨四顧無所用之棄擲焚燒
不復愛惜豈不逆料它時之必至此乎臣愚伏
望申敕明指戒飭監司守臣一意講求多爲區
畫俾實惠及人而無換易不行之歎廢銕詔令
之下不爲空言實天下幸甚 依得旨
八月一日輪對奏劄 時以軍器少監班
右臣比者恭覩 御筆以太廟因雷雨之後鴟
吻損動明詔有司避殿減膳有以見 陛下寅
畏祗懼之心然臣博觀六經載籍之傳下及秦
漢以來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
之警及於宗廟者曾之展氏人臣耳巳卯之異
春秋猶謹書之蓋雷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
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
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
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
今自避正朝損常膳之外咸亡聞焉或者固已
妄議 陛下務爲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况
禮文所在又有可議者乎且震霆之作孟秋之
癸丑也越旬有四日而恐懼修省之詔始頒避
殿減膳之舉孟秋之丁卯也甫二日群臣祈請
之章已上夫以蹈故循常之文非甚難舉者然
猶歷旬浹而後行甫信宿而遽已何其自責之
約而自恕之多乎 陛下節儉之誠出於天性
其在平日尚不以卑宮菲食爲難况於畏威省
咎之餘少舒徐之何所不可而匆匆若是借曰
禮文之末非所以格天然文之不存實於何有
今也誠意弗加動皆勉强苟塞已責徒狥外觀
以此動人猶且不可而况於天乎廼者孟秋之
朔流星示異其占爲兵憂而上下恬然若不之
聞故相距才九日而震霆之變作夫示之以星

象之飛流亦云切矣而　陛下不知戒於是警
之以震霆又加切焉天於我　國家欲扶待而
全安之其心至惓惓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臣願　陛下內發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
德毋以參安養逸爲心傳通下情深求致異召
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證日銷惟天惟　祖
宗所以望　陛下者實在此臣不勝愛君勤拳
之心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癸酉五月二十二日直前奏事（時爲起居舍人）

臣伏覩　陛下更化之始首下　明詔求直言又
詔近臣請對論事薦紳士夫如聞震霆如覩白
日臣時備官太學竊語同列以爲自今言路大
開將復見　祖宗盛時氣象矣而五六年來士
風瑕愞無以大異前日臣竊惑焉蓋嘗歷觀往
昔言路壅塞之由大抵起於人主好自用大臣
好自專而已自用則視天下之人皆莫已若而
惡人之言自專則舉天下之事唯所欲爲而忌
人之言今　陛下恭己責成未嘗有自用之失
大臣虛心無我未嘗有自專之私而羣臣觀望
莫敢盡言者　陛下亦嘗察其故乎蓋自權姦
擅政十有四年諛佞成風日以浸甚然其始也
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之徒以
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正如始病之人
氣血雖傷而未至甚憊也其後呂祖泰之貶非
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
之疾已深於慶元矣又其後也盜平章軍國之
名起邊陲干戈之釁非獨舉朝莫敢言雖布衣
韋帶之士求一如祖泰者亦不可得是開禧之
疾又深於嘉泰矣風俗至此已成膏肓救藥扶
持豈易爲力誠使更化之初一時群賢皆得以
忠言自奮則精神風采猶可漸還而曾未幾旬
遺補之官以言罷職是疾方小愈而遽以酒色
伐之矣若是而欲起嘉泰開禧之沈痾其可得
乎自時厥後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
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
方其去也　陛下皆寵之以美職畀之以大藩
視昔斥逐言者之時固大異矣然人之常情易
婾難勉彼見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
不容於朝未免妄疑　陛下真有諱言之意故
寧默默以自全不肯諓諓以賈禍且侍從之臣

以已見求對故事也今或曠歲彌年而不一舉
職者矣集議各貢所聞亦故事也今或閣筆相
視而不措一詞者矣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
噤默如此豈不殆哉臣今欲為　陛下言者三
一曰勤訪問臣自獲侍清光每見　陛下廷納
群臣溫恭有禮然後從容詢訪罕聞　王音記注
所書寂寥無幾豈皆不足以上承清問乎又聞
遇兩班多從隔下既進復卻或至再三　陛下
雖未必厭聞人言群臣或得以妄議聖德臣願
自今昕朝賜對時出　聖訓訪以民生疾苦朝
政闕遺仍詔賓贊之臣雖有兩班皆令宣引則
下情可通而上聽無壅矣二曰廣謀議臣聞古
者大事謀及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比年政
令之間或有更革往往過為祕密不暇參酌群
言討慮固曰精詳本末豈無未究有如楮幣鹽
鈔尤為民命所關而更張獨決於廟謨獻替靡
聞於群下儻凡皆若此欲事無遺策其可得哉
臣願　陛下以帝堯稽眾為心以漢廷雜議為
法俾人得自竭則令無不臧矣三曰明黜陟昔
唐憲宗以忠直用李絳以循默去鄭絪迄成中
興之烈而宰臣裴垍尤能獎勸盡言拾遺獨孤
郁等因遷致謝垍獨責嚴休復曰君異夫二人
孜孜獻納者休復大慚故論者至今稱憲宗為
盛君而裴垍為賢相間者一二小臣以奏對剴
切旋被獎拔亦足以明示好尚矣臣願推廣此
意凡向以言事去國者察其用心之忠勿使久
外左右近臣盡誠獻替者當如憲宗之擢李絳
婞阿苟容者如裴垍之責嚴休復使人知忠鯁
可尚而諛佞可羞則元和之盛何難致之有臣
以孤生蒙　陛下擢掌內命四年于茲近復叨
塵經筵進侍端扆有懷弗吐臣罪奚逃故於進
對之初不敢毛舉細故以塞責輒冒昧極陳其
愚惟　陛下垂聽取進止

二

臣既勸　陛下以容受忠言今願以忠言為
陛下獻竊惟今日關國脉盛衰繫民生休戚其
惟楮幣一事乎維我　祖宗有國以來所以保
天命結人心者其道非它曰不施重刑不事厚
斂不行苛政不用酷吏而已　列聖相承世守
弗易是以德澤深長於天無涵太平之久遠過

漢唐　陛下聖性寬仁率由祖訓更化之後優
其息民天下蒙福不可勝計而自措置之吏州
縣奉行失當於是估籍徒流所在相蹱而重刑
始用矣科斂抑配遠近騷然而厚歛始及民矣
告訐公行根連株逮而苛政始肆出矣假稱提
之說逞朘削之私者噬掌四起而酷吏始得志
矣夫是數者豈　朝廷本指哉方其弊壞既極
不得已而變通之出御府之金捐祠曹之牒展
期以收換多方以優恤唯恐其病民也法行之
初雖有情重估籍之文未幾又為之令曰當估

籍者毋得專行必聞於朝以俟報可忠厚謹審
之意寓於不言又若是其至也而臣觀今之州
縣間務為新奇創立科調廼多出於　朝廷約
束之外故有一夫坐罪而昆弟之財併遭沒入
者矣有虧陌田錢而百萬之貲悉從沒入者矣
謂之奉法可乎至於科富室之錢　朝廷之令
所無也拘鹽商之册　朝廷之令所無也　以
產稅多寡為差令民藏券此又　朝廷之令所
無也昔者　熙寧新法之行可謂弊矣識者猶
曰寬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況今　朝廷之

意本以便民而奉行者乃背戾如此謂之體國
可乎雖然四方利病臣不能徧知臣閩人也所
謂家產滿千錢藏券五十者閩中之新令也夫
產滿千錢大約田幾百畝養生送死之費縣官
征稅之輸皆取具焉非常之須又不在是安有
餘貲可市券而藏楮乎況閩之為俗土瘠人貧
號為甚富者視江浙不能百一故此令既行營
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豈便民之策耶
或者徒見楮價驟增遂指以為新令之效臣竊
謂不然廼者　朝廷蓋自有良畫矣曰福建上

供緡許用券以一歲計之為數幾二百萬嘗之
用券既多則民之視券亦重蓋將不强之貴而
自貴不迫之藏而自藏矣況民之輸官者錢楮
各半是　朝廷輟見緡予州郡者亡慮百萬稱
提之助沛然有餘尚何待它為科配乎厥今四
方之民病此極矣使前數端果出於　公朝之
令　陛下與二三大臣聞其為害至此亦必惻
然更張不俟終日況特出於州縣旁緣之私何
憚何疑而弗救之乎臣願　陛下渙發德音明
勅諸道監司守臣體認　國家更幣便民之本

意凡於詔令之外創意妄為託名奉法實則壞
法者悉從斷罷其尚有嚴刑厚斂肆苛擾而恣
貪酷者令臺諫糾察以聞重寘之罰庶幾安元
元之生以壽 宗社之脈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

對越甲藁

奏劄

輪對劄子 二月十一日當對已草就初八日改除右史不曾上

臣伏睹 陛下以郊禋慶成天地報況恩與元
元同其社福酌羲臣從厚之請凡厥恩霈加隆
於舊德澤洋溢延及群生物情懽欣蓋庶幾庠
升平氣象矣抑臣聞之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
而泣則滿堂為之不樂四海之廣匹夫弗獲聖
人以為已憂頃者 朝廷以楮幣日輕改行新
令處士大夫奉行之不恪於是嚴之以籍奪實
序之刑慮民之虧蔑牟利於是徹之以沒入家
貲之罰蓋亦大為之防而欲其無犯焉耳中外
有司苟能體認 朝廷之意擇其甚者而加懲
焉則人孰不畏亦孰不服而臣得諸所聞惡有
未嘗玩令而以玩令言未嘗誤國而以誤國劾
者或因僚屬之譏而不究其實或因豪強之謗
而輙徇其私是豈 朝廷立法之本意耶至若
籍沒之行尤多濫及蓋有胥吏利其多貲而因
以傾奪者矣有閭巷平時睚眦而因以中傷者

矣夫估籍之禍甚於刑誅刑誅雖酷痛止其身
貲財一空盡室溝壑令乃不量其輕重而驟施
之亦豈　朝廷立法之本意耶夫當德洋恩普
之時顧未免有向隅之泣者此亦　聖朝所宜
矜恻也臣愚伏望深詔輔臣稍參衆論凡州縣
官有因奉行新券為監司守臣按劾追削居住
其倚法漁利重為公私之蠹者自無足議其間
咎犯稍輕及止緣材術短拙情在可矜者當此
郊霈之餘量行牽復許之自便至於估籍一節
雖令甲當然展轉經營幸獲免已亡其半謂
宜明敕監司守令自今民間有違犯約束諭告
弗悛者止當嚴寘典憲不許更籍其家亦足以
廣　聖朝惟新之澤或者必謂如此則法禁既
弛令愈不行臣竊以為不然今四方郡國蓋有
未嘗効一吏籍一民而流通無滯者亦有操切
太甚物情愈駭而終不可禁者此在有司推行
之工拙耳況臣所請止欲罰當其罪而開釋無
辜非欲蕩然撤去禁防而後已也儻臣言可采
惟　陛下留神

直前奏劄一　癸酉十月十一日上

臣不佞昔在辛未之冬嘗因進對妄論北虜有
必亡之勢三可為中國憂者二今其強敵外攻
大臣內畔戎酋廢殞骨肉分爭敗亡之形蓋甚
前日臣愚竊謂此正天命離合之機國家多事
之始可以為憂而未敢以為幸也夫女真腥穢
河洛餘八十年中原遺民猶在舊疆臣知天意
惓惓者久矣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
方求民之莫言天厭商亂而求民之定也又曰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言夏
商之後無足當天意者於是博求之四方也既
又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言諸侯之德無以易
文王者故天命之為中夏主也今天厭虜德甚
於獨夫受之時而堂堂中原實宋舊物　陛下
誠能進脩聖德一如文王發政施仁一如文王
上帝監觀當必有睠焉南顧之日則雖因時俟
釁光復土宇臣猶以為易若夫天時雖應而人
事未脩補苴目前慮弗及遠不幸一虜滅一虜
生甚者姦雄乘隙而奮風塵蒙霧六合震動雖
欲燕安江沱姑全金甌之業臣猶以為難蓋嘗
深惟今日之埶必也君臣上下皆以祈天永命

為心然後可以安元元固社稷銷未形之變迓
將至之休臣不揆狂愚敢條為六事以獻惟
陛下財擇臣聞劉向有言曰祥多者其國安異
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臣竊
究其指以為不然蓋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
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伏覩今
歲以來咎證荐至二月宜燠而飛雪冱寒其令
如冬六月宜暑而積陰驟凉其令如秋地宜安
靜而有震搖之變水宜潤下而有漂涌之災則
陰陽猶失節也迺九月丁巳星隕于晝其占主

益十月戊戌流星出昴其占主兵則象緯猶告
證也有一于斯皆宜儆懼而況重之以震霆之
異乎昔景祐五年雷發孟春　仁宗皇帝即下
求言之詔凡聖躬闕遺臣下阿枉與夫政教刑
獄之失薦紳百僚咸得悉言所以通下情召和
氣也今　陛下自視何如　仁宗冬雷之警甚
於春孟而求言之詔未頒政令否臧何由悉見
四方利病何由盡聞群臣邪正何由徧察雖震
懼之言不絕于口憂勞之念日切于心臣猶以
為未也夫天之愛　陛下如慈父誨　陛下如

嚴師褻而弗嚴則變有時而弛亂而弗戒則誨
有時而倦惟　陛下考　祖宗之已行思所以
通人情察民隱進忠直屏佞諛使善政日新至
和自應此祈天求命之一事也昔商周君臣更
相啓告不曰率乃祖攸行則曰監于先王成憲
由古曁今未有作聰明改法度而天下久安者
臣觀三代而下治體純粹莫如我　朝德澤深
厚亦莫如我　朝蓋其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
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
德　聖子神孫世守一道故雖彊不如秦富不

如隋撥變之巧不如齊晉材能之盛不如武宣
然其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乎而情
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社稷長遠賴此
而已　陛下聖德謙冲未嘗輕改成憲臣猶竊
慮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
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
如刻深有一于茲皆伐國之斧斤蠹民之螟螣
也惟　陛下察截識之論言守悶悶之家法舍
一時之近效恢長世之遠圖此祈天求命之二
事也昔管仲有云下令於流水之源者順人心

也蠹錯亦曰三王法令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夫二子以功利之徒刑名之學且猶知此而况不爲二子者乎漢世用法之嚴莫如武帝然欲畫皮幣而皮幣不可行欲禁私鑄而私鑄不爲止豈非人心不服則法有所不足恃耶夫法令之必本人情猶政事之必因風俗也爲政而不因風俗不足言善政爲法而不本人情不可謂良法　陛下亦知近日人情之休戚乎昔有唐定制非叛逆不籍其家德宗欲籍竇參而陸贄爭之憲宗欲籍楊憑而李絳爭之今閭巷細民小有註誤輙籍其貲而沒之官有人心者寧忍爲此往者　明詔丁寧毋得擅籍　朝廷德意未嘗不歸於厚而貪官污吏舍法以削者猶自若也銜冤已甚之人間能奔愬省部經營展轉僅獲給還而違　詔擅籍者終未聞薄懲一二貪猾之吏何憚弗爲群情嚚嚚不自聊賴弱者至父子相隨赴井以自斃強者至欲剚刃守臣以自快民愁如此而承流宣化者動以人情安便爲言是不特欺其民且欺其君矣孰謂清明之朝而可罔以非道哉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

保臣額　陛下軫不見是圖之戒思不虐無告之言令之未便者勿憚於改爲吏之不良者勿使之佚罰收人心解天意孰大於斯此祈天永命之三事也昔趙簡子以尹鐸爲晉陽鐸請曰將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鐸往損其戶數異時智氏之難卒賴之爲安今之有司知爲保障者固不乏而繭絲自營者皆是也日者近甸海塘一役夫積篠至十六萬調丁夫至八千人窮瘠之民豈易堪此四方郡國科民出鏹少者日亦千緡江右守臣至有陰增常賦以自潤者久而弗已豈邦本之利哉夫安富卹貧三者之政也而今郡縣之官往往有嫉視富民之意多方破壞不盡不止獨不思富之與貧相須而濟今有餘之家害於科歛摧於告訐皆高然有不自存之態於是貽貧之路窮而貧民益困矣古者君與民爲生故有省耕省歛之政今毋望其能如古也惟民自爲生官勿撓之足矣而遠方縣邑至有令民日用錢穀米鹽之數悉書而上之官者其請曆于官也有給曆錢其驗視于官也有繳曆錢擠民以肥吏火率皆

此類也年方屢登亟且未作舩有饑倹爲虐可
勝計邪臣顔　陛下霈然下詔申敕有司刪非
法之征搜禁不時之科率以紓民力以阜民生
此祈天永命之四事也臣聞式敬由獄者蘇公
所以長王國麗用五刑者苗民所以殄厥世昔
我　藝祖皇帝承五季極亂之餘赤子遺民存
者什一於是立奏案之法以革藩侯專戮之弊
頒折杖之格以除獄官過用之刑至仁如天覃
及百世　列聖因之爲法益備恩故入之辠寬
過失之誅故范祖禹謂國家以仁繼仁哀矜于

民師用中典爲百三十年太平之本　陛下天
資寛恕同符　祖宗好生之德對越無媿而臣
區區思所以將順者有三一曰今之理寺實名
天獄民有不幸入其地者如赴坑穽其視官吏
如畏鬼神非他犴比也間者番舶之誅株連
頗衆幽欝所感淫雨爲沴秋官有陳繼命趣決
有以見　陛下欽卹之心臣頋自今非事體至
重毋輕下大理設不獲已猶當限奏當之期裁
枝蔓之禁書曰何敬非刑何度非及惟聖明垂
意二曰廷尉天下之平命官設屬宜常參用儒

者俾三尺之外得傅以經誼本之人情庶幾漢
廷斷獄之意三曰酌情處斷所以重帥權非列
城所得用便宜斬戮軍興一切之政非平世所
可行臣觀比來濅相承襲儻或不幸有嗜殺之
人操擅誅之柄惟意所欲民冤害焉頋亟制其
萌以杜藩鎮之禍三者誠行則上足以承天心
下足以拯救民命延供國脉其在茲乎此祈天
永命之五事也　國家待遇臣子忠恕爲心故
有罰辠之科有宥過之典夫追命居住眡古流
放之刑其在　聖朝未嘗輕用比緣官吏亂令

間或舉行誼在懲姦本非獲已罰當其辠人自
無詞側聞刺舉之官或乖審諟奏劾來上未盡
至公廼者　朝廷盡嘗原貰一二矣臣頋因
詔有司博參物論若其循法牟利贓狀灼然在
臣何敢遽議或緣材術短拙措置乖方本無嫚
令之心例遭曠職之罰者按諸人情宜在可貸
之域又郊霈之行今將期歲湛恩汪濊草木爲
春而士大夫名麗丹書間有未被涵濡者其間
辠狀悪盈名隳節喪清議所棄自無足云若夫
情有可矜法所當宥而有司因循未及舉行者

頒詔憲曹條上之而廟論審裁之非獨救洪至
恩亦以明布大信此祈天永命之六事也昔周
至成王天下既極治矣而召公作誥一則曰祈
天永命二則曰祈天永命若不能以朝夕安者
蓋天命靡常聖賢所畏而況今乎然嘗反覆召
誥一篇其綱目不過二事曰敬德曰小民而已
蓋國之將興不在疆土豐財而在君德國之將
亡不在敵國外患而在民心此召公所以勤勤
於成王而臣復推演之爲　陛下告也或者以
爲胡運衰微天所以福我也夫呼韓日逐之爭

信爲天之右漢矣高登侯景之叛獨非天之禍
梁乎今虜之存亡大勢可睹雖吾量時度力動
以覆軍自斃然失火亡猴勢有相及應酬一誤
何事不生安危之機殆難預卜爲今之計獨有
力行好事以答天心天苟相焉何鄉不濟伏惟
陛下念王業之難安惜天時之易失日與輔相
推懷求圖歷巳而受盡言親賢而遠不肖凡所
以維持天命者汲汲而圖之使人心日附根本
日彊則進可以成功退足以自守抑猶未也雖
受渭上之朝納河湟之土憂方大耳況事變之

來有非意料所及者乎詩曰宜鑒于殷駿命不
易願　陛下留神毋忽

二

臣竊惟備邊制敵有國之大事也今之邊面控
連要害者近則兩淮荊襄遠則蜀之關外然以
地形考之蜀居上流實東南之首荊襄其吭而
兩淮其左臂也比歲以來經理淮襄廟堂蓋有
成算矣臣敢以蜀事言之夫蜀之與秦壤地相
屬長安百二之執天下有變則豪傑之所必爭
今虜爲韃靼所乘悉力以備燕晉而秦之地必

虛萬一韃夏伺隙而長驅盜賊乘時而竊據郊
岐汧隴遂爲戰場虎鬭于垣而主人得安枕以
卧者亡是理也今漢中重臣與益梓瀘遂諸鎮
人物相望足副倚毗然蓄材待用寧過於有餘
毋失之不足臣觀　寶元　慶曆間西事既興
一時名臣往往多在邊境陝西關帥則就命韓
琦延安關帥則就用仲淹無事機蹉跌之虞有
威信相孚之素者蓋預蓄人財之效也今自東
南杖麾節以往者選用不精以臣觀之平
居暇日拊摩民瘼區處吏事政自有餘而威名

智畧可當一面者殆未之見臣愚謂宜倣　先
朝西鄙故事凡蜀之名藩要郡若總餉權收之
官轉漕刑獄之任非精明强畧可以折衝禦侮
者不在茲選其罷軟弗勝任者易之儲材於閒
暇之餘而拔用於倉猝之頃備邊制敵莫此爲
急臣妄言有罪惟　陛下赦之
貼黃臣竊見九月丁巳流星晝隕占者以爲
覆軍流血之象分野在晉然實在益故臣妄
謂蜀之邊備尤宜致謹而儲蓄人材尤邊政
之大者伏乞　睿照臣恭聞　淳熙間有太
府丞勾昌泰者獻言蜀中制置使一員任六
十州安危或疾病遷改自　朝廷除授動經
年歲始至一去一來之時至爲利害之機竊
於從臣中常儲一二人於蜀令作安撫一旦
制置有闕便可就除實思患豫圖之策　孝
宗皇帝諭輔臣曰此正在卿等留意今後欲
除蜀帥須是選擇可備制置使用者庶幾臨
時不至闕事大哉聖謨誠可爲萬世法惟
陛下財察

使還上殿劄子　甲戌二月一日

臣等非材冢　陛下擢將使指修聘鄰邦適當
朔庭雲擾之秋不克以成禮歸奏然久駐淮壖
日聆邊報或云蹂躪之衆已陷燕山或謂西夏
之兵方窺秦隴或稱兵陸梁有鐵捨之號或志
復父仇興鷁秦之師雖傳聞之事固有異同而
危亡之形大抵可見臣等夙夜以思有當勤
聖慮者敢因賜對而輒陳其畧臣聞中國有道
夷狄雖盛不足憂內治未修夷狄雖微有足畏
蓋昔者五胡之紛擾與單于爭立之事同而拓
拔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亡以異然宣
帝因呼韓之朝而益疆其國劉石苻姚之變晉
迄不能以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千
里而侯景內附適以兆蕭梁之釁所遇略同而
成敗以異者豈固有幸不幸哉蓋宣光之政修
而晉梁之政失也今胡運衰微雖吾宗社之慶
然臣等竊觀事勢竊以爲深可慮者三亟當爲
者二何謂深可慮者三曰對境之流民僅存之
遺孽驟興之狂虜是也臣等近抵山陽聞淮北
之民扶攜老稚結筏欲渡者日以百數雖邊臣
謹守壇場拒卻使還然蝟集而南者其孰禦已

蓋其仍歲荐饑重以師旅遺黎何辜死者什七
苟非越境亡以偷生故其詳遂出諸此今將容
而納之固未易處若壹切拒絕彼或萌等死之
心設有不幸隨之以潰散之兵繼之以群行之
盜其將何以待之此其可慮者一臣等又聞舊
酋之子改元僭號於山東比者攻圍海州距吾
並邊財數十舍儻其粗能自立遂成瓜裂之形
因而撫柔尚易為力萬一外夷得志必欲擬元
顏之宗干戈相尋為力弗敵兇鋒豕突迫吾邊
垂又將何以禦之此其可慮者二昔　宣和中
女真始大耶律浸微識者豫知必貽中國之忌
蓋雖均為戎狄然習安者易制崛起者難馴理
固然也今女真土傾魚爛勢必不支萬一遂能
奄有其土疆封豕豺狼本非人類鄰之則怨接
之則驕重以亡虜舊臣各圖自售指嗾之計何
所不為設或肆谿壑之求要吾以待女真之禮
從之則不可以立國拒之則必至於交兵宣和
舊事可為龜鑑此其可慮者三何謂亟當為者
二曰內固邊防外精間諜是也書曰惟事事乃
其有備有備無患傳亦有云無恃其不來恃吾
有以待之今邊庭探報未必盡然臣等所陳亦
似過慮然未至遽言因皆為虛若其已至又無
所及況積薪欲然之勢日長不已者乎而封疆
扞圉之臣往往內實驚危外示閒暇其說曰吾
將以鎮安物情也獨不知人心有所恃則雖不
鎮而自安若其未然則雖無故而自擾與其避
張皇之小害孰若圖倉猝之深憂矣自古立國
東南未有不以兩淮荊襄為根本　紹興中李
綱建議六朝之能保守江左者以疆兵重鎮盡
在淮襄雖曹魏之雄苻石拓拔之衆卒不能一
闚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都金陵其後失
之遂以削弱今　朝廷亦為守備則當於兩淮
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
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
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來歸漸
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綱之言政今日
所宜用也臣等間者自揚而之楚自楚之盱眙
經行所及凡數百里平疇沃壤極目無際重湖
陂澤渺漭相連而田野之民又皆堅悍彊忍亡
吳兒驕脆之氣迨久駐邊城訪問益審凡兩淮

形勢之利如在目中然後喟然嘆曰此天賜吾國以為大江之屏障使彊兵足食為進取之資也而士大夫習尚因循視其荒殘漫弗之惜田疇不闢溝洫不治有險要不知所以控扼有丁壯不知所以練習有豪傑武勇不知所以牢籠收拾之方一旦警急但思委而去之以長江為足恃是猶咽喉見搤於人而欲與之角藩墻苟觸為盜所有而欲保堂奧之安亡是理也且往者極邊之地城壘不建戍守不增徒以區區要盟之故今事變一新政吾更張規摹之日臣等謂宜及今亟行經理選儒臣之有威重知兵略者二三人俾之督護諸將其措充自封選愞不立者易之沿江列屯亡慮十數萬勁騎精卒皆當移駐並邊而增募舟師以扼江面凡城池樓櫓之未固若要害之未築者就遣屯兵併力繕治使沿邊數千里脈絡相聯有貫珠之勢首尾相應有率然之形兵力既雄民志自固然後大修墾田之政倣漢搜粟故事顓為一司以領之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貯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軍法不待糧餽皆為精兵金湯之勢成盤石之基立則退足以守進足以攻此亟當為者一也夫間諜不明最兵家之深忌今女真與韃靼相持蓋非一日戰鬬離合不知其幾而吾邊臣迄未有得其要領者至如吾林荅忠之歸紀石烈執中之死並邊諸郡言人人殊即此推之它可槩見臣等比至維揚首聞虜巢摧陷之報質諸戎師亦復謂然迨次修門其說又異夫敵國存亡茲非細事風傳不一迺至於斯脫有緩急其將何及昔中興初韓世忠吳玠諸人捐金募間如用砂礫故敵人深謀祕計靡不豫知取勝之術大抵繇此臣等謂宜申飭主兵之臣顓任遣間之責事之驗否特示勸懲庶幾實事必聞而間事必實此亟當為者二也臣等區區本亡奇策獨念將命之初違去　殿陛並蒙　陛下溫顏賜諭以江淮之事歸日奏聞敢不殫竭愚忠期報萬一惟　聖明財察

直前奏事劄子 甲戌七月二十五日

臣不佞蒙　陛下擢司記注日侍　天光在庭僚中最為親近每惟報國之誼無若效忠而緘

黙不言臣實有辠今將以便親求郡行矣　闕
庭敢不亟陳其畧冀補萬一臣竊聞女真以逹
靼侵陵從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逹靼之
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麋鹿之所走獵必
從之旣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黄河
一帶之水以趨汴臣恐秋風一生梁宋之郊已
爲戰場矣使逹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
原則疆埸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
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
而取之亦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而亟

圖自立之策乎抑幸虜之未亡而姑爲自安之
計乎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
之本也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
之具也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
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
於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於強敵此苟安之計
也　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
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爲我患　陛下以苟安爲
志鄉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
無外憂昔者孔子誦鴟鴞之詩以爲知道聞滄

浪之歌則使小子聽之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
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
堂上召兵而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
敢僭爲　陛下陳之古者一士止百萬之師一
賢制千里之難季梁在而隨不可伐宮奇存而
虞不可拔今濟濟周行號爲多士然漢儒所謂
骨鯁者文論議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旣難其
人間有意見小異則已成枘鑿論議小激則目
以譸張豈以　朝廷之上所少者非此耶夫平
居工文墨便刀筆名儒宿望或所不能至於正

色而沮姦萌立談而斷大事不以利害爲遷就
不以招麾爲去來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辦惟
陛下以尊君重朝爲心合天下正人以自助毋
間同異毋徇愛憎則鼎呂之執成金城之守固
折衝禦難孰大於斯臣故曰用忠賢爲自立之
本也昔句踐之棲于會稽也飲食不致味聽樂
不盡聲內則修令寬刑振貧弔死折節下士而
厚禮賓客外則具車馬兵甲而與三軍共饑勞
之殃凡可以報吳者無不爲而非可以報吳者
不暇爲也　國家南渡駐蹕海隅何異越棲會

稽之日宗廟宮室本不應過飾禮樂文物本不
應苦備惟當養民撫士一意復讐而秦檜乃以
議和移奪　上心粉飾太平沮鑠士氣今日行
其典禮明日賀其祥瑞士馬銷亡而不問干戈
頓弊而不修士大夫豢於錢塘湖山歌舞之娛
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歎此檜之罪所爲上通
於天而不可贖也今豺虎鬬於中原狐狸嗥於
境上危機交急不同常時臣願削去虛文顯行
實政百司庶府輪奐一新矣繼自今繕營不急
之役姑輟焉可也講書朝會之事雖有絡矣

繼自今常程瑣細之務付之有司可也　陛下
日旰眂朝惟大政是議輔臣夙宵盡瘁惟大計
是圖則勾踐之功可舉而中興之烈可冀矣臣
故曰修政事爲自立之本也昔漢有邊鄙大疑
必使群臣雜議至布得以中郎將而折列侯噲
狄山得以博士而詰御史大夫湯北匈奴來求
和親光武既從皇太子言卻其使矣而班彪乃
以不宜絕北爲言是一司徒掾而敢與太子異
議也豈非國家大事臣子皆當盡言故耶我
朝熙寧中契丹來議地界時王安石當國　神

宗乃以問韓琦富弼　元祐初夏人遣使納款
時司馬光爲相　哲宗乃以問大防純仁　高
宗中興內外充爲悾傯然無一事不采人言
建炎四年嘗議防秋矣　紹興初元嘗議使民
弭盜矣五年則令前宰執各陳禦寇之策矣八
年則令侍從臺諫各上講和利害矣夫　祖宗
之明非不知獨運專斷爲神顧以廣謀從衆爲
得者凡以盡天下之心而建久長之策也今事
會之來日新未已臣願亟頒　明詔以虜從而
南侵迫吾圉凡預有位其各盡言然後博采衆

長技爲定論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今諸大
夫各以情告無阿狥者勾踐之所以霸諸有忠
慮於國但勤攻已之闕者諸葛亮之所以賢惟
陛下以勾踐爲心大臣以武侯爲法則事無不
集矣臣故曰咨衆策爲自立之本也國之元氣
在於人心元氣充則外邪卻人心固則外患銷
天地常經斷斷不易　陛下亦嘗察近日人心
之舒慘乎向者變法新政令出加戢雖大爲防
禁以示民非欲峻刑名而繩下而剌舉之官承
迎過當奏劾來上類多中以深文使追鋟者未

開墾復之期既寬者尚倘惟新之望薦紳之論
嘵不發頃咨臣頒明敕有司原情差次稍從釋免
以收士大夫之心臣竊今州郡監司莫非材選然
平易中和之政少而操切擊斷之意多以理財
自詭則征利察於秋毫以行令自嫌則用刑深
於刺骨夫我 朝立國本尚寬仁以此毒民懼
者衆矣臣願選用循良退斥貪暴布宣德意洗
滌瘡痍以收百姓之心 君人之柄惟器與名當
新而予則僥倖者生心宜予而靳則勞能者觖
望頃緣軍賞多濫一切難以徵文雖懲偽所以
別真而矯枉亦慮過直今邊鎮孔棘正宰龍武
勇之秋臣謂荊襄兩淮之人嘗以功績著見爲
衆所推者宜命帥守監司搜揚來上擇其尤異
者數人不次擢用自餘悉下銓曹審其來歷苟
非妄冒者悉與隨資注擬以收豪傑之心往者
兩淮募兵雖數萬計有如諸軍闕額自可撥隸
分境而議者以廩給爲憂急於汰遣方其例予
緡錢資之使去小人寡慮偷快一時貲用既空
搏手亡策强者遁藏山澤伺時而爲姦懦者丐
乞道塗偷生而就盡夫急則望其效死緩則委

棄弗圖後復使人嚮背用命今宜擇其伉健收
實戎行非惟增壯軍容濟弭姦慝亦以收忠義
之心 自丙寅之役淮民流離有司振卹失時死
亡略盡雖屢上供貸常賦而凋殘未復生聚絕
稀比聞州縣科役頗繁田賦雖蠲掊課仍重民
兵團結衣裝弓弩責其自備教閱資糧令其自
齎呻吟之餘何以堪此臣願 朝廷深念保鄣
之重多方優卹俾獲蘇醒以收邊甿之心北境
遺黎本吾赤子日夕南望如慕慈親彼既襁負
而來焉有可拒之理竊聞邏吏便文塞責至以
鋒鏑驅之既絕其向生之塗是激其效死之忿
又聞秦隴之間有相率內附者自涅其面示無
還心 視昔八字之軍何異而入南不受歸北不
可歸窮則搏鬪有必然臣恐欲以靖邊祇以擾
邊將以無事適爲多事也臣聞古之有國者患
民之不附而不患民之加多孟子曰爲湯武敺
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諸侯皆
爲之敺矣今中華之民窮而歸我是女真爲吾
之鸇獺也其忍不爲茂林深淵以受之耶年祐
祖逖之事淺矣然能務修德信撫納新附故吳

人悅服晉土復歸況堂堂 鉅宋豈無能任二子之事者誠能謹擇其人分鎮三邊務以恩信懷柔而使遠人欣慕民既我附土將焉歸恢拓之基實在於此臣願 朝廷亟加之意以收中原赤子之心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陛下誠能內有以保吾國之民外有以懷鄰國之民則以守則固以戰則克矣臣故曰收拏心為自立之本也抑臣又聞有自立之本有自立之具今建營列戍虛籍不填老弱羸殺闒冗疲衰庸廢削憔悴無聊荊淮所恃者義勇民丁而團結什伍反成繹騷無以作其超距翹關之勇東南所長者舟師戰櫂而繪畫圖冊徒事美觀而未嘗習以凌波破浪之技儻非痛掃弊端一新戎政則緩急將無可用之兵措斂成風而士卒之怨弗卹忌克成習而偏裨之長莫伸或拔於奔北而威望不足服人或相為水火而用心莫能協一公朝苞苴之路絕而別通交結之塗田宅子女之欲盈而外竊廣漠之譽儻非博采衆言精加甄擇則緩急必無可用之將昔李綱建議以

為欲保江南當葺理淮襄以為家計夫荊襄形勝臣固習聞而兩淮利病則尤所深悉蓋軍國所資莫如鹽筴而淮有鬻海之饒兵食所仰莫如屯田而淮有沃壤之利其郡民則天性健鬬每易視虜兵其豪民則氣槩相先能鳩集壯勇使范蠡諸葛亮輩得而用之力本以務農教民以習戰雖方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為不足守之地哉中興之初志在進取故不服修營講和之後東於要盟又不克經理然 孝宗皇帝所以設扞防闢空曠者未嘗不留聖心竊惟今日實南渡以來所未有之時政當乘機自立繼 孝宗所欲為之志夫高城深池勁兵重戍邊之大命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敵之糧道實出于茲而淮陰無尋丈之城無尺寸之兵徒以山陽可恃而已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寶應之援若敵以重兵遮前而奇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絕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淛震矣淮西要害在渦潁之口敵之糧道亦自此出而濠梁安豐城則痺薄池則堙狹兵則單虛徒以廬和可恃而已然有安豐

之屏扞則敵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之遮蔽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有乜徑可由而吾之盧和當前而濠壽斷後則彼有腹背之虞我有掎角之助其能長驅深入蕩無所畏乎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說也昔孫氏之保江左郛城雖小猶屯三萬人今維揚合肥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單弱不及孫氏一郛城故李綱嘗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以爲非策臣謂今日當議從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勢或謂異爾如江面何夫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藩籬壯則盜賊無闖門之慮兩淮固則戎馬無飲江之憂第當精閱舟師布列津要則表裏相應屹如金湯其與區區坐守江壖而使賀若弼之徒得以經營飛渡者利害何翅什伯哉雖然此不足煩 聖慮也古之爲國者必有重臣以當閫外之寄故蜀以孔明駐漢中吳以陸遜守荊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故二人者得以乘機制變而收成功今 江陵建鄴雖有制閫之名而實處內地邊陲機事多不即知至於小有措置必皆聽命于 朝有請輒從尚云

可也請而弗獲抑又多焉藉有其材何由展布因循誤事可爲深憂臣願於近臣中擇其更事任熟軍情威望素孚文武兼備者二人一於襄漢一於兩淮之中建立幙府財許移用官許辟置其他悉如吳蜀任二臣故事則荊淮之家計可成而 朝廷之憂顧可釋此 陛下所當亟圖而不可忽也或曰彼方紛擊我幸無事但求鎮靜焉用張皇臣竊以爲不然夫自古未嘗無夷狄惟有以待之則不敢窺未嘗無姦雄惟有以折之則不敢肆今不於斯時大有所根立萬一更生虎狼之敵知吾易與猾於桀心當是時也不知安邊金繒行人玉帛可以塞其無饜之欲乎夫古今之患非一而夷狄爲甚昔晁仲庵嘗指時方用兵不當諱言邊事今 朝廷若以張皇爲戒臣下希指雖有警急不敢上聞本惡張皇延成蒙蔽昔雲南喪師反以捷告原其積漸不過如斯盛明之 朝可不鑒此臣本迂疎豈應妄論大事然惟臣子之誼有懷弗盡不足爲忠是以冒昧決於一言區區愛君之心惟
聖明財察

貼黄臣竊惟汴都者我　祖宗開基建國立
郊社宗廟正南面朝群臣而八蛮六狄奉琛
臣妾之地也今垂亡腥羶之虜廼得竊而居
之伏惟　陛下赫然發憤思　列聖所以得
之守之之蹟考　宣和　靖康所以失之之
故臣竊謂其得之守之也莫不由於用君子
其失之也莫不由於用小人臣願深惟否泰
之象致察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間則王業之
隆有日矣臣竊惟虜既以移巢來告索幣之
報必將踵來其在　朝廷尤宜審處以臣愚
慮苟能顯行止絶以其貲幣頒犒諸軍繕修
戎備于以激士心而梳敵氣此上策也命疆
吏移文與議削比年增添之數还除興裁減
之舊此中策也彼求我與一切如初非特下
策幾無策矣蓋今邊庭羣盜交馳中土安知
無善謀者覘吾舉措必將曰女真彼之深仇
亡在旦暮且奉之唯謹它日乘戰勝之威爲
虚辭以恐動將何求而弗獲耶此召悔之端
致寇之本也惟　陛下超然遠覽而銷患於
未形宗社幸甚是日讀至此段口奏云虜人既有遷都之報旦夕必須來索幣臣竊以爲不可與　上曰不當與晉陽爲興於常時未幾蜀境果移文來索幣相史某奏云從臣劉和李珏肯有文字謂不當予幣取自聖裁　上曰真德秀亦曾繳來時十一月也去德秀直前之日稍久而　聖心猶繼記如此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

對越甲藁

奏劄

直前奏劄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為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為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導其君者亦異夫為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為欺故為君子者唯恐其君之不受諫為小人者唯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為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弗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於此昔唐憲宗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事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 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營誤上心因極陳其說以明人臣進諫之難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憲宗唐之英主也憸人之言一入幾至於黜諫臣蓋朋黨謗訕皆人主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之雖憲宗之明不能無惑非絳深知小人情狀而極辨之則皇甫鎛李逢吉之徒豈必末年而後用事嗚呼人主為社稷計其可不致察乎此哉臣嘗歷考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曰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謗訕也蓋為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為心故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事必合人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好名矣好直鄰於賣直救過類於歸過乃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盡言無隱則可謂之謗訕凡此數端皆足誤君心之酖毒塞絕言路之榛荊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為所惑仰惟本朝聖哲相承招徠讜言如恐弗及方其盛時天下之士仇然獻議固有疏狂謬戾不切事體沽激矯亢不本忠誠者亦皆優容不以為辜其間小人不便或進巧說若 景祐中范仲淹既坐言事絀議者因請敕牓朝堂有曰憸邪罔上者有辟挾私立黨者必懲自謂足以梗言路矣而 仁宗尋即悔悟誕降明詔敷求直言召還仲淹竟至大用而 慶曆之治以成 哲廟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有不欲者豫

設六事以排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是者必罰無赦光復上疏爭之以爲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哲宗宣仁亟俞其請而四方言利病者始獲上聞元祐之治實基乎此向使二宗納姦言而不悟遂正論而不容則小人之計行君子之道喪豐功大業安能傳示永久爲本朝極盛之日乎若乃指公論爲流俗者王安石之私心分上書爲邪等者蔡京之姦計斥忠賢爲僞黨者韓侂冑之姦謀覆轍甚明殷鑒非遠臣愚伏望陛下恢洪聖度以徠天下之忠言昭晰聖鑒以察群臣之心術凡在廷之士有勸陛下以親近端良不諱已過者必君子也不惟聽受之又當獎擢之有勸陛下以疑忌人言惡聞闕失者必小人也不惟拒絕之又當擯斥之使鳴鳳之瑞日聞而妖狐之音頓息若是而治功不隆天休不格者非所聞也惟陛下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除江東漕十一月二十二日朝辭奏事劄子一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遂將遠違穆穆之光竊伏惟念人臣之義雖在窮約猶不忘君況嘗以載筆之史久直禁廬今雖將指有行而憂國念君之忠其敢以既去遂已謹復深惟當世之故而顧獻其區區惟陛下幸察其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臣嘗觀古之人主於仇讎怨敵之國有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有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有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有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昔大王之於狄也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凡其所欲悉以畀之蓋是時狄強而周弱畏天保國其道當然故孟子曰唯智者爲能以小事大然狄之於周特一時之怨非百世之讎含垢包荒義未爲失此所謂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也西晉懷愍二帝俱沒於劉聰元帝間關南渡立國日淺外寇方熾內難復興故終其身未皇北討然一介行李未嘗聘虜廷成帝時石勒來修好詔焚其幣此所謂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也勾踐會稽之辱舉

國以臣妾於吳而能苦身焦思折節下士與百
姓共其勞人事既修天應亦至吳之稻蟹不遺
種矣而夫差方觀兵中土與晉會于黃池勾踐
得以乘閒舉兵遂墟其國此所謂勢可以勝而
遂報之者也晉孝武時苻堅聚百萬之師志吞
吳會賴謝玄等大破之淮淝堅既狼狽西歸其
子丕復與慕容垂相持于鄴使晉之君臣有志
經略乘機席卷殆不甚難而謝玄方且從丕之
請遣兵以救其窮餽米以濟其饑舍苻氏之深
讎與慕容而為敵未幾劉牢之等為垂所敗秦

既不祀晉亦以衰此所謂勢可以報而反助之
者也臣竊惟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讎
高宗　孝宗值其方彊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
以勾踐之事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旱
蝗頻年赤地千里甚於夫差之時雞鞠群盜四
面交攻無異苻秦之季天其或者付　陛下以
有為之會乎臣嘗熟思待敵之策其別有三練
兵選將直擣虜巢若勾踐襲吳之師此上策也
按兵堅壘內固吾圉止使留幣外絕虜交若晉
氏之不與敵和而鑒其宴安江沱之失此中策

也以救災卹鄰之常禮施之於茹肝涉血之深
仇若謝玄之助苻丕此下策也用上策則大義
明混一之機也用中策則大計立安彊之兆也
用下策則大勢去阽危之漸也臣不知今日之
廟謨其將安出乎顧更化以來生聚教訓未有
勾踐十年之功固未可遽圖一戰之勝於傳有
之攻不足者守有餘夫以堂堂大邦方地萬里
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
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
於此虜而猶事之乞若乃輕信邊臣迎合之言

援醜孽於將亡貫世讎而不念非惟忠臣義士
沮氣解體而夷狄盜賊亦將有輕中國心萬一
貽書誚侮我將何詞以應之夫重於絕虜者畏
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
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故臣願　陛
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元之失策則王業興隆
可冀矣其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今之論韃靼
者類曰猖獗小夷非有囊括并吞之志其論山
東之盜者亦曰蕞爾么孽不過鼠竊狗偷之謀
抑不思劉石苻姚之興大抵皆出荒裔全齊十

二之險昔人用之嘗以覇強況今中原士民張
僕無主使盜亦有道則衆將從之苟得志而鄰
於吾莫大之憂也廼者僞使之來輕舟浮海不
十日而抵邊城舍舟登岸人無知者安知不以
是覘吾之虛實乎臣願　朝廷毋輕二賊日夜
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覦之心自治之方無
急於此其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今之議者大
抵以虜存亡為我欣戚聞危變之報則冀其非
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重以邊臣喜為迎
合或曰韃靼許和矣或曰群盜聽命矣或曰雩
盧蹕燕有日矣誠使虜命少延吾得以因時修
備豈非至願設恐奔竄敗亡之餘勢必不久皇
皇　鉅宋初非小弱顧乃藉彼以為安是猶以
朽壞為垣而望其能卻盜賊也臣願　陛下勵
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為喜毋以虜
亡為畏則大執舉矣其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
臣聞天難諶命靡常者伊尹所以訓太甲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召公所以戒成王聖賢
言天不過如此未聞曰其星躔某舍則其某昌
某神居某地則其禍應也自嘉定更化以來妖
祲歲豐民稍蘇息此誠聖德格天之效而溺於
數術者猥曰五福太一實臨吳分審如其言則
治亂興衰皆有天數無關君德豈不悖哉今邊
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為諛
悅或以五福足恃為言夫漢之肇造以寬仁得
民而不在五星之聚晉之卻敵以將相有人而
不在歲星之臨吳矧乾象告愆屢日尤甚其可
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　陛
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
格天休宗社之慶也其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
臣聞公論國　元氣也元氣瘵焉不可以為人
公論堙鬱不可以為國　祖宗盛時用人立政
一揆之衆論而行之以至公故人心說服天下
順治　熙寧之世以新法為不可行者公論也
王安石違而咈之終以誤國　紹興之際以和
議為不可恃者公論也秦檜讎而銖之遺患至
今夫朝廷之舉措是而衆亦是之者治世也朝
廷之舉措非而衆亦非之者亦治世也朝廷舉
措自以為是而衆莫敢議其非此子思所以憂
衛之君臣也往者侂胄弄權以威罰箝天下之

口漫淫既久附和成風北伐一事中外共知其
非而莫敢言其效蓋可睹矣使侂胄能虛心平
聽不以先入為主而惟公論是從則國無佳兵
之禍已無僇辱之駿豈不美哉聞者使命之出
外議譁然從臣爭之館學爭之庠序之士又爭
之或者未必不以為紛紛多事臣獨曰此十數
年來所無之氣象聖君賢相優容涵養致此盛
事豈易得哉夫天下之大本同一家人主者父
也大臣者宗子也大夫士者家之衆子弟也至
於庶人之賤亦家之陪隸也父兄有過子弟爭
之子弟有過陪隸言之蓋一家之事休戚實同
凡其弟第相規政欲共成門戶之美耳君臣之
義何以異此而自昔惡聞正論者往往加以歸
過賣直之名夫欲使士大夫畏避此名務為緘
默直易易耳不知臣子至情本為國計何負於
君父而顧嫉之耶深惟今日實公論伸屈之機
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
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今而愈伸若以言
者為沮事為儌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
則公論自今而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
之所繇分故臣於奏篇之終反復極言忘其重
煩　天聽之辜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惟
陛下亮臣愚忠取進止

二

臣恭聞　太平興國中嘗詔諸道轉運司察訪
部下官吏凡罷軟不勝任及黷于貨賄者俾條
上其事狀其清白自守幹局不苛者亦許其明
揚臣仰見　祖宗盛時選用監司付以事權者
蓋欲其公於刺舉使貪懦者無所容而廉能者
有以勸責任之意蓋不輕也自嘉泰開禧以來
公道不行請囑日盛郡縣之官有罪狀彰灼為
監司者甫欲案劾已求要路之援以自脫甚者
得以施其反噬之計於是刺之權有所不行矣
薦舉之員往往奪於權貴之命孤寒無援者雖
盡心職業不免陸沉之歎胥吏庸騃苟有所挾
則若執券以取償焉於是舉之權又有所不行
矣是以州縣之間賢否不分民受其病今　陛
下更新大化公道昭明浸還　乾道　淳熙之
舊矣獨薦紳間親故請託之獘未能盡革臣愚
欲望　聖慈戒諭中外士大夫相與維持公道

使將指承命者得以展澄清之志而賢不肖有
所甄別其於治道豈小補哉

召除禮侍上殿奏劄一 乙酉六月十二日

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焉三綱五常是也夫
自高卑奠位而大分已明帝降之衷而善性均
有然維持而主張之際君師是賴故聖人者作
躬行此道以標的乎天下君臣之綱正於上而
天下皆知有敬父子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
有親夫婦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別三者
正而昆弟朋友之倫亦莫不正凡使生人之類
各有寧宇不相鬪悬賊殺者此唐虞三代數聖
人之功所以與天地同其大也夫所謂五常者
亦豈出乎三綱之外哉父子之恩即所謂仁君
臣之敬即所謂義夫婦之別即所謂禮智者知
此而已信者守此而已未有三綱正而五常或
虧亦未有三綱廢而五常獨存者嗚呼是理也
其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歟人而
無此則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則中夏而爲
夷矣臣嘗讀詩至六月之序曰小雅盡廢則四
夷交侵而中國微夫小雅之詩財二十餘篇而
綱常之義略備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賴此而
已而至於盡廢焉是自爲夷也四夷交侵之禍
安得不以其類至乎又嘗攷觀古昔有當衰微
削弱之世而綱常未至泯絶猶足以僅存者亦
有治安彊盛之世綱常隳弛卒至於大壞而不
可救者周自東遷日以卑矣然感文出力以奬
王室則猶有君臣也諸侯會盟以定世子則猶
有長幼也故能擁持虛器尚數百年晋氏之興
奄有吴蜀再傳而至惠帝可謂極盛矣而陽德
不剛陰慝內熾讒巧交煽國本遂搖諸王跋扈
主威遂奪三綱盡廢而劉石之變興唐至明皇
亦太平極治之日而宮闈怙寵瀆亂天常姦諛
肆其潛竊國命兇邪造釁戕伐本支三綱盡廢
而羯胡之難作即晋唐之事以驗序詩者之言
千載相望若合符契有天下者奈何其不監哉
惟我 祖宗繼天立極其於事親教子之法正
家睦族之道尊主御臣之方大柢根本仁義故
先朝名臣或以爲家法最善或以爲大綱甚正
或以爲三代而下皆未之有猗歟休哉 聖子
神孫所當統紹保持而勿隳也恭惟 陛下天

啓廸明肇膺大寶此正端本澄源之時臣來自遠方竊聞朝野之論以謂　陛下有承順　太母之孝有憂憫元元之仁苟推是心何往非善獨不幸處天倫之變有未盡其道者雖棣華之愛方篤而布粟之謡遽與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夫一政之行一令之出苟乖於理害且隨之綱常大端是謂人極人極不立國將奈何且民無常情惟上所導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遜一國興遜蓋情雖無常而性則本善倡之則應作之則興故慈孝隆於上則下有忠順之風愛敬虧於上則下有陵犯之俗影響相從至爲可畏伏惟　陛下深懲往悔而思所以補過者爲大天子之孝與臣庶不同　陛下欲報　先皇之大德則繼志述事所當先衰麻之數哭踊之節其次也欲報慈闈之至恩則先意承志者不可後滫瀡之奉晚拜之恭其末也兢兢朝夕惟實德是充惟大政是習使朝廷以治而宗社以安則子道修矣誦二南正始之詩而思異時之擇配者不可不謹玩大易正家之義而思平居之反身者不可不嚴近而九族必有以廣親睦之仁内而六宫必有以示肅雍之化則家道正矣委任臣工者人君之大體躬親聽斷者人君之大權二義並行初不相悖必使政令出於公朝而絶多門之私威柄歸於王室而無倒持之失則君道立矣子道修者仁之本家道正者禮之源而君道之立則又天下大義所由定　陛下儻能明此三者而行之一本於誠則不求感人而人自孚不求正俗而俗自化姦權不得爲辭以動衆奥伏不得伺隙以生心治安長久之計無越諸此臣以迂疎誤蒙召擢實在春官實掌邦禮深惟治亂安危之本豈在玉帛鍾鼓之間故於進對之初首以大經大法爲　陛下告狂愚無取惟　聖明擇焉取進止

貼黄臣所謂處天倫之變未盡其道者蓋以大舜之事望　陛下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則封之孟子推明其指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夫以象之不道而舜親愛之心曾不爲之少衰此其所以爲人倫之至也然象雖封庳

而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之而納其
貢稅不得以暴其民此又仁之至義之盡可
以為萬世法也況濟王之於　陛下其屬為
兄而霅川之變迫於群凶非出本志前有避
匿之迹後與討捕之謀情狀灼然本末可考
陛下儻能以舜愛象之心而全之又以舜封
象之法而處之使有富貴之娛而無尺寸之
柄則　陛下之所為即舜之所為矣綱常獲
全聖德無玷書之史冊揚休何窮臣竊惜
陛下之不思出此也今事無所及矣故臣輙
進補過之說冀　陛下力行眾善以掩前非
庶幾異時不失為我宋盛德之主此愚臣之
願亦天下之願也臣又竊覩　雍熙秦邸之
事方其有罪不免降還及其薨亡不廢恩卹
故有進封之典賜謚之榮下至諸子俱蒙遷
擢當時宰臣稱頌　太宗皇帝之德以為睦
族推恩舍罪卹孤足以感動天地今濟王之
亡也自輟朝卜葬之外未之聞焉意者群臣
未有以　太宗之事告　陛下者臣不避誅
戮敢冒昧言之伏願　明詔有司考求　雍
熙故實斟酌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然興
滅繼絕之仁在　陛下為之何不可者扶綱
常於幾墜全恩義於已虧天地神人之心亦
將有以允　陛下矣臣區區獻言非為親王
計蓋為　陛下計也丹衷皦然可質天日惟
聖明賜察

二

臣竊惟今日求治之要莫難於得天心亦莫難
於收人心然天人非二致也得人斯得天矣在
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
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當　元祐初
二聖臨朝聽政四夷稽首請命西羌夏人降附
相尋而黃河北流有復禹舊迹之勢天下曉然
知上意與天合蘇軾推明其故以為此　二聖
躬信順以先天下之功也夫無一事不當於天
心乃可言順無一事不孚於人心乃可言信今
陛下躬親庶政內稟玄謨以時考之甚似　元
祐而求之於天則震電雨雪繼見於冬春星文
變異洊形於躔次求之於人則忠義之旅反側
未安朝野之民咨歎未息意者　朝廷之舉措

所以信服乎人心者有未至歟人心之未信此
天心之所以未順也夫是是非非之理本諸天
道而著在人心不以古今而存亡不以智愚而
增損上之所爲一與理合則不待教令而自孚
上之所爲一與理悖則雖加刑僇而不服然則
今日人心之未信者果安在耶成王之命君陳
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孔子
答哀公之問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
直則民不服蓋立政用人未有不參稽公議而
能厭服天下者 祖宗盛時凡有大政必采群

言 太平興國中秦邸之事作太子太師王溥
等議于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
大事之不可輕也廼者霅川之變昔略同而
未聞有參聽于槐棘之下者此人情之所共惑
也 康定 慶曆間簡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
流宰臣呂夷簡至忘讎薦進以重任之不可輕
也往者淮蜀二閫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今
其效亦可覩矣而除目游放僉論之不同猶昔
也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其在公朝何惜不與
衆共以求至當之歸乎且廟堂之上所以廢僉

諮而任獨見者不過惡聞異論而已抑不思事
未行而有異論吾猶得以參酌可否而惟是之
從事既行而有異論則國體已傷而救無所及
朝廷施爲動關理亂嘗試之誤豈容數耶臣願
自今國有大議 陛下虛心於上使群臣各得
盡言於下大臣至公無我而詳擇其中至於簡
拔材能以任重任亦必以公論爲主此今日收
人心之一事也賈誼有言慶賞以勸善刑罰以
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於
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今之賞罰其未能

允愜衆志者毋乃有未達其平者乎夫難平者
事也惟任理無情而付輕重於物然後施置得
所而人莫得而議焉今有功同而賞異者問之
則其厚者必某人之所主也其薄者必孤寒而
無援者也又有罪同而罰異者問之則其輕者
必某人所主也其重者必疎逖而寡與者也
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
之無心而可使一毫私意介其間乎諸葛亮偏
方之佐爾而其言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
重故當時之臣有爲其廢黜者不惟無怨而且

思焉況堂堂天朝誠能以至公之心行至平之政則予奪所加誰敢不服惟 陛下常存此心而總綱於上大臣常守此道而持衡於下賞一人必使凡爲善者勸罰一人則使凡爲惡者懲此今日收人心之二事也夫官之失德以寵賂之章其在昔人以爲至戒當 乾道淳熙間有位于朝者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陸贄有言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金璧由今觀之豈止是哉新巧相夸

而無窮誅求横出而罔極於是軍民之膏血竭盡而亡餘矣怨讟繁興日以滋甚然貴臣近列非必有利之之心往往藉其名以事侵刻者大抵皆是利歸私室怨萃公朝抑何便而莫之止也今誠欲息天下之議惟在 朝廷曉然示人以屏絶之意甚者及其物而暴其人則心迹暴白而假託以自私者不得肆矣正已示儀之方孰先於此仍願斷自 聖心誕降明詔以儆中外俾皆滌除貪暴砥厲廉隅息綏兵民銷弭怨疾此今日收人心之三事也 朝廷之規摹欲

其廣大不欲其褊狹治世之氣象欲其寬裕而不欲其迫蹙商民之胥動浮言君可忿疾而盤庚方且登進在庭丁寧開曉藹然如家人父子之親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亦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又曰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夫以怨詈殺人周公之所畏也獨柰何其輕犯哉曩者以訛言之藉藉於是有譏呵之令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僇焉而人愈駭矣傳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自譏呵之令行都城之民搖手相戒有

道路以目之風此何等氣象而見於 聖明嗣服之初乎夫峻刑而重罰本欲以一衆心而不知人情之疑懼則其心之不一正自此始不惟是也 朝廷布群材於列位夫固賴其言以相正也而惡儒成風精銳銷耎朝有闕政則拱嘿弗言而私嘆于家朝有過舉則進焉導諛而退竊非議尊君親上人情所同本心昏迷何至於是亦由誘導未至而猜阻先形人思苟容誰敢自竭且自 孝宗以來臨御未幾即下求言之詔訪問所逮下至芻蕘今詔旨之頒既徐徐數

月之後而僅止官吏罔及士民方明目達聰之
初遽示人以弗廣何以昌士氣何以達下情是
宜播告雖修而人以虛文視之也今誠欲慰天
下之望惟當闢廣規摹昭示德意解煩苛之網
闢寬裕之塗而又式循舊典載播綸音韋布之
微咸許論事庶幾憂虞者得以自安忠直者得
以自奮此今日收人心之四事也古今天下最
易失者莫如人心而最易感者亦莫如人心轉
移之機殆類反掌今中外惘疑遠近咨怨非大
有以慰安之臣恐携離日甚一或騷動將有不

可收拾之憂此羣臣之所共知顧恐度所惡聞
未有以實告于上者爾然臣區區豈欲　朝廷
專尚姑息苟爲噓濡以悅之哉惟公惟平惟正
惟大一循天下之理而不雜以一己之私易之
所謂信順者如是而已惟　陛下與二三大臣
深體而力行之則天人之助將有不求而自應
者元祐之治豈難致哉意切言狂伏俟威譴

二

臣聞敵國外患自昔有之根本安強形勢鞏固
則敵雖盛而不足憂根本單虛形勢削弱則敵

雖微而有足懼臣觀今日近有金虜遠有　人
狡焉窺覦意在叵測而淮壖之變尤駭聽聞群
情方擾未易底定蓋嘗深思熟計竊以爲聚正
人端士於　朝廷使之盡言補過者此內固根
本之方也布賢牧良將於方維使之養民訓兵
者此外固根本之要也根本強則形勢張矣古
之有國者以人材爲輕重故一干木足以藩魏
一季梁足以安隋厥效甚明不可誣已今　朝
廷之上紳縉濟濟夫豈乏人然敏銳之士多於
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慷慨敢言者少故正

論罕聞廉退自重者少故士風弗競　陛下嗣
服之初嘗以耆艾而賓傅伯成楊簡矣以儒學
而登樂中行矣近復以恬退而用趙蕃劉宰矣
海內聞風孰不欽嘆然前乎三臣雖加異數而
聘召未聞是有優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至
於直亮敢言有如陳宓徐僑者非特召擢未加
雖褒寵且莫之及此議者所謂弗滿也　陛下
誠欲收用賢之效臣願處伯成簡於內祠置中
行於經幄若宓若僑擢之言論之地且益求其
類而招徠之使華髮耆德之良清名峻節之彥

裝冠委珮畢萃於朝廷　陛下開心見誠俾之
條陳闕失大臣虛懷無我與之商搉事宜毋靡
以好爵而言論不從毋隆以虛文而情意弗決
則賢者之所有皆爲朝廷有矣如是而内之根
本弗強非所慮也趙簡子將保晉陽必先有以
寬其民之力李牧將攻匈奴必先有以養其兵
之鋭今四方長人之官撫字不聞而叨饕日甚
萬金之產或一朝而白奪累世所積或撤罪而
沒官夏秋之賦輸納至于再三關市之征苛細
及於毫末鞭笞雜下而愁㰷自如膏血已殫而
溪壑未滿以此貿官職以此廣田廬於是乎民
貧至骨矣諸道總戎之帥訓肄不勤而掊克是
務自偏裨以至士卒其家貲稍厚者必使之治
貲財非優之也蓋幸其負課而掩有也其稟給
稍豐者必以之供役使非親之也蓋利其捐金
而求免也軍中相語以酒壚樂局爲藉貲產之
媒謂當其事者必不能自免也回易房廊爲
陷子孫之坑穽謂其身雖死而監督至於無窮
也主帥剝偏裨偏裨剝隊伍有日給千錢而不
足余粲者有月稟數斛而不飽糟糠者以此飾
苞苴以此買歌舞於是乎兵貧至骨矣嗚呼兵
民俱病一至斯極此何時而莫之捄耶臣願
陛下明詔輔臣一新黜陟用廉仁之守而去貪
殘任賢能之將而斥暴橫使之視民如子卹軍
如家崇飲氷食蘗之風均挾纊投醪之惠俾人
有生意而士有奮心如此而外之根本弗強非
所患也漢人有言本強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
殆致凶爲邪辟所陵臣觀方今之勢可謂弱矣
司馬光嘗謂　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
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覽日之事何以
異此不亟圖之則紀綱日以陵夷風采日以銷
鑠駸駸焉將有不可復振者此臣所以痛心疾
首思有以爲　陛下告也今區區所陳實轉弱
爲強之本惟　朝廷不以爲迂而采用之則其
效有可以歲月期者詩曰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臣不勝惓惓

得聖語申省狀

淡會某今月十二日上　殿奏事未出劄子先
蒙矜敘謝蒙　恩召除得面　清光蒙　宣諭
曰久聞卿名下有二語偶不記憶讀至第一劄

貼黃曰奏自古聖人無不盡倫而舜獨爲人倫之至者緣其他帝王皆處人倫之常獨舜處人倫之變故也處人倫之常者易處人倫之變者難 宣諭曰何謂人倫之常某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人倫之常也子孝而父不慈兄友而弟或不恭此人倫之變也人孰無父母而舜則父頑母嚚人孰無兄弟舜之弟象則傲人孰無夫婦舜則以匹夫娶天子之女此皆人所難處者而舜能處之各盡其道所以爲人倫之至 宣諭曰烝烝乂不格姦某奏此乃舜以至誠篤孝感動之效也如象至爲不道欲殺舜親愛之心不爲少衰惜 陛下之處濟王不如舜之處象蓋舜不以象欲殺己爲怨而封之有庳既不失友愛之恩又使吏治其國納其貢稅象不得一有所爲雖有害民之心而無所施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若 陛下所以處濟王者亦如此豈不盡善盡美 聖上正色宣諭 朝廷之待濟王亦可謂至矣某奏 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天下之人莫不知之但若謂此事處置得盡善臣實未敢仰承 聖訓 陛下不必昝

其他只看舜之處象者如彼 陛下之處濟王者如此其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所爲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爲法 陛下所以待親王者旣有愧於舜終是欠闕處蒙 宣諭曰亦是一時倉猝某又奏此乃旣往之咎臣本不當言所以言者只欲陛下知得此是一大欠闕處自此益進聖學益修聖德凡處人倫之際曲盡其至庶可掩蓋前失異時爲有 宋盛德之君此臣區區之心也且如漢文帝亦不幸有淮南王之事只緣文帝所爲可稱處多淮南王之死又不出其本意所以不失爲漢之賢主然不免有此一玷不如無之爲愈今 陛下處此一事旣有愧於舜自今處他事當益加勉勵必無愧於舜可也古之聖人亦不能無過但能補過則其過也如日月之食其更也如日月之復不害其爲聖人 玉色微有喜意讀至第二劄尾某奏曰人心之所在卽天心之所在 宣諭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卽此意也讀至第三劄 陛下誠欲收用賢之效臣願處伯成簡於內祠置中行於

經幄其奏朝廷之上不可無華髮耆德之臣不
獨人主賴老成之益朝列新進之士亦得有所
矜式又奏 陛下方留心典學若召伯成簡中
行三人置在 朝廷特賜顧問所益必多如臣
所學恐不足仰裨聖德 宣諭曰賢者在朝所
益非淺又奏伯成簡皆年逾八十又謂雖召之
必不來臣謂 陛下若至誠招徠之豈有不至
之理縱使不來必能因囊封以忠言上達其益
亦自不少 宣諭二人何處居某奏楊簡四明
人傳伯成泉南人 讀至四方長人之官無字不

闓切憤日甚一段 宣諭曰監司郡守如何無
一廉者某奏豈可謂全無人但廉者少而貪者
多愛民者少而害民者多耳又 宣諭曰然則
何以革之某奏若 朝廷於用舍黜陟之間示
人以意廉者用而貪者黜愛民者用而害民者
黜使士大夫知所勸懲則此習何患不革又
宣諭卿曾見有何廉吏某奏臣自湖南來所過
州郡但見知袁州趙竑夫一介不取真廉吏也
又奏將帥掊克軍士因依 宣諭曰直恁地又
曰軍心尤不可失讀三劄畢蒙 玉音溫然賜

諭卿所陳三劄皆忠讜之論當即爲施行某奏
謝再拜訖退

論初政四事乙酉七月爲禮侍日上

臣竊聞 陛下近者涓選剛辰務御清燕非特
怡養神明之觀抑且稍正宮寢之儀臣子之心
不勝慰幸然區區之愚有欲獻於 陛下者不
敢自嘿恭惟 高宗皇帝受命中興再造區夏
六飛南渡駐蹕錢塘其與前世之君篳路藍縷
以啓山林披攘荊棘以立朝廷者殆無以異其
艱其勤可謂至矣 孝宗皇帝嗣守丕緒志清

中原二十八年之間蒐攬賢材屢精聽斷未嘗
一日少懈用能保固大業垂萬世無疆之休今
陛下所御之宮庭即 二祖儲神閒燕之地也
仰瞻楹桷俯視軒墀當若 二祖實臨其上念
昔者守之惟艱思今日繼承之匪易則兢業
祗懼其容少忽乎漢文帝有言朕奉先帝宮室
常恐羞之惟其以是存心故能終身爲恭儉之
主兩漢之賢君莫先焉此臣之所欲獻者一
陛下前所居處密邇東朝唯思曲盡人子之恭
其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闈聲奏與服用之需

顧指使令之便必將浸備於昔臣知聖性恬淡
固非外物可移然以一心而受衆攻非卓然剛
明弗惑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然則將何道以
廢之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
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理義之與物欲相
爲消長者也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爲徒而有
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稟如神明在上而無非
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謟邪
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
明如水之清理義常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
此臣之所欲獻者二三年之喪行於宮壼非獨
衰麻在躬而已哀慕之存於心者不可頃刻忘
憂慼之形於色者不可斯須已古者卒哭而廬
居小祥而堊室今雖未能如昔然居廬之制不
可不極其樸素也古者服喪非有疾不飲酒食
肉今雖未能如昔然饔人太官之供不可不極
其菲儉也古者終喪不廢于內今雖未能如昔
然防微謹獨屛遠聲色不可不極其嚴也食則
見　先帝于羹立則見　先帝于墻庶幾不負
罔極之恩丕昭純孝之實儻因移御之適凡所

以自奉者少異於居喪之儀則雖衰麻在躬猶
不服也此臣之所欲獻者三　陛下前者日侍
慈明兩宮之情常歡然而無間今視膳問安之
敬雖無改於昔而其見則有時矣此正　陛下
深留聖心之日也古之事親者聽於無聲視於
無形一擧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也況　皇太
后親擧神器以授　陛下同聽萬機曾未數月
褰裳去之如脫敝屣隆恩厚德與天地無極
陛下將何以報之乎然則恭勤之禮孝養之誠
嘗有加於前日可也至於兩宮侍御之臣恩意
當使如一蓋愛親者及其犬馬況左右使令者
乎厥今群臣萬民之命繫於兩宮慈孝交隆於
上則群臣萬民皆有所恃以爲安而兩宮侍御
之臣亦得以保其富貴此臣所欲獻者四臣猥
以不材叨倫勸讀比者親承　聖訓苟可裨益
朕躬毋或有隱　陛下之虛懷求助如此臣其
敢以淺陋自解乎用是輒陳其愚冀補萬一惟
聖明擇焉取進止
貼黃臣竊惟古者平旦視朝以爲常度蓋人
主與天同運故必與日俱出以臨照百官則

陽德宣昭政機無壅 先皇帝每旦御朝率在卯辰之間臣侍讀刎二年實所親見 陛下始初清明正厲精聽政之日而晨興聽事乃頗後於 先帝之時正使寓内晏寧猶恐示人以怠況中外多虞之際乎孔子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眡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惟 陛下深味斯言自今臨朝必以日出為節于以法乾健而體離明通下情而達民隱實初政之首務也臣僭踰有陳仰祈矜貸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五

對越甲藁

得聖語申後省狀

證對其今月十四日輪當進讀 三朝寶訓因有奏事劄子先就經筵展讀至念昔者剏守之惟艱思今日繼承之匪易其奏云 陛下今日居處之地即 高宗 孝宗居處之地也居祖宗之宮室當思 祖宗之艱難朝夕兢兢不忘祇懼庶可保守鴻業 王音云祖宗基業為人子孫自當兢兢保守讀至以一心而受衆攻非卓然剛明不惑未有不浸淫而蠱蝕者 王音云當察於微芒又讀至理義之與物欲相為消長者也其奏云理義謂仁義禮智之良心物欲謂聲色貨利之類義理上進得一分則物欲上減得一分真積力久純乎義理則物欲自然消盡 王音亦謂知得義理物欲自不能惑其奏 聖訓極是今人未知義理直將聲色貨利作性命看欲得之心甚熾如火纔見得義理分曉其視聲色貨利如避烈火如遊猛獸何敢更近之乎讀至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

自得之樂其奏云人主如能幸精問學則所聞
者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言所講者皆堯舜
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聖賢雖遠常若與之從容
遊處天下之樂何以過此　王音云朕在宮中
無他嗜好只是讀書寫字讀至持身以敬則凜
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其奏云敬之一字
乃聖賢宅心之至要人主能持心以敬則平居
肅然常若神明在前非僻之念無自而入詩所
謂不顯亦臨中庸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
其左右皆此理也　王音云戒謹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不欺闇室亦此意否其
奏正是此理闇室屋漏乃常情易忽之地故聖
賢謹之又讀至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
聞諂邪不得而惑其既舉程頤之說以奏又云
君子小人將何分別惟日進規儆之言使人主
有歉然不自足之意即是君子日進諂邪之言
使人主侈然有自肆之意即是小人　陛下以
此觀之則君子小人之實判矣　王音云極是
讀至　陛下前者日侍慈明兩宮之情常歉然
而無間今視膳問安之敬雖無改於昔而其見

則有時矣其奏云臣所陳四事第四條尤為切
要不審　陛下知臣之意否　王音云深曉卿
意又云朕朝夕太后之側本不欲遠過此以
太后聖訓再三勉承聖訓讀至恭勤之禮孝養
之誠當有加於前日　王音云朕受　太后大
恩何敢不盡其孝其又舉治平間事謂今雖未
有此當潛消於未形之先且云臣此段緊切處
只在孝息二字而已願　陛下深留聖心　王
音云極是讀至貼黃甚衰與睦事乃願後於先帝
之時其奏云　陛下在宮中起甚蚤視朝卻覺

稍晚　王音云朕視朝只依　先帝時其奏比
先帝差晚願　陛下自今視朝以日出為節庶
幾延訪群臣可以從容　上首肯奏畢　王音
云卿今日所陳甚切其退至簾下再拜謝恩訖
進前展讀寶訓睦親門其奏　太祖之友愛
太宗前古所未有其言晉王龍行虎步生時有
異必為太平天子則異時傳授大位之意已見
於此自堯舜揖遜之事不見於後世有天下者
未有不私其子　太祖非無子也燕秦二王非
不可以託宗廟也乃不私其子而以與其弟蓋

知 太宗神武英特天命所屬必能身致太平
故也堯舜之不傳子以丹朱商均皆不肖之故
太祖此舉又有光於堯舜矣其後 太宗果能
混一區宇躋世治平 太祖可謂能爲天下得
人 太宗可謂不負所託 上首肯之讀至涪
陵公廷美卒某奏秦王之事 陛下曾知其本
末乎 玉音云秦王似亦無大過某云容臣敷
奏因具陳其所以然之故又讀至 眞宗爲皇
太子一段某奏 眞宗旣正儲宮姪班惟次自
合與親王異處而乃極其懇請願仍舊貫 太

宗嘉其孝悌遂從其請臣聞有子曰孝弟爲仁
之本蓋親親而後能仁民未有不親親而能仁
民者 眞宗惟其天資孝悌是以即位之後專
行仁政異時契丹犯邊宰臣寇準欲以王師邀
之境上使隻輪不返 眞宗惻然曰契丹幽薊
皆吾民不欲多殺此一舉全活南北生靈不知
其幾千萬計其源則自孝悌中出 上變容首
肯又讀至卷末某奏自古帝王盛世未有不以
親親爲先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皋陶謨
曰篤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玆伊尹作伊

訓以告太甲亦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
邦終于四海周家忠厚內睦九族則詩人歌之
周室道衰棄其九族骨肉相怨則詩人刺之惟
本朝 祖宗以來以親親爲家法其於皇枝帝
冑恩意甚備如此卷所載皆 陛下之所當法
若 太宗之於秦王乃是處人倫之變而矜憐
惻怛曲盡其至如此尤 陛下所當法某因誦
太宗聖訓曰朕以同氣之親不忍致於法又曰
以廷美之惡豈當如此但骨肉之情有所不忍
耳某奏觀此則知親親之恩不可以有罪廢

上亦首肯所得 聖語須至中間者是日讀至其原皆自
孝悌出 又讀楚王元佐一段奏云 楚王乃 太宗長子 眞宗之兄以疾不得立 眞宗即位
優加封拜特遇之禮極其優孝及奏周室道衰下殿語見三降階隆之斷蓋聖必明語如此段
竊理義常爲之主物欲不能奪奏云一州有一州之主一縣有一縣之主若州縣無主則盜賊
秦人得以竊據而爲之主矣人心亦然理義爲主則物欲不能入物欲爲主則理義不能入
上亦嘉納

謝奬廢吏奏劄 八月十七日

臣今月十六日伏準尙書省劄子八月十五日
三省同奉 御筆近眞某奏事朕因訪問廢吏
某以知袁州趙技夫對朕惟奬廢所以律貪亦

庶幾化貪爲廉之効以惠吾民雖鈇夫可除直
秘閣與監司差遣翻送臣者伏念臣比叨召礼
入對便朝具陳生靈耗斁之由皆本州縣貪殘
之故淵衷有惻天語載詢欲知贓吏之姓名以
備聖時之采擇念頃過宜春之境頗嘗聆守土
之賢百口自隨惟祿是仰一介弗取其節可稱
遂以所聞冒陳于上退而竊省尚有當言若崔
與之帥成都但載歸艎之圖籍楊長孺守長樂
問侵公帑之圭銖皆最爲當世所推乃不能悉
數以對方重愚臣之怵惕忽傳宸筆之褒嘉當
九重厲精思治之秋正四方視儀聽唱之日一
守臣之蒙擢殆若細微百執事之鄉風孰不興
起祗承命告倍切析愉汗更革心實關公道嗇
言獲用豈曰私榮顧承明詔之作新更廣袤聰
而咨訪循良未舉盍開封啓之規貪濁當懲可
發烹阿之典乃若澄源而正本尤先昭德以塞
違使清光之化首倡於 朝廷而廉恥之俗交
興於中外庶幾民生日厚邦本弗搖此下臣獻
替之職忠抑初政施行之急務敢因奏謝僭有
敷陳伏乞 睿察

故事

故事 癸酉七月二十一日進

高宗日曆建炎三年六月二日己酉宰執進呈
文 上曰太史奏久陰霖雨不止占爲陰盛下
有陰謀霖雨者人怨所致旱暵差寒天道不順
寒陰反節朕觀晉史天文志備言其證恐失其
當以召天變
臣聞災異者天地之戒也古先哲王嚴於自
儆故其遇災也常以爲人事之所召後世之
君樂於自怨故其遇災也常以爲天數之適
然治亂存亡之分未有不基於此者恭惟
高宗皇帝勤勞恭儉紹開中興憂閔元元力
行仁政求諸當時未見闕失而久陰霖雨之
變惕然自省遽以爲人怨之所致大哉聖言
可謂深知天人相與之際矣臣伏觀春夏以
來淫雨過度都城之内細民失業近畿諸邑
山裂水涌淪胥以死者不可勝計仰惟 陛
下畏天敬民無媿前聖固宜殊祥異瑞史不
絶書而譴告譸譸迺與事反何耶臣伏而思
之此殆吏刻急而民咨怨之所致也夫朝廷

張官置吏凡以爲民設法易令亦以爲民而
今長人之官能布宣德意勤恤民隱者何其
甚寡而依勢作威倚法以削者何其紛紛也
假稱提措幣之令而科率齊民借推抑兼幷
之名而破壞富室期會峻於星火爭利極於
錐刀於是掊斂興而民始怨矣不窮告訐之
虛實而廣事株連不原情犯之重輕而例行
拘繫甚而父子銜寃赴井相踵立獄何辜亦
没縣官於是刑僇繁而民始怨矣夫天之與
人本同一氣故有匹婦非辜而赤地千里者
況民生愁慼如此天豈不爲之動乎臣願
陛下以昊天孔明爲不可忽以皇祖有訓爲
不可忘日與輔拂之臣講求寬大之政亟下
明詔申敕有司蠲除煩苛與民休息若是而
災害弗除嘉祥弗應者非所聞也臣不勝惓
惓

故事 癸酉八月二十七日進

通鑑唐德宗紀初安史之亂數年間天下戶口
什亡八九州縣多爲藩鎭所據貢賦不入朝廷
府庫耗竭中國多故戎狄每歲犯邊所在宿重
兵仰給縣官所費不貲皆倚辦於劉晏晏以爲
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
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
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
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
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
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卽奏行之應民之急未
常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
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爲轉運使時
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其
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臣聞諸大學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
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
則民聚自古迄今未有人心失而財可得者
亦未有不卹其民而可以豐財者聖賢之言
炳若星日萬世不能易也劉晏在唐雖未足
以語此然猶知養民爲理財之本出入斂散
亦皆有法歲豐穀賤則傷農故必高其價以
糴歲饑穀貴則傷民故必下其價以糶凶荒

始兆先期賑卹用物雖約所齊者多以故民
生安業戶口蕃息歲入之賦至於數倍夫晏
以一有司粗知財用之本末猶能致利若此
况為天下者誠能究大學生財之義一意務
德以養民其效可勝計哉臣觀近世所謂善
理財者何其憯乎此也元元已病而科斂日
興不知皮將盡而毛亡所傅也出新巧以寵
愚民苟邀倍稱之入不知朝四莫三之亡益
也孟子曰我能為君實倉廩充府庫今之所
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夫以劉晏之術而
槩諸孟子之言已未免為聖賢罪人矣而今
之有司則又晏之罪人也惟聖明之君忠智
之臣亟思其本而改圖之寔天下幸甚

故事 甲戌三月初七日進

元祐元年司馬光等言王者設官分職居上者
所總多故治其大要居下者所分少故治其詳
細此理勢之自然紀綱所由立也是以周官小
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
則專達凡宰相上則啓沃人主論道經邦中則
選用百官賞功罰罪下則阜安百姓興利除害
乃其職也至於簿領之差失期會之稽違獄訟
之曲直胥吏之遷補皆郎吏之任非宰相所宜
親也故人有言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
者亦不能見目睫言詳於近者必略於遠謹於
細者必遺於大也今尚書省事無大小皆決於
僕射僕射自朝至暮省覽文書受接辭狀未嘗
暫息精力疲弊於米鹽細故其於經國之大體
安民之遠猷不暇復精思而熟慮恐非朝廷所
以責宰相之事業也竊以六曹長官古之六卿
事之小者豈可不令專達云云 詔從之

臣竊惟司馬光之言古今之至言也昔陳平
不答錢穀斷獄之問以為當責之內史廷尉
唐太宗不以詞訟細務煩宰相而屬之左右
丞若平者可謂知宰相之職太宗可謂得任
相之道矣臣觀近世以來中書之務日繁應
酬剸決幾不暇給豈有他哉蓋六曹長貳不
能自舉其職而諉之朝廷朝廷之尊不免下
行六曹之事故也厥今天下所當經畫固非
一端而安危利害之大者莫過於是也蓋夷
狄方爭中原雲擾事變迭出胡可勝窮或強

胡塵起何以為控制之方或弱虜爪分何以
為撫馭之術或羣雄角立必思所以待之或
流民輻湊必思所以處之至若將帥之多庸
材軍旅之多獘政財用羨耗而未贍士卒愁
歎之未銷凡此數端所當汲汲講求如拯焚
溺其可以區區細故奪之乎昔　紹興中吏
部尚書孫近請詔大臣凡所以靖中原攘夷
狄者日夜講究而常程之事付之有司上曰
要當遴選尚書侍郎使之專決大哉聖言可
為萬世法臣願深詔　朝廷舉行六曹專達
之制如　元祐大臣所陳選擇群工分釐衆
務如　紹興之聖訓則紀綱立而事功成矣

故事 甲戌七月十一日進

漢宣帝地節四年九月詔曰朕惟百姓失職不
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
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
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庶重困其減天下
鹽賈

臣竊惟宣帝可謂卹民之深慮民之至矣其
疾苦則遣使者循行以問之災害則振貸之
至於鹽直之貴似未深為民害必詔有司損
其賈而後已蓋元后民之父母也孩提乳哺
少失其節皆父母之責困窮惸獨一失其養
皆元后之羞　陛下愛民之深慮民之至不
減漢宣而近歲以來吏以擊搏襃撓為功不
知以護養撫柔為本營私煩擾殆匪一端邇
者又聞郡國守臣侵牟規利有榷諸物官
為列肆以自售者於是物賈騰而細民不
勝其困矣有盡拘商鹽酬之以楮而官自出
鬻責民以錢者於是鹽直暴踊而人為之淡
食矣吁此何等氣象而見於　今日邪昔陸
贄有言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
其本傷本傷則枝葉顛瘁而根柢蹶拔矣贄
之斯言可為永鑒臣願　明詔輔臣盡斥天
下貪殘之吏其尤亡狀者施之以流放不齒
之刑毋但削秩免官而已仍命詞臣推原德
意降一詔書丁寧訓飭俾天下曉然知　聖
主加惠元元之意去苛猛而趨忠厚此培植
邦本之先務惟　陛下深留　聖意海內幸
甚

故事甲戌八月廿七日進

慶曆三年元昊遣使來所要請凡十一事諫官
歐陽修言元昊再遣使人至闕和之與否决在
此行竊計廟謨合思成筭云云 臣見漢唐故事
祖宗舊制大事必須集議蓋朝廷示廣大不欲
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疆故舉事多臧衆心
皆服自兵興以來常祕大事初不使人知及其
處置事違豈能徧該臣謂莫若采大公之議收
衆善之謀待其都無所長自用廟謨固亦未晚
其元昊請和事伏乞於使人未至之前集百官

廷議慶曆四年邊奏契丹修天德城及多建堡
寨知制誥田況意虜有姦謀乃上䟽曰朝廷予
契丹金帛歲五十萬朘削生民輸將道路疲弊
之勢漸不可久而近西羌通欵歲又予二十萬
設或復肆貪瀆再有規求朝廷尚可從乎臣至
愚每念至此則噫歎不已竊兩府大臣皆宗廟
社稷天下生民所望而繫安危者豈不爲 陛
下思之哉每旦垂拱之對不過目前故事數條
而已非 陛下所以待輔臣非輔臣所以憂朝
廷之意也有唐故事肅宗以天下未乂除正衙

奏事外別開延英以諮訪宰相蓋旁無侍衛獻
可替否曲盡討論今北虜桀慢而河朔將佐之
良愚甲兵之善惡道路之夷險城壘之堅弊軍
政之是否財糧之多少在兩府輔臣實未有知
之者萬一變發所忽制由中出少有差跌則事
不測矣願因燕閒召執政大臣於便殿從容賜
坐訪逮特政事以虜患爲急則人人惟恐不知
以誤應對事事惟恐不集以孤聖懷日夕憂思
不敢少懈同心協力必有所爲今不此之務而
日以委瑣之事更相辦對識者羞之

臣竊考是時元昊以力屈請和朝廷含垢撫
納宜無後悔而歐陽修方欲舉行集議以收
衆善之謀契丹修建城堡未必真有窺覦之
計而田況遽請咨訪大臣專以虜患爲急蓋
情之難知莫如夷狄事之至重莫如甲兵過
於慮危然後不危深於防患然後亡患此二
臣所以惓惓納忠而不敢默也今西北小夷
日益猖獗萬一有夾攻之約而歸我舊疆有
通好之言而邀我歲賂或從或否皆繫安危
此吾之當慮者一也元頫遺種見僨汴都外

有疆敵之馮陵內有群寇之侵迫或帥其醜類奔突南歸或乞師藉糧祈爲己援有一于此處之寔難此吾之當慮者一也彼之四鄰因其危變必皆規拓土疆設或夏人乘虛逐據秦隴我之西北復接疆鄰右吾左支豈易爲力此吾之當慮者三也凡此三患特其大端若乃輻湊之流民縱横之群盗處之亡素皆足以蕩揺邊鄙爲根本憂後患多方尤難豫料以今日事執而較諸慶曆之特人材孰多財用孰裕其爲可慮殆有甚焉而廟謨沈深獨運惟陛下未嘗采群下異同之言昕廷奏事數刻輙退未嘗有便坐從容之議此臣之所未諭也修見之在　慶曆皆爲名臣而其論又頗切於今日故臣敢采之以獻伏惟陛下深味其言而亟行之實天下幸甚

奏狀

江東奏論邊事狀 丙子十二月十二日上

臣至愚極陋蒙　陛下選擢将漕江東朝夕之所盡心不過州縣閒常事未足仰報大恩今事有關於宗社之安危國家之休戚職有常守在臣雖不當言而其義則有可言者昔歐陽修以知制誥出爲河北轉運使嘗請與聞兵事　仁宗許之臣雖於修無能爲役然亦由詞臣出使且以轉餉爲職則邊陲利害臣敢避晉越之罪畏縮不言臣竊見金虜自失國南遷其勢日蹙比者韃靼與西夏并兵東出潼關深入許鄭虜庭危迫之狀見於僞詔所云近復傳聞敵兵攻圍都邑游騎布滿山東雖探報之辭不無同異要其大勢以河南數州僅存之地而抗西北二國方張之師加以群盗縱横叛者四起土傾魚爛敗證具形括馬數糧公私並竭交鈔數萬僅博一餐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叛遼在　政和之四年甲午歲其滅遼也在　宣和之七年乙巳歲是冬即犯中原　臣竊謂今日天下之勢無以異　政宣之時　陛下所以自治其國與外禦夷狄者亦宜以　政宣爲鑒夫以皇皇鉅宋八葉重光至于　政宣蓋太平極盛之日使　朝廷之上知守成之惟艱無難之可畏惕焉戒懼以祈天永命爲心親信仁賢修舉德政則國勢屹然有泰山磐石之固雖百女真其何

能爲不幸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
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眞得以逞其凶殘
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刼遷我　二聖荼毒
我蒸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
也今將戒前車之覆求神器之安其道非他願
以　政宣爲鑑而已臣嘗妄論　政宣致禍之
由其目有十夫君臣相救維是幾安股肱不良
萬事隳壞其在虞廷猶以爲戒自蔡京倡豐亨
豫大之說王黼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逢侈蠹
上心奢靡蠹國用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
貢毒遍東南甚至內庭曲宴出女樂以娛群臣
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
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易曰師正丈人吉又曰
師出以律否臧凶言總師必得老成厚重之人
用師必有節制訓齊之律反是則凶也自童貫
高俅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陛級
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
卹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
其失二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
無敢馳驅自昔未聞簡忽天變而無禍者　政
宣之世災異數見大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
光洶洶欲動赤氣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群臣恬
不知警方且以怪譎爲嘉祥變異爲休證此上
不畏天戒其失三也大舜之聖舍己從人成湯
之德從諫弗咈自昔未聞飾非遂過而不亡者
政宣之際以言爲諱張根論征歛之煩散官安
置李綱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
言矣鄧肅以進詩諷諫屛出太學朱夢說以昌
言宦寺黨斥偏州於是布衣不敢言矣鈐結成
風馴致禍敗此下不卹人言其失四也夫君子
在內其卦爲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政宣用
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爲事凡累朝老成之望
當代鴻碩之材不以姦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
曲學貶則以異論逐排沮挫抑之餘舉國無君
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夫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政宣之世京黼
繼尸宰柄貫攸濫厠樞庭其翊翔臺省布列館
殿非歌頌詩書即膏粱子弟非奴事閹尹即翼
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
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

民之父母　政宣小人類爲蒙蔽以欺上聽劉
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
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邊臣
掩覆於外女真赳期入寇而大臣諱晦於中上
下相蒙稔成大患至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
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政宣
小人專務聚斂以倖根本朱勔以貢奉擾浙右
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歎
愁王黼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爲
盜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也詩

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覆敵謀
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童貫實行逮
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識比事既
興遂付戎律以僕隷之才當元戎之任節制不
明諸將無所稟畏庸懦不武敵師得以憑陵恭
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譚稹其爲駑怯又益甚
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
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嶇彊
國間區區一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
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

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
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
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
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
有國者不幸與彊敵爲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
當徇其欲方女真與遼國交兵雖能每戰輒克
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
何敢遽有他志不幸姦臣啓夫希功寡謀唯恐
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予以契丹舊
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

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
貸糧一事方酬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
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侵尋
於境上矣蓋犬豕豺狼本無饜足徒知徇其欲
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
覺結余覩爲造釁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
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
處置乖宜其失十也今　陛下聖德清明萬無
此失然臣獨痛　一人憂勤恭儉無媿　仁祖
之風而羣臣盤樂怠傲乃有　宣和之習東南

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 而士卒窮悴常有不飽
之嗟災異類仍修省之實未覩言路壅塞讜直
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參用而正論未嘗獲伸小
人非不欲遠而讒諂猶或得志蒙蔽之風日熾
聚歛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
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敢盡言
獨請為 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韃靼
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
為鄰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
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覩吾

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患不受則彼
得以陵寢為詞假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
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覩吾之所答乎從
之則要索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
得藉口以開爭端然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
豫圖所以應之也自三數年來謀國者不深惟
長策而一切倖安曩者虜在幽燕吾以歲時聘
問已非獲已彼既播越而南獨不可遂延其辭
使復燕山然後玉帛往來如故迺使 大宋臣
子拜犬羊於 祖宗殿廷之下其誤一也歲幣

之弗遣足矣然不以還燕為詞而諉曰漕之渠
乾涸使殘虜得以移文督責中原豪傑聞之寧
不以寡謀見哂乎其誤二也並邊遺民皆吾赤
子窮而歸我當示綏懷疆吏非人唯知拒卻固
已絕中原之望甚者視為盜賊戮之焚之上流
制閫之臣明揭大榜來者即行勦殺西州總戎
之帥殺程彥暉一家骨肉於黑谷山秦隴之人
莫不切齒召鄰國之侮開邊鄙之隙結遺黎之
怨逆上帝之心孰甚於此其誤三也積此三誤
而吾國之威靈氣燄索然矣漢昭烈有言事會

之來寧有終極夫誤於前者不可悔而應於後
者猶可為所願朝廷毋再誤而已厥今庸人之
論有二不曰虜未遽亡猶可倚為屏蔽則曰中
原方擾未暇窺我江淮凡此皆誤國之言不可
不察也虜之必亡無愚智舉知之臣不復重陳
若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蓋以群醜並爭莫
能相一故吾江表得以偷旦夕之安及苻堅既
滅慕容旋起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
江之志今新虜鴟張盡有河朔而楊劉群盜又
皆性性服從臣恐與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為

江左苟安之計也或又以爲安邊置所儲偫日
豐以此餌敵何患不濟臣竊謂不然夫金繒遺
虜雖後世偃兵息民之權宜然用之於國勢方盛
強之時則足以示恩而不至於召侮　景德之
事是也用之於國勢委靡之時則適以召侮而
不足示恩　宣和之事是也儻不思自彊其國
而倚賂遺以幸一日之安臣知其非策矣昔孫
氏以區區之吳而當強大之魏若未易爲力者
然其君臣相與奮厲竟能挫曹公虎狼之敵晉
氏東遷至岌岌也徒以將相有人處分得所卒

能破苻秦傾國之師今　國家幅員萬里貢賦
雲集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豈下於吳晉者而中
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積習者多一聞赤
白囊至則相顧失色不知所爲少定則又帖然
矣　國家平時不愛名器爵祿以寵士大夫一
旦有急未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
之所以大懼也夫天下之勢猶長江大河上流
決潰下流必無獨寧之理今荆淮以北數百里
間干戈搶攘戎馬雜襲正如熊咆虎鬬近在藩
垣之外而或者乃曰無預吾事彼其中心實不

謂然姑欲架滿目前攫取名器爵祿而去至於
宗社生靈之憂而使　陛下獨當之耳彼群臣
爲一身計可也　陛下爲人子孫任九廟之託
柰何付安危於度外乎　陛下誠欲尊國勢以
弭外虞則　政宣之十失必當懲近日之三誤
必當戒庸人之論必當破自彊之計必當立至
誠一心對越上帝廣謀兼聽曲盡下情以收天
人之心以合中外之助庶天下事猶有可爲者
若或上下悠悠寖養成深患機會寖失事變日昧
臣實未知其所終也臣自忝質立朝以來區區

之愚惟知有君父有社稷故常盡忠極慮不敢
自爲身謀今日時事甚艱虞如此而顧戀寸祿不
爲　朝廷一言豈惟自負夙心抑亦有慚載履
是用齋心絜誠忘寢廢食裁成此章欲進復休
至于數四懷不能已卒以上聞意者天誘臣衷
欲以感悟　陛下儻或萬一見於施行則臣雖
擯廢田里其幸多矣
貼黃臣竊見　太祖　太宗艱難百戰以有
天下　真宗　仁宗兢業守成至于　徽宗
之世宇內承平民物熙洽不幸　崇寧而後

群小得志陷害忠良遂使在廷無一君子迨
政和初遼國衰微金虜崛起王黼童貫之徒
希功冒謀取侮夷狄馴致　靖康之變都城
失守　二聖蒙塵追念前失可為痛哭臣仰
惟　陛下銳精典學親御經帷凡　祖宗創
守之規模可為今日法者既曰陳于前矣至
於　崇宣之事可為今日戒者頼詔館閣之
臣編類来上退朝之暇以時省覽庶幾姦邪
誤國之狀夷狄猾夏之耻一一備見本末于
以監前失而圖今得非小補也　皇太子春

秋鼎盛問學日新亦宜命宮僚編纂上件故
實從容講論其於令德啓發必多臣位下人
微志在納忠狂僭妄言伏俟誅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六

對越甲藁

奏申

奏乞放宣城縣零苗

臣一介疎庸誤蒙推擇将漕江左深惟連年入
侍軒墀具見　明天子惻怛愛民入境之初首
務布宣德意以風耕塞今有見之詞牒採之衆
論民以爲困者不敢不以具聞臣照得寧國府
宣城縣清流等九鄉水田及官民圩田去歲滾
傷頗甚本司雖差迪功郎太平州司户參軍趙
啓同承奉郎知寧國府宣城縣尤爚於嘉定
七年九月前去徧行檢視統縣計放二分二釐
四毫共米三萬一千二十七石四斗二升二合
緣人户荐饑之後生理未盡復舊遭此水患輸
納必是費力兼目今旱勢未蘇又當起催夏税
竊慮府縣催督零分苗欠無所從出以致重困
臣今將本縣前項被澇鄉分殘零苗欠權與倚
閣俟秋成理納少寬目前外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申省狀同

小貼子　其以下户零欠今亦不多推廣　上恩

欲使速得蘇息，是敢不俟回降而亟行之，專輒有罪，并乞照會。

奏乞爲江寧縣城南廂居民代輸和買狀

四月同安撫司上

臣等猥以非才，俱承乏使，雖職守不同，而責任則一。夙宵兼勵，惟知推廣德意，務寬民力，庶幾仰荅萬分。今有近在目前事關休戚，而縣邑因循，視爲常賦，越數十年之久，未克釐正者，臣等比因旱暵，訪求疾苦，迺始知之。若不亟議蠲除，使彫瘵自此少蘇，何以上副陛下宵旰勤恤之意？竊見建康府南門之外有草市，謂之城南廂，環以村落，謂之第一都、第二都、第三都，皆隷本府江寧縣。紹興中行經界，府城坊郭與諸門外不過户納兩料役錢，謂如房地日收賃錢一文，則每年納錢四百省。内城南廂以至第三都成年計六百二十四貫七百二十四文，此外他無一毫稅賦。淳熙五年，知江寧縣事章駒偶因推排，平白將一廂三都分立和買兩色，增科紬絹，於民房地斂賃則起所謂家業錢，店肆賣買則起所謂營運錢。有如房地錢日收一十文足，紐家業錢一貫六百二十三文七分，每及一貫文，即催和買絹五寸五分、綿五分五釐，共折錢一百三十八文七分二釐。其店肆賣買比之房地尤無定準，皆是泛行約度，紐營運錢每及一貫文，即催和買絹八寸、綿八分，共折錢一百二十四文。内房地和買歲取絹三百一十三匹六尺三寸四分，綿一千二百五十二兩，計錢一千九百四十一貫五百八十三文。所有營運和買歲取絹一百八十二匹一丈八尺五寸，綿七百二十九兩八錢六分，計錢一千一百三十一貫二百七十一文。合兩色而言之，共錢三千七十二貫八百五十二文，較以疇昔專輸房地役錢，已多二千四百二十八貫一百二十八文。且均爲建康之民，坊郭别門相去咫尺，悉皆無此，獨南門科折特甚於舊。度其時雖權積斂，固不能堪。然馬軍行司移屯之始，連營列戍，軍民輳聚，彼貿易市壁日以繁盛，財力足以倍輸，縱使過多，尚可強勉。粤自師旅之餘，殘燬僅存，至軍既彈之，民亦流亡，居舍闤闠蕭踈頹廢，而昔年剏增和買定額仍存。本縣官吏惟知比舊增數，有

加無損以求足辦全不顧念鑿空如此何以繼之大抵主家以房地起家業錢而賃戶又以店肆起營運錢一處生業兩項輸送安得而不重困哉至於因家業營運而科和買綿絹併和買綿絹以當都團差役輸紊重復差徭繁併力不能支逃徙相望其間未免輕去者日益窮匱恐非所以還舊觀壯陪都也臣等若徑乞盡數蠲減恐賦入素定未易遽除如其知而不問心實懷愧今公共相度欲從建康府及江東轉運司各於支用錢內中半抱認取撥自嘉定八年爲

始每歲與之均補錢二千四百二十八貫一百二十八文每歲計錢一千二百一十四貫六十四文却乞將淳熙五年刱增家業及營運錢上所科和買綿絹盡與除豁見在房地一依府城坊郭及東西北三門之外以經界則例起催先來兩科役錢一歲計六百二十四貫七百二十四文從本縣令項催趁建康府交納添湊轉運司并本府抱認錢二千四百二十八貫一百二十八文共成三千七十二貫八百五十二文理充知縣章騆刱增和買綿絹窠名起發上供日

後推排以此爲定即不得巧立名色再敷家業營運和買綿綃及紐折價錢如此則官雖有償備之費而和買數存不虧元額斯民積蠹遂可剗除儻蒙 聖慈特降 睿旨從臣等所乞施行實一方無窮之幸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嘉定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依

奏乞蠲閣夏稅秋苗 六月日上

竊見本路州縣今歲以來雨澤闕少臣昨經由池陽之日其時不雨已及旬餘迨至金陵一向乾旱蓋自三月至于五月之終九旬之間有雨

者纔六七日焦暵之狀蓋不待言播殖之功一切盡廢臣朝夕訪問惟信與饒得雨頗多歲事可望若建康太平寧國池徽南康廣德諸郡旱勢略同臣以祈禱間出近郊及因閱舟親至采石經行原野莫非赤地四顧所及全無秋苗間有瀕江可以車戽之地或已栽插然水熱如湯不堪蔭養茁然長茂旋又焦黃訪聞當塗宣城管下圩堘之鄉每歲常苦水潦今亦種不入土與陸地同近因舟行過大城堙一帶見蝗虫飛泊蘆葦間綿亘十數里未幾遂入府城皆由東

比而來殺天降日遇其所落草木為空又據諸
處申到若建康府之上元江寧溧水池州之貴
池銅陵寧國府之宣城皆有蝗蝻生發所未申
者尚不及知此一路旱蝗之大略也常平義倉
之儲總一路凡四十三萬而侵移陳腐皆在其
中姑以建康一城言之居民日食凡二千斛而
常平初無顆粒義倉之米以石計者僅一萬九
百有奇以之糶濟城郭之民不數日盡矣況能
更及田野乎以此推之常平義倉已不足恃淮
江諸州元非產米之地自經兵旱田疇蕪廢在
在相望所出益少綱運起發之外其能幾何接
濟軍民唯仰客販今則兩淮既皆遏糴浙河般
運不通上流客舟亦頗不繼諸州米價漸已日
增艱食之處近在朝夕嘗體訪父老皆言種稻
雖已失時尚堪雜種麻豆蕎麥黃粟之屬緣田
中無水不通翻犁而不可種下等農民之家貧
耕牛買穀種一切出於舉債今秋成失望小大
憂危而官司催督夏稅略不少貸典賣罄竭不
足以償而種子價高無錢可糴而不能種凡曰
陸種僅可救饑近年官司往往不卹每遇檢放
指為熟田責令輸納苗米未免賤糶所有貴糴
所無以供公上殫其地之出不足以輸所以更
相懲創而不敢種臣自聞此語為之惻然竊惟
今歲之旱實與往年不同往年之旱多在夏秋
田間既已布種故雖災傷之甚什至七八而其
熟處猶居二三今則高下之田皆為荒地借令
雨以時至雜種可接尚恐空於蝗蝻之口而況
雨未可期種未可必方來之患日月尚長民情
惶惶已有流移之漸臣近準　朝旨將來合議
糶濟即與本路諸司同共詳議措置施行臣已
恭禀多方講究外竊謂與其待已饑而行糶濟
之惠不若先未饑而加存卹之恩謹具奏請事
件如左
其一曰倚閣夏稅臣近居太平州百姓王經
等一百六名狀稱自去冬以來並無雨雪麥
苗先已乾死收到些小不了食用目今秧苗
又盡枯死蕎麥豆種艱得錢物亦無處收糴
田地乾亢至甚亦難耕種老幼日夕憂惶不
能存活欲乞備申　朝廷權閣今年夏稅臣
方欲具狀控陳忽準戶部符臣審奏請內一

項寬旱地之賦以為秋苗未得種蒔人情方
且皇皇而折帛起催半青見錢版曹既有歲
例州縣茍欲逃責征誅煩擾之民不減星火
之急農困追呼將復失種甚為愍嗟甚於不
雨此當亟行戒約江淛監司目即體訪先來
被旱之處一面行下郡邑將第四第五等下
户折帛等官物稍寬旬月之期以俟秋種了
畢卽蒙 聖旨允從仰見 陛下至慈至仁
動卹民隱凡有所聞無不施行臣即已鏤榜
曉諭州縣令自榜到日為始住催一月雖足
以寬目前而一月之後催理如故方細民替
替秋死不贍之時縱令督促萬端終是無可
償納徒使吏卒並緣得為苛擾人户愛迫不
免流移理勢實然非臣過計兼本路近年民
因重賦荒田逃户所在相望今既未能招徠
不可使見存之户更有流徙伏望 聖慈速
降指揮將本路州縣旱乾不曾種蒔去處第
四第五等人户夏税權與倚閣候將來得熟
日併催庶幾稍解倒垂之急臣不勝大願其
二曰獨放秋苗國家仁愛元元著為災傷檢

放之令德澤洋溢入人至深近歲州縣長官
多以趣辦財賦為能鮮以保全民命為急下
吏承風輒懷觀望且如去歲宣城南陵蕪湖
繁昌貴池銅陵青陽等縣皆被水災檢放之
時多不及數目自臣到任來訴者多事已後
時無從覈實而參之衆言宣城尤甚故前者
輒上倚閣殘零之請伏惟 聖慈必已矜從
今歲旱災前所未有至仁如天俯竭民隱將
來苗税必是優與蠲除而臣察諸衆情似懷
憂畏蓋緣近年檢放例以從寬為督責料將
來亦必如此至於不敢雜種以延輸苗其情
尤可深憫臣謂今欲尉安人情使無逃徙莫
若控告 朝廷先期降旨約勑州縣應本路
官私田畝元不關雨處將來成熟自當依條
輸納外其久旱不曾種蒔去處並與全放秋
苗其雜種麻豆之屬並不許指作熟田責令
輸納苗米以致重困許臣備坐旨揮散牓曉
諭庶幾衆人安心不至狼顧實一道幸甚
右臣恭聞 乾德二年四月詔曰自春徂夏時
雨尚愆深恐黎民失於播殖所宜優卹俾獲蘇

安應諸道所催今年夏租委所在官吏檢視民田無見苗者上聞並與除放　紹興二十八年八月二日詔令諸路轉運疾速行下州縣開具實被災傷頃畝數目及合放分數以聞仰惟太祖皇帝開造我朝配天之業　高宗皇帝中興萬世無疆之基二聖一心皆以保全民命為本故於災傷之歲切切如此夫以四月而謁夏稅以八月而檢秋苗自常情觀之毋乃太早蓋救災卹患當於民未甚病之時若待其饑莩流離然後加惠則所全寡矣為民父母忍使至斯兩朝詔書可爲大法今臣所陳二事如蒙　聖慈降出三省早賜施行其於公私皆有利便一則征斂既寬逃亡必少所在田畝不至拋荒公家租賦亦免失陷二則農人肯行布種自救其饑不至大段闕食全仰官司糶濟三則窮蹙之民粗有生理何苦輕捐其身而爲盜賊未萌之禍銷弭尤多臣叨蒙　聖恩畀以漕計一路休戚責實在臣庸敢齋沐投誠仰干　天聽臣無任震惕俟罪之至

小貼子臣冒昧所陳二事非不知國家常賦州縣經費取具于茲臣以轉漕爲職亦自揣惜財計第親見民窮如此寧忍坐視不言仰惟仁聖盛明之朝哀矜元元一如赤子微臣雖不奏請終亦必有施行然臣竊惟救患卹災寧過乎早若及今亟行恩卹庶人户不至逃移倘蒙　聖慈特賜俞允只乞從　朝廷行下不須備臣此章庶使一路之民共知出自　聖意歡忻愛戴有終窮臣疊犯天威伏祈裁赦

奏乞撥米賑濟同安撫司總領所

伏見自冬徂春雨澤稀少入夏以來亢陽彌甚陛下嚴恭天命憂念元元延讜言赦死辜釋遷謫還没產首可銷弭致和無所愛惜臣等布宣無狀所部九郡而建康太平寧國徽池廣德南康七郡迄今不雨旱勢已成間得沾濡炎天毒烈土脉乾燥耕種不入赤地相望稍有近水可捍秧苗去處飛蝗所過靡有孑遺惟饒信二州曾申得雨却聞其間自有旱處今方六月城市閉糴米價騰踊民食已艱村落之間必有餓莩向秋以後梢涝又多累據諸處人户陳訴并州

縣備申旱荒之狀有不忍聞池陽道路出沒剽
掠休寧縣數百人入令丞廳求糴濟建昌縣百
十人劫隆興府界居民苟非饑窮迫身何忍至
此見得今年旱災不同常歲本道旱勢又甚他
路國之根本在此江東丁時外虞尤欲安靜使
一夫餓死必傷天地父母之仁不幸詿誤有司
寧不重關憂顧惟有速發見錢不吝重費救奪
民命度脫溝壑庶幾感通天意消弭事端今災
傷至廣事力有限豈能人人給足但民心知
朝廷極力救濟有恃以生則雖顛踣流離終不
携貳且及早予民所費既省所濟甚博待其賣
妻子棄鄉井與委溝壑嘯聚山澤而後為之其
費不止於此而傷殘已多江東自昨歲旱蝗屢
經豐熟荒田未墾在在相望若今更有轉徙必
至無人可耕國之所失不知幾倍臣等晝夜憂
懼思得協心盡力為　陛下救此一道生靈使
不致饑餓流亡散為盜賊以遺　朝廷憂已行
下州縣分遣官僚躬親抄劄畧計七八郡所當
濟者不下百餘萬戶戶給一石亦該一百餘萬
石所在州縣雖有寬餘而義倉見管纔四

十三萬耗腐在內非　陛下捐數十萬石之米
不足以振此凶災竊惟目今旱處既多諸郡必
紛然以饑乘為請却致　朝廷難為應副是以
會約一道當濟之數總為奏陳俟諸州申到戶
口據實分撥合本道所請其數若多散之州縣
猶以為少臣等自行計推下於此數必支給不
數非若尋常有司增多申請但貸十得六七之
比　陛下憐旱之初不愛曠典異恩以銷天變
蘇民瘼今赤子嗷嗷赴愬求延旦夕之命必不
惜力靳費不以救之臣等謹體　聖懷昧死上
奏伏望斷自　宸衷亟命有司於鎮江建康府
轉般倉撥米五十萬石貼助本路義倉米斛賑
濟饑民如部內諸州有請即下臣等分撥　陛
下幸賜江東之民而臣等不能檢視吏姦失陷
官物致上孤德意下誤民生則臣等之罪惟
陛下詔之昔嘉定八年七月十九日省劄照得已降旨揮給降度牒一百道付提漕司及取撥制置司撥半會子一十万貫令本司徑自措置收糴米劄與上件度牒錢并提漕司見糴米制司所糴米皆合總充濟糴貸用萬江東提舉司申本路常平義倉共管米四十三萬餘石又已降指揮令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分總措置救荒助來委逐州軍治用準備措糴米數既蒙所申合議先次科撥施行又契勘建康轉般倉除見在椿管米四十九萬餘石外又有科

撥各州府嘉定七年上供綱米二十七萬九千石太平州九萬石寧國府一十四萬石池州四萬九千石亦住轉般倉椿管今合於上件米内量行支撥應付使用七月十九日奉　聖旨令建康轉般倉支撥米三十萬石貼充江東路濟糴使用專令江淮制置司契勘本路所部州縣災傷輕重將今來所撥米并提舉司常平義倉米及用度牒投糴米并制置司所糴米拼為總數却與對酌分撥下各州軍應副濟糴使用仍行下分準監司濟照從米斛審責州縣措置販糴其巳撥付轉般倉上供綱米如米未曾支裝運即仰合得米州郡依分定數就行樁留使用及就近支撥應付鄰近州縣合得米仍仰制置司限五日先具已均撥米數申尚書省劄付本司

申尚書省乞截撥寧國府等上供米　同時上

某昨以江東七郡旱災事體至重輒同本道帥臣監司奏乞鎮江建康轉般倉米五十萬石貼助義倉見米以救一路之民日來市直頓增民愈艱糴稍有資本鋪席向盡素來困乏者饑餓益多萬口嗷嗷日夜望賜國家憂民如子必已允俞某職在轉輸昨蒙　朝廷令本司催督寧國府等處米二十七萬九千石赴建康轉般倉交納據各郡申除災傷檢放外寧國府實發米八萬九千八百餘石太平州實發米五萬六千二百餘石池州實發米五萬一千七百餘石咸以河港淺澁未能起發為辭内太平州已裝發三萬一千六百餘石差從事郎黃子孟容管押自餘一十四萬六千餘石並未起發竊惟諸州皆係合賑濟去處若　上恩許從所乞必亦分撥米斛前去諸州般運之間尚費期日不能遽及待哺之民米運往來糜費耗折又所不計欲各留上件米在州免令起發候指揮降到米斛理撥建康府轉般倉内合科撥之數庶得　朝廷恩意速可及民不至稽緩誤事又免兩次往來水脚費折誠為至便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檢照前申及今來所申事理早賜施行

小貼子照得廣德軍地素磽瘠豐年民且狼狽一遇旱歉窮困可知兼水路不通米運益艱雖有科撥米斛亦難遽至竊聞本軍已具申乞截留淮東西總領所米斛二萬八千餘石若蒙　朝廷從所申即賜施行庶得凋郡窮民早被實賜又兼照本路諸州常平義倉見管米僅四十三萬石若蒙　朝廷俯從近日所請撥賜鎮江建康轉般倉米五十萬石兩項通計九十三萬石而本路七州合濟之戶約百餘万不過戶得一石而合賑糶人戶

尚不在此數內況目今米價踴貴民間大段
艱食便合舉行賑糶而所在州縣既無見管
之米又無錢可以收糴為賑糶之用緣此富
民觀望爭事閉糴商賈顧伺愈索高價而合
賑糶人户久食貴米轉見狼狽將來必至盡
仰賑濟為公家之費愈多若官場有米接續
出糶則富家之米自出商販之米自至而人
户之力亦得少紓將來不至全仰官司賑濟
則公家之費所省必多公私兼利無出於此
竊見　淳熙乙未劉樞密知建康日措置救
荒曾申　朝廷借撥樁積錢糴米出糶民甚
賴之其後結局仍將糶到米錢歸還元借窠
名一無虧欠如此比不可勝舉目今本路
除建康府有樁積錢外其餘州郡亦皆有交
割錢之類平日謹藏府庫不敢擅動然在今
日民病已急若許各州權行兌借作循環糴
糴之本將來結局本司自當專一督察令其
盡數歸還於公初無所損而於民實受大利
併望　朝廷特賜指揮

上宰執乞截上供米借見管錢劄子　嘉定八年六月上

某近者具申尚書省乞截留寧国府太平池州
合發建康府轉般倉米十四萬六千餘石就元
処樁留免行起發理為科降賑濟之數併乞許
各州權行兌借樁管或交割等錢作循環糴糴
之本候賑濟結局日將收到糴米錢仍舊歸還
元処上件事理必蒙　朝廷詳酌施行竊念本
路災傷至重目今民間已是艱食今歲之冬与
來年春夏必須大段狼具若不控告　朝廷亟
為措置流離餓莩之患必所不免檢準　紹興
重修常平令諸賑濟穀一路移那不足者監司
約度闕數先樁應用錢於　朝廷封樁及諸司
穀內兌糴兌不足者雖上供穀亦聽兌候豐熟
收糴補數起發又　淳熙十四年九月十一日
勑濟糴所在州縣仰常平米往往不足於用惟
有趂時糴米以為準備又常患无錢若令逐路
諸司各以見管不係上供錢物那融借兌措置
收糴向去米價翔踴却將此米出糶不得妄增
分文候事訖拘收元本如數還之仰惟国家以
民命為重故於立法詳盡如此今來所請委於

上項令勑大意實同伏望鈞慈檢照某已申事理速賜旨揮以慰一路生靈翹翹待哺之望干冒威嚴不勝俯伏俟罪之至

申尚書省乞將本司措置俸給頒行諸路

某照對本司準　行在尚書戶部符准嘉定六年九月二日都省劄子臣寮奏節文竊見今之州縣凡武臣之為巡檢為監當若指使等職任州縣之長吏每輕視之蔑官俸入既已甚微小小違失動遭閣俸或又從而罰之夫右選以貳年為任至有一任之內累及十餘月而不支与

者其人以品秩之卑且類多樸魯其言語不足動上官之聽其冗賤何由求當路之知甘受困窮無從控告方其在職必至苟賤無耻或刻剝兵卒或侵用官課甚者与軍典合干人互相囊橐靡所不至而猶有不免饑寒之迫亦甚可憫也欲望　聖慈行下諸路轉運司專一撿察州縣今後武臣小官所得俸給並按月支散不得復徇前弊而困厄之仍每季取有无未支親書文狀繳申本司以憑稽考奉　聖旨依又准行在尚書戶部符　嘉定八年四月十八日都省

劄子節文竊見今時州縣小官往往皆待數年之次其間又有不憚二三千里之遥奉親挈累以希寸禄者及其到官爲長吏者或乃不恤每月合得錢米多是拖積不肯放行致使小官或任滿不能到部或死亡不得歸鄉甚至家口流落妻女不能自保竊惟知通之俸視小官何止數倍知通俸給按月支請未聞有拖下去處而小官之俸獨不能那融支給之耶欲乞　明降指揮自今州縣職官監當丞簿以至宗室不釐務等人每月限在中旬並要支給取足然後知通

方許自支全俸如是無可那融其知通請給並未得支或有違戾外許監司覺察內從臺諫論列其知通縱使在職别無它過亦合量加降責以勵其餘所有縣道合支俸錢在本州須管從實每月科撥應副不得輙將久年虚欠等支如此則俸禄均平士無失職奉　聖旨依符本司尊奉施行某昨因巡歷屢見右選小官詣某自陳以州縣拖欠俸給饑寒窮迫或任滿積年無資可歸或身沒官所不能歸葬雖與嚴判行下多是不即遵從或止支給些小以塞責又聞縣

丞簿尉等官亦有不支俸給去處里巷諺語至
有丞簿食鄉司縣尉食弓手之誚喪失廉恥職
此之由今蒙省符備坐上項　聖旨指揮其加
惠小官之意至爲深厚某已即日須行尚慮州
縣雖暫遵承稍久又或違戾使　聖朝德澤終
不下究豈非有司之責某照得宗室不釐務官
所在員額不同除別議施行外今措置本路州
府軍縣各給曆三道以孟仲季爲記州自教授
縣自知縣以下每月所請俸給開具于逐官之
下其已支未支數目仰逐官自行批鑿在州委

通判在縣委縣丞差人傳送候逐官批鑿訖即
從所委官廳附急遞循環繳申本司以憑稽考
孟月曆以仲月發仲季如之仍於申狀實填申
發月日如少有違滯及批鑿不員定追所委官
承行人赴司斷治亦已牒諸州軍縣詳本司所
行事理施行并牒諸監司照會外今將給州縣
曆様各一本繳連在前乞賜詳酌其今來措置
事理如或允當乞劄下諸路轉運司一體施行
雖嘉定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省劄下諸路轉運司及本司從所申事理施行
奏乞分州措置荒政等事同總領提舉七月上

伏見今歲江東九郡大旱者十加以飛蝗所過
遺種蔽江盈野其積數尺草木蓋爲之一空
秋陽方驕風日愈烈耳目所接無非焦熬窘促
之狀入情皇皇略無生意井泉溝澗在在枯竭
居民行販汲飲無所市糴翔踊斗幾千錢其長
末已居民相謂以平時三數日之資爲一日糴
猶不能飽至於村疃鎮戍市無粒米道路往來
有連日不得食者據休寧縣申民戶金十八等
數百人突入丞令廳求糴官米令丞開倉給之
不足以繼又據江西安撫司牒建昌縣百姓方

念八等百十人入靖安縣強發富室倉米又據
建昌縣申百姓王七八等刼掠民戶吳彥聰等
家穀他州道閒亦有所放黥徒誘聚飢民剽掠
客旅江流浮尸而下莫知主名若不急爲措置
則弱者轉於溝壑強者聚爲盜賊皆將上貽宵
旰之憂臣等並將使指親見生靈墊急若此寢
食爲之不皇昨已具奏乞撥降米斛借兌官錢
措置濟糶外續會議到合施行事宜如右
一部內九郡監司所當通察至於措置提督
則當各以附近州縣分任其責凡所施行仍

舊互相關報盡通察而不分任則耳目難周
報應稽緩分任而不互報則血脉不貫事體
不均撿照常平令諸災傷縣計放稅七分以
上監司各分州縣巡按撿察月具賑濟人口
工料錢穀奏聞若當職官措置乖方內知州
奏裁餘選官對移訖奏以監司附近地方言
之則建康府太平州廣德軍當責之安撫轉
運司寧國府池徽州當責之提舉司饒信州
南康軍當責之提刑司臣等方欲上聞忽準
省劄備從提刑司所申行下臣某都運臣某

提舉已遵稟外緣當來提刑司所申但及分
任事理而未有通察互報之文兼所分州縣
當職官措置善否推行勤惰及境內有無流
移死亡之民亦合許臣等將來分別奏聞以
聽 陛下之賞罰伏乞 睿照
小貼子內饒信兩州蚤申得兩臣等得於諮
訪饒州境內近來旱處亦多據鄱陽浮梁縣
申飛蝗已入其境信州里地相接竊恐將來
蝗災亦所不免故今分任之事未敢置二州
於慮外併乞 睿照 准嘉定八年八月二日省劄依已降指揮各行分管拖行如有已拖行事件仰逐司互相關報其州縣當職官未行賑恤勤情仰監司各照所管州軍當職官具職位姓名申取朝廷指揮

一救荒之政固當責之守令而州縣之間官
事叢委雖有憂民之吏或置它務以專意賑
恤而勢有所不能其間庸惰之吏視為故常
付之吏手徒耗官物惠不及民實為利害臣
都運臣提舉自當躬親巡察外更合選官不
時前去點撿而見任官各有本職兼其才能
可以倚仗者亦自有數撿準常平令諸災傷
縣賑濟事應差官而本州縣闕者聽監司於

鄰近選差不足即選轄下得替待闕官臣等
今欲於應本道官屬并前資待闕內選擇忠
信才幹之人及雖不應差出者亦聽添委差
委候踏逐到人續具名銜申省其有勞績將
來結局分立等第申奏優與推賞庶幾不至
闕事伏乞 睿照
一遏糴閉糶初非美政今州縣之間各私其
境而監司又各私其所部至有鄰境之民飢
困待盡不使斗斛流通當天下一家之時豈
宜有此臣某提舉所嘗奏聞行下湖南湖北

江西淮西轉運司并沿江州軍通放客米不
得妄阻收稅已蒙　朝廷劄下江西湖南北
淮西轉運司及各州軍今諸處雖被受　朝
旨而壅遏自如竊見江西湖南連歲豐登今
又及時得雨秋熟可望自合通融有無豈可
以鄰為壑而湖南之米經從湖北例遭拘遏
尤為非便欲望　聖慈檢會已降旨揮再與
申嚴行下仍劄付京湖制置司照會遵依施
行

一江東諸郡旱勢既闊官米有限全藉收糴

米斛赴官接續賑糶見差官及某當家大室
請領官錢四散廣糴竊見逐州起發綱運初
無收糴之勞止是關防偷盜欠折交卸無虧
並沾賑賞今所糴米若數目之多寡道里之
遠近防閑之難易風濤之險阻與綱運同而
於米有交糴之勞於錢有收支之累若全無
優賞何以使人今欲乞　聖慈下有司量立
賞格分為三等二萬石以上為一等一萬石
以上為一等五千石以上為一等有官人循
資白身人補右選或助教文學如願封贈占
射充役之類斟酌輕重等第推賞分明須下
庶幾爭欲自效易以集事

奏乞倚閣第四第五等人戶夏稅同提舉司七月

上　一

照對臣等近各具奏請倚閣本路旱傷州縣第
四第五等人戶夏稅轉運司准六月二十七日
尚書省劄子夏稅錢帛並係上供準擬支遣窠
名近已有臣僚奏請令州縣寬緩催理本司自
可照應施行劄付本司照會臣等不敢違再瀆
之誅須至奏干　宸聽竊惟今歲之旱不同常

年在民既有非常之災傷在國家當有非常之
恩卹蓋常年之旱或在已種之後若旋即得雨
已穡之苗猶可勃興或旱傷所及僅止數州有
無通融尚足相濟或有旱無蝗則下田之已種
者猶可薄收或本道雖旱而鄰境無虞則所憂
者不過上着之民安尉拊循猶易為力今江東
民田既皆失種秋成一事不可復言建康太平
等七州旱勢最甚之外饒亦半歉各處責糴既
無由可以相資而淮淛荊襄又皆告旱招徠客
米亦病其難飛蝗蔽天所在害稼遺種盈野未

易樸除近水可種之田農民極力車灌勞費百倍尋即一空麻豆蕎麥之種斗直不啻千錢典質借貸僅能入土而旋踵又為白地矣安慶光州流民自　池州度江而趍饒信者前後相續臣提舉　嘗以奏聞長淮以北方苦干戈而淮土又自不熟此去流移必多本道沿江諸州未免首被其害丁卯戊辰飢疫之禍近在目前此臣等所謂非常之災傷近年所未有也今當責糴之初已有盜賊之漸池州境上黥徒剽掠建昌休寧飢民殺攘若使向去闕食是遺盜賊以其資

邦本不寧將為大患是時雖欲蠲租弛斂以消弭之亦無及矣臣等以為災變如此天意難測轉移之要全在民心惟國家大施非常之恩卹以召人和庶幾天意可回而災變可息臣等職有常守未敢盡言而本道所當矜卹無如下戶所苦莫甚催科況夏稅之數本田計畝而起田既荒蕪稅何從出臣等竊見　孝宗皇帝淳熙二年建康大旱即從守臣劉珙之請蠲是歲夏稅七年江饒等州旱既詔逐州第五等人戶未納夏稅倚閣五分後慮艱於輸納又詔逐州第

四第五等人戶未納今年夏稅日下倚閣其後池州興國軍旱皆嘗蠲放當年夏稅載在史籍不可勝舉仰惟　聖心豈不顧惜經費獨惟民命所在實繫社稷安危權其重輕理當出此況江東州縣自丙寅用兵以來民力凋殘尤非昔比雖號為上戶不足以比他處中人之產況於末等尤更可憐夏田纔種則指為借貸之本以度冬秋田甫插則倚為舉債之資以度夏今田畝荒蕪無可指擬借貸之塗既絕生生之計遂窮經營糊口且患不給況吏卒在門有賄賂之

費追呼在官有拘繫之苦愁歎之聲實不忍聞近蒙　聖慈寬限催理仰見　陛下聖明洞照疾苦民間見此寬恤之令妄意必蒙蠲除雖蠶麥稍熟去處類皆賤價轉變以充口食及限滿追理官司督促愈嚴自謂前既少寬今難更緩遂以常歲兩月可催之數并欲責償一月之間是　陛下前日寬展之恩適足以使民受蹙迫之害以臣等觀之若今便蒙除放未納之數已自不多將來終無可催亦必不免除放但早放一日則民免一日之苦若除放稍遲於官初無

所補徒使貪吏黠胥得以並緣侵漁重爲赤子之病臣等以爲 陛下當以 孝宗故事爲法若以今日國用非 乾道 淳熙比除信饒外且乞加惠七州其七州夏稅姑置四等而盡閣五等之數庶於焦熬窮苦尚可少蘇臣等非敢不恤國力姑息要譽既叨奉使一道親見民間狼狽如此豈容不以實言 陛下仁儉之德必不與飢困無聊之民較此毫末但恐 堂陛尊嚴四方旱傷之狀未必一一盡聞則臣等之言疑若張大其事 淳熙八年准制江東飢詔遣着作郎袁樞將作監主簿王謙躬親按視令頗考循故實選遣朝臣徧行本道如臣等所言稍涉欺誕甘受罔 上之誅所有七州第五等夏稅仍乞先賜倚閣以昭 陛下之德意以廣 孝廟之仁恩臣等不勝至望 尋下江淮制置司覈實竟不行

申尚書省乞將安邊所拘沒人户錢物下本司給還

照對本司今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令尚書省契勘安邊所元據監司州縣拘沒到減落會價人户財産錢物不拘已未到庫

及已未拘收數目盡行給還仰見 朝廷閔雨之切垂念及此寬恩既播聞者欣躍恭職在奉宣已即特恭禀行下屬部其間錢物未至安邊庫者在州縣便當遵照指揮喚上人户審實給還不容更有濡滯但錢物已至安邊庫者若令家屬經州縣請據赴安邊庫所陳乞支領竊恐犯事之家久失生理貧瘁日甚决無餘力可以先經州縣給據繼走行都伺候取撥必且因循歲月終於不霑實惠其區區愚意欲望鈞慈許令本司將元因減落會價拘沒錢物在安邊庫者具數徑申安邊庫所仍差人自爲赴庫請領候到本司却發下犯人所居州縣逐一當官審實盡數給還庶免庫藏邀阻道塗跋涉輿夫旅舍淹留之費於以推廣德意使家被再生之恩實爲大幸如共所陳仰合鈞意即乞徑從尚書省施行伏候指揮劄付本司從所申事理施行

申樞密院乞住築池州城壁

江東轉運司申據諸縣縣丞廳申到上人論揀荒劄子數内一件竊見池陽諸邑㬥自兵興之後繼以旱蝗民力彫敝視他郡特甚昨自 嘉

定四年本州承准樞密院撥下燒造滁州城磚及本州修城續又增加數目行下諸縣分認燒造涉歷累年官民勞費竟未有了辦之日蓋緣撥降元錢類不足以償其燒造之費州不任其責而悉皆諉之縣縣既無其力而不免藉之民方其造磚之時率以隊伍起夫坯陶展轉以至成磚動涉旬月更番分役既周復始終歲勤苦而燒造之數無幾勞役之日未休至於昔年之家本以備耕稼之用且復均科以供工作既竭其日夜之力不惟他時田功不任其勞或以疲

而斃者有之民受其害已致重困本州又專差公吏下縣監督縣夯從而與之表裏爲姦文移迫促動以軍期爲名所用窯匠不按已定之籍而業不素者妄肆追呼所差鄉夫不計當用之數而役方休者例行閱集凡此皆所以爲通融請免之地每免一匠則爲直若干免一夫則爲直若干至於貧而無力之人則朝夕供役無有已時官司日給錢米類皆虛破而實不及出入吏手惟私計是圖而官事之辦與否不問也夫脩築城壁固當致力於無事之日豐年樂歲雖未免勞民猶之可也今旱蝗之變甚於昔年小民方皇皇然救死之不贍而復使之受無窮之擾其何以堪錄照本州修城見役諸寨土兵廢巡徼之職而供版築之事在今日尤爲未便諸寨或據阨塞或守江面正將以警捕盜賊今在籍之兵率不及額而老弱不足用者居半又復取其壯者以奉土功方此飢歉之歲設有緩急何以爲備此又不容不爲先事之慮也欲乞詳酌所陳行下池州日下權行住罷諸縣燒磚及修城二役仍追回各縣所差公吏候將來豐熟

日別議施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七

對越甲藁

奏申

乞給降錢會下本路災傷州郡下戶收糴麥種

臣等近以本路旱蝗爲菑菑麥以斯民危迫之狀仰瀆睿聽 陛下至仁垂憫賜緡錢發廩粟恩意惻怛與天同心臣等欽體 聖德分遣官吏抄録戶口舉行振卹之政欲使山谷窮僻之地咸被上恩然此去來秋尚有期歲公家之力有限艱食之日甚長蚤夜以思未知攸濟訪之父老皆言若二麥及時布種則人心自安蓋村野小民生計易足田中苟有數畝之麥便可指爲溫飽之資目前雖甚艱難然不舍之而去富室大家知其有所指擬緩急舉貸亦肯相賙第目今麥價所在踴貴其最平處每石爲錢亦不下二貫有奇惟上等殷富之家自能豫蓄種子中戶糴買以病其艱若四等而下大抵皆貧困之民今夏所收僅充三數月之食飢腸所迫豈有顆粒尚存雖欲趁時耕種有不可得今秋田苗稼至少檢放之數必多官司坐失常賦已不可勝計若麥復失種則來歲夏稅輸納必艱上供之額何所取辦況嗷嗷待哺者以百萬計若廣種二麥則一飽有期然猶四五月之交賑濟或可結局若種麥稀少不足救飢則非至秋成官司振給實難遽已公家事力豈易支吾臣等恭覩 陛下即位初年九月二十八日尚書省劄子勘會今年種麥是時切恐細民無力耕種有旨令兩浙兩淮提舉司應災傷去處將常平錢措置收糴麥種并給降米斛疾速賑貸施行毋致有失布種寬卹之恩載在 詔令煥如日星臣等今略計本道災傷去處第四等以下闕少麥種人戶爲田數百萬畝每畝用種五升其費不可勝計雖嘗盡下所部諸州那融官錢收糴給貸然今州郡大抵空乏必無餘力可及而常平錢米本自無幾見今專充糶濟不復更有贏餘只得瀝竭愚誠控告 君父伏望 聖慈特詔有司給降錢會令臣等領下諸郡斟量給貸麥熟之日令民隨秋輸納臣等謹當拘催還之縣官不敢分毫使用干冐 聖威臣等無任震

傷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貼黃照對種麥之期只盡九月立冬之後即
難施工前件奏請若蒙　聖慈以民食爲重
俯賜俞允即望速降指揮庶可及時給貸併
乞　睿照
乞將閤本路八州軍第四第五等人户秋
苗
江東路安撫轉運使司狀照對江東一路旱蝗
爲災除信州成熟外其餘州軍府嘉定七年苗
米畸零欠數不多民正艱食豈堪催科前道之
苦必無輸納徒費鞭笞今流移已多或緣逃避
追呼不議蠲除則來歲耕夫必少所失經賦又
多於零欠　公朝軫下於民固無所靳况權事
體輕重較然甚明欲望　朝廷將七年分人户
零苗特與除放是亦賑荒之一助伏候指揮八
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令建康寧國府太平徽
饒池州南康廣德軍將嘉定七年第四第五等
人户見欠苗米權與倚閣仍分明出榜曉諭
乞施行饒信州旱傷九月日奏
照對本路州縣今歲旱傷至甚除建康太平寧
國徽池廣德南康七郡某已嘗節次同制置總
領提舉奏申蒙　朝廷特賜賑恤外續體訪得
饒信兩州旱亦不輕遂差委承務郎信州貴溪
縣丞邵介前去饒州諸縣迪功郎饒州餘干縣
主簿潘剛前去信州諸縣體訪旱傷輕重之實
同各縣知縣建衛保明申今據各官申到事理
及據知信州章奉議所申事理須至開具下項
一據知信州章奉議申云云之邵器致等所申云云今不縣
右備據各官所申在前照對本路饒信兩州春
夏之交不至闕雨可以隨宜栽種比之建康太
平等七州自春一向乾涸種不入土事體輕重
緩急不同所以昨來先具七州旱傷申乞亟加
賑恤續聞饒信兩州栽種之後六七月以來亦
是一向缺雨緣未見旱傷淺深的實所以未敢
輕易一槩申陳遂分委各官體訪到前項事理
某又朝夕咨訪參驗所聞委是後來正當苗穗
成實之時無雨沾活加之間被飛蝗爲害致使
已栽種田畝又成枉費夫力種粮其被害乃甚
於種不入土之處如此則饒信兩州旱傷雖大
體比建康太平等七州爲輕而實不可謂非旱

傷州郡況其中如饒之鄱陽樂平信之永豐玉
山旱傷至甚却又與七州無異日來體訪得
各處米價亦已踴躍當收成時其價比春間又
增三兩倍瀕湖之民已有全食麥荚而不粒食
者以此人情委難存濟既已審究得實若遂以
前來止申七州之故隱而不言即爲欺罔謹錄
續次所奏實到事理開具申聞欲望 朝廷矜
念兩州之民均被旱傷特賜詳酌併垂恩卹庶
無一夫不被其澤之患實爲幸甚

申尚書省乞再撥太平廣德濟糶米

照對昨蒙 朝廷支撥米三十萬石專委江淮
制置司契勘本路所部州縣災傷輕重將所撥
米并提舉司所管常平義倉米及用度牒收糴
米并制置司所糴米併爲總數斟酌分撥赴各
州軍應副賑糶使用仍行下分管監司將撥定
米斛督責州縣措置賑卹且許其向後闕少續
具申請所有建康府太平州廣德軍三郡係准
朝旨令安撫轉運司分管措置內建康府承制
置司撥到米一十三萬石并義倉米三萬七千
九百七石四斗有畸本府見行委官抄劄戶口
候新制置李殿撰到日區處施行外太平州撥
到米一萬五千石并義倉米二萬三千八百五
石六斗有畸廣德軍撥到米三萬五千石并義
倉米一萬三千六石八斗有畸近據兩郡申到
抄劄戶口帳目及自目下至來年春夏之交合
用濟糶米數太平州三縣丙戶一萬七千九百
九十有五丁戶四萬七千七百有九戊戶一千
八百通計四十一萬五千七十一口除已撥到
米數外尚欠米四十一萬一千六百餘石廣德
軍二縣丙戶一萬九千七百四十有一丁戶三
萬二千八百二十有四戊戶二千五百有八通
計二十三萬九千二百二十一口除已撥到米
數外尚欠米三萬三千一百八十餘石若非再
續 公朝仰斷矜惠則將來賑卹必至不繼欖
等實有辜負救之責今照得兩郡雖均係災傷
地分然廣德被旱尤重兼本軍地素磽瘠民生
孔艱豐年樂歲不免貧悴一遇水旱坐待流殍
而鄉村之民尤無聊賴自八九月間已有饑餓
至甚者非有司極力拯卹未易全活自丙戶以
下皆當給濟惟城市則濟戊戶而糶丙丁所以

糴戶至少而合濟人戶居十之八至如太平爲
郡雖頗稱繁庶然年來已非昔比當此歉歲民
間亦甚艱食但狼狽之狀未至如廣德之極故
惟戊戶則全濟丙丁戶則糴內鄉村丁戶亦量
行給濟所以濟戶差少而合糴人戶不啻倍蓰
兩郡事體既稍不同其糴濟遲速亦不容不少
異廣德已自十月十二日爲始太平州則以十
一月十一日爲始所據兩郡申到欠少米數並
是的實太平所欠雖止是糴米然爲數不貲不
敢盡以上累 朝廷除已從轉運司那撥米斛

幷督責本州守令多方措置勸分招糴貼助賑
糴外今來止敢以五分之一控告 公朝特賜
劄下建康府轉般倉支撥米八萬四千石應副
太平州賑糴其糴到錢樁等專一任責拘還
朝廷不敢分文違欠所有廣德軍尚欠米三萬
三千一百石係指定合用之數委是無從措畫
併乞劄下平江府百萬倉照數全賜支撥以充
接續賑濟庶使兩郡飢民獲脫溝壑實出始終
生成之賜伏乞指揮 十二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令建康府轉般倉於樁管米內支撥五萬石付太平州充賑糴及令浙西提刑司於平江府百萬倉樁管米內支撥二萬石付廣德軍充濟糴使用糴到價錢各就本家令項樁管具入月報申其米仰逐處徑自差撥人船前去般取仍仰開具般到錢數申尚書省

申尚書省乞放信州零苗

照會近準省劄備本司同安撫司所申乞除放
本路旱傷州軍嘉定七年分人戶零苗八月二
十九日奉 聖旨令建康寧國府太平徽池饒
州南康廣德軍將嘉定七年第四第五等人戶
見欠苗米權與倚閣仍分明出榜曉諭劄付本
司照會施行本司除已牒逐州軍縣遵奉施行
仍鏤榜曉示人戶知悉外照得昨來同安撫司

具申之時係在八月十三日其時緣委官體訪
信州旱傷未據申到兼本司去信州道里甚遙
未見本州旱傷的實未敢一併具申續據知州
章奉議幷體訪官饒州餘干縣主簿潘剛中到
信州諸縣旱傷之實兼朝夕咨訪參驗所聞委
是後來當苗穗茂實之時無雨沾洽加之飛蝗
爲害不輕惟有鉛山一縣所管七鄉上四鄉與
福建接境粗得豐熟其餘諸縣鄉都幷鉛山縣
下三鄉皆係災傷地分已嘗開具申聞乞 朝
廷矜念幷賜恩卹外今來一路八郡皆蒙倚閣

去年下二等零苗唯信州諸縣人户未曾蠲閣
之惠若以前來失於併申之故不爲控陳實非
所以推廣　公朝覃卞之意欲望　朝廷特賜
詳酌除鉛山一縣上四鄉外將信州上饒等五
縣并鉛山縣下三鄉嘉定七年分第四第五等
人户零苗照建康府等八郡已得指揮一體倚
閣施行使千里之民咸被恩賜實爲大幸伏乞
指揮施行申聞事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令信州將上饒等五縣并鉛山縣下三鄉嘉定七年分第四第五等人户見欠苗米權與倚閣仍分明出榜曉諭

申尚書省催撥太平州振糶米同日太平州

照對某等昨緣江淮制置司分撥到太平州賑
濟米三萬八千八百餘石比之諸州爲數最少
而本州三縣合賑糶户口爲數至多嘗各具申
朝廷乞撥借米斛充本州賑濟日夜以須未奉
回降某於今月初一日巡歷到州經行田里備
見細民窮悴之狀與守臣同共措置除戊户始
終全濟可至來年三月其鄉村丁户僅能量數
三次而流移新到旋次抄劄者又須一例振卹
其城市丙丁户并鄉村丙户皆合振糶總計用
米數十萬石某等已各竭公家之力措辦錢米
添貼糶濟外欠闕尚多委無從出竊見本州三
縣今歲災傷檢放通及八分田畝所收既已無
幾而上江米舟至者甚稀鄰郡又無般販之地
若非官司出米賑糶竊恐中户以下闕食狼狽
日甚一日某等濫膺使節之寄若避煩瀆之嫌
不以控告于　朝廷坐視境内之民飢餓流離豈
不上辜　君相愛卹元元之意用敢合辭仰干
造化伏望　朝廷檢照某等已申事理速賜劄
下建康府轉般倉支撥米八萬四千石借本州
賑糶某等謹當拘收價錢節次解納或照留本州
糶米價還一聽　旨揮行下如分文違欠甘坐黜
罰須至再申

申尚書省乞再撥廣德軍賑濟米狀同知軍

某等照對江東今歲旱蝗爲諸路之最廣德兩
縣災傷又爲本路之最盖本軍田土瘠薄雖當
上熟之年猶有艱食之慮況自春徂秋種不得
下其爲狼狽不言可知仰賴　聖朝哀憫元元
賜轉般米三萬五千石及就撥義倉米一萬二
千餘石醲恩博施自昔所無某等與兩縣十四
鄉之人同深感戴第此邦民貧特甚昨本路諸

州抄劄戶口皆以五等爲別其他州縣惟丁戊始濟獨廣德兩縣所謂丙者殆不及他郡之丁飢寒窮窶往往相似故自丙至戊無非當濟之家總而計之仰哺於官者凡二十三萬九千三百餘口其流移新到旋次抄入者又不在此數臣等自九月間已聞兩縣管下鄉村有飢餓垂盡之人亟出義倉米賑給一次計一千六百餘石又於十月十二日以後將丙丁戊戶普行賑濟計用米一萬七千餘石及其巡歷到軍經行田野訪問父老皆言自非賑濟之後又闕兩月餘貧民下戶復以闕食遂爭諠同共商議以今月十八日爲始再將丙丁戊普行賑濟計用米一萬七千三百餘石通將三項共計支過米三萬六千餘石某等亦竊自念今歲飢荒非止一州一路　朝廷至仁徧覆復有請輒應爲力甚艱某等忝在臣子當知體國故於撥賜之米愛惜惟謹專留以充賑濟其軍城附郭合用糶米九千餘石皆從轉運司撥官錢收糴而戊戶計口給濟爲費尤多不敢悉用官廩以一月爲率兩旬以米一旬以錢米出於官而錢則出於其之私察臣區區之意本欲存留斗斛以接續賑濟竢免數恩　朝廷其如戶口至多除三次給濟計支過米三萬六千餘石所餘亦已不多自開春以後至於四月尚須三次給濟用米至多近者安撫轉運司嘗具申請乞於平江百萬倉支撥米三萬三千一百石委係指定之數日夕俟命未准回降今來事勢迫切某等職在振卹實不皇安用敢合辭控告造化伏望　朝廷檢照安撫轉運司已申事理早賜劄下平江百萬倉照數撥降施行某等實與斯民同霑大賜須至申聞者

　申省第二狀（此係第一請被受省劄不允再具申在三月初發）

照對某近申　朝廷乞賜指揮將所撥平江府百萬倉米三萬石付廣德軍專充賑濟免令拘收價錢續准省劄未賜允俞某恭承　朝廷之嚴即當稟聽豈應再三煩瀆自速斧鉞之誅竊念廣德歲苗傷傷最爲酷烈環地千里粒米不收人情憂惶皆謂必填溝壑某自去秋被命措置即行下本軍差官抄劄其間所委或非其人不無泛濫而合濟之家却多遺落某亟遣選曆

敏愛民之官精加覈實釐正甚多又於給散之日令民戶結甲互相保委其有冒濫許人告陳緣此有已抄劄而不敢請由有已得由而不敢請米有以三口爲五口而自行首實有以一家得二由而復行繳還冒濫之弊委已盡革其實貧乏者却與抄入凡今所濟盡是闕食之民即不敢分毫茨濫有失　聖朝子惠困窮之意竊某區區愚鄙嘗竊有見以爲當天患民病之時必須上下同心竭力以圖拯救庶克有濟故凡朝廷所賜一勺一合盡以充振濟之用其軍城并屬縣自冬至夏合用振糶米斛皆從本司措置應副不敢於濟米內分撥又振濟錢米或有不給亦不敢一切倚辦公上前後出備添貼其數甚多蓋職所當爲自當殫竭豈敢數凟　朝廷今來所乞將百萬倉米二萬石專充振濟實緣事不獲已方有此請蓋上項米斛元係陳乞爲振濟之用若以其半留充出糶則三月間一濟欠米萬石本軍既無事力本司帑廩又空四顧撈攘實無從出闔郡數十萬生靈之命已嘗全活至今農事方興仰食尤急若振卹不繼則前功盡捐一簣之虧誠爲可惜伏望鈞慈俯察誠悃特從前請將所撥百萬倉米二萬石付廣德軍盡數給濟免令出糶收錢某與斯民均被隆天厚地之賜伏候指揮

申省第三狀（三月廿二日發）

照對某近者再申尚書省乞將平江府百萬倉撥到米二萬石付廣德軍並充振濟免令出糶拘收價錢側聽幾旬未拜俞旨伏緣本軍已擇定四月一日給濟除上件米斛外別無指擬秖待再瀝愚悃上冒崇威竊見廣德去歲災傷荷朝廷恩卹備至昨者制司分撥米斛本軍所得凡五萬五千餘石以每石三貫爲率計錢十六萬貫有奇尚蒙盡數予民未嘗責令出糶今百萬倉所撥凡二萬石若以其半出糶止計錢三萬緡以　聖君賢相切於愛民之心既嘗捐十六七萬貫較之於前豈復惜此三萬緡不以濟之於後況某元爲本軍再乞濟米三萬石繼蒙旨揮止與二萬不敢數凟　朝聽已於本司經常支遣米內撥五千石添貼支散若使止須振糶則本司所出之米豈不欲拘回價錢以助漕

計之多實以本軍民貧非他處比惟城市入戶粗有生業可以糴濟每行至於鄉村之民狼狽殊甚非濟不可故雖本司事力至狹亦未免徑行給予不復出糶收錢况於　朝廷仁同天覆苟可保全民命必不計折閱矣今雨暘以時二麥甚茂田野父老皆言只待麥熟便可無憂但今歲氣候稍遲麥熟須至五月目今一齊正是緊切之時伏望鈞慈俯垂矜察許將上件米斛盡行給予貧民則天地生成之恩何以逾此須至申聞者　四月三十日劄會嘉定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旨揮支撥百萬倉米二萬石江淮制置司均撥本軍義倉米一萬三千六石入斗一升又撥建康料般倉米三萬五千石照得廣德軍撥降救荒米斛不爲不多本軍自合對番分撥齊糴麻發實惠及民今據本庫具到十一月十二月分糴府米數其濟米計支二萬二千八百一十二石三十二升糴太註計一千五十七石六斗八升其濟米比賑糴錢遺二十餘倍切恐患下及民利部吏輩今來所乞改振糴米二萬石作賑濟雖從折乞此乃都司撥筆對付本司四月十二日到司

申省第四狀　四月二日省劄備太到四月初十日在廣德軍發

照對某昨嘗具申　朝省乞將平江府百萬倉撥到米二萬石付廣德軍專充賑濟免行出糶朝夕延頸未拜俞旨欽惟　聖君賢相勸求民瘼由已隱憂旱蝗以來振廩捐帑不可勝計而廣德一郡得米九數萬石並係撥充振濟仰見　清朝以民命爲重雖丘山之積無所愛惜何獨於此萬石必欲令其出糶收錢某雖至愚亦知非出　君相之意日者側聞士大夫有好爲議論者以爲此郡苗傷本不至甚官司振卹失之太優斯言流聞遂致上誤　朝聽某竊謂欲知苗傷之重輕當觀檢放之多寡欲知民食之艱否當觀米價之低昂本郡秋苗已蒙　詔旨盡放則苗傷之重固不待言今去麥熟尚七幾而城市米價每一省升爲錢四十餘足則民食之艱又可概見或者徒見境無流離野無餓莩遂以苗傷爲本輕振卹爲太厚殊不知去歲秋冬之間人情皇皇朝不保夕倘非至仁亟加拯救則溝中之瘠已不勝其衆矣况自冬及春雖屢行給濟計其所予實亦亡幾蓋本郡當濟之家爲口幾二十萬而前後散米不過六萬石有奇民間所得雖微然不勞經營坐獲升斗和以菜茹雜以糟糠一日之糧衍爲數日故能保全性命以至于今然其困窮憔悴之狀見於面目者在在皆是蓋官司給濟僅能免其餓死而生

生之業固已赤立無餘且城市居民粗有營運
本司出米振糶其價又爲甚輕尚有自旦至暮
無錢可糴者本司糶價每升二十四文足有納二十金而乞減四文米者其
巡歷此來目擊斯事遂將軍城縣市仰糶之戶
普濟一次丙七日丁十日而痛減官糶之直每升爲一
十八文況於田野鄉村尤爲窘蹙若改濟爲糶
其間無錢可糴者十室而九未免却以由曆轉
售於有力之家飢腸弗充坐以待斃是 朝廷
不階屡濟以生全之而頓惜一濟以棄絶之也
況今大麥已槁而未黃小麥方秀而未實民食
之乏正在斯時給濟之期不容更緩契勘百萬
倉米除前一濟用過八千石外目今所存一萬
二千石見分撥軍城幷四安倉椿頓今此一濟
條是結局視前當稍加厚會約用米二萬餘石
本司事力雖微亦已那撥米六千餘石錢二千
餘貫添湊外須至盡將上件百萬倉米充數方
了給散一次竊見漢之汲黯事武帝雄猜之主
其奉使以出又緣它故猶能便宜發粟以賑飢
民然後歸節以請矯制之辠今某幸遇仁明寬
大之朝且嘗承 詔措置荒政親見民窮如此
顧乃便文自營苟逃譴責非惟有媿昔人豈不
仰辜 朝寄用敢不避誅斥謹同知軍魏承議
以此月十日爲始一面開倉振給外伏望鈞慈
檢照某累申事理速賜指揮行下所有某不俟
回降專輒給散之辠幷乞重賜鐫責施行須至
申聞者

奏爲不合差廣德軍教授措置荒政自劾
狀六月十一日上

臣今月初十日據廣德軍申知軍魏峴被奏教
授林庠不職奉 聖旨放罷臣伏見庠之爲人
素自修飭其掌學政又皆可觀峴遽劾罷深可
驚駭蓋緣與聞荒政有若越職侵官臣而不言
誰與言者竊惟去歲廣德之旱甚於它郡幸蒙
聖恩優賜樁糶 明詔帥臣監司分行措置臣
與權帥胡矩共議以爲此郡之民凋瘵爲甚振
濟之責固在守貳商推佽助不可無人博采群
言皆謂本軍教授林庠誠實懇到有志及民臣
遂委之同共講畫庠以職在教導陳誼力辭臣
非不知教官自有職分不當與聞民事實緣本
軍官僚別無可委兼民命危急不應拘牽常法

坐視而不知救強之再三岸始任責朝夕盡瘁區畫有方遂使千里赤子均被　朝廷振恤之實惠桐川之人悉能言之臣方賴岸得以逃責而岸乃用是以獲罪蓋舉常州縣救荒只欲自專其事侵牟移易惟所欲為　朝廷監司莫可究詰岸既同共措置自太守以下雖欲為其縈有掣肘岸之召怨實基於此胥吏来峴未至已有營惑之言臣行部到軍有宗室寄居論本軍民病十事臣之呈峴不得出以示之且謂此邦同官惟教授可與講究其起斯民深痼之疾本

是義意不虞峴反疑岸以此告臣懼其旁觀不得自肆峴之忌岸自此而深臣昨用官錢兌提舉司和糴米四千餘石樁留在軍接續賑糶峴以郡計窘之漫無措畫乃垂涎此米欲掩有之遣吏勇狩傳道指意諷令作出剩數納岸且陳其不可峴之怒岸至是益甚臣雖未見峴章来諸道途咸謂劾岸之疏緣此而上峴雖庸騃寧不稍知是非何至率然妄發蓋以廣德獎深未易支吾故為脫去之計以圖善地情狀本末恭之天下自有公論重惟　陛下不鄙臣愚使分

一道按察之寄別白善否其責在臣今岸乃以宣力救荒橫遭娼疾臣寧肯昧一言同受譴責無寧畏罪泯默上負　聖主下慚物議是以干犯　宸嚴具陳事實伏望　聖明察岸居官本無它過致其出位咎皆由臣岸既罷黜於臣之義尤難苟免欲乞　明詔有司議臣之辠併賜鐫斥施行須至奏聞者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

第二奏乞待辠（六月十四日上）

臣近據廣德軍申守臣魏峴按奏教授林岸不職得　旨放罷臣已具奏本末乞將臣併賜鐫斥以懲差委失當之辠及岸申到峴章取而讀之則意不在岸專為臣發衰悴累日無地自容臣以疲愞叨當荒政之任若謂其識見庸闇委任非人措置乖疎周防不盡竊自揣量誠恐未免以此加辠臣何敢辭顧峴所陳事關堂陛臣書生為吏乃干名教之誅可無一言再瀆　天聽伏念臣自去歲旱蝗以來朝夕憂懼訪求疾苦不憚驅馳區區此心唯知救生靈所以固邦本布德意所以尊　朝廷曷嘗一毫自為己計

昨家　聖恩再賜民粟即勒手榜徧諭田里使
知獲免飢餓流移之苦盡出　聖上仁恩一飲
一食宜知感戴甚吾赤子　朝廷之赤子錢穀
朝廷之錢穀入臣於此得效尺寸寔藉　朝廷
事力就使推行畫善皆是職所當爲以此官勞
稍知義理之人亦所不敢非者累申　朝省乞
將賑糶米改充給濟實緣春夏之交青黃未接
官糶雖平而城市居民尚苦無錢可糴村野窮
餓困悴尤甚　陛下至仁既嘗斥四五萬石以
活飢貧願此萬斛　聖朝豈復靳惜輒緣至意
稍以子民私謂推廣　上恩縱今獲罪不過薄
責若早知此舉涉毛大衙史之嫌則臣雖至愚
焉敢犯此大戾竊觀　祖宗朝范鎮在陳范純
仁在慶皆嘗以便宜發粟不俟奏報而　朝廷
未嘗不尊堂陛未嘗不嚴當時群賢備朝亦未
聞有扈其容專橫之漸者今臣先請後發其視
二臣尤非專輒況不旋踵而報可之命下是
陛下固以亮臣之心而赦臣之罪　朝廷之上
亦舉無異論矣峴爲郡守乃獨追尤前日子民
之不當是併　陛下之赦臣者亦非也況其始
議之時岸與一二同僚皆主張賢獨峴移書告
臣力言給濟之便及臣到郡又縱吏拜三謂民
窮如此非徐行拯溺之時且令所親作詩勉臣
以汲黯之舉自始至末峴皆與謀故臣申省狀
云謹同知軍魏承議開倉賑給若峴不與聞臣
敢妄爲此言乎今乃加臣以不有　朝廷之舉
是無天也每臣從來巡歷先期戒約官吏每遇
迎毋排辦所至蕭然人所共觀比者往來桐川
雖巡尉職當警護亦令勿出唯將入郡城見市
井小民執旗迎候者頗衆臣方詰其無錢糴米
安得有錢製旗丞諭之散去已而物色乃知峴
用公庫錢製造以給之又出納與民繪像欲爲
臣立祠于學且屬其客述碑文幸庠力辭而止
臣纔聞之即移文禁戢明言全活生靈豈自臣
朝廷之賜凡百官僚止是奉行有何功德可以
當此令其日下除撤向使庠率爾承命其爲哥
貸亦又甚爲臣性疎直待人不疑見其外若溫
柔謂可與之爲善既合本軍積弊已極方約其
同心料究以蘇民瘼不謂其資薄陋邪諂圖脫
去已詭機穿於出肝肺接殷勤之初素邪之類

其不可測如此臣非不知久去闕庭孤危易撼見幾不早尚口乃窮然念微臣事　君粗有本末上賴　仁聖保全至今就令奉使失職　朝廷自有典憲耳目有公論而蜀郡如一魏峴得相度茂謂當自反何敢辨明矧如峴所陳既有狀特名教之深處則臣之所坐宜得覆載不容之大僇峴去臣留尤所未安欲望　聖慈明詔有司審覈虛實倘峴言有狀即乞將臣重賜貶竄施行臣見今待辠外伏候　勑旨六月二十一日

奉　聖旨真某□罷可特魏峴與宮觀二十三日出省劄二十八日到司同尚書省送到承議郎

權發遣廣德軍雜兒奏臣張以務肅浙蒙器使由州副駕三延建站班行遊切外除分以左將聖恩山重錢命緣經故雖到官未久遠承給歲之赫推知恪憲燃寧究心疾苦期集譯而不獲務東扶以無寄依軍施下之請即特以支逐諸業未了之事則盜指而阻決至於消就拘權道恐寬患失宜共知節羈而稟空非敢生財而通與傾弱才而何南權而竊之易盈改頹爲除之同心疾發盟軍之有頃況舉按者靑羨之出而興士若諸朕所尊今乃來將謹擁見蕭越職臣而城默公論著何竊照軍舉敍按林庠壁水諸生高甲錫弟本軍難蘆偏極臣坊害敵蔣之得人使不以判庭勒其心背共自變則國家爵祿他蔣伏非爲庠籍者崇柯甘心綏況求循取容臣到軍以求春庸武士則期日毀卷月物辭書則諓申欲況但見其參日坐救念中以師道之豪而下親措置官之微粽執最蒹臺矣康綠庠蠲之自按而本職則陵社官隨解臣已觸郢之矣當夫歲困事不登　陛下不客大農前後發熏給齊歆民德至陞也近又積發降未二萬辦

計本軍府權服至歷也而臣之來甲迎蓋臣上頃米許臺見今中請乞盡打陂濟未鐵又以潛臣親舉云臣大咏綃若未雀　明州田降非既行部前來狀爲收長靄之陳臣陵致言害臣縮所當按庭肝勝陸告於　君父之前以侯成命之頃臣之意蓋欲恭聽　陛下之處介也獄而著臣措行率近之於百里之外一日當書庠一郡聞中更廣旅殿好走得一軍音驚發覽乃茶其與稱吏言者臣入軍覺陸近昔之不來庠舉廣其毓令都吏論意居民多違觀擁帥衆迎接且今非門備辯香經設按著臣本命望官臣以謂賣德之氏此復何特安將以陂何以爲冗而有意下形小民執藩弁走違日發頭臣不忍見其爲勞所迫蹇洛指金以貽之捷以書萬臣言曹司將未貽歲之後欲變臣同讀具甲罷面見庠反撥請臣庠梁潛使容若與臣同街甲則虎專作得不精采抑不恩宋　臣下之來民　臣下之民監同奪從便宜然富陂斯民知沒　陛下之德尚何教其精來與不鄉則庠之筵意幾吏明失臣窮親天下之靜堂陛之相庭妹祝之

相維事開敝堂則百司衰府不得而事權在監同剛州縣卜官不待而執如肯之運指若綱之在綱由是因勢事安民心民義用式道也鉤或尾大衡失內外相寬假孟判氏民爲重以文其究則上下度實從陵至著字不甚可畏我臣末到軍以前　度下念本軍之民濟之以宋庠於宴中乃分撥往定平縣出權發錢今　陞下以二萬辟濟羅於民年乃不供報可先行於殺　陛下欲辨庠則易之以羅　陛下效羅庠則易之以靜是其權　陛下不興也廟懼不與他一庠足以辨之失恩欲歸於知已思必華於　朝是美欲掠於一身害必及於隨人不如庠累何所待而截爵近業人户群四一等陳許齊米胃芸事臣委庠覆實皆覆支群其究具欲兩平其訟意果安在兼庠估勢憑疫當請臣年國新帝陳廣壽責臣以檡文商論扶庠其意盍以肯臣也如毒德綠申乞差害檢完庠河議爲乃對臣接限肆害所差之官不當以欲更易而援已軍事育一安定庠乃不假根號印以其素訴要胥求續則各薇其也不敢一一發濟　宸聽事綮

紐綱寧容但己欲望　聖慈脅密　書明精庠
丕從罪斥以爲輕易　闕廷咸闕軍堅者之咸
其於國勢哉非小術伏儀　勅旨小臨于臣不
遵俟怒既行按奏則臣今乞引燧回進欲望
聖慈矜伶小臣特賜兩易一等單疊或特次差
達保全孤職不勝大額候　勅旨五月二十九
日奉　聖旨林庠拔碾鍛峴副與一等單疊差
違　宰提舉奏爲賓德知軍鍛峴按教按林庠
實按轉運副使眞其乞覈實辦明事臣聞論事
者當辯是非責治者當覈名實沃下未審與眞
是眞非之所任也然每患乎言之多端恵之易
或者不覈其實之過被即其名以覆其實員是
者固不可以軍誣而非者亦何可以自建以臣
窮親進奏施報知賚德軍錄峴按軍學發按林
庠不汰且乞建將運副使眞某得　旨嚴庠而
別與峴一等軍壘壹運臣稱請傾與集必淸一
是一弄惟以其實考之則眞是眞非當有不疑
辨者盡峴之奏雖爲庠設然以臣所闕峴非按
庠乃按其也峴之按庠請其捨發嚴而任荒吏
狀犢臣而按郊守夫以一鄉之民飢困欲既

陛下大前業聚以活之任乎此報者出任其事
如彼變極弱何常職之可拘當此之特軍學堂
試爲重乎本單報濟爲重乎出身濟物固稱者
事峴眛於輕重而以庠然日坐捨爲可辭峴則
臣矣至於廢怨郡新則臣不可不治然猶當問
庠之祈守爲何如設使庠之語言權節戎失疏
順而所守者正峴亦嘗丞已從之未可以慶怨
言也況庠之於峴初未見語言禮節倖慢之實
則峴之深怨極憾於庠者累何爲於以此言之
峴之按庠意必有在臣拔曰峴非按庠乃按某
也某與峴比有事主某雖任按察若某所爲未
書峴不青苟洵具以上聞執曰不何然臣不知
累峴爲是乎某爲是乎峴之奏爲荒攻言也若
曰某懸沉按者多而不能止某辦萃死者發而
不能按某處齊米給數之有數某已解哉出入
之不明某事則有何人之詞某條則有何日之
審各指其實而言之庠固無所赴阜而某之失
於任庠者亦無辭其責矣臣竊聞之哭奏行
言餘察不及此特以輕易朝廷事故爲某
罪陛下哉覈其實峴爲是乎某爲是夫自

事固人臣之罪而哉以從宜者乃人主之大播
按美固君子所蓋而爲君任怨者先未世之哉
說如峴所陳　陛下汰齊而易之以羅　陛下
欲羅而易之以齊是爲有司專權之罪廣德濟
難非臣所任不能詳知然稱謂齊羅偶急轉論
不齎羅米未至而措齎未以德之齎米有缺而
乞羅米以益之推宜集事要級威終文籍具存
自無備混若事理不過如此則固亦　陛下之
所許未至罪其專也至於掠矣之說則又不可
不察臣事君猜于事父也于職無他任其父之
事而已臣職無他任其君之事而已故稱人乎
之香者必歸矣於其父稱人臣之書者必歸矣
於其君擢是臣任是職欲其稱職而人書之乎
欲其不稱職而從人怨乎使人臣任怨者於下則
怨之者推所從來必歸答於上矣人主何利焉
且峴言之決米　陛下之米民　陛下之民
也胥不曰臣亦　下臣乎以　陛下之臣
奉　陛下今敬　陛下之米活　陛下之民
何往而非陛下患擇哉天下未害有無實
之名也臣之事君當責其實而米名與否不必

問也若夫業民臣飢上所寵仙此則如悉哉之
乳其乎初不爲民峴乃消恩歸知已怨萃　蔀
廷之言何其所見之其哉且民飢而不得食則
怒既得食矣又何怨華於上之有乎峴之言無
足辨者然臣竊見近日固俗日以衰民實人臣率
頓一身利害之私而不以國家生民爲含臣雖
不肯每衙要之峴之統行恐自今分職援任者
益以自事發美爲難慢文自譽譁任　陛下事
者峴言雖小所閱甚大此臣奉拳之惡所以上
濟　天聽不自知其頻也峴與某一是非必
有公論伏望　陛下特遂朝士或委鄰路監司
覆考其實若賓荒政不則是某爲有員　陛
下不可無責若德言無實是以私意罪寵上
陛　朝聽亦乞開正其罪使天下知是非非
不可於聖明之世臣與某實爲默事忠所
蔵不避譏且峴物居都內在臣職派當言風
敬月以聞取建止　又上丞相手書直傳卯
特餘竟有白事道蓋竊見擴德綱守被羅疑
設林庠傳其劫章至此者詳觀之實乃按眞
潛也某惟去年象　罰廷發米振濟自江東

言之廣德為最優且如池州太平州寧國府等
燠若以户口及所得米數宣之皆差不役於廣
袁蓋緣廣德之民自來貧困雖適樂康亦不物
主去年之旱又為特甚所以剗置司卹權　閤
老之意優數證求然價惠其不足故書司开有
所乞以中明易報為齊然徵一方之民得免定
從之恩此　主上之至應丞相之至思也米乃
朝使之米有司不遣奉　朝是之論給敕之年
觀守所以奏上之因非集所知但與敷日之閣
樂郡給然至謂其書且以敷米為得罪及役潤
日感戴君相恩德之民要為質發之言是縱守
本謂真清市恩以歸怒於上而不知今日之奏
乃所以為歸怨之衆也集不旅自已跡上實事
區亟仰商知索如有一臺胡此真諾之心天貴
原之伏望鉤蔡特塌澤祭莊行以釋民疑以慰
民望于胃叢導下情皇恐之至　衰祭酒上摩
相書其一介家屬伏家公評遏有推譯擇居成
均數事之織無備狀毫每賴自職狀羅國家署
令諸州穀投本監長二皆得爲竄則是集所須
之蒙賴與發於一郎者圖閏圓也今度德故官

林岸為郡守勒委進敬張熙某不敢不為一言
鄭淮自古穀官臨客有司存而亦有河以相道
若且司從掌教從古以然被同權大司徒之職
曰因此五物者民之當而施十有二敵與又同
以荒支十有二衆寓民夫以掌數之官而數領
叢鍛拘進益費奉斯民客安其所而檢被證河
得而行也書前設官與司徒固相遠坐然預闢
荒陵頗亦以之某所蕭河以相通若簽如此今
所在載官不導法受敢業之集須者覓半為甲
臣者未闕有所按發而當憲於敝院者酒以罪
去借曰侵官不鬻息於頗故業者乎江東書臣
既以捉孽為職知林岸平時有舉道安人之志
故以走妾之亦未為爲若逐具所委則聞以自
妾年而　朝廷青明守徑敘官一時徒躬可南
公平矣但守臣別與一等差道而板官免羅嶺
恐無以安漕臣之心此亦公朝所宜當竊池
乙支之畢鋼川為甚而民又最貧坡寡所分二
州兇加意來此郎沒設拯收知擇頗旧註迴子
朝得米凡五萬餘石皆措以費民而米管貴之
收糴千里民命願以保全書二十餘為　聖朝

亂天之澤可謂得矣迨丙子春乃有為實錫以
徽廟堂諸請江東諸郡實不甚旱為監司好名
故張皇其事且指民無荒旱為旱舊本經之鑑
於是當路不誠亡感而伸請遂落落矣三月末
其再疑歷至捐減是時民飢困者甚衆所請為
石發為部司駁下遂不獲已與郡守難覗議先
發糴以濟民然表中乞挨事都司有不樂者於
是陳呪勸某所委之官以自辦而孤郡遂炭贊
矣幸　朝廷清明察規之姦石以某為無罪達
見使議天震地數思施無窮未知報實之所謹
害記所因於待事之奏後世世子孫毋忘　上
竊其觀規武逕之章皞其自勸二狀宗李二公
所為集拚明者具到于
且云云　謝奏制見

申御史臺并戶部照會罷黃池鎮行鋪狀

照對黃池一鎮商賈所聚市井貿易稍稱繁盛州縣官凡有需索皆取辦於一鎮之內諸般百物皆有行名人戶之掛名籍終其身以至子孫無由得脫若使依價支錢尚不免為胥吏減剋況名為和買其實白科今據張宣趙義等四十三狀所陳誠可憐憫以區區鋪店能有幾許財本而官司敷配曾無虛日誠何以堪照得在法置市令司自有明禁　朝廷屢行申飭不許科立行名當司雖已屢出榜文不許州縣抑勒行鋪買物然行名不除終為人戶之害牒本州帖縣鎮將黃池鎮應干行名日下並行除免仍給版榜本鎮市曹釘掛曉示如今後州縣鎮務等

官吏輒敢科敷民戶收買一物一件許徑詣本
司陳訴定將官員案劾公吏決配施行仍申御
史臺尚書戶部幷移文諸司照會（嘉定八年十二月日照歷）

至黃池鎮民婁蓮以十載成訴監鎮官吏文林
郎勉買物不償價錢等事已將頭吏押送鄉郎
根究及申到判云照對黃池之為鎮地衝要
實與卑遠縣之會繳毀遞疲往祥鄉以武臣
監鎮多不知書中明于以諸易以左選而吏文
林若有當其任正望其以牆者必單之改充武
臣實言之風顧乃專事貪饕違冒法守有武弁
之所不獻為者令據實應軍等處勸到陳懇斷
查支明等情節如報刷牙藥籍宜之姓名置曆科
敷卸令供納縷帛香貨魚肉蔬果之類有價無
半直若有僅償少小者有三分不償其二者有
分文不支者其所科買賒價細之類附則珍羨
之比果窮計價直高錢不償到民戶之肩責充
一己之異案至有不堪其命投水而死者此其
違法者一也收買縑帛先用灰湯煮熟而後秤
既要料糴臨也不用斗斛而用大秤斛臨自古
及今未聞有此公為指一定其甚未斯此其違法
者二也本鎮酒課易虧一二百千若如其云酌
患難乃於官課之外又多添白酒小酒勸令
行其誅求乃抑於官定額外又多差少酹所得之錢
不知何用以至一時門室卻酒數不多添少所得之錢
責酒坊令戶一切不賣卸酒樵錢與麴價店戶以貴錢償
之儲裝器成體情夫力盡門抑賣不肯頓否
此其違法者三也科罰民財法有明禁而乃指
數富民之過以為罰剝之不嫌如姓因劉人以私醜
斂發除十餘村其屋注沉不嫌如情因而文致勸釀
令拍酒一千貫問勸為家盧所告監造私酒事
之有無特未可知自當申州送獄御勸今拍酒
四百三十貫并勒貫錢一百貫錯以為未足
押送貴等寺勒令合錢撥一錢并常住錢各二百
貫還免解州劉太般見錢下江自應依條究治
卻通令解酒州七劉石為錢二百一十二貫體行解
放此其違法者四也在以法為未因闖裝市許之置地房
者而乃擅行勒四廟以為國家百姓之地廟而擬房

令吏輩拷掠收乞究償之案盈益道路此其違
法者五也凡此數積指獄司勘到陳德新等委
已招承照條各刺配遣贓籍沒監鎮史文林違
法病民宜職監勸以其因病狂假日久見足遊
親辟照餘保明申如當坐王知縣非歷避之親
觀收病嚴事亦合令其尋醫雜狂所有次嫡戶
買物價錢須管一一支還了絕申取拆擇方許
放令起難其刑置行各押責酒額等事本司已
行榜歷及甲御史臺戶部牒諸司照會外所在
刑置崩旁一須縣本州嚴切行下住嚴照縣止
保甲候
察火嶺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七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八

對越甲藁

奏申

申户部定斷池州人户爭沙田事狀

照對喬廷臣江從龍互爭畢家沙產事自嘉定戊辰至今凡九年更阜編修俞監簿莊大著胡判院孟侍郎章郎中胡總領至某凡八任予此奪彼不勝其異說省部行下不知凡幾特以某觀之事有簡徑明白而官司一時施行之誤遂至於紛然淆亂者此類是也蓋上項沙產元係呂仲富胡孝文承佃歲入租錢一千七百貫有奇其後提舉常平司以各人拖欠數多遂下本州主管官召人剗佃於貴池縣税户喬廷臣乞增為二千七十餘貫且先納半租入官本州主管官申取提舉司指揮尋蒙行下估計喬廷臣抵產給據為業此開禧二年也自時厥後喬廷臣管佃凡三載其所輸納初無分文之逋而青陽人户江諮者意在攙奪遂於嘉定元年以後詭易姓名或稱李必勝謂有理而必勝也或稱劉先竟或用其父江捴名或用其弟江從龍更訟迭愬謂喬廷臣當來不合用明訟請佃乞別召無礙人實封投買夫明狀請佃謂非違法不可然其失在官司而不在佃户何也蓋提舉司元行下召人實封投買而喬廷臣乃以明狀自陳官司勿許焉可也而提舉司僉聽既以為可本州主管官又以為可遂從而給佃焉此官司不守條令之過而非喬廷臣之罪也及喬廷臣承佃數年江諮始愬其違法前任俞監簿深不以為然既給斷由付喬廷臣又欲科江諮詭名投牒之罪蓋以喬廷臣輸租如故無可奪之條而江諮設謀傾奪有不可啓之漸故也使有司守法據正皆如俞監簿自足以杜兩家無窮之爭奈何官司利於增錢故江諮得售其計嘉定二年二月提舉司下池州將上項沙產出榜召人實封請佃江諮之弟從龍增租錢為三千四百貫官司為其所啖復給據以予之施行之誤實自此始喬廷臣不甘其攙奪也亦乞增租如江從龍之數兩詞互起經涉數年至程郎中內始下法官指定以從龍為無理而喬廷臣三科無欠不虧國課合許其增租仍佃此說頗為公當然

喬廷臣一時陳乞增價初非本情特以不平江
從龍攘奪之故遂爲此請其後萌悔意經部陳
甥謂出於州吏之抑勒且其產比元佃時有栅
損去處乞行下打量察其用意不過欲得止依
元額輸錢而已省部以其前後反覆遂下本司
責狀如不願依江從龍所著之價即仰日下退
產給付江從龍如願依此價即不許陳乞打量
喬廷臣旣不肯增錢遂行情願退產及本州喚
上江從龍取問本人父子亦自稱無力不願請
佃又再追喬廷臣審責堅乞吐退還官竊詳上

項沙產初無增減始則兩家爭之如金玉後則
棄之如弃髮其故非他蓋前日租課之額輕而
後日租課之額重故也江從龍元初於舊額之
上陡增一千三百餘貫者原其本情自知無法
可以攙奪唯有增租一說可以中官司之欲故
高其價以啖有司未暇計後來輸納之難易及
喬廷臣旣退佃然後顧慮久長之利害却乞給
與元佃之家姦黠之情於此畢露今蒙省符令
本司更切究實仍追喬廷臣取問番悔玩弄情
罪某親行審訂竊謂喬廷臣番悔其情尤可察

江從龍之番悔其情爲可誅蓋喬廷臣承佃官
產首尾數年公家租賦輸納無欠自江從龍興
詞攙攘非唯喬廷臣家實被其害而官司物產
亦成擔閣及喬廷臣旣行吐退本人便合抱佃
乃敢飾詞推托使官產兩無所歸正是鄉曲強
梗之徒初欲攙佃他人田土遂請主家約多償
租稻家旣如其言遂去舊客而其人遽背元約
不肯承當主家田土未免無廢即此言之江從
龍之罪甚於喬廷臣明矣兼江從龍之增錢出
於情願喬廷臣之增錢迫於不獲已不獲已增

錢而番悔者可恕情願增錢而番悔者難原況
省符內明言如喬廷臣不肯依價即令日下退
業今本人不願增錢而願退業正應上項指揮
今若加以玩悔官司之罪則彼有辭矣且其事
業又有甚不可者先聖有言民無信不立大易
之論理財必曰正辭國家立租課之法明言三
料有欠然後許人剗佃至紹興勅又復展一季
之限今若開爭奪之門雖三料無欠而他人有
能增立高價者亦聽其剗佃一則其名不正二
則失信於民自今以後國家法令誰敢信憑官

司田產誰敢請射其花大體関繫非輕近者青
陽縣有沙田一所人無佃者遂裁減租額以誘
人陳請甫及數年縣令依租額輸納輸納不足
遂籍其家其因陳詞遂與批判謂果如所陳是
官司以沙田爲穽誘而陷之也即行下改正而
還其貲大抵今之州縣有司鮮知理財正辭去
食存信之誼故其施行類多如此遂使官民相
疑有如讎敵良非細故其區區之見以爲上項
沙產若令喬廷臣依舊價接續承佃以示官司
守法存信而不貪小利上也併二人皆不予而
下本州召人情願實封次也至於二人番悔情
罪皆以經赦欲姑行原免本司除已帖縣將喬
廷臣着家知在外更合申取指揮施行仍乞檢
照舊法行下約束本路州縣應租佃官產之人
若非三料有欠幷出李不納官司毋得許人剗
奪元以低價召人承佃後來不許增添租額庶
幾官民相孚爭訟寢息謹具申行在尚書戶部
伏候指揮尋行下從申

泉州申樞密院乞推海盜賞狀

照對温艚賊徒自四月二十九日侵犯 郡境本
州亟牒左翼軍遣發官兵及勸諭晋江同安管
下諸澳民船與官軍會合前去收捕公移親筆
再三勉勵如能捕獲賊首及其徒黨除優支賞
犒外更與保明具申 朝廷補授官資用是人
情翕然莫不思奮至五月十三日左翼軍統制
薛慶率將守闕進義副尉權正將備將丘仝
進勇副尉充撥發官陳聰効用充撥發官廖庚
降守闕進勇副尉訓練官吴世榮前進武校尉
權本州潛火官商佐等乘駕甲乙丙大戰船幷
次船共五隻計水軍四百一十八人烈嶼守領
方知剛林彷等糾集民船三十六隻計鄉兵四
百六十二人 峿境總首王行已船四隻計鄉兵
六十人其賊船一十四隻望風奔遁至漳州沙
淘洋爲官民船趕上獲到賊首趙希郤林添二
陳百五蔡郎四名賊徒林從五等一百一十七
人又左翼軍捉到賊探鄭九七髙秀二名晋江
縣尉捉到賊探朱十四一名惠安縣捉到賊探
林慶郎一名又漳州統領楊修武續捉到被擄
人樊十等一十一名總計一百三十六人幷贓
仗等分送州司理院及左翼軍 勘院根問各據

招節次在海行劫及上岸放火殺人等罪犯於
當月二十四日照斷處斷及將被擄人釋放已
具申樞密院外切念某叨居郡寄平時素無威
望可以震攝姦心致使賊徒乘間侵軼仰賴朝
廷威德所被將士民兵相與協力雖未能盡行
勦絶然賊首趙希郤素與王子清叛體林添二
陳百五蔡郎等亦皆王子清腹心既遭擒戮賊
勢緣此遂孤其氣亦沮目今竄入北洋泉漳一
帶盜賊屛息番船通行所有統制薛處厚等委
有勞効合保明具申下項一武經郎殿司左翼
軍統制泉州駐劄薛處厚廉謹持身善撫士卒
到官數月脩飭軍政漸有條理舟船器甲整治
一新及賊徒入境遂能奮不顧身統率將士衝
冒風濤之險於五月初九日至晉江縣管下水
澳海心捕獲強盜王子玉等四十八人十二日
至同安縣管下料羅海心捕獲強盜史添四等
三十一人解赴本州根勘各曾在海節次行劫
已申安撫司酌情處斷外至當月十三日至漳
州沙淘遂捕獲賊首趙希郤等旬月之間海道
頓清欲望　朝廷特賜獎擢以為兵將官之勸

一左翼軍將副合干人林賜廖彥通丘全陳聰
廖庚吳世榮及本州潛火官商佐等並係在海
親獲兇盜之人欲乞　朝廷特賜指揮各與陞
轉内丘全一名人材事藝頗出諸校之左曾於
去年十一月内帶領兵船到漳州海界沙濤洲
親獲強盜徐十一等一十五名今年三月到潮
州海界蛇州洋親獲強盜陳十五等一十四名
解赴本州送獄根勘各節次在海行劫贓滿其
徐十一等已具申安撫司陳十五等從本州便
宜處斷外及五月十三日沙淘洋之捷丘全用
力尤多如蒙　朝廷推賞即乞稍賜優異使將
校有所激勸又吳世榮一名元係進勇副尉權
法石寨因去年六月内福州客人陳八太在本
港被賊行劫有失收捕某具申　朝廷蒙行下
鐫降一資責以自効其劫陳八太船賊人續被
溫州樂清縣尉捉獲外其吳世榮能以勤補過
於去年十一月内將帶人船到本州海界圍頭
洋親獲強盜謝三一十一名解赴本州送獄根
勘申安撫司處斷訖至今年三月内又於潮州
海界蛇州洋同丘全獲到陳十五等一十四名

至五月十三日沙淘洋之捷吳世榮宣力亦多欲望　朝廷特賜旨揮叙復先來所降一資外更與陞轉施行又商佐一名係故商榮之子昨因隨父於大奚山立功授進武校尉後緣其父海州失利怨仇衆之搆肆誣奸致遭追奪居常以門戶衰落每有爲國効命一洗前耻之意提舉市舶趙某以其父商榮曾出其先丞相之門帶到本州權監藥局某因差部押增火衙兵統制蔣慶厚以知其人熟於海道遂令隨船前去捕賊商佐首登賊舟仔擒兇黨其勇敢矯捷實

有可嘉兼昨來所犯已曾經赦宥欲乞　朝廷特賜叙復於今參選庶免終棄於無用之地併乞旨揮

一本州同安縣管下烈嶼首領方知剛林枋等各係士流頗能以信義服衆本縣補充首領提防盜賊昨王子青等在漳州海界浯嶼放火殺人去烈嶼止一望間方知剛等即團結丁壯排布矢石控扼海岸未幾賊船果到本嶼見其有備不敢輒犯一境生靈賴以獲全某切照賊報傳訪寓公士人以討捕之策衆論翕然以爲溫艚賊徒素與烈嶼爲仇而本嶼民兵便習舟楫可爲官軍之助某遂禮請鄉官前往勸諭其方知剛林枋果能效力率到人船與左翼官兵會合賊徒初欲抵敵以官民兵勢盛恐懼喪膽遂束手就禽竊照慶元格諸色人等親獲兇惡強盜三人下班祗應五人進武校尉七人承信郎今方知剛林枋係同左翼軍兵獲到賊首趙希郤等四名賊徒林從五等一百一十餘人又非僅獲五七人之比伏望　朝廷特賜議酌推賞施行

一本州晉江縣管下岭兜總首王行己將帶人船自備粮食器械隨隊左翼軍下海會合獲到賊徒鍾宋三等七名亦合照條推賞併乞指揮

右件如前伏乞指揮施行申聞者八月三日奉聖旨蒲堯厚特與轉一官林賜家書陳忠各特與轉一資立全特與轉一資仍特陞差本軍權副將參虞特與補一資貴世榮特與叙復元資商佐特與叙復元資於今參選方知剛林枋各特與補下班祗應王行己特與補進勇副尉令劄付泉州鬨疾施行准此

申樞密院乞優恤王大壽

竊惟見危授命士之所難今有厠跡戎行綴名小校而能捐軀徇義凛然有烈士之風其在今

日允爲雖得其餽親勝其事由是咨不以上聞比者海盗披猖侵軼郡境其黨舟翼軍分兵防遏昇時群賊泊舟圍頭澳距州城百餘里官軍星夜疾馳至辰巳間猝與賊遇賊徒椎牛大嶺而官軍猶未朝食衆寡勞逸既皆不侔故自將官邵俊以下俱有觀望畏縮之意獨撥發官進勇副尉王大壽者忠勇奮發控弦直進賊徒中箭而斃者凡十餘人群兇爲之奪氣邵俊等既引軍稍退大壽猶挺立不移且罵俊等曰趙官家平日養着好人見賊便走其時准隊將秦淮軍兵朱先陳捷吳慶尹政李從六人隨大壽及秦淮等死之李從以兩奪賊猾獲免海瀕居民登高山望見者莫不失聲嘆息爲之泣下某既爲文遣官以祭且厚恤其家及收剌其子弟士卒聞者於是競勸未幾遂有沙淘洋之捷俘獲賊首林添二等遂皆下手殺害官兵之人行刑之際設大壽位于旁令其子剖心以祭雖足以慰英魂而攄衆憤然惟清明之朝方崇獎忠義以勵風俗今大壽以軍中一校之微家有垂白之母一旦遇賊寧殞其身而不忍負國寧死於王事而不暇顧其親其志節卓犖如此儻以其人微之故泯嘿不揚殆非所以爲忠義者之勸伏乞詳酌特故擬發官王大壽優與贈恤仍將其長男劾用王凱夫補授官資所有秦淮等五人併乞優卹施行伏候旨揮

小貼子稱所有准備將邵俊等緣不進前救援致王大壽等戰死本軍統制薄慶厚已將俊等斷遣降充長行去訖更合取自指揮申聞事

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王大壽特賜保義郎王凱夫特補進勇副尉秦淮朱先陳捷吳慶尹政伍名各特贈承信郎仍令本州具邵俊等官資職位姓名申樞密院今劄付泉州閱牒施行准此

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 戊寅十一月

照對泉之爲州枕臨大海實閩陬要會之地國家南渡之初盗賊屡作上勤憂顧置兵立戍所以爲海道不虞之備者至詳且密開禧軍興之後戍卒生還者鮮舟楫蕩不復存於是武備空虛軍政廢壞有識之士所共寒心近者溫明群盗窺見單弱輒萌侵軼之志仰賴　聖朝威德廣被亟遂聲清儻幸目前之整粗平因循苟

簡不復少加經理安知其亡後日之患甚不揆
迂愚竊恩所以為久安之計者近選委本州觀
察推官李方子知晉江縣徐叔用同左翼軍副
將丘全等徧行海濱審視形勢今據逐官申稱
見沿海列戍要在控扼得所布置得宜士卒精
練器械整齊舟楫便利而又習熟風濤然後緩
急可用今來左翼水軍三寨曰寶林曰法石曰
永寧本州沿海四寨其最切者二在晉江曰石
湖在惠安曰小兜大要雖已得控扼之數然寶
林取城甚近距海殊遠其勢稍緩而還有新得

兩寨至圍頭去州一百二十餘里正闞大海南
北洋舟船往來必泊之地旁有支港可達石井
其勢甚要而前此未嘗措置控扼之未盡得
其所也寶林所屯水軍三百其數為多法石雖
有一百二十餘人然正為防海要衝之地其數
尚少永寧步軍之數倍於水軍誠為倒置此布
置之未盡得其宜也諸寨軍兵雜以老弱法石
軍器總於大軍遇事関請未免稽遲大軍戰艦
僅可足用自餘諸寨船隻俱無徒有舟師之名
初無其實至於營房倒塌器械闕少亡具尤甚

若不及今逐一整備臨時必至誤事今條具合
行措置事件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寶林新舊兩寨在城南一里許初因紹興間
統制陳敏申請自福州延祥寨發到水軍暫往
寶林寺其後就寺傍建寨因以寶林為名據其
地勢不過捍城外子河左翼大軍既屯城東緩
急自可為用水軍重屯深居內地未合事宜今
欲於見屯三百人內撥出二百人以七十人添
屯法石以五十人易屯永寧以八十人新屯圍
頭其寶林空閑寨屋卻撥步軍居住以翼城南

亦不失為捍城之備其寨籍所申委為允當蓋
水軍正為防海而設某頃在金陵見兩司水軍
皆於龍灣左近屯駐俯瞰大江未有以水軍為
名而深處內寨者今若移寶林水軍添屯法石
永寧兩處及於圍頭置戍粮額衣賜初無所增
而軍人列居海濱習熟風濤之險與安居內地
養成驕脆者不同子孫生長其間未免以漁採
為業他時招行招刺無非慣便舟楫之人實為
永利欲乞　朝廷劄付左翼軍照應施行一法
石寨去城一十五里水面當闊寨臨其上內足

以捍州城外足以扼海道合重屯以壯形勢稍加葺理使成家計而人數尚少諸事苟簡今合行之事大畧有五一曰增添人數照得見屯止一百二十六人合於寶林兩寨撥出壯健軍兵七十人及招收梢工碇手共湊作二百人庶幾聲勢稍張可以鎮壓二曰改添寨宇照對本寨初因寓屯彌陀院傍逐旋展創規摹簡略元管軍房一百二十九間除西廊并佛殿後橫廊共一十九間皆彌陀舊屋損甚合折外見存一百一十間今欲添屯作二百人尚欠寨屋九十間

合行添造又寨之山勢其東稍厚西多空闕合移寨就東仍依後山為將官廳別遷寨門以對前山却存留彌陀舊殿以補西邊之闕庶幾士卒得以安居又今教場去寨幾二里許傍臨官道每遇教閱發前有妨往來之人欲移就寨前空地以便閱習三曰預備舟船照對左翼軍甲乙丙大戰船三隻係是新創造木植堅壯所費不貲近者一出便獲勝捷目今見泊近城水次今欲移就法石港安頓責付正將差官看管每月遇潮長日分草校一次本州差職曹官同

將官閱相舊例春秋各大校一次後緣無船遂不復講欲自日下為始仍舊舉行庶幾舟船在水逐時運動既免朽蠹人船相習亦免生疎餘時即用蓬蓆遮覆以避雨淋日炙之患四曰預閱軍器照對本寨軍器總於左翼軍其在寨者止有軍人隨身木弓弩皮頭鎗可備演習而不可攻戰遇有緩急施行閱請委屬兆使合量閱兵器收頓本寨庫眼責付將官交管遇有急緩便可給付軍兵使用不致後時五曰預樁錢粮照對倉卒或有賊船合行粘蹤追捕多以候借

請遂至緩不及事合將本寨軍兵錢粮預行支樁一月專一準備出海捕盜使用其竊詳法石寨正係咽喉之地日前屯兵既少止差准備將訓練官彈壓其正副將却深居寶林寨海道倉卒有警往來咨禀旋發官兵旋雇舟船旋閱軍器三者既備又須申州借請未免遲廻累日賊徒已竄逸久矣今若添展寨宇屯水軍二百人就立正將廨舍有舟船有器械有錢粮氣勢自然雄盛萬一賊徒在海作過為正將者即可遣兵收捕無文移往復之勞無倉卒迫遽之患委

屬利便除已牒左翼軍一面措置外欲乞　朝
廷劄下本軍疾速照應施行
一永寧寨（地名水澚）去法石七十里初乾道間毗舍
耶國入寇殺害居民遂置寨于此其地闞臨大
海直望東洋一日一夜可至彭湖彭湖之人遇
夜不敢舉煙以為流求國望見必來作過以此
言之置寨誠得其地但沿海列戍當以水軍為
主今來僅存五十人而又雜以老弱步軍却有
百人實無所用合於寶林寨撥出壯健軍兵五
十人添作水軍一百人而以步軍五十餘發回

寶林拄替外存留步軍五十人通以一百五十
人為額其寨屋元係鄉民協力架造今見存軍
房一百五十間淺隘太甚火道又狹軍人自言
家口稍多者難以安存春夏之交多苦疾病近
日上戶復為添造二十間稍堪居止其舊軍房
舍量行展拓每三間併作二間庶幾地步稍寬
可以存活老少計今所存舊軍房一百五十間
可併作一百間通新造二十間為一百二十間
尚欠三十間兼將官有廳廊而無房舍環視寨
外儘有餘地而西北地勢頗厚欲展向西北兩

面添造將官房舍及寨屋四十間仍將火道窄
狹去處斟酌除拆以通閉塞為利便所有本寨
軍器却稍足備但水軍所需者紙甲今本寨乃
有鐵甲百副今當存留其半而以五十副就本
軍換易紙甲其錢粮併照法石體例椿辦一月
某竊詳永寧寨委係海灣要害去處合行展拓
寨宇添屯水軍除已牒左翼軍一面措置外欲
乞　朝廷併賜指揮施行
一圍頭去永寧五十里視諸澚灣為大往來舟
船可以久泊訪之土人賊船到此多與居民交

通因而為盜況自南洋海道入州界烈嶼首為
控扼之所圍頭次之烈嶼既有土豪鄉兵可恃
圍頭合行措置今欲創立小寨約以百人為額
上可接永寧下可接烈嶼前可以照應料羅吳
嶼等處內可以控捍石井一帶港口實為衝要
略計置寨之利有五本州海道門戶得以捍禦
一也設有緩急動息易知無倉卒奄至之患二
也士卒習熟地利易於捍禦三也坐而需賊以
逸待勞四也地勢如常山之蛇首尾可以相應
五也以此言之合行創置今相視到兩處其一

高廣山下關臨大海一目皆盡但地稍狹露東
厓西薄可以暫駐而不可久居若欲為經久之
計則當在高廣山後其地平廣藏風乞牒左翼
軍差諳曉立寨人審定其穩詳圍頭置寨事屬
創始與前兩處止是添展事體不同費用既多
尤當加審除薄訪寄居侍從等官及土居土人
鄉豪澳長之習熟地利者皆謂圍頭置寨委合
事宜蓋尋常客船賊船自南北洋經過者無不
於此梢泊蓋其灣澳深闊可以避風一也海中
水鹹不可飲食必須於此上山取水二也當處
居民亦多與賊徒交通貿易酒食店肆色色有
之三也居常客船賊船同泊于此不測間多被
賊徒刼擄而去徑入深洋不見蹤跡今若於本
處置一小寨屯兵百人須備舟船須閱軍器須
椿錢粮悉照法石寨永寧體例委足以機察盜
賊保護民旅某已牒本軍一面差人標定寨基
計料剏置外欲乞　朝廷詳酌速賜指揮施行
一諸寨水軍務要人人可用近所閱視勇怯未
免相半契勘左翼水軍闕額頗多合量行招刺
外仍牒本軍將在寨水步人通共揀選應水軍
內有不堪出海之人撥入步軍隊伍步軍內有
稍諳船水及雖未諳而少壯勇健堪以演習之
人卻撥作水軍使喚又齊林兩寨附城與大軍
家邇稍有老弱尚可存留惟自法石以往並須
精銳不可以老弱充數某竊詳所申委係要切
今取會本軍要見水軍有無闕額據申見闕七
十五人最是梢工碇手全然闕少梢碇乃船人
司命與水手事體不同若刺軍兵恐無肯就之
人乞備申　朝廷行下本軍且招梢碇四十人
仍與刺効用名目庶幾海嶼強壯輕捷習熟風
濤之人欣然投募欲乞　朝廷詳酌併賜指揮
施行
一巡綽海道合令諸寨分認地界自岱嶼以北
石湖小兜主之每巡至興化軍寨止自水
澳以南永寧圍頭主之每巡至漳州中柵寨止
自岱嶼門內外直至東洋法石主之每巡至永
寧止逐月一巡其所差將校軍兵姓名并下海
日分申州以憑考察某竊詳所申區畫地分已
得其宜欲乞劄下左翼軍并本州照應常切遵
守

一左翼水軍三寨法石係是裏巷去城不遠永寧圍頭正瞰大海風沙簸揚將士到彼未必樂居兼又責之逐月巡綽則時時在海暴露日多欲牒左翼軍今後將官差在永寧圍頭者以二年爲率理作重難除獲到賊徒別申　朝廷照條格推賞外如止是巡綽有勞界內無盜賊作過亦許本軍保明陞差一次其法石將官在寨實及二年如能究心軍政肅清海道亦與申聞　朝廷別加酬獎其竊照尋常軍中陞差多出主將私意今若明立定制必須彈壓盜賊有勞之人方許陞進又必以二年爲限則被差將佐於本職不敢苟簡實爲激勸欲乞　朝廷詳酌劄下本軍遵守施行

一石湖寨取城五十里舊名海口南鎮與北鎮相對城下之水從此入海潮汐所通實爲本府內門岱嶼一山屹立其中土人稱爲岱嶼門乃近城控扼至要之地寨基平廣居民頗多舊管額三百二十五人今除出戍二十四人外見管在寨土軍一十九人新招水軍三十八人委是單弱欲增作一百人寨屋元管一百二十間見存三十二間餘皆倒塌今既增作一百人尚欠軍房六十八間合行添造所有軍器大段欠闕併乞委官計料製造施行

一小兜寨取城八十里海道自北洋入本州界首爲控扼之所又爲海道荒僻之處日前常有賊徒公然到此劫船而去舊額三百一十人今除出戍四十一人外見管在寨土軍四十一人水軍六十六人內新招二十九人皆頗壯勇若據此數加以訓練必得其用寨屋元管一百間今見存三十八間餘皆倒塌合行添蓋所有軍器併合委官計料製造其竊照石湖小兜兩寨置立去處正係本州門戶軍額闕少營房倒塌舟船器械色色無有此本州所當任責者除已一面措置務令整備外伏乞鈞照

一諸寨分也控捍海道有人無船與無人同近來節次捕獲海寇收到船一十五隻除損壞不堪外有尚堪乘駕者五隻合委官計料修整撥付永寧圍頭石湖小兜寨使用其除已帖委水軍副將丘全計料修整發下諸寨仍督令逐時教習在船武藝務令慣熟外伏乞鈞照

一今來左翼軍創置圍頭新寨添展法石永寧
兩稍寨其費用已不少每軍人一番移徙般挈
家爲置辦動使官司皆當與之區處今其所至
如歸通計不下萬餘緡又石湖小兜添刱寨屋
製造軍器亦非數千緡不可自今郡計雖窘之
至甚然石湖小兜乃本州所當自任其責已極
力撙節一面措置外不敢上𤍠公朝所有左翼
軍闕乏尤甚更無寬剩可以那撥自非控告
朝廷無以集事告乞科降錢會竊恐重於施行
或上下殿司支撥又恐徒爲文具如近蒙劄下

支撥錢七千貫應付本軍製造軍器等用止據
撥到三千貫自餘皆是虛數已別具申外今來
欲乞鈞慈不靳小費以爲海道悠久之備特賜
撥降度牒一十五道發下本州交官變轉責付
本軍所委將佐着實支用其譴當嚴行督察所
造寨屋之屬務令一一如法不許分文虛費候
畢開具帳狀供申伏乞指揮速賜支撥施行嘉定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准樞密院劄子節文見第一至第四項積年弊事乞劄下殿前指揮泉州左翼軍照所申事理疾速密切措置具經久利便保明申樞密院不得稍有漏泄外右劄付知泉州真德秀照應密切措置催促施行准此第五項劃一已劄下前司照應施行并劄泉州左翼軍外右劄付知泉州真德秀先次逐一從公照揀老弱病患不堪執役官兵人數姓名申樞密院准此第六項指揮已劄下泉州左翼軍外右劄付泉州照所申事理常切遵守施行不得因循弛懈諸事具知禀申樞密院准此第七項將官已劄下泉州左翼軍照所申事理如見得委有勞效即加次第保明申取　朝廷旨揮具知禀申樞密院并劄殿前司外右劄付泉州照所申事理准此第八第九兩項右劄付泉州照所申事理加在承　措置施行無致緩急誤事具知禀申樞密院准此第十項諸寨船隻已劄下泉州左翼軍從所申事理常切修整齊備各皆精熟先具知禀申樞密院准此第十一項鈔縷准二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令封樁庫於見樁度牒內支撥一十五道　付泉州每道作官會八百貫變賣收到價錢作料次支發付左翼軍專充創置新寨添展寨屋等使用仍責本軍務要工役如法堅朴毋得苟簡滅裂其度牒仰本州差人前來請領候畢工日開具收支細帳申尚書省

申樞密院乞節制左翼軍狀

竊見左翼一軍屯駐泉南垂七十載官兵月粮
衣賜大禮賞給及將校折酒等錢間遇出戍借
請悉倚辦於本州招刺効用軍兵亦例從本州
審驗若無一事不與州郡相關其實未嘗畧有
統攝故於軍政全不與聞兵籍之虛實舟楫之
有無器械之利鈍教閱之勤惰陞差之當否本
州悉不知之夫以一軍數千人付之一統制官
殿司既在行都本路帥司相去亦數百里軍政
修廢無由考察故自十數年來爲統制者得以

肆意掊尅歛怨行伍教閱盡廢紀律蕩然州郡
雖知其詳然不敢問蓋緣彼此素無統攝平居
無事未覩其害一旦有急如丁丑春尼院之突
守臣親出救援將士偃然不肯用命必邀重賞
而後肯前今夏海寇陸梁本州措置收捕專統
戍得人軍律粗整且與州郡同心協力故得俘
獲群醜向使如前任賀清臣之愚愎其取敗也
必矣竊見比年以來海盜不時出沒米商舶賈
聞遭刼掠今夏一警旡爲猖獗憑藉 朝廷威
德幸遂肅清近准帥憲司牒明台海界復有強
寇正是整飭軍政之時其見具措置事宜申取
朝廷指揮若本州與左翼軍不相統攝終恐別
生矛盾無由集事伏望鈞慈俯賜詳酌照驗步
司出戍淮上體令令左翼軍聽本州守臣節制
庶幾彼此一家平日有所施行可相評議緩急
或有調發不至乖違實彼必久之利伏候指揮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九

對越甲藁

申樞密院措置軍政狀

照對某一介疎庸誤膺郡寄民事之外其於軍
政粗克究心自昨者海道披猖率即俘獲因加
請究乃知武備久弛蕩無隄防故使兇頑之徒
得以玩視於是選委僚屬遍行海上相視形勢
諏度利便條畫備禦之策具申 朝廷從家報
可仍給賜祠牒以贍工役之費某遵奉指揮督
促措置今則法石永寧二寨添展圓備實爲新
寨亦已落成增屯丹師分撥戰艦復水教之舊
制定巡邏之界分已皆各有理條除別具申外
但其間尚有未盡未便事件某雖叨恩易郡受
代有期倘不一一申陳切慮異時仍前隳弛使
朝廷給賜遂爲徒費某所區畫亦爲空文其罪
大矣用敢不避黷煩具列如左須至申聞者
一海道之備無先舟楫從者左翼雖有水軍之
名舟楫之具初無一有或遇寇警臨時差顧往
往緩不及事發人船未嘗相習豈能衝冒風濤
與狂寇爭一旦之命今來節次分撥法石寨已

有甲乙丙大戰船三隻又有寧海平海船各一
艘為足用外求寧寶盖各只有平海船一隻可
載戰士四十餘人逐寨皆併職大洋萬一賊舟
數至其聚稍盛法石相去隔二三潮猝然救援
不及非惟難以取勝抑恐返滋賊勢合更與造
船二隻發下两寨添貼使用兼照舊額水軍戰
船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例從本軍申帥府
帥司申　朝廷復遲廻差官計料裁減動至
累載方準行下或竟寢不報緣此坐泥腐壞不
可復修今若仍循舊例遇當修之歲然後有請
于　朝廷切慮報應稽遲不及以時修葺二三
年間諸寨之船必皆朽敗一有警急何所措手
切照甲乙丙三大戰船元係　朝廷行下運司
本州就有管官錢内各撥一半應副候畢申繳
為錢一萬二千餘貫平海等船係本州將獲到
賊船重行葺修撥付逐䑮槓具色色全備其費
亦復不少若二三年間便為棄物深為可惜某
與統制楊武翼後及本州通判施朝奉誠一等
官詳細評議皆謂莫若具申　朝廷乞支降官
會二萬貫内五千貫付本軍打造戰船二隻撥

付求寧寶盖二寨添貼使用餘一萬五千貫發
下本州知通同共交管置抵當庫一所於本軍
選差將佐一員幹當將收到息錢分明上曆不
得那移他用遇戰船稍有損動即從本軍報州
委官計料立便修葺所費少而見功多後遇當
修年分更不具申　朝廷乞行撥降或將來大
段年深別合打造方許申陳庶免頻瀆　朝廷
亦便諸寨之船常新而不壞所利甚大今來所
乞錢數係是公共會約須盡得此數作本方可
繼營見息為隨時修葺之費不至侵動本錢而
朝廷一番放給之後可以支持一二十年比之
向來三五年間輙一申請又為有間伏望　朝
廷特賜從申給降免行裁減伏候旨揮
小貼子云上項所申如蒙　朝廷從允即乞
併降旨揮令本州知通同左翼軍統制每歲
終聯銜結罪保明所管戰船有無損動及抵
當庫收支見管錢數申　朝廷照會庶幾永
求不至廢壞併候旨揮
一既有舟舡不可無梢碇水手今本軍諸寨闕
額頗多平時巡邏已是費力若猝遇警寇與相

馳逐於大海風濤之中捎碇之人豈不省事某
昨嘗備本軍所申乞行下招填仍與刺充効用
庶得驍勇之士續準指揮江上諸軍所招梢碇
止刺軍兵是致施行未得今來不敢再申前請
照得諸處配到左翼軍重役兵士多是在海道
行劫作過之人照條三年無過犯改刺本州牢
城今與統制等官詳議欲乞　朝廷行下本州
守臣同本軍統制官於重役軍兵中揀選少壯
輕捷諳會船水之人改刺左翼軍三色軍兵充
梢碇水手粮廪既不甚增緩急實得其用的爲

利便兼照往年統制韓俊任內亦曾申請蒙
朝廷行下遵從招刺今某所乞委有上項體例
伏乞　朝廷速降旨揮施行
一其昨來畫一申請內一項乞行下左翼軍今
後將官差在永寧圍頭者以年爲率理作重難
以除獲到賊徒別申　朝廷照條格推賞外如
止是巡綽有勞界內無盜賊作過亦許本軍保
明陞差一次其法石將官在寨實及二年如能
究心軍政肅清海道亦與申聞　朝廷別作酬
賞緣准省劄已劄泉州左翼軍照所申事理如

見得委有勞効即仰次第申取　朝廷旨揮劄
付本州照會某謹已遵稟照得法石寨合差正
將一員永寧寨合差副將一員圍頭寶蓋寨各
合差准備將一員據本軍申守闕進義副尉權
准備將廖彥通進勇副尉准備將劉顯祖守闕
進義義尉本軍訓練官吳世榮皆諳熟海道內
廖彥通吳世榮因去年五月內捕獲海寇趙希
郤等蒙　朝廷推賞轉資已差廖彥通權法石
寨正將劉顯祖權永寧寨副將吳世榮權圍頭
寶蓋寨准備將職事併據廖彥通等申已嘗幹

逐寨職官去訖其尋行效究本軍所差委已公
當但竊見三衙門江上諸軍有合陞差之人皆
從本司保明申　朝廷出給差劄帖行請給獨
水軍緣也戍外郡遇有陞差止申殿前司出給
差帖州郡以非　朝廷補授不敢帖行請給止
是本軍量行添支其多者不過十千而止雖有
將佐之名初無其實雖責令盡心職事今法石
等三寨俱係控扼海道每遇盜賊竊發欲其捐
棄軀命與狂寇角逐於大海風濤之中非稍優
廩給有所不可照得法彥通等皆因開禧二年

起發山東進取捕捉上項官資其廖孝通權准
備將已及七年劉顯祖權准備將方及三年吳
世榮充訓練官已及三年係年登載帳籍申樞
密院照會各皆有勞無過欲乞　朝廷出給差
劄令廖孝通正充准備將劉顯祖吳世榮各權
准備將候滿二年日照已降旨揮別行次第保
明申伏乞旨揮施行
一某昨以左翼軍於本州初無統攝平時軍政
畧不與聞緩急調發尤難另召嘗具申乞降旨
揮令左翼軍聽本州節制尋准省劄如遇海道
盜賊竊發許本州守臣調遣收捕其敵已遵稟
但有更合申明事節本軍兼控水陸若海道有
警方許調遣萬一陸路或有緩急本州既難坐
視若欲調兵追捕又恐本軍以所降旨揮止及
海道爲詞其合申明一也又軍政修飭全在平
時今若遇警急始許調發而平居不加考察亦
有所未便某昨來所申利害頗已詳盡未蒙施
行若使統戍得人常如今日有教閱訓練之勤
無掊尅朘削之害雖不決州郡節制固無不可
其如廉介公勤之將未易多得殿司遠在行都
帥憲亦相去數百里近而可以致察者莫如州
郡又以元無統屬不敢過而問焉則軍政之廢
壞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數十年來士卒不復
如向時之精銳舟船器械不復如向時之整備
正以主將多非其人而又無從旁督察之者遂
得以肆其貪叨掊尅之私士卒平時未嘗有一
日溫飽之適怨氣滿腹無所告訴有緩急必欲
其捐軀效命難矣故爲一戍將之私計則以受
制節於本州爲非便爲一軍數千人之公計則
以聽節制於本州爲至便　朝廷之上將爲一
戍將之私計乎爲一軍數千人之公計乎況戍
將之公廉無私者亦自以本州節制爲便如今
統制楊武翼俊是也某昨申請之時俊嘗與聞
頗以爲喜蓋其置軍于此事力寡弱凡百非州
郡扶助有所不可若獲受本州之節制則用度
之窘缺可以借兌出師之糧餉教閱之犒賞可
以仰給其有勞効可借本州之保明其有利病
可望本州之申述蓋州郡與本軍合爲一體凡
事相爲援助則在本軍爲力也易若州郡本軍
各爲一家凡事不相左右則在本軍爲力也難

且如去歲海寇之警用力追捕雖將士之力然非本州一一應副則本軍雖欲進前討捕有不可得方其出軍之特本州給以粮餉犒以酒肉日接于道而又合民船以助其勢雇水手以助其用調度有出郡之老吏竊竊私議以為捕寇之事本州從來只是移文督責何須枉費官錢蓋其習熟見聞如此今若仍前不相繫屬自今或有緩急彼雖聽州郡之調遣然初節制之柄無必不能督之向前州郡既不預節制亦必具文行移必不肯資以費用借使統戍得人猶恐未能獨辦其事況一有庸懦之人濫居其選既無州郡督責又無州郡應副豈復肯盡心竭力以收捕盜為己責乎其合申明二也剽聞昨來議者以殿司大軍不應聽外郡節制是致　朝廷未蒙聽許切照殿司官兵之戍淮上者雖小小軍壘皆許節制借曰淮上係是邊面扞禦釐寇不得不然本軍控扼海道扞禦海寇亦非閑慢去處又許浦條御前水軍置副都統制近因浙西提刑申請尚許提刑司節制況左翼止差統制官而其海道利害又與浙西無異其自准回降即欲開陳慮涉招權之嫌是以不敢今受代在數日　閒竊伏惟念　朝廷置此一軍關係甚重若欲軍政常常修舉非付州郡以節制之權終有所不可且將去而言尤無所嫌用敢再申前請伏望　朝廷檢照某去年八月內劄子所申事理早賜施行實悠久之利伏候旨揮

小貼子某今來所請係欲扶助軍政非欲侵撓事權如蒙　朝廷以為可行即乞明降約束不許干預軍中錢物差借人兵及率意擅自陞差將佐其統制官與州郡往來素用賓主之禮亦合並仍其舊不得輒有改更庶幾彼此相安可以協濟國事併乞旨揮（此狀雖申即離任其後得旨令泉州守臣節制左翼軍）

江西奏便民五事狀（庚辰）

臣檢准慶元令諸監司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各具便民五事聞奏臣猥以駑劣蒙恩擢守豫章實兼江右帥事竊伏惟念　朝廷列置帥臣於諸道以總統兵戎為職特平無事則欲其捷威銷萌震聾姦宄使盜賊不敢竊取一有警急則整齊一道之衆惟上所使若臂指然非如列郡

守臣獨以廉儉治財賦為稱職也臣觀大江之東餘地數千里其北則江州興國控扼江西實當光黃之衝其南則贛吉南安林峒邃密蹊越三路姦人亡命之所出沒自餘郡邑小民亦皆輕悍好鬬殺人于貨之盜在在有之臣嘗妄論凡任帥職者皆當以治兵為先而帥江右者尤當以治兵為急故自到官以來凡事關軍政率不敢後然人情蹈常襲故往往視為內地語及武備則哂其不切慮及江面則指為過憂繕治城堞則曰不必任費督責將佐則曰毋虜多事獨不知 朝家建牧之意將假以齊秩姑崇帥臣之虛名耶抑將壁重修戎屏翰王室責以帥臣之處職也昔唐曹王皐觀察江西裒兵大選群能者職遂能挫李希烈之鋒使不敢南窺江淮紹興初李綱為本道安撫制置大使整治城郭團結軍伍威聲隱然群盜相繼敗降如皐如綱始可謂不負 朝廷之委寄矣臣雖不材無能為役顧區區平時頗忠 朝廷盡瘁職業則於二臣之事竊有志焉故今所陳一以治兵選將繕城弭盜為請其間有因本道利害而因

及他道者事勢相關不容不爾伏惟 聖明采擇而施行之

一臣聞自昔外有敵國之虞則內必有盜賊之警故諸葛亮與魏相持而孟獲畔瀘南劉裕舉兵北伐而盧循犯建業二者之患常相因而起一於禦外則盜賊得以乘吾之虛而為根本之害一於備內則敵國得以伺吾之隙而為疆埸之憂其為患均也然敵國在外所攻者吾之頭目其來也可知盜賊在內所攻者吾之腹脅其發也不可測故亮必先平南方然後經營北討裕能滅燕入秦而幾無以制徐道覆之謀然則盜賊其可忽哉 國家南渡以來州郡之兵日以削弱一方有警必移大軍然後剋之往者李全之亂與近歲贛吉南安之擾皆取辦於此然使疆埸無虞則舉備外之兵以平內寇其誰曰不可今邊事方興撤備無日沿江諸軍列戍淮漢以之禦敵猶懼弗給設不幸妄一男子竊弄耰鋤於田畝間沿邊之戍既未可抽回州郡之兵又不足深恃此臣所為朝夕凜凜者也竊詳思之與其養兵而得以無用孰若教之而責其

可用臣所領十一郡有所謂團結禁軍者盡諸
道所不及其法選諸指揮禁軍之强壯者（每若干以下試弓若干斗力弩若干力）聚為一營命曰團結月增料錢
一千合諸郡祖額凡若干人（隆興府一千人州軍各具實數）
臣欲稍增其額合一路為一萬二千人（隆興府增五百人通為一千五百人諸州軍均添足數）日教旬閱責之兵官月按
季拍責之守貳春秋二校則於團結中擇其年
貌漫衰（年四十五以上）事業疏退者仍還元來軍分而
於諸指揮中選少壯及等事藝精熟者補其額
及委帥臣不時點摘按試以攷兵將官以勸懲

其揀選不精致練不熟者案劾以聞守貳不覺
察併行責罰如此則一二年間州郡之兵漸趨
精勇此弭姦鎮萌之要術也然臣愚慮不獨江
西一道為然凡在內地皆當思所以為不虞之
備如臣言可采乞下諸路一體施行

貼黃臣竊觀當今軍政不修兵力削弱所至
皆然而師旅未解盜賊將作蓋不待智者而
後覩應劭之論漢山濤之憂晉其在明時可
為商鑒今除兩淮川蜀荊襄外自餘八路曰
浙西浙東江東江西湖南福建廣東廣西除
江西見有團結外其浙西等路皆當畧倣其
制兩浙江東湖南福建大約各以萬二千人
或萬人為額二廣則稍殺焉其選擇教練悉
如臣今來所請則此八路中禁軍之可用者
亡慮十萬餘人平居以備盜賊緩急以待興
發非小補也又大軍移屯如泉州之左翼別
剏軍分如潭州之飛虎廣東之摧鋒福州之延
祥荻蘆之畨及諸路帥司有親兵去處皆當
責自帥守招塡及額選其精銳別為隊伍異
其賞給倅勵而激昂之合而計之當不下二

三萬人武備既張則姦心自弭其視一方有
急然後抽舟調大軍利害相去何啻什伯惟
朝廷察臣慮遠防微之忠特命近臣詳加裁
酌亟賜施行不勝大幸

臣竊考建炎三年金虜自黃州渡江由武昌
趨興國取間道以犯洪州守臣王子獻棄遁去
遂屠州城尋破撫袁諸郡遍蹂湖之南北然
後北歸所至殘暴蕩無噍類言之可為痛心
今之議者大抵以江西為內地殊不知九江
興國二郡前臨大江北望淮甸纔一水爾

中興初江西安撫大使實兼節制蘄黃蓋以
是也去歲之春虜犯黃州諸關江右震動本
司承制檄調兵守江倉卒間僅能發諸州禁
卒千人以往夫以步卒守江猶策馬使耕驅
羊使戰其不勝任也必矣臣謂與其緩急調
無用之兵以誤事孰若平時養有用之兵以
待事江鄂二司各有水軍號鬧邊事既興多
作步人起發今江州在寨僅有見管若干具員
數而戰艦可用者尤爲亡幾鄂司所管計亦
類此借曰殘虜游魂事非昔比然
其可忽諸况於外夷方興群雄交鶩先事之
防尤當加意臣願明詔江州都統司及本州
守臣同任江面之責其人船闕少之數日下
招填打造之意什之三分屯興國管下富池
等處庶幾風寒之備不至空闕江右一道恃
以亡虞所有鄂司水軍併乞一體行下措置
亦以什之三分戍武昌縣蓋興國江面元隸
江司武昌江面元隸鄂司分兵防守正其宜
也如臣言可采乞賜詳酌施行
貼黃照對鄂州武昌縣正與黃州對岸蓋建

炎間金虜渡江處也臣嘗以上流形勢利害
訪問士大夫有奉議郎司馬括者謂今之武
昌縣乃孫氏所都而今之鄂州乃孫氏時之
江夏也江夏去江雖近然江北間阻頗多敵
人未能直抵江面此項更問子細而武昌對岸止有
黃州諸關若諸關失守則直至江上又其水
面最狹其形勢與今太平州采石略同故建
康府司水軍盡屯於采石今鄂之舟師亦宜
移戍武昌臣雖未嘗親至其地而以括之說
參之史冊及士大夫之知沿江形勢者多以
爲然括往年嘗爲宣司官屬有三劄上廟堂
其一論武昌利害尤悉今錄以奏聞伏乞
朝廷併加詳酌或未可舉軍移屯即乞姑從
臣請以鄂州水軍什之三分戍武昌與江州
興國水軍相與犄角其視蕩然無備亦云遠
矣併惟聖明裁擇
一臣竊見江西統郡十一而隆興實爲帥府諸
郡所倚以爲重城郭甲兵之備皆當整飭如法
然後足以壯觀瞻而弭窺伺而臣到任之初披
視城堞則其缺亘甚闊而傾圮最多尋加訪問

有寓居士夫語臣謂五代以前郡城廣狹中度
南唐李氏諱遷豫章乃始大其郭堞郡之東湖
本在郭外至是遂包入焉紹興初故相李綱為
帥蓋嘗縮其北面然其廣袤猶若干里若干步
更契勘見今實若干里步按守城法當用兵若干人豈易
為力者今誠能按唐之舊瞰湖為城則城之四
面西北有江其東有湖天設之險殆無以過此
豫章百世利也臣竊詳其說可謂至當延縮城
重事未敢輕言而圯壞已極則有不容坐視者
方李綱繕城之時其工費仰於公朝其役兵調
於蜀郡特異事殊不敢扳援有請而本府年來
調度百出帑庾枵然擇必竢有餘然後興役則
夏潦秋霖之餘頹圮益甚沿江一帶居民岌岌
常有淪浸之憂而城脚被齧去處多已摧陷更
遭一水其損愈多近委江州鈐轄楊禧相視修
具頗為詳悉如砌城面以防滲漏作業溝以通
水道用夜叉木以壯城骨皆舊所未有臣今一
用其說第工費浩汗未知所出稽諸舊牘前帥
臣沈作賓在任日從本府撥到銀若干萬兩付
安撫司椿管充犒賞費今不獲已欲於上項
銀內擬兌借若干千兩收買磚石竹木等物及
雇募夫工日下修築卻從本府於收到諸色窠
名錢內痛加撙節旋次撥還庶幾城堞得以一
新少重帥府之體伏乞劄下遵守施行
一臣竊惟 聖朝討安元元思慮深遠其在諸
道既有兵以備戰守又有將以主其兵複置帥
以護諸將務令素習紀律素定一旦有警將推
帥之所令兵推將之所使以之戰禦無不可者
自視事以來請求軍政本末乃知州郡禁卒多
以供工匠備厮役事藝未嘗練習教閱秖為具
文則兵不足以為兵矣有副總管有路鈐有路
分又有州鈐有將副下至都監監押皆以主兵
為職而未嘗知兵問其得官之由或宗戚或閤
門或國信所或堂部吏其間豈無可用之材要
於將畧鮮曾閑習或習文墨以自喜或矜富貴
以自娛甚者闒茸廢放無所不有則將不足以
為將矣兵不足以為兵將不足以為將則帥之
為帥是亦具員而已矣望其藩維王室如古之
牧伯顧不難哉然兵猶可以閱習而精將不可
以勉強而學竊見近歲指揮總管路鈐例其臺

參將副以下亦必從帥司銓量乃許之任臣謂此僅可以察其年齒之狀老與精力之強否而已必欲得知兵之大則臣願　朝廷嚴其選擇總管鈐轄為副帥閒嘗以節度使為之其次路鈐路分亦武臣高選今之環衛蓋將帥之儲及諸軍統制統領等官亦多習熟軍務者臣謂總管路鈐宜於環衛及統制中選其嘗歷戰陣者為之州鈐將副其取諸統領將副之諳知兵事者都監監押員多不可悉擇姑從舊制差注年未六十之人而責帥臣以從實銓量毋使疾病疲啓者尸其位庶幾州郡主兵之官漸得其人居精於教閱緩急有所倚仗非小補也或謂審爾則閤門國信之屬何以處之臣曰為官擇人則治為人擇官則亂　朝廷儻恚其屬之失職固當置諸官閑無事之地至於軍政安危所係則不可以不擇如臣言非繆乞賜詳酌施行

一欲乞通廣鹽於贛州南安軍以弭汀贛鹽子之害特有欲乞通廣鹽於贛州事若行下贛州知通同共詳酌未報而以憂歸不及上聞年春蘄黃失守其後　朝廷始武昌為寓帥軍壘知所陳云

潭州奏復稅酒狀

臣至愚極陋誤蒙　聖恩擢付一路入境之初訪求民瘼即聞榷酒一事重為潭人之害既又詳加考訂迺知積弊已極不容不更舊法具存不容不復臣敢疏其本末以聞竊惟酒之有榷本朝家所藉以佐經費其來尚矣然後行於江浙諸路而不可行於廣南福建者蓋瘴鄉炎嶠疾癘易乘非酒不可以禦嵐霧而民貧俗獷其勢不能使之必沽於官故特弛其禁以從民俗之所便若畫湖以南雖未閩廣之比然其密鄰桂苑旁接連賀風土氣候往往相似故全永郴道等州或聽民自釀而輸稅於官或於夏秋正賦併輸酒息未有專行禁榷如江浙諸路者也獨潭州在城或稅或榷前後屢變考諸故牘稅酒之法實起於紹興元年是時兵革未息城市蕭條幕府適有練達之人建議于州募醞戶造酒城外而募拍戶賣之城中入城之時數罌以稅官無尺薪斗米之費而坐獲利入民無逮捕抑配之擾而得飲醇美其後名公鉅卿相繼典州皆因而不改旁郡如衡依倣其法亦迄今遵行至乾道二年劉珙討平郴寇增置新兵又乞

之軍郴桂一時調度百出亦不敢輕變税法但
增置糯米場添創南北贊三樓量從官責賣稍分
醞戶之利而已及辛棄疾之來創置飛虎一軍
次自行贍養多方理財取辦酒課乃始獻議于
朝悉從官賣明年權給事中尚煇奏言潭州自
行税酒法人甚安之官不費一錢而日有所入
今變税為榷皆謂不便人多移徙虛市一空始
行之初所得雖多今止及半而米麴之本官吏
之給盡在其中夫以小利易大不便猶不可況
初無可得之利且彼方新經陳峒猖獗之後又
可處稽之乎　孝宗皇帝亟從其説降旨往羅
令本州照久例施行是年冬帥臣李椿到官椿
於吏事最為詳練亦奏臣久居湖外備諳土俗
税酒之為民便已久而棄疾改之當剏造營寨
房廊日役夫匠甚衆所入雖不下七八百緡夫
匠一散已不及初其後愈見虧額會計所得除
抱認諸司錢及贍給官吏虛有發羅醞戶之名
實無所益請依舊於行醞戶税賣而帥司樓店
亦且開沽俟税課登羨日止　朝廷從之官司
所醞既少姦弊易防故酒常佳而易售民戶安
意税賣無抵法冒禁之虞故雖稍取其羸仍從
官賣其常平等處課額亦準舊例徑於息錢内
取撥分隸自是潭俗頗還舊觀既而安丙來自
西蜀視事之初即議改榷且限三日打併投醪
江流見者撫膺推壁破甑所在嗟怨括馬供磨
騷及編珉伐木為薪至空嶽麓而不之卹也倡
優當壚酤雜郡齋糟糠豢豕充斥後圃凡酒家
一孔之利鈎抉靡遺酒貴米賤既相避絕重法
以禁亦不為止捜邏之卒旁午達道連坐之人
填溢犴圄當者至加籍沒負者令衆監償異服
荷校畢集於市中下之家閱月踰時不知酒味
小有讎嫌動相誣訐人人重足一迹糯米收糴
責之州縣雖窮荒之邑艱歉之歲坐數攤下無
得免者監勒牙儈科率舟船所至騷然人不堪
命其害不止一州且及一路矣後改帥臣葉時
鄒應龍皆有意復舊竟以弗果然則改弦更張
稍蘇民困此政微臣今日之責也且紹興初元
至今凡九十餘載税法中雖暫改然其行之之
久通前後七十餘年榷法之行或三四年或五
六年即復大都不過二十餘年耳由是觀之税

之與榷孰便孰否其大畧可覩矣自曹彥而不
然自是官酒與民酒並行者爲定例莫之能改
及開禧二年趙善恭又欲盡罷其息不待奏聞
遽行官榷醞户失業犯法者多甫及數年其弊
遂極曹彥約到任是時官賣之額日朘月減幕
府相視束手無策彥約之議大槩以爲若行榷
酒則利在官吏而百姓蒙其害一爲税酒利在
百姓而官吏有所不便此議一起每指以爲難
行皆官吏自爲之計非爲公家計爲百姓計者
也以嘉定三年官賣本息計之雖名收二十萬
八千五百八十七貫有奇而米麴柴水本錢與
官吏食錢却計一十二萬一千三百八十二貫
除本收息僅有八萬六千二百五貫是一日所
得止二百五十餘貫若官賣一分税酒二分則
日税之額不過一百六十餘貫當不難辦於是
復行淳熙八年已降之旨參用淳熙十年官私
俱醞之議許城外百姓自行造酒般運入城上
秤收税每酒一斤税錢七文不税而入謂之私
酒若城外以至禁地不可關防即分地分緊慢
改爲撲望户欲來者許之承撲欲退者許之自
陳此外惟南北楚樓每歲量造三分之一約復
行税法衛涇繼之每歲所入淨息率不下八萬
餘貫睎昔之榷無大相過是不科糴不抑配不
捜捕薪水之費官吏之給皆捨去其七而雖然
一定之息踵門自至顧何所憚而不爲哉本司
每歲諸軍供給貫揭之費誠爲不貲若以一歲
所入截長補短痛加節約亦可董董自給矧此
而求多爲必曰不榷不可然猶虛相較其實無
幾從爲國家歛怨一道況淳熙八年指揮初無
衝改爲臣子者遽輙廢格君命行其胷臆臣雖
至愚竊所不忍謹以日下措置復行税酒舊法
所慮入微望輕不足鎮壓異議既行之後他時
或有變更則爲醞户者重罹蕩析之禍是臣實
誤之也用敢冒昧奏聞欲望　聖慈仰體孝宗
皇帝嘉惠湘民之志意特降　睿旨從臣所請
臣當琢石鑴刻立之通衢以爲本州一定不易
之制俾潭之百姓歌詠　聖恩永永無極臣不
勝大願伏俟　勅旨
貼黄臣竊見荆湘之地俚峒錯居風俗獷戾
動揺則易綏輯則難乾道間因官司數貲乳

香激成郴桂之變厥監非遠人所共知本司
以安撫一道爲職正當禁止州縣擾民之政
以銷患未形乃因榷酒之故歳歳行下科糴
糯米所酬之直未必能及時價所支之錢未
必能到人戶况又有追催之害有陪備之費
其爲咨怨蓋不待言擾民之事昔自爲之州
縣效尤其將何責倘非亟復税法則歳造二
十萬斛之酒用糯至多苟不科糴何所取辦
萬一有姦民扇揺其間是因小利而致大患
也臣日夜念此至熟是以斷然行之不疑伏

乞睿照五月二十六日本聖旨依

申樞密院措置收捕道州賊徒狀

照對本路道州管下有賊人蘇師軍等聚集作
過已涉數年尚未敗獲縁本州連年災傷飢民
從之者多遂頗猖獗已殺傷江華縣土軍唐信
等八名近承廣西提刑司牒據賀州桂嶺縣申
賊人蘇師軍等在本縣及江華縣兩界首行刼
民財殺害人命已牒照賀道州督發巡尉會合
追捕今來賀州申備桂嶺縣申强賊二百餘人
是蘇師軍等賊徒過縣五里頭鳴鑼奪人戶赴

州納税之米本州支錢付臨賀縣彈壓馮進等
部押樂弩手五十名同本州巡檢趙春前去桂
嶺縣勦捕又據道州申賊徒十二月二十五日
自賀州侵入江華縣界黄小九家取酒食用閑
集隅官等人捉獲正賊朱念五廖曉二其餘賊
徒竄入賀州界地分自今郷境寧静除已開會
攻捕盡數勦絶兩司切詳廣西提刑司牒及道
州申見得上項賊徒目今的在賀州界内但賊
徒出没不常若道州有備則逃而之廣西廣西
有備則復過道州如此已是數年若以其暫出

州界便謂無事切恐媮一時之安養癰護疽終
爲大患今事連兩路若相與爲一家則此賊有
不難圖者今廣西提刑司已差彈壓緝捕馮進
等部押樂弩手五十名同本州巡檢趙春前去
勦捕而本路提刑司昨來亦已差衡道郴桂四
州都巡檢下土軍一百人并道州抽差營道等
四縣土軍弓手共一百二十人有隅官義丁在
外則兩路皆已有兵把截矣所慮兩路將士之
心未必協同若更相望觀悠悠歳月安有了期
若一處先舉而自餘不相應援亦爲利害莫若

兩路互相關報其所調發人兵隅官彈壓等人
各於本界衝要去處守把防其侵軼絕其抄掠
之路使其力窮勢蹙道州守倅却當乘此之時
遣得力人持兩司榜文喻以禍福許其自新仍
一面抄劄飢民措置賑䘏使本州之民各皆帖
妥無與賊相應者則其勢必孤而官司又明許
以不死則投附者必衆其執迷不改者勢必無
幾却關會兩路之兵各進前掩捕而選擇其中
熟於山谷地利之人擣其巢穴其成禽必矣今
具措置事下項

一調發兵馬帥憲司當任之昨來提刑司已
差發兩州都巡土軍一百人及糾集義丁
等人外今請本州更切斟量緩急如合用
添兵即火急飛申安撫提刑司行下差撥
應付其錢粮先撥合解諸司窠名錢物應
副支給却行具申理豁

一糾集隅官彈壓等人及土兵弓手遏賊來
路防護江華等縣居民無衝突之患道州
當任之今請本州從長措置施行務令着
實有備不請具文塞責

一賑卹飢民使各安業本州與提舉司當任
之本州諸縣皆有飢民江華最甚請本州
日下先次委官抄劄江華縣飢貧戶口火
急申提舉司支撥常平錢米行下賑卹餘
縣却以次區處如常平有限不足均給即
疾速具申帥漕憲三司同貼助

一踏逐得力人入賊說諭令其散衆投降亦
本州之責今從安撫轉運兩司具榜發下
本州請疾速差得力人前去散貼招諭其
應下合行事宜就委本州陳司理與守倅
商量從長施行務使賊徒及早解散户民
各得安業賊徒見在賀州管下兼昭州及
廣東連州路徑相通切恐賊徒透走難以
收捕合牒廣東西兩路經畧安撫提刑司
及昭賀連三州詳前項事理各行調發人
兵防守衝要無令竄逸如有機會可乘即
關報道州合兵掩捕務要與民除害不必
以各路之故互分彼此

右牒上本路提刑提舉廣東西經畧安撫提刑
司并道昭賀連州各請照前項事理速為施行

又具申樞密院伏乞旨揮劄下諸處催促施行
嘉定十六年正月十五日

申尚書省乞撥米賑卹道州飢民

證對本路管下永道兩州去歲旱禾方熟忽傷螟虫晚禾垂成水潦暴至田畝失收人民闕食緣此道州江華縣凶徒竊發飢民群附遂至猖獗諸司逐急委官措置擒捕仍多方招誘飢民近已獲到賊首餘黨相繼降附目今招誘來歸者非惟無所贍給而中產之家亦多飢餓至於細民則尤極狼狽道殣相望疫癘復作骨肉流離城市聚落萎棄嬰孩至有不獲已而溺之江水者其勢危急蓋尤甚於嘉定十四年之旱疫兩司見差官抄劄措置糶濟緣飢餓者衆米石闕少別無可以措畫證得嘉定十五年郴道桂陽三郡旱傷　朝廷行下於郴州椿積米內撥五千石道州桂陽軍常平米內各撥二千石兩司又節次申乞充撥潭州和糴米石蒙劄下科撥六千石專一賑濟計撥一萬五千石以活飢民一方亦子孫獲更生今道州承連年旱疫虫澇之餘又有盜賊疾癘之害百姓飢餓父子相棄常平存米既已無多道州郡計自來窘匱有稅之家又以累歲勸分全無儲蓄鄰近衆州自患不給接連廣郡道梗不通別無米石可以仰食雖賊黨漸平然飢民易動一方之事尚多隱憂今來情急勢迫所合申控　朝廷仰祈矜卹以解十萬生靈倒垂之急欲望鈞慈於潭州或道州和糴米內撥米二萬石亟賜劄下專一賑濟道州飢民庶幾百姓存活銷患未萌不勝本路之幸須至申聞者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旨揮行下以憑遵守施行　三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令道州接見起發

奏爲府知糴米一萬二千五百石就充本州賑濟使用如上項米已折錢數即撥潭州於嘉定十四年分見椿和糴米內支撥一萬二千五百石應副道州支用候支撥畢開具帳狀申尚書省

申樞密院乞免將飛虎軍未戍壽昌狀

證得今年五月二十六日準當月十五日樞密院劄子節文爲本司申乞將壽昌見屯親兵忠義軍八百餘人帶衣甲盡數替回歸司教閱事已劄下壽昌軍即制司外劄付本司從所申事理施行將已發往壽昌軍飛虎新軍共一千九百四十三人各人老小妻口更揀五十七人幷

衣甲軍器等亦同老小妻口日下一併般挈徃壽昌軍一處居止通作二千人永久屯駐將飛虎舊軍四百五人且權與存留教習新軍及行下飛虎軍招塡闕額外所是起發新軍老小妻口本司尋契勘若徑將飛虎新軍老小妻口盡數發遣在潭州可省日支券食在本司可免歲費拆洗等錢誠爲利便所合仰體朝筭亟行遵稟但緣本司體訪得上項新軍當來雖係於本路諸州招收既而就潭州選刺押下本州新寨居止教閱往往即視本州以爲鄉土其間多就本州結親者近聞求戍壽昌頗懷顧戀本司慰勉就道偶無異詞然揣度其情尚有後回本州拆洗之望今將各人老小妻口遣就戍所雖有室家團欒之樂且無道路往來之勞而其意嚮終不以爲便博采將士之論不謀而同今本司見據先來部轄壽昌軍捍禦新軍將官唐亮申所部新軍七百人一面起發回司拆洗限兩月仍前起發外其逐人老小妻口欲且令在本州新寨居止免行發遣仍欲立爲定制自今壽昌捍禦飛虎軍每滿兩歲一次拆洗庶幾軍情感悅緩急可以集事至於本州本司雖少有支費所不敢計而 朝廷昨來所委本司新剏造寨宇亦不至爲棄物本司已於五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六月初二初三日具申樞密院乞速賜劄下壽昌軍及本司證會施行未准回降今月初七日據壽昌軍差正將趙遵部押第一次起發捍禦新軍六百九十七人回司拆洗據衆軍圓狀稱新軍爲見當來舊軍多有立到戰功增加爵祿又見文榜止是潭州飛虎却無壽昌寄招衆軍皆是拋棄物業般挈父母妻口前來投充就請又多是本路諸州産户或改刺禁軍盡在本州結親及有祖宗墳墓並在附近去處若使求戍壽昌則是家産破蕩親屬違絶祖宗墳墓不能拜掃深實利害昨已具狀赴沿江制置司陳乞已蒙備申 朝廷外陳乞將新軍存留在寨一年一替或依信陽軍捍禦官兵久例一年一次拆洗使各家有父子團欒之樂衆軍皆得安跡今契勘本司昨來躰訪得知前項利害因依已排日具申乞令據回司拆洗新軍陳狀願見軍情未以求戍爲便欲望鈞慈檢証累申

事特賜敷奏速賜劄下壽昌軍并本司證會將
前項新軍老小妻口且在本州新寨君止免行
發遣仍立為定制將壽昌軍捍禦飛虎軍兵每
滿兩歲一次回司拆洗糧錢兩便謹具申樞密
院伏乞旨揮速賜施行時壽昌知軍朱案建言朝廷從其請行下某處軍情叉不就力為申陳未蒙累聞諸李宣詳蒙至生變朱赴於江北乃出詞訴以初無此事仍發其歸司折荒然來或之議未之也素初請未發又其三有請且作親作白翰堂甚力乃始下鄂州判置司制司申潭州所請其發甚長父之乃劄下撥本司所申行十月十二日也
中樞密院為已誅斬武岡軍叛卒狀嘉定
證對本司昨為武岡軍禁軍將宗楊德贇司劉
德近在軍衙作鬧及刦掠黃三黨八等家財殺
死百姓周少三等事尋奏八月二十五日省劄
備奉
聖旨令本司更切撫諭安輯施行遂於
九月初十日密切行下本司撫諭諸軍各令安
帖外仍喚上蔣宗等三名赴本司聽候指揮仰
本軍立便解發如敢抗拒請權運選差得力兵
級徑行擒戮函首赴司其蔣宗等三名家財並
給付用力兵級充賞仍將本司發下借補官資
文帖書填給付并具姓名保明供申切待具奏
朝廷給降真命及從本軍先支官會二千貫文

等第支犒具申本司發遣去後今月十四日據
武岡權軍僉判葉宣教申於今月初九日分差
得力軍兵陳喜李成等擒捉將宗楊德劉德三
名斫到首級了當其餘隨從人于喜等亦已捉
到分送三獄收禁外所有將宗楊德劉德首級
別狀申解併具陳喜李成等功賞供申先次飛
申本司須至申聞者右所據前項狀申本司除
已牒武岡軍催申候到逐一施行別具供申外
謹具申樞密院伏乞證會
又申樞密院狀同日
使司昨於九月初十日出給文榜發下武岡軍
委權軍葉僉判喚上蔣宗等赴司聽候指揮如
敢抗拒即仰擒戮函首申解却將蔣宗等家財
分給用力兵級仍將本司元發下借補官資文
帖書填給付供申去後今據權軍葉宣教申已
於今月初九日分差得力人陳喜李成等擒捉
將宗等三名各已斫到首級及提到隨從人于
喜等送獄根勘外今有各行事件須至旨揮
一據申兵級陳喜李成等委是用力向前深
可嘉尚其餘同共用力之人亦合優賞請

權軍照使司元行下文榜事理將所給借
補官資文帖斟酌輕重書填給付不許泛
濫仍具姓名申本司切待具申朝省給降
真命其蔣宗等三名家財合照元榜事理
等第支犒用力兵級所是本司元榜出立
賞錢二千貫文亦合斟酌輕重立便給付
務令公當
一昨來蔣宗等在城内及城外二十里間刼
掠民户家財打湯屋宇一番焚蕩損深可怜
念請權軍日下抄劄城内外破害人户姓
名於當平錢内等第賑卹一次務令優厚
右牒武岡權軍兼僉判照前項事理逐一施行
具狀供申并牒上二監司請照會再申樞密院
證會仍申尚書省諫院御史臺
小貼子
所是本司元立賞錢二千貫文已行下就
本軍兌支及差人賫㑹發還本軍外別支
官會一千貫發下令項賑卹軍城内外被
害居民伏乞鈞證

對越甲藁

奏申

奏乞將武岡軍簽判葉莫旌賞狀

臣等竊惟人材之優劣未易知也平居暇日勉
自修飭夫誰弗能至於事變之來紛紛擾擾呼
吸之頃安危係焉乃能從容區畫摧群兇陸梁
之氣成一方綏靖之功則其材始有可稱者矣
臣所部武岡軍近者有兵卒之變原其始也蓋
以守臣司馬遵不善撫循至此紛擾臣某嘗劾
奏以聞奉　旨罷免矣尋雖去郡然兇卒蔣宗
等自知以軍任之微已嘗陵犯郡守剽掠居民
戕殺保丁罪在不赦締交合黨其謀日深既嘗
取州郡文帖為諸營之長且以將領自稱擅出
文引役使郡兵鳴鼓集衆無敢後者方其鼓衆
倡亂之日已刼郡民三十餘家臣等移文撫定
之後雖不復行刼但以意諭富室借犒軍之名
令輸錢於已所積日富氣燄愈張包藏禍心寔
有叵測獨賴本軍簽判葉莫若平時素以寬厚
為兵民所信變自初發作司馬遵託疾在告莫

能躬任撫諭之責使蔣宗等不敢大肆其兇臣
等得報亟令莫權攝郡事且密授討策使莫圖
之又能深沉弗露外示撫柔而中為規畫以措
置火政為名選兵卒之可用者團結什五更番
守宿區處既定即以臣所下賞榜及措補文帖
密示其中之可仗者數人使為之倡於是群卒
爭奮遂梟蔣宗等三人之首於崇朝之頃自
兇黨同時就縛無一漏網闔郡吏民歡若更
臣等竊見宣教郎簽書武岡軍判官廳公事權
軍事莫某學問博洽操行修潔修早登儒科兩
邑令始在善化以和平為政邑人稱之繼在邊
邑修復經界迄今猶賴其利及至武岡適會闕
守攝承數月政聲藹然深孚春陵民被實惠今
玆又能殄除兇逆震懾國威使軍律已壞而復
修民情方疑而遂定其事雖止一方其利實及
一路其効雖止一時其功可及百年用敢合辭
上干天聽伏望 聖慈將莫優加褒賞仍賜拔
擢以風厲當世使凡為國竭力為民除患者知
所勸勉實天下幸甚須至奏聞者右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并申尚書省樞密院諫院御史臺 又

朝堂書云恭近自武岡兇卒授首之後一冊奏
起僚陳伏討惫塞韵覓今震本軍具到事之本
未及用力兵一姓名甚用備中朝者切推養判
業莫以辭然敦儒生平時謹恭辭然若無所獻
爲者咜事制莫乃殺松奮發如此其所臣虜又
種續密故能萌除兇既殺端一方其力甚雖而
其力甚偉其已同權惷大夫露篤于　朝狀望
約懸後加莫灌以風屬當世蓋今有位之大夫
損習爲保身特祿之詩其賊稍擊化雖爲公家
立事者甚少況莫誓積郡符事之齊否救非卍
責一發不劾則彙族旗爲常情於兇舜不願慮
而莫之用心知有公家而不知有私室知有一
方之利害不知一身之安老其在今日實爲辯
術方事之未胥也諸郡又諸漫有願日語雖之
風爲有司者兇節息容眷以幸無事一旦首
亟編詢諸州宪等惠慈不權自沮後雖有喜亂
之人雖敢後敏尨者故其舊莫之章以爲其事
雖主漆广方於利貴及一路其劾雖止一特其
功可及百年公論實然共寡語也惟大丞相先
生知之諸卒之用力若人數額多無意資之理

推李成陳書李效于志四名不可不錄已討其
公敎中閱乞正行情投原諸卒所以用力者爲
本司明立賞賞奇事成之日保奏稿用發餘勞
罪敎令措毅人之賞以全一獻之生官抑惟公
韶必前不筍與畢賜旨揮行下某賞靈卷懇候
望之至廾二月十九日奉　聖旨據勝特轉三
官陞差充通判武岡軍仍令吏部僧本軍簽判
員闕日下若屬其已差下又令赴部別往授

又申乞黃逵等賞

本司昨爲蔣宗楊德等鼓衆作亂光焰熾然慈
雖日甚若與刑久而未正必有必莫難圖之憂
効尤者將相繼而起遂與僚屬共議所以區處
之策行下委權軍事莫某選兵級之可用者許
以重賞使之效命必能有濟於是書寫賞榜出

給補帖密切發下本軍且許事成之日具申
朝廷補授真命權軍事棊莫遂借潛火為名團
結軍伍擇其中之可仗者數人示以本司賞榜
及借補文帖果皆踴躍爭奮軍兵李成首能設
計誘之使出陳喜李收于志首先用命擒戮渠
魁四人之功實居其最已先用本司發下文帖
將李成陳喜各借補承信郎李收于志各借補
進武校尉遂具申　朝廷並與給降真命補授
其黄達等四十一人各係隨從用力已行下轉
資激犒及押隊徐炳等四員各行薦舉本司亦
行開列姓名供申　朝廷諮會三月二十七日
準樞密院劄子節文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依
李成陳喜各特與補承信郎李收于志各得與
補進武校尉本司已恭稟關牒去訖今據武岡
通判兼宣教莫前項狀申乞將黄達等一十六
人特更與並加旌賞本司證得所申黄達等一
十六人當來係陳喜同等用命擒捕斫到蔣宗
等首級之人委有勞效謹具申樞密院尚書省
伏乞旨揮特賜詳酌推賞施行

又申併乞推周安衛賞

諮會武岡軍叛卒蔣宗等鼓衆倡亂本司隨宜
行下權軍簽判兼宣教莫先次撫定使軍民披
堵徐議措置討方畧委遂取責本司都吏周安衛
軍令狀不管稍有漏泄仍令專一承行機密文
字其時書寫係羣賞榜補帖等不欲宣泄盡出
周安衛一手且許以事濟之後當與具申　朝
廷補官所是周安衛自差委承行之後朝夕究
心備宣忠力繼而兼簽判果以本司所下賞格
補帖密示軍兵李成等踴躍用命一朝之頃三
兇就戮今李成等見蒙　朝廷録其勞效授以
官資已足為軍卒用命者之勸至於周安衛在
司年深累曾承行軍機事務別無過失前政安
撫鄒閣學曾具申　朝廷乞行補官未準回降
今契勘蔣宗等作亂實非其他盜賊之比今事
已就緒統周安衛之功雖不可與李成等並言
而其宣勞效力者不具申　朝廷優加旌賞無
以為胥吏忠勤者之勸本司保明是實欲望鈞
慈特賜敷奏將周安衛比附次等立功人李成
于志體例特與補就官資施行庶幾寸功必録
人知激勵須至申聞者

又申乞將董汝霖處斷狀

本司昨準　朝廷旨揮將武岡軍吏董汝霖根勘限十日具情節申尚書省已於今月十四日酉時入樞密院奏字記黑牌遞申發去訖契勘本軍諸卒之變皆是李安世董汝霖生事激作之故獄司勘到情節巨細悉除李安世先已自盡外其董汝霖欲乞旨揮行下特從處斬以為公使生事激變者之戒須至申聞者

奏置惠民倉狀

臣猥以疎庸叨蒙推擇假守湘土除惟奉寄之重朝夕孜孜心苟可以惠養民生培固邦本者不敢不用其至惟是民食一事最關休戚臣在官二年春夏之間郡城居民率告貴糴蓋其生齒阜蕃土産有限全仰客米以濟其乏若鄰路與上江歲豐穀賤轉販者多僅充闕食一或不然則市直驟增平民下戶立見狼狽常平義倉之儲本自無幾加以法禁嚴重非飢荒已甚之歲不敢輙請發糶故二年之間雖吾貴糴臣皆那融借撥別色米斛以糶而不敢妄發常平至今夏米價益翔借撥之米不足以繼然後將申常平司得米五萬石賑糶一城生齒賴以全活而公家之積則已罄矣今歲一旱所傷甚多來春以後民食必乏倘不早為備豫之計惟聽馬須客販之至一或不繼其將奈何竊見　國朝張詠　淳化中守成都以蜀地素狹生齒寔繁審有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一升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石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糶之奏為定制其後百餘年間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民無菜色臣之於詠無能為役然心竊慕之考之吏牘

本州秋稅米內有所謂折粳者本正苗之數其後折錢以充郡用前後守臣或遇闕米支遣則令仍輸本色臣今措置自今歲為始將上項折粳令人戶輸納本色更不折錢以嘉定十六年納到數目計之合正耗為米五萬餘石別敖盛貯名曰惠民倉歲歲賑糶其規模大畧悉倣張詠之法庶幾城市細民自此永無艱食之虞而因養萬數又於風化不為無補所有張詠舊法與臣今來區處事宜不敢上瀆天聽已具申朝省外竊惟古人良法未有百年而無弊者惟

詠賑糶一事自　淳化至　宣和百有三十餘年蜀民被惠如一日不惟詠之區畫有方亦由繼其後者更相維持小有蠹弊隨即求藥雖有異議不為動搖而　朝廷著之令甲前後議臣復主張而申明之以故行之愈久其利愈博臣今欲望　聖慈將臣奏申事宜特降　勑旨行下本州永永遵守使潭人世世蒙被　聖朝子育之恩實一方大幸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後批二件送戶部勘當限五日申尚書省本部契勘今來省批下湖南真安撫奏令措置將本州秋苗米內折錢米者自今年為始令人戶納本色更不折錢以嘉定十六年納到數目附比合正耗為米五萬餘石別義廩貯名曰惠民倉義歲賑糶以撫賑食之資見請勘當事理今部照得今據潭州真安撫所申以本州折錢並納本色米置惠民倉如援建定公帥盛州日故事從帥守儲節用愛人而不較折錢以為郡計之利乃能相繼經久之良法更遠潭百姓歲受平糴之惠又可保全常平義倉米旱之備今勘當欲候今狀旨揮下日行下本州依應申取　朝廷旨揮伏俟旨揮右劄付潭州從戶部勘當到事理施行准此寶慶元年正月二十五日

申朝省借撥和糴米狀

竊見湖南一路今夏一旱甚廣而潭州為甚潭州諸縣多以旱告而長沙善化寧鄉益陽等縣為尤甚早稻之傷幾及其半懇旱之狀日以千百計某已委官分行檢視入秋以後雖幸得雨然潭之風土多種早稻其視晚禾居什之七晚禾雖稔自輸官外贏餘無幾富家之所儲蓄細民之所仰食惟早稻而已今既不稔則來歲春夏間艱食必甚某蓋叨郡寄視民利病實已休戚每一念之寢食幾廢且去歲收成日獲中熟徒以般販出境為數頗多今春以來米價翔踴甚至無米出糶州城自二月後即行賑糶至七月終計米七百萬石諸縣鄉村在在勸分免濟等今歲所收比之去年大相遼絕晚禾雖茂近者不雨又半月矣頗聞高田已多龜坼倘更不稔其將柰何豫備之計豈容不講然常平之積既已甚乏其他又無米斛可以那融倘非控告　朝廷存留綱運則州郡雖有拔卹之心安能使人實被全活之惠數內一契勘本州有未起嘉定十六年上供米三萬三百石并嘉定十四年和糴米三萬二百餘石十五十六年和糴米一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餘石近準省劄指揮於上項和糴米內起一十萬石赴湖廣總領所交納見今不住裝發所餘止有一萬一千餘石而已今來欲乞　朝廷將上項未起上供和糴米

共七萬二千三百餘石存留本州為來春以後
賑糶之備庶幾在城十萬餘户不至有闕食狼
狽之患其糶到價錢謹當令項椿管候將來豐
熟收糴補還其於公朝積貯初無虧損而細民
實被更生之恩伏乞劄付本州從申施行仍劄
下湖廣總領所照會具伏候指揮九月一日奉聖旨令潭州於
和糴椿管米內支撥二萬石充賑糶使用務要實惠及民其糶到價錢令項椿管候來年秋熟
收糴補還

申尚書省乞撥和糴米及回糴馬穀狀

竊見潭州諸縣今歲告旱禾稻損傷來歲春夏
之間闕食必甚常平之積既已控乏其他又無
米斛可以那融遂畫項具申　朝廷其一乞將
嘉定十六年上供米十四年以後和糴米共七
萬二千石存留本州為來春賑糶之備其二乞
將嘉定十七年合發馬料綱免起一年從本州
措置就諸縣鄉村置敖收納來歲給貸禾等人
户充為種糧今月二十五日恭准九月初八日
省劄付九月一日　聖旨令潭州於和糴椿管
米內支撥二萬石充賑糶使用務要實惠及民
其糶到價錢令項椿管候來年秋熟收糴補還

仰見聖　朝愛育斯民之意與天無極但某元
請存留米七萬餘石今來止蒙　朝廷支撥二
萬所有馬穀一項又未準指揮仰惟　仁聖在上
視民如傷每遇一方水旱悉力賑救未嘗少有
靳惜某昨漕江東適值大歉與諸司共請于朝
前後得米凡五十餘萬石官會度牒又不與焉
大抵悉行給予當時九郡四十三縣之民無一
殍莩感戴至今　切思此來值道州飢疫又同
臣僚請旋蒙行下撥賜和糴米一萬二千餘石
賑行給濟四縣生靈垂死復生今本州之旱視
江左舂陵則為稍輕某之所請亦不敢輒援前
例盡撥米賑糶自當收糴補還充穀給貸亦以
價錢起解非逕乞賑濟之比　朝廷昨尚從其
所難今豈不從其所易皆某敷陳未力之罪也
合再具申請如左

一本州生齒最為蕃庶某去歲以來舉行賑
糶在城貧民抄劄一萬二千八百餘户長
沙善化兩縣鄉都之近城者抄到七千一
百餘户其始三日一糶自春至秋共糶過
米七萬餘石去冬收成日係中熟復以鄰

境告歉客販不來本州之米却泄於外緣此價直驟增細民艱食然不過三兩日一糶尚用過前件米數況今夏一旱損傷至多目今諸縣申到檢放旱田凡三百一十六萬九千三百餘畝來春以後米價翔踴必甚於今非連日計口給糶米有所不可則所用米斛比之今年又須加倍證得其近置惠民倉撥入户納到折糴米五萬餘石樁充賑糶已具奏申外今蒙　朝廷支撥和糴米二萬石總而計之僅有七萬石

指準切恐給糶決是不敷某不敢以將去之故不爲力陳然亦不敢必望　朝廷從如前請契勘十四年以後和糴米見有四萬一千二百餘石樁預州倉除已降指揮支撥二萬石外自餘二萬一千二百餘石欲望　朝廷併賜行下撥充本州賑糶將糶到價錢令項樁管收糴補還所有十六年上供米三萬三百餘石一面接續裝綱起發往襄陽交卸不敢再有申請

一本州管下名爲産米之地中户以下輸賦之餘僅充食用富家巨室所在絶少每歲鄉村闕食諸縣例行勸分往往所得無幾雖間有勸到米石去處以之給糶無田之貧民尚不能徧及若五等下户纔有寸土即不預糶其爲可憐更甚於無田之家盖其名雖有田實不足以自給當農事方興之際稱貸富民出息數倍以爲耕種之資及至秋成不能盡償則又轉息爲本其爲困苦已不勝言一有艱歉富民不肯出貸則其束手無策坐視田疇之荒蕪有流移

轉徙而已某居常深念所以救之而未得其說今春艱食諸處細民窘迫至甚惟長沙縣諸鄉有社倉二十八所凡二十畝以下之户皆預貸穀賴此得以耕種比之他縣貧民粗有所恃某因是詳加體訪乃知本縣社倉創始於慶元初年迄今二十餘載雖不能無弊而貧民蒙利實多以此遂欲推行之於諸邑郡計雖之極力樽節粗可官僚皆謂馬料之數可以陳乞撥盖其說可行者二去歲合起之數尚有八萬

一千石在倉見今在倉裝發則軍前馬料
未至闕之一也湖北州縣今歲多稔以
價錢解總領所就彼收糴自可接續支遣
二也某昨來申請之後切度　朝廷必垂
矜允而工役煩夥非數月不可成若俟指
揮恐某替期已迫不能集事先遂行下諸
縣置立倉敖近據逐縣申各起造了畢及
已選差鄉士主掌分撥稅戶送納田野農
民知州郡為控告　朝廷立此久長之利
人欣忻歸感　聖恩今年雖欲申輟有所
不可某在官二年所以為民食計者無所
不至在城則置惠民倉諸縣則勸立義廩
近又申常平司將今年義米權就置社倉
去處別敖受納以備來歲賑糶然所及者
亦止是無田之民若未等稅戶有田而貧
者自置立社倉儲穀給貸之外別無他策
可使豪惠且游手浮食之民既被存恤而
力田輸賦之家反不沾句揆之人情尤所
未安欲望特賜指揮從某所請令本州撥
目今價直以行在會子并紐筭米脚糜費
解赴總領所交納徑就湖北收糴在總領
所實無所損而本州得此數之穀散諸鄉
村歲歲給貸循環無窮實一方大幸
小貼子某第二項所請恐議者以社倉易生
弊倖徒費穀斛未必有益某考之諸處社倉
敗壞之由蓋緣其始多是勸諭士民出本因
令管幹往往視為己物官司亦一切付之不
加考察且無更替之期安得不滋弊倖某今
來所置諸縣社倉百餘所一切從官司出本
選擇佐官分任出納鄉士之主執者不得獨
專其權兼令二年一替其規向來規摹似稍
周密其他考察一一加詳質之眾論似可悠
久且尋常救荒最以般運米穀下鄉為難今
一鄉之間輒為數倉每倉儲穀數百石其為
荒歉之備無出此策伏望　朝廷垂察令某
迄成此事以幸十二邑之民不勝大惠所有
某不俟指揮徑將人戶稅穀就社倉送納專
輒之罪併乞矜宥施行（十二月十四日奉聖旨並依所申劄付州）

奏置十二縣社倉狀

臣恭惟　孝宗皇帝深惟民食之重因朱熹有請頒社倉法于天下自是數十年間凡置倉之地雖遇凶歲人無菜色里無嚚聲臣少時實親覩其利歲久法壞每為之太息嘉定乙亥蒙恩將漕江東歲遭旱蝗承詔措置荒政奔走屬部親見饑窮之民惟鄉落最甚而致粟又為最艱勞費不啻數倍因慨然深念使社倉之法推行而不廢在在皆有儲粟以之振民猶取之懷也其利豈不博哉至是益知　孝宗皇帝之聖謨神畫有百世不可易者近歲士大夫以其甚獘多端往往歸尤於法欲舉而廢之抑不思古今之法曷常無獘亦在夫維持整飭之爾如以常平義倉論之侵漁移易其害亦不一矣然卒不可廢者以其害不勝利故也何獨社倉必欲舉而廢之哉仰賴　聖朝深知此法未容輕變前後監司守臣有欲建立者皆可詔之凡今有倉之地如建昌南城袁州萍鄉等處推行有法人蒙實惠而潭之屬縣曰長沙者而有倉二十入所蓋慶元初知縣事饒幹所立距今三十餘載雖不能亡獘而窮民賴之亦多臣叨蒙湖湘

遑潭人連歲艱食今夏旱暵尤甚禱請之餘齋居深念所以為一方飢饉之備蓋無出社倉之右者用是樽節浮費以官錢易穀于總所凡八萬石益以他穀為九萬五千餘石十二縣置倉凡百所今人戶之當輸穀于州者就輸之社倉其斂散之規息耗之數大槩悉倣朱熹所上條約而因時救獘視俗制宜者又加詳焉此蓋淳熙詔旨之所許也仰惟　仁朝深知之初方務行　孝宗故事臣敢昧死以聞其申請事宜已上之尚書省乞賜敷奏施行伏望　聖慈察臣以設為民之心從臣所請頒降旨揮令本州常切遵守庶幾良法美意久存而不壞貧民下戶得以蒙天施行無窮臣不勝大願須至奏聞者

尋得旨依奏行下

禮部申省論小祥不當從吉狀

某伏覩已降旨揮群臣俟過　寧宗皇帝小祥並服純吉者某謹按禮經子為父臣為君皆服斬衰三年此禮之所當然人情之不容已者也自漢文帝率情變古後世始不復見三代之全禮間有天資篤孝銳欲復古如晉武帝者而其

臣習卑守陋顧沮而止之其説不過曰君服於上臣除於下是有父子無君臣也獨弗思古禮之不行患在人君憚其難耳豈有君能服之而臣顧不能耶我　本朝　列聖相承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迨至　阜陵獨出宸斷易月之外衰服如初朝衣朝冠皆以大布三代之下蓋未之有惜當特輔臣禮官不能推廣聖意并定臣下執喪之儀遂使人主衰服三年於上而群臣易月公除於下此千載無窮之恨也迨　紹熙甲寅　阜陵上賓從臣羅點等建議乞令群臣於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朝會治事權用公服黑帶每遇七日及朔望時節朝臨奉慰應干喪禮皆以衰服行事山陵之後期與再期則又服之至大祥而後除至於燕服亦當稍爲之制去紅紫之飾此於臣子行之非有甚難而可以畧存三年之制者詔從之當特臺諫集議以爲點等所請雖未純古亦畧存遺意可以扶持衰薄補助名教且請併君服討論竟以不果議者至今惜之其書竊謂古制之不行久矣使人君居喪必若　阜陵之禮群臣執喪必若甲寅之制雖其節文度數未盡如古而其意則已庶幾於古矣自侂胄弄權群姦朋附但欲一切反　慶元初政故　光宗之喪群臣復以小祥純吉今以會要諸書攷之群臣禫除而純吉者　累朝之制也其後易以祔廟至紹興而易以小祥至甲寅而又易以大祥二百餘年之間喪制四變皆自近而之遠非自遠而之近也侂胄變甲寅之制而從小祥之舊是自遠而之近也自遠而之近是舍厚而從薄也其可乎哉且　嘉泰元年八月禮部大常寺申乞遵紹興已行之典　淳熙申命之文令百官過小祥日並服純吉臣今考之　淳熙宅憂之日雖有群臣自從易月之令初未嘗有小祥從吉之文蓋　高廟登遐在十四年十月八日至十六年二月二日　孝宗内禪　光宗踐祚於是文武百僚鞍韉佩帶悉用吉禮然則當時之純吉自緣新君之受禪非爲　高廟之小祥也　嘉泰禮官敢於舞禮如此豈不重駭耶乃者有司偶失討論徒以　光宗喪紀最近而可遵不知甲寅所定乃　寧考初政之善而辛酉之議乃

權臣更改之失自嘉定以來凡權臣之奸政繆令劉華多矣喪紀重事豈容反踏其失乎且揆之禮意參之人情有未安者二焉　皇帝以至性篤孝躬執三年之喪自今至于大祥在宮庭則苴麻未釋也臨朝視事則淺黃之服黑犀之帶未改也而群臣遽已無所不佩豈君服斯服之義乎此其未安者一也八月三日實維小祥越七日而遂純吉追念去歲是時　先皇帝負扆朝群臣尚無恙也今音容若存仙游已邈臣子號慟泣血未足以洩其哀乃於此時遽即

純吉之服遂忘憂戚之容揆之人情必所不忍此其未安者二也　先帝臨御踰三十年臣子蒙恩實同天地雖捐肝腦絶筋骨未足論報況區區服章文飾之末乎且帶不以金鞓不以紅佩不以魚而鞍韉不以文綉此在群臣初何所損而於　朝廷之儀亦未見有妨愛禮存羊則所繫者甚重欲望　朝廷更下有司考求紹興甲寅已定之制斟酌而行之其八月十日百官純吉指揮姑賜收寢庶幾稍合禮意足以貽示方來亦　皇上初政之先務也某以迂疎蒙恩擢貳宗伯稽古禮文之事實其所職膺敢冒昧輙薦其所聞如或可采即乞　朝廷詳酌速賜指揮須至申聞者未到關前已有從吉指揮既供職遂以此申之上廟堂劄子云前日進侍東閣嘗請及　寧宗小祥百官純吉事狀蒙鈞諭聖上方且執喪群臣豈應毁吉但昨來指揮已下諸道不可復追欲旦夕奏百官請上御殿聖語謂中必未聽允則葬音服大祥從吉卸見大丞相從書如疏豪事有法某不蹕歡拘之至但濤海內外為為臣于若在廷服飾仍舊而外方傷先從吉則內外異容從有所未安集講從諾經降吉擇怪作鄰首曷會作據禮部大常寺申乞令百官以小祥就吉錢已從所申綠　皇帝見三年之喪群臣未應援行然吉見別識施行置都苒令不適重旬可以為遲諸通陽川廣真至少遲耳如此則正大明白雖不及兜為委曲亦自可行蓋前律吉擇乃有司之設非　閣史之哭昨國其有請而從之今

以則未安而改之非惟無損　聖朝之大體抑足以爭光君相之盛德其區區又切謂　朝廷之上事無大小莫不皆然非但喪制一端而已歐文忠公所謂印閡有司況處何嘗累高祖之如人遠以明聖人之無我正謂此也若以其假行而禪於更改則執失復決果風倚大丞相光生優容任苦奇有知見不敢自黑仰乞約寨降百官拜表陳請御殿執奏不允遂詔行在臨事官以上很大拜從吉諸路依已降吉揮特已闕門求去遂不獲事

江東漕謝到任表

臣言準告授臣具位臣已於二月初一日就本路信州永豐縣界割職事訖者兩𡜟夾侍久玷近班四牡載馳叨分劇部假中祕隆儒之寵爲外臺將官之光望過所期感深以惕臣某中謝

伏念臣材非适用幸有遭辰屬漢廷更化之初首膺室登瀛之選金鑾夜直承宰命者六期玉陛晨趨對清光者再稔凡吮墨濡毫之任皆振纓簪弁其間利責既稀所願仍縣於邇列主恩未報寧忘眷戀於本朝其如親闈喜懼之年當謹人子清溫之職輒援公輔等翰林之請庶幾潘岳奉版輿之懽分太守之符日須成命出少府之節還冒殊恩懷章而過里門閱宿而臨封部敬卜和中之節重宣寬大之書郵傳初馳旌旄爭覩謂朝廷所以輟柱下之史皆聖主將以

惠江左之民因博采於風謠頗究知其疾苦以埀罄之家而因追需之目以萋豐之歲而多流狀之人官無足證之簿書里有難平之徭役文移星火不勝胥吏之誅求牒訴丘山半為賦租之煩重與言及此勿捄可庠輙嘽朝夕之咨諏兼体公私之緩急賦雖難遽省盍漸捐賦外之征民未易蘇當先法民間之蠹竊自量其縣薄恐終負於絲綸茲盖恭遇 皇帝陛下洪造曲成大明傳照念臣志存將母俾獲便於旨甘知臣學本愛人欲稍觀其政事肆加遴職仍畀重權臣敢不以阜俗為阜財之方以悅民為悅親之本輸所仰塊初無鞭筭之能椅節是先唯敬佩玉音之訓

為賑濟無罪可待謝表

臣某言罪以知廣德軍魏峴奏臣將賑糶米擅行給濟臣尋具奏聞待罪外恭準尚書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無罪可待魏峴與宮觀臣除已即時望闕遙謝訖者囊封引咎甘伏寘投詔音遄恩露從原昔齎魂甫定感淚交流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猥以孤生忝膺華

貫雖亡他技可自詭於事功獨有此心常愿忠於君父頃玷諮諏之寄適罹旱暵之菑一道生靈命方危於絲髮九重宵旰痛若切於体膚蒙振贍之有加惧奉行之弗稱惟此年之通患賑荒政為具文昔嘗竊歎於里閭今忍自欺於天日懇誠一念不翅已憂織悉百為幾如家事官僚惟其可用後何常職之拘德意有所當宣皇邮小嫌之避方相川之再至遣麥壠之未秋整磬衆口之告飢罣罣蒙章之瀝懇雖尚稽承詔臣子不得而專然苟可活民 仁聖必無所

愛遠稽汲黯河內之故事近考范鎮宛丘之已
行輒須給而後聞果允俞之亟下豈料蜀城之
守廼膺冏上之章謂人臣之辜無甚於擅權而
天下之惡孰踰於方命始共成其過舉終　及
中以深文借前古尾大之言實微臣族赤之地
維日月照臨之下纖隱弗照顧風波震蕩之衝
何恃不恐亟伸葵藿仰瀆　聰聽在漢法之當
誅幸堯仁之垂宥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澤流
遠邇識洞忠邪知臣分求救之憂誼難安視察
臣有放麑之故意實無他特挾危治之恩稍正
望讒之典以伸輿議以厚邦風臣敢不祇載鴻
私勉殫駑頓使殺身有益尚有一節以報君況
爲善無傷敢替初心之及物又謝宰執啓云巧語上聞懇抗章而
自列愚恩下遠逅救過以弗詠捧詔憂說附歸惑揚伏念其本衲通敏技袍闕睽入侍衛婦每
見玉邑憂民之切出衆報傳狀觀型書邮下之類善竭鷹村紙承德意爲江左垂羅於畢
遠而捐川尤極於凋發蒙振劫之特優供奉行之弗稍風宵一念民飢裏異義已飢臣臺百為
王事病同於家事所異推仁恩而均坂祭庭顧文法以自管項宮原隱驅訖之時循觀田野然
熬之實欲羅則人若青賊之之發濟則官無經寫之儲抑之說其延與既有復求留之枕汚削
尊之可也又祖迷畸制之則與其夫做以蕪安寧若損身而任責勉汝便宜之數亟家關可之
音頒小臣敢越於拘學見處世素存於寬大是乃彰朝廷之更何至子望陛之貢以王命而

踻民藉本其所職貪天功而為已力馬有此心豈虞止辣之謝乃出部荷之手情狀際藏而臣
淵有既先知語言宴發而不論本亡足辯荷天日煦臨之赫免風波論陷之危茲盡狀遐某官
以至公而秉化鈞以深仁而培邦本謂群臣之善亦王之善齊人當有格言而衆職之功乃相
之功抑子誠為確論凡悉力以裨荒敢即盡忠以報公朝肯令諸懇之行等矍至是非之易祉
特加全護俾宣諱何其敢不仰限璩赦益循素守放蹇何皋既蒙襯過之恩踏虎鞅危當瀉睚
躬之節其為銘蒙局既騙學

禮部侍郎謝表 乙酉九月七日

臣某言今伏准告命授臣朝議大夫試尚書禮
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兼
直學士院所有直學士院職事累具辭免奉聖
旨依所乞免兼外已於今月初六日祇受者伏
以龍飛九五幸逢真主之興鄙召再三遂造邇
臣之列職親地邃恩鉅人微臣某實惶實懼頓
首頓首竊惟國勢之重輕率視人材之聚散王
多吉士則若鳴鳳之集梧桐朝有直臣則若猛
獸之衛藜藿和聲聞而妖聲自息正氣勝而邪
氣屏于是以　元祐首年盡起諸老　陰與初
政畢萃群賢正涂既開治象可卜於赫盛旦適
追先猷宜得白首耆艾之英以重清時獻納之
選伏念臣學雖志道材弗踰人忝乙第於慶元

臨軒之初綴三館於　嘉定改弦之始蠶桒久
直曾微華國之文蠲陛辭前徒抱愛君之志越
從予節浒易守藩尚期宣室之席前忍痛鼎湖
之弓隨羲輪東下方鐏海之仰瞻漢礼西來先
時髦而收召身未登於詞披班已躐於儀曹金
馬玉堂假儒臣之榮寵蘭臺石室竊太史之秘
藏自惟何人叨此殊遇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
德全純懿學務緝熙念皇天后土之監臨居懷
兢畏察君子小人之消長實兆興衰謂臣雖無
適用之材如臣粗有勿欺之節擢躋邇服許責
微忠臣敢不戒在苟容期於筭報惟禮可以爲
國願廣晏嬰之言非道不敢陳前竊效孟軻之
敬謹奉表稱謝以聞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一

對越甲藁

請免

辭學士院權直狀嘉定十二年二月

某今月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同奉聖旨真某兼學
士院權直者擢掄特異寵懼靡寧竊惟翰苑之
置官倣自開元之定制雖典司內命號爲供奉
之近班然選簡外廷或以校讎而充選於皇孝
祖參酌有唐肇新北門權直之名以處東觀玲
閒之彥惟材是用寧職之拘然自　淳熙以來
距今餘數十載廼若彥中而降居此惟二三人
蓋謂至難詎容輕畀矧　皇上聿新於萬化欲
王言誕播於四方盍咨討論潤色之英大闡溫
厚坦明之制伏念臣早緣干祿勉學爲文惟知
場屋剽襲之功焉識朝廷嚴重之體頃從辟水
入黙道山老歲月於槧鉛猶慚亡補鼓風雨於
詔令敢謂能勝偶攝直之虛員俾謫材而承乏
身雖甚寵誰有當辭昔在　厚陵深嘉蘇軾欲
循古實躐寘禁林觀時宰臣啓奏之言尚俟人
望及試歷歲之後況某未能爲役何敢擬榮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䝉已行之誤溼嚋可用之實能
則名器不以假人允叶一時之公論文章足以
華國漸還三代之遺風所有恩命未敢祗受伏
候指揮 十二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許辭免

辭起居舍人狀 嘉定六年二月

某今月初七日準省劄節文二月初七日三省
同奉 聖旨真某除起居舍人日下供職 某竊
惟古者設載筆之官分記言之職推原本指蓋
以人主出言之善否實治亂榮辱之樞機遴選
端良寘在左右操觚執簡有聞必書庶幾非道
不言納君德於無過之地膺是任者不其重歟
伏念 某材弗逮時學未聞道徒以文墨茂技猥叨
攝禁林首尾四年漫無云補循名責實擯斥所
宜遽蒙誤恩擢與記注雖昔先正宗工猶多力
辭不敢輕受顧如庸陋焉可冒居況今賢俊布
滿周行論德較能最在人後伏望 朝廷特賜
敷奏俾某姑仍舊少逭謏詞精擇名儒以重兹
陛所有恩命某未敢祗受伏候指揮 二月八日奉 聖旨不允

辭秘閣修撰江東運副狀 嘉定七年十二月

某今月初二日准省劄十一月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除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填見闕
寵數便蕃最褒霈湯伏念 某謭焉晚出華際膴
辰遍歷清華漫亡補報屬以親年既晚書與交
悰數控悃私斬一漏疏以便長官之奉敢圖誤
遝起擢遍涯玷中秘論撰之華副陪都漕輓之
寄退惟不肖資望俱輕豈足以上副選掄下蘇
疲瘵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收還上件恩命陶
鑄一州郡差遣庶幾愚分得以少安伏候指揮
十二月五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

辭轉官狀 嘉定十一年十月

七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真某特轉一官劄付
某照會者誤拜明綸震惶無地仰惟 聖朝發
功錄勤罔間鉅細固得礪世磨鈍之術然而職
有當為則不足以言功功非可紀則不足以受
賞近者海盜披猖侵軼郡境某忝為守將職當
討捕遽藉威靈遂俘獲僅能免責何敢言勞
兼計畫應敵出於同僚效命追襲出於將士激
昂忠義則寓客之力鳩集丁壯則鄉豪之功其
在長吏一無寸畫因人成事曾何足云況當鑑

未靖之秋正　朝廷重惜名器之日若某之區
區微勞幾蒙寵遷則彼堅執銳摧卻醜虜者又
將何以待之某一介書生粗命辭直之義及復
恩命實不遑安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收還特
官恩命使上無濫予下無妄受於義兩得何榮
如之瀝懇投悃必期得請所有省劄謹寄留本
州軍資庫未敢祗受伏候指揮十一月一日奉聖旨不允

辭集英殿修撰知隆興狀

某伏準七月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除集
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江西安撫填見闕就差遞
入疾速前去之任候滿前來奏事具已起發及
到任月日申尚書省者錫命過優拊躬增惕竊以
禁廬登職昔以寵侍從之英會府名都間或容
輔弼之舊蓋班峻之選掄宜稱而地雄則負荷
為難伏念某本乏技能繆塵知獎屢簉螭陛未
殫許國之忠龍節虎符茂著治民之最政虔盜
黜遽冑明恩論者非長自吟擬而叨熱撰附循
何有縣遠藩而玷近藩豈不貪榮俱難勝任伏
望　朝廷特賜敷奏姑仍舊職改畀真祠負暇
至微庶追疾瘼之咎尚琢自詭終酬願報之心

所有上件省劄某未敢祗受寄留泉州軍資庫
外伏候指揮八月二十一日奉聖旨不允

辭寶謨閣待制知潭州狀嘉定十五年十月

某九月十五日准省劄九月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填見闕所在州軍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
前去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兵級遂州更替遇
接人到日止具已起發及到任月日申尚書省
劄送某者恭承令命有愓懦衷竊以列職西清
班實聯於禁從分符南楚寄尤重於帥垣必材
望之兼優始選掄之克稱伏念某賦姿甚陋積
學未充掌制記言愧榮阿補觀風作牧奏最茂
閩方勉報於國恩乃驟遷於親養三年素韠甫
遂終喪一札溫綸遽叨錫命顧憂患摧傷之後
正山林屏伏之餘詎意久微上蒙記錄以次對
而易論譔班資既甚超踰矧長沙之暇務章事
任尤為繁重昔尚慚於非據今奚敢以冒居伏
望　朝廷特賜敷奏追還茂渥改畀叢祠庶安
孤陋之蹤少逭盈滿之咎所有省劄未敢祗受
已寄留浦城縣庫外伏候指揮十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不

允仍從所已降指揮疾速起發之任

再辭待制狀（嘉定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某昨准省劄節文九月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見闕某尋具辭免恭准省劄十月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前去之任君父有命臣子敢違顧知新沙郡寄之雄荆湖帥閫之重在選掄爲至遴豈譾薄所能堪迫於宸指之嚴難容固避竊若職名之峻尤所未安蓋有唐命次對之官至本朝參近侍之列非嘗真歷禁從未始輕有詔除或繇昇於儒宗式從群望或優褒於治最甫示殊恩某者學本迂疎材非敏茂綴班兩省一無裨補之能去國九年三月清華之直雖幸榮之已甚猶又次之可言迨切集撰之陞往蒞洪都之填甫半期而遽去曾寸效之未聞顧以何名可當旌授致身邇列豈非寒士之榮假寵罔功遂重清朝之累載循非據敢昧牢辭除已一面擇日祗受新除知潭州恩命外所有寶謨閣待制職名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許令避免姑仍舊職俾懋新庸庶逃超躐之譏實荷全安之造伏候指揮（十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

辭賜金帶狀（嘉定十六年正月）

某伏準尚書省劄子正月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余嶸李壹湯衡陳暇各特賜金帶一條許令服繫者某恭聆成命不勝震惕竊惟精鏐寶帶所以寵朝廷侍從之臣某猥以無庸叨榮次對以爲過分雖蒙恩遷昇以紫綬方惟弗稱是虞曾未幾何又有錫賚之寵顧某何人可以當此況同日並命者三一以制閫一以耆儒子之有名受者無愧某於其間獨爲忝竊强顏抵拜實不遑安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將上項指揮亟從寢免不勝大幸所有前件省劄見寄潭州軍資庫某未敢祗受伏候指揮（二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不允）

辭免召赴行在狀

某九月二十三日准省劄九月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召赴行在者某聞命兢惶罔知所措唯
二聖臨朝之日正四方觀正之秋凡收召於人材必采求於時望循稽元祐因與

議而用群賢近攷　先皇以經筵而招一老物
情既協治象可占如某者問學荒踈器能譾薄
徒以書生之末技誤蒙　文考之殊知入侍軒
墀出分麾鉞未效涓埃之報空懷覆載之恩八
駿遐征忽痛仙遊之不返六龍臨御所許神器
之有歸敢圖負忝之云初遽辱賜環之先及十
年去國豈無意於本朝千載逢辰亦願釋於初
政亟宜祇命敢復控辭其如朽木之非材重以
負薪之多疾自長沙而見宣室有媿昔人陪屬
車而上甘泉可當誤寵異回藏召叚畀真祠庶

安駑足之蹤免速顛躋之咎所有省劄某未敢
祇受見寄收潭州軍資庫欲望特賜敷奏施行
伏候指揮十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

辭免禮部侍郎兼直院狀

某九月三十日準省劄節文九月十六日三省
同奉　聖旨真某除中書舍人兼侍讀又準省
劄節文九月十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除
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日下供職又準省劄節
文奉　聖旨真某依舊兼侍讀者內使之除緻
適三日秩宗之命遽下九天仍經幄之新榮兼

詞林之舊直此前代崇儒之典最謂寵光矧嗣
皇訪落之初可容輕付如某者自視闕然禮樂
詩書少雖涉畧文章翰墨久已荒踈分閩二年
憂民一意痒痾由己敢辭夙夜之勞毫髮亡功
徒致陰陽之沴精神耗瘠形体瘵頃屬夏秋之
交嘗陳香火之請蒙恩未許竊禄是慚詎意龍
飛首敘騶召甫登西掖旋貳南宮陳善責難蓋
平時之自諉尊經好學𢌿盛旦之親逢所願依
日月之光期或遂涓埃之補而某自嬰宿疢未
底安全編簡舊文都忘前習記誦常語且出他

人豈堪持養憊之身而輒躋清華之選仰祈敷
奏俯狥愚衷殿祠庭庶少瘳狗馬之疾心馳
帝闕終頑輸螻蟻之忠所有省劄某未敢祇受
見寄收潭州軍資庫伏候指揮十一月十二日奉　聖旨不允
令學士降詔

勑某省三省進呈卿狀辭免除禮部侍郎兼
直學士院兼侍讀日下供職恩命事具悉卿
以鴻碩受知　先皇而朕則未遂一見也故
於嗣歷之初仰体留遺之意爰加迅召旣下
除書謂即遄驅矣乃尚稅車邪味昔賢難進

之風不底嘉嘆恩應聘翻然之義其勿留行所辭宜不允故玆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不多及

再辭免新除狀

臣近具奏辭免新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恩命十一月二十六日準省劄十一月十二日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者臣雖訓詞之未拜已榮俱之交并伏念臣一介寒生起身農畝自 開禧末以遷潛登朝列至 嘉定初以館職直禁林曾不數年叨備二史越由外補四玷節塵論譔三迂遂塵伏闕凡此皆 先帝拔擢之恩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也去國十年雖不敢有千榮慕進之念然區區素志猶冀一日復近旒扆少效芻蕘之忠而遺詔遽頒扳號無及終天之痛荼毒何窮 皇帝陛下踐祚云初首加收召詞垣從橐屢被超除講筵書帷又容陪侍此臣千載一時之遇也尚獲盡忠 嗣聖是乃圖報 先皇犬馬之愚敢忘斯誼獨褭駑劣之資多病早衰加以不材冒儕煩劇凡他人談笑而可辦在微臣必竭蹶而後能又以旱苗盡瘁祈請由是百病交作門不離醫每值隆寒所患尤劇自顧尪殘如此必須休養年歲專意服餌庶不遽為廢人苟未填溝壑之前皆仰報乾坤之日伏惟至仁矜而憐之俾令奉祠于外異時苟幸有瘳惟命東西所不敢辭干冒宸嚴臣無任激切望恩之至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見寄收潭州軍資庫伏候 勑旨

十一月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辭免修史狀

臣十一月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十一月十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者臣聞命惕然以榮為懼臣伏見先朝臣曾鞏著論以為古之良史其明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足以適天下之用其志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史職之重若此而使臣者濫厠其間竊恐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如昔人所譏也況臣叨擢小宗見再控避兼官太史尤難冒居伏望聖慈併回誤恩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見寄收潭州軍資庫外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十二月十八日

奉聖旨不允

乞給假狀

某於嘉定十七年九月以後叨被召命獲玷恩
除緣代者未至當十二月十六日始以兩司印
記交付運判李東即日登途值連雨泥淖行
役艱辛顛跌頭瘸長幼并病所至訪醫藥療治
歷四旬有餘乃抵信城緣某去年叠被恩作今
自信城去家僅數程欲乞　朝廷特賜敷奏除
程給假俾獲焚黃墓下及從事醫藥候假滿日
即赴行在奏事伏候指揮檢會嘉定十七年九
月十九日已降指揮真某除禮部侍郎兼直學
士院兼侍讀十一月十日續降指揮兼同修國
史兼實錄院同修撰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依
降程給假一月假滿依已降指揮日下前來供
職

三辭免新除併乞郡狀

某昨再辭免新除恩命乞令奉祠于外恭準十
二月十九日省劄十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已降下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需章洊
上恩札繼頒螻蟻小臣不敢不遵奉竊惟御天
之初萬物咸覩某以不材聯榮儤對尤願奔走
闕下一瞻穆穆之光謹以別狀具申給假候滿
赴行在奏事外惟是春官貳卿朝廷高選經筵
史館必待名儒顧如某者學問荒疏識慮凡淺
私自量揣實難叨居至於視草禁林向者雖嘗
備數是時去離場屋歲月未久文詞骫骳已無
足觀去國以來遂益廢忘駁壞應用悉出他人
回視舊習幾同隔世若或貪榮冒寵必致自速
顛隮切念臣材能雖弗逮人志念每在及物補
外一紀四易郡麾其於民事頗嘗諳悉所至盡
瘁不敢營私撫摩凋殘惠養孱獨粗知殫竭仰
奉使令與其躐緣從班強其所不逮曷若仍因
郡紱勉其所可能是敢控瀝悃衷仰干造化伏
望　朝廷特賜敷奏與某一小郡差遣仍許奏
事之任其在公微實爲大幸伏候指揮五月十日奉
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仍速前來
供職仍具已起發日時申尚書省

展假狀

某昨具狀申　朝省乞給假將理候假滿日赴
行在奏事恭準省劄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依
除程給假一月假滿依已降指揮日下前來供

職竊念某自去歲十二月十六日受代登塗陰雨連併行役甚難至今年二月初十日始抵浦城寓里合於今月初十日假滿所當遵奉指揮即踏行闕緣某在途之日全家沓病子婦損孕息女喪亡悲憂感觸舊疾復作面目枯瘁行步艱辛飲食頓减語言少力自今招醫療治雖稍向安未堪勞動若扶憊上道必有顛踣之憂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再與展假將理實荷全生之造伏候指揮勘會已降指揮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三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依奏更展假半月假滿依已降指揮即速起發前來供職

乞先次上殿狀

朝請大夫寶謨閣侍郎真某狀照對某昨於嘉定十七年九月十九日奉　聖旨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日下前來供職某節次具狀辭免累奉　聖旨指揮及降制書不允某已於六月初四日入國門訖欲乞先次上殿更令取自　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旨揮奉六月初四日聖旨令閤門先次引見上殿

辭免直院狀

照對某昨叨召旨將拜除書自顧不材非所宜稱屢陳免牘竟閟俞音既入國門蒙　恩賜對方命有罪詎難復辭所有儀曹經筵史院等處除見申審得旨日下供職外惟是禁林清邃顓代王言命令之頒動關國體某向者雖嘗承之是時去離場屋未久文詞彫散已無足觀況自補外以來廢更一紀惟於吏事朝夕究心筆墨舊習久已荒蕪駢驪之作猶未嘗親措一詞囘思向來套類茫然不復記憶今若貪冒人之榮冒時供職萬一詞頭之下倉猝不能成章是時雖遭重譴亦已無及於事兼某昨因在譚之日軫憂民瘼耗損心氣每一發動輒經旬月如醉如癡文字之官非精思不能稱職若勞心者述必有性命之憂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令某免兼直學士院職事不勝大幸伏候指揮六月十二日奉聖旨不允

再辭免直院狀

某昨具狀辭免兼直學士院續於六月十三日準省劄奉　聖旨不允者某竊惟再入禁林儒臣榮遇自唐而後以為美談顧如某者問學詞章素稱膚淺當嘉定更化之始嘗寓直者六

年今值　寶慶改元之初復蒙知於九陛猥令
兼紐復與摛文其在孤蹤豈非至願實緣某自
叨外補一紀于茲柱後惠文之書粗知練習翰
林子墨之作浸益荒疎記牒叢委之他人筆硯
盡捐於故習兼緣心氣之疾作止不常思索稍
勞怔忡輒甚用敢瀝陳危懇仰瀆公朝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察其情實賜以允俞免直玉堂
之奮專侍金華之讀某不勝大幸伏候指揮六月
二十三日奉　聖旨
依已降指揮不允

三辭免直院狀

某近再具辭免兼直學士院恭準今月二十三
日省劄奉　聖旨依已降下指揮不允覼辭洊
上恩指載須盡卽欽承豈應屢瀆伏念臣昨緣
盡瘁民事以致耗損心神思慮稍勞疾恙隨作
故雖小小牋翰猶不免爲之他入況於北扉遂
嚴顓掌內命向者雖嘗承乏其時年齒尚壯心
力頗強見諸文詞已媿荒率況今侵尋暮景重
以拙恙作止不常昨來中控之詞謂若勞心著
述必有性命之憂蓋出眞情初非僞飾伏望
朝廷赦其繁文之罪特賜敷奏許令免兼仰戴

洪造之恩不勝效齒之幸伏候指揮六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四辭免直院狀

某證對近三日辭免兼直學士院恭準六月三
十日省劄二十九日奉　聖旨依屢降指揮不
允不得再有陳請竊惟代言儒者之至榮方命
人臣之大罪夫以禁林之地最謂遴選僕眞其
間必爲鴻碩某猥以末學初無寸長幸逢千載
之期猥叨再入之寵平生素望何敢及茲豈不
願優游玉堂之廬密勿金鑾之直何苦堅避自
速嚴誅蓋以詔令之頒最關國體文章之發皆
本心源而某四奏節遽一周星紀視人猶已憂
公如家積緣思慮之勞遂得頭脬之疾比方少
瘉猶未復常雖應酬牋翰之微莫能措手豈與
掌綸絲之重可使強顏竊自省循實難堪處昔
唐韋洪景以草詔疎漏而降絀　本朝范鎭以
用事差誤而左遷彼皆名儒猶坐此失況某材
旣陋甚而疾復侵之倘冒昧以祗承必立臻於
曠敗用是彷徨累日不免仍控悃詞伏望　朝
廷特賜敷奏許令免兼上件職事實拜洪造保

全之恩伏候指揮（七月五日奉 聖旨依所乞免簽）

爲足疾請朝假作

證對某見患右足赤腫行履艱難欲請今月初六日以後朝假五日將理伏候指揮（奉八月五日 聖旨）依

乞宮祠狀

臣輒抒悃愊上瀆宸聰臣婁孱微軀頃叨閫寄憂勞太過遂抱沉痾頃者詔落之初猥叨召擢扶憊就道終不能支迨至江干招醫療治偶幸小愈遂獲造朝賜對宸廷勸誦經帷知隆遇寵祿光榮臣子之心豈無眷戀受恩未報求去謂何伏念臣嬰疾以來衰謝具見拜跪稍多則不勝痛急視瞻畧久則頭暈眼花乘騎有上下之艱趨走有顛仆之虞竊自揣朽殘之質難久汙清切之班乃者秋氣浸凉宿疚驟作肌膚消減筋力支離體既虛羸足復赤腫雖蒙予告未易向安皆繇叨竊之故多以致災霆之狎至仰祈聖鑒俯察真情特畀祠官俾便醫藥倘延於殘息終圖報於鴻私干冒天威臣無任懇切俟命之至伏候勑旨（八月九日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勑某省所奏乞特畀祠官事具悉推后非賢罔乂惟賢非后罔食此蓋君臣相須之急而亦君臣相遇之難自昔已然也卿抱有用之學數千里而來卿之本心固欲其道之行也朕方望卿以有爲則非孟軻不遇之比也而乃翻然思去何哉矧卿春秋鼎盛風霜微侵少親湯劑自底和平其安厥位以副朕爲之眷眷卿其深體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再乞宮祠狀

某近緣疾恙控告公朝乞畀祠官退伏田里伏準今月九日省劄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恩綸下布備極寵光自顧幺微豈宜蒙被伏念某至愚且陋初乏寸長際遇龍飛首叨召擢其爲榮耀實倍等倫間者一對便朝兩侍經幄竊見 聖上虛懷忘我有 仁皇之度發言中理有 孝宗之風退而喜躍爲之不寐自昔有志之士嘗患遭時之難今某何幸既值英睿好學從善如流之君而屑屑細瑣從容勸誦又無非可言之地深顧勉殫尺寸少補涓埃曾未三

月遽求引去揆之於義夫豈忍偷寵以蠖蠖之
軀踵年抱病昨幸少瘉逵擾造朝兩旬以來舊
患復作陰消嗜耗血氣益衰重以瘡瘍痛楚尤
甚精神凋瘁形体支離謁告卧家職事弛廢稟
然震懼如坐針氈是用再瀝愚衷干投造化伏
望 朝廷察其情實特賜敷奏檢會昨申畀以
祠祿庶幾謁醫服藥獲保生全亦免尸位妨賢
自貽譴咎某不勝大幸伏候指揮 三省同奉 月十四日
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乞黜責狀

某比者再輸愚悃丐奉外祠將祈綸音未賜俞
允人微一介盡卹靈承誼有未安敢避三瀆伏
念某性資甚陋學術又疎偶際昌時獲塵清貫
署亡毫髮上吞濡歷每日省循弟深震懼昨者
大明繼照命召首於旋出除書俾貳宗伯竊伏
念從臣之職責在論思語嘿之間皆係國體既
寘身於華近當同上之戚休尸素苟容則有乖
職守盡言無隱則或關事情而某識慮非長戇
愚推舊徒有竭節致忠之意而無通時應變之
方陳義大迂隱憂過當頼 聖明之洞照知拙

直之無他非惟曲示於優容且復稍加於采用
天函地育何以過茲朝思夕惟未知報所而辯
情弗叶公論靡容伏觀臺府之章實中愚臣之
病但當自列敢復他云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
亟加黜責以示戒懲庶安衰退之蹤抑嚴風憲
之体伏候指揮 八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勑某省三省同奉卿狀乞亟加黜責以示戒
懲事具悉朝廷之遇士大夫也以禮士大夫
之進退也以義一或反是則上下皆失其經
矣卿以頃望朕所特招勑至闕廷屢陳忠讜
朕既開納而施行之矣卿采何嫌而必欲賦
歸耶夫比有事主各盡所懷工師相規同心
濟濟此隆古之風也朕甚慕之用賢勿貳朕
固已定於宿心竭節盡忠卿盍益殫於素學
朕告已再卿無復云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再乞黜責狀

某昨瀝愚悃忱冒干 朝廷乞加黜責以示戒懲
恭準省劄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令學
士院降詔者居數月而求去者三豈其本志不

逾旬而賜詔者二蓋未前聞在 聖朝寵義之恩可謂甚至而愚臣進退之誼實不遑安竊念某猥以謭材濫陪近緻竭忠徇國本戇拙以靡他陳義告君或迂疏之已甚雖荷寬容之客納其如物議之沸騰仰惟 祖宗以來務崇臺諫之体凡所予奪公論皆謂當然一有彈詞重臣猶當引避況於從列敢傲憲綱然其未即抨彈盡使自爲去就倘控誠之弗力姑懷祿以苟容辠矣如山愈難逃於典憲廉隅掃地將不齒於薦紳仰冀清明之朝俯察羈危之迹既是排於執法難冒耻以在庭即賜奏陳亟加譴斥庶幾伸言路之風采亦重微臣之罪辜瀝懇輸情必期得請伏候指揮八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三乞黜責狀

某近具申 朝省乞賜奏陳亟加譴斥伏準省劄二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竊念某一介鄙生初無長技遭遇 聖主龍飛之初召從遐外列在近班每有開陳輙蒙嘉賞昔孟子事齊之宣王道未嘗少行也徒以王由足用爲善至其去也猶三宿出晝以冀王之追已此聖賢事君之心爲臣子所當取法焉者也況某以凡材而遭遇聰睿好學之君始初清明之政不惟顯用其身而且施行其言亦獨何心忍於去 上之左右哉特以 本朝舊章尊重言責凡臺臣議論所及不必明指姓名皆當引去 朝廷亦不復固留所以伸言路之風采存朝廷之紀綱而養士大夫之廉耻一舉而所全者三焉非細事也伏觀近者臺中所陳其於某妄言之辠可謂明斥之矣然而未即彈劾者蓋由有委曲保全之意欲其自爲去就故也今若頑然不知引去則是廢言路也傲言路則是慢朝廷也夫一從臣之去留於事爲細而言路伸張紀綱繫焉其可以某之故而壞之乎且士大夫能重其身而後能爲朝廷重今臺臣既斥其辠矣而乃貪戀榮祿栖栖然尚冀一日之留則是頑鈍亡耻之人也堂堂 天朝衆雋布列安用一無耻之人而使班侍從之班乎反復惟念實無可留之理定用瀝懇肝膽控告 公朝察其本心而亮其不可得已檢會已申事理即賜奏分施行若乃區區愛君之心則雖在畎

畝豈能一日暫忘異時心迹既白　朝廷復有
招呼則奔走闕庭其敢或後區區丹衷天日臨
照伏候指揮八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辭免除職宫觀狀

今月初三日恭準省劄勘會已降指揮真某除
職與宫觀九月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除煥章
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任便居住礼
送某者竊惟寶奎俟對密聯法從之班琳琯奉
祠實祝聖人之壽於焉列職蓋以優賢伏念臣
器識且卑學凡而陋爲龍飛之有造叨騶招以
來歸一對便朝獲瞻天日之表再陪講殿親聆
金玉之音念吾　君真有不世之資在微臣當
効勿欺之報而忠慮太過語言不倫雖見察於
淵衷卒莫逃於公論退循身咎端合誅夷敢圖
仁聖之朝特宥愚惷之罪已爲過望敢復僥榮
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收回寵渥免重過愆所
有上件恩命某未敢祗受伏候指揮七月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二

對越甲藁

舉刺

奏乞將知太平州當塗縣謝湯中罷斥
主簿王長民鐫降狀

臣猥以駑庸將漕江左屬旱蝗相仍民物告病
朝夕憂懼寢食靡遑仰賴仁聖盛明之朝哀矜
元元蠲租發廪無所愛惜飢疲之氓賴以少蘇
然某博采衆言皆謂艱食之日尚長迓續民命
唯仰二麥故於八月間鏤榜勸民種殖且控請
于　朝乞撥降錢措貸民糴種復蒙報可之命
尚遴亟以本司椿管錢一萬貫發下太平廣德
兩郡委自令佐措置給借第四等以下耕農之
家文移丁寧非不切至意謂近民之官必能恪
意遵行未幾當塗之民乃有以給散不公詣臣
陳愬者及臣以巡察荒政躬至當塗而來愬者
愈衆盖保正縣胥相爲表裏賄賂苟行則有以
一户而獲數十千者强訖不至則有候伺累日
而財得百餘金者推原其故皆由知縣謝湯中
者身爲邑長略無惻怛愛民之心視監司行移

漫爲文具始則受欵付之吏手繼則一切諉之
佐官致使吏姦恣行無所忌憚侵移詭冒色色
有之臣以民訟至多不容但已遂將典押陳杞
等械送州獄尋据勘到本縣元承州帖發下官
會二千貫除節次給借人戶外餘錢四百二十
三貫有奇皆係陳杞等擅行侵用或以入已或
以供官甚而知縣料理考任主簿修造廨宇亦
科縣吏出錢吏無從出則取辦于此臣竊考椿
管錢物非准指揮不許支用臣以憂民之切不
暇便文自營方自劾于　朝乞正專輒之罪而
官吏乃奉行滅裂如此今當舉行荒政之際若
使官吏人人如當塗縣事事如麥種錢則凡
陛下所捐以子民者皆將化爲烏有失恃嗷嗷生
靈何所依賴臣除一面將勘到公吏照條施行
外所有通直郎知太平州當塗縣謝湯中不職
之罪實難倖免況料理考任乃其私事輒行科
配吏人致使將官錢侵用其罪贓律已抑又可
知伏望　聖慈將湯中特賜罷斥使州縣之吏
咸知究心荒政不敢苟簡庶幾實惠得以及民
實一道大幸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幷申尚書
省御史臺諫院取指揮施行
小貼子照得當塗縣丞賈敷言主簿王長民
皆同任給散之責二人者亦漫不警省縣吏
恃詭名之狀請判敷言等更不詰問便即支
錢臣各已移文令其具析今契勘敷言之罪
止是鹵莽猶爲可恕若長民者書生爲吏乃
於歲儉民飢之日拘新官合据獄司勘到陳
杞等供稱主簿聽人吏李顯祖賫批貼告報
本縣自押錄手分鄉貼司被寫人各名科納
添助修造錢多少有差陳杞等無從擘劃遂
於麥種錢內擅支四十四貫以納本廳續又
侵支四貫五百買物以犒匠者盖今州縣之
官凢百非泛之用度率多敷配吏人相習成風
視爲常事不思此曹果何從出若非浸移官
物則必椄受民財此風不除爲害非淺伏望
聖慈將長民量行鐫降使官吏稍知警飭不
勝幸甚
奏乞將知寧國府南陵縣丞李仁任罷黜
廣德軍廣德縣丞馮熊送部與嶽祠狀
臣竊惟邑之有丞所以協賛其長佮一邑之政

若乃狠傲而陵上昏眊而失職有一于此是謂
負丞臣以廉察爲官豈容置而不問伏見宣教
郎知寧國府南陵縣丞李仁任故參政彥穎之
孫而璒之子也淳厚端良有泰祖烈輕儇浮薄
厥有父風本縣去歲皆傷爲一郡最賑飢檢旱
若探頭然惟令與丞均當任責而仁任乃以被
擾爲名委其職而去臥家數月恬若不聞畔官
離次已爲可罪近以州郡文移督促始不獲已
還任遷怒邑宰百端侵陵自典吏而下不時捽
至其庭斷以大杖訊决動至數百械繫或至通

宵且以知縣妄用官錢偏申臺府及守臣張忠
恕索曆驅磨縣家所用皆有去著仁任之言莫
非誑誣臣考諸公論皆以仁任爲不直遂對移
蕪湖縣主簿蓋其少戢而仁任更無一字遵稟
徑翩然以歸非惟不有邑長且不有監司矣臣
所謂狠傲而陵上者仁任是也廸功郎廣德軍
廣德縣丞馮皝年迫桑榆志氣衰落間嘗攝邑
頗之輿聲近以本軍檄往平江般運制置司糴
撥米斛群情喁喁日望船粟之至而皝乃以黠
胥自隨縱其侵漁船户錢物遂使船户公爲欺

姦盜糶官米凡七千餘石當飢民仰哺之際一
勺一合皆爲可惜皝爲監臨官不能檢察以致
散失米斛其多如此豈容逃責臣所謂昏眊而
失職者皝是也二人者一則少而狂一則老而
謬俱難存留在任伏望　聖慈將仁任罷黜皝
送部與嶽廟俾凡爲吏者知所警飭實一道幸
甚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
諫院照會

奏乞將知寧國府張忠恕亟賜罷黜

臣竊惟天災流行雖盛世不能免惟上而　朝

廷下而守令至誠以憂之盡力以救之則民雖
不幸而遇凶歲可使骨肉相保而無流離全其
天年而不至殍踣以死昔人有云剪爪宜及膚
割髮宜及體仁人之於救菑雖髮膚有所不愛
况其他乎富弼之在青州存恤流民如其家之
子弟趙抃之在越賑饑藥病多出私錢蓋爲君
上牧元元爲國家固根本法當如此臣以駑劣
將漕江東屬歲旱蝗民物告病仰賴　陛下仁
聖哀恫無告之民散財發粟以鉅萬計真可謂
堯湯之用心而臣徧察州縣間求其至誠惻怛

格意奉行者則何其甚寡未嘗不仰歎　朝廷
之至仁而咎官吏之不仁也間者蓋嘗以給貸
麥種錢縱吏盜用而劾一令矣又嘗以般運米
斛縱吏為姦而劾一丞矣若乃身為二千石而
志不在民將　朝廷賑濟之米指留破用其罪
有甚於二人者乃獨置而不問則是縱惡於小
官而歸辜於大吏也臣謹按朝散郎權發遣寧
國府張忠恕以輕儇浮薄之資濟之以陰狡誕
謾之術曩守雲川汙穢無撿為憲臣所劾僥倖
獲免自以為能及來宛陵貪恣益甚開告訐之
門以陰求人過一詞胥吏牽連入獄有舉犯甚
微而遭編竄者崇聚斂之政以傾奪民財極意
搥剝一孔不遺有遭火無幾而遭估籍者郡人
畏之甚於豺虎去夏亢陽種不入土臣以手書
與諸郡掾講振荒事宜獨忠恕係書爆然本末
甚備臣大喜過望亟下其所申於諸州俾視以
為式居無何有自宛陵來者乃言其境內飛蝗
塞路粟直翔貴州郡恬若不聞臣竊怪之何其
言之工而實不副也近者循行太平廣德二郡
其地與宣犬牙相入薦紳父老多為臣言宣境
之民憔悴尤甚振恤之事殊未有倫傳聞鄰境
散錢給米已至一再有恨不得為旁郡民者臣
亟馳書提舉常平李道傳問其故道傳援書以
為宣之六縣地最大旱最甚前後所申最詳而
事最不舉臣謂道傳此言實深中其病而忠恕
方且裒類成帙一一記載若已記事之為者臣
得而讀之則虛詞多而實事少略於給散而詳
於勸分其間有月儕二日糶四日者濟米出於
官司糶米取於上戶官司所惠既微而上戶之
米又盡充官糶不知自餘日分細民何所仰食
未幾承常平司牒稱寧國府昨蒙　朝廷撥賜
轉般倉并義倉米凡十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二
石而本府撥下諸縣為賑濟用者止五萬六千
二百四十六石其餘六萬一千餘石未見去著
遂行疏問忠恕雖巧為分擘回申而氣餒詞窮
不可掩覆姑摭數項言之如諸縣合糶人戶已
將勸分米充數矣而忠恕復於賑濟米內重疊
支破在城安濟坊孤老并諸縣乞丐人已將常
平米給散矣而忠恕復於賑濟米內重疊銷豁
兩獄罪囚土軍編管等人并家累重大官兵月

糧口食州郡自當措辦而忠恕亦於賑濟米內拘留其他虛支大破色目非一猶且攤布不行復將二千三百七十餘石指爲灰蛀欠折之數不思上供綱米係嘉定十年新收而義倉米亦近常平司委官覆實灰蛀欠折何至若是之多公爲誕妄一至於此原忠恕本意自謂文移旣竊可以欺人遂將官米暗行乾沒不虞道傳單車入境盡索文歷夠校條析具得其情會倅報應姦狀畢露蓋其平時習氣以此爲常當書擬金無所忌憚獨不念一郡數十萬生靈飢餓如在溝壑 陛下不惜太倉之積捄之於垂絕之中爲守臣者縱不能有所附益其忍爲侵漁之計乎且 朝廷昨嘗因忠恕之請頒祠牒截綱米以贍州用矣借令經費猶或不足夫豈他無撙節之方何至紾飢民之臂而奪之食其亦可謂不仁之尤者矣况荒政之行當以賑濟爲主勸分爲輔蓋有司不惜官廩以惠民然後可責富室不私藏以惠鄉里今忠恕於 朝廷所賜則妄行破用於民間所有則根括無餘形迹勢馳一切不卹考諸民詞有家產僅千緡而勸令

認米四百石者有因公事至庭而罰米數百石者民間畏其虐毆止得俛首聽從據忠恕所申六縣人戶認米凡十二萬八千九百餘石苟非以無道行之其能致多若是乎如涇縣土瘠民貧所科亦一萬一千四百餘石忠恕尚怒其少形之批判必欲其盡作措置否則縣官按奏黜責與吏剌配嶺海是趣迫官吏使之毒民也以忠恕之政無善狀士大夫皆謂豺狼不問責實在臣而臣獨容忍久而未發者尚欲責以捄荒之效故也今察其所爲決無可望之理而春夏之交青黃未接正是民飢之時必待其餓莩纍纍死亡枕藉然後舉劾其亦晚矣臣與寬恤倉二司雖分州措置荒政然於官吏臧否則自當通察用敢不避仇怨疏其罪狀以聞伏望 聖慈將忠恕亟賜罷黜令提舉司將元撥賜米斛一一驅磨實數申尚書省仍乞下臣此章戒勵本路州縣凡奉行荒政之吏各當仰體 朝廷之至仁毋效忠恕之不仁其有沮格 上恩俾澤不下流坐視民飢而拯捄不力者並許監司按奏重寘之罰庶幾民命可全而和氣可召實一

道大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臣竊見忠恕以峻急苛暴之政斂怨於
民去歲之秋定陵之士有條民怨十事以示
臣者盡謂租賦之法自正數外一毫不當多
取所以編之版籍給以牌由依數輸納以為
一定不易之制而本府則不然牌由內明書
紬一寸則科納一尺明書紬一尺一寸則科
納二尺明書綿一錢則科納一兩至於和買
紬絹亦將零寸責令盡納整數其怨一也本
府受納夏稅秋苗不用文思斗斛而用私製
寬大斗斛兩歲以來加增收耗充甚於前總
而計之不啻多量一倍以上受納官隨即申
府乞委官般量將加增收到之數為出剩以
歇開場未幾所收出剩已可補足正數便行
出牓責令人戶重價輸錢以歸府用其怨二
也人戶輸納去年折苗錢以一石為率如納
秈米通用米二石二斗了納如納粳米通用
米二石了納今年六月十一日以前秈米每
石八百文足粳米每石一貫文足更有官收
水脚等錢共五百文足只合通計錢二貫五
百文足而官司估價每石納成三貫四百五
文足則是每石多取民錢一貫文足其多收
折麥錢大略亦同其怨三也他如公庫既造
酒宅堂又造酒責令官吏估賣以撓奪贍軍
正庫之課額一有虧欠官員動遭責罰公吏
倒行決配而官吏怨坊場河渡之敗闕者不
任典闕盡負官錢無可償納家既籍沒身復
監繫饑瘠如鬼猶不釋放而坊戶怨宗子降
生陳乞公據者逾年而不行陳乞起支者經
年而不予近又刱例坐倉囬糴孤遺米并以
醶淡官醞折支料錢而宗室怨軍人預借春
衣錢每名抑支官酒七升虧折甚多禁不敢
言而軍士怨中産之家有因科配賑糶破壞
家業而怨者有為戶長以逋催逃閣稅賦鬻
産代輸而怨者有無辜遭罹刑辟編窠他州
骨肉離析而怨者臣始聞之猶疑其言之過
尋采衆論皆謂信然方 陛下宵旰勸民惟
恐一夫不獲其所而忠恕身在近藩敢為殘
忍以結怨于下一至於此臣以按察一道為
職倘不亟加論奏使忠恕僥幸善罷或更叨

陞擢外臺耳目其將焉用此臣所以不敢嘿也伏乞睿照 嘉定九年二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張忠恕與官見仍令江東提舉李道傳日下起發前去府暫攝權寧國府事

因明堂赦薦趙監嶽番

臣等伏讀嘉定八年九月辛未明堂大禮赦書內一項應士人有節行才識學術素為鄉里推重不求聞達者委監司帥臣同加搜訪每路一二人仍與本州長吏具從來所為事實所通學術連銜結罪保明聞奏即不得已當材備數委三省再加察訪如所舉不妄特與擢用仰見 聖朝網羅遺逸之意臣等朝夕博訪期所以稱塞 明詔之萬一竊見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趙蕃 元祐故家學有源委識慮深遠節操清高蚤歲得官臨事有立年逾四十即上祠請隱居求志垂三十載矣安貧處約泊然無營少工于詩晚益平澹身雖閒退而愛君憂國之念未嘗少忘其在州里誘掖後進一以孝悌忠信為本蕃雖名在吏部然其行誼學識素為鄉曲所推不求聞達正應詔旨臣等既深知其為人又其家居適在所部庸敢輒以名聞伏望 朝廷更加察訪如臣等所舉不妄即乞特加旌擢以厲士俗其於世教蓋非小補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薦洪運管等官狀

臣一介迂愚濫將使指理財弊訟職務冗繁所賴僚屬相與協濟竊見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洪彥華天資樸茂學問淹該居常務自韜晦不以己長示人而徐考其所為則言行相副表裏如一嚮守衡之茶陵適值儉歲究心拊字民無流亡至於應辦和糴招募効用皆不擾而集諸司嘗以政最剡聞于 朝甫及期年以內艱去邦人父老懷其遺愛久而不忘繼宰信之上饒以惠利為政如在茶陵時然其恬退自將安於平進故知之者少臣謂如彥華者若加進用俾究所蘊必有可觀從事郎前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帳司趙彥覃賦性敏明持身潔白嚮為鄂州錄參日其年尚少已為吳獵詹體仁所知目以佳士其在漕幕宣力最多振荒以來朝夕講究如己休戚臣以廣德兩縣旱傷尤甚九月間即令彥覃前往與本郡守二圖所

以拯救之方而能悉心盡瘁不憚勞苦凡所以
區畫多違事宜給散有方人被實惠臣比循行
至郡士民稱之如出一口聞其滿替皆願借留
臣謂如彥覃者若寘之煩劇俾效所長亦必有
以自見臣於二人者察之既熟又皆當代去儻
不亟加論薦是謂蔽賢輒敢冒聞以備采擇伏
望
聖慈將彥華彥覃特賜旌擢若後不如所
舉臣甘坐之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并申尚書
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乞將新知寧國府陳廣壽寢罷新命
臣伏覩進奏院報陳廣壽差知寧國府尋復有
旨趣令之任臣竊惟江東一道自晉宋以來號
為重鎮者金陵宣城而已有唐之世以宣為觀
察府而屬郡隸焉肆我 孝宗龍飛陞揭府號
蓋其疆埸之廣袤生齒之蕃庶地望之雄重大
抵亞於金陵故為親王執政假藩均佚之地而
自十數年間迺有凋郡之目臣嘗博訪士大夫
皆言此邦本自富實須緣郡守不盡得人或廉
隅不立而封殖其私或用度亡節而靡於浮費
故其事體浸不逮昔今誠得一潔己奉公之守

行節用愛人之政源流本末以漸講求則財計
不患其不充公私不患其不裕今若郡守關人
臣意 陛下必將妙選循良以幸此州而改命
再三乃得廣壽廣壽貪殘之迹人所共知其在
臨川尤為暴橫清修之譽蔑聞纖毫貪奪之名
交播眾口近因漕臣之言斥使去郡天下莫不
共難 朝廷從善之速而或者猶恨議罰之輕
今曾幾時遽有此命夫撫之與宣雖均為名郡
然其大小輕重要自不同使廣壽在撫以善最
聞其褒遷不過如此夫既嘗敗績於撫矣其可

復使守宣乎既不能以善治撫矣其能以善治
宣乎故自除目之傳公論藉藉如出一口況是
邦新罹前守之虐民之被禍蓋匪一端至於開
告訐之門興羅織之獄無罪而籍貲產非辜而
罰贓錢善良之家於此破蕩者甚衆自李道傳
被命承攝乃始以次蠲除斯民浸有生意側聞
廣壽在撫之日如前數事色色有之而其兇暴
尤出忠恕之上今忠恕甫去而廣壽實來所謂
逐虎進狼害將愈甚抑何宣人之重不幸也臣
非不知國家用人務在含垢過而能改聖賢許

之然大體可稱則一眚雖廢不舉有過則自新
可期若廣壽平生屢遭彈劾起家爲郡當知
聖朝拔拭之恩而貪暴亡狀迺更甚於疇昔其
不可望其改過也明矣臣若顧避不言坐視千
里之民再被塗炭豈惟下愧百姓實亦上負
朝廷況今明良會聚之時進退人材率采公議
刻印銷印曾無省難何所疑畏而不亟論奏伏
望
聖慈將廣壽差知寧國府指揮特賜收寢
別選賢牧以惠一方庶幾凋瘵之氓獲登蘇息
臣不勝至願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小貼子臣竊聞士大夫之論或以寧國爲破
落州郡非材健之吏不能興起臣嘗體訪本
府財用之數頗得其實若量入爲出自足支
吾使爲郡守者廉不妄取儉不妄費決無用
度不給之理初不待以健決之人一切之政
然後可爲伏乞敷照

按奏寧國府司户錢象求狀 八月上

臣竊惟方今 仁聖在上愛養元元若保赤子
凡百有位皆當恪意奉承使德澤下流鰥寡得
所然後無負 朝廷爲民置官之意而臣所察

州迺有顯恣妄爲貪饕相濟大吏以虎狼之威
搏噬於其上小吏以狐鼠之姦跳踉於其下輕
蔑國憲荼毒民生者臣儻不以聞則爲失職昨
據宣城縣百姓施良陳觀知寧國府張忠恕妄
行抄籍家財本府司户錢象求乘勢收擄錢物
等事臣亟索府案并追推吏張翼司户廳吏汪
澄送上元縣根勘見得施良與兄施恭各居歲
久至嘉定三年施恭與男施耕同充本府軍資
庫子侵盗官錢事發配籍其在獄之日即無一
詞連及施良其後施耕自配所逃歸匿於宗子

趙通夫舍屢干施良假貸錢物不能一一盡從
自此浸成嫌隙又緣本府追捕逃軍嚴急遂生
校計以知府張忠恕見揭榜召人實封告訐於
是撰造虛詞詣府陳告稱父施恭曾有官會七
百餘貫并金釵銀盞等物寄施良之家忠恕欣
然視爲奇貨不待究實徑差司法前去封籍其
家仍就追施良送獄當盛暑中百端鍛鍊勒令
招認隱寄情罪盡將財產估賣填償計其所直
凡數千緡忠恕猶以爲未足復將其婿田產併
行沒官展轉推求尚且未已又謂其女不應輒

妻宗室婚嫁數年且嘗有子必欲一旦仳離其爲不仁孰甚於此臣竊考　國家立法唯胥吏犯枉法自盗贓皐至流以上者乃許籍沒施良家本編氓初無過犯雖其兄姪嘗遭黥隸然異居析産皐不相及借使真曾受寄錢物按之三尺不過斷罪監償亦無籍沒之理况拖耕所告元無實跡又涉累赦已被赦恩忠恕志在得錢遂併　國家之法令　朝廷之赦恩一切不顧且自古及今未聞有止憑告訐之詞遽將人户封籍者亦未聞有先封籍而後進人者蓋忠恕

之心况溺姦利民間訟牒稍涉錢之一字便欲攫而取之何暇更考虚實姦猾之徒窺見此指凡其所欲陷害必曰其人皐當罰錢其人皐當籍産忠恕一一施行被誣之民無能自脱者如保正王椿以受船户徼引錢四貫八百爲人所訐而籍其數萬之貲竹木牙人劉剛等以多收商旅牙錢爲人所訐而罰令納錢三千貫諸如此類非止一端案牘具存可以覆視江東去歲旱蝗宛陵爲甚羣情洶洶幾不聊生爲郡守者方且大開告訐之門數興羅織之獄奪斯民仰

事俯育之具而供其僕妾用之資臣所謂大吏以虎狼之威搏噬於其上者忠恕是也當施良被籍之時司户錢象求實受府檄估賣其財産因得挾城社之勢以行其穿窬之謀雞犬孳畜則烹之以饗從人縑帛軟細則卷之以歸私室據廳吏汪澄供稱有未上帳之物係象求般去者十餘件如糯穀燭炭綿綫絲扎之屬是也有物重估輕象求以詭名買去者數十件如縑段衣物髹器之屬是也以至館客婢僕亦皆紛然收買名雖酬直無異白取獨不念無辜被籍

之家冤痛方甚乘時攘竊豈所忍爲臣所謂小吏以狐鼠之姦跳踉於其下者象求是也忠恕前已予祠臣不敢更乞行遣但其違法毒民之狀臣既考驗得實不敢不告于　朝象求以貲入官人品猥下而敢爲貪墨如此儻令僥幸漏網則繼此塵點仕路必將益肆其姦伏望　聖慈特賜重行鐫罷永不得與親民并職曹官差遣使州縣小吏少知所懲實斯民幸甚謹録奏聞伏候　勑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薦本路十知縣政績狀

臣等竊見江東一道為縣四十有三而號為難治者居其太半蓋上供送使為數寔繁月樁版帳率多白撥為令者朝夕惴恐惟財賦不辦是憂至於撫循疾苦伸理冤滯往往視為弗切上下循習謂之當然有能於煎熬之中少施寬裕之政不專以催科為急而以字民為心其在臣等所當激勸今采諸物論得十人焉謹具列于左須至奏聞者

宣教郎知徽州歙縣馮特卿器資清俊學識通明到官以來孜孜所職至誠篤實一意

在民催科有方不擾而集縣民程暉之子為盜所殺蹤跡曖昧莫知主名 臣某委之緝捕乃能多設方畧日夜究心曾未數月罪人斯得姦兇讐伏冤結獲伸考其風績可為本道之最

奉議郎知饒州鄱陽縣趙汝俞天族之英篤志為善清修雅淡有儒素之風當官而行不為阿徇廉靜無擾田里安之

宣教郎知信州弋陽縣柴景望學校舊人雅有士譽強毅自立卓犖不群弋陽近歲凋

弊日甚自其到任極意撫循結之義役以革紛爭之弊優卹戶長以除科較代輸之苦裁決獄訟一出至公人情翕然稱為賢令

宣教郎知信州玉山縣程榆天資靖重心術端良始官之初遣郡守趙不擬務為苛暴官吏重足而立同時諸邑鮮不逢迎榆於其間獨能弗改常度慈祥豈弟藹然有循吏之風去夏邑境洪水騰至榆方在告力疾而出巡行拊勞不俟申請捐公錢以予

民賴以全活者甚衆

宣教郎知池州青陽縣許淇學問淹該材力彊濟池之諸邑素困於預借淇始至官遂從儉節朝夕勤瘁如理家然既償舊逋又免新借邑之瘡痍於是一洗亦賴以少紓者有功於此邑者

宣教郎知太平州當塗縣王洽故侍講師愈之子天資粹雅操行潔修其為邑也心乎愛人用刑督賦常有不得已之意士民稱誦翕然一詞

承事郎知寧國府宣城縣充㷀名家之子生長見聞宣城夙號煩劇㷀材力精敏治辦有方務以恩信及民不爲昔猛歲遭旱饑推行荒政曲盡其至殄除蝗蝻實力尤多臣等每因百姓至庭試加訪問皆稱其賢已決之訟番訴絶少

承議郎知建康府溧水縣俞𨗇老成詳練通知物情其治邑以省事不擾爲本人甚安之

奉議郎知池州貴池縣蔡𤆬揆廉謹自將精勤不懈奉行荒政能盡其心

奉議郎知池州銅陵縣魏執中特身恪謹爲政寬和始終如一有可稱者

右臣等所部縣令之可稱者雖非止此十人而得諸見聞間有未審者不敢遽加論薦自特御而下人品高下亦各不同大槩主於字民則均在可取之域故臣等輒敢舉爾所知之誼伏望朝廷特賜甄録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坐繆妄之辠謹録奏聞伏候 勑旨

薦知信州丁黼等狀

右臣疎庸一介謏家 陛下付以外臺耳目之寄嘗竊自誓以爲臧否人物其責非輕倘一毫輒徇其私則内愧此心外慚物議臣雖甚愚實所不敢往者蓋嘗以公論弗容而劾數吏矣今部内之官有爲公論所予而嘿不以聞何以逭蔽賢之罰臣竊見朝奉郎知信州軍州事丁黼性本誠實學有師傳修身立朝物論素所推許今爲郡守曾未數月循良豈弟之政已流聞於四方朝散郎通判建康府事曾耆年天資耿介履行端莊出自名家老於州縣精明峻潔意氣不衰承議郎提領建康府户部贍軍酒庫所主管文字李寀性行粹温規模詳縝早親師友多所見聞澹然自持不爲苟進奉議郎分差建康府諸軍糧料院楊若行方識遠論正氣平靜重自將恥爲表襮從政郎建康府府學教授楊邁篤於問學副以詞華心術端良操守無玷此數人者雖其職守不同然質諸衆論皆所謂君子之才非區區擅一長辦一職者之比用敢仰體清朝急賢之意各以實聞伏望 聖慈特賜甄擢儻一詞繆妄臣甘伏罔上之誅謹録奏聞伏

候
勑旨
申尚書省乞將饒州司戶趙時仲罷任狀
照對本司今月初六日承浙西提刑司牒稱有
平江府寄居趙𢡱訓即廬州將領趙礌夫有婢阿
郭出嫁與城居百姓李五爲妻既嫁之後仍復
不時取歸至則苛留去則復取其淫穢猥下士
大夫之所耻識遠其舅姑與夫不容其往趙忠
訓不勝一朝之忿同乃子趙司戶親戚沈元龍
帶領童僕十七八人直至李五之家肆行威力
毆其舅姑壞其門戶碎其什物强取阿郭以歸

幾同劫盜蔑視官府略無忌憚本司送獄根勘
得實已將陪涉人各行斷遣外照得趙將領趙
司戶皆係見任官不在任所供職而歸鄉横行
街市情理無狀且阿郭乃將領司戶聚麀之人
獄司已盡得其情狀以其事醜穢不欲盡情根
究然則離任而共爲聚麀不得聚麀而輙肆兇
横其可乎將勘到情節備牒饒州及江東諸司
請差人前來平江府追取趙司戶時仲還任本
司除已施行外竊見迪功郎饒州司戶參軍趙
時仲身爲掾曹職在倉庾畔官離次已是罪人

况父子聚麀尤爲可醜不加懲治無以厲其餘
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將趙時仲罷本任以爲
小吏不知靖共者之戒須至申聞者
奏乞將新知徽州林琰寢罷新任
臣以非材謬蒙超除將漕江左一道休戚責實
在臣視事以來日夕兢惕常恐玷澄清之選孤
臨遣之恩竊見所部徽州地瘠民貧素經田祿
之災舊觀未能盡復春夏以來亢陽爲雩雨澤
未決人情憂危正賴賢二千石悉心撫摩庶無
流離餓莩之患今在任守臣趙師端除丞大府

下政霍權得請奉祠日望朝廷遴揀良牧以幸
一方比覩進奏院報已差下林琰琰平生素蔑
臣不熟知第聞昔爲臺諫之時頗有交通關節
之跡若子與壻請囑紛紜至今都人以爲嗤笑
夫身在三朝至近也職居言路至嚴也以至近
至嚴之地猶徇私弗顧如此若付之專城之任
寄以千里之權必將攻以賄成刑放于寵新安
之人其何賴乎况今旱菑之餘正以講求荒政
爲急琰嘗兩守偏郡治聲蔑然必不能推饑溺
由己之心解百姓倒垂之厄臣欲俟其到任然

後考察以聞重惟琰學歷從班州郡將迎費耗
必倍用敢先其未至冐昧有陳欲望　聖慈將
琰差知徽州指揮特賜收寢別選循良之吏惠
此凋瘵之民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　勑
旨准嘉定八年六月十二日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劄與一等侍闕州郡差遣

奏乞將太平州通判韓楚卿罷免

臣竊惟通守之職所以關決郡條苟非其人必
至貽害千里臣近據太平州申通判時子懋任
滿新通判韓楚卿已到任交割職事臣竊見楚
卿依憑城社旁若無人沿檄之日居多在官之
日絕少由此縣道敗壞貽患後人推其源流蓋
自楚卿始當塗名郡地望素高加以旱蝗之餘
講求荒政正賴倅貳得人相為協濟如楚卿者
實不堪任伏望　聖慈將楚卿罷免或與祠祿
別差作邑有聲績人通判本州實一郡之幸謹
錄奏聞伏候　勑旨准嘉定八年六月十六日省劄奉　聖旨依楚卿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理作自陳替依

申尚書省乞將樂平大通監稅鑄羅六月

某竊聞先儒程公顥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
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今公卿大夫之子弟若右

列之初仕者大抵先歷征商征商之職似非親
民比然寬厚廉潔者為之則民之蒙利必多暴
酷貪婪者為之則民之受害亦衆益知先儒之
言可信不誣某比以巡歷至饒州樂平縣有進
士程林之百姓鮑貴卿等訴本縣監稅進義副
尉王昂之不法事凡數十狀某初未敢謂然遂
檄弋陽主簿王晉體究其實乃知昂之以貲入
官天資狂悖監司有以為材者俾攝尉職由是
恣為暴橫旁若無人其催科則將逃絕之稅衮
入催帖勒令人戶代輸有送納少遲則於大雪
之夕褫其衣以當鐵監留不放幾至凍死者有
連日比較遭大杖七次剝割雜下幾無全膚者
其稱呼則以判院直閣自名百姓陳詞誤發省
幹而亂其手背掌心者其行轎則以欲市民起
立有倉猝不及而捽至務廳綳吊決撻者邑人
為之語曰寧逢三峽虎不直王監務則昂之之
暴酷可知矣又因巡歷至池州有銅陵進士蔡
輿百姓曹汝迪等訴大通監稅承節郎李揚不
法事凡數十條某亦未敢輕信遂將專攔數輩
送獄鞠治乃知其信任胥徒苛征商旅米麥之

屬在法不許收稅則巧立名色虛喝數目以取贏五里之外在法不應收稅則刱立墓斂多差巡船以邀截除與吏人相為囊橐日令買物供應庖廚魚肉茶鹽皆有定數饕餮之行無所不為据獄司所勘專擲所供揚前後受吏人錢以數百千計侵盜官錢為數尤多則揚之貪婪可知矣某見其罪狀甚明已將昇之對移信州指使楊對移他州指使二人者既皆獲罪於民難以復還本任伏望　朝廷特賜數奏將昇之楊並與鐫罷以為州縣小吏暴酷貪婪者之戒謹

具申尚書省伏乞指揮准嘉定八年八月廿一日省劄奉　聖旨王昇之李揚各降一官資發放

申將寧國府南陵縣尉汪相如罷職事

某竊聞士之行已篤實為先吏之臨民廉潔為本二者既虧雖小有材亦不足貴矣伏見迪功郎寧國府南陵縣尉汪相如少遊場屋頗有雋聲挾其寸長不修士檢居鄉之日把持縣吏脅之至死械繫于獄久之始脫浮薄無行鄉人鄙之及來南陵蔑棄法守窰户有欠城塼未納者縱容弓兵抑取錢物窰户不勝其苦而縊死僧有為豪民所訟者復遣弓兵要索賄賂僧不堪其虐而又縊死漕臣章良肱欲劾治未果而良肱去自當修飾以蓋前愆而桀驁不悛貪婪如故本司職兼督察郵傳以南陵管下鋪屋敝壞令本縣截撥合解錢措置修葺相如偶攝縣事乃數偶官出木保正出瓦遂欲奄有官錢以為已用偶保既不應命鋪屋亦不復修其到司之始即追其廳吏問官錢去着相如占留不遣者累月某以其庇吏而拒監司已對移太平州監酒迹其貪暴難以令還故官伏望　朝廷特賜

指揮將相如罷免使痛自懲艾未必不為君子之歸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指揮施行准嘉定八年九月四日省劄奉　聖旨相如放罷

申將前知建康府溧陽縣王棠鐫降事

臣聞天下有幸免之吏則必有不幸之民夫為吏而不良法之所宜糾也宜糾焉而以幸免則凡不良之吏知罰之不及已將安意肆行而亡所忌欲民之不受弊得乎臣謹按通直郎前知建康府溧陽縣王棠者所謂不良之吏也臣始至官已聞其繆及試之以事則宜枉者直當白

者黑蓋其爲人惛惛不辨吏以爲可棠亦曰可吏以爲否棠亦曰否顛倒貿亂不可枚舉姑摭其大者言之三歲推排國家之令典也江東州縣因循不舉者十六年版籍溷殽貧富易位比者提舉常平李道傳始請于朝而推行之縣邑得人者往往升降適宜民賴其利其因不平而致訟者間亦有之然未有如溧陽之甚者也臣之未至詣胡槻而愬者已數百人臣之既至詣臣而愬者又數百人蓋棠志不在民一切付之隅保吏胥之手飛走賣弄聽其自爲需求如志

則以上等之户降而爲下等賄賂不至則以十金之産增而爲百金牒訴紛然一不受理遂使冤憤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今日聚衆圍保正之家明日聚衆撤户長之屋如惠德鄉之蔣大和來蘇鄉之史萬二奉安鄉之晉千六明義鄉之芮六五允定鄉之倪付德隨鄉之李五三仙壇鄉之朱七十積貫鄉之周省五等同時並作多者數十百人持杖擊吹縱火拋石室廬器物爲之蕩盡桑柘竹木爲之一空甚者刃傷其人驚死其老幼棠既不能彈壓巡尉遣兵收捕或爲

所執縛棠亦不能誰何一邑囂然幾至生變臣與守臣劉棐亟下本縣毀不公之籍人情始定爭鬬始息推原其故皆棠之昏繆不職有以致之而畧無一言肯自引咎因[illegible]充斥犴獄臣屢移文督其勘結而視之蔑如其[illegible]考其人微寸長可稱而宰邑逾滿三載者蓋其貲産富厚甲于宜興其改秩也以此求薦其居官也以此求援故與之爲地者衆而僥倖至今臣若顧避怨仇遂使漏網則所部四十餘縣皆將曰不才如棠不職如棠而以善去顧何所憚而不爲

非辜臣愚欲望　聖慈將棠特賜鐫降永不與親民差遣以示至公以懲不恪實一道幸甚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
照會（嘉定八年九月四日省劄奉聖旨王棠降一官放罷）

申將文林郎監江東轉運司寄納倉張錡
重行追奪等事

照對本司寄納倉在太平州蕪湖縣某昨因巡歷至本縣有百姓錫執中者詣某陳告本倉合干人湯文等盜糶官米某即送蕪湖縣追究尋改送江寧縣鞫治乃知監倉張錡持身不謹無

以檢下故使本倉之吏紛然而為姦據事知邵
維斗級尹茂顯于夏震攬户孟三二等倂招監
倉張鋳累令夏震往孟三二家借錢入已使用
前後通計七百五十貫文及孟三二以索逋為
言監倉張鋳乃令邵維許以將來受納每石減
饒耗米五升以折還所欠其後孟三二攬到人
户苗米赴倉交納九一千七百餘石遂如元約
減饒過耗米八十五石有奇其已將夏震邵維
等從條斷遣訖竊見文林郎監江東轉運司寄
納倉張鋳以門蔭得官宜知愛重顧乃蔑棄法

守隳壞廉隅稱於攬户借貸錢物又以官米准
還私債考之具獄衆證甚明揆之三尺辠犯至
重若使幸免則凡貪贓之吏何所畏而不為伏
望　朝廷特賜敷奏將鋳重行追奪仍罷本任
以為來者之戒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小貼子竊見本司寄納倉監官自嘉定二年
以來有修職郎王佐才承直郎許如川者皆
以贓敗論罰非輕而後來者仍前違犯蓋緣
監官雖隸本司其到罷即不經由本司批書
印紙不問有無縱繫徑自離任若從然不相

統屬者故往往敢為欺蔽若無人欲望
朝廷特賜指揮今後寄納倉監官到罷並經
由本司批書印紙在官無違闕方許赴部注
授是亦關防之一端伏候指揮嘉定八年九月四日省劄
奉　聖旨錢鋳降兩資放罷
並依小貼子內事理施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三

對越乙藁

奏劄

甲午二月應詔上封事

臣恭覩正月一日 御筆令內外小大之臣悉上封事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者臣愚不肖往者 陛下龍飛五位召自長沙一對便朝再侍經幄玉色睟然顧訪甚寵臣於是時仰窺 聖學之高明已知為不世出之主矣狂踈妄發自速罪愆投迹山林繫念宸極一飯弗舍此心如丹 陛下以天地之仁不棄小物復收拭而使令之政雖捐軀未足論報而天佑我宋默啓 聖心躬攬大權更張庶政乾動雷發觀聽一新方且勞謙弗居親御翰墨誕告中外凡曰臣子皆許盡言伏想薦紳之士洋洋動心直辭正論交進闕下況如臣者受恩思報其敢忘言而伏念旬時未知所以言者邇者竊聞京湖帥臣以 八陵之圖來上 陛下恭覽再三悲喜交集命御監郎官以上詣省恭眡集議以聞蓋將稽按舊章遣使朝謁以慰 一祖 六宗之靈而迓方傳聞未知其的或謂 人以河南歸我而 朝廷因有經略中原之謀審如所傳是將復蹈 宣和之轍也日夕恐懼不知所云及觀從臣集議之辭乃知 朝廷之上務存審重遣使一節猶不敢輕經略之謀斷所不苟然臣區區猶以為憂者蓋強虜未與接我疆場虎狼之敵近在牆垣應接少差事變難測臣自嘉定四年國信使命將歸自燕境適因面對論金虜必亡者三中國當圖者二其後叨塵柱史宿直玉堂中夜以思惕然不寐亟陳祈天永命之說未幾銜命將屢道輒奏前歸對延和深陳所以備敵之策既又直前奏事謂彼能越三關之阻以攻蔡豈不能踰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盍圖自立之計以謹未然之防而一時憸人交相姍笑臣以孤直不勝衆譏因以便親乞外而去陛辭之日猶獻瞽言及在江東復上封奏舉宣和之十失願今日之深懲蓋臣愚忠知國家異日必與之鄰既與之鄰安能無隙既與之隙不免交兵執所必然理當豫慮故不敢徇衆人之所忽而獨陳私己之深憂欲於未雨之時大

為撤衆之備距今二十有餘年矣不幸故相諱
聞人言獨任私智凡臣所陳一不警省乃今中
原無主遺黎思 宋播清河洛姑惟厥時而士
無智愚僉曰未可者以二十餘年之間政出私
門謀猶回遹隳祖宗之法度壞 朝廷之紀綱
民力殫剝而無餘人材衰颯而不振雖 陛下
赫然振起風采頓殊然非堅持一意行之十年
未可以冀中興之效也然以今日之名義揆諸
宣和固有不同者蓋 宣和之於契丹與國也
今日之於女真世讎也伐與國為非義報世讎

為當然幽燕之失虜取之於前代中原之失虜
取之於本朝前代之憾可捐而 祖宗之恥不
可以不雪雖其名義之不同故或以規恢為當
舉然名必有實之相副義非徒說之可行求之
在我力未足為而欲借助於夷狄則臣未見其
可也臣觀荊襄露布之上具述得蔡之由若盡
出於我者然以微虜無豬等語觀之是又不能
不藉於 何耶自有載籍以來與夷狄共事者
未嘗無禍惟周漢之興無求於彼而彼自樂從
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者也若唐高祖則求

助於突厥矣肅宗則求助於回紇矣然伐隋之
役主謀者太宗而奮力者諸將下西河破霍邑
者太宗而非突厥也略扶風渡渭水者諸將而
非突厥也入關之師二十萬而康稍利以兵至
者纔五百人豈嘗專恃之乎其復長安也郭子
儀為主將李嗣業王思禮副之王師取勝於前
而回紇始襲擊於後廣平王俶統蕃漢之兵十
五萬而葉護以兵至者纔四千人豈嘗專恃之
乎高祖肅宗惟求助於夷狄是以有後日之禍
惟不專恃於夷狄故其禍未至於極焉乃若

宣和則異於此童貫圖幽燕不能得而女真得
之譚積圖雲中不能得而女真得之我師敗於
蘭溝甸又敗於白溝又敗於燕城而女真之兵
所至輒克我不能自取寸土而即彼以求之故
歲幣百萬之須吾不能卻也借粮之請犒師之
請各以二十萬計吾不能拒也驅職官富户以
往而遺我空城吾不能爭也背雲中之約而自
取之吾不能校也我無可恃之實而惟虜是恃
故其禍至此而極臣尚忍言之哉今觀從臣所
議蓋以深得事宜獨慮師臣既以為功欲其

邊虜情未順必求好以悅之道途尚梗必借力
以通之如此則今之待虜如昔待金國家多事
從此始矣夫犬戎之性冒沒貪惏一與之接焉
能中絕獨不觀宣和海上之盟乎方其齎詔市
馬亦未决然與之共事也其後　裕陵悔悟固
嘗中輟而虜責元約欲止不能侵尋蹉跌稔成
大咎今帥臣既遣小使與之往來又命師徒與
之會合雖曰未嘗交通不可得已若朝　廷之
行又復賴之臣恐無厭之求雖塞之辭自此押
至雖竭吾力以奉之未足以飽豺狼之欲也或
謂故疆之復天實命之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
以爲不然當宣和之世契丹潰敗豕易來歸不
可謂非天予也而人謀弗臧以適貫禍今治化
修明固非昔比然圖恢復之功必有恢復之人
有恢復之人必有恢復之具謀臣勇將者恢復
之人也聚財積粟者恢復之具也　宣和之時
群邪用事寧有遠謀然西兵宿將盡萃闕下老
成持重有如种師道驍悍敢戰有如楊可世而
驅之即敵每向輒北今　群賢在列豈曰乏材大
抵文致雖優往往弗嫺武略宣威制閫實難其
人輸取輸守孰可以營儲材待事所宜蚤圖而
操縱諸將亦未見有种楊比者以种與楊猶不
克濟而況弗若者乎此臣之所甚憂者一也
宣和承平熙洽公私富實可知用兵曾未幾時
而改鹽鈔法科免夫錢所至騷然民不堪命版
圖未復群盜蝟興今之事力視昔何若權門有
丘山之積公家無旬月之儲在在枵虛人人愁
歎江湖閩浙寇聚甫平民未懷生幸禍者衆揣
之以循吏卹之以寬條疾痛呻吟庶幾少息而
師期一起科斂必繁官吏緣此以誅求姦雄因
之而煽動豈細故哉此臣之所甚憂者二也況
於移江淮之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之
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其費甚鉅其力甚難富
庶之效茫未可期根本之虛其弊立見方女真
以燕城遺我也其臣有痛言者曰此可僅保三
年蓋謂我之葺理粗成彼之奪攘必至及其背
盟入寇果如所云　今昔豈異此又臣
之所甚懼也伏惟　陛下親政以來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二三輔臣虛懷無我進退用捨多叶
物情正塗方闢善類吐氣此郅治之機也但能

持之以堅忍守之以謹畏喜怒不亂色不汨情明
俾臣懿戚不觸威福朝堂行事常公而無私臺
諫言事有直而無枉君子得行其志而小人不
敢爲欺正論益以開明而邪說不容吔惑則雖
慶曆元祐之治指日可期國家安寧宗社極長遠
爲　陛下計孰便於此若乃憚樂成之業而冀
難必之功聽可喜之言而忘立至之患此又臣
之所甚惜也臣雖孺庸亦知英主有爲之志臣
子所當奉承顧今更張敝爾百度闕然譬猶病
疢方瘳正須保養所當翼擁深培以固元氣不
當輕舉妄動以撓本根願　陛下日與輔臣等
之委當務於有司講安危之大計緩謁陵之禮
而急扞塞之防修理內之政以爲禦外之本先
可以自強其國者汲汲而圖之使吾之元氣實
根本牢則形勢自張氣燄自著敵雖強暴豈能
干有道之國哉然後審度事情爲之應援或用
祖宗交鄰之典故或倣東晉絕虜之規模因時
制宜期於適當至於中原積物豈可弭忘必量
吾力之餘爲然後贍撫而善撫與其精勇以敵
後患不若俟時姑固吾圉昔晉建元中北方潰
亂商浩將謀討伐王羲之諫曰今雖有可喜之
會而內求諸己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
黎殲盡莫若先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
之未晚既而洛陽有變浩遂師師以往修復園
陵王羲之亦言未宜輕進皆不見從浩果喪敗
而歸晉室益以不競今雖未有此舉然二王之
言可爲龜鑑惟　陛下審之重之毋使制閫之
臣誤事如商浩而臣竊知言之名不勝大願
貼黃臣竊見宣和平燕之議本自姦臣　徽
朝初無固必其始也布衣安堯臣上書斥童
貫蔡京妄開邊釁大臣乞加竄殛　上曰言
路壅塞久矣豈可重罪即命以官此　徽廟
本心也故其時內而執政外而邊臣猶有以
正論進者其後邪說侵淫上誤聖聽師行之
日詔妄議北事者必罰無赦而宋昭以上書
狂妄編置海南於是言路絕而禍胎成矣
陛下盛德謙沖開道求諫群臣仰體聖意當
此大議必有昌言之異同均於爲國惟
陛下悉加容納毋以沮事罪之庶幾下情獲
伸言路無壅實天下之幸臣不揆狂僭始終

乞以 宣和爲鑑仰祈 叡察
召除戶書內引箚子一 九月十三日登對啓
臣聞當天命已定之餘而不忘戒懼者三代令
王之所以長世也當天命未定之時而遂忘戒
懼者後世人主之所以不克終也臣嘗讀書而
得其命定命之說竊以謂周之文武基命者也
若成王則命已定矣而周公作詩以戒王乃曰
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又曰命之不易無遏爾躬
召公作書以戒王亦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夫周至成王再世
耳而文武之功配天罔極天命爲孚而遽上亦
豈待祈而後求耶及觀太康之於夏太甲之於
商僅一再傳而一則以盤遊失國一則以欲敗
度縱敗禮而幾失之天未嘗以禹湯之烈而私
其子孫也是以謂之難諶是以謂之靡常然後
知二公惓惓之忠非過計也然則繼守成之主
其可以天命已定而忽之哉厥今天下何時也
臣以爲天命未定之時也夫自 藝祖基造
之命而 太宗定之 高宗基中興之命而
孝宗定之 聖子 神孫繼繼承承于千萬年

命之定也久矣而臣以爲未定者蓋觀皇矣之
詩而知文王受命之由方天厭商亂而求民之
定也始則觀之二國爲求之不獲而又觀之四
國焉其德皆莫若文王者於是眷焉西顧命之
爲中夏主夫豈苟然哉今中原俶擾天之簡求
民主茲惟厥時使吾之德足以當天心天必不
舍而他界也苟吾之德未足以當天心天必轉
而他之矣臣故曰此天命未定之時也 嘉定
中臣繆直禁林是時韃日以興金日以削嘗中
夜彷徨而起曰此吾國安危將判之秋君臣上
下恐懼修省之日也於是進祈天永命之戒
寧宗皇帝優容狂瞽者數再三而權臣寡識情
不之省自是二十餘年德政未嘗增修人心怯
益咨怨所謂祈天永命之言直視以爲迂闊而
欺天罔人之事則益甚焉是以譴告頻仍災害
臨烈錢塘巨浸爲沙磧天台召雲州化爲湖
而都城之災則尤曠古所未有他如彗孛飛流
之變無歲無之盜賊兵盛之厄幾半天下吾國
之勢蓋岌岌然上賴 九廟之靈權臣殞命
陛下親政英明果斷海內改觀而於外攘內修

之政未及大有所為金遼以滅告矣群雄虎爭
猛敵炎銳豫備深防所當汲汲內顧根本猶有
可虞而邊臣匆匆或假和以紓患或恃戰以成
功臣以為皆非至計也昔人有言凡舉大事必
順天心夏秋以來積陰多雨陽燿弗競而乾文
示異數見於清臺之占因人事以推天心殆有
甚可懼者臣是以復進祈天永命之說也然所
謂祈者豈世俗禬禳小數諂瀆鬼神之謂也稽
諸召誥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有之敬者德之
聚能敬必有德近世大儒皆謂敬者聖學之所
以成始成終也　陛下聖學高明固嘗以毋不
敬之言揭諸宥坐朝夕仰視如對神明然所以
害吾敬者則不可不察也儀狄之旨伐德亂性
此害吾敬者也南威之色蕩心惑志此害吾敬
者也　陛下於此心惕然自省曰沉湎冒色婦
言是用昔人之所以自斃也其可不戒乎侏儒
之戲滑稽之談此害吾敬者也　陛下於此心
藐然自恃曰優笑在前賢才在後昔人之所以
取亡也其可不戒乎鄭聲之淫佞人之殆有一
于此皆足害敬放而遠之不可以不嚴盤游之

樂弋射之娛禽獸之珍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
足害敬屏而絕之不可以不力如此則　陛下
之心清明純粹萬善出焉則又反而思之曰朕
自即位以來為權臣所誤其失有幾凡　聖心
之所未安者即天理所未安也改之其可以或
吝則又稽于衆曰朕言動之不中道政令之不
合宜者其事有幾凡人情之所未允者即天意
所未允也更之其可以或後蓋一念之愧不敢
安此敬也一事之疚不敢忽亦敬也謹之於心
術之微而發之於踐履之實必如湯之日躋文
王之緝熙中宗之嚴恭寅畏然後謂之無不敬
此祈天永命之一也然召公既曰敬德又必以
小民參之何邪蓋天之視聽因民之視聽民心
之向背即天心之向背也權臣用事以來戕賊
元元殆非一事蓋其始也易楮幣易鹽鈔糴用
囷利之術而峻繩下之刑括田編隸濫及無辜
而民怨其中也黜忠良而進貪刻擧赤子以付
豺狼遠近敖敖恬不之恤而民益怨其末也廉
恥道絕貨賂公行以服食器用為未足而責之
以寶玉珠璣以寶玉珠璣為不足而責之以田

宅契券希指求進者雖殺人于貨亦所忍爲而
民大怨矣江湖閩廣三衢之盜相挻而起生靈
荼毒幾千萬人戶口減少殆什七八幸而無盜
者又以官吏貪[illegible]自爲盜田里荒寂州縣蕭條亦
無異於綠林黑山之所蹂躪也可勝嘆哉仰賴
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狃于積習者
鮮爲革心之圖困于虐政者未被息肩之惠蓋
賄道雖窒而昔之賄進者尚存贓吏雖懲而贓
多者或反漏網加以邊事既興江淮之間科調
百出所至騷然民不堪命遠而襄蜀抑又可知

臣恐非所以培本根壽命脈也　陛下至仁寧
忍聞此臣願　聖志惕然興念申飭　詔旨凡
郡邑措刻之政邊關科調之擾悉從禁止敢違
命者必罰無赦至於行都近甸爲沐浴雨露之
首而楮輕物貴爲生孔艱愁歎之聲在在而有
書稱文王惠鮮鰥寡晉窮悴之人奄奄就盡惠
澤所及鮮然咸有生意此海內所望於　仁聖
之君也宜命近臣條舉便民之畫如魏相所上
部書二十三事者以次行之此祈天求命之二
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是以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　陛下真能敬德於上而使
斯民懷生於下則人心悅而天意順厭祐之本
其在斯乎天厭夷德久矣雖戎殘暴所至爲墟
必非眷命之所屬　陛下春秋鼎盛聖德日新
惟益懋敬焉一陟一降在帝左右一游一衍若
天與俱強勉力行悠久不息以迓續休命於無
窮乃睠南顧當有其日中原故物終爲吾有若
徒以力求之而不及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
昔梁武欲取河南嘗自語曰吾之基業有如金
甌脫致紛紜悔之何及徒以乙卯之夢群臣之

諛不能自克幸欲金甌之業[illegible]梁武平生所
爲違天悖[illegible]何可勝數無得天之實而希不世
之功其失宜哉臣區區所陳本於周召聖賢典
訓必不誤人且前日嘗以告
先皇今敢不以
告　陛下臣之愚忠壯老一心惟聖明裁察

二

臣既以祈天求命之說爲　陛下獻矣區區愚
忠未能自已輒復陳之比者王師深入或者往
往議　朝廷之過舉臣獨有以識　陛下之本
心蓋欲效文宣讎我河洛逾百年矣厥罪貫盈天

命勸之則　九廟神靈所當慰安　八陵兆域
所當省謁媮安不振是以弱示敵撫機不發是
以權予敵此　陛下之本心也以名則正以義
則順議者之言無乃過乎然昔之進取者必先
立規模以為一定不移之計故十年生聚十年
教訓者越句踐之規模也閉關息民務農講武
三年而後出師者諸葛亮之規模也惟其規模
既定確守不易凡二十三年之間非圖敵之事
則不為故越師一出而吳不能支亮雖扼於強
對亦能自保其國自　嘉定四年冬始得韃人

圍燕之報有識之士知　國家異日必與韃鄰
既與之鄰不能無隙既與之隙必至交兵臣雖
愚憯亦嘗屢言於　朝使當是時便立一定之
畫日夜而圖之如農之有畔如工商之有業則
其家計之立也久矣何至遺　陛下今日之憂
邪而權臣苟安不為遠慮邊民凋耗而無以生
聚邊兵脆弱而無以教訓農政不修兵備不講
而於其間繕官府以文太平受寶玉以侈符瑞
欺愚上下以固己權　陛下一朝聽政環顧內
外無一可恃者平居支持猶懼未足況以之圖

大事乎且用兵莫急於人才武將能否短長臣
久在遠方未之詳也姑以文臣知兵譽望已著
者言之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以天下之大而其
才可以當制閫者寥寥如此豈天不生才於今
代耶高才自負者類多摧殘而沮喪中才可勉
者未嘗長養以作成是以彫零蕭索若是極也
昔　仁宗時賢材最盛而歐陽脩猶曰今奔走
四方惟一杜杞使脩在今日又可勝歎乎夫古
之用人必有副貳而　祖宗故事儲帥材於監
司今內而金陵荆鄂外而兩淮襄漢僅求充數

已患乏人況於副貳乎以人材之乏臣是以憂
進取之難也夫用兵莫急於軍食臣在　嘉定
中以使事至盱眙歸以告　先帝曰聞者自揚
而之楚自楚而之盱眙經行所及凡數百里平
疇沃壤極目亡際重湖陂澤瀰漭相連而田野
之民又皆堅悍強忍亡異兒騎脫之態逮久駐
邊城訪聞益審凡兩淮形勢之利如在目中然
後喟然歎曰此天賜吾國以為大江之屏障使
強兵足食為進取之資也今事變一新政吾更
張規模之日謂宜及今亟行經理大修墾田之

攻顓爲一司以領之方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
主數年之後積財充實選民勇子弟欲自保因
其什五勒以軍法不待糧儲皆爲精兵金湯之
勢成磐石之基立則退足以守進足以攻 先
帝肯肯至于再三使權臣有意爲國經營選用
得人措置有方不數年間可以坐收成效而所
用守將大抵非材經理之方未嘗介意塞下之
備楞然亡有一旦擧兵方議漕渠以入江自
江而入淮汴旣入埋又須陸運其爲勞費甚於
登天以軍食之艱臣是以爲進取之難也夫此
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今日
適承其弊蘭承三十年之後欲整治之度非十
年不能縱令勤敏精括亦非三數年不可以臣
觀之此正諸葛孔明閉關息民務農講武之時也
願 陛下丞與大臣善之考究行事而參之以
時勢之宜立爲規模確然不易其間因敵制變
固有活法要當以收復舊疆爲主外則張皇聲
勢不爲敵所窺內則嚴護本根不爲敵所致臣
雖愚懵然向爲 先帝言莫非恢拓之事今豈
自渝素論我時措之宜聖賢所貴惟 聖明裁

擇

毋貴臣竊惟今日承權臣極弊之餘猶以和
爲說者藉口倡作壞之後也其謟危其力艱若一
藥之誤至于管事則人將以責和而不責
庸醫也是代爲庸醫受責也兢業戒謹尤當
百倍惟 陛下與大臣兼意與其用猛根之
藥不若施平穩之劑臣不勝惓惓
又貼黃臣所謂毋爲敵所致者蓋兵法有致
入不致入之說王師之出若彼實有謀欲令
深入然後據守險要以扼吾之前匿兵設伏
以衝吾之中抄絶餉根以斷吾之後則吾之
進退豈不爲難此其當慮者一 又或虜棄河
南若不皆省或一年或二三年君必大爲經
略之謀移兵屯運金穀置官吏繕城池竭東
南事力以塡無窮之壑俟吾經理之有緒然
後傾國而爭之當是時欲守則爲力孔艱欲
棄則前功俱廢此其當慮者二 又王師盡起
分據諸城而內之守備必虛萬一虜以輕兵
綴吾諸城之後而經由他道窺我三邊其將
還師以自救耶抑姑堅守而勿顧也根本之

重豈容弗恩此其當慮者三兵革一興調度
繁夥公私之積又極殫虛不取之民將爲從
出昔宋元嘉之政冠于江左而用兵曾未幾
時既令王公以下至于富民各致金帛之助
而科借之數猥及僧尼書之史冊後以爲笑
本朝宣和間外內富盛徒以燕山之役令民
出免夫錢盜賊緣之而作比年以來民貧至
骨　聖朝更化方事撫摩常賦猶或蠲除豈
忍橫有科率而外間所需例下州縣州縣何
從取辦不過責之於民彫瘵之餘豈堪朘削
臣昨守溫陵見泌江制司行下收買籐麻所
至皆以爲苦近至三衢又閩漕司行下收買
楮皮備麥之民不勝愁歎夫籐麻楮皮細事
少加抑配人已不堪設或用兵連年所須者
廣欲不爲科斂勢不可得人窮好亂奸宄乘
之憂在腹心良非細故此其當慮者四劉格
伐燕孟昶實贊其決叛既北向內地空虛盧
循徐道覆之謀猶豫久之昔得爲備幸而破
賊豈曰成謀前事之師不容不監此其當慮
者五以前二難并此五慮臣是以輙獻收斂

靠實之言惟　陛下察臣之忠而非苟異者
明良會聚早定大計臣不勝懇懇效忠之至

三

臣前二疏略盡愚忠中夜以思猶懼有所未盡
者敢不空臆言之臣竊惟今日廟謨不可無一
定之決群臣不可無相濟之和自頃偏師失利
陛下特發英斷薄責帥臣姑令以功贖過蓋得
秦穆用人之意而置司于泗密邇東淮仰窺
聖算沉深嘿悟進取之難漸爲收斂之計大臣
至公無我不膠先入之言從容回斡蓋有不可
曉然示人者然臣尚慮將帥恥於無功或云洛
陽雖失東南之兩都自如或云虜將已犇河南
之戍兵盡去或又謂虜有內變未能報東門之
師凡若是者若可喜而實未然也昨者洛邑之
役望風輙遁汴雎之守其能堅乎一將雖亡豈
無他將戍兵暫去寧保不來惟幸內變之或然
則可牽制而未動然犬羊多詐每能以此誤人
方糾率聚衆來南亦有林牙發興之報若廟朝
不審邊信所聞猶豫之間計不早定必待敵至
然後圖之則遲緩未免失機倉猝而不及審慮

曷若及今酌理勢之所宜務規模之先立按爲定論毋或轉移以之應敵庶有餘裕臣所以謂廟謨不可無一定之法也先聖有言君子和而不同所貴乎君子者以其叶心而共濟非以其苟意而相從也比者更張以來登延衆材將追元祐之風而群賢持論頗有不一之患故兵議既興有以先發制人爲說者有以量時度力爲言者彼是此非莫能相一而臣竊以爲言者蓋同異紛紜之中實至當之論所由出故也然朝廷之上初未嘗以同異爲好惡而縉紳之列乃或以同異爲愛憎臣則憂之夫主於先發制人者爲國也主於量時度力者亦爲國也意見不同同於爲國盍亦平心商榷惟是之從可也奚必以異己而相嫉乎　元祐中稟稟向治矣惟群賢自爲矛盾小人得以乘之構成　紹聖之禍今雖未至於斯可不預防其漸臣願　陛下戒諭群臣各盡忠益事求適當不必苟同見有異同勿相疑忌成衆賢和朝之美取同心報國之功此臣所以謂群臣不可無相濟之和也臣志在納忠喋喋無已仰祈　聖察

四

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爲治六經語孟之爲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得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以此爲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以默識矣恭惟　陛下有高宗之遜志時敏有成王之緝熙光明即位以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不講劘道義自昔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昨值龍飛之初獲預講讀之末嘗欲用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纂集爲書以備清燕之覽匆匆去國志弗之遂而臣區區愛君憂國之念雖在畎畝未嘗少忘間居無事則取前所欲爲而未遂者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首之以帝王爲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治莫不自身心始也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學亦莫不自心身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

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
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
之謹言動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
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
所謂目也而目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
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跡諸儒之
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之臣愚一得之見亦
竊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論議無長然人君所當
知之理所當爲之事粗見於此矣 陛下親政
之始而臣書適成爲卷四十有三爲帙二十有
二輒因 召對冒昧以聞伏望 聖慈察臣一
念愛君之篤矜臣十年用功之勤特降 睿旨
許臣投進而 陛下於機政之暇講讀之餘賜
以覽觀其於體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取進止
奉
聖旨疾速投進

得聖語申省狀

今月十三日午時蒙 恩 選德殿內引奏事
某拜拜陛 殿首叙違去 闕庭之久蒙 恩
收召 上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之念次讀
第一劄至此天命未定之時也奏云臣非以

國家基業爲未定也今中原無主正是上天監
觀四方爲民擇主之時 陛下若能修德以格
天天必命 陛下爲中原之主不能則天命將
歸之他人此臣所以進祈天永命之說也 上
首肯再三又讀至盤游之樂弋射之娛禽獸之
珍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以害敬某奏云禹
之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召公戒成
王曰無若殷王受酗于酒德哉舜何至於好慢
遊成王何至於酗酒德忠臣愛君常儆戒於未
然今臣所謂儀狄之酒南威之色與夫鄭聲佞
人之屬亦是儆戒未然之意 上曰此數者苟
有其一真足以害敬又讀至 聖心所未安者
即天理所未安也其奏人之心即天之心但爲
私欲之蔽則與天不相似故臣欲 陛下屏去
數者之欲使此心清明純粹 陛下之心即天
心也 上欣然嘉納又讀至人情所未允者即
天意所未允也 上曰民心即是天心又讀至
狃于寵習者未有革心之圖 上曰往往士大
夫革面而未革心臣奏士大夫爲權臣崇尚財
利士大夫化之但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士大夫

須是知義然後可為國家用　上曰未能丕變
在其奏此全在　陛下與大臣大明黜陟使士
大夫知義利之分久之須能丕變　上曰然又
讀至凡都邑掊克之政邊關科調之擾悉從禁
止因口奏申言之且乞選好監司郡守以撫摩
其民　上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其冊三媿謝
又讀至宜命近臣條舉便民之畫如魏相所上
詔書二十三事以次而行奏云比年民之窮困
極矣臣久在田里實親見之願　陛下與大臣
熟議於近臣中擇其用心忠厚通曉民事者令
條具今日便民之事以次施行此乃培根本壽
命脈之要此即所謂祈天永命也　上欣然嘉
納讀至論梁武處奏云梁武平生奉佛不知奉
天知愛惜僧尼不知愛恤百姓太子統慈仁好
文梁武以事疑之使憂沮而死諸子皆令典兵
無義方之訓至於舉兵相圖如此所為天豈肯
付以中原　上深首肯讀第二劄至以名則正
以義則順奏云今日欲要恢復喚作不是不得
陛下為人子孫當仇虜殄滅之後如何不令人
省視宮闕如何不吊問中原遺黎恤錄故相全

不曾做得工夫所以今日倍費　陛下心力
上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讀至第三劄
王師深入處　上曰朕亦嘗親筆行下戒敕又
讀進書劄至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先後尤
明且備　上曰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乃用處
須至誠意正心修身方得其奏上面更有格物
致知工夫人君於天下之理天下之事須是都
講究令透徹方能誠意正心又讀至明道術辨
人材處其奏云昨來權臣凡事皆是欺罔　陛
下是時講筵官亦為欺罔之言臣記得一日講
官講易乾為姦言　云云　臣是時深不能平欲闢
之又恐紛爭於　陛下之前有傷事體退而自
咎若使程頤朱熹當此必是與之深辨臣因自
咎學力未到故不當放過處放過了　上亦悟
然其奏　陛下須是做格物致知工夫於天下
義理無不通曉則此等姦罔之言自不敢進臣
於是時便欲編集此書以獻　陛下緣去國之
速不曾做得閑居八年此書方能成就　上喜
甚曰此書便好將來其奏書已在此更欲點對
候得　聖旨方敢發進奏劄讀畢　上忽發問

福建想未是無事在其奏 陛下可謂明見萬里之外福建委是未為無事近日泉漳又破三縣盡緣無兵無將無帥臣 上問誰可作帥某奏臣亦正恐廟堂發問反復深思所以對者委未有其人 上又問憲如何某奏憲亦曉事然官但要之自不可無帥容某退與丞相言之早早擇帥 上又問福建鹽法未變亦自未便某奏鹽法乃致寇之源緣福鹽遡流而至南劍又自邵武遡流而上汀州其般運甚難故鹽到汀州不勝其貴所以汀人只便於食私鹽自循梅潮漳來頗近又潔白價又廉故汀人每至冬春間千百為群興販因而行刼官司一遣人追捕便至拒捍殺人此盜賊所從起也臣昨叨閩帥深欲更張緣鹽事屬漕司帥司管他不得方欲與漕臣奏甫商量區處而臣與甫各 召還遂不及為容退與宰臣言之行下漕司講求利便之策遂再拜退

奏對手記九月十三日 選德殿内引奏事始誤謂 此殿為緝熙後乃知為 選德殿也所得 聖語除已申後省等處外又記讀

第二劄貼黄奏云不知進取之兵外必邊更有自守之兵否 上曰那得來某奏云如此則甚不便豈不見古人有所謂圍魏救趙者守魏人伐趙趙求救於齊齊將田忌用孫臏之謀引兵徑圍大梁魏人還兵自救遂以大敗今我既無自守之兵彼豈不能以輕兵綴吾諸將徑以大兵犯吾之虛乎臣所以進此欽[illegible][illegible]貫之説也此一節偶忘申述故記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四

對越乙藁

奏劄

十一月癸亥後殿奏已見劄子一

臣一介迂疎蒙　陛下寘諸禁林清切之地蓋歐陽修所謂官爲學士職在論思者而供職以來五閱旬浹未有秋毫裨益　聖政私自慚負無所措躬然夙宵竊念惟在國事輙以區區愚管冐昧有陳臣竊惟今日不幸當權臣積壞未易理之　朝廷又不幸值彊大崛起未易勝之

鄰敵又無故先挑不可開之邊隙而欲以東南一隅之力守江淮以北千百里之故疆此勢之所甚難而時之所未可者也士大夫苟忠於國孰不危之然知其危而不圖所以安是徒知訾前之失而不思今之得也臣謂前日之失在於輕敵今若懲之而一於畏敵則其失將有甚焉者昔越王勾踐違范蠡之諫輕舉伐吳以取夫椒之敗而有會稽之棲然能懲前之失所以自謀者益深而謀敵者益密動心忍性二十餘年未嘗逞忿而輕發亦不懾禍而自沮養剛強累

銳之力於安徐重固之中韜憤切讎疾之意於柔伏卑詘之際卒以報吳而稱霸於中國唐德宗繼肅代委靡之後銳於削平僭叛征伐四出躁動寡謀一遭涇原之變茶然沮喪姑息藩鎮甚於肅代之時自是主威下陵終其身不復振二君之始輕於舉事則同而持之於未則異所以有勝負強弱之分也昨者王師之出爭議盈庭一不暇顧違諫寡謀視昔何異天祚　宋室使偏師挫銳而歸欲　聖心昭然省寤知敵之未易圖而功之未易就也知敵之未易圖而爲

謀益深知功之未易就而用力益倍強勉砥礪不肯苟安則勾踐之功猶有望於後日若曰敵不可圖而委之不復圖功不可就而安於無所就頹惰委弛亡復自奮臣恐其患不獨如德宗而已也何者韃人讎我之深其思報也必力舉兵愈緩則其爲計愈工而我方靡然創艾前事幸其且有愛我之情冀和好之亟就豈不誤哉靖康之初國勢尚可強也徒以一時群臣類多姦諛怯懦之儔寄於富貴安佚之久一聞金賊之名則魂褫魄喪不能自持曰比如雷電鬼神

之不可測也不惟畏虜抑且譽虜故遂反强而為弱 紹興之初國勢非不弱也惟我 高宗崎嶇跋履之餘熟知虜情非懾怯請和之可以弭患也淬礪軍政蒐按將材宰臣如呂頤浩趙鼎張浚更迭用事皆以整戎經武為己任而諸將若韓世忠岳飛吳玠張俊楊沂中劉錡之徒分控要衝敵至輒破不惟憤虜且欲吞虜故能轉弱而為強方其始也祈哀請命之使相尋於穹廬氈毳之間未有得其要領者而兩騎朝馳邊烽夕警則數數然也及王師累捷虜威積挫而和議之端乃自彼發之以是知戎羯之情可以威制難以禮結由來尚矣為今之計功雖未可遽圖而剛毅奮發之志在 陛下則當自勉兵雖未可再舉而戰攻扞禦之備在廟堂則當亟謀君臣之間相與策勵必如句踐之自強毋若德宗之自沮懲 靖康畏敵之失而法 紹興制虜之謀則國勢之振且有日矣臣不勝惓惓

貼黃臣竊惟今日所至急者邊防而决不可恃者和議或者徒見北夷之性喜寒惡暑謂其不能於春夏舉兵今距來歲之冬尚有年餘可以從容修備臣嘗聞之蜀士丁亥辛卯之歲虜人皆以盛夏擾蜀初不俟秋冬而後至也然則邊防之事豈非至急乎乃若虜使之來固無可卻之理然待遇之禮所宜適中若過為優厚徒以取侮無補於事竊聞王檝者嗜利無厭已挾昔年金使例冊自隨欲以取必於我彼小使也初無國書遽索正使之禮他日和議果成使介奉書而來又何以待之乎道途又言王檝將求金翠首飾以媚其妻妾若果有請而從之何異故相以後服遺李全之妻而冀其不叛也為國羞辱又孰大焉臣固知未必有此然不敢不豫言之大抵議和一事但當視為泛應不急之務而其所急者專在邊防願詔輔臣亟加措置毋以可惜之日月而虛度毋以難得之貲財而虛費天下幸甚

二

臣載惟今日必先深為制敵之圖然後能不蹈畏敵之失然制敵之事固亦多端而臣所欲言

其大者有二一曰經武二曰時謀臣觀方今之
執非可以承平無事治也其必振厲威武如創
業中興之時然後能轉弱為強以底泰山四維
之固何者彼韃戎之暴固已憑陵函夏蹦轢河
嶽而欲甘言以啗我狡謀以窺我我方崇飾文
治雍容暇豫如平時深恐無以杜覬伺之萌而
折陸梁之氣也昔我　藝祖肇造區寓而北狄
尚彊四方未一故聚驍勇於京師壯爪牙於宿
衛今日幸造船池以習戰也明日幸飛山營以
閱礮也武事之精近世無匹用能方行四表而

坐服醜夷及我　孝宗躬受付託之重欲成復
讎之勲亦於軍政極意簡練今年大閱于白石
明年大閱于茅灘躬御戎服震慴天威而鐵簾
之射和自　聖意偏校小卒皆得奏技於萬乘
之前以希一命之賞當時將士莫不競勸雖值
虜方張勲未克集亦以大競王室使醜孽不敢
渝盟者垂四十年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又
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此古聖人之神武也　藝祖　孝宗實有焉臣
願　陛下考　兩朝之故實肇自新歲而講行

之以昭聖武以振戎容以作士氣或謂審爾則
勞師之費殆且不少臣曰　祖宗內庫之儲夫
固為講武設也　聖明在上躬履節儉無橫恩
無濫予獨不可舉之以修武備乎況以國執積
弱之餘不若是無以奮張而興起之此制敵之
要一也昔三國鼎峙蜀名義最正而地最褊兵
最弱諸葛亮以區區一隅當中原全力迄能自
立者由其集衆思廣忠益不以己之智為智而
藉衆人之智為智故其言曰違覆而得中猶棄
敝蹻而獲珠玉也異時其少失利則命其僚勸

攻己缺不以為諱維此盛心千載可仰前日之
怙權顓制者是已自任養成深患不可追已今
廊廟大臣謙虛無我休休焉有亮之心獨於軍
旅事宜務從祕密往往弗暇僉謀故不惟朝列
莫知而宰府樞庭之掾屬亦鮮知之者不惟掾
屬莫知而二三執政亦或有不與知者豪釐之
差動關成敗其可忽諸　紹興初嘗詔邊防兵
機事體稍大者三省密院共議奏陳兩府屬官
亦通書檢蓋重其事而公共之比今日所當援
以為灋者也然中書門下後省與尚書六曹之

官亦皆宰府之屬而舉朝文武孰非類效廟堂之任使者儻於其間遴柬通明詳練者數人以備咨訪凡兩淮荆蜀山川之險易將帥之能否士卒之衆寡糧儲之虚實分委討論畫之爲圖著之爲錄俾三邊利病了然在目事關邊鄙者條爲僉議之執政審裁之然後折衷於宰臣而奏行焉如此則 朝廷得操約御詳之體疆埸無失機誤事之悔而又明詔在廷百執事各思治兵禦戎之策許以非時陳獻論對轉對必先當務之急眡其所論之當否而爲陞黜焉草茅

韋布之士有言邊事可用者稍裒錄之則彼將輕千里而來告矣或謂與聞兵議者多豈無機事宣洩之虞臣曰不然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况朝廷之大寧無十數忠謹沉實之臣可與帷幄之秘者乎夫有烏獲之力者可以舉百鈞力苟不逮焉則合衆人而共舉之是亦烏獲也已况天下重器非百鈞之比而危機交急又非平時之比廣謀從衆庶幾有濟此制敵之要二也惟陛下不以臣迂且繆而忽其言則凡智識之髙於臣者且將交進忠益愚者一得 聖明其擇焉

貼黄臣謹按 建隆三年十一月大閲于西郊 帝謂近臣曰自頃禁兵雖多未嘗訓練朕昨蒐去冗弱遂爲精兵故因時而教習此藝祖之故事也 乾道二年十一月大閲于白石四年十月于茅灘六年十二月又于白石 淳熙四年十二月又于茅灘十二年十一月于龍山此 孝宗之故事也今近而可考者莫如 乾淳方其時上有兩宫之奉下有遺虜之須又於二十八年之中五舉大閲

而鐵簾之射創於十三年春優加賞賚又不與焉蓋節儉不妄費之效也先是犒士之費出於左帑南庫及己巳大閲宰臣以故例請上曰歲分已定止合内庫支可也朕樁積此錢初無他用是歲犒賜凡見鏹三十六萬緡都城會子爲之增貴今内帑之儲豐耗曉之非臣所得聞然當此用師之時惟撙節他用一以助軍旅之費可也近者臺臣李鳴復郎官鄭寅因對有陳各已詳悉願明詔大臣推行其言罷局委官速加考覈舉凡浮冗不急

之費悉蠲除之早行一日則有一日之效若
上欲崇飾私奉不欲頓拂人情以浮費為不
可鐫以武備為不必講臣恐一旦事至將有
不可勝窮之悔惟　聖明垂意

十二月奏已見劄子

臣聞自昔人臣之愛君莫大乎願其君之壽天
保之詩歸美以報上也一則曰俾爾單厚何福
不除音住二則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曰
如南山之壽此惓惓之至也今臣忝備禁密且
以執經勸講為職伏遇　陛下誕彌之節近在
朝夕歸美報上尤切此心然徒知與海內臣民
頌吾君之壽而不以聖賢論致壽之道為　陛
下言則亦不過如華封之愛君而已矣奚益哉
謹齋宿再拜條其說以獻一曰無逸則壽昔周
之成王盛年嗣位周公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
而乃逸也則為書以戒王其言殷王中宗享國
之久本於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
荒寧至論高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大
抵亦然蓋百聖相傳同此一敬曰嚴恭曰寅畏
曰祗懼無非敬也敬與逸正相為消長三宗文
王之所以能無逸者以其敬也周公欲王眡以
為法而日勉焉上敬天下敬民則游田不敢盤
酒德不敢酗培養厚而根本強持守嚴而心志
定是固輯福之源最壽之基也然則　陛下於
無逸之戒其可不念乎二曰親賢則壽召公卷
何之詩亦為戒王而作其三章曰爾受命長矣
茀祿爾康矣而繼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
引以翼謂必有如是之人日侍左右然後迪其
君於道而受天之福也夫人君饗四海之奉易
動者物欲而難保者德性近妃嬪褻御之時多
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則迎逢扇惑無非物欲
豈惟敗德抑且傷生惟有孝有德者引之於前
而翼之於後俾日聞正言見正行杜嗜欲於將
萌弭過失於未形則其心恬澹而和平優游而
晏寧是乃保身長世之道也然則　陛下於親
賢之意其可不篤乎三曰以孝奉先則壽周頌
之雝為禘祭而作也而曰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又申之以眉壽繁祉之言蓋王者以孝事其先
而祖宗亦以壽祉遺其後人也　陛下嗣　先
皇之服而為宗廟主歲時饗祀固所當嚴而

一祖 十二宗之傳序其責尤重夫必勤勤於繼述兢兢於保守然後神祇祖考咸安樂之而錫之以無彊之休此 陛下所宜深勉者也四曰仁則壽孔子論知仁之別而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惟靜故壽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而無私欲之擾故其體安定而正固其效悠久而綿長然靜非兀然枯槁之謂也動以理雖動而未嘗不靜不仁之人則動於欲矣欲勝而無節則躁動而難安世未有擾然安固而不壽亦未有紛然躁擾而克壽者此 陛下所宜深體也五

曰有德則壽中庸稱舜之孝以爲大德者必得其壽且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栽培傾覆惟所取爲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舜之所爲有自壽之道故天亦壽之此所謂栽者培之也祖己之訓高宗則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有自夭之道故天亦夭之此所謂傾者覆之也以大舜之德爲師而以祖己之言自鑑此又 陛下所當深用其力也凡此五條皆聖經之格言萬世人主之藥石參而味之則周孔之大訓爲足以該之蓋能敬與仁則餘皆在其中矣秦漢以來異說橫騖人君不知聖賢致壽之道而溺於神仙方士之術故漢有文成少君唐有柳泌趙歸真輩皆以荒怒誕幻蠱其君至於餌藥以長年未有不反爲所誤者唐之穆敬不足道憲武皆英明雄斷之主亦以自賊焉豈非世之大戒乎臣嘗竊謂仙經萬卷不若爾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 陛下方日近儒生游心經術未有漢武唐憲之惑微臣愛君不敢不豫陳其愚惟 聖明裁察

乙未正月丙辰經筵奏已見箚子一

臣伏覩太史奏元日立春風起乾位其占主兵丁酉之夕月犯太白亦爲兵象或謂星文所主實在衛晉以此仰寬聖憂夫天道貴華賤夷而本朝者中原正統之所在也天之示戒所以仁愛 陛下豈爲區區胡羯討哉況時方用兵而占亦主兵厥類甚明可不深懼漢王嘉有言應天以實不以文然則 陛下所以仰荅天戒者亦曰實而已矣何謂實本之於心則爲實意修之於身則爲實德推之於事則爲實政有是三者應天之道得矣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

欺也夫爲善而無實是謂自欺以之欺人肺肝且不可隱況天道神明而可欺乎　陛下親政以來乾乾終日修身進德之誠發政施仁之目形之翰墨播之詔令無一非善是宜昊穹昭格休應狎至而淸臺占驗乃若有未然者皇皇后帝厥監非遠何以致是意者應天之實　陛下猶有當盡者乎夫毋不敬思無邪　陛下所嘗筆之宥坐者也動靜起居眞若神明之在上然後爲敬之實聲色玩好眞若寇讎之必遠然後爲無邪之實若敬焉而有以害之正焉而有以汨之則雖玉音之鏗鏘時發於口金書之煒煌日接於目皆虛文而非實也用人聽言　陛下所嘗詔之百辟者也登進賢能不徒寵其身必有以盡其材然後爲用人之實開納忠讜不徒容其直必有以行其策然後爲聽言之實若賢者固見禮而所蘊未獲究諫者固見容而所陳不盡施則雖夔龍之武相接於廷鳳凰之鳴日聞于耳皆美觀而非實也況名曰卹民而凋瘵如故未聞實惠之有加名曰察吏而汙濁如故鮮以實廢而自勵至於財匱而弗贍輿輕而不行師徒夜於壽濱舟楫壞於轉輸凡若是者皆未聞經理之實戎狄豺狼日伺吾隙設有不幸如占書所云其將何以應之乎天佑　皇家豫形警告至惓惓也伏惟　陛下深體上天仁愛之意凡其本之心修之身推之於事者必使無一非實而去其所謂文具美觀者上帝監臨必垂眷佑所以延洪國命鎖弭兵釁當有潛移於冥冥之中者矣臣昧罪禁林豢恩寵厚因人事以推天意常切隱憂敢不避犯顏之誅指陳瞽口之戒仰祈睿察

貼黃臣竊見　陛下躬親聽斷以來凡其戒敕臣工訓勵風俗皆以　御筆行之此實英主作新群聽之大權也顧恐其間有言而未行行而未力者臣下得以具文視之習爲故常無復介意願詔三省密院刷具紹定六年十月以後所降　御筆一一稽考未行者趣施行之行而未盡者責檢舉行下使命令不爲空言而中外咸仰大信仍願自今謹惑其出如震霆之發以時毋致頻而失威輕而取玩則天下之幸也

二

臣側聞中外之論皆謂今日賢材滿朝而治效不立議論盈庭而弊事不修憂時者為之歎惜異意者為之姍侮豈所謂賢者非賢而衆議之紛匕舉不足采邪臣竊謂人材有小大之殊而善用者取長略短皆足以有濟議論有同異之別而善聽者去非從是皆足以有補子產相鄭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謀野則獲子產皆因其所長而任之用能卓然自立於晋楚二彊國之閒豈匕天朝人材豈下於鄭者顧詔大臣日加延訪使數陳所蘊而攷察其行能條舉衆弊而分委以經畫課其效之成否隨之以黜陟焉如此則可用之人出矣漢昭帝時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杜延年平處復奏　神宗皇帝詔中外上言得失委司馬光張方平同詳定選擇及　哲廟嗣位臣民皆上封事亦令光與執政者詳此皆故事之可法者也近觀　御筆令將帶平奏議繕寫成冊以進群言繁多無所決擇文書盈几何由徧觀頗微　先朝已行之典命兩制近臣或兩省都司官二三人付之看詳刪去浮辭撮取要語仍各從其類繕錄成秩凡關於君德帝學者進入禁中備　陛下之覽凡關於朝政邊防者送三省密院備大臣之采擇繼今臣下章奏亦用此法苟當於理無不施行如此則可用之言見矣用人聽言各有其實何治之不立而弊之不修邪若夫悠匕伈匕玩愒歲月以虛舉用人而無以覈其能否以虛文聽言而無以訂其是非臣恐弊事日滋治效愈邈其患未知所終也瑕切有陳伏祈聖察

進故事

故事乙未十一月二十四日

國語吳王夫差夫差吳王名起師伐越匕王句踐句踐越王名起師逆之江逆謂迎而拒之也大夫種獻謀種越大夫曰王其無庸戰言不必戰也不如設戎言備安自守也約辭行成約辭謂卑下其辭行成婚求和也以喜其民民謂吳國之人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不吾足謂不以為可憂也將必寬然有伯音霸諸侯之心焉寬然闊暇之意既罷音疲弊其民而天奪之

食安受其燼（燼謂灰燼言滅其燼也）。乃無有命矣（命謂越也吳之命也）。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諸稽郢，越大夫），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言彼禍），得罪於天王（天王，吳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孤，猶外也），而又宥赦之（先是吳伐越，許之平，句踐棲於會稽之上）。君王之於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言吳有全活之恩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申，重也。良，善也），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老，家臣也），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屬，會也。兵，兵也），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言不以鞭箠之而辱軍士也）。句踐請盟：一介（音界）嫡女（一介，一人也），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箕帚掃之具，晐，備也）；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槃匜，盥器也。諸御，諸侍御之人）。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解與懈同）。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言此征取諸侯之常禮也）。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秉，執也。制謂度也，度量也，義謂宜也）。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言欲許與越和，免要拂吾慮也）。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自謂伐齊還整兵伐之也）。申胥諫曰（申胥，即伍子胥也）：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玩，五喚反，弄也，猶侮也），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蓋，猶尚也），故婉約其辭（婉，順也），以從逸王志（從，隨也），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上聲）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大）？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隆，盛也，以越為盛）？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言不足為大虞也）？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軍士（言無越則無所振耀兵也）？乃許之成。

臣按：三代王者之師，一於仁義而已，未始有詐諼之謀也。周衰而敵國相吞，於是舍仁義用詐謀，以僥一旦之勝。方吳之攻越也，越欲出師以拒之，其臣大夫種以為是不必戰也，不如婉約其辭，以行成於吳。行成云者，即後世講和之謂也。吾之辭卑且屈，則吳人必喜

而許吾成則吾事濟矣於是句踐從之使其臣諸稽郢求成爲尊之曰君王天王者所以啓吳王之驕心也曰親委重罪頓顙於邊者所以殺吳王之怒心也使其女執箕帚之役其男奉槃匜之御以臣妾之禮自處以貢獻之邑自名者所以動吳王之喜心也故雖夫差之悍一入其言果以越爲易而許之成爲吾哉子胥之諫也曰彼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攝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故婉約其辭以從逸

王志嗚呼若胥者可謂得敵國之情矣蓋吳有胥越有種皆謀臣也智士也惟謀臣能察敵之謀惟智士能知敵之智使夫差從胥之諫而謹爲之備雖百越其如吳何惟其誘於卑辭而置越於防慮之表方且伐齊會晉以爭霸于北方曾未幾時而越入吳矣蓋卑辭之能誤人也如此厥後祖其遺智者何世蔑有以中國言之則如韓魏之併智伯以夷狄言之則如冒頓之滅東胡皆用驕之之術故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

此兵家之秘謀百試而百中者也曩者女眞崛起窮髮其吞遼人陵中國大抵假和之一字以爲誤敵之資甚至兵已登城而和不絶口此靖康之事所以遺悔於無窮也女眞之先世以此給人今其後裔又以此受給於韃竊聞韃之取西夏取金國也皆先之以議和之使而踵之以侵伐之師未有不墮其術中者嗚呼犬戎多詐一至於此吾其可以不監乎夫以蠢爾之小夷驟得志於諸國驕實踞肆乃其情也而我小行人之至彼也虜酋見

之溫其言怡其色酌之酒而勞之我何以得此於彼也報使繼至無要索之辭有恭順之禮又何以得此於彼也襄漢之行人未返而兩淮之王師已動取其三都據其諸郡彼未嘗有詰問之辭也我旣興兵彼宜絶好而王檝之來則自若也我旣彼攻彼宜我忿而東門之役何爲莫之報也神物之聲彼宜秘密而宣之於言不忌吾之得其情也回回之征彼宜隱諱而猥以見告不虞我之乘其隙也凡若是者又何以得此於彼也其忠心愛我

邪柳畏吾甲兵之彊邪其亦有謀臣如種者
將以玩吾國於股掌之上邪是不可以不察
也先之以義和之使隨之以攻伐之兵彼嘗
施之二國矣又安知不欲施於我邪是尤不
可以不備也言辭之甘藏鋒刃於飴蜜也禮
貌之卑設機穽於衽席也徼兵遠夫然爲將
擊之形也委地弗爭旁餌致魚之術也伏惟
聖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亟圖之無以三代
仁義望犬戎而以末世詐謀虞犬戎大爲之
備以措四海於安毋安其敗以遺千載之悔

實天下幸甚

故事十二月一日

孝宗皇帝聖政淳熙十三年二月乙卯步軍都
虞候梁師雄奏射鐵簾合格官兵人數　上曰
聞射鐵簾諸軍鼓躍奮勵誠是作成士氣周必
大等奏兵久不用此輩無進取自然氣惰今
陛下以此法激勸不待申嚴告戒自然戮力事
藝人人皆勝兵矣　上曰然
留正等曰昔人謂鐵劒利而倡優拙者爲其
有志於奮勵無志於燕安也　壽皇聖帝當

時平無事之日不忘武備蒐卒於白石閱藝
於選德以進士習射以武舉發軍凡可以厲
士氣者無不爲之至是又命士卒射鐵簾勸
以官賞人人奮勵其報作之術深矣究觀
聖志夫豈一日而忘國恥哉
臣某竊謂國之強弱在兵兵之勇怯在氣
有以作其氣則懦者勇無以作其氣則勇
者怯　孝宗皇帝以兵久不用懼其頹惰
委靡而不振也故凡所以激勸之者無所
不至白石茅灘之閱與鐵簾之射皆其事

也今自嘉定和戎之後兵久不練而宿衛
之師爲尤甚臣於便殿之對已嘗冒陳之
矣懷不能已又因故事之進焉　陛下言
之夫所謂鐵劒利而倡優拙者言戰鬬擊
刺之藝與歌舞談諧之技一工則一拙也
古人每以此而覘國爲戰鬬擊刺之藝工
則其勢日以強歌舞談諧之技工則其勢
日以弱兵凶戰危雖非治世所尚然戎器
以戒不虞弧矢以威天下固聖人之所不
能廢也况彊敵暴興接我疆場兵端既啓

後患雖呈其可不仰繩　祖武以整軍修戎為事乎惟　陛下加之意則天下之幸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之十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五

對越乙藁

奏申

申左翼軍正將貝旺乞推賞

證得賊徒已出福建界分深入廣東當即移文知廣州曾經略疾速措置收捕外所有合陳請事件數内

一進勇副尉左翼軍第四將正將貝旺元係淮西盧州強勇軍自嘉定十一年以後隨統制陳剛統領于公輔都統王辛王鑑夏友諒等在邊淮屢勤廣寇立到奇功喝轉官資紹定元年准樞密院劄子從制置司保明差充淮邊軍唯備將及汀邵寇作又隨總轄王祖忠前來福建收捕摧破賊巢擒獲渠魁招捕司以其係出等立功人先給今來資帖又申明朝廷得　旨再轉兩資今此料羅之戰旺以一船八十餘人而當賊之八船五百餘衆賊舟高大如山旺船不及其半而能手挽強弓倡率諸卒飛箭如雨射殺賊兩船幾於淨盡某初據所申殺二百餘人尚疑有所增飾及

將旺禽到賊首賊徒衆通判職官當廳引問
賊徒皆言是日賊船兩隻各有七八十人皆
爲弓箭所斃旺又跳過第三船殺死二三十
人其中周旺一等五名皆是賊首部領其擎
親讀兩獄手細盤問諸賊之詞一一如初可
見旺爲人朴忠所申非妄竊見此賊在海洋
行刼日久所至官兵莫能禽戮而貝旺率先
用命且勤且捨身被重傷幾至殞命兼證旺
人才奇偉武藝精熟年齒尚壯屢立戰功在
今將佐之中實爲難得欲望　朝廷特與超
轉官資陞加職任以爲用命勤賊者之勸某
竊得貝旺元係進勇副尉又得　旨再轉兩
資革恩合轉兩資將下已係進武校尉又旺
準密院劄差充准備將已經六年後蒙淮西
制置司陞充正將福建招捕司差帳前統領
今見充左翼軍第四將正將管幹資歷已深
又有勞効如蒙　朝廷推賞即乞於進義校
尉之上陞轉官資兼本軍見申發前司及本
州節制司乞爲備申　朝廷正賜劄下補充
正將某亦已具申樞密院外併乞檢會從申

施行

一左翼軍准備將吳寶久充裨校諳曉軍事昨
統制齊敏差撥軍兵出海捕其年老欲令勿
行而寶毅然願出死力及料羅之戰貝旺一
船爲賊圍權同行兵船無敢進者獨吳寶直
前應接手刃數賊不幸重傷而死一將官兵
與貝旺同船有戰死者乃同陷患難義不容
已而寶乃以小船策應竟殞賊手尤可嘉尚
本州已支犒錢會資爲文以祭賻卹其家見
行取會本軍如有子孫即與剌充効用及自
餘戒沒官兵亦等第傷卹外論得嘉定十一
年本州捕獲海寇其時捕盜官王大壽亦死
於賊某具申樞密院從蒙指揮行下王大壽
贈保義郎今來欲望　朝廷照王大壽例將
吳寶特轉一官以爲來者之勸六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
貝旺特轉承信郎與陞充正
將添差吳寶特贈承節郎

申樞密院乞修沿海軍政

賊船南道未盡就擒風濤瞬息來往無時某昨
守本州自捕賊首趙希郤等之後具申　朝廷
蒙降下度牒一十五道應副本州修整戰船創

立圍頭寶蓋及修葺法石永寧二寨添屯水軍增置石湖小兜水軍名額以至儲蓄軍糧葺理器甲色色具備每歲舉行水教及立諸寨巡海界分今再至見得逐項事多廢弛軍船壞爛而不修軍額死亡而不補營房頹壞器甲損失自統制齊敏到官方稍修治尚未能就緒及至賊船侵軼郡境倉猝和雇民船應副大軍之用故料羅之戰雖有勇將精卒竟以船小不能成全功及晉江同安民船稍集而賊徒亟遁事已無及今賊徒深入廣南正當船回之時必有遭其剽

刼者豈不虧失國課又福泉興化三郡全仰廣米以贍軍民賊船在海米船不至軍民便已乏食糴價翔貴公私病之其爲利害固已不細况其在海每刼客船小則焚之大則取而爲已之船其人或與鬭敵則殺之懦弱不堪用則縱放之或沉之水中而擄其強壯姦敢使船者爲已之用稍忤其意輙加殺害故被擄之人只得爲出死力其始出海不過三兩船俄即添至二三十隻始不過三五十人俄即添爲數百以至千人今諸賊在海人船已多若不及早殄除則日增月益其害未有窮已某見與統制齊敏商議整頓水軍及添捌大船葺理諸寨務爲先備使賊不敢犯但本州目今府庫赤立官俸軍粮尚且不給而本軍見管典庫息錢亦自不多候旦夕見得合支用錢數或有久闕未免控告　朝廷乞賜量行應副所有福州延祥荻蘆寨廣州摧鋒軍及漳潮州興化軍應有水軍去處欲望指揮行下各處急速措置修捌船隻閱習事藝向去南風賊船必回向北洋若自廣至福所過五六州軍處處有備會合勦捕庶幾可以殄滅免

爲海道無窮之害乞賜指揮施行申聞事

劄下福建安撫司提刑司漳州潮州興化軍各謹所申事理日下嚴切措置將應管水軍及巡捕官司船隻須管逐一點視損漏即行修補實以甲士各持器仗乘風駕使閱習事藝以備緩急驅用不得視爲具文却致臨期生疎誤事仍先具知稟申樞密院

申尚書省乞措置收捕海盜

當州五月十五日承潮州公狀證會四月二十日據水軍寨及小江巡檢司申賊船復在大坭

海刼掠漳州陳使頭過番船貨擄去水手綱首九十一人使田深灣拋泊出沒行刼因依當具申本路經略安撫使司及移文漳州乞發兵船前來會合沿海駐劄官軍船隻併力收捕至五月初四日又據小江巡檢狀繳到東界新塽柘林部長林四等狀稱四月二十四日早驀被賊船一十餘隻乘載五六百人持鎗仗上岸刼掠復使船到柘林灣擄去鹽綱船二隻目今見在深灣拋泊出沒行刼及據水軍統領關承信副統轄高進義申稱本軍發遣訓練官鍾明管押先鋒船一隻前去東洋遇見漳州左翼軍先鋒船一隻在彼同共擸探見得上件賊船有一十二隻拋泊深灣本軍初四日使兵船出賴巫洋探伺至洋心偶見一䑸船隻從東洋使入內二隻迫近本軍兵船當開弓弩箭射射其大䑸賊船前來圍裹本軍為見軍寡賊衆恐失事機秪得駕船使回把截本港目今賊船隨後趕來拋泊吳田灣與本軍人船對望緣諸州兵船未到事勢緊急申乞措置討捕本州竊見南風正時所有海賊船隻遞年往來漳潮惠州界上衝要海門刼掠地岸人家糧食需索羊酒專俟番船到來攔截行刼今來賊船已有一十二隻其徒日繁於番船實關利害除已再帖水軍關承信高進義小江巡檢及沿海隅總等人整齊器甲人船嚴行把截仍申福建提舶司證會疾速區處調遣兵船會合外申乞差發兵船前來本州海次會合收捕庶使海道肅清番船無阻及承漳州公文大意一同州司證得賊船見泊深灣正屬廣東界分正南北咽喉之地其意欲刼米船以豐其食刼番船以厚其財擄丁壯擄舟船以益張其勢用意叵測為謀不臧此猾賊之所為非復尋常小竊之比且自今年二月料羅之敗只有五船今又添至十二隻聞其賊衆已近千人若容養不除聲勢日熾未易剪滅兼福興漳泉四郡全靠廣米以給民食而福建提舶司正仰番船及海南船之來以供國課今為賊船所梗實切利害本州不敢以閩廣異路為限即欲與漳潮二郡協力討捕而南風正時海道不順兼賊勢頗盛所當審圖未敢輕舉已移文潮州請亟告廣東帥司多發摧鋒水軍前來勦捕

而本州亦發左翼水軍與之會合彼此協力腹
背交攻庶幾必捷欲望 朝廷乞賜行下廣東
帥司調發上項水軍使之順風直上徑襲其後
而本州合軍民船並進相為犄角决可殄滅賊
徒肅清海道除已牒左翼軍差撥兵船及行下
晉江同安縣勸諭民船并沿海巡尉差兵船前
去漳潮界首會合外右伏乞指揮劄下廣東帥
司調發摧鋒水軍與本州左翼軍及諸澳民船
會合掩捕仍乞行下福州興化軍各發水軍相
為應援庶免誤事申聞

一劄下廣東經略安撫司證所申事理立便調
遣摧鋒水軍官兵乘駕船隻多帶器仗審探
賊徒所在與本州已調軍民船剋期會合首
尾接應併力擒討須使賊舟窮蹙無所日下
盡數敗獲海道早獲肅清毋得玩縱滋長賊
姦并劄福建安撫司

論閩中弭寇事宜白劄子

竊見閩中一路自己丑庚寅羣盜蠭起放兵四
出流毒甚廣賴 聖朝處置得宜顓置招捕一
司于建劍實與汀邵聲勢相接而當事任者選

得其人調發淮師又皆一可當百故兇渠逆儔
相繼剪滅閩境肅清此皆廟謨密運之効然汀
邵餘孽逸之四方又逋藏山澤者不為無人其
間降伏之賊未必無飛揚之志而白木一峒近
在建劍邵武之境地險而首黠徒畏招司之威
而未敢動耳今招捕既徙洪都帳前之驍將勁
卒悉挈以俱招司既罷而潭飛招賢下土筋竹
諸大賊巢去處建置寨柵皆未成就備豫闕然
萬一餘孽有相煽而動者尚費區處此上四州
之可慮也陳三槍諸寇據信豐山中為巢穴而

出沒於廣惠循梅之間與漳泉相去甚邇若江
西雖犯必趨廣東廣東有備必窺漳泉此埶之
必至者也向者固嘗破龍巖長泰而次及於永
春德化乃經行已熟之路漳泉有警則自莆至
福皆動搖矣此下四州之可慮也安撫使置司
三山一道藉其鎮壓第與汀邵聲埶不甚相接
雖名帥府其實無將無兵泉建雖分屯左翼而
士卒未練紀律未修諸郡守臣多文吏鮮或知
兵一旦有急未見其深可恃者今建劍守臣謂
宜選廷臣之習兵戎有威望者付以郡符仍帶

四州兵甲盜賊之權寬擇將士預為之備整飭
戎政赫然精明使遺孽之伏而未動者知有所
憚此銷患未形之第一事也其次則諸郡之守
有智謀可倚仗者雖滿而當留不然則雖未滿
而當易其屯駐之兵與州郡尉寨之兵責自守
臣精加閱習而令帥憲督察之汀邵置寨之未
成者宜趣使就緒凡此亦皆豫防之當急者近
者戊申地震實為下土不安之象而稽諸人事
其可慮者又復多端用敢條陳其畧伏幸采擇
小貼子鹽法一事乃致寇之源諸司雖嘗議
論迄未聞大有更易今汀邵之人千百成群
執持兵械般販于漳泉潮梅諸處者如故而
縣道以計口敷鹽為歲計者亦不少異於前
禍亂之萌未杜誠可深慮愚謂宜從　朝廷
專委監司之有識慮知大體者一員用　先
朝更改茶法故事俾之咨訪討論立為良法
以白于　朝而施行之此弭亂之本也併乞
裁酌

申尚書省乞撥降度牒添助宗子請給

竊見本州通年以來公私窘急上下煎熬雖其
積非一日其病非一端然其供億之難蠧耗之
甚則惟宗子錢米一事而已考之故牘建炎置
司之初宗子僅三百四十有九人其後日以蕃
衍至慶元中則在院者一千三百餘人外居者
四百四十餘人矣至于今日則在院者一千四
百二十七人外居者八百八十七人比之慶元
中雖僅增五百餘人然自建炎至淳熙間則
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多而本州出備者少淳熙
以後至于今日則　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少而
本州出備者多何以言之方置司之初令運司
與本州同共應副俸料錢以數百人之廩給其
費未為夥也而漕司與州各任其半　朝廷已
歲降度牒五十道以給本州蓋知州郡經賦有
限不令自任其責也其俸米則始科諸民至乾
道中前以守臣王十朋之請後以漕臣傅自得
之奏既罷其科數而今運司認錢一萬貫且給
度牒三十道以助收糴以兩項度牒言之為錢
乙六萬四千貫矣而餘皆漕司應副故曰自建
炎至于淳熙間　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多而本
州出備者少也自淳熙十二年漕臣林枅始以

三年之數酌中立額撥漳州與本州通判廳合發窠名錢本州都税務補税錢通計四萬八千三百餘貫以充宗子之俸於是始定立額後来口數雖增運司一不復問而悉令本州自備矣然漕司歲給糴米之萬緡猶自若也　朝廷兩項所撥之度牒亦自若也本州雖有出備其數尚少其後運司萬緡不復給而撥興化通判廳錢七千五百貫比之舊例則十分而削其二分半矣　朝廷兩項度牒亦不復給而止撥提舶司錢二萬二千四百餘貫則比之舊例三分幾削其二矣又漕司所撥四萬八千三百餘貫其實催到者三萬二千餘貫是於漕司元撥之數四分僅得其三也比年以來爲籍日增以俸錢言之每歲支一十四萬五千餘貫而漕舶兩司所給之錢僅五萬四千四百貫而本州出備者九萬六百貫也以米言之每歲支二萬二百餘碩以中價計之每碩爲錢三貫文計錢六萬六百餘貫運司所撥興化軍通判廳錢僅七千五百貫而本州自備者五萬三千一百貫也合錢米計之凡出備者一十四萬三千七百餘貫以

區區一州之力而獨當其費日深日重至於如此而南外一司之官屬與有官宗子之養與宗學之養士歲爲錢一萬一千一百餘貫米一千五百餘石又不與焉故曰漳泉以後至于今日朝廷運司應副之數少而本州出備者多也然慶元之前未以爲難者是時本州田賦登足舶貨充羨籍爲富州通融應副未覺其乏自三二十年来寺院田産與官田公田多爲大家巨室之所隱占而民間交易率減落産錢而後售日朘月削至于今七縣産錢元計三萬四千七百餘貫文今則失陷一千六百餘貫經界未行版籍難考不坍落者指爲坍落非逃亡者申爲逃亡常賦所入大不如昔矣富商大賈積困誅求之慘破蕩者多而發船者少漏泄於恩廣潮惠間者多而回州者少嘉定間某在任日舶税收錢猶十餘萬貫及紹定四年纔收四萬餘貫五年止收五萬餘貫是課利所入又大不如昔也營賦不如昔而宗子之給乃倍多於昔雖有材健之守亦無術可爲不過陰縱諸縣橫借一二年之税重催已納之錢而抑勒保司代輸逃閣

死絶之賦甚至無罪而估籍非理而科罰無所
不爲民之憔悴爲日已久其之至也講求利病
於前數者之害不容不力蠲除而一二大縣以
此籍口版帳之解遂不以時甚至有數月不解
分文者官俸兵糧已若不繼集守臣也到任六月而催解兩月之集其地何如　宗子廩給參常挹發其年及當請與當
增請者不敢便行封放宗婦之成親宗女之歸
宗者合有請給亦不敢便與起支哀怨于庭者
幾無日不有其間緼縷憔悴之狀有令人惻然
者舊例常以月半支錢每當其時盈堂肩摩闘
奏不上則借兌諸司之錢侵動交承之數猶苦
弗給至於俸米則出於州倉本州苗額不及江
浙一大縣又自前人輕改税法令下戸專納價
錢米數縁此日減今適年催到止四萬石有奇
稟給宗子之外卒欠軍粮三數月又未免那移
官錢措置收糴今當極弊之餘不惟無米可支
又復無錢可糴諸卒月粮猶肯措辦宗子之米
又何以供用是官吏皇皇相視無策未嘗不賦之
入既不足用而横歛之事又不忍爲且不爲不
忍横歛而已凡人戸税賦錄借至六年七年者

方此稽考與之理録一歲之間白不見數萬緡
所以狼狽至此極也自惟一介庸緣本無餘爲
之材又自嘗不可爲之郡朝夕憂煩莫知所處
合即控告　公朝乞從罷免別擇材能之守及
今整頓庶或可爲而講之同僚皆謂　聖朝寬
大輪扁四方爲守臣者倘以利病之實上聞必
無不聽況求　朝廷之錢物養　朝廷之宗室
尤必樂從用敢瀝血投誠仰告　君相伏望
朝廷特賜矜憫將即目廩支宗子錢十四萬五
千餘貫折而爲三　朝廷應副一分除歲撥舶
司錢外更就撥合解上供銀八千三百八十兩
計價錢二萬九千餘貫以充其數運司應副一
分除歲撥實到錢三萬四千餘貫外更增撥一
萬六千貫以足其額此外一分四萬八千三百
餘貫則本州任之宗子米則折而爲二本州管
認一半一萬二百石　朝廷於前項上供銀撥
充一分宗子錢外猶剩三千餘貫更撥度牒三
十道付本州和糴以給如此則本州每歲猶出
錢四萬八千三百餘貫米一萬二百餘石而宗
司宗學與養廉養士之錢米猶在其外其數亦

不為少但比之前日粗獲少實猶霑贏弱之夫身負百鈞減省一分亦受一分之賜如蒙造化垂憐悉從今請在 朝廷所捐無幾而本州賴以少解煎熬宗子賴以少紓窮困諸縣之横斂亦得以一切禁絶則 聖朝如天之仁所被廣矣不然則三數月間諸司之錢已無可兌交承之數亦無可侵宗子之給實無從出内外三千餘口嗷嗷待哺某何以處某雖竄削罪斥何益於事須至申聞者

小貼子某竊見在院宗子請給雖優其間口累重大者亦自養贍不給貧困至多不能固窮濫為褻賤甚至抵法冒禁已有之今緣廩給不時之故其狼狽益甚於前 聖朝仁恩沾被草木必不忍 皇枝 帝胄其窮至此伏願推行萱忠厚之仁廣篤藹本根之庇亟垂拯救不勝大幸或恐議者謂西南二司本同一體若泉州有請福州亦必援例殊不知泉之事力在平時已不敢望福之萬一況積年凋瘵之餘兩邑焚燬之後瘡痍未復愁歎相聞視福之全盛何可同日語仰乞矜察

小貼子某今來所乞疏撥本州上 供銀或恐版曹重難其事而漕司添撥亦未必肯從文移往復坐淹歲月當州家窮急之時委實無所從出宗子專恃給愈見拖欠竊見 建炎乾道間皆是撥降度牒以助本州但彼時宗籍尚少故所撥止於八十道而又撥提舶司錢今則宗籍倍多於往時提舶司錢之外來得度牒一百二十道不足以給欲望 朝廷矜憐窮籍之狼狽特賜 旨揮除每歲仍支提舶司錢外更賜撥降度牒一百二十道則上供銀不必就撥漕司錢不必添撥而於宗室養贍之費粗足支吾在 朝廷所捐特其毫末而於 國家之公族所濟者不知其幾人仰冀 恩慈特垂報可某豈勝懇切俟命之至

再申尚書省乞撥降度牒

證對某昨以南外一司宗室請俸仰給本州爲數繁夥倉庫空竭支給不時輒敢控告 朝廷乞每歲撥降度牒一百二十道發下本州專一貼助養贍宗室之費今月十五日恭準省劄八

月二日奉　聖旨令封樁庫每歲支撥度牒六
十道付泉州每道作八百貫變賣充宗子請受
支遣仍下提領封樁所證應施行劄付本州者
仰見　聖朝念天族之困窮察州郡之空乏霈
然恩施降自九天閩郡官民内外宗姓莫不歡
呼鼓舞仰戴深仁第某退與官僚同共筭計每
歲宗子錢米除　朝廷及轉運司應副外本州
自備者一十四萬三千七百餘貫州家窮迫無
所從出詳細已具前申不敢再瀆近者陳請度
牒一百二十道蒙撥降止計官會九萬六千
貫本州猶須自出五萬餘貫錢會各半糴米之
數幾用見錢竭郡之力尚未易辦今來給賜僅
及其半計官會四萬八千餘貫則本州猶須自
備十餘萬貫公私掃地之餘委是無所從出深
恐宗室請俸仍是未能及時而諸縣之急征横
歛亦未容一切蠲革反覆思念不免冒犯斧鉞
再伸悃請伏望　朝廷檢照某前申每歲給降
度牒一百二十道發下本州　某當專一令樁贍
給宗子不敢分文別用其所蒙提領封樁所發
到六十道已一面措置變賣將來支請給月分
逐旋補支仍將充過諸司等錢撥還別具帳申
聞外所有未降度牒六十道伏乞速賜　旨揮
施行
得　旨令封樁庫再撥度牒四十道通先降
六十道每歲共一百道付泉州充宗子請受
支遣仍下封樁庫所照應施行
申尚書省樞密院乞置寨事
證得本州永春德化兩縣與汀漳南劍三州接
境紹定三年汀寇既破龍巖長泰遂由漳境徑
犯永春次犯德化兩縣遭其荼毒至今瘡痍未
瘳某自到任即據寄居士人陳述利害謂合於
永春縣衝要之地剏置一寨以左翼軍兵百餘
人把戍庶可弭患未然某旋加訪聞衆口一詞
俱稱利便見委官同本縣知縣陳珙相視形勢
及牒左翼軍統制齊敏預加擇選堪備番戍外
但剏造寨屋發遣官兵不無支費本州目今困
於宗子俸給委是無可那融契勘交承錢内有
修城官會四萬六千貫文擬欲權行充用兼官
兵出戍例有生券證得建寧府左翼軍出戍浦
城縣等處其生券錢米係通判廳於官錢内支

給合具申　朝廷劄下從其所申於永春縣置寨一所差左翼官兵一百人更番出戍仍許權將樁管修城官會充用別具細數申乞除豁又劄下本州於通判廳官錢內支給生券錢米伏乞指揮施行

奏乞撥平江百萬倉米賑糶福建四州狀

臣所治福州去秋水澇下田薄收晚稼既多軍餉不足糴價日踊民食孔艱近嘗具申　朝廷乞行下浙西少寬港禁容本州給據付商旅前去收糴十萬石回州散糶以活一郡十二縣百萬生靈之命　仁聖在上必垂矜許邇日以來非惟福州貴糴而上州建寧下州興泉貴糴尤甚蓋建寧專仰土產它無來處去歲七縣所收皆薄而建陽崇安尤薄二縣名為出產之地既各不稔故府城米價幾倍常年建陽唐石之民相挺為亂雖幸粗定終未帖然漕倉本府見行賑糶臣亦出本司社倉米以助之然所及無幾來日尚長福與興泉以土產素薄雖當上熟僅及半年專仰南北之商轉販以給自冬及春來者絕少故其價直日益以昂臣昨所乞糴蒙　朝廷即賜施行但可少寬本州未能均及諸郡每聞建泉細民艱食之狀輒為愍然伏念臣嘉定中將漕江左適丁旱蝗野無青草臣與諸司同請于　朝家賜建康轉般倉平江百萬倉米合五六十萬餘石以充糶濟而將錢度牒又不與焉一道生靈賴以全活今益福建之歉固未如壯歲江左之甚然荒殘有定之餘所至民力彫瘵而困於貴糴生理益艱若不亟圖拯救則自今以往不惟糴價日增亦且無米可糴流離餓莩近在日前臣與建守袁甫泉守李韶往來計議惟有控告　宸衷蓋垂　天造行下平江府百萬倉撥米一十五萬石應副四州軍賑糶容臣計會舟船搬運分撥各將收到價錢徑自拘催赴浙西提刑司交納候秋成糴補其於　朝廷儲將初無所損而四州數百萬之窮民獲免溝壑仰戴　仁天之賜寧有終極須至奏聞者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六

對越乙集

表牋

賀天基聖節表

月旅孟陬允協書王之始星流華渚有開誕聖之期　九廟尊安八荒歡豫恭惟　皇帝陛下道由生知性本夙成河清社鳴應天地昇平之會龍行虎步有　祖宗英武之姿祥紀商祺慶緜周曆臣項綴六卿之列今陪萬壽之祠虎拜萬年莫預搢紳之武堯封三祝第虔鄉火之

修

又

伏以光流華渚次王春王日之期名玷清廂上天子萬年之壽欣同溥海共贊昌辰臣某實歡實抃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濬哲文明剛健中正日新君德已銷妖侮之虞天廣聖圖行撫中興之運宜用休於申命衍過曆於卜年臣身也奉祠心焉戀　闕在阿在槃澗方賡衛國之詩使壽使多男請事封人之祝

賀皇太后慶壽表

伏以奉冊東朝已霈下天之澤稱觴南面今聞繞電之祥共贊與齡疇昇歡后臣某實歡實抃頓首頓首恭惟　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陛下宅心澹泊體道希夷好黃老之言已躋民於仁壽興姜任之懿每養志於聰明掩前聞而有光與上古而不老臣是班爾列近竊真祠金母長生宜永享慈闈之奉玉卮爲壽願益增少廣之年

復官謝皇帝表

聲言觸惡宜坐錮於終身慶澤流徽俾歸還於

故物寵逾始望恩出更生臣某實惶實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昔綴周行嘗塵內直花甎書晝衣久承　寧考之恩蒼梧莫雲忽覩茂陵之血屬際飛龍之運首膺馳駟之招念非忘身何以報國欲勉圖初政之助庶弗辱　先皇之知而臣學泥古陳識乖時變無裨益之忱慨有以顯之頑愚　聖君非不受言臣自疎於開導國人皆稱有罪　上獨示於矜容弗貶潮陽之八千僅奪駢邑之三百出晝如孟子肯懷悻悻之私在畝若劉生徒抱惓惓之意雖欲磨鉛而自效終虞

復玷之孔艱遠叙紫誥之新畫滌丹書之舊秩
仍元士班聯邇臣閒館珍臺婉句偷於厚祿鈞
天廣樂恍如侍於威顏人皆謂宗臣獨知懼茲
蓋恭遇 皇帝陛下聰明天縱聖敬日躋方東
朝丕衍於修齡而南面躬修於勝典尊民以孝
既洽四海之歡與物為春忍眡一隅之泣釋羈
縲於幽夢返逐客於囚山爰及頑家亦叨寧役
臣敢不淬磨宿志潤飾殘齡犬馬之養無施惟
篤愛君之義江湖之身雖遠敢忘存闕之心

謝皇太后表

東朝奉王稱元日之上儀北闕揚綸肆敷天之
大眚不遺濡緩之舊載放命數之新七年之商
一日而復臣某實惶實懼頓首頓首欽惟我
宋之極治世有 大母之慈謨 元祐人材類
宣仁之培植 紹興國論蹤 聖獻之聰明用
能躋登太平允猶獲物不圖至此定親見之臣
曩際龍飛首蒙嚮召今昔受知於 寧考未酬
罔極之恩延令獲事於 嗣皇當守勿欺之節
冀彌歷震少答乾坤茲當五穀自貽三黜雖由
圭於洗祓將墜堙於終身茲蓋恭遇 壽明慈
叡皇太后陛下懿然前古之姜任允矣深宮之
堯舜自 嘉定更張之後實鴻化者二十春迨
初元擁立以來衍皇圖於千萬世諒當 聖子
鷄鳴之問必及 先皇燕翼之謀以信順收天
人之心以忠厚壽國家之脉既竣盛典遂布寬
書故臣皆得以生還羈鬼亦歸其旅殯凡被
公朝之厚澤悉由 慈極之至仁而臣竊祿有
斷報恩無所顧敬長樂之德與日月以並垂更
祝少廣之年後天地而不老

再知泉州謝表

奉祠居里每勤北極之瞻進職守藩復忝南州
之寄肯臨舊服恪布寬條臣某中謝臣聞天道
至仁風霆無竟日之怒聖君大度山林鮮終弃
之材韓安國起於徒中柳宗元用於貶所皆為
長吏蓋值明時微臣之遭漢唐二子之能 陛下
守 祖宗萬年之法昨者金華之入侍盛然王
色之下詢曷嘗因諫以罪人自婉格君之亡術
方稱彈交上獨亮狄山之愚迨霈宥一須盡洗
元成之玷何曾於議罰而樂於用恩廟見九重
之本心不忍一眚而弃物既班次對又秩殊庭

没齒飯疏夫亦奚憾建牙作屏則匪所期敢圖朱轓皂蓋之華仍佈紫帽清源之境念昔 先帝付臣此州玩愒三年不聞善政復叨平世復見遺民屬當公私彫弊之餘不勝上下煎熬之急七邑而二爲堠墟十室而九之蓋藏禁旅雲屯軍餉每難於宿飽宗藩月廩俸錢半出於鹽筴自省迂疏若爲經理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道心淵靜德性聰融不以誕說爲愛君故略臣疇昔輿鱗之譴不以聚斂爲體國故取臣平時求牧之長畀以舊封責其來效臣昔猶將母今獨携孥祿弗逮於養親志惟殫於報上捫摩瘡痏冀邦人生意之復蘇培溉本根爲 聖朝元氣之一助

謝職名表

南服承流謬玷一麾之舊西清忝職躐陞三等之華恪奉絲綸增輝符竹臣某中謝伏念臣猥繇陋學叨侍末光禹訓至明嘗疏榮於帥閫堯文有煥復假寵於祠官未酬天地之恩自速雷霆之譴甫叨牽復旋被甄升名聯廈次對之班地重古諸侯之寄雖 神祖十九年之制作垂交圖千萬祀之愿章寔開秘藏永儷羲娥之照名儒典領徽分鵷鷺之行遥容孤外之遠臣而參廣內之近列僥逾已甚負任實難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德與日新仁同天覆雖萬里皆如識面均在撫綏苟一夫或泣堂隅爲之惨怛肆命從臣而作牧庶推德意以及人臣敢不欽奉使令勉思殫竭爲中郎於禁闥固所志之愛君安赤子於海陬是亦臣之報國

知福州謝表

公道天開遠際攬權之始全閩地重首叨分閫之除顯服龍光私憂負責中謝伏念臣孤忠自信獨立無朋 先帝擢諸玉堂之廬俾司漕計 陛下滌其丹書之籍旋付藩條 兩朝二紀之遭逢一郡四遷之跡爰重臨郡寄僅閱歲朞求冀自將粗謹酌泉之誓益勵是戒少寬竭澤之嗟方生意之漸甦賑初心而猶懸幸値陰霾之披豁悅曈曨景之昭融獲於茲辰興在親擢西廂職峻南服任隆侯度未修豈堪牧伯之命里門在望實均父母之邦當上下通泰之期布朝廷寬大之令 撫屬部瘡痍之末復考比年叙

稷之所由致苟安恬寧有厭輿之馬吏無侵枉
誅為游釜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猶宿疢甫
瘳之後正真元當養之時躬為列郡之準程大
作斯民之保障廼臣所職秪媿非材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健配乾行明符晉出培千萬年立國
之本一用寬仁掃數十載征利之風大興廉恥
臣欽承 詔旨息體 聖情志或得行詎有禁
闌淮陽之間職當自勵顏惟潁川渤海之師[illegible]

謝除戶部尚書表

十連竊寵媿蕃閫之罔功一札繼歸叨地官之

進長 班躋陪於踐斗懼深重於履氷 中謝 伏念
臣素守朴忠濫膺選簡曩被初元之召首蹐邇
服之榮自退身於山林寖逾年於軒陛憂時之
髮益白悵去國之十年戀闕之心如丹敢忘君
於一飯爰蒙起廢再玷承流皁蓋分符趣復既
還於舊物青冥授鉞繡衣仍忝於故鄉曾坐席
之未溫忽賜環之已及方躬攬宏開於公道而
彙征必辛於稱賢敢圖孤跡之漂流亦辱 清
朝之記錄且民部周司徒之任豈惟稽戶口於
版圖顏尚書古納言之官蓋實專喉舌之樞要

誤拜演綸之渥冒陛畀發之華退省驚疲曷勝
忝負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乾剛天健睿懿日
新親庶政以厲精大明照臨百官而昭德洞
別忠邪念臣嘗叅禁署之聯知臣粗厲素絲之
節輟還近綴俾侍清光臣敢不期稱陰私勉堅
初志生財有道雖慚源流本末之知事君勿欺
願竭獻納論思之報

進大學衍義表

伏以汗竹雖塵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聊罄家
天語之溫以十年集錄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

中謝 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為人君立萬世之程
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於
齊家治國見修己為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
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追師儒之繼出有章
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知趣謂淵源遠矣
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迺南面臨民
之要道義切侍從論思之列遂當受讀家藏之
時念將開覆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
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嘆
雜進於堯朝豈魑魅能逃於禹鼎不棄芻蕘欲

玆編摩遵惟三至之識拔結九重之戀既投閒
而置散因極意以研精畎畝不忘君每惓惓於
報上藩牆皆置筆襞矻矻以窮年胥劉聖賢性
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
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
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嶽之崇深
期效涓埃之裨補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乾旋
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道除於成
后念終始典于學遜志克遵於商宗方將切磋
琢磨而篤於自修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
明於本末理期貫於精粗適稡成編冒塵清燕
止其所止願益加上達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
新民之化

宣召口宣

有物學士之官久不真拜嘉卿閑雅名至翰
林虛席以延亟其祗命

謝宣召入院表旪十三

來從南服未宣民瘼之勞召貴北扉猥被宸綸
之寵光生里巷榮動搢紳竊觀列聖之用人惟
侍詞臣而加禮蓋於言語文章之外責其論思
獻納之忠或雖忤指而暫閒終必棄瑕而復用
脩除翰苑在環滁出守之餘軾侍禁廷亦赤壁
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其文老涉憂患則其
慮長乃登蓬嚴以備顧問如臣者才華荒蕪顓
拙自將掌 先皇內制者六年每慙越俎造
陛下初元之再命竟許循牆以驅馳州縣之頻
且廢放山林之久見聞寖少藝業益荒結茅屋
於雲邊已甘終老瞻玉堂於天上君隔前生敢
云白首之重來誤辱清衷之妙簡獲沾久虛之
選幾成三入之榮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肆筆
成文解紛更化志孚群聽欲下山東之書念在
遐垂咨訪河西之事必有端良之秀以充供奉
之班奚取臣愚俾承人乏臣敢不益堅晚節思
答倫知賜宮錦而嘉草詔之能雖非敢望即金
鏡而擇任賢之要則所自期

謝除翰林學士表

天子重儒臣方恢文治翰林遍掌蓋遴冑恩光
兼倍勸誦之聯昌副掄材之意中謝聽唐室之
崇內命至號私人惟 聖朝之得臣修名真學
士豈獨文章掃五季之陋抑亦論諫首四賢之

稱凡厥封囊具陳時病至於舉筆猶寓忠規懷
哉若人亡矣名世伏念臣受君有素典誥非長
囊自中祕書久攝承明之直晚聯太常伯躡升
供奉之班伏覩內史錫命之詞顯舉 至和得
賢之美顧改元更始雖歲月之略同而爲官擇
人則材能之夐異一字之褒太寵千鈞之重難
勝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寅畏克對於天心恭
儉一如於 仁祖砥平諸夏式圖大競之勳旌
種群賢將備無窮之用故雖庸璅亦汙甄收臣
敢不刻意斯文勉肩所職變締章繪句之習豈

薄技之能堪以救時行道爲賢尚前猷之可仰

謝賜衣帶鞍馬表

翰院詞林方對渙恩之渥尚方天廄更叨寵晉錫
之蕃除遇何功服乘有耀中謝伏念臣少無緣
飾老益迍儥衣敝緼袍與無愧於季路御款段
馬竊自慕於少游豈圖承乏於鑾坡猥獲分珍
於玉陛鷫錦之紋煥爛中以七環龍媒之骨權
奇華之六轡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服惟命德
爵以馭臣念其涔清切之班故俾肩輕肥之寵
舜裳五色衡微裨補之能燕駿千金頗廣招徠

之意

請免

辭免知福州安撫奏狀

伏以視邦選侯無越帥藩之重臨人涖政莫如
鄉部之難兼此寵榮惕爲震懼伏念 臣材非敏
銳學寡空疎兩朝千載之逢恭侍華顯一郡四
毫之寄蔑著勞能自撫舊邦偶承稔發邑有積
年之務借州無旬日之宿儲重以公姓寡蕃廩
祿弗繼內稍韓技既初亡艱窘之長俯眂窮畔
寧忍用其斂之術轉效求聚之義冒于行葦之

仁天憫皇宗歲頒僧牒獲少寬於纍暑方勉場
於撫摩租銷田里之歎愁即丐山林之閒散未
能底績遽已叨恩陛近職於文談付中權於閫
服顧慙謭陋曷稱殊遷不稼取禾雖逭公言之
誚維桑與梓更虞本道之嫌敢瀆悕辭冀回渙
渥

辭免除權戶部尚書狀

文昌在從列爲最高版曹於國計爲甚重自仲
由之材聖門僅許以治千乘之賦況如臣之不
肖而使攝大司徒之職治天下之賦其爲不稱

亦已明矣伏念臣衰頹多病衆所指目保全遜後
盡蓋出聖君居閒數歲而予之祠奉祠踰年而
畀之郡甫及下考遽帥全閩感激恩光磨礱朽
鈍每思與儵久之利不敢徇苟且之謀私願
朝廷假以歲月庶幾斯人受一分之賜少寬九
重不忘遠之憂區區寸忱可以對越實無一念
別覬寵榮豈圖到官甫爾四月絲綸之命忽降
甘天仰惟　陛下更化以來大明照臨英髦齊
濟聚在闕庭臣於是時豈不願親近日月之光
遂跡鵷鴻之列而自量寒劣莫副選掄冒昧而
前必致顛蹶伏望　聖慈俯照悃愊收回涣汗
用穆師言

再辭免戶部尚書狀

需章有請涣汗未回讀溫詔之丁寧重微衷之
感激伏念臣雖乏通明之識粗知去就之宜昔
政在私門固合進難而退易今權歸公室所當
朝召而暮行猶惟去國之十年常切愛君之一
念每愁無路可輸畎畝之忠詎意逢辰重瞻天
日之表身未離於閩嶠心已鶩於闕廷盍即敬
承敢云固避惟是天臺高選地官劇曹並在納
言難躋夔龍之武職專治賦媿乏晏異之才僭
瀆　睿聰冀還　宸渥或改司於閒局或仍綴
於舊班庶幾上無濫予之譏臣免增重下免僥
逾之媿廉恥獲全臣已於六月一日起離福州
迤邐赴闕外所有權戶部尚書恩命合申懇免

降詔不允

朕自承大統倏踰十年謂藩閫之間雖以任
師帥爲急而朝著之內尤以得賢傑爲先宜
有千人之英來預六聯之長卿忠忱許國讜
論昌時兒童知其姓名搢紳聞其出處每深
簡記茲甫召除近臣蓋觀著有關於君德司
徒掌教夫豈爲於民財式副詳延寧容辭避
其抵前席之意毋徇循牆之謙所辭宜不允

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狀

恭聆二命有煬寸衷竊惟禁林置屬直以來學
士拜眞除者少錄　慶元迄　嘉定之末歲殆
幾三紀之間考伯壽至樓鑰之舊題不過四人
而已暨明繼作選用益嚴由其任職之難是以
虛席之久文章爾雅必有先秦兩漢之風德望
老成乃稱北扉東閣之選伏念　臣識慮孤學疏

爾百材非事　先皇擢陵内命旣求試於民事遂積困於吏銓司空城旦之書㬰於習熟翰林子墨之作久矣馨忍故消用於初元竟卒辭而得請於兹聖神之斷工昭錫令之新宜屬鉅儒俾當鴻筆焦海内請懇切丁寧之詔知　聖上有憂勤惻怛之心自顧如臣則非其任三十二而備直已愧能言五十七而爲眞載尸祿龍延若侍經之職尤高勸誦之班旣已試之無裨豈重來之可勉仰瀆宸指俯罄悃愊之私衷竢以俟所有恩命未敢祇受降詔不允

卿負一世重望前去國也士論共惜今還朝也民言交慶其何修得此於天下哉直以愛君志念懇切論議侃侃一出于正耳然則代予言以詔四方舉堯舜之道以告上是職正卿任也而得辭乎况國人所期朕意所屬有不止此者卿固不宜避也

再辭免狀

北歸建長西學侍言在儒者均謂至榮而聖朝之所謹選其在簪笏皆非敢當然臣頃在初元嘗陪經幄未殫忠益已困煩言故當出畫之時不勝戀闕之念乃今何幸復近威顔此區區愚臣報效之秋也其敢以不能自辭惟是學士之官在本朝爲甚重近世多虛而不除顧以何人得以充數伏覩　朝廷更張以來兩制之任必惟其人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殆數十年之所未有臣以空疎之學觕澁之文一旦躐而爲之長得無愧乎用是踧踖不安須至再瀆天聽伏望　聖慈將臣新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特賜寢免改畀名流所有侍讀職事臣不敢辭具控免

辭免兼修史狀十一月

恭聆明詔有惕于中嘗聞先儒曾鞏有言以爲唐虞有神明之性微妙之德爲二典者不獨記其事迹幷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蓋當時執簡操筆者亦皆聖人之徒也恭惟中興　三聖揖遜相承無愧堯舜豐功大業震耀古今必有名世之士知聖人之意者然後能揚洪烈彰緝熙上繼典謨之盛如臣者才識非長問學寡淺昨在初元嘗與筆削莫措一辭今復何爲再叨妙選况眞蜀之耆儒家禮史學承命修纂允謂得

人豈容末至踵㱁其上用敢稽首以請伏望
皇慈收回渙渥顯命耆儒總領碩事庶幾鉅典
不日崇成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降詔不允
卿引筆語既知史之難其言甚家世又知史
之長則卿史李孫矣茲朕所以命卿也惟我
建炎中興迨今百有餘載　高廟一朝大典
猶未迄奏朕心恒焉寤寐不置比喜得真今
復詔卿蓋與　先朝今命修初以作唐史同
意欲趣千成耳其相與舉綱振要其裁衆工
使汗青有期垂信無極以稱朕章明祖烈之
志則予汝嘉仲叔之間何足爲遜所辭宜不
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六

對越乙藁

奏剳

申南安知縣梁三聘劄

謐對其去歲蒙恩再守泉州是時已聞本郡年来民窮財匱大非昔比意謂此時未知節用之方而已曩自江東移守之時郡計亦自甚匱多方撙節甫及年歲遂可支吾今者不過力守前規必無不可及到官數月推尋顛末乃知昔年之患在枝葉而今日之病在根本夫一郡有一郡之財賦一歲有一歲之財賦量入爲出豈不可爲而今之泉州乃真不可爲者蓋由根本戕伐之幾盡生意銷索而無餘故雖極意撙節而未能救也根本之壞其事多端其不敢悉以瀆
朝聽姑舉縣借一事言之蓋自十數年來諸邑令宰多非其人産錢失陷而不知考覈版籍散亂而不知整頓鈔書積壓而未嘗勾銷奸吏豪民相爲欺隱於是常賦之入大虧而預借之弊始出二三大縣大抵皆然而南安尤甚緣其中間屢不得人或以他官攝事故其積弊日以寖

深而適真郎粱三聘遂承其後儻其人稍有材
力到官之後於前三者用力整頓亦不至獘壞
若是之極而因循廢放遂以預借為當然紹定
四年已借至今年而五年已借至來年矣自其
之來不得不行禁止而三聘乃謂預借者縣之
所仰以送州者也州既我禁矣使我何所從出
於是自今年正月至于五月一錢不復上州其
既為縣窘縣吏之充簽書數人以其家貲代
版帳一月而自餘月分仍前不輸截日終拖下
版帳錢上供銀錢大禮錢共一萬五千貫有奇
本州即目困於宗子之廩給無所擘劃而又須
為人戶理落預借錢為本縣代出上供大禮銀
錢又將何所措辦其費玆其人本無貪墨之行
深欲保全之每諭以振刷精神興起廢壞而其
材力終不可強僕人有換縣而治者亦欲倣而
行之又途無可換之人不免委惠安簿吳子良
牲叩其鈎考而事權不專猝未見效顧念南安
為泉壯邑獄訟財賦倍於他縣三聘在官非惟
財賦不辦獄訟亦多不理又其到任甫一考有
半來日尚長深恐邑事日甚一日至於不可扶
持而後已三聘亦自揆其材不足以振起彫獘
數欲自為去就用敢冒昧申陳伏望　朝廷特
賜敷奏亟降指揮令三聘赴部別行注役而選
擇賢能之宰整頓此邑磨以歲月庶幾海邑積
觀乞賜指揮施行申聞事

小貼子其聞下任已自差人亦非材士倫郡
守臣不敢輕易申辟竊見奉議郎新除南劍
州尤溪縣徐應卿材識不凡彊毅有立欲乞
堂差改知南安縣事則本邑庶有興起之望
其已差下人乞送部別行注授伏候指揮肘

十日奏　聖旨依奏三聘與祠祿
徐應卿差知泉州南安縣填見闕

奏乞雪葉莫誣枉乞加錄用狀

臣恭覩　皇帝陛下躬覽大政以來開衆正杜
群枉進君子退小人積年鬱鬱之餘一旦豁然
天日澄霽至於疎遠小臣行治有聞者多預召
擢誣枉斥廢者亦被洗滌公道昭明衆志用勸
今有人焉嘗捐軀命委家族為一方翦除兇叛
而扼於讒口困躓弗伸若殆將十年其事實聞
於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臣嘉定之末試宰湖
湘所部武岡軍守臣司馬遵不善撫循致激戎

伍之變臣以本軍僉書判官聽公事某莫党和得衆委以攝郡密授方略俾爲之圖莫能外示函容而陰設規畫不數旬間誅斬兇渠闔郡底定臣即奏于　朝家因特進三秩就陞通判以獎其忠勞既又改倅江陵欲付以事任而司馬遵者閒廢頗久志圖復用撰造誣罔之辭以欺言路言者適其鄉曲不暇審詳遽行彈奏削秩免官其後倅汀州又以劾免今按其所論大要有三曰脅長吏而奪之印也曰諭賊黨以逐郡守也曰掩諸卒禽賊之功以爲已有也臣身與其事謹爲條析而辯明之司馬遵當叛卒噪譁之初皇恐失措以疾爲辭牒送印記又以手帖懇囑叮嚀郡之官僚亦合辭致請時事變叵測人情憂危莫不獲已出任撫定之責而數申諸司求免攝郡臣爲撥永州通判魏泌前往究實欲以代之泌至武岡而求守遠以論縣有旨令交與次官泌既亟歸零陵臣遂復以付莫從餘顯立功效不負委令然其本心蓋求免而不獲非欲攝以規利也文移具在一一可覆而謂莫迫而奪之印可乎其誣一也臣既劾遵于

朝又慮其久留誤命篤一不測或生他虞則賊之兇燄又將愈熾一境生靈皆有魚肉之憂不獲已令遵先次離任而嚴督巡尉護出數程戒諭卒徒毋得凌犯遵於枕蛟藉虎之時得自拔以去盡室獲全莫之保護不爲無力而謂諭賊黨以逐之可乎其誣二也臣聞變之後與莫書問往來輒爲隱語使用以賊攻賊之策時諸營千餘人悉已從賊而莫能於中擇可仗者數人出臣所下賞榜文帖密以示之諭以禍福結以恩信然後陳喜李成等踴躍效命非莫發縱指示雖百陳喜安能成功其間當賞之人皆莫保明申上未幾命下補承信校尉者四人莫於諸卒亦無負矣而謂掩其功以爲已有可乎其誣三也方是時叛卒恣横求得欲從諸郡之兵爭相窺傚有瞋目語難之態而邵州之勢尤急臣繆尸帥事日夕軫憂寧莫功成聞者惕息憂端頗弭軍律用張臣之薦辭謂其事雖止一方其利實及一路蓋以此也而遵不思由已以致變乃反嫁罪而誣人使莫以慈祥豈弟之資而被凶險傾邪之目詆誣至此可謂欺天言者未必

有心遵實職成其業莫販鍋斥傳送持祠徹勸
易施重爲可歎臣平居念此每爲悱惻今者天
啓 聖明宏開公道而臣猥以不肖受任全閩
莫之本實在臣治所祠祿之給又在本州議最
虛負委令承攝亦能多所裨益似此人材豈宜
久棄且昔嘗賴之以免責今可不爲之訟冤事
之本末不取悉塵天聽已備錄申尚書省外莫
以儒科入仕治邑有稱兩任通判共歷二考八
月有奇今以朝請大夫主管建昌軍仙都觀資
歷已深治行無闕伏望 聖慈念其捐身弭亂
之功憫其遺誣家食之久優加錄用使天下之
士知能爲國宣力者雖見枉於一時終獲伸於
異日其於勸屬實非小補須至奏聞者得 旨
以莫知贛州

福州舉自代狀

朝奉郎前知荆門軍張元簡有博綜古今之學
有兼資文武之材負抱卓然器能偉甚論思獻
納固所優爲牧御撫循亦嘗小試陳義而去有
蘊未施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應詔薦士狀

朝奉大夫湖南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趙希掇
忠信篤實寬厚和平臣昨帥長沙實掌書記公
廛一節勤瘁百爲考建社倉若行稅酒寬省租
賦字養恤愛惠利補及於斯民希掇多爲之贊
畫其後帥臣余嶸因而委任降郢縣之冤築茶
陵之城績效著明公論推守朝散郎主管西外
睦宗院鄭進衣生於貴介之族不爲居養所移
好學自修親師取友志尚不苟材識亦優曩任
宗官安恬不競臣令暫攝機宜禪贊頗多條畫
政之便宜革其奇揀講丹師之利病爲之扞防
詳其器能實爲通用二人者春袤 朝廷以叙
進擢付之麾節必有可觀朝散郎通判漳州錢
相才力敏強識見開務辦治之長著於宰邑閔
決之助見於佐州嚴正奉公乃其素守剸煩破
劇實所優爲借之麾節臨遣之際必有澄清之效

除戶書舉自代狀

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張嗣古登中甲科嘗參
柱史當侂胄秉權之際既弗詭隨迨彌遠顓政
以來又甘退屏積三十年之處外徽六七考之
在官深明去就之宜允迪安恬之節況其材猷

宏達學問精深儒雅獲與於從班端有裨於國論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除翰林學士舉自代狀

宗正少卿兼權直學士院趙汝談蚤以宗英偏親名輩深醇之學所有淵源雅健之文自出機軸確乎不拔之操卓爾不群之風壯老弗渝夷險惟一退拜於權門孔熾之日來歸於　聖化更新之初想貌丹恍形於夢寐洋洋大筆播之絲綸欲求學士之真寔出斯人之右臣以不佞濫居其先自眂弗如敢忘推遜今舉充自代

奏舉浦城知縣陳昉狀

臣伏覩通直郎知建寧府浦城縣兼管勸農公事兼監因將銅場弓手寨兵軍正陳昉器資沈靖學識通明儉素雖書生之弗如廉介視古人而無愧碁年為邑一意愛民性本寬和而凜有不回之操政先平恕而時有難犯之威今保舉堪充公正聰明可備監司料如蒙　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辟林司戶充浦城北尉狀

臣竊見自來所在創闕去處例從監司選辟一次然後下部作闕兄浦城上五鄉為福建吟喉之地民俗獷悍創闕之初必得材識之士方能斟酌利病為之經始今來兩司欲選辟一次踏逐到迪功郎新建昌軍司戶參軍林元晉脩身上庠篤學有守明敏詳練允為應變之材且嘗從父兄歷仕江淮諳識兵民利病使之任上件差遣必能稱職欲望　聖慈差林元晉充建寧府浦城縣北尉兼選陽鎮煙火公事其於警捕之寄誠非小補

拾遺

中請武岡軍將卒賞格狀

某比因武岡僉判葉奐叅恩趙耀已嘗專人奏記控叙謝恍近者復準省劄將用力兵級李成等四人各與補授真命仰見某官秉持公道甄錄小勞不遺一卒之賤中外傳聞誰不競勸旦使某區區言前之信無一弗讎仰戴恩光如已被寵禁倅偶到司稟議相與感歎之餘復不能無少過慮蓋當來設謀誘弄首先用力雖李成等四人之功而同時下手勦殺二賊則黃達十六輩皆在撰以　朝廷賞功之律則設謀者為最用力者次之首倡者為最隨從者次之止賞四人已是愜當第軍卒小人豈知此理往往自謂其功不在四人之下今見四人者獨受賞而十六人者止於本司備補及量添廩給而已豈能無觖望之意兼蔣宗等昨來倡亂本借為衆之名所以一呼之間從者千計諸營為空後雖以重賞募其徒使圖之然諸營卒伍往往皆有憐之之心以為我輩衣粮得免減剋皆出其力剽聞此語頗已籍籍今十六人用力而不被賞其徒必有揶揄之激作之者設或有一許語便難處置蓋武岡為郡本蠻徭故地風俗愚悍不知逆順從昔而然紹興中有禁軍唐明者作亂尋被誅戮軍人至今神事之亦猶幽燕之人事祿山思明為二聖漸染使然有未易以理曉者業倅所慮誠非過計某謹已備其所陳申聞朝省伏望大丞相先生評酌或各與守闕副將一資或各投以宣帖仍乞疾速行下庶幾稍銷怨望之萌一方生靈幾獲保全悉出大造業倅莫仰家異恩銘感何窮但某意終以仇怨滿前恐難安迹欲乞他郡一待闕差遣某併爲申陳惟鈞慈垂察曲從其請別賜陶鑄小壘近決一倅貳俾獲保全而去實荷生成之恩干冒崇威某豈勝俯伏震懼之至

回申尚書省乞裁減和糴數狀

照會准省劄本州措置和糴米一十萬石不得科抑照對本州雖名産米之地其實旱稻倍多晩米甚少舊來不曾和糴嘉定二年有　旨差万俟寺簿就州置場自後行下轉運司分抛諸郡本州所糴初無定數三年四年招誘民旅從

便糴多不過五萬石少者止於二萬而已其時被降糴本係用金銀度牒官會品搭支還中間每以艱糴具申　朝廷已行住免自十一年又蒙劄下本州支降官會度牒以為糴本會價折閱已不便於民旅而度牒經年無人承買於是官司不獲已以科配從事每歲州以度牒科之縣縣以度牒抑之民凡戶管田一千畝以上者納度牒米一千畝以下者認中糴米每牒一道率三四戶共之寺觀亦然一歲所科雖十餘萬石而所納實不及半縣吏並緣爲此致富則

在在有之甚至鄉胥之走弄場吏之邀求價直之減削斛面之增加其納中糴米者比之市價每石折錢多至八百文足少亦不下官會一貫而納度牒米者折閱尤甚且無總轄之所詞訴盈庭怨嗟載道民之脂膏殫則極矣某前者赴官入境之初訪問疾苦衆口藉藉皆謂　朝廷指揮每有不許科抑之文而州縣奉行乃爾違戾且慮因循歲久遂同常賦如江浙和買之弊前後之詞乞行住罷者甚衆某雖未敢遽行然竊伏惟念殫人休戚無大於此儻今歲　朝廷

免行和糴則已設或行下則科配之弊豈容不革今惟省劄命某措置不得科抑　朝廷恩意如此其至儻某不能奉行則其罪大矣第既罷科抑則辦集愈難所有合申聞事件于后

一本州自嘉定十一年蒙給降度牒州郡無從擘劃遂計畝科敷今既蒙指揮不得科抑某已行下諸縣住罷及鏤榜曉示十二縣使知　朝廷存卹之意但科配既罷即度牒委難行用每近者臣僚奏請欲撥米之中糴者增立價錢收糴米到交受給還

見椿不許減剋　朝廷備坐行下某尤當遵守不敢違戾欲望鈞慈支撥金銀官會免降度牒庶幾民旅欣然承領乞賜指揮

一某恭準前項指揮除一面措置外竊見本州管內今年夏旱至甚減放數多至秋闕雨頗久間有蟲蝗去處近者祈禱每旬雖得雨終未霶霈竊慮境內未必中熟所有十萬之數斷然難以登足契勘本州嘉定十四十五年科糴米尚有一十三萬餘石占坐兩倉敖眼內十四年米見准省劄起

發赴襄陽府交卸緣本州目今起發上供
米綱舟楫艱得是致舟難裝發今年和糴
尚未有報可以積貯欲望鈞慈體察特與
裁减米數行下招糴伏候指揮
一近承轉運司公文准省劄委和糴米七萬
石契勘本州所準前項指揮尚懼不辦除
乞裁减外竊慮轉運司復就本州管内收
糴兩處爭糴則價直愈高辦集愈難委慮
民間積貯一空來歲春夏之交不無艱食
之患亦非細事欲乞劄下轉運司免就本
州境内和糴不勝幸甚伏候指揮

申尚書省免和糴盡數狀

再準尚書省劄行下催促糴足米石五日一次
具數申州司遂差人提回所賣度牒官吏楊檉
等將變賣到度牒官會回州交納未到間再準
行下催促糴足元數數目本州遂申照得昨準
省劄給降度牒一百五十道討官會一十二萬
貫道并官會七萬貫共一十九萬道和糴米石
本州自去年十月二十六日開場節次糴到米
一萬二百一十五石六斗五升每石討官會三
貫七百五十文已於嘉定十六年十二月二十
五日具申尚書省訖又自十二月二十六日以
後再糴到客米并回糴到州縣官職田米共二
千一百九十四石四斗八升非不多方招誘終
是稀少蓋緣去歲旱澇所損處多雖有中熟去
處又因湖北水傷多有般販出境米價日見騰
踊細民困於貴糴外議皆云官司所致不免即
行住糴緣未糴之數尚多深恐有悮　朝廷指
準遂權於秋税米内撥到米三萬八千二百五
十六石五斗七升併前後糴到米通計五萬六
千六十六石七斗見樁管廣積永豐兩倉聽候
朝廷行下起發却將糴本撥還本州聽候秋成
收糴接續支遣除已別具出給帳狀供申外申
省照會

申尚書省乞免降度牒狀

準省劄支撥和糴米本會子七萬貫度牒一百
五十道每道作八百貫變賣仰日下差人前來
請領州司再申證會近準省劄令潭州守臣就
本州措置和糴米一十萬石不得科抑其檢會
本州自嘉定十一年蒙　朝廷給降度牒以爲

糴本經年無人承買於是官司不獲已以科配從事凡户管田一千畝以上者納度牒米一千畝以下者認中糴米每度牒一道率三四户共之寺觀亦然折閱太甚且無變轉之所詞訴盈庭愁嘆載道民之脂膏朘削極矣今既準 朝廷指揮再行下和糴不許科抑儻其不能奉行則罪大矣已即行下諸縣住罷科敷及鏤榜曉示十二縣之民使知 朝廷存恤之意近者臣僚奏請欲擧米之中糴者增立價錢收糴米到交受給示見樁不許減尅 朝廷備坐行下某

尤當遵守不敢違戾已供申 朝廷未準回降今準前項省劄指揮除官會別行差官請領緣本州見今開場招誘民旅投糶即與科配上户事體不同只可紬用官會更不敢以度牒科抑以致失信於民今來若蒙仍舊給降度牒委實難以變轉謹具申尚書省伏望檢證兩次申控免降度牒事因速賜指揮

小貼子

契勘湖南州縣寺觀大抵産税岑寂已甚雖名大剎不足比江浙福建下等寺觀無自嘉

定十一年以來逐歲敷抑度牒勒令納米其數已不可勝計納米不足又責令納錢寺觀緣此倒敗者非一蓋有一二年數下度牒至今監錢未足者人户既不可科配寺觀又不堪均敷委是無所措手近準 朝廷指揮令本州差官請領度牒四十道充起發和糴米綱水脚之費本州官吏無以區處不免令差去官成忠郎傅重學就都城變轉回州起綱可見其術已窮它無擘劃伏乞鈞慈詳察事理特與全支官會發下不唯官吏之幸實一方人户寺觀之幸

申請息山龍王封爵狀

竊惟潭之爲郡負嶽瀕湖山川秀異神物之所寢宅故南嶽大潙道吾等山皆有龍湫然相去數百里致禱頗難求其密邇城闉靈跡彰灼者莫息山潭若也息山在郡城外之東南一里許山下有潭方可數畝潭上舊有龍神祠其水清澈四時旱潦未嘗盈涸按之圖志以爲昔嘗見龍浮水數十丈役人鑄銅角投水入城而匯于湘角水湧至則必雨歲旱或壇而禱焉五代晉

時有王真人錫者以桂陽才校至長沙適值大疫乃入息山取潭水和藥以施病者全活甚衆則知此山之潭有龍居之久矣　乾道戊子帥臣尚書沈公介因旱致禱沉索測之竟莫知其底止爾後本州每遇雨暘稍愆臨禱輙應今年仲夏守臣真某嘗走祠下以分龍得雨為禱且與神約即雨則繕其祠屋以報未幾果雨則旣如約矣乃仲秋癸巳又以旱禱于神用皇祐法置壇歃血復與神約即雨則請爵號于　朝甲午遂雨丙申又大雨稿苗復蘇迄成中熟其影響之應未有速於此者如南嶽大湯等山龍潭皆已蒙　朝廷賜之封爵獨息山潭近在城隅昭灼若此而乃祠宇弗治爵號未發儻不以事實有請于　朝豈惟無以彰神龍之靈慰邦人之望而昔之與神約者亦自食其言矣除已增葺祠屋以荅神休外伏覩嘉定十五年正月慶寶赦文應諸路州縣境內有敬瀆神祠並仰長吏致祭其有因雨暘水旱祈禱感應實有惠利及民靈跡顯著者保明奏聞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轉運使衙欲乞照前項赦條保明申奏　朝廷特賜封爵或降廟額庶幾有以暢神之榮而徼福於潭人俾無旱乾水溢之虞誠非小補奉　勑賜靈澤廟爲額

知泉州謝表

蕩節九州觀風何有桐城千里假寵過優俶見吏民敬宣詔旨臣中謝伏念臣某性資魯拙學術迂疎入侍禁林僅守勿欺之節出乗使傳曾微可録之勞每慚虛負於明恩敢謂更叨於劇寄泉雖閩鎮古號樂郊其奈近歲以來浸非昔日之觀征榷大苛而蠻琛罕至寇攘相繼而農畝寡收宗支之廩倍增郡帑之儲赤立錄鹽於山者亡有歲為旁郡而代輸粟生於地者幾何日伺鄰邦之轉餉惓惓乎鞭朴之苦盻盻焉帆檣之来凡茲數端尤為深病顧雖一旦不可寧居竊自揣於庸虛莫知其稱塞茲蓋幸遇皇帝陛下獨臨萬國畧使百工念臣篤於事親期欲便旨甘之奉知臣嚴於律已或能銷貪鄙之風雖遽職以奚行錫温綸而加勉臣敢不欽承異渥益荅隆知廉平而吏民敬焉雖莫追于漢人之政忠信則蠻貊行矣願恪遵孔聖之言

平海冠謝轉官表

銅竹分符實任九重之託官備徼巡寧綏千里之安遑責已優叨榮寔懼臣中謝伏念臣材非敏健志切撫摩由里熙熙粗喜歲將之息波濤洶洶忽聞舟楫之驚念非逆祈其萌芽將恐難圖於蔓延協兵民而進討賴將士之宣勤怙衆陸梁始猶出柙之兕望風披靡卒爲游釜之魚旣憑藉於天威遂肅清於海服兹非循吏敢期漢璽之褒名在大夫俾晉唐階之峻退循非據真獲終辭兹蓋恭遇 皇帝陛下明照無私功疑惟重可以與可以無與姑從厲世之權簡厥修能或不修肅示馭臣之柄顧雖駑怯敢昧激昂受賞無名娓貽羞於鵜翼報恩有地誓輕死於鴻毛

慰 皇太后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二日恭奉 大行皇帝遺詔臣謹集在州文武官望闕祗拜宣示即特舉哀成服者答衮天臨正仰垂裳之治鑾輿晏出遽傳憑几之言臣某誠哀誠慎頓首頓首伏以大行皇帝寅畏事天寬仁得衆雖題之南宮彝之北方德教之誕敷河圖在東叢鼓在西廼朝儀之頻具風雲變色海宇摧心恭惟 皇太后月邇日明坤承乾健憂勤左右幾同三載之艱難付託丁寧詎忍一朝之荼毒追懷慶訓宜軫聖情然史遺之寄匪輕共政之圖方切昆侖西園難回御駿之游長樂東朝正賴關睢之化願寬悲悼式副懇祈

賀今上皇帝即位表

臣某言閏八月二十二日準都進奏院遞到赦書恭覩 皇帝陛下登寶位中外稱賀者聖神有作夙當上帝之心朝覲攸歸咸屬吾君之子大明一出溥海交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勇智正邦聰明協帝英姿異禀寔鍾禹會之山川盛德深仁宜主漢家之宗廟方侍璪旒之晬穆遽聆玉几之丁寧寅御丕圖式遵慈訓顧炎運中興之盛今且百年而職方故境之歸殆將萬里珍重豈惟於奉辭憂危諒甚於步淵雖休勿休采謹時幾之敉以聖繼聖益昭付託之公臣猥玷節麾幸宣詔令天開地闢可占平治之期日就月將願獻緝熙之頌

江東乞祠申省狀

伏念某一介寒晚誤蒙拔擢將漕江東到官之
初即值亢旱繼以蝗螟朝夕兢惕如坐芒刺炭顧
念監司之職在於布宣德意講求民瘼凡　朝
廷寬卹事件無不即日奉行而民間疾苦有當
陳槪者亦不敢不盡其力欲以少答清朝臨遣
之恩而材薄望輕動輒得咎獨省征稅未嘗過
當或者遂謂州縣不可為督察荒政未嘗過嚴
或者遂謂臺郡不相卹今欲一切蓄縮無所展
布則職業廢弛何名監司欲稍稍振舉事求其
是則違忤必多愈招怨詈用是怵惕不能自安
兼從祈禱以來驟得眩暈之疾坐立稍久即欲
僵仆竊念本路災傷至重非精明強力者不足
以任救荒之責如某衰孱庸懦以疾疢誠恐上孤
陛委下誤民生用敢仰瀆天朝乞垂矜察俾解
漕職畀以祠官也時或有使令頗效棄捐以報
恩施奉　聖旨不允

奏乞獎擢潭州通判張國均永州通判魏
必狀

臣竊惟郡之有倅所以俾守臣之弗逮苟得其
人則攸助為多一或不然則反以害政臣所部
九州有倅者八以臣朝夕所接與得諸聽聞則
如朝散郎通判潭州軍州事張國均承議郎通
判永州軍州事魏必則皆所謂能為郡政之助
者國均實淳熙名臣大經之孫世美相承家法
不墜自其宰奉新倅建寧皆有聲績可紀立朝
未幾復為此來資稟精明政術通練事無巨細
悉心裨贊臣甚賴之必實紹興名臣矼之後家
學既有源流又嘗從諸老先生游議論文采俱
不錄錄前宰寧都臣在江西聞其政譽甚休及
來二水兩遇闕守必實攝承孜孜撫摩人多稱
頌臣觀二人之材皆足以剸煩劇而立事功而
於貳郡未究施設伏望　聖慈特加獎擢以為
一路之勸異時所立必有可觀須至奏聞者

奏舉潭州官屬狀

臣猥以庸虛濫分帥閫每惟人材無鉅細皆有
益於世用故常孜孜以求乎下而不敢俟人之
求雖一道數千里官僚數百人其材與否不能
以盡知然孜之於見聞試之以職事亦間得其
一二苟薦員之當及者豈惟不俟其求蓋有未

嘗識面而舉之者矣今玆叨蒙召擢行且去官來諸公言猶有當舉而未及者用敢隨其所長形諸論薦庶以備 朝廷之采擇謹開具于左

朝奉郎湖南安撫司機宜林光裔氣質粹溫材猷閎敏常宰劇邑政譽藹然江右諸司皆嘗稱薦宣教郎湖南運司主管范炎事親有孝謹之稱治邑有循良之譽浙右薦紳具能言之承議郎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江疇學問醇正心度坦夷講學于鄉從者甚衆經其指授多中科名昨宰宜春安靖不擾老將悍府人歎其廉承議郎知潭州瀏陽縣事徐玠性稟淳良志念惻怛平反寃獄惠養小民在官三年人安其政通直郎知潭州善化縣事石孝隆天資精敏心事和平獄訟惟公賦役有法今將去替邑人惜之朝奉郎知潭州湘潭縣事朱子肅持身謹恪治事精詳催科有方聽訟惟允利民之事知無不為奉議郎知道州寧遠縣事曾大中廉介自將端方有守自其到邑一意為民公是而行不畏彊禦修職郎永州教授李元白學醇行粹論正氣平早遊膠庠士論推服及為學錄規範肅然分教偏州未究其用文林郎前永州推官趙淮學行俱優志念尤篤蚤以文墨擢在甲科及為幙僚盡心民事推行荒政所濟尤多文林郎全州清湘縣令董夢程通經學古知前輩之源流臨政字民慕循吏之風績觀其器識殆未易量文林郎衡州安仁縣丞翟採忠勤之門儒學自奮文采甚蔚識慮尤長從政郎道州營道縣丞任士寧性行端良辭華斂晦居官勤恪有志及民修職郎潭州湘鄉縣主簿田居正禀資篤實發行端方居懷及物之心務為有用之學修職郎潭州湘潭縣主簿胡端器資端厚問學精專筮仕之初勤於民事

右臣所舉十有四人雖職守不同材品亦異然其所長各有可稱伏望 聖慈明詔大臣更加詢察或特加推擢或籍記中書異日必有奮發為清時之用者儻不如所舉臣甘坐妄謬之罰

按奏武岡知軍司馬遵狀

臣竊見武岡一軍雖名小壘然溪峒四環蠻猺雜處控制綏御責在守臣平時撫存士卒有以得其懽心然後緩急可賴其用苟惟威吏言斬

小貴使軍情動搖幾至激變其能任綏御之責
乎謹按朝請郎知武岡軍事司馬遵忠賢之裔
嘗綴朝行到官數月未聞它過徒以昨守信州
之日有縣吏李安世者頗得其意及來武岡復
挈之俱借補官資任以衙兵六局之事怙勢作
威鞭扑過當卒輩已不能堪又聽郡吏董霖等
言回羅軍粮虧損時直冬衣例支錢會中半復
欲以全券給之遂致此曹缺望嘗聽執羅語言
喧悖相率出城群不逞乘之劫掠郡民財物遵
倉皇無措託疾送印次官李僉判葉莫躬親安
慰衆方稍定臣得莫初一日所申即行下李莫
權管軍事諭諸卒還營且追李安世董霖等赴
司究治既又得莫初五日所申諸卒雖已還營
尚操兵未釋臣復行下牓示各與免罪及將衣
粮等照久例支給若有冤抑許詣臣陳訴檄到
之日軍情或須帖息遵爲守將舉措乖宜致此
紛擾焉得無罪欲望　聖慈將遵罷免或畀祠
祿仍選擇賢良之守令其疾速之官庶幾一方
早獲安堵不至它虞須至奏聞者
小貼子臣初得報即飛申　朝廷乞賜指揮

行下本未敢擅自將遵施行及得今報事勢
頗亟用敢不俟回降先次行下令遵起發離
任聽候　朝廷指揮及委權軍葉莫多差弓
兵護送出境牓示軍民不得輒加無禮所有
臣專輒令遵離任之罪併乞指揮施行

薦賢能才識之士狀

伏準正月八日　詔書內而侍從兩省臺諫暨
卿監郎曹外而前執政侍從之舊暨監司郡守
各舉賢能才識之士或五六人或二三人居官
家食一無所間疏其事實亟以上聞臣仰惟
陛下以寶慶紀元之歲麟經書王之月誕降明
詔蒐揚俊髦此堯舜急賢之心也詔下以來中
外臣工刻牘交上蓋不知其幾矣而臣猥玷近
班獨未能有所稱舉者非敢後也顧今衆論之
所共屬若柴中行陳宓徐僑危稹輩臣入對之
初與供職之三日皆嘗論薦而未聞有所拔用
臣是以未敢復有所薦也今方力請于　朝丐
從縱免儻終無以塞明詔則其罪滋大伏念當
今賢能才識之士不爲無人其沉下僚困選調
者未易以悉舉今姑取其更歷中外聲迹稍著

而濡滯不振者疏其姓名以聞庶幾有以上副
朝廷之實用而不爲空言謹開具于左

一朝奉大夫新知汀州傅壅寶謨閣學士伯成之子其學其行皆有父風曩丞棘寺守職不苟出知延平迓者已至以迎侍非便力請奉祠改授臨漳甘濡久次伯成嘗爲漳守有惠政壅能循父之轍一意撫摩繼守臨川究心民隱政平訟理細大有經以疾丐祠郡人皆惜其去臣以召還過撫實親聞之提舉常平趙汝談賢監司亦稱其政不容口今其疾已瘳尚淹家食臣竊惜之

一朝奉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鄭寅名家之子刻意問學富於見聞而恬靜自守不汲汲於進取曩自太府丞出守廬陵實有善政以風聞論罷退安閒散泊然無營惟日沉酣於簡冊涵養益粹殆未易量久於奉祠頗鬱公議

一朝奉郎知興化軍樓昉詞章彪炳有作者之風識慮深長知當世之務曩官于　朝數有論奏觀其用意實切愛君而留滯於外歷歲滋久今雖分符支郡粗有展布之地然臣觀其人誠足以羽儀天朝潤色帝制而局於小用未究所長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七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八

經筵講義

進讀大學卷子 十月十九日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臣某謂康誥帝典兩語要切處在克之一字明德人所同有其所以爲聖愚之分者但以克明與不能明之異爾常人所以不能明者一則以氣禀昏弱之故二則以物欲蔽塞之故雖是蔽塞之餘若一旦悔悟欲自明其德亦無不可者患其自暴自棄而不肯爲耳孔子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又曰人病不求耳且如

陛下躬稟聖哲之資所謂明德固已素具若以堯帝文王克明德自任豈有不能爲者然其用功之要專在屏去物欲蓋明德如青天白日物欲如雲霧雲霧開則天日自明明德如明鏡止水物欲如塵滓塵滓去則水鏡自明惟

陛下以克之一字自勉而毋自謂不能則堯帝文王可及矣太甲篇乃伊尹所作此一語切要在顧諟二字古注謂常目在之朱熹以爲說得極好明命只是天所賦與我底道理初無形象如何可以目覩正如孔子謂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忠信篤敬豈有形象可見亦只是念念不忘則此理自然昭著於心目之間今人俗語云看顧云爾顧所謂顧諟即此意蓋天賦與我許多道理豈可須臾之間不著意照管 謂如天與我以此仁一不照管便不覺流於不仁天與我以此義一不照管便不覺流於不義天之與我以此德本如明鏡止水我却不照管甘心被灰塵泥滓來汙了豈不是媿天之所予以人君言之天既命我以此德又命我以此位有此德方可保此位雖一息不可不顧諟雖一念不可不顧諟所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武王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周頌敬之詩云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大雅之詩亦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皆謂人君一動靜一云爲天未嘗不監察其上然則伊尹顧諟之語人君豈可

少志　陛下欲作毋不敬思無邪工夫臣頤
自佩服斯言始蓋　陛下若知得天無時不
監察人君人君當無時不顧諟天命雖欲一
事之不敬一念之邪自不可得此乃最切
陛下身心底道理臣頤深留　聖念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
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臣某按成湯此銘蓋就沐浴取義朱熹之説
已盡之矣後來武王作盥槃銘與其溺於人
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溺於人不可救
武王之銘又就水取義蓋言溺於深淵猶可
以浮游而出一爲姦邪小人所惑則陷於危
亡而不自知故不可救聖帝明王因物自警
每如此願　陛下燕閒之際取湯武之銘與
凡古人自警之語書而揭之座右則所益非
淺〔諸錄已載衍義第三十卷〕人君之德須是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但看日月之明
千年萬載光彩常常如此豈不是日新人君
須要法乾之健離之明洗濯磨勵其身心
常使光明皎潔始得　陛下昨爲權臣所蔽
養晦十年天下之人未免妄議聖德一旦奮
然更新天下咸仰聖德如日月之食而更也
然自今以往日新又新之功一或不繼則未
免又失天下之望須是常遏私欲而存天理
常守恭儉而去驕奢常勤學問而戒游逸常
近君子而遠小人常公而不私常正而無邪
今日如是明日又如是以至無日而不如是
則其德無日而不新仰視成湯何遠之有臣
又竊見　陛下更新之初懲贓吏禁苞苴一
時士大夫爲之悚動未幾數月間又復玩弛
貪濁害民者如故昏繆不職者如故只緣一
二姦贓之鉅者特從恩宥擁厚貲安華第不
傷毫毛無除授雖公而巧於營求者尚或得
志所以搢紳慕效仍踵舊習既未能作新士
大夫又何以作新民民既未新天命又何由
而新日來星文之變數數有之上天仁愛
陛下所以示此警戒　陛下於此何可不深
自脩省先從一身始洗濯磨勵使已德常新
脩明政刑信必賞罰崇獎廉能汰斥貪繆使
士大夫之俗一新如此則民德之新天下之

新有漸致之理矣願 陛下深留 聖心

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臣素竊謂文王之德上與天合不可得而名所可名者緝熙敬止而已緝者繼續之謂熙者光明之謂朱熹之說當矣然緝之與熙非二事也能緝則能熙矣常人之德業所以不能光明者以其乍作乍輟無繼續之功也且如敬之一字孰不知為正心修身之本然一有欲心則不能敬一有怠心則不能敬二者苟有一焉則所謂敬者有間斷而無接續矣又焉能至於高明光大之域耶惟聖人之心與天同運純亦不已故詩人形容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纔兩言箇而文王盛德之氣象儼乎其在目也考之於詩其言緝熙者四此詩所云以德言也敬之之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以學言也維清之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昊天有成命曰於緝熙單厥心二者以事言也若昔聖王之於修德於講學於行事無不致緝熙之功者臣竊見 陛下於宸居之邃穆名緝熙且以雲漢之文自為之記其有得於古先聖王修德講學之要臣願於緝熙敬止之言朝誦而夕思之知欲之有害於敬則窒之於幾微知怠之有害於敬則持之以疆勉使此心常接續而無間斷故以之講學則智識日明以之行事則功業日廣所謂儀刑文王者莫切於此惟 陛下勉之

講筵卷子十一月八日

大學格物致知章

臣按格之一字先儒訓釋不同至程子乃以格訓至如舜典格于文祖之格其義始明朱熹嘗言格物者窮理之謂也然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盖理無形而物有迹若止言窮理恐人索之於空虛高遠之中而不切於己其弊流於佛老故以物言之欲人就事物上窮究義理則是於實處用其功窮究得多則吾心之知識自然日開月盛常人之學不就實處用功而馳心於高妙猶且不可況人君以一身應萬事萬物之變若不於事物上窮究豈惟無益而已將必如晉之清談梁之苦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此格物致知之學所以

爲治國平天下之先務也 陛下御位十年其酬應事物多矣然權臣顓政務爲蒙蔽恐陛下未能一一致察也故十年之間是非邪正顚倒錯繆無所不有人皆知爲權臣之罪今旣躬親大政則凡所以剖判是非別白邪正者 陛下當身任之矣若於事物之理不深加窮究應酬之間少有差失咎將誰歸故臣惓惓欲 陛下以格物致知爲事也程頤嘗謂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而朱熹又謂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其說尤備蓋自吾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皆所當窮然非日積月累之功未易各造其極也臣願自今經筵講讀之際有切於身心關於政治者時發玉音質問所疑俾臣等得悉心以對如有未諭卽乞再三詰難必 聖心洞然無疑而後已退居深宮又必優游玩索其理之所以然俾之融會貫通表裏澄澈如此則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其益不少矣至於輔臣奏對尤當從容訪逮政事因革俾陳其利病之原人材進退必叩以賢否之實如有未諭反復審究亦必再三都俞之外不厭吁咈以至言官之奏論彈劾群臣之進見對敭率齊 天威俯加酬詰俾攄底蘊盡究物情如此則於國家之事日益明習而擧措用舍之間無不適當矣凡此皆所謂格物也惟 陛下曲留 聖心孜孜不倦若於事物之理窮得一分則陛下之知識亦進一分窮得十分則 陛下之知識亦進十分窮得十分卽是物格進得十分卽是知至若只略見一二便不硏窮則見處旣未分明行處必有窒礙且如近者用兵之擧若論其弊則 祖宗境土所當恢復祖宗山陵所當省視豈非至當之理然必先定規模先立基址使吾人材衆多材力富盛萬全必勝然後有爲乃無後悔緣只見得理之一偏而未嘗周思曲慮到窮極之處所以輕擧而無成此亦物未格知未至之故也今陛下已知前日擧事之非矣若一向退沮自

安於無所作為又只是見得一偏之理須是知前日不合輕敵今日亦不可畏敵事雖致審而剛毅奮發之志則不可忘敵雖未動而戰攻守禦之事則不可緩日與大臣講求策畫申儆將帥嚴設隄防謀未十全姑務固守執可一定奮然必為如此方是見得義理周盡舉此一端它莫不然大抵理之與事元非二物異端言理而不及事其弊為無用俗吏言事而不及理其弊為無本惟聖賢之學則以理為事之本事為理之用二者相須本無二致此所以為無弊也惟 陛下留神

臣所進大學衍義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体察民情為格物致知之要其本末粗備以卷帙之多未即進讀纘攷機餘暇早賜覽觀則於窮理之學將大有所日進矣

講筵卷子 十三日

誠意章

臣按自欺自慊愜音兩言乃此章之綱領常人之情本非真欲為善但假飾於外以欺人然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已惟真心為善者絕於為己故好善則如好好色非為人而好也惡不善如惡惡臭非為人而惡也蓋必力於為善而去其不善然後己之心快且足焉夫是之謂自慊然又必曰謹獨云者常人為善初非實意故處顯明之地則尚或知勉至處幽隱之地則肆然無所忌矣此即所謂自欺也自古聖賢之學以謹獨二字為入德之門故此篇言之而中庸首章亦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末章又曰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聖賢心法相傳莫要於此詩人稱文王之德曰不顯亦臨無斁亦保言其雖居幽隱之地亦若有臨乎其上者雖無厭倦之意亦常有以自守焉此所謂純亦不已也漢成帝臨朝淵嘿尊嚴若神論者以為有穆穆天子之容其在宮中則湛于酒色耽與湛同委政外家遂成新莽之篡計其當時必謂人無知者而其荒淫之行播之天下書之史冊

卒不可揜由其昧於謹獨故也惟　陛下以文王爲法臨朝必敬而退居深宮亦必敬對群臣必敬而退與嬪御近習褻亦必敬如此則於謹獨之道得矣若僕成之綫歎無足爲聖明道者亦願聽以爲監焉實天下幸甚

講筵卷子　十六日

大學致知誠意二章

臣某昨於二章已嘗各貢愚論矣文嘗聞朱熹之說以爲致知誠意乃學者兩關致知者夢與覺之關透得此關方是覺不然則夢誠意者惡與善之關透得此關方是善不然則惡大學之道惟此兩節爲最難故熹以關譬之過此兩節則根基已立有用力之地矣若知有未至則見理不明雖彷彿一二未免如夢寐之恍惚非真見也意有未誠則爲善不實雖假竊一二猶以文錦蒙敝絮又豈真無惡者乎然爲善所以不實者自見理不明始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臣某文嘗恭聞　高宗皇帝有曰人欲明道見理非學問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夫君子小人善惡之迹善所當爲惡所當戒正心誠意率由於此夫務學然後能明道見理明道見理然後能誠意正心與大學之言脗若合符　高宗皇帝是時春秋二十有五爾而　聖學高明深造其極已如此陛下可不服膺而加勉乎

修身在正其心章

臣某謹按此章要切全在有之一字蓋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聖人未嘗先有喜怒以待物之至也故朱熹嘗言忿懥好樂恐懼憂患只要自無中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又嘗取譬曰衡惟其無物故物至而輕重不差鑑惟其無物故物至而妍蚩可見學者之於此理固不可以不知而人主尤所當知蓋人主之喜怒哀樂所關爲甚大故也臣願　陛下於平居未應物之時澄靜此心湛如太虛不使有喜怒哀樂之私先入乎胷中隨物而應當喜則喜當怒則怒當哀樂則哀樂而有我之私一不與焉則此以常正而不偏其於脩身之道有餘裕矣

齊家在脩其身章
臣某按親愛而下五者皆指處家而言父子
兄弟夫婦之間一泪於私情則於所親愛而
偏焉於所哀矜而偏焉則慈憫之意勝而不
知其惡矣於所賤惡而偏焉於所敖惰而偏
焉則憎疾之意勝而不知其善矣君子弟之
畏敬父兄固所當然若但知畏敬而不能諭
於道而爭其過是亦偏也閨門之內五者之
失往往有之而父母之於子夫之於婦爲尤
甚有子如舜所當愛也瞽瞍不之愛而愛傲
象有子如鄭莊公亦所宜愛也姜氏不之愛
而愛不弟之叔段非偏乎有夫人如莊姜宜
愛也衛莊公不之愛而惟嬖人之愛李召洲
吁之變有后如王氏宜愛也唐元宗不之愛
而惟惠妃之愛旋致開元之禍非偏乎愛惡
一偏善惡易位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曰身
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講筵卷子十八日

大學脩身在正其心章
臣某前日進讀此章蒙　玉音有槁木死灰
之問臣已具陳吾道有體有用與異端寂滅
之教不同　陛下已諭之矣臣退而思之此
心當如明鑑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鑑明水
止其體雖靜而可以鑒物是靜中涵動體中
藏用人心之妙正是如此若槁木之不可生
死灰之不可然是乃無用之物人之有心所
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其可委之無用乎
吾道異端之分正在於是不可不察

治國必先齊其家
臣某按此章辭義明白不待贅陳但恕之一
字學者多認爲寬厚闊略之意其實不然盖
己有善亦欲人如我之有善己無惡亦欲人
如我之無惡又論語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皆是推己及人之謂舊說如心爲恕其義
却通後以寬厚闊略爲恕者誤矣
臣某又謹按此章既引桃夭之詩以明夫婦
相宜然後可以教國人又引蓼蕭之詩以明
父子兄弟足法而後國人法之爲人君者要
當實體乎此非可以徒誦說而已也漢高帝
賢君也以戚姬之寵而貽呂后以致後日人

彝之禍然則處夫婦之間其可不盡其道乎
唐太宗英主也然於事親友兄弟一有慙德
三百年之家法遂不復正然則處父子昆弟
之間其可不盡其道乎觀漢唐之事然後知
大學之垂訓真不可不佩服也

衍義九經章

臣某按朱熹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
齊於外則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則無以立
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
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
脩身之要也臣謂熹之言至為精切盖齊戒
明絜所以正其心也盛服儼然所以正其容
也心正則容正故曰一其內所以制其外容
正則心亦正故曰齊於外者所以養其中此
內外交致其功也靜者未應物之時動者應
物之際靜而存養則有以全天理之本然動
而省察則有以防人欲於將萌此動靜兼用
其力也然嚴以一言敬而已矣 內外動靜
無乎不敬身安得而不脩乎熹又嘗作敬齋
箴自首至尾皆發明此意臣已載之於衍義

中操存省察章惟 聖明其參味之
臣某又按九經以繼絕世舉廢國為懷諸侯
之首盖自昔帝王相傳之法也武王克商未
及下車封黃帝後于薊封舜之後于陳而孔
子於堯曰篇歷叙二帝三王傳授亦曰興滅
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中庸之言盖祖
乎此夫以齊威公之在春秋特一霸主爾猶
能存三亡國後世稱之其視戰國之君爭地
爭城殘人之社稷絕人之祭祀者善惡相去
遠矣漢初功臣剖符世爵迨元成間稍益衰
微不絕如綫杜業進言以為內恕之君樂繼
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顏師古曰以立亡國之後為安存也)
今功臣之後槩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
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甚可悲傷成帝感
其言於是復絕蕭何之世迄于哀平又增曹
參周勃之後史氏書之以為美事漢祚中微
光武紹起復事國者二百餘年是亦仁厚之
報也唐李懷光先有功而後背畔德宗念其
前功為之立後當時諸將莫不感歎 本朝
故事每大赦令輙求 昭憲太后子孫或及

趙普之徒往往有司以為具文而　中興以
後功臣豈無湮微不祀者當此安事方興之
時謂宜訪問加以存錄至於骨肉之恩析而
不殊殊疏也尤　仁聖所宜哀惻也故因九經
之義推而及之以賛　陛下矜恤之仁云讀
畢奏云骨肉之恩析而不殊乃漢宣帝封昌
邑王賀為侯之詔也言骨肉之恩雖有離析
而無可絶之道臣之此言蓋恐同姓近親豈
無絶世不祀者歟　陛下訪問而為之立後
也又奏二帝三王惟其以興滅繼絶為心是

以享子孫千億之報戰國之君滅人社稷絶
人祭祀秦為尤甚報亦如之大抵續人之祀
者乃盛德事天之所予也絶人之祀者非盛
德事天之所惡也　上意亦覺悚動退而李
正言甚稱開陳之善謂其言切而不露也

講筵卷子　二十七日

大學絜矩章

臣某按此章言平天下乃曰君子有絜矩之
道何也蓋天下之不平自人心不恕始且如
為人之子而事不慈之親雖不敢怨必非所

欲及其為父乃不慈其子為人之弟而事不
友之兄雖不敢怨亦非所樂及其為兄乃不
友其弟此皆所謂不恕也士大夫未仕為民
而見困於官吏必不堪之及其仕宦乃不恤
其民僮僕使令不忠於主必深惡之及其立
人之朝乃忍欺其君凡此皆不恕也恕者以
己度人之謂我之所欲亦人所欲我之所惡
亦人所惡故以所欲者施之而不敢以所惡
施焉此所謂絜矩也凡為人者皆所當然而
為人上者尤不可不然杜牧賦阿房宮謂秦

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
如泥沙已欲紛奢而剝民之肌膚朘民之膏
血此之謂不能絜矩也故為人君者處宮室
之安則憂民之不足於室廬服綺繡之華則
憂民之不給於縕絮享八珍之味則憂民之
飢餒備六宮之奉則憂民之曠鰥以此心推
之使上下尊卑貧富貴賤各得其所欲有均
齊而無偏陂有方正而無頗邪此即謂絜矩
之道臣竊見比年以來元元愁苦者衆兵興
之後三垂戍守方嚴當此大冬隆烈之時窮

閭委巷有飢凍切膚之慘窮邊絕徼有風沙眯目之悲頃　陛下以惻怛之心施惠卹之政雖其仁未能徧及然能選良吏以字之擇良將以拊之使民無剝膚之苦士有挾纊之溫是亦仁術也臣於衍義絜民情之篇引禾穡七月等詩專陳顛悉惟燕閒賜覽仍推而行之則天下之平有日矣

講筵卷子

大學平天下章

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臣某　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圉楚大夫）定公饗之（定公晉君）趙簡子鳴玉以相（簡子名鞅晉大夫也）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珩佩玉也）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又有左史倚相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大學所引即其事也魏惠王以照乘之珠夸齊齊威王亦言吾有臣四人而鄰國畏盜賊息是之為寶與王異楚齊皆戰國之君然能知所寶惟賢之意故其國安以強昨者權臣用事溺意貨寶山東玉器搜抉無遺使諸豪有輕中國之心而於當世之人材則未嘗為　陛下收拾以備國家之用其昧於此亦已甚矣因奏頃　陛下不以金玉為貴而以賢才為寶天下幸甚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臣某　按先儒蘇軾之論以為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元齡唐太宗之相也史臣稱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王珪魏徵）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兵（李靖李勣）而房杜濟以文持眾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元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所謂寔能容之者也林甫唐元宗之相也史稱其如賢疾能當時有以材譽聞者皆以術抑遠之所

謂寔不能容者也太宗相元齡而唐以興元
宗相林甫而唐以壞歟知大臣之賢否者惟
觀其能容與否而已矣

講筵卷子 二十七日

大學平天下章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
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臣按古今生財之說未有能外此四言者而
先儒呂大臨推明之可謂確論矣韓愈有云
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農之家一而
食焉之家六盖古者四民士農工賈而已後
世益之以道釋所謂爲民者六也農一而食
者六宜其贍足之難然士主名教工治器用
賈通貨財非無事而食也若釋與道則飽食
安坐以蠹吾民而 朝廷乃以賣祠牒爲生
財之資不知釋道日增則農民日減財之所
自出者耗矣猥曰生財可乎此謂生之者寡
而食之者衆也農民日減而耕者少則爲之
者不疾矣而國家之用度又未嘗量入以爲
出也以江左一隅之力而用度數倍於承平
之時夫安得不匱口奏究官究吏究兵之弊
云云 夫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之事埶
窮極甚矣不變而通之其可久乎然變通之
術豈有他繆巧夫亦曰節用而已爾用有節
則經常之費易足經常之費足則祠牒之鬻
可省釋道少則農民多生財之源無出於此
惟 陛下亟圖之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
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
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
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臣按漢董仲舒對策於武帝曰夫天亦有所
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
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
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
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
人乎此民之所以囂然苦不足也又曰受祿
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

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又曰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傚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兼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臣竊惟仲舒此言蓋與大學同指故略為 陛下陳之夫所謂居君子之位而為小人之行者故相是也位冠百司而躬當責公朝之官爵貴極人臣而奪攘平民之貲產貪鄙之風扇於上而汙濁之俗成於下士大夫惟知財利之可貴豈知仁義之可尊雖 陛下更張以來蓋嘗明示好惡而人心陷溺已深莫之變也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心之趨利舉世之人皆趨於利則知有己而不知有君知有家而不知有國平居則欺君以自利孔光張禹之於漢是也有難則賣國以自利華歆陳群之附魏張文蔚楊涉輩之從梁是也甚若不奪不饜食如莽操之所為故大學於末章明義利之分孟子於首篇嚴義利之辨豈虛也哉惟 明主在上 思有以返之則天下之福也

講筵進讀大學章句手記

十月十四日進讀大學章句經文至明明德新民奏云聖人之道不過成己成物而已明明德成己之事也新民成物之事也成己者體也成物者用也只此兩言體用備矣至在止於至善奏云君止於仁臣止於敬子止於孝父止於慈且如 陛下居人君之位則所止在於仁須是行愛人利物之政使鰥寡孤獨各得其養昆蟲草木咸遂其生如此方為至若只姑息小惠非仁之至也又如 陛下為 先皇之子不但生而謹奉養沒而嚴祭祀便謂之孝須是坐則見 先帝於牆食則見 先帝於羹一念不敢少忘又必能繼 先帝之志述 先帝之事以安社稷保宗廟然後為孝之至不然則雖孝非至也又如臣之事 陛下當止於敬若但以擎跽曲

華為敬此敬之末也必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陳善閉邪非仁義不敢陳於王前然後為敬之至不然則雖敬而非至也其它如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皆要到十分盡處方謂之至善又讀至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聚奏云下文只言天下平此却曰明明德於天下者蓋天下之人皆已得其本心皆已復其本性書所謂黎民於變時雍詩所謂人有士君子之行如此方是明明德於天下如漢文帝唐太宗之時天下可謂治矣然先儒謂止是富庶而已若教則未之及也

故聖人於此不但曰天下平必曰明明德於天下見得須是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方可謂之天下平不然則只是小康而已未可謂之平也又讀至章句明德者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奏云此是兼心與性說人之一心兼統性情性體也情用也具衆理者體也應萬事者用也以錄本文讀至章末奏云此章自心而身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本末次第粲然甚明然不是大學剏說自堯以來已如此說因舉堯典明德睦族一段臣

於衍義已備言之矣但堯是生知之聖不須下格物致知工夫若湯武則學而知之湯之學於伊尹武王之問洪範問丹書即格物致知之事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銘盤以自警武王於戶牖楹席觴豆弓矛亦各有銘此皆誠意正心之事也又再拈起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二句奏云雖是知至而后意誠然亦非是待知至了方去誠其意且如陛下日對儒臣講明經史此格物致知之事也日對輔臣議論　朝廷政事人材賢否此亦格

物致知之事也退御宮庭省閱天下章奏講求四方利病此亦格物致知之事也臨朝必敬退居深宮亦必敬對群臣必敬對嬪御近習亦必敬聲色玩好無所或溺喜怒哀樂不敢妄發此即誠意正心之事也一日之間二者未嘗不可交用其功不但一日只此俄頃間便都做得但大學必以知為首者須是見得天下之理了然明白此為善此為惡此為正此為邪則私意邪念自不敢發所以格物致知最為切要也願陛下自今於講論經史之際　聖意有所未諭

不妨反復詰問須見得道理分曉然後已於講
論政事之際亦與大臣反復論難直見得可否
分明然後已省閱章奏亦反復考究見得利害
明白然後已如此方是格物方能致知若只泛
然說過泛然看過不曾著意考索豈得便謂格
物如此安能致知仰瞻 聖顏大覺和悅旣畢
忽蒙 聖訓卿所進大學衍義一書便合就今
日進讀某謂前所進已納禁中今須再令講筵
所寫別本然後可讀即以未辦為對 上曰已
在此矣即見內侍捧前所進第一第二帙在前

某即前奏曰臣所纂輯之書出於愚陋之見奚
足上裨 聖學燕初志止欲備燕閒之覽今乃
仰蒙 敷旨令臣進讀此千載一時之榮遇再
拜祗謝畢展卷進讀讀畢奏曰臣之此序成於
紹定二年所謂俟時而獻者蓋待 陛下親政
而後獻者若權臣尚在 陛下未親大政雖欲
進獻必無由徹乙夜之覽乃今何幸得備進讀
命坐賜茶畢 上曰外路會價尚未能登皆是
監司郡守不留意某對曰會價所以不登固緣
監司郡守不留意然其間亦有留意者大率常

物之情少則貴多則賤自故相在時印造多了
今又邊事方動未能減印造之數所出太多故
賤嘉定年間換易新會臣親見本末其初緣都
司非人用以二舊換一新之說人情疑惑不行
廟堂忿之遂用嚴刑峻法犯者百姓至於徒流
估籍官員至於追勒貶斥終無效驗數年之後
朝廷厭於稱提始行其所無事却一歲增於一
歲至庚寅辛卯年間外方或六百文足少亦不
下五百五六十文足以此見嚴刑峻法初無所
益臣方欲具劄子乞 朝廷專委版曹一二員

討論利害而推行之大抵必須少減印造臣亦
有小策欲獻廟堂不敢以瀆 聖聽是或有以
嚴刑峻法為言者切不可施行幸 陛下無忘
上欣然聽納
是日進讀大學章句畢係初進讀合再拜叙
謝 上曰自此望卿啓迪毋或有隱賜茶畢
上曰虜使來議和聞外間議論頗紛紛奏曰
臣却不聞外間議論但自古兵交使在其間
縱使虜人已犯邊若有使來猶當禮接況未
嘗犯我乎或謂欲卻而絕之或謂宜拘留勿

遣此皆不可行但當以禮遣之萬一露欲和之意切不可輕信盖金人昨以和誤我後来虜人又祖其故智以誤金人今日雖不可沮其善意亦不可墮其姦謀邊面之備一事不可闕略一日不可稍緩惟　陛下深留　聖念　上又謂彼欲来朝見如何某問彼有國書否　上曰無之某曰如無國書何名引見要之只合就鎮江發遣必不得已都堂接見可也

講筵進讀手記

十九日進讀大學章句至明德章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因思前次說明德是兼心與性說尚未分曉遂引程易傳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此明德正是說性不曰性而曰明德者蓋明處是心明底是性心是虛靈底物着得許多道理在其中光明照徹故曰明德讀卷子到　陛下將湯武之語及古人自警之詞書而揭之左右奏云昔　哲宗好寫唐人詩句范祖禹在　講筵將尚書論語孝經撮其要語二十餘條請　哲宗於親御翰墨之際書之以代詩句盖聖人之言句句有益非若詩句之無益也臣今日所陳亦祖禹之意是日　上領納又奏邊事已見備載平
廟議中　聖語咸

講筵手記

二十六日進讀止至善傳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因舉朱文公曰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且如行都在此自南来者必止此方是止處若只到衢婺因未是當止之地若到此又越而之也亦不是得所止自它處来亦然又讀至君仁臣敬處再舉十四日語以奏又讀學者於此

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奏云朱某此二語乃是發聖人言外之意盖理之淺近者易見而精微者難知若於義理只見得皮膚粗淺便以未善為已善小善為大善惟是窮究到精微處方知三分之善只是三分七分之善只是七分不至以下為高以淺為深此學者所以貴於致知也推類云云以五若大倫言之此只說君臣父子朋友而已若夫婦則止於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序又推之萬事萬物莫不有當止處如坐如尸坐之所止也立如齊立之所止

也視思明視之所止也聽思聰聽之所止也自
餘亦莫不然又讀至切磋琢磨處奏云仁敬慈
信是言當知所止至此方是說下工夫處大抵
聖賢之學只有兩端窮理脩身而已如此篇所
謂格物致知是窮理也誠意正心是脩身也顏
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修身也聖門只是此
兩項功夫又讀章句云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
修者省察克治之功奏云如　陛下日御經筵
與儒者講論經史此所謂講習討論也若只說
過便了何益於事須是退而省察吾之言行有
無未善吾之過失有無當改其合克去此即孔
子所謂克己也學與自修二事相爲表裏不學
問固不能自修學問了又不可不自修又讀章
句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奏云朱子釋經一語
不妄下凡製物爲器須切琢成形質了方可磋
磨若未切琢如何磋磨此所謂治之有緒也既
切琢了若不磋磨如何得他精細潤澤此所謂
益致其精也講學修身亦然又讀所進故事至
論虜人多詐處曰言辭之甘藏鋒刃於飴蜜也
禮貌之尊設機穽於康莊也欲兵遠去鷙鳥將
擊之形也委地弗爭芳餌致魚之術也既略說
其義又再讀過曰頗　陛下毋忘此語　上曰
此說極是賜茶畢　上問虜人議和未可輕信
奏曰臣適嘗言之矣李侍御奏臣得楊愿書云
在襄陽聞虜酋元不曉和字只是要人投拜而
其臣下乃將投拜之語改爲講和其說頗詳
上然之奏云朝見一節如何　上曰且候使人
到來商量待從吉後引見李奏虜兵已取蔡了
忽然都去攻息方急亦忽然都去其情叵測奏
云此臣所謂鷙鳥將擊之形也遂退

講筵進讀手記

初八日進讀大學章句至人心之靈莫不有知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
不盡奏云人之爲人受天地正氣以生故其心
虛靈不昧其於義理自然有知如孟子所謂不
慮而知者良知也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
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即良知也所謂本然
之知也然雖有此良知若不就事物上推求義
理到極至處亦無緣知得盡且如事親雖知當
孝若不曾於孝上細細推求未見以末節細故

爲孝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
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若論父兄有事子
弟能代其勞有酒與食先以奉父兄豈不是孝
然只是孝之末子夏便以此爲孝亦是知未至
賴其能問故聖人教之進上一等然承順父母
顔色爲難亦只且就子夏欠處說未是孝之極
須是事親如事天方是孝之極大抵天下之理
推得一層上又有一層所以聖人曰物格曰知
至此皆是要到窮極至處　上曰極是又讀卷子
至晋清談梁苦空處因奏陳人君須理會着實
道理不要談空說妙　上曰極是又讀到臣所
進衍義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爲格
物致知之要本末粗備以卷帙稍多未即進讀
願　陛下萬機之餘早賜覽觀則於窮理之學
將大有所進　上曰此書朕時時自觀是日讀
卷子用兵之擧只爲見得一邊道理遂輕易爲
之又讀漢成帝荒淫一節敷陳之間語頗峻切
仰瞻玉色略無少忤

講筵進讀手記

十六日進讀大學忿懥章引朱文公曰此四者
只要在無中發出不要先有在心下　上曰如
此須如槁木死灰始得奏云不然中庸謂喜怒
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四者
只要發得中節如何無得且如大舜見象喜亦
喜是聖人不能無喜也文王一怒安天下之民
武王亦一怒安天下之民是聖人不能無怒也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是聖人不能無
憂也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聖人不能無樂只要因物而發不可先有此積
在胷中如　陛下今則未應物之時其心湛然
少間與物相接事之當喜者須喜事之當怒者
須怒但當喜怒之時便須自省此盡是發於義
理耶發於私欲耶若發於義理儘不妨發於私
欲則不可人之情易發難制者惟怒爲甚惟能
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知外物之不足厭
矣此言最善若都要無此四者如槁木死灰然
則此心遂爲無用之物此乃釋氏之學若吾道
則有體有用寂然不動者體也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者用也體用兼全所以無弊釋老欲委其
心於無用所以應世不得　上深以爲然喜見

玉色又讀卷子論衛莊公唐明皇事隨文解說
畢又再提起曰衛莊公踈賢配而親嬖人唐明
皇遠正后而暱豔妃卒召禍亂今日必無此事
然頌 陛下深以二君爲鑑 上亦無忤色退而
思之合對云此心當如明鑑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偶不之及 賜茶畢 上問
有所聞否奏臣無所聞因言及財用窘匱奏云
今日當此空匱之極別無方法只有撙節一事
可行臣方欲具奏偶吏部郎中熊左司鄭寅輪
對已及凡其言甚當頌 陛下諭大臣速如所
請施行 上然之李左史亦開陳頗詳併及覈

軍籍虛額事奏云前日李鳴復亦嘗及此 陛
下已諾之矣臣謂宜先令諸將自以虛額來上
却委總領或屯司審覆則諸將不敢爲欺又舉
孝宗褒卲宏淵因上虛籍擢爲觀察使事奏云
須如此施行則彼有所慕臣已嘗以此白宰相
矣若果行之一則有實備一則省虛費 上又
云近來既不出兵省得生券一項費用奏云生
券一項所費甚多今不出兵所省不少又再及
撙節事奏云若欲撙節費用須 陛下力行節
儉以爲群臣之倡 上謂然因讀衍義中庸九

經章奏云近見李埴初對劄子論此章因及府
事大有所補 陛下必嘗反復觀之 上曰朕
亦嘗反復又至朱文公章句若親而賢則固寘
之大臣之位矣因及趙丞相汝愚本末曰本朝
宗室未有如汝愚比者故可居宗室所不可居
之位及力贊配食之議

講筵進讀手記

十八日進讀大學治國在齊其家章至若保赤
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
嫁者也奏云赤子雖未能言然飢飽寒暖之類

其情可測而知爲之母者以已心真實求之雖
有不中亦不相遠國人之情固未易盡知然一
人之情即千萬人之情以治家之道推之治國
其理一耳兼先治家後却旋去學治國也故曰
云云 又讀至卷子此心當如明鑑止水不可如
槁木死灰奏云臣適舉似此語與李大同大同
以爲下不可字不得蓋此心自是活物如何把
做槁木死灰終不能使之如此此語甚有理非
臣所及乞 陛下垂問大同令詳言之 上顧
李令說李適云云某又奏釋氏有死心之說心

是活物如何可死又如釋老不拜君父兄離絕人倫然其在寺觀中依舊有主首有副貳有所謂師兄師弟何嘗絕得人倫吾道中所謂君臣父子是真實有之彼却是假合底以此見得聖人之教是循天理之自然釋老是以人爲強亂使然李復云云讀至具衆理應萬事處奏云人之一心至虛至靈至微至妙經緯天地裁成輔相皆自此出以爲槁木死灰可乎　上意喜甚玉藥粲然又讀卷子衍義九經處[illegible]賜茶畢李正言論時雪不降由豫常燠若某因奏周衰無寒歲秦末無燠年周之先王以仁治天下後世寖失之舒緩天以常燠應之秦以急刻爲政天以常寒應之刻急固不可舒緩亦不可中庸至聖章既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必曰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二者皆不可偏　陛下非無剛斷者如更化之初逐二小人治二贓吏臣時猶在泉南聲聞聖斷一時士大夫莫不震肅貪鄙之風幾於盡掃自頃以來乃似姑息巨姦宿贓悉逃憲綱上下觀望無所畏憚州縣之吏貪暴如初民無告愬推其政令不行紀綱不肅所以上天仁愛示以常燠之罰易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使天有陽而無陰則能生物而不能成物何以爲造化地之秉剛人之仁義皆不可偏頗　陛下深體大易之義仁之與義務在兼行不使一闕庶可仰承天意　上然之

講筵進讀手記

二十七日進讀大學絜矩章卷子至此年以來元元愁苦者衆一段奏云臣猶記　紹熙年間所在公私充裕民物熙熙迨　慶元間漸不如紹熙矣頃年以來民人愁歎盜賊蠭起皆由猾臣大開賄賂之門爲監司郡守者極意掊克以充苞苴於是民窮至骨爲將帥者亦極意掊克以充苞苴於是兵窮至骨矣所以兵民胥怨喜亂樂禍之心人人同之更化以來雖已禁止苞苴然軍民愁歎如故此無他由未嘗選良吏擇良將以任撫字之責州縣之官貪鄙如故故也願　陛下俯晉　聖念幸甚

講筵進讀手記

十二月十三日進讀大學卷子論秦誓一个臣云云因引蘇軾說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

李林甫　上喜曰此兩可說得好讀畢賜茶
上問曰曾見丞相劄子否奏云臣未之見不知
論何事　上曰論虜使朝見事奏云臣雖未見
劄子昨同李臺諮相府見丞相言見將犍使朝
見禮節委左司鄭寅斟酌省去可省者用其可
用者其區處似已穩當又奏朝見用何禮　上
曰臨軒奏云臣昨聞余鑄言欲用臨軒之禮臣
不勝其喜嘗嚮鑄白廟堂勿改前說既而見丞
相却有所疑今仍是臨軒極當　上曰近方檢
得乾道某年引見蕭鶻巴例奏云既有故事尤
善　上問徐僑以爲不當引見如何奏云徐僑
老儒惓惓憂國披盡誠悃所見而言初無他意大
抵　朝廷行事最不可惡人異論如有此意則
後來有事無人敢言遂成緘默之風利害非細
據臣愚見見與不見皆未甚利害但和議決不
可恃臣欲　陛下親御宸翰諭三邊制帥大畧
言犍使之來不容不以禮接遇臣勿不可恃此
緩於修備　上曰丞相欲作書與諸處又奏丞
相自作書更得宸翰丁寧尤善漢光武手書賜
方國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古之英主大抵如
此本朝　神宗晋意邊事每夜御燈火作書以
賜邊臣故陳師道之詩曰夜書細字答邊臣萬
里風煙入長筭但味此語可見精明英偉氣象
上曰然臣向歷數郡又漕江東如建康如洪如
潭如福皆有　孝宗親筆石刻或問麥禾次第
或問曾無雨雪或問街市有無遺棄嬰兒　孝
宗一念只在生靈故勤勤訪問臣願　陛下視
以爲法　上首肯退至中塗有講筵吏稱有
御封文字下本所陳尚書已拆看說請過國史
院與衆官商量及取觀乃鄭丞相劄子論犍人
朝見且詆言者之非諸官既集乃議具奏云今
月十三日蒙　御寶付下右丞相鄭某劄子論
犍使朝見事臣等竊惟犍之情僞雖未可知彼
既舉聯來朝以禮接之似未爲過但邊備自此
愈當嚴飭丞相劄末已極詳盡願　陛下加意
力行庶幾有備無患寫畢徐常卿僑不肯書名
遂於末添云内徐僑已見近已別具奏陳

講筵進讀手記

乙未正月廿二日讀大學衍義人心道心畢
上問前輩言當理即是中如何奏云事到當當

變無過不及即是中聖訓得之矣又讀已見劄
子畢欲退　上曰且坐奏云經筵之禮無横坐
盖奏事在御座東坐又在西故也　上曰不妨
奏云適讀劄子蒙　聖諭嘉奬容臣拜謝遂降
階謝由西階上就坐　上曰近覩卿所上論壽
劄子可見愛君之心與張九齡進千秋金鏡錄
同意又問近日朝廷事體如何奏云近日事體
與未親政前大段不侔但人臣之義以責難為
責不以贊美為忠必如臣所奏凡事真實力行
乃可　上曰然又問士大夫少肯任責者奏曰
臣下任責者固少亦是不曾分委之以事若隨
其材之長如善治財賦者委以財賦善治刑獄
委以刑獄雖欲不任其責有所不可得臣劄子
中已言之頗　陛下詳酌施行又問亦有稱職
者否奏百官中亦儘有稱職者如詞臣惟臣衰
退不足道若趙汝談汝咨葵吳泳皆稱職又如
臺諫亦多稱職又問近使接待使人事東得如
何聞大臣曾與卿議之奏云此番待遇使人區
處似已適中所委鄭寅文獻故家多識典故其
所裁酌頗得其宜臣亦蒙朝堂不鄙俾陪末議
不敢不盡其愚區區之見王撤之言斷不可輕
信歲幣亦未可輕予　上云卿真心體國朕所
嘉歎又曰大臣欲煩卿典領文闈一新宿弊為
朕收取實材奏云臣未學不足當此然既蒙
陛下使令不敢不盡心為　朝廷網羅實學之
士　上又言科舉之弊極矣如傳義挾書之類
不可不革又宣諭云致君澤民卿之素志從與
學畢當大用卿是日欲退而留者三既歸私居
良久有講筵使臣張文用者到門云御帶王某
得　旨卿所論張九齡事甚契朕心今以御書
九齡進千秋金鏡錄事一軸賜卿遂具劄子謝
次日上謝表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九
翰林詞草
大禮御札赦文
郊祀大禮　御札
勑內外文武臣寮等朕奄宅庶邦于今七閏念
宗社纘承之重若涉深淵鞏宮庭燕濮之微如
對上帝矧當禋祀尤極嚴恭爰更中外之多虞
益顯高明之垂右銷旱蝗之孽復格豐年洗戈
甲之腥盛爲和氣既訖小康之效益崇大報之
儀況嘗涓饗於堂筵茲用恪修於郊類方將推

筴而迎日至文且奉瓊而見雲陽爲百姓以祈
穀云專御來諸侯之助其罔弗欽爰飭先期宣
孚群聽朕以今年十一月二十日謁款于南郊
咨爾攸司各揚乃職相予肆祀毋或不恭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
郊祀大禮赦文
朕以眇躬嗣承先烈今寧王遺我大寶龜持守
之甚艱而上帝監于四方實照臨之有赫居懷
兢業罔敢荒寧自更化之惟新益厲精而加勉
一日必謹五年于茲季昭受於天休獲登安於

國步昔爲摧交馳之地今惟玉帛之往來昔粒
食垂罄之民今有京坻之充積豈繄涼德夏邀
小康亟詔有司稱秩元祀故嘉薦屢修於重屋
而縟儀久曠於崇丘茲惟其時祗率舊典奉幣
而款真宇灌圭而朝太宮合祛兩儀升侑二
祖樂備圜鐘之奏詩歌成命之章象質素於陶
匏羅周張於黼黼盡極天下之物不足報功惟
盡內心之誠庶幾克饗有視史正辭之告無祠
官祈福之私高靈頓歆協氣充塞飛雲六出既
先事以應期羅日重光復彌旬而開霽雖迄燃

成之禮愈勤祗衆之思細懷夢曆之郊禋恭
味仁皇之諭旨除降祥之地而懼深切席已
安之勢而念益深大哉聖謨實爲可法矧如菲
質敢替此心屬富外內無患之餘尤軫夙夜畏
威之戒欽念求端而從事莫如尚德以緩刑其
爰布於恩綸庶均霑於帝祉於戲天生民不能
獨治故付于統理之權后非衆罔與守邦宜加
乃困窮之惠惟內之群工庶尹若外之方國元
侯共體好生之仁俱懷極溺之念推德意以達
于下諏疾苦以告于朝俾萬物各遂其宜微一

夫弟被其澤庶齊眷佑同享丕平
制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吳興
郡開國公錢象祖特授少保加食邑一千
户實封四百户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麻
制
國家之慶莫盛於建儲人主之恩尤先於篤舊
維朕元子誕膺典策之華念我宗臣嘗忝師傅
之重厥有明命告于群工具官錢象祖器度宏
深材猷瓌碩生重侯累將之裔有先正名臣之
風其踐攺涂非群議於兵釁驟開之日其登揆
席埒萬機於朕躬親攬之初功名赫奕以不居
進退雍容而有裕粤予上嗣正位前星既主鬯
之得人肆臨軒而錫命金石在虡協風揚徒律
之龢搢紳盈庭景曜煥重輪之瑞緬惟黃閣徵
諧之老久宜青宮調護之勞獨興嘆於帶南諒
傾心於拱北其加茂渥以獎舊勳舉士象四時
仍延息之邃職孤卿位九棘陟亞保之歸班珍
臺更使領之嚴圭食衍邑封之寵於戲元良之
正萬國夙嘉輔導之功二公之弼一人更藉謀

猷之益勿以爾身之居外而忘臣職之效忠往
殫乃心祗若子訓可特授
皇伯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
壽觀使嗣秀王師揆可特授少保加食邑
食實封制
王者建儲立貳所以繫萬國之心備物陳儀所
以垂百代之憲故嘉猷行而國人化主鬯定而
宗廟安既舉典之崇成宜湛恩之敷錫矧惟伯
父夙號賢王其須制冊之公用賚廷紳之聽具
官師揆器資宏裕業履端醇達事 皁陵恩隆
猶子之愛受知 光考誼均同氣之親而能恪
守宮庭動循矩度賜履啓秀園之舊辦儀參宰
路之崇德盛而禮彌恭位高而志愈約朕若稽
古訓豫建元良酌有唐太極之舊規遵 至道
朝元之故事顧瞻群彥紛鵷鷺以充庭有儁宗
英儼貂蟬而在列爰加命數以侈榮懷仍節制
於元戎峻等威於亞保以光外朝九棘之位以
煥宗正二星之躔申衍豐租具昭殊眷於戲三
賦之重百辟所瞻弘化弼予雖少異周王建官
之舊制節謹度當毋忘宣尼守貴之言於昭令

歆欽對嘉命可特授

皇叔祖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嗣濮

王不傷可特授檢校少保加食邑食實封

制

建儲所以尊宗廟蓋圖千載之安睦族所以厚人倫期底萬邦之協朕鑒觀往訓冊命元良既典章文物之一新斯天地神人之咸悅厥有大賚宜先近親其敷渙恩用穆師聽具官不傷令猷淵邃雅量沖和早睎沛輔之賢矜嚴有度晄慕辟強之節清靜自娛以真王紹服於濮園以大將擁旄於魯水振振信厚踰承平公姓之風抑抑威儀蔚昭代老成之望比正前星之位聿彰游震之符輔明德而居少陽丕隆國本鋪鴻藻而伸景鑠誕舉邦彝有偉奇英與陪盛禮爰因經體之義思廣篤親之仁絻冕象車俾政叅於貢亮珍臺閒館仍自適於燕頤增衍真畬併昭茂渥於戲大宗維翰朕欲致本支之強三孤弼予爾尚期名實之稱惟不忘居寵思危之戒斯無愧以德詒曾之公光昭前聞永有終譽可

特授

史彌遠特授正奉大夫依前起復右丞相

奉化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

天下之本在元良左右得賢則萬邦正人主之職論一相經綸有道則百度修朕登建皇儲迺成綍典延眷股肱之良弼夙殫羽翼之深功其敷渙恩以詔群辟具官史彌遠見閎而縝栗剛大而粹衷有尊主庇民之誠足以衛王室有忘身殉國之節可以通神明自持橐於甘泉即橫經於資善琢磨令範斧藻大猷擠浮雲而開泰清肅康天步導前星而貳宸極益固邦基乃登籌帷乃穆台宰進則謀謨黃閣以燮諧萬化之元退則陪輔青宮以講明三善之益夙也宗臣之望凜乎先正之風屬載考於上儀當亟褒於中錄義深體國固無懷寵利之心賞或忘勞何以示賢能之勸用晉文階之峻申陪井賦之優於戲日重光而月重輪既丕昭於令德河如帶而山如礪方首孚於元功惟君臣相得之甚難而事業當圖於不朽勉攄閎韞庸副殊知可特

授

楊次山特授少保進封永陽郡王加食邑

食實封制

朕蚕寢儲闈聿修冊禮黃麾設伏眂元會之盛儀鏘翼充庭奏明安之雅樂班行悚動朝野歡康既闡宗祏之休宜錫后家之澤維親賢之莫二肆命數之兼崇揚于大廷告爾多士具官揚次山看明而肅艾簡靜而裕和早齒右庠旁貫九流之緼奧晚聯左戚尉為四姓之儀刑自膺舜旌緌衮之華久迹閑館珍臺之侍位参將相行無改於布常名在族婣身弗留於輦轂得遂執避權之體有閨門養重之風惟朕躬親攬於

政機顧后德實多於內助比宣離明繼照之象允資坤載順承之功與策告成邦家均慶若時懿屬可限彝章其登外朝位秩之尊仍疏王社苴茅之貴指洞庭之野麾幟不移蓄瀦水之陽封疆特大寵為異渥爰揚前聞於戲若古訓言位祿匪期於驕侈維大明畏謙盈隨示於益虧爾其守樊侯謹約之規晞竇君退遜之節勉有忠蓋思保寵宗祿無後艱水有終譽可特授少保進封永陽郡王依前岳陽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奏劄子

臣恭覩 陛下以東宮冊禮告成明詔疏恩戚里之賢寵數優隆加以王爵稽諸典故所未前聞然其老成靜重公論素所推予身為外屬而避遠權勢不居京師治家教子風聲凛然誠近世戚畹之所未有意其賢德成簡聖心故因鉅典之誠特示寵擢臣承命草制亦能推明 陛下所為褒表之意播告中外矣然臣伏觀古今戴籍之傳莫不以恩寵太盛為外家之深戒漢

世賢戚無出樊宏陰興右者宏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天道惡滿好謙前代貴戚皆明戒也興亦有云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富貴有極人當知止夸奢益為觀聽所譏惟二人者其所操持若是故其子孫昌熾世有令聞為史冊之光臣愚竊謂二人之言蓋 陛下所當知而戚里所當鑒也夫倚伏無常古今所畏崇猶塵積贊若駭機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豫慮伏惟 陛下清燕之間省觀樊陰之所由得追跡梁竇之所由失常思所以安全外族俾蒙謙靖之福而不

昭彰盈之咎斯誠宗廟社稷無疆之休臣以非
材承乏詞禁官雖甚卑其職則有唐供奉之舊
敢竭因事陳愚妄希李絳白居易之萬一惟
陛下哀矜臣不勝大幸謹具劄子陳奏以聞伏
乞 睿照

史彌遠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
使兼太子少師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夙興昧旦朝夕惕念治擢萬機而兢業若
涉春氷倚一相以經綸用作霖雨須以安危之
寄起于艱疚之中奉冠欒欒既畢禮經之制亦
竭九九爾新宰路之疇播告大廷咸聽朕命具
官史彌遠清明而莊重寬毅而粹温勤相我家
世修治常之彝端誠於國心逾金石之堅當群
枉之横流仗張忠而首奮不為禍福之應獨徹
社稷之言掃祓茀於太微乾端陞霸正少陽於
貳極霸器尊安陳平之智有餘蕭相之功第一
方圖夾輔遽服私憂欲自寧東式從權制而能
以勤勞恩帝載以寬靖鎮物情有推賢引類之
風有折衝銷萌之畧雖閔寒至孝欲畢三年之
哀而元齡善謀豈容一日之去列更吉制宜舉
徽章論道巖廊兼總樞機之要從游儲禁允資
摸範之良以弁賦則加多以文階則加峻維國
舊與匪予汝私於戲天難諶斯語敢忘惟幾惟
康之戒民亦勞止盍安圖既庶既富之功朕方
受日以有為爾尚輔予之不逮四事未施則周
公坐而待旦一夫弗獲則伊尹視如內溝勉行
所知無媿前哲

夏震特授武信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
進封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太微南宫上將拱端門之位羽林北落衆
星聯壘壁之光朕仰觀乾象之文近飭師兵之
衛惟予圻父扞我皇家其頒賛書以誎群聽武
康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舞陽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户食實封一百户夏震性資樸重風
槩沈雄早振迹於顏行既策勲於盟府執戈衛
社闔如貔虎之威仗鉞奮忠迅若鷹鸇之擊心
惟享上誼不辭難遂亞中權遂司留務屹徼道
千廬之環肅擁無聲領屯營萬騎之嚴訓齊有
紀嘻其多績錫以殊章建蜀道之戎麾正巖除
之使領豈云假寵于以勸忠於戲若時將帥之

臣蓋無越六旌之責維我 祖宗之世率以旌
百戰之多爾其思恩遇之難顧惜功名之易老
惟爾可以飽士惟公可以服人往其欽哉勿替
朕訓可特授武信軍節度使進封舞陽縣開國
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夏震除太尉依前武信軍節度使致仕進封武陽郡開國侯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授齋壇之鉞方渙號之誕敷挂神武之冠忽需章之亟上若時老將厥有殊功拔折群於殷巖肆進登於尉府敷我明命告于治朝武信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舞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夏震少以勇聞晚由忠顯頃屬權臣之姦與聞去惡之謀以號令一衆心若周勃入北軍之日以感慨圖王事若多祚領羽林之時繇列校而衆中推自廉車而陞留務久總禁嚴之護肅領節制之權而受寵若驚以疾來諗念將兵吕蒙之愈莫如聽李靖之歸俾休精神以便藥石佩秦官之印綬式獎爾勞肆漢將之鼓旗俾仍其舊胙之侯爵豈厥圭合於戲垂車而傳子孫雖已從於閒退闔門而養威重猶可備於諮諏尚勉衛生毋忘報國可除太尉依前武信軍節度使致仕進封舞陽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皇伯師垂特授少保依前定江軍節度使致仕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制

門下朕倚重天支參扶國祚言念 阜陵之近屬存若幾人有嘉秀邸之象賢若其未老方賴維城之助遽騰謝事之章告于大廷敷我明命具官師垂器資開裕德宇靚深溯宗廟之休光襲父師之餘訓建旄開府富貴無矜夸之心嗚王會朝進止有安詳之度比典司於屬籍旋燕侯於祠庭載揚儀刑每屢朝夕龍旂泝翮尚燕燕伯父之來乘馬路車其敢忘君子之錫云胡抗牘亟請挂冠所期爾壽而爾昌詎意斯人而斯疾重違其志姑遂厥私宜陞亞保之班併行多田之賦於戲若時同姓實衛我家雖公族枝葉之繁蕃有光前古而老成典刑之日遠良惻朕心尚體眷懷勉綏福履可

吳琚特授少師致仕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聞仁莫大於篤親義莫先於貴齒惟有
周任姒之德終古難忘類中興陰馬之家猶人
無幾獨餘一老久列三孤遷謝事以言歸爲披
華而太息數時顯冊告爾燕工具官吳環遠事
高皇遇休　憲聖以位則絶九卿之席以親則
先四姓之侯而能敬恭自持終始弗懈退遜如
處國未嘗以貴而驕人畏謹若樊宏但欲守謙
而全己雖　大皇之盛烈有大造于我家慈意
宅心端母儀於四世從容定策贊內禮於　三
朝追懷保佑之功莫伸覆載之報幸爾身之未

耄猶朕志之少寬延以疾聞難於詔奪其晚歲
遂俾亞緋師元戎秉鉞之雄上公賜袞之重悉
仍舊服申錫新命於戲老成國之耆龜懿戚予
之師臣今其往矣寧不重然尚保垂車之榮未
忘授几之寵可特授少師依前昭化軍節度使
華國公致仕加食邑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令
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史丞相回授加恩進封永國公加食邑食
實封制

門下三代之教太子必惟端士之求五等以命
諸侯無越上公之重眷予昌輔久翊震宮若時
祖宗謨訓之書尤賴朝夕講論之力既聿新於
令德宜優答於元功胙土分封揚庭曁衆具官
史彌遠直方以大明哲而忠昔保衡作我先王
丕昭求世之烈而伊陟格于上帝克篤前人之
休自入侍於甘泉即從游於賢善以威柄而尊
王室密贊至謀建儲貳以重宗祧獨陳大議暨
秉鈞樞之任益殫羽翼之誠謂將開迪於英猷
莫若參稽於成憲繇　藝祖而至　真廟源流
一道之相承自治體以及邊防準盡百篇之具

在肆因誦說時寓箴規俾元良有得于中猶刻
聖賓臨其上屬周歷歲之晏奚勞延晏形考父
之恭期必逐范宣之遜勉馳階品僅衍賦與疇
先正賜履之邦示奕葉傳龜之寵若太公於齊
姬公於魯有周以表殊勳而呂氏之申韓氏之
儀我　宋以爲盛事敦敘新陞增煥舊聞於國
父子登庸既萃一門之美君臣相敕當圖千歲
之安朕方惟保國之孔艱卿亦念承家之匪易
尚懋播菑之業永堅帶礪之盟

希懌特授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進封制

朕遵 列聖之撫厚同姓之禮雖 雍容朝請未嘗責以事功而焜耀寵名或彝榮於將相矧予濮從時乃宗英其分陜有召公之風其治魯有伯禽之政遽茲告老寧不疚懷明敭贊書丕譽群聽具官趙希懌出 藝祖神明之冑擢 皁陵俊造之科行若不勝其衣而有任重之器言若弗出諸口而優經世之材以齊源蜀籍之觀守圭竇臞儒之行自綰楚東之印迨持江右之麾悃愊無華㬥漢京之循吏清靜自定師孟公

之至言比奏最於全吳俾偃藩於姑孰庶幾坐嘯之樂可忘卧理之勞迺貢誠悰願從閒燕進班奎殿賦祿珍臺曾詔墨之未乾已褒封之狎至覽觀太息訓諭莫回所期爾壽而爾臧詎意斯人而斯疾其膺元戎十乘之拜併胙上公九命之儀以賁菀裘之歸以昭麟趾之寵於戲維今人才雖得之日有若公族間出之賢非獨寘撫侯邦賴翰垣之重抑亦夾輔王室倚枝幹之彊顧中道以退休衎予衷而增慨尚其冲齒對此褒庸可特授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致仕進封天水郡開國侯

建武軍節度使充鄂州駐劄 御前諸軍

都統制王喜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躬展南郊之盛禮睠懷西土之功臣雖軍國異容莫與執蓬之列而戎祀太事盍均授脤之恩渙是明綸孚于衆聽具官王喜性資桀鷙風槩沈雄竊王帳之奇發研窮於機略扼銅梁之阻晩震脅於威名誠存金石之堅功擢旂常之載久總戎於順政旋易戍於武昌紀律精明足以厲三軍之氣笑譚懃暇居然折千里之

衝蠻子拜況於中璽念政宜勞於外閫用荒采邑俾洽神釐於戲朕敬於事天爾當視以為尊君之法朕仁於惠下爾當推以為撫士之方益懋勳庸永綏福祿可

隨龍保成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譙令雍

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詠曲臺之文展圜立之祀敢言非德足膺皇皇后帝之歆獲造曠儀實賴肅肅辟公之相迺睠龍潛之舊厥有駿奔之勞其敷誥息以洽邦慶具官譙令雍溫恭而有恪博學而好修

自我　先皇俾從游於朱邸迨予初載又司謁
於彤闈當眷知未懇之時抗疏靖恭求之節齋
壇煥寵恍閱周星祠館清心澹如一日視執權
者將逸已處富貴不以驕人屬祇薦於明禋俾
肅陪於嚴衛念西都之禴祭受福既多豈南陽
之故人歸封可後其因舊發更啓新畬以賁欽
柴之蓋以旌伐木之助於戲賜邑於楚王者之
至公事君如天人臣之明誼往堅壽履式對鴻
休

皇叔師禹除檢校少傅制

門下朕蒐飭禮樂燮和神人惟國家更化以來
未皇大報賴天地降祥之應寔獲豐年三垂晏
清七政明禋迺御齋輅迺升嘉壇侍祠數百人
咸肅雍於漢時同姓五十國疇袤偪於周盟有
偉耆英實來薦獻其眷眄特以告斯廷具官師
禹志行聚修性資凝粹黃流玉瓚挹之而有芬
馨清廟朱絃滲然而諧律呂屏驕侈貴將之習
迪忠純孚德之風自擁騑旌久安珍館雖疏北
闕之朝謁每聞東平之起居比躬太祇之祠歷
祼　孝宗之室緬懷遺烈與隆載之雝賓環顧
近親慨老成之無幾矧予屺祀嘉乃同寅其進
駢於掞卿併增陪於采邑上以體　皇祖篤宗
支之念下以伸中人尊叔父之心於戲受福而
不敢專王者所以承丕命居寵而弗自滿人臣
所以永令名朕方堅畀威將保之誠卿其懋作
德日休之戒尚惟哲艾毋墜訓言可特授檢校
少傅依前皇叔保康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充
秀安僖王園令熙秀王位檢察尊長天水郡開
國公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主者施行

妟璲除檢校少保制

門下朕誕曲臺之儀肆圜丘之祀鳴鑾風駕蒼
景氣之驪驅貢登宵昇仰月星之明樵靈娭來
格恍事備成惟泰元尊既授漢皇之策陽伯男
胙宜均周室之恩其頒贊書以穆師聽具官昇
璲馮休四姓際遇三朝處勢避權蚤踐樊陰之
躅頤神養壽晚師黃老之言飭躬期媲於前修
教子蘄為於時用比屬宗祊之謁求懷　祖后
之慈聽長信之宮尚存遺範訪渭陽之里今鮮
近親兄有與刑雖時耆艾爾藏祠於八陛賴留
衛於九重載嘉忠勤宜享寵秩參華掖棘之貴

衎食轃疇之豊匪徇乎私益均帝祉於戲歌成
命之頌朕方勤夙夜以緝熙誦外戚之箴爾尙
鑒古今之成敗惟上下共繇斯誼則邦家求孚
于休諒惟老成毋忝訓告可特授檢校少保依
前保信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實陵郡開國公
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主者施行

皇伯師揆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
使嗣秀王食邑五千九百户食實封二千
一百户特授少師依前奉國軍節度使充
萬壽觀使嗣秀王加食邑食實封仍令擇

日備禮冊命制

門下朕倚重天枝叅扶國棟念昔 仁祖獨優
荊邸之賢若時 泰陵尤厚益王之禮蓋明德
莫如睦族而貴老爲其近親矧耆者其宜加異
數其敷典冊以諭臣工具官師揆揆擬信厚之姿
蘊醇明之妄風流紹其世美標望冠于宗盟爵
爲眞王位列孤傅年高七袠德齒皆謂尊賢身
歷三朝恩禮莫之與比緬懷忠靖夙著忠純惟
功在於我家故慶流於後嗣顧高陽之八子今
僅幾人在建初之四主最爲稱首念典刑之足

尙豈令秩之可稽進貳師垣陪輸米邑於戲錫
爾多福匪願示於私恩弄余一人政有貧於遺
老尙綏眉壽式對龍光可

詔

淮東湖南江西三路盜賊作過除賊首合
行收捕其餘脅從等人並從原貸許以自
新各令復業仍仰州縣多方賑卹詔

勑門下朕以眇身君臨方夏明有未燭德有未
孚頃緣發國之臣妄動開邊之釁科役煩重人
不聊生旱蝗頻仍吏弗加卹使吾赤子多轉徙
以無依而餓莩民因誘怵而爲暴寇靖言致寇
昧責躬近而承楚兩郡之間遠則江湖數邑之
地生齒或遭其蹂躪室廬或至於燬焚傷者興
懷爲之旰食今䘵旅揚威而並進鄉豪𭧦力以
爭先彰罪無前寇平有日言念脅從之衆豈皆
好亂之根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崑岡之火
亦豈予心與其假息以偷生孰若轉禍而爲福
在昔 乾道 淳熙之際有若李金陳峒之徒
雖嘗結於蜂屯卒莫逃於鯨戮自有宇宙至于
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想惟爾衆之習知豈

待朕言而後諭令則宏開禁網誕布寬恩推予不殺之仁畀爾更生之路倘復舊業即為良民棄兵弩持鉏鉤苟知舍逆而效順閭田疇卜居宅官俾去危而即安尚惟郡縣字人之官共宣朝廷惠下之澤亟除民瘼膚副朕心其楚州衞鄉吉州南安軍等處盜賊作過除賊首合行収捕外其餘脅從等人如能解散歸投並從原貸各令復業許以自新仍仰州縣多方賑卹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科舉詔

勑門下朕惟教 祖宗張設科目以網羅天下之秀髦臣碩輔多此塗出蓋嘗乎三代選舉之意朕以涼菲獲承丕緒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非一時賢士大夫乎故自踐阼以來凡數下賓興之詔思得英傑協圖康功而前者柄臣崇飾教意崩源醇正之學斥之為偽忠亮鯁切之言嫉之若仇錮是士氣鬱而弗伸文體浸以不古肆朕更化之後息邪說以詎詖行闢正路而徠忠規四海之士聞風興起既有日矣今茲大比爾多士其各抒所蘊試于有司賢書來上朕將親策于廷以備器使詩不云乎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朕之激昂士類蓋與周之先王同出一揆爾多士其可不勉自濯磨以副招徠之意乎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自而創者至孫 忠規大十四字為秦及覆 嫉昳去重改今但存初本

答詔

賜太中大夫權戶部尚書兼詳定勑令官沈該辭免除戶部尚書兼職依舊 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古者以大道生財以儒術富國故大司徒教職也而貢賦為焉意深遠矣維今急務邦用最先然知取而不知予舍道而一於權則人無自存君孰與足故朕於地官之事非儒者不以付之卿學問深博為時聞人久踐計省蔚有成績肆予酌之師言命卿為真常伯豈直以是為卿寵哉損上益下之宜理財正辭之義卿蓋講之熟矣其益推行所學使君民兼裕以庶幾孟軻之意此朕所望於卿者顧何以辭為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太子
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
汪逵辭免除吏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維乃先正以直道讜言侍我 烈祖
著在國史號為名臣顧朕不及見之矣風流未
遠有子而賢學問淵源克守家法剛毅之氣擯
抑不衰肆予更化之初命趣造朝之駕資其直
清故使與朕禮倚其道誼故使輔吾兒然猶慊
焉慮進用之未亟也若特文部繫爾世官其以
家庭講貫之規施諸人物銓衡之際顧誠餘事
焉用多辭所辭宜不允
賜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同修
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左庶子
戴溪辭免除太子詹事日下供職恩命
不允詔
勑具悉朕深惟萬世之本莫重元良傳遐一時
之英俾司輔導若特詹省實亞賓筵必擇其人
欲使聞仁義道德之要必顓其職庶幾陪君處
出入之覲以卿夙號鴻儒首參鶴禁歸歷歲時
之久養成德性之尊與其貳司戎尚有簿書
之責孰若優游端尹日惟經訓之陳用正厥名
豈輕所付當勉承朕志慨慕前修毋徒守於一
謙庶益裨於三善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權工部尚書何異乞守本
官致仕不允詔
勑具悉知止遺榮為臣之高致貪賢敬老有國
之令猷蔚以耆人儀于法從年雖耋艾居然視
聽之未衰識在論思非以筋力而為禮蓋有三
達尊之望初無二宜去之誠況莫崇乎入座之
班而至簡者百工之事縱令自佚何以過茲與
其徜徉懷歸以行義教于鄉里孰若優遊在列
使名聲重於朝廷勉安厥官毋拂予意所請宜
不允
賜武康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夏震
乞宮觀差遣不允詔
勑具悉朕以卿有偉壯之忠整戎之略擢從環
列寄以腹心晉務之秩亞于節旄嚴陛之權冠
于宿衛待遇之意可謂超軼故常矣卿將何以
報朕哉惟恭勤弗懈足以扞王家惟恩威並行
足以齊師律則卿不慚於居寵朕無愧於知人

若夫慶忻物之拈尤思引年而就佚此人臣包
全之計非古名將所以自期者勉承眷倚毋復
有云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兼知臨安府趙
師𢍰乞畀祠祿不允詔

勑具悉卿以膚敏之材通明之畧三踐常伯四
尹神皋維今同姓之英際遇寵榮未有出卿右
者也固當視國如家視民如身機盤錯而弗辭
當怨誹而不恤使邦帑無壅民食告充困窮有
寮愁歎寢息庶幾下足以塞都人之望上足以
寬當宁之憂朕之用卿意實在此若乃規畫徑
施而雍亮精神尚壯而懷歸政當講及方新之
初遽請癯羸䇿垂畫之末於義未歷雖於勉從所
請宜不允（奏劄云以尫羸之精神當盤錯之地 [illegible]）
不能驅馬之力已竭推聞征則以爲害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大
子賓客留茂先乞畀祠祿不允詔

勑具悉朕惟古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一夫不
被其澤若已納之溝中未聞以獨善爲高輕去
就爲潔也卿與聞機政三載于今孳孳服勤夙
夜匪懈朕躬之所眷倚朝野之所觀瞻何爲何
疑遽求釋位書曰若濟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
今中外多故民物未康貨幣之源尚堙甲兵之
問日至朕方喟然當食弗御豈大臣求去時
耶其思同寅協恭助朕所以憂此者以疾來諗
所未欲聞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
子賓客留茂先再上奏乞許從閒免俾奉
外祠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勑具悉人主之用人非獨以榮其身大臣之事
君亦將以行其志朕所爲置卿於禹敍之貳屬
卿以樞機之繁豈徒以高爵厚祿示眷寵之私
蓋望其碩畫嘉謨裨經濟之用儻昧仰成之託
輕懷勇退之高人其謂何朕復奚賴宜思君臣
同體之誼毋徇明哲保身之圖期素學之盡施
雖告歸其未晚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正議大夫守刑部尚書兼修國史實錄
院修撰兼太子詹事兼吏部尚書曾懷辭
免除吏部尚書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朕惟有周冢宰之職三公兼之所以統

百官均四海非乞卿比也若稽古　神祖御定
官制為一王之典天官當伯位敘尤高迄于　元
祐非執政舊臣不在茲選朕更新萬化于今三
年真拜是官四人而已顧不重哉卿方嚴簡重
有先正之風忠亮篤實爲通臣之表聞以大司
冠兼竟銓衡鑒裁之公達于朕聽予維寵嘉之
即命為真非卿誰可覽觀來奏察其所聞謂方
斬去之堅懼有國選之誚夫引疾以自閑卿志
也登賢以自近朕心也卿欲必行其志獨不當
體朕惓惓之心乎亟其祇欽毋違朕命所辭宜

不允

賜新除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元府充
利州路安撫使四川制置大使安丙再上
奏劄子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知興元府四
川制置大使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卿有捐軀徇國之忠有戡難靖民
之畧誠節昭著勲猷赫然乃欲遂山甫之歸重
弗借寇君之願故易宣威而開制閫仍秘殿而
加大名所以聳遠人之瞻重全蜀之體也夫功
崇則睠厚勞大則報豐此有国常典而卿辭之
至再何邪勉循已定之規懋建無窮之利使邦
人懷葛亮之愛而夷俗畏德裕之威豈不韙哉
所辭宜不允

賜揚州觀察使知婺州軍州事兼管內勸
農使善下乞依舊在京宮觀免奉朝請任
便居住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治親治民之道一而已矣卿往司
屬籍既能使國之子弟知孝悌忠信之美今守
海壖獨不能使郡之黎庶興禮義廉遜之風乎
民苟相安卧治可也遽求閒退非朕所期所請

宜不允

賜寶謨閣學士正議大夫知紹興府黃由
辭免除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日下前來
供職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故舊弗遺所以厚風俗老成並用所以
重朝廷卿早冠倫魁洊揚〻仲舒之對發華備
郎洊聞〻史魚之風蓋　孝宗所擢以遺後人
而　光考所知以傳台德越在外服既多歷年
問奉府之故僚靡忘注想率會稽之計吏式佇
來歸遄登文陛之班兼峻玉堂之直惟　心乎仁

怒必能迪朕德之好生惟老於詞章必能代予言而作命丞承茂渥来告嘉猷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仍舊致仕歸伏田里不允詔

勑具悉朕觀商周之書其圖任必曰舊人御事必曰耇壽下至秦穆悔過自誓亦知謀于黃髮則罔所愆老成之士為國重輕其已久矣蓋閱歷多則舉措審凡聞博則策慮精德望孚則人心服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意實在此卿醇深之學高視當世剛毅之節自朂古人而制行適於安和持心本於忠厚多士之望欽然宗之高卧十年肯為朕起海內屬目欲觀所為方資帷幄之籌遽動丘園之興豈朕尊禮耆哲有未至歟不然何去之果也夫七十之致仕雖著于經二三大臣雖拘此例卿昔代言嘗以是御臣鄰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語乎而况以志御氣則何衰得之嫌以道應物則奚不能之懼勉行所學未底厥成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再上奏劄子乞放歸田里再挂衣冠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勑具悉朕惟老成之重中外所宗聲色不形觀聽自服卿學醇行劭天下謂之正人心平氣和持論稱其長者屬予更化之日起爾謝事之餘出入三年竣更二府雖彌縫輔贊初無可見之功而銷釁調娛自有不窮之益况昔者三賢之偕召而今焉一老之僅存殆上天留以輔予俾斯世臻于極治倘此方切去就豈輕獨盍先歸然庶幾為魯國之鎮從赤松游耳難遽遂留侯之心宜体至懷勿屢要請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元奏云𢿱號參知了無所補彌縫輔贊何所建明拜此步增榮皆是也十月初覩一心齋早州同召之三人今僅存於黃彭閬頤在劉歸處無幾

賜保康軍承宣使左驍衛上將軍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揚州軍州事充淮南東路安撫使郭制淮東軍馬再再遞乞弃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勑具悉朕以卿有折衝禦侮之材故畀卿以撥人御衆之任注懷既厚屬望豈輕延者盜發所臨声援旁郡迄懸指蹤屢以捷聞朕方操于奔

之柄以敎臣明賞罰之公以示信賚庸旣茂方
且圖之何疑上章欲辭祠廩况今創殘未復愁
歎尚殷還定撫摩責在師帥久勞念佚他人可
也豈所期於將軍者哉所請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試戶部尚書兼詳定勑令官
沈詵乞還官致仕老丘園不允詔

勑具悉朕惟文昌喉舌之司蓋以侍從論思為
職以卿老成直諒擢在此官庶幾嘉言日
裨于聽而無故告去其謂朝廷何夫年高任劇
固非優賢閔勞之意然事有緩急義有輕重方

時多虞用度百出雖吾二三執政之臣未免日
覩錢穀之問而卿遽求自佚可乎當毋變一身
之勞庶以寬百姓之急大義如此卿其思焉所
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兼詳定勑
令官沈作賓乞畀外祠不允詔

勑具悉邇者地官以缺貳聞顧瞻在廷弄印莫
畀而獨起卿以家食擇材而任蓋不輕也卿既
為朕來矣顧不能舒徐歲月以副朕責成之意
可乎今公私匱急誠如來奏若吾有司審盈虛

知取予雖未能使國有九年之蓄猶可使民受
一分之賜也義曰不可為而釋位以求去是豈
近臣體國之誼哉與其諉前事以自全不若勵
新庸而圖報歸來之請其止勿言所請宜不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九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

翰林詞草

答詔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太子少師史彌遠辭免以　皇太子冊寶推恩特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朕承　宗廟之重推稽古建我元子于東宮粤二年秋躬即大慶行冊命禮鐘鼓在庭衣冠在廷洋然和氣克塞上下俾朕得以垂萬世休無愧　祖宗付託之懿者皆吾大臣輔賛力也卿以宏深正大之學端亮純一之誠夙簡朕心從游資善迪我儲德底于光明寄決大計以安天下遂錄賓傳兼亞維師教諭德成既顯且久未有丞相若者第進一官姑循故實顧朕意猶以為慊而卿欲辭之得乎亟祗渙恩毋過成命所辭宜不允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婁機正議大夫參知政事樓鑰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辭免　皇太子受冊命了畢各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朕觀三代有道之長法重離繼照之象更化之始首建儲闈宗祀之前舉行冊禮宏休懿鑠照映古今神祇祖考莫不咸喜卿等以股肱良弼兼組青宮既殫出入諭教之勤復與周旋禮文之盛闕而不錄謂典章何傳不云乎太子正而天下定卿等有輔朕安天下之功矣而欲辭一秩之賞得乎亟其祗承毋或多遜所辭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曾畀辭免以　皇太子受冊了畢本宮官吏等各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朕更化之始建我元子于青宮屬卿來歸寘在詹省以方嚴飭裕之德翼恭敬溫文之美今三載矣冊禮告成恩徧寮宷豈以端尹之重而可遺乎卿其祗服徽章益思所以輔吾子固萬世磐石之基是惟朕屬任之意控詞雖力義不可從所辭宜不允

賜朝散大夫試太子詹事兼同修國史實
錄院同修撰兼秘書監龔茂良辭免該遇
皇太子受冊推恩特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日吾元子之在資善也卿以當世儒先横侠左右蓋於火然泉達之始已有日漸月漬之功越既升儲徧歷宮寮迪之以正心誠意之學勉之以居仁由義之道從容啓沃裨益孔多朕方嘉爾之勞恩所以表厲而未皇也揩成增秩亦維其常何必撝謙晉我成命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
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汪逵
辭免　皇太子受冊畢本官官與轉一官
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古之論教太子者必以選左右為急朕既參稽古誼正少陽之位又擇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惟卿以淵源純粹之學派在茲選實能以正言正行修連儲德國本賴固卿之力與為多焉與冊崇成倒俾增秩雖名節自礪豈有望賜之心然功有不報亦非待賢之誼往承朕命毋煩固辭所辭宜不允[illegible]

[illegible]同事吏俱懷望賜之心

賜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衛涇
辭免　皇太子冊寶推恩以昨參知政事
兼太子賓客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朕褒德録賢不以新舊殊其擢論功行賞不以中外二其心卿名高一時學貫千古措身閎量力擇更化之宏規造膝輸忠與決建儲之大議贊朕暴丞之任首參賓交之聯正事正言效見聞而無隱重膺重閔賓路沃以居多屬時與冊之告成載念勳勞之當紀豈其居外而可遐遺勞晉文階式昭眷意毋袖謙撝之素亟推換渥之承所辭宜不允

賜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知潭州充荊湖
南路安撫使衛涇上表再辭免更化之後
親祀南郊郊事備成慶均中外安丙衛涇
俱以近臣宣勞藩閫各特轉一官恩命不
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勑具悉昔周天子有事于先王於齊則賜之胙於魯則歸之脤豈非股肱王室之重則當同其福祿之休日朕禋典告成均慶中外繼西有蜀

維南有嶽旹以近畿作于元侯勳名爛然並若
竹帛于維寵嘉之壬予制書命進崇秩亦周發
蔣晉之意也今卿抗章不拜顧以天道虧盈爲
言夫五服五章以待有德雖云朕命實本天心
朕固匪出於私卿尚何辭之有所辭宜不允不
得再有陳請

賜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知興元軍府事
安丙再上表辭免南郊慶成特轉一官恩
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勑具悉朕惟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自
更化以來分命近臣付以藩閫俾之措置兵民
填實疆場我干戈載戢倉廩用成厲蕪無以顧之
憂矣於是犯嘉壇秩元祀與禮具舒神人允諧
顧惟昇論之勞莫止駿奔之比此頒陸之典所
以獨施於吾重臣也今邊候底寧民物孔庶卿
其益務綏靖以稱朕心命數之蕃方自茲始曾
是一秩而可辭辱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中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讀章穎乞許
歸田里不允詔

勑具悉朕觀昔者忠臣以去國有晉係不偃
而終其身者有疏闊未幾而還踵登用者公道
之開塞寧於是焉占之朕丕承 祖宗崇尚讜
直凡自初元以來謫論事去者更化之後亦有
存而未召召而弗用者乎惟卿蹇蹇匪躬名在
諸儒之右首觸權倖一去十年迺既來歸寘在
經幄從容獻替朕甚嘉之閒由貳卿進攝宗伯
寓環擇物出入闕庭使薦紳大夫相語曰此慶
元諫爭之臣皆黜而後伸者也激高風而勵頹
俗庶其在茲卿方懷歸殊咈吾意所請宜不允

賜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葉翥
感疾乞許納祿不允詔

勑具悉昔太公既老猶起海濱晉侯雖病還輔
太子朝有華髮之良國之福也宜以晦明風雨
之不常而輕聽其去哉已詔有司予卿朝謁之
告卿其頤精神近醫藥以自輔歸榮之請朕未
欲聞所請宜不允仍給假十日

賜楊次山辭免新除少保進封永陽郡王加
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三孤之官貳公弘化朕未嘗輕以授人
也而況茅土之封自 元豐命曹佾之後施諸

后族越不過六七人今朕因青宫册禮之成既
擢卿于亞保之位又以　某朝待元舅者待卿
可謂不世之殊常之遇矣非卿老成靜重莊
有令德朕敢以天官為私寵乎往祗朕恩圖所
以稱此者循牆之避宜畧常文所辭宜不允

　再賜楊次山辭免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昔在東都有賢戚曰陰識以椒房同氣
之重而能謙中自處為世祖所嘉尚每指之以
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今朕有卿亦猶是也錯
閨受册推恩外家顧推親賢時出卿右三孫之

拜王社之封所以優表者德為戚里勸也朕命
不易毋庸固辭所辭宜不允

　賜潭州觀察使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
事兼提點　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楊谷
辭免　皇太子受册了畢除承宣使恩命
不允詔

勅具悉朕嘗閱東都之史見明德馬后撫育儲
嗣之功著在簡策焜燿來世未嘗不深嘉而屢
歎也粵予元子登正春宮保護扶持備殫勞苦
皆至哉坤元之力其視漢事尤有光焉與册告

成琉恩外屬惟卿伯仲夙著賢稱富貴無自滿
之心忠孝有兼全之節若時晉務實亞齋莊肆
錄察薦丞命褒陟書不云厚用德彰厥善朕之
寵卿盖庶幾厚此卿其何辭所辭宜不允

　賜朝請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官
兼侍讀兼權給事中許奕乞川蜀待闕州
郡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昔蕭望之以諫官補郡吏不忘雅意之
在本朝呂元膺除給事守同州復以讜言而留
左右朕惟宣帝憂民之切不如憲宗納諫之明

若時近臣可使輕去卿以有用之學不窮之材
冠多士於臨軒之初踐禁涂於更化之日其侍
經幄以正道沃朕心其掌瑣闈以忠規裨朕聽
方有賴批鱗之直可遽為叱馭之行其安厥官
益勵爾操使朕無愧元和之主卿亦有光先漢
之臣何必守藩乃為報國所請宜不允

　賜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錢象祖上表再辭免特授少保依前觀
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加食邑食實封
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勑具悉朕建儲之始稽用舊典命二三大臣並職輔導于東宮卿以台衡之尊兼師傅之重須眉皓然衣冠甚偉有如綺里之侍宴廣閣閣惻惻屢有諫正又如張酺之在經帷朕甚嘉之雖去國之久未嘗忘也肆因顯冊之成命晉秩卿之秩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朕心蓋庶幾焉毋庸固辭弗我眷意所辭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曾畯乞令謝事歸養況病不允詔

勑具悉朕惟昔之賢哲輕棄軒冕勇往不回其說有二或時君信道弗篤不足與有為或同列甚賢者多不去則有咎故二疏享知止之樂晉山全退傳之名今朕虛己待賢當若弗及衆正在列不以小人參之士而無志當世則已苟誠有志可失斯時況卿位冠從臣責任不為不重職居宮尹寵遇不為不優一旦浩然欲去朝廷而傲丘壑固足以遂卿考槃之志獨不使朕獲權輿之譏乎所請宜不允

賜叔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乞歸田廬補還服制不允詔

勑具悉在昔 昌陵興帝王之業惟時趙普建社稷之勲奪哀情於艱疚之初獨起復於祥除之日未聞有請欲許終喪茲故實之甚明在信書而可玫卿為碩輔繫國世臣以忠誠不二之心奮剛毅必為之節力陳至計正儲闈少海之尊果蹈危機安宗廟泰山之固粤從人望登拜台司有調娛中外之功有經理乂長之策豈容項步輕去朝廷矧禮極哀榮既事親而無憾則

義均休戚在体國以宜先益堅致主之心庸副教忠之望所請宜不允

賜煥章閣學士通議大夫知江陵府充京西湖北制置使李大性辭免除寶文閣學士依舊知江陵府充京西湖北制置使不允詔

勑具悉朕惟荊襄上游屏蔽南服闘者邊事之興被兵為尤甚生齒流散田萊多荒蓋嘗喟然西顧而歎曰孰能為朕勞徠還定俾復其舊乎卿以法從之英首任閫寄撫柔遐近得江漢之

心政聲流聞朕意以俾維　昭陵圖書之府邃
在西清俾卿職其間肅示風勸往服朕命益綏
吾民庶無負褒表之意尚何以辭爲所辭宜不
允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
子少師史彌遠再上奏劄子乞歸田里補
還服制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詔

勅具悉大臣之義與衆庶不同多事之時視承
平亦異夫既任安危之責則當權輕重之宜卿
世秉鈞衡望隆柱石以身徇國昔嘗捐家族而
弗辭移孝而忠今可執親喪而爲辭矧歲月將
臨於祥禫而哀榮備極於始終其在卿心夫復
奚憾顧今朝廷之上有宵旰之憂朕方喟然思
與齊此尚念倚毗之切勉恢康乂之圖庶允咨
於民瞻亦有光於慈訓所請依已降指揮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宣繒
年齒衰老疾病易生乞許納祿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卿爲天下之老有大臣之風越從

衆言擢在二府所資從容論道之益非有奔走
宣力之勞何爲上章款致厥事昔畢公弼亮四
世而克勤小物衛武九十在位而以禮自防卿
年雖高未至於是其思國計之重甚於身謀民
瘼之療急於己疾勉徇大義勿復有云所請宜
不允仍給假半月（刺未云有不[illegible]体是史言）

賜太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兼詳定勅
令官兼權工部尚書沈作賓乞致宮偏壘
不允詔

勅具悉夫乘人之車者任人之患食人之祿者
分人之憂卿職在論思誼同休戚屬茲多事之
際當以盡瘁爲心云胡上書遽欲自佚昔王事
靡盬詩人有不皇將母之歎今卿所遇固異于
斯進則啓沃朕前退則怡愉膝下苟能報國自
足悅親尚思勉於功名庶兼全於忠孝所請宜
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
[illegible]免同提舉編修勅令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我朝之憲章最得先王之遺意以
道揆權法守故能聯合人情之公以儒者議刑

名故能深原天討之用長我王國不在茲乎卿
蚤踐朝行久勤屬筆晚參政路嘗與提綱惟心
平可以酌律令之重輕惟學博可以訂古今之
公韋茲焉申命覃謂得人尚終已試之功毋以
不能為辭所辭宜不允

賜華文閣直學士朝請大夫知福州充福
建路安撫使葉時乞昇官觀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前日守將屢易之弊至於居官數
月輒遷有新故更代之煩而失上下相安之美
朕甚厭之故嘗深念綏未能復唐虞九載之制
獨不可因任賜書如神爵五鳳閒厚卿性資粹
明學問淵傳頃勞侍從出鎮全閩以忠厚及物
之心施平易近民之政曾未期年遠近愛之詩
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卿既庶幾乎此矣顧不
少留以綏朕赤子可厚勉安厥官毋咈朕指所
請宜不允

賜保寧軍承宣使左驍衛上將軍鎮江都
統兼知楊州淮東安撫使畢再遇乞昇在
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朕聞立功名易保功名難究觀往昔將
師之臣克自祗畏雍容進退不失令名者曾幾
人哉盖矜功則志易驕怙寵則身易危其勢然
也卿拔自戎行久董師律威震虜貊勇聞江淮
而能慕古人知止之風察天道虧盈之戒便朝
入對亟請奉祠可謂善處功名之間矣然而旅
力方剛精神尚強當勉未名之勳業益思無負
於恩榮姑徐爾歸往聽朕訓所請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試戶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
沈詵乞檢會前後所奏俾令納祿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月正元日眂群臣朝當三陽彙進
之時惕然有感於易之泰曰內君子而外小人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然則老成耆德之彥其
可使之輕去也哉卿質直敢言清修有守方賢
雅望以重本朝翊蹇叔之力雖愆而楚丘之謀
始壯尚其祗服毋替告猷所請宜不允

賜寶謨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潼州府劉甲
乞許納祿退安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　元祐忠賢之世鮮或有聞西州
人物之宗今其餘幾卿洪毅有守篤實不欺器
能適用於閒暇之時風節自持於變故之日頃

鎮南鄭易殿東川甫及期年綜閱報政鄉閭非遠初何殊晝繡之榮精力尚彊毋遽羨安車之樂勉殫民瘼庸副朕懷所請宜不允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乞畀祠祿不允詔

勑具悉朕聞為國者必有文武兼備之賢威名素著之彦使之端委廟堂圖議帷幄然後足以弭未形之患收無競之功卿器度恢洪材猷英特迺者總戎外閫風采隱然暨登樞筦備殫忠藎今雖潢池之警蕩滌有期朕心所憂正在賊平之後維持鎮定方將與大臣圖之而卿遽請奉祠以求自佚非所聞也矧卿德望並隆中外所恃當身任經綸之責可輕為去就之謀勉聽朕言勿屢再請所請宜不允奉劄云今幸皇靈邊將盜賊蕩平甲兵之間遂已畢火云云

賜建武軍節度使鄂州江陵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鄂州駐劄王喜乞祠祿不允

詔

勑具悉卿以西州拳勇之英名徹朕聽擁旄仗節極將帥之榮必能忘身乃可報國今疆場晏

然非有執干戈援枹鼓之役也惟公惟廉以勤撫我士卒使戎政日肅武備日修則優游折衝可以忘老遽求閒退非朕所期所請宜不允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乞畀祠祿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勑具悉朕惟人主用賢之功必悠久而後見大臣體國之誼豈進退之可輕卿靜重有謀沈深能斷自登鑾禁清華之選即值干戈擾攘之虞屏蔽江淮蕃宣襄漢牧人御衆有寇恂之材治軍理民兼武侯之畧參稽輿論擢貳樞筦鎮撫四夷正藉威名之素調燮萬務方觀智識之長疊覽來章遽祈去位豈有能應變於昔者紛紜之會而不能運籌於今兹閒暇之時舍朕而歸其義安在尚念倚毗之切勉恢經濟之圖期斯世之舉安雖退休其未晚所請宜不允

賜資政殿大學士中大夫知興元軍府事充利州路安撫使充成都潼川府夔州路制置大使安丙乞畀宮觀差遣不允詔

勑具悉朕慨念坤維逖在萬里非威名夙著不

足以鎮服物情非智畧有餘不足以酧酢事變兹專任卿以一面之責庶幾寬予西顧之憂遽覽來章首陳效實叉復申繹為之憮然知卿誠悃之深有如皦日顧朕倚毗之切方若長城其體至懐少安厥位所請宜不允（奏劄云祖宗舊制不以蜀人為大帥云云）

賜武康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夏隨納祿不允詔

勑具悉卿誠於衛上為朕之信臣老於治兵為時之良將既越衆人而登用豈容一旦以告歸

矧今師律浸修戎容載肅輕裘緩帶何禦侮之勞雅歌投壺有從軍之樂縱令自佚何以過兹為國折衝蓋無踰老臣者引年謝事豈所圖將軍我所請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賔客樓鑰乞再挂衣冠不允詔

勑具悉卿自去夏以來數致告歸之請懇言誠悃非不欲從顧念國計所關為説有二大臣之道固匪一端至於合和朝廷調一天下非存心忠厚如古之吉人持論寛平若漢之長者則不足與任此卿於二者蓋庶幾焉其不可去一也朝有大政國有舊章孰咨孰謀緊我元老其不可去二也今雖紀綱畧定中外向寧乃若建長策以延洽功護元氣以固國脉兢兢業業正在斯時卿當勉晋力輔不遑遐求自佚朕何望焉所請宜不允

賜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張巖辭免復資政殿學士依舊宮觀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朕惟皇建極以恕及人苟或取一節之長不暇計平生之素其為忠厚殆過古初卿素

自周行驟登要路方進長西樞之日蓋與聞北伐之謀雖不能折王恢首事之非而粗知守魏絳和戎之利物論固多於歸咎公朝寧過於用恩既予真祠復還舊職與人求備朕不忍為君寵思危爾當知戒第堅圖報焉用控詞所辭宜不允

賜中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讀兼修玉牒官章頴辭免除禮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昔朕之就傅也先皇帝妙簡一時之

望以從我于潛藩參寮以道誼漸漬以經術盡無異商宗之學甘盤漢皇之得四皓也今其存者尚復幾人登進褒崇詎容或後卿正大之學足以格君清修之行足以勵俗中緣直道去国有年肆其來歸擢侍經幄開闡惻惻動寓忠愛朕前為有加焉文昌六卿禮最高選載疇已試即念為真朕於敬故尊賢庶幾兩得之矣抗章求避豈所圖於卿者哉所辭宜不允

賜中奉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国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汪逵辭免除權工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

詔

勑具悉朕惟士大夫有以風節自持道誼自任標望屹然為人物之冠者其在清明之世豈容進用之未至哉卿以洪毅任重之資博洽多聞之學寔似先王為時名流中緣直道見嫉群枉潛然自守士論宗之更化來歸寔在禁近朕心資其啓沃儲德賴其緝熙參稽師言擢掌事典傳曰正臣進者治之表薦紳方屬目焉亟行所知毋或多遜所辭宜不允

賜中奉大夫權工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汪逵辭免除權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日下供職不允詔

勑具悉朕惟職總三銓文昌為重地卿六傳端尹爾高以卿須佐治官擅精明之譽久聯中護多輔導之功肆加二命之榮蓋極一時之選允諧衆望焉用年辭夫綜叙人材不在身言書判之末緝熙儲德豈以章句文義為先有崔毛之行然後足以銷浮競之風有園綺之實然後足以廣見聞之益非卿不能任此非朕不能用卿亟其祗欽益究所蘊所辭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致仕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勑具悉日卿引疾自言求釋政務朕嘗以二不可諭卿矣今曾幾時復有是請夫正人治之表也耆艾民之望也卿之在朝屹若山嶽鎮靜無作而群目自瞻去就之間其可以易昔燮丘生有言使我拔距投石則固老矣若深謀遠計則吾始壯也以卿之聰明疆力獨不當以是自許

辱勉為朕留毋復言去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正奉大夫守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
侍讀黃由乞畀外祠不允詔

勅具悉朕聞遭時行道君子之盛心徇國忘家
人臣之大節故爵隆則務極其報任重則棃顧
其私卿被遇祖宗為時耆舊其在潛邸以三善
而翼朕躬其居從班以一言而平黨論雖屢更
於藩屏每欽佇於儀刑比趣來歸祈聞入告闕
溫厚之文以華國典廣哀矜之指以洽民心方

悉簡知遽祈閑退夫朝廷之事重於閨門君臣
之恩深於伉儷豈以悼亡之故遂虧盡瘁之忠
勉服官常以慰人望所請宜不允來奏臣妻胡眛今以疾亡
云云

賜降授朝議大夫李壁辭免復元官宮觀
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公論所在未有久而不明人材寔
難弗忍使之終棄卿傳家之學貫乎古今憂世
之心形於辭色屬參機政偶值多虞厲群小橫
流之中而有陰扶善類之意當大權倒植之際

而有密制元惡之謀況其造返於虜廷嘗欲挽
回於兵釁謂世讎固所當復而邊事豈可遽興
至今斯言猶在朕聽迨奮投龜之決迄成解瑟
之功稽其忠勤厥有本末茲傳參於清議爰盡
洗於丹書既復文階仍頒祠廩以示原情之典
以隆念舊之恩毋庸控詞尚克知報所辭宜不
允

賜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知江陵府充湖
北路安撫使充京西湖北路制置使李大
性乞許奉祠歸里不允詔

勅具悉卿填臨兩路出入四年雖用人之道勞
佚宜均顧制閫之權重輕所繫與其勉從雅志
歸尋故里之安孰若因任老臣增長長城之衛
矧卿負材獨異簡眷特深父子一門繼膺嚴徐
之近侍弟昆三鎮雄分會衛之大邦恩隆則報
稱宜先任重則荷毗滋厚尚體朝廷之意益綏
江漢之民式佇遄歸奚煩恍請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兵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趙
師羿乞歸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　祖武之啓中興今垂百祀以宗

盟而位常伯僅止四人卿韞識通明負材超卓
屢陟文昌之邇列有光屬籍之前聞朕方招類
群英作興庶事耆德之彥猶多就列以赴功同
姓之卿其可便私而去國尚勉靖共之操以酬
眷遇之恩何必告歸乃為知義所請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權工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兼
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乞納祿
歸田里不允詔

勑具悉昔漢戴憑以說經不窮居侍中之職晉
戴逵守道雖違論者以為宜備東宮之官朕惟
卿學問淵博號諸儒之宗履行端醇負當世之
望是用擢登文昌兼任詹省進則以忠規捍朕
聽退則以經術輔吾兒朕之待卿者蓋不薄矣
云胡引疾亟欲求歸載閱來章殊非所望所請
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
太子賓客雷孝友乞奉外祠不允詔

勑具悉朕以涼菲之質日親萬機賴輔弼之臣
共為一體每推誠而任責期措世於丕平以卿
剛毅質直有古人之風博厚魁閎有大臣之度
擢在二府于今五年其於藐體之除初無毫髮
之間欲行所志可失斯時而卿何嫌何疑亟求
於引去豈朕不明不敏弗足以有為聞之憮然
甚用自愧矧今外虞雖弭而元氣未充多事甫
平而長策當建迨天之未陰雨宜謹豫防若水
之無津涯政須同濟往思底義勿復懷歸所請
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守刑部尚書綠直學士院兼
侍讀黃由乞歸田里不允詔

卿昔事潛藩居多忠益暨登法從厥有仁言當
重華違豫之時朕獲以綠車入侍伊誰抗議卿
寔開先此其有功國家者一迨夫權臣竊柄私
意日滋群邪翼之和附如響而卿獨徹正論以
鈎黨之禁為不可與深遏燄言以發策之議為
不必問此其有功士類者二夫上則效忠於君
父下焉弭禍於縉紳有臣如斯朕所嘉賴文昌
師屬經幄侍言正須老成宿望之英日有直亮
多聞之助舍朕而去於義可辱所請宜不允

賜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何澹再辭
免差知江陵府恩命仍乞祠祿不允不得

再有陳請詔

勑具悉昔周公以叔父之尊而分陜服畢公以四時之弼而尹東郊古之大臣宣力王室潤澤生民不以老壯二其心蓋如此卿時之舊德國之宗工出處之間輕重所繫茲膺畀卿上流之寄庶幾寬予一面之憂謂宜遄驅乃以疾諗當時寒而遂發朕固有惕于中爲民嘆而一行卿亦何辭之有亟承詔諭勿重有陳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曾從龍乞畀祠祿或待闕便郷州郡不允詔

勑具悉朕觀周公立政之書左右常伯其惟吉士考賈誼治安之策輔導太子必以正人卿性資端良學行醇茂持衡銓部共稱鑒裁之公橫帙儲闈居多啓沃之助雖當盛年晋用之日蔚有碩德老成之風方懋簡知豈容輕去况進則雍容於禁闥退焉寄勿於親庭顧非有北山之勞初何廢南陔之養尚其祗服勿復言歸所請宜不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翰林詞草

答詔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
少師史彌遠乞辭政機俾還田里不允
詔

勑具悉朕惟古之大臣有身佩安危而不容以
家國異視者曰世臣曰社稷臣若商之伊陟巫
賢周之吕伋召虎世臣也漢之平勃唐之狄仁
傑社稷臣也有一于斯去就之間俱不可苟而
況兼之者乎卿繼世以秉鈞衡捐身而安宗廟
勲烈茂盛簡于朕心可緣欲遺之私遽起燕閑
之念惟今百度廢弛賴卿而後脩四方搶攘賴
卿而略定倘半塗而遂畫俾一簣之終虧既非
朕圖任責成之本心亦豈卿忘家狥國之初志
勉思此義勿復有云所請宜不允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
師史彌遠辭免男寬之致仕轉官除職等
指揮不允詔

勑具悉夫元首股肱古人謂之一體休戚所在
上下同之卿既惟吾社稷之憂朕豈忘爾家進
之郊日聞家嗣遽夭天年當食喟然幾失匕箸
念非假哀榮之典不足慰慈愛之心眂秩星郎
進班奎閣寵徒加於身後恩寧逮於生前朕猶
慊然卿復奚遜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權戶部尚書詳定勑令官沈
作賓乞宮觀不允詔

勑具悉朕聞士君子以適用為材而不以空言
為貴以濟時為急而不以輕去為高如卿貴析
守符著循良豈第之績蕭司邦計知斂散取予
之難解牛刃而有餘試蟻封而無窘亦足以觀
適用之材矣文昌八座地望兼崇鵷在近臣當
思許國願方厭承明之直暮異館之安是豈急
於濟時之誼屬先正名臣孫貫延而植勳業者
多矣而卿以此自慊非所聞也勉圖而功答我
殊遇所請宜不允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
師史彌遠再上奏劄子乞歸田里不允不
待再有陳請詔

勑具悉朕聞公與私不兩立思與義不並行體

國如家則顧家之念可忘視民如子則愛子之
情可奪惟卿大節朕所深知方其力陳社稷之
謀固已盡捐宗族之計豈容今日或異初心況
闔幹蠱之有人自可釋纖而共政還求閒退朕
何望焉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顯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提舉隆興府
玉隆萬壽宮謝源明乞守本官職致仕不
允詔

勑具悉朕惟國家眷獎舊臣有年至而不得謝
者豈獨以爵齒為可貴哉蓋其周旋當世之故
練習朝廷之儀一旦欲有閒焉則安車束帛猶
足以徠之此朕於近臣之告老未嘗輒可其奏
者蓋以是也卿膚敏之材通明之畧出藩入從
蔚有壯猷年齡雖高精力尚富雍容祠館足以
自娛豈必挂冠然後為樂勉承眷倚毋重有言
所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顯謨閣待制新知泉州陳峴
辭免除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恩命不允
詔

勑具悉朕登進老成以重朝廷之體尊獎廉靖
以厚薦紳之風卿彊識博聞淹貫千載英詞麗
藻焜燿一時退然靡衒於智能卓爾獨安於義
命當權門之翕赫甘文館之委蛇衆翼怒飛儀
鳳之翔何遠萬流奔注砥柱之立不移雖暫陪
獻納之班旋復困排根而去粤余更化命爾嚴
藩適冠蓋於江湖之衝蜚仁聲於嶺嶠之表厥
有嘉績簡于朕知與其荐佩虎符以責拊摩之
效孰若延登禁以究潤色之長擢貳五兵加
榮二命庶日賴謀猷之助且漸還典誥之隆亟
其來思副此虛佇所辭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黃由辭免除寶謨閣學士提
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朕篤舊以恩每務存伐木之義退人以
禮不忍睹墜淵之譏庶全忠厚之風益廣和平
之福卿蚤繇迪簡服在禁嚴資善從游嘗與橫
經之列甘泉入侍晝聽履之班屬此退休可
無優數昇眞祠於南浦還學職於西清朕於侍
秦府之僚眷維加厚卿其存魏闕之念毋替效
忠往體至懷亟祗茂渥所辭宜不允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府兼

江淮制置使黃度乞檢會前奏許令致仕不允詔

勑具悉朕觀宣王之雅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當時之民流散失職若是其甚也又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當時之侯伯卿士勤求民隱若是其至也用能使百堵作而民安宅焉其功豈一日之積哉閒者邊事驟興江淮之間繹騷者數載殆亡異鴻鴈之詩也而卿以儒學之宗任師帥之責推劬勞之心以行安輯之政我民告饑卿實哺之我民告病卿實蘇之蔵延育之令而

盜賊銷汰冗食之兵而財用足元元用安舊觀寖復卿之力也民之說卿盖若鄭人之歌子產而朕輕聽其去可乎屬閒歎事之間不廢講論之樂從容卧治足以自安何必退休以孤眾望所請宜不允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乞退休不允詔

勑具悉朕聞有國之執盖以得人為疆郤夾谷之俘則齊夷不敢謀夏抗澠池之辨則彊秦亡復加兵况朝廷輔弼之崇實中外觀瞻所繫非

平時素有折衝之略則臨事寧無失匕之驚卿學問高明智謀閎建薪以儒者兼備武文之材自爲從臣已稱將相之器延登三祀勵翼一心烽燧疆埸之間寖卷江湖之上政須碩望以重籌帷庶幾銷事變於未形抑亦顯世臣之有後遽茲求退匪朕欲聞所請宜不允

賜煥章閣直學士朝散郎知平江府趙希懌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差知太平州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日者聽朝于垂拱二三大臣以姑孰數

守聞朕睠焉西顧曰此東晉以來名鎮也俗淳事簡有承平之遺風焉非平易近民如魯伯禽清靜不擾如齊相國莫宜居之惟卿持身之德簡而廉愛人之心惠而篤遴柬良牧孰如卿宜此丙寅之詔所以有易地進律之寵也况卿前在鍾陵當警備之日比守吳門適旱潦之餘勞來撫摩功績懋矣閔勞而勉以佚非朕待遇近臣之至意乎式端其驅尉彼黎庶所辭宜不允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再乞祿之閑散示

以保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勑具悉朕緬懷先王嘗位幾逄當王室多艱之
時爲人臣徇義之倡嚮㨗海上莫回蘇武之心
㧞坟廷中卒奮真卿之節至今烈士猶仰英風
蓋將爲萬世立臣子之防夫豈計一門享忠諡
之報卿家傳正學躬負偉材甞戎昭則底綏靖
之勲贊政塗則多弼亮之益克有今聞肖于前
人所當體予眷倚之誠懋乃經綸之業使中外
寧壹民俗阜康豈惟朕心有望於卿抑亦爾祖
所期於後昆乃道方行而遽畫功未竟而言歸
俾予獲棄賢之譏而卿亦負克家之責於義兩
失將奚取焉勉聽朕言往究爾猷所請宜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
賜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衛涇再辭免除
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朕以孟春元日御紫宸朝三事大夫濟
濟在列緬惟更化之日屢有輔政之臣勤勞百
爲功績用懋久安閒館未愜予心是用加秘殿
隆名俾塡方岳夫當三陽彙進之初而褒德錄
賢以順天今古之道也卿當深體此意式遄其

驅布宣詔條推廣德澤惠綏田里勸課農桑使
湖湘一道熙然於春風和氣中此朕所圖於舊
弼者再命而僂非所欲聞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權工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
錄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乞許納祿
或畀祠祿不允詔
勑具悉昔唐白居易以直道不容于時故年甫
六十九辭宮傅之秩而歸休焉清名高行後世
所慕望而不可及也雖然居易則誠賢矣而時
君能挽而晉之用其言以顯其身使居易無勇
退之名而唐室獲任賢之福豈不尤可尚邪今
卿以白傳之年而數上閑業之請豈非聞其風
而興起者乎夫年未至而告歸在卿固爲高致
知賢而不盡用天下其謂朕何勉從吾游毋使
識者窺朝廷也所請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
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
修撰曾從龍辭免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
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東西分臺均於秤國論內外有制皆以

代王言然而六曹之押豈知瑣闥之嚴五字之
除未若禁林之重卿學窮百氏名冠諸儒議論
正而非阿文章簡而有法以遜詔之直必能為
予謹命令之源以演誥之一必能為予顯典冊
之寄在昔　乾道有臣克家實錄草奏之司衆
備摛文之對其紓素蘊以繼前修豈將為邦國
之華何止盛鄉閭之觀亟祗茂渥寧事多辭所
辭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
乞歸田里不允詔

勑具悉卿以耆艾之齡貳鈞衡之寄陟降九陛
不若山林之安憂勤百為寧如閑燕之樂此歸
去之章所以屢陳而未已也然而天生髦俊本
以為人材者常竭天下之勞智者常任天下之
患雖願為庸人而莫得其可徇私志以圖安戢
矧惟賢哲之達辰率多既老而後達若必引年
而謝事守禮以乞身則渭濱黃髮之叟不得以
究鷹揚之功而高蹈商山者不當起為羽翼之
助矣朕意未可卿其思焉所請宜不允

賜奉國軍承宣使知閤門事兼賓客四方
館事兼提點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楊谷
乞昇祠祿不允詔

勑具悉卿柔惠且直蹈申伯之風退遜不驕秉
竇君之節藹然譽處簡在朕心方資肺腑之良
重吾宮闈之寄而上書求退為之憮然昔詩人
以王事靡盬與不皇將父之歎今卿雍容朝謁
無從事獨賢之勞而安車數過有擊鮮娛侍之
樂維忠與孝何嫌兩全勉服厥官毋重請也所
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侍讀兼修玉牒
官章穎乞引年致仕歸休田里不允詔

勑具悉朝廷所尊寶兼爵德與刑雖重未若老
成卿造道深醇養氣剛大在紹興末以讜言位
諫列逮慶元初以直道忤柄臣棲遲十年逮寧
三紀多士宗其高行當世謂之正人自歸曖於
禁塗仍首陪於經幄僚蓮皆憚以黯寧骨鯁之
未衰商宗舊學甘盤喜儀刑之復見親賢方篤
避位何名尚裨入告之猷毋徇退休之志所請
宜不允

賜中大夫章穎辭免除寶謨閣學士恩命

不允詔

勑具悉昔我　烈考博求當世之彥以從朕于潛藩二十餘年之間老成凋零存者無幾睠念疇昔愍焉興懷環瞻在廷獨卿宦舊顧可輕聽其去耶而引年之章屢卻復上夫尊耆艾重朝廷朕之本志也獨鹿偶知止是卿之至情也朕既不獲留卿於近班亦豈不能貫卿以異數延閣之命人誰間言往服新榮以燕里社所辭宜不允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辭免以　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特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朕惟太子天下之本非務學無以充德性之尊春秋王道之衡非覲師無以究聖言之秘卿識超物表行冠儒先久陪鶴禁之游備闡麟經之蘊使二百年褒貶之要指悉融會於胸中而十數家傳注之遺文不拘牽於紙上卿之力也朕甚嘉之夫弼元良以基萬世之安厥功為大循典常以疏一秩之寵於賞猶輕毋庸固辭往即祇命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雷孝友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　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各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勑具悉昔晉侯以羊舌肸習於春秋使傅太子彪楚莊王問教太子之道於申叔時亦以春秋為首方是時麟經未作二臣所學蓋乘檮杌之類耳晚若取聖人之微言擇天下之端士以訓導元子如今日之懿哉卿等蔚以鴻儒參陪國論事機之暇從吾兒游究終始於遺經迪高明於德性其為益大矣進官一等茲謂故常陳義固辭殊非所望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辭免　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朕惟三代聚國之長原於太子六經致治之源備在春秋博求孝悌道術之英推明是

非褒貶之旨而卿越錄時望久與賓僚每數繹
於聖言以養成於儲德俾王裕淵沖之愈粹猶
膏潤冰釋而不知載嘉爾勞命晉之秩顧循墻
而有請欲反汗其謂何往服寵榮之恩益禅輔
導之力所辭宜不允
賜顯謨閣直學士朝散郎知太平軍州事
兼管內勸農營田使趙希懌乞畀祠祿不
允詔
勑具悉朕惟用苛嬈以勝姦不若清靜而民自
化求武健以濟事不若循良而物自安故擇審

宣之臣必先慈惠之長雖泯然風采歲月未見
其功而培我本根國家實享其利卿秉心緻格
為時德人布政寬平如古賢牧比上全吳之印
丞畀當塗之麾申伯相攸莫如南土之樂汲黯
卧治足底惟陽之倩還茲求閒非朕所望所請
宜不允
賜中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
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俞
烈辭免經筵進講周易終篇侍讀官特與
轉行一官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朕若稽　先朝最重易學對昭素於便
殿緬懷　藝祖之夙命李覺於成均載仰　太
宗之懿顧如沖眇敢廢講論韋編㡬至於絶三
卦畫冀明於重六卿為時鴻碩密侍燕閒每當
從容訪問之餘盡發深靜精微之蘊俾予上窺
天地之奧壼究聖賢之心體純乾之運而知剛
健之德當修所交泰之旨而使上下之情無壅
既懋格君之益可忘增秩之褒丞拜渙恩毋庸
巽避所辭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雷

孝友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通議大夫
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正議
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
客辭免　皇太子讀　三朝寶訓終篇並
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勑孝友等具悉朕觀三代盛時惟先王彝訓是
式如奉拱璧如寶大龜兢兢焉罔敢失墜是以
皇祖之訓著于夏書文王之謨述于周命故能
保世滋大以敷遺後人休惟我　三朝格言大
法具在一書猶古二典朕固嘗讀之于經帷彼

命群儒以授儲禁俾吾元子知創業守文之艱
明修身治國之要懋敬厥德以對于前人其為
益大矣終篇論賞徧于官僚豈吾大臣延獨弗
及朕命不易往惟欽哉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權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汪
逵中大夫權工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戴溪
中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
曾從龍辭免以 皇太子讀三朝寶訓終
篇推賞各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朕觀隆古盛時之治勳惟先王成憲之

師五子之歌具陳皇祖之訓君牙之命亦述文
王之謨此三代所繇以久長予一人敢忘於儆
法矧 烈祖 神宗之相授有格言大典之具
乘既當率是以御邦茲復用之而數子卿等越
由時望久翊儲闈當橫陜之從容每彈誠於啓
沃俾元良養德之日茂知 剛聖謨之易遵
有嘉輔導之功可緩褒崇之渥往其祇命毋或
固辭所辭宜不允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軍府
事黃度辭免除權禮部尚書兼侍讀恩命

不允詔
勑具悉朕聞之傳曰禮之為國與天地並書曰
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大哉禮乎不可
以一朝廢也大哉學乎不可以斯須已也粤惟
眇躬獨理尚淺方將治神人而和上下考成敗
以鑑古今以卿深窮周公致平之書獨抱孟子
敬王之志久去邇列滑闕嘉猷故命居夷夔之
官俾日陳堯舜之道為勸往之意豈輕也哉夫老
成進則國體自尊正人用則治表可見朕方虛
竚以俟造朝陳義固辭良非所望所辭宜不允

賜中大夫試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
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
學士院曾從龍辭免權刑部尚書兼職依
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朕觀古人之倫刑也不曰惟克天德自
作元命則曰九制王刑以即天論蓋用刑之權
本出乎天人主與有司特奉行之耳今吾士大
夫以刑為職者非一而大司寇實總獄之成以
告于朝是蓋佐朕行天討者也任非其人命曰
褻天朕敢乎哉卿氣嚴行方守以忠恕必能為

國諱偕氏命兹庸俾爾進長于秋官卿其祗服
道司推不忍之心行無私之法庶幾對越上帝
以迓無疆之休顧不偉歟退託未能殊非所望
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權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
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汪達辭免除
吏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因讀易有感乎復之彖曰利有攸往
剛長也夫陽升則陰伏君子盛則小人消與替
之源靡不繇此拔用並登群賢稽布通列盖一

日而進擢者數人焉所以廣衆正之塗重　本
朝之體也卿以儒宗陪禁從讜言直道寔似其
先肆命正天官之除首常伯之任論思啓沃寔
朕無過之地自今益有望於卿選舉清平直餘
事耳尚体斯意何以辭爲所辭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兼詳定勅令李
大性辭免除兵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
允詔
勅具悉朕以兼覆爲度不忍毒民於兵載尋和
盟以息邊警務修文德以綏不服雖本至仁而

除戎器以戒不虞柳存遠慮肆求耆哲俾長夏
官示整戎經武之未忘亦折衝銷萌之有賴卿
夙推畯望獨負壯猷名聞朔陲蠻貊亦可行矣
惠洽南夏江漢至今賴之比趣來歸忻聆入告
雖曰明刑而弼教未如掌伐以正邦庶資老謀
以肅軍政成命靡易多辭奚爲所辭宜不允
賜中大夫新除工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兼
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辭免除
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聞之記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

春秋者也居廷史之官而不明聖人筆削之指
其能勝任者幾希卿爲時儒先篤志經學蓋於
尊王黜伯之誼賞善罰惡之權混融貫通如指
諸掌發凡起例固所優爲今　三朝之典未免
闕遺甲寅之記尚多牴牾正賴鳴筆勒成信書
矧卿與達俱　屢充史官之舊並命修纂人皆
謂宜往殫副墨之歷以究汗青之緒所辭宜不
允
賜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汪達工部尚書
兼太子詹事戴溪權刑部尚書兼太子右

庶子曾從龍辭免　皇太子講授周易終
篇推恩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勑具悉昔漢明帝之為太子授經於名儒劉昆
然昆之易學本于京氏以區區占驗之術欲以
成溫文之懿豈不由徑行而求前乎今朕傳選
俊髦輔導吾子惟卿師友淵源粹然出正用能
發三聖精微之蘊裨元良聚辨之功俾蓄德日
新震器增重以此受賞豈為無名抗章力辭非
朕志也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新除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

汪逵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辭免
陞兼修國史兼實錄修撰不允詔
勑具悉朕惟古之太史必世其官下至兩漢司
馬氏班氏父子猶以雄文典禮制作之盛後
之論史者首稽焉惟乃先正以名世鉅儒受知
我
烈祖實錄銓衡之長濡筆削之權距今餘
四十年朕復命卿嗣掌厥事豈欲以一職為卿
榮哉顧今
三朝之典未免闕遺甲寅之記尚
多牴牾往率厥屬勒成信書使班馬氏不得專
美於前此卿所當自期者抗章避寵豈朕欲聞

所辭宜不允
賜朝奉大夫試中書舍人兼權禮部侍郎
兼修玉牒官兼侍讀范之柔辭免除禮部
侍郎兼中書舍人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朕惟　慶曆　元祐之盛若文正忠宣
之賢雖善人吾不見之數九原之莫作然故家
猶有存者蓋百世而復興卿蚤傳韋氏之經克
寶鄭公之笏其鴻謨以讜論沃朕心其登綸
闈以英辭華國體列拜典禮丞之既久於禮文
參訂以尤多載嘉爾勤就正厥秩朕方慨慕

先朝之烈卿其勉追乃祖之風用副隆知奚煩
多遜所辭宜不允
賜通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
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汪逵乞休致不允
詔
勑具悉朕延登正人稽布通列類朝夕論思之
益建國家久長之基卿學為一代之宗位處六
官之長觀聽其屬倚注尤深所當以邁往之氣
而出憂時之言以康濟之材而將及物之盤使
朕獲老成之用而世知儒者之功豈惟多士有

望於卿抑亦先王所期於後若乃道方行而遽
晝年甫至而求歸既非聊冲擢任之本心亦豈
平昔自期之壯志尚安厥位勿復有陳所請宜
不允
賜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
章良能乞在外宫觀不允詔
勑具悉朕不見卿數月矣以朕懷卿欲見之心
知卿未忘於朕也屬聞有瘳則為之喜入對便
朝體力如故則又加喜焉顧方日覩嘉謀以輔
不逮而需章遽上若不容一日留何哉夫恩義
相須識如來奏傳曰為人臣者無以有已此義
之大者也若乃圖一身之便安而忘眷倚之至
重又焉得為義乎以卿之明當知所擇悉心思
報毋或他云所請宜不允
賜少保師撰辭免除少傅依前皇伯奉國
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加食邑食
實封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朕更新治化于茲亦年農疇屢登邊鄙
不聳豈予一人所能致哉蓋天地 祖宗之靈
寔嘉相之也是用迎日之至躬展美報以對越
于神休而禮行之夕瑞應卿答雲物卷擾月星
舒華亦豈予一人所能致哉群工庶正與我一
二族老寔顯相之也已事而竣既施澤於中外
矣明德茂親有如伯父其可無以表異之乎孤
傳之崇以待耆哲朕命弗易毋煩控詞所辭宜
不允
賜光祿大夫樓鑰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
太平州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朕當 開禧改紘之日首恩 慶元寠
窶之臣聘角里於商山在建成妹舍申公於魯
邸視古有光耀在邇聯進參大政謀猷足以經
萬務德望足以師百僚予維倚毗士有矜式屬
嬰微疾遽發歸心披告老之章殆幾八九諭貪
賢之指亦既再三確爾莫回為之太息念累歲
與廟堂之畫厥有成勞顧一朝上印綬而歸可
無異數通班秘殿優息便藩朕猶有慊于中卿
尚何辭之力亟祗茂渥庸副至懷所辭宜不允
賜光祿大夫新除資政殿學士樓鑰辭免
除資政殿大學士在京宫觀任便居住恩
命不允詔

勑具悉朕惟昔者耆舊之臣蓋或起於燕閒之
後逮稽漢室若園公綺里季之肯來近屬 皇
陵若張禹辛次膺之復用考其在列曾不幾時
未有更東西兩地之崇歷先後六年之久凡更
化以来之規畫頗同心相與以扶持迄成庶邦
嘉靖之休君爲元老謌諧之助振挽晋之莫遂
顧疏寵以宜優冠秘職於殿廬領真祠於轂下
身安晚節未容居易之退休國有大疑尚冀仲
舒之就問往欽特命毋有退心所辭宜不允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

子少師史彌遠辭免特授正奉大夫加食
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國朝之制凡大典禮大慶賚丞相率居
其先焉所以重朝廷尊廉陛今朕涓日陳儀冊
拜元子恩典之行宜自卿始而逡巡固避至于
再三越既崇襃衛奬族老而後及卿所以屈己
章伸雅素者不爲不至矣尚欲力辭非予所敢
知也所辭宜不允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
子少師史彌遠再上奏劄子辭免以 皇
太子冊寶推恩特授正奉大夫加食邑食
實封恩命不允更不得再有陳請詔
勑具悉朕以卿輔翼元儲功德茂盛考循故實
命晉文階而控避之章既卻復上前所諭答固
已諄諄胡爲確然不易所守夫崇德報功國之
典也辭榮避寵卿之心也卿欲行志朕欲行禮
志與禮孰重卿其忍焉所辭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試工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
錄院修撰兼太子詹事眞德秀乞許納祿休
致不允詔

勑具悉昔漢疏廣爲東宮傅自以宦成名立浩
然勇退論者高之夫知止之風在廣誠可嘉矣
然知其賢而許之去豈非宣帝與太子之責哉
今卿經學深明德行醇茂朕既俾之自近而吾
元子尊師重道尤不可一日無卿祖張都門揮
金田里悃誠雖切誼未可從所請宜不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翰林詞草

答詔

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史彌遠辭免進呈安奉　三祖下第七世仙源類譜
高宗皇帝寳訓　今上皇帝玉牒　今上皇帝會要禮畢三局提舉官并進呈安奉玉牒禮儀使各特與轉兩官依例加恩令學士院降詔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曰卿總領諸儒以四書　祲容縟典視昔有加或謂一時文物之盛　已孰知其深助朕德而有裨洽功哉蓋溯宗支之籍則思睦族不可忘讀典謨之訓則思成憲不可失若朕涼菲雖微足書應行一政令而史牒紀之講一典禮而會要傳之使予惕然益知為君之難者亦書之力也卿以鴻儒提鉅筆又以元宰實盛儀懋賞之行其曷可後往其恭朕命毋復爰詞所辭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再上奏劄子乞歸休田里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勑具悉朕内修盟國之基外講安邊之畫念端委廟堂而共政惟二三臣苟折衝尊俎之有人賢十萬衆卿以魁壘之器雄剛之材正色立朝直後凋之松柏同心輔政有相濟之鹽梅當夙宵圖乂之秋正上下交修之日眷時遺列稀若晨星獨我老成屹如砥柱俾朕躬之有賴諒天意之使然與其志在丘園冀私情之遂孰若心存社稷合大義之公往佩予言勉綏爾位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汪逵辭免除顯謨閣學士提舉佑神觀依舊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仍令赴日參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朕以尊用老成為重挽之唯恐弗留卿以保全名節為高去之唯恐不力故於二者思擇其中擇銓莞而侍真祠所以示閑勞之意則清厢而輔儲禁所以示貪賢之心卿猶固辭其誼安在所辭宜不允

賜寶謨閣直學士中大夫新知潼川府劉
光祖乞提舉宮觀一次不允詔
勑具悉昔在　先朝有臣趙抃立朝則忠於君
治郡則仁於民朕緬懷遺風謂不復見求之當
世㝡得其人卿以剛毅正直之資兼慈祥樂易
之德曩司言責誠節貫于天淵比典藩維惠澤
流于江漢發諸前哲異世同心雖時狩潼體乃
舊服徒得君重慰吾父老子弟之思故雖家居
何以過此奉祠之請非所欲聞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兼詳定勑令官
兼權吏部尚書李大性辭免除吏部尚書
兼職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朕惟銓綜之寄古今所難雖一定若權
衡蓋自有不欺之法非至明如水鏡豈能勝無
窮之姦故法非人而莫行官以人而後重而況
職亞近輔位尊文昌必得耆舊之臣乃當選用
之意卿蚤列瀛從為時名流博貫群書於典章
充所該洽周行萬里於情偽靡不照知必能以
鑒裁之公收平允之譽往其乃職稱朕志焉所
辭宜不允

賜通奉大夫權刑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
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
直學士院曾從龍辭免除禮部尚書兼職
並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昔虞書之論天秩實在天討之先周官
之設邦刑列於邦禮之後蓋決令特輔治之具
而教化有範民之功朕方修明舊章亂舉墜典
自非當世豪英之士孰識古人制作之源卿學
足以致知才足以大受賡延待問首陳彊勉力
行之言收敍躋榮已著老成重德之望惟時宗
伯政待鴻儒與其緊漢書讞訟之勞孰若付俎
豆禮文之事庶因稽古之服𡨋晝告猷之忠往
悉乃心庸稱朕志所辭宜不允
賜通奉大夫新除禮部尚書兼太子右庶
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
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辭免兼實錄院修撰
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朕觀　咸平之世去　太祖　太宗未
遠也而我　章聖皇帝喟然深念亟命纂修正
史於是名臣楊億輩寔膺是選越五載而書用

成肇削得人其效如此於惟中興　三聖授受
功德盛矣而汗青之典猶未就緒朕甚恧焉卿
文紹卿雲學富班馬必能以大手筆成一家言
往欽勿辭副朕所望所辭宜不允

賜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知興元軍府
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利州路安撫使
馬步軍都總管四川制置大使安丙辭免
除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日下起發
赴院治事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昔在　阜陵之盛緬懷蜀道之難選任
惟精率取一時之傑功庸既懋必躋兩地之嚴
仰窺宏墓屢有深旨卿以魁壘之器雄剛之材
忠義貫乎神明威名震乎戎落百年鼎鼐丕昭
曠世之勲萬里岷峨坐復承平之觀念宣勞之
浸久豈圖任之可忘渴聞詰言想見風采肆擢
陪於右府併參護於春宮顧南渡中興以來餘
八十載若西州與政之彥凡六七人皆掌服采
于朝始拜登庸之寵維卿殊遇眡昔尤優宜追
聞命引道之風庸副側席待賢之意所辭宜不
允

賜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知潼川軍府
事兼管內勸農使兼提舉潼川府界渠州
懷安等軍兵巡捡盜賊公事劉甲辭免除
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兼本路安撫使塡
見闕兼節制本路屯戍軍馬就送還人限
一日起發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時暫兼
權四川制置司職事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朕顧瞻南鄭莽蔽西陲鄰境多虞政保
邉之當急元戎新易僉謀帥之孔艱非威名素
著不足以讋敵心非恩信久孚不足以慰民望
博參于衆未有如卿故擢專帥閫之權仍暫領
制垣之重庶幾麾幟弗改而氣自精明鈇鉞未
施而人自畏服此朕仰成之本意亦卿夙負之
壯猶胡為抗章未即引道夫勞法從以劇煩之
寄蚤高年於扞禦之衝顧朕至懷良非獲已諒
以急病讓夷之素必無辭難就佚之私亟拜恩
徽寬吾憂顧所辭宜不允

賜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潭州軍州事
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荊湖南路安撫使
馬步軍都總管衛涇辭免除資政殿大學

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塡見闕恩命不
允詔
勑具悉朕惟尊方鎭之權所以衛王室優大臣
之禮所以重朝廷卿夙負軼材蔚爲偉器參國
於萬化更新之日有彌縫輔贊之功建帥旄
於一方甫定之餘有鎭靜綏懷之畧顧方深於
嘉賴廼亟丐於歸休爲爾相攸莫如自近大江
西南綿數千里昔稱會府之雄中興救伯餘四
十人半用政塗之舊申加隆委就陟寵名使周
邦喜良翰之臨知朕志軫斯民之厚尚體玆意

毋爲固辭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
人兼修玉牒官兼侍讀范之柔辭免權刑
部尚書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維我　皇祖肇開邦圖首除五季之淫
刑浸㨿成周之中典俾天下元元之蕃庶各保
其生而國家世世之康寧皆基于此顧朕凉菲
敢忘纘承肆擇儒英進司邦禁庶闡洽德好生
之化以爲祈天永命之原卿剛毅而裕和清明
而簡重博參于衆宜在此官昔文正議仲約之
刑不欲開人主以殺戮之衞忠宣爭新州之獄
獨思爲朝廷存長厚之風諒惟世臣深識此意
亟其祗服副朕選掄所辭宜不允
賜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潭州衛涇上
表再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江
西安撫使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勑具悉日者豫章郡以缺牧聞朕睠焉西顧曰
此　孝宗皇帝龍潛之舊服也襟江而帶湖物
衆而地大非吾股肱舊人功在王室而澤在生
民莫宜居之顧咨近臣咸以卿對朕於是有五

月乙亥之詔爲詩不云乎在彼無惡在此無斁
夫能使政孚于湖南而不能使化行於江右者
非所聞也亟脂而車膚咨民望所辭宜不允不
得再有陳
賜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安丙辭免除
觀文殿大學士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撫
使塡見闕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朕以卿威名夙著宜入贊樞廷卿無以
疢疾自言願退休祠舘將必行朕命則非所以
示閎勞之心若遂聽卿歸又非所以盡倚賢之

誼深求其當宜達厥中維紫宸於近職爲獨高
維星沙於外藩爲寵佚寵名赫奕實均廊廟之
瞻矚諸優繇仍遂湖山之樂其體相攸之意毋
形知止之言所辭宜不允
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
子少師魯國公史彌遠辭免以　皇太子
講毛詩終篇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朕遍觀前代之隆莫重元良之教出則
有師入則有保既皆選用於正人邇之事父遠
之事君欲使深明於大義惟六詩之當究在三

善以尤先卿蔚以鴻儒久陪鶴禁周旋羽翼獨
高圖綺之功導迪性情匪顓毛鄭之學屬檻終
篇之奏編推横帙之褒矧吾元臣可後寵秩其
祗予命益既廼心所辭宜不允
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給事中兼直
學士院曾從龍華文閣學士兼太子詹事
戴溪刑部侍郎兼太子左諭德劉爚辭免
以　皇太子講毛詩終篇各特與轉行一
官恩命不允詔
勑具悉朕惟求多聞乃有獲實哲王求世之規

不學詩無以言蓋聖門教子之灋肆疇端士俾
翼元良必先六義之陳以裨三善之懿卿心傳
洙泗學陋毛韓其於從容諷誦之間居多涵泳
性情之益既終厥帙宜獎爾勞其亟佩於寵光
尚益虔於輔導所辭宜不允
賜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安丙上表再
辭免除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兼荊湖南路
安撫使塡見闕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詔
勑具悉廼者念卿久勞于外擢贊本兵之任冀

聞告后之猷疊檻來章具陳至意謂方脫瞿唐
之嶮願少休荆渚之間義雖急於親賢恩尤先
於從欲故待以宰臣之禮而付之連帥之權蓋
徇恍辭匪緣他故而卿乃惟多言之是畏思勇
退以自謀聞之憮然慮亦過矣朕方推誠著哲
務全終始之恩卿其戮力國家勿以中外爲間
所辭宜不允
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
子少師魯國公史彌遠辭免爲進呈安奉
高宗皇帝中興經武要略了畢提舉官就

差禮儀使各特與轉兩官依例加恩令學
士院降制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我　烈祖以天授之資再造鴻業雖神機妙算不可迹窺至於整我經武之方安邊制勝之畫布在方策煥如日星其在菲凉敢忘取法肆命纂輯裁為一書歷年于茲迺克登奉提綱領使卿實顓之稽諸舊章其可不賞昔下武之詩爲繼文而作也卿其輔朕懋建長策以明昭于前人光時乃朕志區區品秩何足以辭所辭宜不允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前知成都府
路安撫使黃疇若辭免除兵部尚書兼太
子右庶子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維蜀萬里在天一方自昔　祖　宗之時已隆牧守之寄當其臨遣必有以寵其行越既勞還必有以旌其最卿曩繇邇列出無遠民其威名立斷有張詠之風其簡易弗苛如趙抃之政使蠶叢魚鳧之舊俗咸底樂生雖白狼槃木之諸夷亦皆効順既寬西顧爰命東歸間闊六年喜風神之尚壯諄勤三疏偉論議之可觀宜登夏官常伯之聯併領春宮中護之職其思美報毋事謙辭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新除權兵部尚書兼太子右
庶子黃疇若乞畀祠祿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卿去國六年守藩萬里念不見賈生之久故式遄山甫之歸置之大司馬之聯寵以中庶子之職方將屢趣燕間之對俾罄所懷庶幾力陳鯁諤之規有裨予聽偶茲移疾遽欲節安既非盡瘁事國之素心亦豈側席待賢之本志其思加嗇亟底有瘳苟未遂於造朝政何

嫌於予告所請宜不允

批答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
子少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　皇太子冊
寶推恩轉行一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
答
省表具之朕聞予奪不同惟功是眡辭受何常惟義之歸當予而刓印非所以勸功宜受而偝墻非所以合義若昔聖賢之論尤嚴取舍之間苟有其名則兼金之重孟子弗以爲非不由其

道則五兩之微楊雄猶以為忝今卿輔成僻氏
之德於朕蓋有社稷之勳祇進一官纔形三請
夫贊龍樓之禮豈如衛翼之誠深仰虎拜之恭
孰若師承之道重況循常典非出異恩宜悉眷
懷毋煩詞費所辭宜不允本欽云以表不文貫龍樓之從仰虎拜之恭故云

賜嗣秀王師揆辭免除少保依前皇伯奉
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加食邑食實封
恩命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三孤之官在周為寅亮天地之職今
雖名存實異然命數禮秩蓋與丞相等朕未嘗
輕於授人也卿以溫良易直之資耆明醇茂之
識為宗室祭酒視儀三事亦既有年肆予考之
褒章登拜亞保非獨修鉅典之成而已亦俾振
振麟趾之族知有德如卿然後足以當此位其
為勸勵不既多乎亟其祗欽毋過朕命所辭宜
不允

賜嗣濮王不㒥上表再辭免特授檢校少
保依前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嗣濮
王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
答

省表具之夫建元子以奉粢盛褒同姓以壯藩
翰其事雖殊其為尊祖重本一也孟子曰古之
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
朕因父子之親而施恩宗族非善推所為之誼
乎方將以是勵風俗厚人倫以教天下之愛卿
言雖力不得而從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嗣秀王師揆再上表辭免除少保依前
皇伯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加食邑
食實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讀詩至大雅曰懷德維寧宗子維
城未嘗不置書三歎也於乎有國家者其可不
寵綏同姓以為藩垣之助哉眇予小子嗣守丕
緒惟修德以固宗子者未嘗一日忘庶幾行葦
忠厚之風興於今日而況予一人伯父之尊
三朝屬籍之老褒崇之典其庸可後肆升華三
孤亦既晚矣卿而不宜尚誰宜之遜祗朕恩毋
或多遜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正議大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特授光
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奉

化縣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仍
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之朕聞諸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
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蓋惟世臣與國同
體故當以安社稷爲悅不當以辭爵位爲高卿
忠正勤勞素明斯誼廼者纍然在疚尚能體眷
倚之重勉服厥位以圖經綸之功况今祥禫既
終禮制無闕是因毖心輔政之日也甲寅制書
誕告有位暨士庶正僉曰允哉卿其祗服訓言
廸朕不逮君臣同心克享上帝以迓續無疆之
休卿亦與有無窮之聞豈不賢於辭寵之煩乎
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
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　皇太子講授春
秋終篇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仍斷來
章批荅

省表具之昔漢明帝之爲太子也能辨南陽之
牘光武嘉之或謂其天資之美實然抑不知帝
以十歲而通春秋揆事應物之權未有不繇學
出者然以察爲明而昧君人之體殆當時輔導
者之責歟眷惟元子蚤毓春宮而能建至榮以
安朝廷擘宏綱以尊君父非深窮春秋之大義
者曷克知之夫非學無以通經非師無以明理
譬諸浸灌日就厥德卿之力爲多豈以訓廸之
勞而忘褒陟之寵恍辭雖切匪朕敢聞所辭宜
不允

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雷孝友正奉大
夫參知政事樓鑰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
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
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再上表辭
免　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各特與轉行
一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之朕惟三代之教太子必使明孝仁禮
義之經六藝之有春秋所以著父子君臣之道
博求鴻碩敷闡精微卿以股肱之良參羽翼之
重雖靡勞於誦說實深賴於儀刑越既終篇所
宜論賞夫學爲王者事匪專多訊之勤而習與
正人居自有不言之益云胡抗奏自托罔功明
兩作離當勉裨於令德日三成魄毋徒貢於謙
言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文武百寮宰臣史彌遠等上表奏請皇
帝御殿復膳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以眇身獲承宗廟常懼弗稱以累
付託之明屬者風霆之警屢證甚異惟德菲薄
睎于政理故天動威以顯朕郵在易有之洊雷
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是用惕然貶食避殿蓋不
若是無以見朕畏威罪己之誠惟卿等協同一
心飭正庶事以輔予不逮迺所望也若夫抗章
所陳蘄復常度顧朕寡昧方念弗足以御九筵
之峻享四海之珍省徳未皇其敢議此尚體斯

意毋重有云所請宜不允
賜文武百寮宰臣史彌遠等上表再奏請
皇帝御殿復膳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天人之應有若合符言行之微
皆足致異比以烈風雷雨之警惕若上帝 祖
宗之臨遇災何止於側身方食殆軼於失匕丞
虛正宁仍卻珍羞雖盡行貶損之文尚恐非感
通之實而未逾信宿遽復故常雖衆志之願然
在眇躬其安敢況屬郊禋之邇延蘄神聽之歆
當益懋於寅威庶遄臻於昭假朕固有待卿毋

重陳所請宜不允
賜史丞相彌遠再辭免 皇太子讀
朝寶訓終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批答 三
省表具之朕惟治效之隆替源於家法之廢興
使夏之嗣王常遵大禹之戒而周之奕世弗墜
文王之謨永乎故事與漢以俱存正觀元龜終
唐而克鑒則其享國之有永詎止如今之所觀
肆惟眇躬祗蹈先訓寶若珪璧銘之槃杅既以
是而飭身復用之而教子庶一道之相繼祖百
王而有光卿以元愷之才居綺園之任陪輔寂

火講明獨深俾重暉之德愈新而盤石之基益
壯此而弗賞何以懋功陳義固辭豈朕所望所
辭宜不允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
師永國公史彌遠上表再辭免勑令所修
進吏部條法總類及百司吏職補授法了
畢特轉兩官依例加恩仍進封魯國公令
學士院降制恩命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卿以經世之學佐王之碁自登翼於
萬機首整齊於百度群材彙進蔚有 慶曆

元祐之風公道砥平浸還　乾道　淳熙之舊
俊以餘力裁成信書近酌唐銓別嶲紳之流品
遠參漢律嚴刀筆之勞䥺坦然甚明來者可考
如權衡之設輕重不得而私君涇渭之分清濁
靡容其混茲底章程之定允資筆削之嚴諒斥
甫須謙辭已上知卿盛德居存避寵之心顧國
舊章難廢懋功之典往欽詔諭亟服恩徽所辭
宜不允

賜吳琚上表再辭免除檢校少保加食邑
食實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之朕博觀圖史之傳歷考后妃之德苟
內助之賢嘗有功於社稷則外家之福必沉及
於子孫故周之任姒世為諸侯而漢之馬鄧門
多賢者天道非遠較然可知維我　國家壼儀
最盛是生　聖后光輔中興保佑　三朝興定
大策功德之懿有光前聞肆卿一門寵榮烏奕
將惟公袞先後相望而自比年以來老成凋落
環顧近屬惟卿獨存慨然興懷思所以褒異者
久矣郊禋大慶中外所同揚于大廷俾𥈡孤保
所以報晉闈之恩而為內里之勸也朕志有在

卿其勿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葛邲良
能上表再辭免　今上皇帝會要禮畢轉
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之昔魯邦之褒敵謀在能秉於周禮世
祖之恢皇業由復用於漢儀則知典法之廢興
實繫國家之隆替於惟我　宋近酌有唐勒成
會粹之書具紀施行之實使後世由之而稽決
有司即是而討論豈曰空文豚惟鉅典而卿蔚
以使領相予禮容既登奉之告成豈褒崇之敢
後往祗渙命勉抑謙詞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通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
太子賓客雷孝友上表再辭免進呈安奉
高宗皇帝寶訓禮畢轉官恩命不允仍斷
來章批荅

省表具之惟治道之隆替原於家法之廢興使
夏之嗣王常遵大禹之戒而周之奕世弗墜文
王之謨則其饗國之甚長何止如今之所睹緬
惟　高廟載造我家凡其一話一言莫匪大經
大法念既服行於平日更將詒示於後人肆命

纂修式嚴發進而卿蔚以近弼相時盛儀可無
便藩恩命之加以示欽承祖訓之重尚體兹意
勿復有陳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
師魯國公史彌遠再上表辭免三局進書
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以研測聖幾之學鋪張王度之文
獨秉政鈞兼持史筆叙
烈聖德萬斯年之世
緊馬金枝玉葉之輝衰中興三十六載之獻
謨重於洪辭赤刀之寶舉
嘉泰
開禧之行
事做李燾蘇晃以成書並詒悠久之傳帥自總
提之力夫制作國之大典朕不敢輕爵賞君之
大權朕不敢廢勉祇渙渥毋守讓辭所辭宜不
允仍斷來章
賜朝奉大夫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讀鄭昭
先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
權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恩命不允仍斷
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求當世之彥相與建當世之功有
大臣之材莫如有大臣之度蓋心平乃可揆物

非量傳不能受人故當即其議論之間因以觀
其平昔之蘊卿性資謙裕德宇靚深探賾淵源
一本聖門之正學望其容貌知為天下之偉人
自陟朝行徧居言責無偏無陂務持公道之衡
不激不隨雅得爭臣之體僉諧既允圖任何疑
繇七諫而擢機廷雖
先朝之故有不六年而
參國論蓋近比之所無其思恩遇之隆益展謀
猷之助兹為美報焉用謙辭所辭宜不允仍斷
來章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
太子賓客雷孝友上表再辭免以
皇太
子講毛詩終篇轉一官恩命不允仍斷來
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聞六經皆聖人作而洙泗之間啓
告學者獨於詩尤詳焉蓋可興可羣之未究無
以知事君父之方周南召南之不為必有正墻
面之慮夫學者猶爾況於承祧貳極之重者乎
今吾元子刻意是經優而柔之德器日茂朝夕
輔導師賓之力為多進秩祇功厥惟常典卿其
毋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上表再辭免進呈安奉高宗皇帝中興經武要略了畢轉官恩命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周宣再造之君勳若宣光甚盛之烈然詩人歌詠僅存赫赫業業之累章史氏形容不過赳赳明明之數語未有華三紀張皇之畧爲一編會粹之書言其震疊則不測如雷霆窺其變化則無窮如天地俾予小子獲監觀之益繄吾元臣專典領之功越進崇階豈云濫受往祗茂歷毋或固辭所辭宜不允

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進呈安奉高宗皇帝中興經武要略了畢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批答

省表具之人主之孝以揚祖烈爲先國家之事以飭戎昭爲急比勸成於鉅典悉登載於明謨俾中興攘夷復古之功垂于來人而今日經武整軍之略有所據依於朕豈小補哉非卿誰能辦此宜膺懋賞勿復然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上表再辭免進呈安奉高宗皇帝中興經武要略了畢同提舉官特與轉兩官依例加恩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　皇家復古之勳惟　高廟平戎之略雖勉爲時晦不欲黷武以病生靈而申儆邊虞未始恃和而忘守備迨至獫狁整居之暴迄收狒狸送死之功啓是宏規布于方冊俾鑒觀而有補繇典領之得人豈以成勞而忘信賞與其優褒再命堅卿辭寵之心孰若張皇六師助予經武之烈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生日詔

賜史丞相生日詔

勅彌遠東方曰春華乃乾坤之瑞西平有子爲吾社稷之臣千齡符發祥之占再世決和戎之議勳庸甚偉爰見瞻揆初度於孟陬允協靈均之賦保眉壽於魯國方賡見繹之詩重申臺鼎之眄式侈門弧之慶

賜少傅吳璞生日詔
勑吳璞瀆都馬鄧之賢胄推耆德周嶽甫申之
降靈在玆辰方自遲於燕頤宜永綏於壽嘏特
伸須式庸示眷懷

賜參知政事樓鑰生日詔
勑樓鑰月臨冬仲天祐 皇家當剝爛復反之
時逢陽盛陰微之始生吾元老爲國正人方參
秉於事樞宜寵加於賜式益綏壽嘏庸副民瞻

賜右丞相史彌遠生日詔
勑彌遠千載風雲之會式昇休期四明仙聖之
匡實鍾英氣爲此泰通之月生吾夔輔之臣世
秉機衡功施社稷往致便蕃之錫用卬耆艾之
祥

賜嗣秀王師揆生日詔
勑師揆乃睠賢王惟時耆艾清心寡欲味黃老
之格言迪德秉彝蹈閒平之雅躅屬當物変爰
錫多儀視卿齡耆之年壯我犬牙之勢

賜右丞相史彌遠生日詔
勑彌遠帝賚說以正四方商邦嘉靖天生歲而
爲萬姓唐室中興勝平社稷之宗臣時乃乾坤
之英氣歌降神於嶽嶽既賡周雅之詩紀初度
於孟陬更協楚騷之賦其加蕃錫以介脩齡

賜少傅吳璞生日詔
勑吳璞思齊大任仰徽音之如在不顯申伯偉
耆德之獨存屬此仲春時維初度其加異渥以
介麗禧

獎諭詔

賜畢再遇傷平淮冠顯有勞効獎諭詔
勑再遇比者淮楚之郊姦民肅聚毒流縣邑害
及烝黎朕意其本心或出詿誤姑從招諭許以
自新廼負固以罔悛至弄兵而未已卿忠勇禀
銳爲國爪牙布宣王靈指授將略卒殄平於羣
醜以綏靖於一方捷奏疊聞威聲大振緬惟盡
瘁良極歎嘉今氛祲既清式寬予顧瘡痍未復
尤惻我心卿其收爵散亡拊循凋瘵盡解犢牛
之帶佩咸安鴻雁之哀鳴時乃之休惟朕以懌
故玆獎諭想宜知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翰林詞草

勑書

賜湖北安撫使兗京西湖北制置使李大性銀合夏藥勑書

勑大性朕邃處穆清軫懷炎赫睠言侍從之老方剸藩垣之勞錫以珍良助其節宣尚屏癘疴之沴亟蘇苦熱之民

賜御前諸軍都統制李貴王大才莊松銀合夏藥勑書

勑李貴等朕身居廣廈心念和門屬超礫石之時嗟我擐金之士其攽藥餌以滌歊煩

賜安南國王李龍翰曆日勑書

勑安南國王李龍翰朕稽堯典之授時裁成曆紀倣周人之頒朔遠暨藩方眷乃忠純爲予屏翰念將更於華歲其預錫於新書欽奉國章益修侯度

賜江淮制置使黃度冬藥勑書

勑黃度卿以鮐背之年任麟符之寄勞於王事念在朕心屬當嚴冱之辰慮爽寢興之節宜須名劑以輔沖和

賜都統制王喜馬軍都虞候許俊都統制劉元鼎李貴王大才莊松何汝霖副都統制呂春李好古盧孝張威石宗水軍統制馮榯銀合夏藥勑書

勑王喜等朕推夏王翕暍之心陋唐室生涼之賦其於兆姓尚欲被之清風矧我將臣可不念其癉暑賜爾西山之劑彰予南面之仁

吊祭安南國王勑書

勑安南國王嗣子李昊旵維乃先王世守藩服

恭勤匪懈貢獻以時三紀于今始終一德奄茲訃告良惻予懷卿嗣事云初銜哀罔極尚其節抑式迓寵光

賜安南國王嗣子李昊旵嘉定十年曆日勑書

勑朕在璿璣謹乃授時之政布周正朔暨于出日之邦式睠藩方夙陶皇化將舊封之載襲宜新曆之首頒往服寵光益虔屏衛

大禮冊文

郊祀大禮前二日朝獻景靈宮 聖祖

天尊大帝冊文
伏以皇矣有　宋受命溥將仙源肇開自我
道祖發祥備慶敷遺後人粤惟眇冲獲典邦祀
逆日之至將見于郊德馨未聞奚自昭假聖靈
如在尚克相之俾臻厥成以介景福

郊祀大禮前一日朝獻　太廟　祖宗帝
后冊文
伏以維我　祖宗克堪用德延鴻寶命以畀後
人顧循菲涼懼弗勝任將以亞歲有事于郊率
循舊章先饗　宗廟於禰　列聖威靈在天尚其
相之俾迄熙事膺受多福垂休無疆

圜壇祭饗昊天上帝冊文
伏以皇皇后帝照臨萬方厥棐惟忱厥輔惟德
臣以寡昧獲承宗祧賴天降康中外底定報本
之義其敢弗虔翼翼小心躬修元祀匪曰祈福
私于眇躬惟民之安斯國之慶

圜壇祭饗皇地祇冊文
伏以至哉坤元與天同大是生百物以育兆民
比年以來農扈告稔媼神錫羨寖濟登茲顧惟
菲涼其曷以報故迪彝典合祛于郊兢兢一心
庶克昭事尚祈純佑以固邦基

圜壇祭饗　太祖配饗冊文
伏以昔在周室禋祀是嚴誰其配之皇祖后稷
維我　藝祖肇造邦家功大德崇有光于古肆
惟冲眇嗣守慶基創業之艱敢忘厥自茲率舊
典升侑于郊威靈赫然尚克顧饗

圜壇祭饗　太宗配饗冊文
伏以煌煌寶命　太祖受之赫赫慶圖　太宗
成之　二后在天如周文武眇末小子獲承丕
基推迹本元其敢不恪屬茲親祀並侑是崇尚
其顧歆克昌厥後

青詞祝文

祈晴設醮青詞
伏以事天事地夙馨精忱時雨時暘未臻休應
念茲蠶月重以麥秋詎意浹旬之間偶遭霖滂
之變三盆將獻恐妨就簇之工五穀薦先懼失
食新之望況連歲旱荒之相踵而四方愁歎之
未紓重罹此災一至斯極皇矣上帝本溥博以
好生今此下民將困窮而阽死願回慈愍亟掃
陰霾庶寬寒餒之憂少逭菲凉之責無任懇禱

之至

太陽交蝕奏告祝文

清臺占象陽曜有虧惟德不明天降厥咎惕然祇懼不敢康寧神其相之亟復常度

祭謝祝文

太史有言陽曜當虧陰雲蔽之象弗下著尚虞四方或睹茲異不忘祇懼冀格神休

求晴設醮青詞

穡事方興咸切豐年之願梅霖不已復罹積潦之災慨念平疇卷為巨浸霑體塗足二時殫種穡之功疾首痛心一旦墮渺茫之境惟德弗類上干至和彼民何辜使就死地願收陰沴亟渙陽明庶幾高卬之稼全尚或有無之相補於神特濫及之易而民免溝壑之憂瀝懇投誠鞠躬請命

祈晴祝文 天地宗廟社稷等

旱蝗連歲民力已殫霖潦彌旬田功將廢顧眇躬之不德嗟有衆之何辜亟控精悃願祈休應掃除陰沴煥赫陽明庶覓暑雨之咨迄底豐年之慶

又

首夏以來常陰為沴昔既妨於蠶麥今復害於粢盛載循菲涼尤重競惕冀蒼穹之垂憫俾白日之顯行免貽穡事之憂少慰農人之望

祈晴感應報謝祝文 天地宗廟社稷等

比以積陰干陽淫雨為沴田疇告病閭巷興嗟祇露丹衷懇祈鴻覆大明有赫宿潦頓收仰緊善應之仁獲濟倒垂之急敬伸報謝庸表精忱終祈大造之曲成庶或豐年之有望

宗廟祝文 同前詞內仰緊善應之仁獲濟倒垂之急改作聖靈在天休應

如齋

報恩天慶觀青詞

伏以霖澇為災粢盛告病亟攄丹悃虔扣蒼穹曦馭上騰陰霾盡掃少慰群元之望仰緊大造之仁用控精誠少伸報謝尚終祈於覆育庶迄底於登成

茅山崇禧觀啓建 瑞慶聖節道場設醮

青詞

伏以保右自天方洪圖之丕衍誕彌厥月屬初度之載臨睠句曲之名山崇列真之邃宇肅陳

菲薦祇𣏌靈文伏願精意默孚飈游来格歆時
五福敢專嚮於耿躬綏厥兆民冀同躋於壽域

滿散朱表

伏以十月為良爰臨載育九天雖遠不越𥺃忱
用憑金籙之秘文仰扣玉虛之真境所期眾宇
皆為堯舜之民敢曰耿躬獨冀僑松之壽

太陽交蝕祭告祝文

伏以季冬之吉日有食之顧惟不德致此大異
側食祗懼靡敢康寧神其相之迄復常度尚饗

祭謝祝文

伏以以人占天曰日當食陰雲布濩景曜靡虧
尚冀四方或睹茲變側躬祗栗冀格神休尚饗

茅山崇禧觀啓建　瑞慶聖節道場設醮

青詞

伏以載寒載風聿臨彌月之期来下来崇冀獲
上天之祐綑惟福壤近在陪都肆命羽流就嚴
寶供恭願精忱孚達景貺遙臻偃伯靈臺包五
兵而不試卜年郟鄏綿萬世以無疆

滿散朱表

伏以寶鑑綠囊紀佳辰於誕序瑤章葉笈敷妙

韻於珠庭既勝會之崇成諒靈蹕之畢集歆時
五福登涼菲之敢專延及羣生冀洪纖之各遂

太一宮申乞禳星辰不順保國安民內中
後殿設醮青詞

伏以皇風丕洽五星連珠緯之光帝治質降七
政順璿璣之度苟踐履有毫釐之愧斯災祥甚
影響之隨臣猥以耿躬早膺休命雖陟降不忘
於對越而精神或昧於感通比覽日官之言屢
陳乾象之異火行壘壁歲犯明堂顧譴告之相
仍皆菲涼之所召夙宵自警寅懼靡遑是用消
日陳儀洗心歸命冀鑒臨之赫赫消禍變於冥
冥宋有善言星期必退齊無穢德彗或可禳庶
憑悔艾之誠亟底和平之福

修整攢宮殿宇圍墻補種寒木奏告昭慈
聖獻皇后等處表文

伏念東望為會春雲藹然顧瞻山陵潛焉出涕
松檟是植棟宇是修用嚴孝思敢不昭告

恭淑皇后祝文

伏以概望寢園追懷后德以時種植併飭繕修
涓日既良不可不告

郊祀大禮禮畢奏謝昊天玉皇上帝　聖
祖天尊大帝元天大聖后表詞
伏以候氣黄宫展誠紫時顧惟涼德深虞昭格
之難幸迄盛儀獲覩熙成之慶仰惟大造實鑒
菲衷敬演冲科用伸虔謝
奏謝諸　帝后表詞
伏以穆卜新陽恪修元祀既迄燔薰之禮遂敷
曠蕩之恩幸賴鴻休獲成熙事稽彛章而昭告
冀靈鑒之具孚
郊祀大禮禮畢祭謝南嶽東海南海南瀆

祝文
延者日南至親祀于郊𧬘𧬘焉懼弗克任藏事
之夕神光煥然嘉應饗答維秀嶽之靈實陰相
之俾臻于有成其曷敢忘報
南鎮會稽山祝文
維南有山寔曰會稽巨屏屹然爲國之鎮屬兹
親祀寔藉靈休迄臻厥成其敢忘報
欑宫修換殿宇補種稟木奏告　昭慈聖
獻皇后等處表文
伏以鼎湖弓劒莫留龍去之蹤禹會山川猶記
象耕之迹屬臨春序追愴儼游加葺棟楹增培
松檟式寓孝思之篤用伸昭告之虔
恭淑皇后祝文
伏以陽春將半朝露既濡緬瞻禹會之名山追
愴長孫之賢佐增修園寢用妥神靈
内中後殿設醮祈禱豐稔歲康保國安民
青詞
伏以天作之君實司民物之命政失于下斯釁
陰陽之和延者春夏以來雨暘弗節行都地震
駭變異之非常近甸水災痛生靈之何辜静言

咎證寔徹恥躬既克已以勵省修之誠且多方
以行寛卹之令庶盡弭災之實冀回眷命之祥
更演冲科虔祈景貺五風十雨長銷乾溢之虞
四海九州共洽豐穰之樂控忱以禱俾請是期
無任虔禱之至
建康府茅山崇禧觀啓建　瑞慶節道場
設醮青詞
伏以五百年王者之興自慚匪德三十六洞天
之勝無越兹山就蔵醮筵爾迎仙馭庶精誠之
易徹致景貺之遄臻敢冀耿躬獨超廣成子之

壽願令率土悉陶華胥民之風

朱表

伏以誕序載臨醮儀告備敢攄忱願游和高靈風雨和時屢獲庆豐之慶征淮清晏永無烽燧之驚

進呈中興經武要略安奉青詞

伏以於惟　高皇再造我　宋赫赫業業姚宣王立武之規趕趕明明邁世祖沉幾之略又編摩於宥府將登奉於寶儲載考舊章宜伸昭告

中殿祝文

伏以炎正中微寓內糜沸維我　高廟紹開中興雄斷廟謨具在方冊肆嚴某錄以示後人將登寶儲是用昭告

建康府茅山崇禧觀啓建　瑞慶聖節設醮青詞

伏以初度載臨敢詫虹流之瑞名山在望夙標鶴集之祥即金堂玉室之勝區披琴笈瓊章之秘籙庶幾丹悃獲徹斋旻願俾黎元重見熙人之洽豈云菲質獨齊少廣之年

朱表

伏以念言良月實屆誕辰爰即金峯載陳寶醮願與元元之衆同饗升平敢云耿耿之躬獨私眉壽

春端貼子

端午貼子詞

皇帝閣六首

五言　三首

庚午仍重午離明正繼明炎圖千萬歲從此愈光亨

又

王帛交鄰後清陰滿宴榆包弄存至戒猶佩辟兵符

又

有意廷民瘼無心玩物華秖求三歲艾休進五時花

七言　三首

當宁求賢務慮長每因佳節憶沉湘不須五色絲成縷自有忠言補舜裳

又

延英宵旰露衣正是君王訪問時應笑開元

汝驕樂粉團爭射學兒嬉

又

聖心日日望豐年清曉鑾輿繖九天二麥登場

親看穫平疇新綠又連阡

皇后閣五首

五言 二首

仙木浮瓊醴香菰簇寶槃嘗三十六爭奉聖

人歡

又

規影絲成團腰纏蠶繭館歸我躬惟服膺先織袞

龍衣

七言 三首

披香殿裏繡筵開九節菖蒲七寶杯應念臣勞

如卷耳欲將厚意酌金罍

又

愛民一念徹淵泉內府時時出禁錢只此自然

無量壽何須彩索續長年

又

珠箔輕明暑氣微靜披圖史鑒前徽堪嗟唐室

耽遊燕謾借裾襦作妓衣

皇太子宮五首

五言 二首

彩索金爲縷香秔玉作團從今逢午節歲歲奉

親歡

又

銀牓青宮裏天風五月秋應憐耕耨者曝背向

農疇

七言 三首

午漏遲遲滴玉壺清陰冪冪布庭除只將底事

銷長日大學中庸兩卷書 東宮雅好大學中庸常命講讀官講讀其書

之

又

居仁堂上薰風滿閒把璽章子細看令御豈徒

供黍稷巧言端欲戒檢蘭

又

煌煌八字彩毫書鐵畫銀鉤焰坐隅心正自能

祛百厲辟邪安用道家符 東宮嘗大書八字曰格物致知正心誠意揭于齋書之室書事戴大寶嘗以瑤翰蝸洞合故此詞及之

春貼子詞

皇后閣五首

五言 二首

寶扇彤雲闢官粧襯玉梅共持千歲柏爭獻萬年杯

又

寶字泥金帖工夫剪刻犯四時俱百順可但慶宜春

七言 五首

曉來寬大詔初頒物物成霑雨露恩共仰生成歸帝力誰知輔佐屬坤元

又

塗歌北院連南院景物新年勝舊年梅柳也知天意好十分粧點鬬春妍

又

御沼春融冰半澌偶觀流荇已參差因時有感關雎詠寤寐難忘窈窕思

端午貼子詞

皇后閤五首

五言 二首

翠浪兩岐麥冰絲八繭蠶今年收倍好歡頌滿周南

又

日永坤寧殿時將萬卷看從容聊灑翰寶扇舞龍鸞

七言 三首

紅榴對植映池臺玳席還當水殿開借問天顏何大喜皇儲親奉萬年杯

又

水晶簾捲午風霽萬夏清寒凌室冰閑奏薰絃思解慍肯教人世獨炎蒸

又

纔過端辰又誕辰天家風物頓長新六宮競獻長生縷一縷應期一萬春

春貼子

皇帝閤六首

五言 三首

嘉定無疆曆綿開第五春金穰端有兆太歲恰居中

又

新歲朝元使龍荒萬里來至仁天廣大朔漠亦春臺

又

雉扇開金殿雲韶奏紫庭天顏知有喜班首是

前星

七言 三首

萬宇新歌大有年又看瑞雪粲瓊田太平和氣

隨春轉斗米從今三四錢

又

東風昨夜入蘂帷便覺深宮漏影遲一曲涼州

花盡放不須先作報春詩

又

陽進陰消屬此時凝旒南面盡深思微臣自媿

無規諫𩔰獻 元朝學士詩

皇后閤五首

五言 二首

寶勝千春字瓊樽九醞香六宮齊上壽地久配

天長

又

金屋春容早銅樓曉色分春觴天一笑聖子似

周文

七言 三首

柳眼窺春欲眠梅粧點雪鬭新妍一年好處

如今是遠勝清明寒食天

又

誰贊東皇轉化鈞宮中堯舜亦深仁祗將一點

陽和意散作乾坤浩蕩春

又

煙花萬匝繞坤寧獨把牙籤手不停爲要八荒

皆壽域彤毫親敎度人經

東宮五首

五言 二首

薄薄觚棱雪融融甲觀風晴光挾和氣先到少

陽宮

又

燈市千門月花時萬井春朝來資善議猶自問

窮民

七言 三首

書堂金榜揭居仁萬物知關念慮深一點陽和

從震出助成天地發生心

又

鶴駕通宵入問安龍墀清曉押朝班天顏喜見

重輪月春色先回萬歲山

又

濟濟儒冠萃講筵韋編竟日共研精還將泰象
參人事要使羣陽更彙征

皇后閤端午貼子詞

五言二首

麥月佳辰近端陽令節新何須纏綵縷金母自
千春

又

艾虎垂朱戶提龍舞玉墀晝長無一事然誦二
南詩

七言三首

三盆繭已繅水繰五色絲新織海紋不但綵繒
華節物要成龍袞待親郊

又

曉來金殿沐蘭湯因感騷人興寄長重勑君王
勤采善由來香草比忠良

又

元武門前羅百戲昆明池上鬭千艘聖人不事
遊觀樂翻笑前朝侈燕敖

嘉定六年春貼子詞

皇后閤五首

五言二首

聖德天同大熙然萬物春誰知　載厚發育輸
深仁

又

內殿稱觴早仙班擁翠翹春來多樂事人日是
明朝

七言

翠輦迴從五福宮管絃聲裏萬花紅熙熙和氣
皇州滿都在乾坤春靄中

又

玉梭織就袞龍衣已奉君王泰時祠準擬腰鑾
臨繭館清明前後浴蠶時

又

一夜東風到集芳滿園紅紫已低昂尋花問柳
非吾事蠶坐坤寧春晝長

皇后閤端午貼子詞

五言

玉佩響宮璫樓天風五月秋人間正炎熱猶軫聖

情憂

又

讀罷懷沙賦重哦卷耳篇懇懃勸　明主屬意
在求賢

七言

記得當年夢月符浴蘭節後恰旬餘欲知天錫
無疆壽認取仙蟾頷下書

又

貝葉新傳寶藏經聖心端爲福群生從今物自
無疵癘安用桐君紀藥名

又

瑶池十丈藕花香清賞尤便水殿涼聞說内家
多樂事前星親自捧霞觴

致語口號

金國賀正旦使入到　闕紫宸殿宴致語
口號勾合曲詞

致語

臣聞月正元日舜門廣闢於四方春王三朝漢
殿畢來於萬國恭惟　皇帝陛下繼天御極法
古陳儀警蹕而下東廂衣裳而正南面賓臚並

設肅大廷鵷鷺之班禁沫具陳小異域魚龍之
戲臣等忝居法部敢颺民謠

口號

揄關玉塞靜無塵　嘉定如今第四春南國交
馳通好使八荒同作太平人翠鼉鼓奏娛嘉客
白獸樽浮賞隷臣聖壽從玆天共遠年年玉帛
會楓宸

勾合曲

雲上天需皇猷泱而羣臣醉雷出地豫樂音調
而四時和上悅天顏教坊合曲

金國賀正旦使入到　闕紫宸殿宴致語
口號勾合曲詞

致語

臣聞東風入律回萬宇之陽春南面垂裳受四
方之賓貢恭惟　皇帝陛下天容晬穆聖德昭
清當乾坤交泰之辰作君臣相悅之樂舉觴太
極殿未落唐室之元正置酒長樂宮更陋漢朝
之十月臣等繆忝法部輒獻衢謡

口號

六龍扶輦下雲間紫殿風微響佩環朔漠遠馳

鄰國信前星觀押外朝班九賓重譯瞻宸極萬歲三聲繞壽山大史預占年大有更添喜色上天顏

勾合曲

法酒三行方祝聖人之壽鈞天萬舞宜揚治世之音上奉宸歡教坊合曲

端慶節集英殿宴致語口號勾合曲詞

致語

臣聞千歲河清逢紀千秋之節萬官星拱同稱萬壽之觴恭惟 皇帝陛下德配乾坤澤流雨露光照綺蘭殿上來冬遂室之開祥春生花萼樓前竊小唐家之張燕

口號

皇家卜世過周唐天啓真人應運翔抱日預占恭邸夢飛龍曾報皖山祥發雲影外來金母紅霧香中擁玉皇樂府賤工無以祝願將金鑑代珠囊

勾合曲

虎拜萬年既祝聖人福壽鳳儀九奏宜揚治世之音上悅宸顏教坊合曲

金國報登位使人到 闕集英殿宴致語口號勾合曲詞

致語

臣聞合兩國之成瑞節遠馳於星傳設九賓之禮宴觴載舉於天庭伏惟 皇帝陛下大德難名至仁無外弓載櫜戈載戢常存安天下之心酒如澠肉如京特厚遇使臣之意歡聲振地和氣回春臣等服在伶工敢陳口號

口號

時平朝野樂無譁南北歡盟共一家不遣纖塵驚塞上要將和氣匝天涯星馳琛幣來鄰境雲擁衣冠會王衙聖澤汪洋天廣大侍臣何惜醉流霞

勾合曲

君子之酒旨且多方物之有秩治世之音安以樂宜雅奏之載揚上悅天顏教坊合曲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記

明道先生書堂記

聖人之道布在方冊昭然示人至矣堯之授舜
曰中而已舜之授禹加三言焉其曰人心者人
欲之謂也其曰道心者天理之謂也擇之精守
之一而後中可執中也者天理當然之則而一
毫人欲之私無所與乎其間者也大學論語孟
氏指言義利之分皆同此意未嘗以天理言獨
見於樂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曰物至而
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世謂記禮
之書類出漢儒漢儒之言傳者多矣有及於是
者乎自時厥後道日晦冥更千餘年以及我朝
治敎休明風氣醲厚於是始有濂溪周子出焉
獨得不傳之妙明道先生程公見而知之闡幽
發微益明益章今觀遺書所載先生論學必以
達天德爲本論治必以行王道爲宗有天德而
後可語王道天人內外一以貫之無殊轍也故
先生嘗語學者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
自吾體驗而表出之嗚呼至哉此所以上繼堯
舜孔孟之統緒而下開萬世學者之準的也歟
夫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品物流形而理賦焉仁
義禮智之性惻隱辭遜羞惡是非之情耳目鼻
口四支百骸之爲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之爲倫何莫而非天也人知人之人而不知人
之天物欲肆行義理泯喪於禽獸奚擇焉知人
之天然後知性善知性善然後能窮理能窮理
然後能誠意以修其身推之於治國平天下無
非順帝之則也先生之生鍾乎元氣之會學之
所至純乎天理故其生色也盎然若春陽之溫
其吐辭也泛然若醴酒之醇同設教於家而士
之願從者衆同爭新法於朝而　天子亮其忠
用事者感其誠一時忤意者皆貶而先生獨畀
憲節力辭不就去之久而猶見思及其殁也士
大夫知與不知皆爲流涕以爲使時見用必將
有綏斯來動斯和之効而重家生人之不遇不
得與於先生佐與王道之澤也非夫先生之心
之學純乎天理其孰能與於斯乎先生之仕也
嘗主江寧之上元縣攷其設施若均田賦興水
利息邪說正人心等事皆天理之流行著見者

也中更變故鄉之人士罕有能言之者　乾道
中資政殿學士劉公珙知府事始祠先生於學
官而侍講文公先生實爲之記則旣較然明著
而足以風厲學者矣其後主簿趙君師秀復即
廨舍之前爲屋數楹以寓尊事之意而庳隘弗
稱嘉定甲戌臨川危君和嗣居其職始請於帥
守莆田劉公榘增而大之　某時將漕在爲捐金
三十萬粟二十斛以助之未幾豫章李公大東
長樂李公珏繼至咸相其役爲堂三間中嚴像
設而扁之曰春風其上爲樓高明潔清內爲齋

二東曰主敬西曰行恕後爲小室扁曰讀易外
爲齋一曰近思齋之側爲亭曰靜觀又將爲兩
廡翼之而刻墓表與河南雅言于其壁危君之
於斯役勤矣矧劉公之經始也嘗屬某爲之記
危公又重以爲請再三返而不置某以固陋力
辭而不可得也顧自惟念少知誦習先生之書
初蓋茫然不知所向久而粗若有見者竊謂自
有載籍而天理之云僅一見於樂記先生首發
揮之其說大明學者得以用其力焉所以開千
古之秘而覺萬世之迷其有功於斯道可謂盛

矣而其所以進於此則又有二言焉毋不敬以
操存於未發之先思無邪以戒謹於將發之際
涵養省察動靜交務知天事天二者兼盡及其
至也中一外融顯微無間則雖人也而實浩浩
其天矣若是者其於先生之道抑有合乎否也
過不自料次第其說以授之危君俾以爲然則
刻寘堂上以示來游於斯者使知先生之道雖
高而用力有要萬有一可爲興起之助云爾

　永春大夫御史黃公祠記

嘉定丁丑某被命守温陵至之日延見耆老問

田里疾痛痾癢與前守令之賢而可法者欲考
其行事而爲之師則有以永春大夫三山黃公
告者謂其遺愛餘澤在人也深去之六十年而
後未有及之者問其詳則亦不能道也未幾乃
得朱文公先生所爲公墓誌讀之其略曰始予
試吏同安聞旁邑永春有賢令尹曰黃公公廉
彊介察見微隱吏不能欺而民不忍欺他縣民
有冤訟率請讞公以決其條教科指操驗稽決
人皆傳誦以爲法間嘗以檄書按事涉其境道
旁小民稱說令尹不容口其禁令要束大抵皆

崇禮義厚風俗戢吏姦卹民隱之意其言明白簡切而其達之也遠近幽隱無弗暨者泉之士大夫為予言永春自故司諫江公民表為令有善政民稱思之以為無能繼者今黃公節守臨無愧江公而吏事精密有過之者又云公來永春承寇亂焚弊之餘田來多荒民力凋瘵公至首蠲其宿負民有營業而稅籍不除者悉釐正之其文書或不具則覆覈而均其稅於是豪家無得幸免而貧弱以蘇民輸賦或後期不使吏與其間獨揭其姓名為之期日而鬬者相先以至不一歲流庸盡復賦入再倍其初公又痛以廉儉自約飭凡例所當得公廨錢悉輸之官到罷挈家當計庸受直亦不取至於燕游餽遺之費又皆一切屏絕而鈎考出內則必以身親之吏無得容其姦於是廪有餘粟軍有餘錢乃視民所病凡前日無名之賦可罷者如浮鹽錢之屬皆罷之不可者如上供銀亦為損其虛估之直宗子米則以他錢代輸一歲至數百萬左翼軍自漳徙屯郡下當治營壘郡分以屬縣他縣枉調輸載民不勝擾公獨出庫錢僦工徒取竹

木具陶瓦分寓便舟以往為屋餘千間而邑人不之知也里正舊以誅求破產前後相屬當役者畏避百方惟恐不得脫至是乃有投牒爭先為之者嘗有寡婦負租而逃公寬其期以召之來則使之庸織於人以漸償所負又嘗有請鬻牛以輸負租者公憫然曰柰何使汝失一歲之計今春姑以丐汝秋成而輸未晚也其人欣然聽命及期果如約蓋其及民之大者既已周浹而於其細者又皆曲盡如此獨豪家大姓侵刻細民則捕劾窮治之無少貸他所聽斷發摘隱伏人以為神而卒歸於仁恕也大治學宮闢其衢路斥去喧雜作亭其前而刻詞以厲學者語意甚偉延擇修士課試以時士子上謁者接之於學講學之外一毫之私不敢及也有儒冠而以博訟者為設席聽事之旁課以論孟通者罷歸否者呼其父兄懲以二物由是俗為一變始至欵謁羣祀以文告曰令有昏墨神其殛之視社稷祠壇蕪弊甚即命改為而又植以名木至今人猶指以思公名曰御史林遣旱出俸錢具牲酒躬走羣望窮極幽險不以勞為憚雨為立

應愚民奉佛往往私立塔廟以便期集僧以是得雜處市里閭亂倫敗俗為良民患公按律令盡撤之且禁僧毋得接居外宿弊頓革丞有女病若有憑之者巫曰故邏卒某也死而役於城皇之神實為祟公怒曰是安敢然杖其土偶而投之溪流女病即愈始時縣人頗神事之巫史因託以為妖至是乃息先生叙公為邑時事如此而又繫之以銘曰我觀黃公古人之風其剛方而絜廉者義之操其慈愛而惠利者仁之功嗚呼先生非輕許人者也若仁與義尤先生之所不輕予也迺獨歸之於公則公之為人可知矣其為政於求春者又可知矣世嘗言今之人不古若觀公所為其有異於古循吏否耶又言人情媮薄不可以義理化觀公以善曉民而民從之易若此秉彜好德之性亦曷嘗泯耶縣人故生祠公公沒而咏歌之弗替也獨其遺像歲久不存祠屋亦浸就圮乃屬縣大夫使新之而求像於公之子寺丞君餘奉而祠之以慰是邦無窮之思嗚呼公今遠矣世之君子得位而居民上者苟能師公之所以治己者而推之以治人則是亦公而已矣竊願與同志之士共勉焉若夫務狥其人鬼魅其俗務以法律驅而智巧勝者豈獨為公之罪人抑某雖愚亦所不忍聞也公諱瑀字德藻去而為御史有直聲旋以病補外識者恨其不大施云明年十一月己卯朝散大夫右文殿修撰知泉州軍州事真德秀記

潮州貢院記

嘉定十二年閏三月壬子潮州貢院成郡學職十有四人以其繪事之圖來請記余既受圖於使者則進而問之曰始余讀梅溪王公詩知潮之有貢院久矣今者所創將新其舊耶抑改作之也且其地焉在曰郡城之北有曰鳳啣坊者故試士之所也郡地之東有曰登雲坊者今試士之所也故基之廢八十有八年而今始復其舊也問其所以復之意曰以形勢言之則背負五龍前峙金鼇大江之水回環而縈帶雙旌鴈塔騈羅而鼎列者昔人卜地之勝也旁胝民廬後迫隍水山川清明之氣遠而弗融市塵讙囂之聲邇而狎聞者近歲草創之陋也况夫以人物則昔盛而今歉以規撫則前敞而後隘此其

役之之指也余於是悚然曰春秋大役古謂其役之而當也是役也役之而當春秋之法所宜書然余不知主之者爲誰與其責之所自出則又曰知是役之當爲而勇以决其議者郡太守肅陽陳公也知是役之可爲而力以任其事者别駕浚儀趙侯也若夫考視工程則富客之賢曰王君倫勾稽出納則郡庠之舊曰方遇饒儀鳳等實分任焉而吏弗與也會其費用之目爲錢千三萬有奇郡之所措者百萬别爲半之自餘則爲士者合以相焉而民弗知也予曰嘻是真

宜書矣義今之爲守貳者有簿書丹墨之役有牒訴聽理之煩苟能是則曰吾之責塞而人亦莫之責也今二君子者迺獨盡其心於責之所不及非賢而能之乎然使邦之大夫士不能協智并力以訖于成則二君子雖有必爲之志其勢將有未易者然則諸君亦賢也哉雖然願有獻焉夫所爲復遷士之官于舊觀者非以侖庠狹而就高明故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焉而已爾夫以三日之試猶必惟庠狹是去而高明是趨則士之尚志立德以終其身者其可苟乎故

莫尊於道義莫美於名節士而志乎此則上達之基也莫累於勢權莫汚於貨利士而志乎此則下流之委也辨是非於錙銖之間決取舍於態息之際昔者湖之君子蓋有歎乎此者矣今諸君將由科舉以進於　天子之廷則其於義利之分誠不可不早辨也若知媒富貴而已是豈賢守貳所望於湖之士者哉陳公名[illegible]字伯廷由太學上舍賜第趙侯名善𨔵字清卿亦以文學中甲科云院爲屋千有三百楹其制具于圖者此不著四月某日具位建安真某記

慈孝坊記

慈孝坊爲呂氏女立也呂氏女名良子年十八父得疾頗殆女晨夕侍湯劑非口嘗不敢進疾屢易弗效無所歸尤則禱于祖若妣拜且泣曰吾父所以屬疾者意吾祖若妣欲其相從於地下也父平生獨喜読書不善執事善執事者莫如兒兒請以身代又拜且泣夜則焚香祝天詞甚苦且刃股肉粥而進時譙門鼓再通群鵲遶屋飛噪仰眂空中有大星三煒煜如月正照欄楹間精魄森然若有鬼神異物陰相之者越翌

日而父瘳十日而遂復予聞而嘉之夫以身代君者金縢之事也呂氏女生深閨中未嘗從師友講問學而其請父之辭乃與金縢之義叶顧不異代君親之身重於其身無損毫髮知也物欲昏焉利患怵焉始喪其本真猶惟誠於孝者心純而慮一心純而慮一則其天者全天者全則其心與聖賢之心一也夫以女子而能致其一日之誠猶若是況於學道之君子終其身而從事焉則其進於聖賢之域庸可禦乎始良子請代父時女弟細良年十六亦相從拜禱良子卿之細良恚曰豈娣能之兄不能耶蓋二女子爭相為孝如此嗚呼人誰無親有親而不知孝孝而不一於誠者皆呂氏之罪人也昔柳子厚作孝門銘曰懿厥孝思茲惟淑靈予謂懿孝之名施之呂氏為宜稱故以是表其閭父洙字魯望世儒家居貧自立於學視其女可知其父云

嘉定十二年八月丁亥郡守建安真某記

忠孝祠記

忠孝祠者祠唐義關林公攢 國朝皇城使贈司空忠勇蘇公緘也二公何以祠曰林公以孝行稱蘇公以忠節顯祠之所以勸臣子厲風俗也昔之君子以是名于世者衆矣獨祠二公也二公泉人祠為泉人立也然則泉人以忠孝著獨二公乎曰不然也泉之士多工於文而言能文者必曰歐陽生詹取其尤著焉者也二公以忠孝名猶是也二公之所以尤著焉者何也曰孰不事親林公之於親孝之至者也孰不事君蘇公之於君忠之極者也今夫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子之職也而未可以言孝也愉色而婉容承順而順志可以言孝矣而未可以言至也齋戒以見君奔走以承命臣之禮也而未可以言忠也委焉而將順之闕焉而彌縫之可以言忠矣而未可以言極也然則孰為至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者孝之至也孰為極曰主爾忘身國爾忘家者忠之極也吾觀林公之喪親也水漿不入口五日躬自陶甓而墳之非苟以為難也親之存也竭吾力既沒而遂忘焉是死吾親也蘇公之守邕而扞寇也其子曰家可徙乎公曰不可父老曰城可棄乎公又曰不可卒奮其力以戰力不繼死之其家殲焉非惡生而

嘗死也吾受君之祿以榮其身以及其家臨難
而卹其私焉是孤吾君也夫為人子而死其親
為人臣而孤其君是犯天下之大戒也二公之
所不忍為也故恩之當報不以存亡貳其心義
之當徇不以死生易其節所以盡臣子之分也
若乃祥應之暇乎天爵號之加于朝褒表於一
時而焜燿於千載則非二公之所計也蓋以孝
而徼福其為孝必不誠以忠而望報其為忠必
不篤無所慕而為之二公所以有功於名教也
茲令奉而同之之意也敢問學二公者將奚先

曰事親者人之所同事君者必得位而後可也
然豈有二致哉故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蓋
孝者忠之基也平居能為林公則進而委質於
朝廷盡節於官守其不愧蘇公也必矣此泉之
士當朝夕勉焉者也奉而祠之且刻其事于壁
者太守真某也與其議者博士吳賓卿從事李
方子也奉其祠者郡之士曰黃龔也嘉定十二
年八月甲子朔記

建寧府廣惠倉記

寶謨閣直學士史公守建之明年修廢植僵百

度咸飭鄭山鄞水之念油然有動于中猶惠顧
吾民思所以澤潤於亡窮者廼以書諗于朝曰
維建之為州統縣凡七皆山谷延袤相屬田居
其間裁什四三歲其豐民食僅告足一或小歉
則彊者相挺為竊弱者轉死溝隍中備豫之政
在此邦尤不可後謹按故侍講朱文公熹嘗建
白立倉于里社建人賴之今遺規具存郡之賦
入雖狹然節用而計其贏為緡錢凡五萬願悉
糴以平糶散儲屬邑田野間某誠力憊不能任
郡事請得上還印綬俟繼至者卒成之于以丕

闡聖主如天之仁俾人蒙施求無極大臣以
其書奏　天子曰嘻是足以廣吾之惠矣其令
迄終厥事條其所當措畫者以聞公拜命懼然
不敢言去於是綱為一司奉行之屬通判府事
張侯松總其綱觀察推官鄭某掌凡糾察之事
又惟俗利疚非鄉大夫之賢者不能知則以禮
丞新知信州朱侯在前知黃州謝侯汲古主其
議凡七邑措置之任悉屬焉諉令佐之能者各
董其事而以寓士二人相之凡倉以里居之有
行誼者二人職其出納眡其境之廣狹為置倉

之疏密故在建安甌寧者凡十有三在建陽者二十有五在浦城者二十有二在崇安者十有八松溪眡崇安之半政和又損其二焉此其大較也初議用社倉法穀貴時出以貸民至秋責其入既又慮其有督索之煩均備之擾或反以為病於是祖常平歛散之舊糴以夏糶以秋糴價視時之高下而糶則少損焉是冬縣約成某自泉徙江西公命以識曰燕來者之有攷也吁公其可謂有志於民矣蓋古今之法莫善於常平然其禁防密與發難非歲丁大侵不敢舉而

貸也縣不禀之州州不禀之部使者不敢擅而出也幸而有司急民之隱不旋踵而予之然適者易瞯逖者易遺又其埶然也世之君子深思慱慮以左右其所不及故社倉立焉社倉之行垂五十年復不能亡弊而廣惠出焉凡以推德意而活民命也或曰社倉既弊矣議者方欲舉而廢之奚以廣惠為哉行之數十年殆又一社倉也是不然古之君子將有所為患已之不盡其方不慮人之莫我繼社倉之弊非法之辠也使在位者有朱公之心修而復之易矣孟子曰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已欲有為而慮人之莫我繼是以不仁待人也不亦薄乎惟後之人毋忘公經始之艱續其緒於既成而杜其蠹於未兆雖以之百世可也奚弊之足憂耶若夫分畫布置之詳則有故府之牘在此不悉書具位真某記

蘄州惠民倉記

嘉定某年某月金華李公守蘄始至曰城郭完乎有司以圮告則命繕而新之凡若干丈尺又曰城完矣兵械具乎有司以乏告則命為某器

若干某器若干既又曰吾城堅而械良於守易矣無其人可乎則舉凡兵之在籍若寓于壘者敎之率以法期年士咸就紀律公曰可矣猶未也夫守恃兵兵恃民民恃食故食民之大命也邊之首政也蘄故號沃壤中興以來流痛未盡復荒茀未盡治歲所出不能當中州一大縣而輸于公家者財萬斛焉以禀吾兵且不給設不幸有旱溢之菑蟲螟之孽其奚以相恤哉予為二千石于此而奉養齎於斗食吏非矯也重民之脂膏不忍褻而用也覬圭勺之贏還以遺吾

毗也府會而月計之粟之在官者㢘有餘歲幸
比登粟之在民者亦㢘有餘以其餘於官者易
其餘於民者不幸告儉則以藏之官者復散之
民此備豫之善畫也廼簡僚吏之材者涖厥事
凡糶售者優其直予之未幾得粟為萬石者二
糜錢緡若千萬千百有奇築屋若千楹以謹其
出納命之曰惠民倉著公志也夫民食足然後
有固心人必固然後可集以死守昔者孟子欲
王道於戰國皆是物也彼爭地爭城之將從横
騁説之士未有不哂其迂卒之莫或能易者蓋
民弗自安而欲與俱危不卹其生而欲責之死
無是道也公之學醇以深其氣剛以大蓋淵源
乎孟氏者故其治邊之政大抵以保民為本是
倉特其一爾始倉之成公既以告于朝下部使
者核其實又書來命某識之其欲以諭後人俾
勿廢乎予謂使繼至者有公之心雖毋識焉可
也不然則金版玉書猶弗足紀恃此以存難哉
雖然仁人心也人心不可泯則是倉不可廢姑
識之庶異時有考云公名某字茂叔十三年夏
五月辛卯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權發遣隆興
府主管江南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
真某記

睦亭記

嘉定十四年六月西山精舍成明年五月作新
亭於池上而命之曰睦亭客有問者曰夫睦家
庭之事也予以名斯亭何哉予曰古者合族而
祭事已必有燕私焉祭所以尊尊而燕所以親
親其義一也予之為是精舍也以吾王父與吾
先人之丘壟在是也有精舍焉以奉吾王父先
人之丘壟而春秋饗祀無以為會吾宗族之地
是知尊尊矣而未知親親也凡人所為薄於宗
族者以其不知所出之本一也誠知其所出之
本一則雖由衰焉而功由功焉而緦由緦焉而
至於無服譬之巨木百圍支葉扶疏而根幹則
一夫豈容以異觀哉然予之所以為是者非為
今日慮也自吾之曾王父有子一人焉是為吾
王父王父有子二人焉是為吾先人若吾叔父
吾叔父不幸無後而有子者唯吾先人焉吾之
兄若弟是也吾之兄不幸蚤世而吾與叔季氏
僅存蓋相倚以為命者夫焉得而勿睦耶予之

所以為是者為後人慮也蘇公有言吾之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之初一人之身也今自吾之子與兄弟之子降而為從兄弟自吾之孫與兄弟之孫降而為再從兄弟爲一降則恩為之一衰又自是而降則親盡服窮而塗人矣吁親未盡服未窮而塗人焉今之俗皆然也況於親之盡服之窮而不塗人耶此吾所以慮乎後之人也今為精舍於斯欲吾子子孫孫歛奉其先之祀又為亭於斯欲吾子子孫孫畢其先之祀而相與會聚於斯亭勸酬歡洽之

餘追念本始而知其所祖之一則服屬雖遠而情不至於疎情不至於疎則恩不得而遂庶其免於相視為塗人也此吾所望於後之人也客又曰子之為慮則至矣然則觀世之有田以具粢盛有屋以眡塋域者不為不多而能保之以傳于後者甚寡又將何以為計耶曰此非子所能知也雖然有一焉夫自吾一家而觀之則吾之昆弟宗族同一體也自天地而觀之則凡與吾並生於穹壤間者皆同一體也以吾尊祖睦族之心推之凡其有田以具粢盛有屋以眡塋

域者猶吾心也吾其忍以貲與力取之耶吾而不忍於人人亦將不忍於我矣此予之可知者其所不可知者奚庸過計為我客曰然遂次其語為睦亭記

敬忠堂記

上更化之八年以左諫議大夫長樂鄭公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公拜疏懇辭　詔曰朕方求當世之彥相與建當世之功有大臣之才不如有大臣之度盡心平廼可接物非量慱不能受人於是薦紳大夫士歙然知　上所以

用公之意公遂拜命不敢辭越若千年陞同知院事又若千年擢參知政事旣又晉長樞筦與東西二府謀議公寬厚闓博其心休休然無黨偏無忿忮夙宵自竭不斷人知庶幾所謂輔贊彌縫而藏諸用者又若千年公以疾求釋位弗許至流涕　上前曰臣犬馬病力不能任　陛下事顧賜骸骨以歸　上猶曲留手數四知公志不可奪詔拜資政殿學士付江南西道撓鐵公又奏曰臣誠駑且憊不能任帥事敢固辭廼詔升秩一等領祠千洞霄宮　某時卧西山公過

焉因上謁請問所爲求去之果者公曰吾老且疾不宜久典政撓妨賢能路是以有請請而獲吾之幸也然吾忍忘吾君也哉吾以一書生驟致此位懼即死無以報　上恩今雖退伏田廬葵藿之心終在　帝所吾將歸營一堂朝夕其間致予存闕之思非子誰知吾心者明年公以書來曰堂成矣其爲我名而志之某既不獲辭請以敬忠堂書之扁又惟自昔大臣遭時得位進退出處之道有三難焉方其進用也以有補爲難用而有補矣退爲難能退矣不忘君爲

難令公之居廟堂也於國論有調娛之功其退也於權位無固怯之意迨既優游林泉宜若亡與國事而惓惓於　君猶有不能釋者書曰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公之謂矣雖然公之所謂不忘者豈徒有是心而已哉　先朝元臣身奧閑燕國有大政令大議論未嘗不容效忠欵以裨聰明　今天子從善如流公之被遇殊特又非叅臣比繼自今安危理亂之揆有伏於衆人所未察而先事以言者必公也是則古大臣之事某方矚望於公若夫堂之面勢挹怡山而吞西湖於登覽爲最勝然非蜀筆本指故不書

新建州境龍王祠記

嘉定十七年夏六月不雨禱太一于湖心亭夜漏下且十刻遇祝于江之靈曰洋洋湘流神龍適宅盍衣斯人惡霈之澤賚我田疇活我黍稷廟于江滸繼以報德越十日雨大摯歲以有秋時通守張侯國均從事王埜方被郡檄祭告蘇湘江二壇因屬役焉得地于壇之左方面蒼巒俯碧流於置祠爲稱迺闢迺袤迺攻迺治我材

孔良我工惟時冬十二月告成凡龍君之神在境內者悉合而祠之堂皇言言貌像嚴嚴或公或王圭冕燁然有疑而論者曰雨者陰陽之和氣也謂龍尸之奚所據依且其靜而淵潛動而天飛非鬼非幽何以廟爲予曰雨非雲弗成雲非龍弗興在易之乾取象于龍以其神變之莫測也故昌黎韓氏謂其出入人鬼之間而眉山蘇公亦謂行爲人飛爲龍變化往來不私其躬然則壇而祭之可也廟而祠之亦可也古今異宜豈必皆同苟可爲民乎敢弗共是役也經營

規度壹出於張侯埜去張研代之董督惟謹㮣金錢百一十萬有奇廩粟六十有一石而取材於場不與焉予既敘次其事且為之辭俾歌以侑神其辭曰龍之潛兮幽幽或江而潭兮或山而湫騫何為兮安即不我民兮顧髙卑懽兮良苦歲將饑兮誰愬違龍君兮不來極予目兮湘浦龍之升兮雲從變化於君兮有雷有風騰百川兮雨四極膏大田兮稼滋殖崇崇兮新宮觴豆潔兮粢盛豐寘龍君兮我饗胙我民兮無窮

蕭正肅公祠堂記

故參知政事正肅蕭公既薨之三十年臨江大守楊侯懋始祠公于學教授黃君自然以書謁予某曰盍記之某之生也後不及拜正肅公而幸嘗出公嗣子文昌公之門獲聞公言行甚悉蓋其始也以區區一郡從事嬰權臣之鋒坐是連蹇而不悔迨其中也登諫垣任言責正色直辭上不阿人主中不徇大臣下不怵近習貪夫小人有以非道進者公必聲其罪而擊之論有弗合視去其位如去傳舍而不顧其後也與聞國論尤以獻替為己任嘗言於上曰君所謂否而有可焉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之愚忠佩此兩言而已有諷其太直盍少加委曲公曰吾直道事君知任真而已何以曲為卒以是終其身不變嗚呼迹公平生之大節其可謂以道始終浩然而無愧矣非誠而能之乎中庸言天地之道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夫不貳者誠也人之所以不純乎道者以其貳也貳則不誠矣不誠則與道扞格雖勉焉自守不能以期月也況終其身而弗變乎公能以道始終者豈非以其誠乎公在政府時獨被　孝宗非常之睠蓋嘗以誠實不欺稱公君臣之間相與以道而相知以心可謂盛矣昔范太史論司馬公之賢蔽以一言曰至誠無欲而已蓋人之能存其心者未有不由於寡欲而所以放其良心者亦未有不由於多欲也公天資沖澹凡聲色貨利常情之所不能不嗜者皆漠然不一動其心自小官至通顯苞苴無敢至其門者非誠於無欲能之乎世降俗弊士大夫以苟得為賢雖徼幸一時而朝榮夕悴有身沒未幾而聲沉迹泯者甚則唾詈隨之公薨既三十年能使人思之不忘

又能使為郡者奉而祠之於學此豈以名位勢力得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邦之士苟能考公言行而服膺之本之以誠而持之以久異時見諸事業是亦公而已矣故於黃公之請不復固辭而為之說如此使學者得以覽觀焉嘉定十六年正月丙子具位眞某記

潛齋記

金華王子文以其燕居之室求名於予予為目之曰潛齋子文請其所以名之義予曰潛之為言也豈欲使子為鄭信淵明之所為哉二君懷奇抱器而時焉之弗遭故皆以潛自命逡巡退遁以終其身今吾子少有當世之志又有當世之才雖求人之莫我知弗可得已然則予之所謂潛者其意果安屬耶蓋嘗有之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若昔聖賢之教人常胝其偏而正之使至于中而止故沉潛者則欲矯之以剛高明者則欲勝之以柔斯言也非箕子之言禹之言也非禹之自言天之所命也而可違乎哉夫人之所得於天不能無強弱之異而濟之以人者乃所以成其天也今觀吾子文之質蓋庶幾乎高且明者也夫其質之高且明則天之厚於子者至矣然予之望子猶欲有以成其天焉蓋天下之理高常病於亢而明常累於察以乾之健且有上九之悔而明夷之明亦必以晦處之況於學者乎吾子誠欲其無亢與察也則智焉而養之以愚實焉而藏之以虛精鋭果決而行之以容與舒徐於沉潛之義斯得之矣雖然人之所以成其性者學也而學之有見乎道者心也昔者顏淵嘗潛心於孔氏矣故其所就者深純縝寄去聖人之域蓋亡幾焉漢儒惟揚子雲若有見於此者其為言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見之太玄之養曰藏心于淵美厥靈根其旨微矣至於論性則本焉之莫知是殆窺其形似而非眞見者豈所謂潛者異乎顏氏子之潛與吾子倘有志於斯盍亦即洙泗之言求當時之所以用力者朝誦而夕思之如見其人於千載之上一旦脫然猶寐之覺則天地之心聖賢之蘊皆將粲焉陳前有不吾隱者是則潛心之力也嗚呼便琛學者數十人苟可以厚鄉鄰者無不至也公名

主宇國瑞自號曰仙游翁云是年冬日至西山
負某記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記

鉛山縣修學記

鉛山學自淳熙中縣侯億修之距今紹定初元逾五十祀矣鄉之修者益壞士無所於業縣方疲於供億何暇議學校事誦絃之音至或曠歲弗聞兵興章侯來環眡太息亟思所以復其舊者居未幾政修財羨迺度功而賦役焉首闢肆業諸齋更拯星門繕藏書樓升從祀于東西廂祠先賢于其所由內達外莫不奐然矣又惟廩士之餼未裕則括廢寺若絕家田合若干畝充推入之取征榷錢三萬佐其廢士之業于斯者得以優游底厲益富所藝是歲秋賦登名倍他日明年對大庭者凡六人士讙然曰我侯教育之效也則以書來屬識厥事某惟淳熙之役子朱子實記之格言丕訓昭揭星日某何人斯而敢嗣音獨嘗熟讀乎記之辭有曰古者以德行道藝敎其民學者於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其於辟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於虖斯言至矣試相與闡繹其義可乎蓋

古者學與事一故精義所以致用而利用所以崇德後世學與事二故求道者以形器爲粗迹而圖事者以理義爲空言此今古之學所以不同也自聖門言之則洒掃應對即性命道德之微致知格物即治國平天下之本體與用未嘗相離也自諸子言之則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天下有無用之體也管商言事而不及理是天下有無體之用也異端之術所以得罪於聖人者其不以此歟世降益末爲士者壹以辭藝爲宗內無窮理盡性之功外無開物成務之益此子朱子所爲深憂而屢歎也今之學者誠知學不外乎事事必原於學講論有槃於二者交致其力則其業爲有用之業及其至也其材皆有用之材其仁足以成己其智足以成物然後爲無負於鉅人碩師之教而亦賢大夫所斷於士也若夫羣居終日惟彫鎪琢刻是工於本心之理不暇求當世之務不暇究窮居無以獨善得志不能澤民平生所習歸於無用而已是豈朱子立言闡教之指亦豈吾侯所爲作成爾士之意哉侯名謙字某甞令揚之泰興又宰斯邑

敬思齋記

予友曹晉伯取曲禮首章之義命其齋曰敬思而屬予爲記予惟此章之約不過數言而修身治國之事略備其與大學中庸蓋異篇而同指也今吾晉伯能剟其大要書而揭之以當盤盂之銘匪有志乎學疇克爾然敬一也而貫乎動靜故有思不思之異焉七情未發天理渾然此心之存惟有持養當是時也無所事乎思情之既發淑慝以分幾微弗察毫末千里當是時也始不容不思矣無思所以立本有思所以致用動靜相須其功一也然聖賢所嚴尤在於靜深居燕處怠肆易萌操存之功莫此爲要曰毋不敬者兼動靜而言也曰儼若思則專以靜言矣存靜之時何思何慮而曰若思何也猶鑑之明

雖未昭物能昭之理無時不存心之虛靈洞達內外思慮未作其理具全正襟肅容儼焉弗動而神明昭徹若有思然以身體之意象自見彼蒙莊氏之說則曰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夫吾之不思所以為有思之地而彼之不思則欲委其心於無用焉異端誤人每每如此使心而無用則參贊化育貫通神明何所本之彌綸萬化利澤千祀何所發之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論至聖人然後亡弊晉伯其尚實體于茲動靜循環無往非敬則其有思者

寂之感其無思者感之寂涵養功深久將自熟竊言亡補其尚戒之

浦城縣廳壁記

浦城主簿廳由中興至今無壁記長樂陳公來延記之夫簿卑職也自漢人以枳棘喻謂非鸞鳳所宜棲則其輕也久矣陳君以文鳴天子學擢太常第由吏部選居是官宜若不屑為而君孳孳所職弗少懈垂代矣且朝夕自立若始至然夫官無崇卑顧所以居之者何如耳苟得人焉雖斗食吏猶能盡其職即非其人雖 山兵之任亦輕姑即吾邑觀之自 宋興以來仕于斯者不知其幾而寥寥數百祀惟古靈陳公之名獨傳是亦一主簿耳或曰公去而通顯故傳是不然夫公之登諫垣侍講席爭新法薦正人欲論峻節固表表一世然邑之民弗知也所知者主簿時事兩使公去是弗大顯其名亦傳故可傳在人不在官若職今陳君書此石也將使後之人指石而議曰孰清如冰孰濁如泥孰偉然特立孰汨焉突梯楚辭突梯滑稽是不可畏矣乎是何不謹其所以傳者乎君名逵寶字某其居與古

靈同氏又同蓋企前脩而願學者也記之所書起建炎迄寶慶凡三十四人云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焉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焉乎安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昔為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即所以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為安者也一柱傾

則墊一雖弛則墮若昔聖賢所謂更相扶植而
不敢後者以是爲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之功
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
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熄楊墨
距而禽獸之道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
已矣烏乎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
孟子沒而聖學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揚雄氏
皆嘗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賴
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道誼尚名敎天理民
彝未盡泯絶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鄉使申蘇

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爲夷者幾希故
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創造之功也漢世諸
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
至　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蓋昔者
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
虛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敎行
乃始以日用爲粃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
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
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
刑政之際飲食衣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

至敎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
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
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
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
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
自爲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
乾元今知吾身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
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
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

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於百世
者紹定元年長樂朱侯今衷之萬載謂昌黎公
在唐實自潮移守袁而濂溪先生亦嘗攝縣之
盧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迺即學宮講堂之
東爲堂三楹繪其象以祠書來曰願有識其惟
韓子之於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
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嘗涖焉治敎所施有
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爲耶意者
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
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

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學子斯者盍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風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體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之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歟若夫惟筆舌談說是工而亡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罔利爲是則二君子之罪人也有志之士其尚戒諸侯名起章字章之予之畏友云

矩堂記

予友祝君士表取大學絜矩之義名其堂而屬予以記予不佞然用力於此則有年矣始吾惡隸於己者之不忠也故其立朝寧以盡言獲辠而不敢不以父事吾君惡長人者之不仁也故其居官寧以拂當獲謗而不敢不以子視吾民嘗以掾屬事臺府矣其情不吾察吾患焉故爲長吏必思所以通其下之情嘗以監司臨所部矣其令不吾行吾病焉故雖爲一道師而於使者之命未嘗忽私居而挑公府吾嘗不平之故

於其所寓不敢以豪髮干焉大家而陵細民吾嘗弗直之故於鄉黨鄰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敢傷之也凡若是者蓋庶幾焉猶懼其弗既今君乃能揭於其居而銘之以自警鄉之儒先長者又爲專析其義至矣盡矣而尚奚予言之求雖然斯道之難也久矣昔者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夫子告之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日又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則告之曰非爾所及也夫以己度人而不敢施之以所惡此恕之事而仁之方所謂

絜矩者也物我並觀造化同量公平周溥出於自然是則仁者之事不待絜而無不矩矣此淺深高下之分非獨以勵子貢而已仲弓之賢亞於顏子至其問仁必以是語之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子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以強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強矯自勵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錮私見一立人己異觀天理之公於是遏塞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穹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

公其心平其施有均齊而毋偏各有方正而毋頗邪飾是以往將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大學既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則惟己是營義則與人同利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為當然而私意横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蟊蠹正途之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絕簡孟子衆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為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吾子以為如何視君曰然請以是為記

徑山三塔記

佛行禪師主徑山之六年道法興行緇素歸仰百廢畢舉莫不具修乃立叢塔三以為蛻于此者歸藏之所有自衆而出者曰浮屠氏以人世為泡幻以死生為夢覺以軀殼為逆旅委而去之不翅敝屣豈其死也乃顧己為之骸冀窀窆之奉邪師曰不然吾之法騎蓬以居今崇大宫宇矣持鉢以食今坐饗珍芳矣凡若是者皆與昔異獨死而瘞瘞而塔其可已乎然死生亡窮岡隴有限多為之塔久將無地以容觀今之葬者人人異穴彼世間法不得不然吾之為法本出世間況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方其示寂衆昇炎火視此妄軀一如無物何為戀藏乃欲自異我今為此決破藩籬生同一堂歿共一塔不分彼我無有差殊此廣大心乃佛知見于時大衆聞師此言莫不忻喜師又言曰我佛之教慈憫為宗救苦以利人非欲役民以自奉也晉魏而降惟佛是崇世人欽依猶水之壑腈腦可捐亦莫之惜況金錢寶貨乎以故居處瞻蓋至于瘞埋日趨於靡麗者或矜吾教之盛具眼觀之適為佛法之衰何者末勝則本微養隆則道薄為吾徒者可不懼邪必也體佛之心行佛之行勇猛精進知慧光明則生而宮居死而塔瘞庶乎其無愧若夫三業弗除萬行俱泯非直生民之蠹實吾佛之罪人也衆聞斯言且喜且懼乃屬宗上人謁予請記予不得辭師名妙崧浦城人歷主淨慈靈隱諸山又主雙徑道價為當世第一

定軒記

震澤楊公以定名軒而諗書於某曰盍爲之記予謂定一也而有儒者之定有老氏浮屠氏之定未知公之志果奚所屬也自儒者言之則大學自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其寂然不動者正所以爲感通之體也自二氏言之則其所謂泰定所謂禪定者兀然枯槁而已爾漠然淸虛而已爾人之一心與造化侔大者以其往來闔闢之不窮動靜出入之俱妙也今以兀然漠然者爲定則是無用之體不感之寂也其可乎公以敏達果銳之材而爲明天子所任蜀藎嘗屛上游護天塹開大幙府制置長淮今又以法從近臣而總六師之賦其志存乎立功其誼專乎報主固非棲心無用者比也則其所屬必儒者而非二氏奚疑雖然定之難能也久矣自窮居獨善之士捐百事息萬慮以求之有終其身而弗獲者況於奮功名之塗蹊富貴之境凡爲吾耳目之騰心志之域者坌至錯立乎前甍枯榮飄可喜可駭者日百千變其亟疾若破山之霆其震蕩若發屋之風其殽亂反覆又若一葉之艇而舞翻空之濤甚矣哉定之難能也若是者其患焉在曰心無主而已矣竊嘗聞之敬則心有主而物聽命不敬則物爲主而我役之古之君子對妻子猶君師之臨處幽室甚十目之睹所以養吾心而爲萬物之主也心有定主然後有定見有定見然後有定立酬酢萬變無不可者是則儒者之定而公之所志也夫理有定而事無方隨事以應之使各適其可卽所謂定也若乃處義未精而猥曰吾守之不可易是直私意之錮爾烏足語定乎哉故主敬窮理交相爲用東嘗西洛之正傳有不可誣者公之大父紫微公受學於伊川之門人爲先朝名侍從公之所學自其家世且方嬰禦劇而不亂遭變故而不懾其於定之一言用力深矣顧予何足以發公之志姑誦所聞以復命云

全行可度牒田記

予里人全何孫字行可少放浪不自羈束歲悔且悼謂老氏之學可全生而引年於是擺棄塵累受道家法爲黃冠師以仙遊有林嶺之勝冊臺劒池之故蹟遂隸籍焉而時往來於天慶道院與先疇之入悉歸諸二宮從祖西嶽公曰汝

之背囂譁而鄉盈寂羡矣然田者汝受之先人
而共其祀者也今若是得無使汝祖考為若敖
氏鬼乎行可曰不然何孫此舉所以深為祖考
地也觀今之人積金錢恐不多占田宅恐不廣
皆曰吾將世其蒸嘗使萬世子孫毋變也然一
傳焉而弗失者寡矣再傳三傳焉而弗失則又
寡矣其來也塵積其去也川潰若是者何邪子
孫不能皆賢而盈虛相代者天之道也今吾悉
歸之二宮二宮常存則吾之田亦存吾之田存
則吾先人之祀亦與之俱存其為慮顧不遠邪

西嶽弗能止遂以諗于有司明年行可倦去西
嶽屬予為之記予謂天下之可恃者理而不可
豫期者事行可識世人嗣守之不能長亦為知
常住之必可常也哉雖然行可不娶無子則其
為此固有所不得已也惟主是宮者受其託而
毋負其約饗其利而毋爽於誼於不可常之中
期於可常豈非行可之志哉故書以授知觀事
張日隆周道珍俾刻之田之入二宮者各有籍
歲修其先之祀凡十六餘則以助其徒之求為
道士者焉主其約者從祖某今以訓武郎主管
漳州西嶽廟云

福建招捕使陳公生祠記

紹定三年某月詔以南劒太守陳公韡兼福建
招捕使先是盜起汀之潭飛磜童牛之關乳狗
之擣又簦可馴也有司始而玩中而畏玩則養
之以滋大畏則媚之以求安姦人黠子見可侮
而動於是環地數百里莫非盜矣汀之諸縣畢
先破未幾蔓延於邵而浸淫於劒錢陷將樂窺
延平甚急公時執喪卧三山自中外薦紳以及
布韋士相與族談者必曰非陳公不能辦此賊

上從民望起公為鐔川守時寇近淘駭公不忍
以家事辭星言就道始至寇兵不滿三百府藏
赤立亡餘蓄以至公大義感激人心而羸者張
懦者奮使賊者亦惕然効順甫浹辰間精采立
變盜相顧不敢窺 上知公之可倚也遂顯付
使事居數月又命提點本道刑獄公累疏乞師
于
朝及是來者日衆而淮西將王侯祖忠以
三千五百人至侯沈勇有謀所將士皆一當百
公明方略信誅賞揭票錢誓情諭號令赫然戎
行禀畏乃親提師以出布置有方指縱遮宜兵

威所加如斲枯摧由是三郡悉平 上嘉公之功命進秩三等論譔右文殿脩撰安撫使如故延平之士若民聚而謀曰公之功德被于七閩而吾州最其先者也更生之恩其可弭忘乃卜郡城之東龍津驛故地爲生祠以奉公像取唐狄梁公故事名其堂曰愛仰爲劍人之愛公如魏人之愛狄公也又取鮮于諫議故事名其閣曰福星謂公之福劍人如鮮于之福青社也公聞之蹙然曰予奉 天子命使殄寇而靖民蠶廪焉懼亡以塞責何功之敢云矧諸使者兆其謀而僚佐效其策淮西侯資其兵而諸將奮其勇予何功之有乳郡人聞公言乃益繪提舉常平史公彌忠之像于堂之左淮西制置使曾公式中之像于堂之右而通守黃君梓趙君以夫侑焉繪王侯之像于中堂扁其額曰壯烈而諸將侑焉轉運副使陳公汶不幸卒官則築室別祠以昭群賢協濟之美成公謙退不自居之志四年某月某日安奉禮成鄉貢進士范荀龍等詣書屬記本末某嘗考論古今人物非誠與才合不能任天下之大事非人與天合則不能成

天下之大功公清明英特得之於天自少慨然以兆下除中事業自許侍親海陵年僅三十已能出奇決策摘束淮十萬之寇是其材素有過人者及鄉部雲擾公移孝而忠爲時一出慨慷激烈言發俱涕誓以一身贖數十萬生靈之命其誠與才合如此宜其能當大事也先儒有言天於世變之將作必豫出其人以擬之盜發於閩而公生於閩是天實屬公以弭其變也而公之精忠炯然上貫皦日是天心屬公公心昇天天人之相合又如此宜其能成大功也嗚呼是豈偶然者邪今群胡虎爭中原幅裂內發外禦之事方塵宵旰憂天之屬公意蓋有在而公於任重致遠之學方日楙不已焉繼今之功特其發軔云爾其既不獲辭劒人之請姑敘其大略使書于石章後序此者又將秉筆以俟

弘毅堂記

果山游侯景仁名堂曰弘毅而屬予記之始予於侯聞其德性之美問學之力心誠鄉之而欲記其未能也既又聞其立朝之盛節勁挺貫金石皦厲逾冰霜則竦然曰是真有志於弘且毅

矣可無記乎維人之生具天地之性而為天地之心仁如堯舜皆可能也道如周孔皆可至也顔安有限量哉自其執德之不弘則志小而弗至於大曰吾非烏獲不能以舉百鈞也用心之不剛則力近而弗力於遠曰吾非騄驥不可以致千里也噫之人也不幾於自棄乎是故聖門之學必以弘毅為主顔子在陋巷退然一臞生爾其問仁也得克己復禮之傳問視聽言動之目則奮然請事而弗辭仰鑽瞻忽未領其要雖既竭吾才曾不少懈其立心之大進道之勇為何如耶繼顔者曾若出一揆故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其見諸力行則躬三省於前不苟怠也悟一貫於後不苟止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雖曰屬其友實以之自任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雖況語君子實以之自許也迨夫手足既啓之餘知戰兢之可免矣一聞隅坐執燭者之言即不安於大夫之簀必欲得正而後已在人有一毫可取之善雖童子不敢忽也在己有一毫未至於聖人雖垂没弗肯已也吁此其所以能任重而致遠歟此其所以獨傳洙泗之道歟後之記禮者襲其辭而異其指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嗚呼為仁由己欲之斯至未見用力有不足者以此質彼殆非夫子之言乎士之為士苟能深味顔曾氣象以廣大強果自期毋安於小成毋畫於中道俛焉孳孳弗斃弗止則重可勝也遠可至也景仁之於斯道益信乎其有志矣雖然為山戒一簣之虧九十居百里之半景仁其尚敬之而尚懋之篤信踐行必期底於顔曾之域則吾將舉手而賀曰聖門有人天下有人

共極堂記

粤山之居故無堂歲單閼始作堂南鄉又對為小堂命之曰共極焉夜氣澄徹乾文燦然緬瞻辰極若在咫尺則整襟肅容而再拜曰此吾先聖所謂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者也按天官書中宫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三公侍旁藩臣環列璇璣玉衡高揭衡峙文昌泰階森布輝映其垣為紫微其象為樞紐在人則廣朝路寢造命出政之廷萬邦之所内面而觀仰也蒼龍主

東赤烏司南於苑神龜儼烈西北其舍二十有八其度三百六十有五在人則九疇五服庶邦庶尹之位上之所賴以綏方而作屏也昊穹無言示人以象在上者欲其宅心正德秉綱執要以為四方之極在下者欲其叶恭和衷弁志壹慮以同尊乎五位之極昔之君子迪簡在庭則惟主關是禅受任于外則惟王室是衛出入不同同此心也不幸退而閑處則雖白駒空谷而毋金玉其音考槃在陸而永矢弗告斯誼也惟鄒孟氏知之故遑遑於出晝屈大夫知之故離騷之作一篇三致意焉用舍不同同此心也僕雖甚愚其敢忘諸嗟夫在天之極負隔𩅰霄在我之極炳焉方寸端其在我即所以對乎在天故無愧吾心斯無愧吾君無愧吾君斯無愧上帝然則共極之義豈外求哉繼自今惟朝夕欽欽猶師保是臨志于斯堂庸以自箴

上饒縣善濟橋記

昔者生民之病涉也聖人憂之取象於渙以濟不通於是舟楫之利興而橋則未聞也迨周人造舟為梁厥制畧具又其後也有徒杠以通徒行有輿梁以便車載而橋之制備矣其始本於天地之自然而成於聖人之心思其終則濟天下而利萬世考諸春秋外傳與孟子之書蓋以是為先王之政而非民之事也嗚呼王政之弗行也久矣溱洧濟人雖未及於政然與民同患之意猶切切然非若後世官與民為二凡有司之所當任者悉使吾民自為之也民於斯時以其仰事俯育之餘又代任有司之責可謂難矣幸而賢有力者出於其間以衆人之所共任者任諸已雖其事有異於古而其義實可稱於今此予之所喜聞者也距信城二里許有溪焉其源發於閩建舊為浮梁以渡過春夏間甚雨從潦纜絕艫解對岸千里招招舟子覆溺相尋里人葉君衛目擊斯害毅然以為己憂延相形勢庀工徒疊文石以址之架巨梁以梁之經始于嘉定辛巳至寶慶丁亥告成凡為屋五十有四楹枕溪百餘丈靡金錢幾十萬贍旁為僧廬以職守視劃田立墅以備繕修縣大夫簡侯木遂墨大書扁以美濟美其利之溥也嗚呼世習偷薄夫人以浚利自營豪宗右族巧濬横徵其不

為州里大蠹者鮮矣況能心於濟物乎以濟物為心者鮮況能發其家之積以去州里之所甚病者乎葉君此役其可謂賢也已昔陽虎謂為富不仁為仁不富蓋仁之與富不相為謀有富者之力而無仁者之心不暇以濟物有仁者之心而無富者之力不能以濟物葉氏之在上饒未得以甚富稱惟其篤於好仁故能盡力以既厥事其不尤賢矣乎天之於人無私覆也顧獨有富與貧之異者財出於天而寓於人猶吏受藏於官司其出內非能專而有之錮而守之也

心仁而施公其受任也必久享報也必豐否則獲戾於天轉而他屬亦猶吏之私其藏而廢僇隨之也故萬金之家有一再傳而流為餓隸者其不以是歟推君用心其澤可及百世故予喜為之書君字潤卿終將仕郎子孫多且賢其興殆未艾云

溪山偉觀記

延平據山為州軍事判官廳處其山之半後枕崇阜前挹大溪溪之南九峯森羅雄峙天表聽事之西故有小亭對溪山最佳處予之為判官也因而葺焉時方習詞學科規進取退自幙府輙兀坐亭中繙閱古今書口不輟吟筆不停綴間一舉首則潑光秀氣欻入几席令人肺肝醒然去之垂三十年回憶舊游未嘗不炯焉心目間也比歲楊君偉來為北官扁其亭曰宏傳舊觀陳君傳祖繼至顧瞻西偏老屋十數楹岌岌將壓獨舊觀稍加葺餘皆撤而新之為堂曰見山樓其上曰溪山偉觀樓之前為臺即舊觀之北為軒軒有小池剖竹引泉淙潺可愛則以聽雨名之又為亭曰仰高環其四旁植梅與桂間

以脩竹循坡登山結茅古梓之下於是嶠川勝槩盡在目中矣然君為此未幾則從元戎以出汛埽汀漳之寇尋又改鎮富沙君又從焉其居於是財數月爾而發揮山川之勝如恐不及蓋賢者之心於事之當為亟起而圖之不必為已凡皆若是也抑予嘗言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清寧平夷然後理達而事成世以為名言以予觀之詎止是哉天壤之間橫陳錯布莫非至理雖体道者不待窺牖而粲焉畢覩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

而悟靜壽觀水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乎吾前
而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識也蓋嘗升高而寓
目焉仰太虛之無盡俯長川之不息則吾之德
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非富有不足以言大非
乾乾終日不能與道為一其登覧也所以為進
修之地豈獨遊煩疏壅而已邪若予之區區於
科目則既陋矣陳君廼存其舊而表章之可無
愧乎故嘗謂天下有甚宏且博者而非是之謂
也予老矣久有子雲之悔方痛自湔磨以庶幾
萬一而君於斯道尤所謂有志焉者安得相從
偉觀之上笑談竟日以想像春風沂水之樂乎
是役也起紹定四年二月之庚申而成於四月
之甲子君字清卿三山人以州從事兼招捕使
司屬官於幕畫與為多云

樂安縣治記

樂安之為縣百四十有其年十今斯民蒙 累
聖涵濡之澤休養生息日庶以蕃為令者得與
田野相安於無事紹定之三年不幸盜發鄰壤
熾雩都踰宜黃乘間擣虛出吾不意於是信安
張侯謂斐之為宰未閱月也報始聞侯命勵射
士糾民兵未集而寇大至吏與民四出以避其
鋒寇退侯自悼至官晚不得豫飭守備以全吾
民則請于州丐罷去邑人聞之者皆曰吾邑之
令賢令也其可舍諸則相與白州求侯還故官
侯曰民不能舍吾吾亦不忍忘吾民也顧無屋
以居柰何邑之士陳氏曰吾令賢者也令而還
吾請任營建之責侯又曰有屋矣無財柰何曾
氏曰吾令賢者也令而還吾請致籝粟之助郡
太守黃公歎曰民之愛令一至此乎然非兵無
以衛吾民則命簡銳卒五百戍其境以壯境之
形勢侯乃還治其人遺民之脫於鋒鏑者亦狀
老攜幼以歸侯欢心拊摩若己瘵恫凡若干月
里廬之殘毀者浸復呻吟者浸息而縣廳事之
堂若無私之室亦相踵告成蓋糜錢緡若干其
凡出於其民而衆又協助焉方侯之遇盜也縣
民有繫于獄者盜問之民紿曰非令也侯遂免
昔高柴嘗刖人既而以難出奔而其其免己者
俞之所刖也蓋因皋用刑吾無心焉此高柴之
所以免而孔子之所以歎也張侯之釋於難其
亦若是乎至官寺之營建又一惟民是賴嗚呼

觀乎此則知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今未嘗有異乎古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古未嘗不可復於今也然則謂禮樂教化不足善其民者固謬而以弭筆之名醜江右之俗者又益謬也縣治故有室名不欺侯復其舊扁曰勵于中思所以答其民之望而書來請識本末予謂侯之至官屬爾民何以知其賢而覔之又何以知其賢而經營其居若不及傳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侯天資諒實履踐素篤故未施信而民信之今將有以答其民亦曰盡吾誠而已爾先儒有言無妄者誠而不欺其次也蓋無妄天之道不欺者人之道悠久不息則人而天矣侯其勉乎哉不欺於已斯不欺於民不忍欺其民民亦不忍欺其上矣此余之所望也若曰發擿以為明鷙擊以為威而欲民之不我欺侯固弗忍為繼侯者亦當知所擇也陳氏名某以恩授某官曾氏名某以恩授某官侯今為奉議郎姓黃名炳今以提舉常平兼知撫州

存齋記

愚壯彝清父以存名齋而屬予發其義予謂存一也而易以性言曰成性存存是也孟子以心言曰操則存存其心是也二者同乎否乎曰性即理也而主是理者心也其心存則其理存易與孟子之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然易言存性者一而孟子於存心蓋屢言之夫不以操舍存亡之幾為甚可畏乎堯舜性之不待操而存者也然曰兢兢焉業業焉不敢少肆也湯武身之則不能無事乎操矣故曰以禮制心懼一念之非禮而不能存也曰無貳爾心懼一念之或貳而不能存也聖猶如此學者其可以自放乎敬者所以保吾之存中庸之戒不睹曲禮之儼若思所當深體也欲者所以害吾之存孟子之寡周子之無所當漸進也雖然有儒者之存有老氏之存儒者之存存吾之實理也而老氏之為說則曰綿綿若存用之不窮其末流又有所謂存想之法則皆以氣為本而非主乎理矣清父顧無取之乎懼清父之貳而失其所存也夫學莫患於多岐莫貴於主一清父其姑舍是而顓求於吾儒之學持守之堅涵養之熟未聞心存而氣不與俱者也清父其思焉

東萊大愚二先生祠記

東萊呂成公淳熙中講道婺之明招山其季大愚寔從學者入則受業於長公退即少公而切磋焉四方之士願以微文者甚衆二先生歿又皆窆乎此而故未有祠祠之自盱江處士吳定夫始紹定初予屏居粤山之麓定夫布衣芒蹻惠然見臨問其所從來曰吾東訪漫塘劉聘君南過趙傻章泉上遂以見君也亟進與語命酒而觴之曰吾不飲爲設蔬蔌曰吾不肉食累年矣眡其色一無所求獨曰吾爲二先生祠幸

既訖而無文以記君儻有意乎予曰嘻予不趣權門驚勢涂而歷游於寂寞之濱不嬌示鬼不諂老佛而汲汲於二先生之祠何其好惡與俗異也且予亦知二先生所以當祠者乎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繹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絶學有千載之功敎育英材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二先生所立如此其祠之固宜然自定夫言之非有平生師友之恩又非

居官仕風教之責而貿衣營之若不可已者何邪吁此其謂無所爲而爲之者也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吾子以義請予敢不從居數年未及爲而定夫卒垂絶猶語其子曰明招祠未記吾死不瞑目拜老奉遺命以來爲之愛然曰此予之罪也乃次其本末而書之定夫名應賢不襟於學而能知天下之正理饑寒窮厄弗自恤而以當世善士夫職爲己憂方別予時將北之淮陽省瀼客未果而王去非守撫川對虎滿道無敢從行者定夫獨負一布囊與俱予嘗評其人

蓋古所謂特立獨行者近世衆無修之徒未足多也始定夫將立祠住山森公寔左右之又序以贈其歸味其詞磊磊不凡豈昌黎所謂魁奇忠信沒溺者邪故併書之

養正堂記

予友莆田王實之名其讀書之堂曰養正朝夕覽而思焉嘗以語西山眞其曰在易有之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天之予我者未嘗不正而所以養之者則在乎人焉故合二卦之義當極淬之銘敢請一言以發其指

予謂蒙之為義取物之穉而言泉之涓涓始出于山其流未達在人則善端之萌有動于中不可以不養也養之以正天理於是乎周流一有間之其不壅閼焉寡矣此學者作聖之功終身由之而不可斯須舍者若順之為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為言蓋已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覆之過猶為非禮萬鍾之奉違以賈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云者凡皆養之之事也即二卦而言則蒙之養也察乎微順之養也先乎近始于學終于成德則微者著矣修之身被之萬物則近者遠矣雖然自內卦求之則一陰一動者蒙順之所以異也自外卦求之則皆止者蒙順之所以同也夫泉之出不已而山之性自若雷之動有時而山之體弗搖善學者即斯而玩焉則知寂為感之本感為寂之用動靜以時環循無間操存省察交致其功則體立用行兩弗相悖川流厚化源源无窮矣抑實之之為人清明剛果蓋不待習而能若疑乎靜止之象尤當深玩而熟體也敬哉實之勉用其力槻彼卦德以進吾德然後為有得於易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

吳興倪公守泉餘一年而去去而民祠之祠三十年而燬于大燬三年而民復祠之方其未復也有書而揭之者曰此故倪公祠也揭之謂何以愧夫為郡者與其為民者之不能復也泉之舊守得祠者鮮矣有歲久而廢者有能今存焉者廢者民不知其廢幸而存者化為翁媪膜拜之室像設故在人不知其為誰蓋感之者不以心報之者不以情雖祠猶未嘗祠也而於其中有三人焉不求祠而民祠之曰忠惠蔡公忠文王公而公其繼也萬安東城廓火百世嘗謂公祠而可廢也然則公之得此於人何也曰心也心藏于中窈不可測而人之視之若辨白黑然夫聖賢之澤豈皆歷千古而不斬民之所以不能忘者以其心爾癸辛跖蹻之悪亦然賜之而恩賜竭則已暴之而怨暴止則衰惟是心為亡窮公之政留于泉者其迹有幾而心之在人則

愈久而常存故祠雖燬此不可燬為郡者不能
復真有媿焉而某之愧為尤甚某之初守泉也
公方燕處月河之上不能躬問以政而以書公
睠焉還答以溫陵赤子為寄而毋崇宴觴毋黷
環貨民以安靜俗以儉化則其教之之目也在
郡三年雖纖銖髮足紀而以公之心為心則凜
不敢踰顧是得亡獲辠於泉之父老公之賜我
厚矣而其再至也視祠之廢不能復過其地輒
蹙然汗出以慚顧郡方貧而人甚病土木之役
不敢據興而士之知義者能勸民使為民之好

義者能以役自任月再朏而工告成民之媿於
是乎免而某之愧終不可滌矣紹定初郡修
忠文祠某為之記謂因民之思王公而知其性
之本善由今驗之信然夫祠之廢若復何與民
事始而蹙然已而忻然是忻與蹙何所從來性
也性之善故於為政之善者愛之若親於其不
善者疾之若讎此天理之公而非人情之私也
然爲政者亦豈樂夫人之疾己哉心不存而欲爲主涪窒之淺妄之牽旧懼懽忓其沖澹溺
焉而弗自知爾是祠之復將使人悚然自悟以
失本心為恥其益顧豈少邪其成實六年十二

月甲申勸民使為者郡學錄黃龍驤為之者承節
郎滿開宗也

政和縣修學記

紹定五年秋九月政和縣修學成令栝蒼徐君
來請識予桉古教法起於家而成於鄉所習不
過閨門子弟之職用之則為公卿大夫之材是
何也閭有塾族有師亡馳騖之累以賊其良心
孝友以為行中和以為德有踐修之實以保其
正性心存而性得故推其自成者皆足以成物
後世鄉里之學廢士之干時蹈利者浮游四出

而為戰國之從衡章句文辭之學興則又穿鑿
奇偏為漢之經生琱鎪華靡為唐之進士昔以
存心者今以蕩心昔以養性者今以害性吁由
後世之法而與俗化成人材出不亦左乎故嘗
謂必放古之制自閭里皆置學使惟士之安而
無慕乎外必損今之弊使相懋以德而不相角
以文庶乎成周之意可漸而復然豈有司所得
為哉幸而有令之賢能崇其邑之學士之肄業
者得無違親去家而失其所以學之本蓋在今
世已有足書乎於徐君之請所以屢歎也始縣

學地廢久士無所於業君之至自門而殿堂而廡皆新之像設顯嚴藻繪煇奐東西為齋四以處生徒中建閣一以藏 奎畫射有圃先賢有祠藏脩息游無一或缺又有餘力稽其糧儲之入吏不得乾沒君於是信乎其可書矣雖然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為然哉雞鳴夙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 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為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教雖非古而吾之存心養性以希聖賢者未嘗不古也若夫足踐黌舍之閾口吟課試之文而曰吾之學如是而止則非愚所敢知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記

建寧府重修府學記

寶慶紀元之初年天官尚書葉公以顯謨閣學士出牧建安清心勤躬以洽以教期年民各遂于里顧瞻頖宮寔惟本原風化之地繇慶元後曠弗克修垂三十祀于茲 天子命寔來固將為國毓材以俟舉選如寶璧玉如護楨榦惟廢攸居其可弗飭迺命屬役於僚吏之能者而以郡博士董之先葺大成殿次及十六齋又次及于三賢堂然後增闢小學起孟秋甲辰迄九月甲寅功用成於是府學正葉端甫等書來俾識厥事某於鄉邦為後進誼不可以先長者請固辭而端甫等書再至諭勉逾力既弗獲終辭則誦所聞以告曰諸君所為命僕者豈欲相與講明為學之大指歟夫格物以致知昔者聖賢示人之正塗也請以繕修之役明之今之學校非昔之學校乎昔之圮陋者今屹焉以完昔之闇鬱者今煥焉以新非以修之之力故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而已矣蓋受中以生萬善咸備猶

此宇之本闊且廣也私欲汩焉邪說滑焉猶其棟梓於風雨漫漶於垢氣而浸朽以弊也一日自克私勝而仁存一念知悔善章而咎泯又如圯陋者之可以復完闇鬱者之可以復新也夫忠信篤敬學者立德之基剛毅木訥學者任重之實而辭章華縟特藻飾之麗爾聖門教人具有本末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何異基址之固而后棟梁可施棟梁之安而后丹雘可設也蓋緝修一役耳而為學之理具焉自是推之則凡天下之事事物物即器而道已存由粗而精可見知至之功不難進矣雖然學豈徒知而已蓋學聚問辨而必以居行繼之博學審問而必以篤行終焉斷斷乎不易之序也易中庸之指不明學者始以口耳為學講論踐履析為二致至其甚也以利欲之心求理義之學以理義之說文利欲之私而去道愈遠矣然則致知力行交勉並進豈非學者用功之至要哉又豈非賢邦君所望於吾州之士者哉若夫賦役之凡調度之目在故府可覆此不書公名時字秀發括蒼人三年春三月甲寅郡人真某記

龍山書院記

龍山書院者永豐黄君之所建也君自少以博習修潔為鄉黨所稱名卿達人爭致以誨其子弟既連蹇場屋志弗克施則慨然曰吾幸有薄田廬與其私吾子孫曷若舉而為義塾聚英材教育之以樂吾志於是評地於圖環得吉壤焉五山轟峩蜿蜒如龍溪橫其前清澈可鑒前望靈峯懷玉秀峙天表君曰是宜為學者藏修之地矣迺悉其力載經載營中為堂一旁列齋六起嘉定十四年六月畢十月告成君捐產之半以奉之廩給課試悉放州縣法春秋校藝以禮丞邑佐或鄉人之中第者司其衡又日講月肄則君自主之青衿來游莫不競勸君思久其事也命族子從龍來請予記予未果作又使其從子曰宏曰應夔者寔來塞請而不厭予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六德實居其首故為名其堂曰成德而以德之目名其齋且傳以進修之義焉古昔聖人以君師為已任故其修道之教無一弗備先之以智者欲其講學窮理以發良心之知也繼之以仁者欲其篤志力行

以充本心之德也而又聖以極其成義以達諸用立心以忠而制行以和道之全體具在是矣後世聖人闡教洙泗亦必以知及仁守為先與大司徒之法君合符節然孔門之訓知仁而已周官又益以四者或詳或畧豈無意耶蓋多為之目所以使人各因其材而入獨舉其要又所以該衆善之始終其義則一而已爾于後顏曾思與更相授受其語成德之方必曰博文約禮也明善誠身也格物而誠其意也蓋致知以為智力行以為仁千載源流同出一貫有志於學者其可不以聖賢為師哉始書院之興從龍董其後要未幾遂擢上第以去自是舉于有司者前後相望人物彬彬方盛未艾非惟山川之靈於此振發其亦教育之驗歟雖然君之所期於士者不止是也蓋嘗思之三代而上未有利目進取之塗士之自修果為何事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古之君子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者以是為爾世遠教失士知榮身而不知修身知求利而不知求道良心蠹蝕皆原於此君之是舉其將以人材世道為意乎要必有講于此如曰辭藝而已爾科舉而已爾郡縣有學已弗翅足其尚以贊為哉吾知君之志非止於是也故為推本聖賢所以教者使與學者共講焉若夫忠和之云則子程子嘗舉斯語筆之曰中和蓋與禮樂防民之指胥叶然非愚所敢質也學者姑即盡己之義而求之則體立用行所謂大本達道者殆可識矣然子程子之意亦所當知也故併志於末云君名惟直字德中

建陽縣學四君子祠記

寶慶三年知建陽縣事莆田劉侯修晦菴祠以其高第勉齋黃公配食既又謂秀范二太史劉魏二聘君皆法當得祠遂命奉祠于學八月上丁工告備妥侑如禮則揖其學之士而語之曰諸君亦知乎置祠之意乎古之君子稱人之善必求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雖我文公先生高明光大之學得之於天然溯其淵源所自則吏部府君首以河洛緒論淑之於家庭此其長也出從諸儒先游則有若草堂劉公者寔告之以聖賢講學門戶雖其德業之大成猶待後日而關端正始之功有不可誣者至若松閣范公則

吏部之交而先生嘗從之考疑質義焉艮齋姚公則又草堂之門人而先生之所交也今也斯先生之祠而遂及於四君子是亦古人推本之義也雖然豈獨是哉當紹興間秦丞相始顓國實倡邪議脅君父而事寇讎言者范二公以史官連名入奏顯斥其非至擯絀流落而弗悔劉公用從臣薦給札後省首屬擯方深懇至論亦浩然引疾以歸艮齋起布衣遭明天子一見合指程官儒宮並用矣顧拜疏閤門亡虛日竟以是弗容于朝是四君子者其學同其道同其出處大致又同合而祠之使為士者有所觀法豈不休哉繼自今學於斯者苟能潛心文公諸書以致其濬源培本之功而又考於四君子之風流以警其踰作其懦則靜而體動而用窮所養達所施其於此矣此余所以並祠之意也西山真某聞而嘆曰偉哉劉侯之斯舉乎方侯年盛志壯時天材逸發詞筆凌厲蓋自眡如李謫仙之流意其不屑州縣間事也一旦為令邮民隱重教道懇懇焉有兩漢循吏風至其飭考亭祠表四君子尤世俗指目以為迂者吁使侯病迂之名而循世吏之所急則其俗之同者延道之所棄也然則侯之於趨舍豈不甚明矣哉侯名克莊字潛夫世以正學傳其家云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于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真某為之記某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某之愚未能闚其藩也將何詞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畧矣道之大原出于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今古之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于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鄒孟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焉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泮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

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攸　聖朝文治休洽
於是天禧明道以來迄于中興之世大儒繼出
以主張斯文爲已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發
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
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
節豈人所能爲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
世之立奇見尚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
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楊氏以惡與混爲性而
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
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刻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
敍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絶學之後乃獨深探本
原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
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
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
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
而刻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
蒙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玆乎嗚呼天之
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爲郡號在嶠南士習
視中州號稱近厚夫以近厚之質迪之以至正
之學必將有俊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
者果焉易耶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
曠天職昔之君子凜然淵氷沒世弗懈者凡以
全吾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
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目爲闊迂已之良貴
弃置如弁髦而徇榮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
舍也吁是可不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奚
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
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
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
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
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堤防也故周子
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
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儻於是而知勉焉
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靜
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
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爲
然則願以此刻于祠之壁爲學者觀省之助若
夫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趨而匪實之
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
南邦之士者哉

楊文莊公書堂記

浦城夢筆山寺覺院邑人禮部侍郎楊公澄爲本縣令日所建也侍郎之子文莊公少讀書于此山旣去以文學節義擅聲中朝爲薦紳標式後人 即其處爲書堂繪公父子祠之嘉定中郡守李公大異作五大字表其額按公名徽之字仲猷甫冠通群經尤刻意於詩得騷人之趣時李氏王江表公耻官僞廷杖策走中原以顯德三年進士高第入 文館升諫垣嘗論 太祖有人望不可典禁兵 國初出司任于方城繼爲大興峨者二縣令 開寶中召還復以登用 太宗尤深器之青宮徹建命爲首僚付以羽翼之寄世謂帝以能詩知公而不知公文受知聖明者不專在是也昔丁公二心於漢高祖戮之姚思廉盡節於隋文皇寵以高位前世大度之主率常以是觀人況我 太祖 太宗之聖哉夫放麑小善爾推其仁猶可以柱國公之忠於所事如此以之事人何往而非忠此 二帝之所以知公而以遺後聖也然則公之事君固萬世臣子之法而 二帝之用人豈非萬世帝王

之法歟當公之去國也一遷而楚再徙而秦又再轉而蜀山川益寥遠風物益凄凉昔之詞人墨客悲傷頗頷若不可以生者也而公嘉陽諸咏皆脩然自得亡秋毫憔悴意胷中所存其亦遠矣入侍禁中新承聖眷至摘其詩雋語筆之御屛中詞章翰墨同時豈乏其人而公獨得此者非重其詩重其節也晚事 定陵尤被寵渥初置翰林講讀學士公與邢昺首與其選雖未及大用以終而平生所立凜凜王霆亡一節可疵從孫文公億少依公以學旣皆以文章名天下而清風雅操奕奕相望浦城人物之盛自二公始 紹定改元七世孫震來將新其書堂之舊族之顯人淮東制置使紹雲朝議大夫圭皆貽書相之震來謂某盍爲之記竊是晚出匪工于辭獨念前輩風流相去日遠後生小子鮮或聞知故爲推迹本末刻之堂中使吾黨之士聞而慕之平居講學以淬磨志行自期有位于時以扶植世道自許則公之遺風庶幾復見而吾邦之人物其亦有興乎若夫畀陬澳澀志於榮寵利事溫飽而已豈惟重桑梓之羞過公之堂

當必有泚其顙者矣嗚呼死者可作微公吾誰
與歸

居思堂記

寶慶三年莆陽葉侯日新剖吉陽之符既驅南邁矣塗未半三徑之思有動于中喟然曰吾與其縻於印綬而膠膠焉營營焉於是非得喪之境也曷若返吾初服與耘夫蕘叟相從於隴畝之上㵎谷之中以全吾志之為樂哉且吾先世以來衆勳文章之餘伯父正簡公以忠直相阜陵孫稱名輔弼今予不幸躓身右列然少好學雖老而未衰吾家有居思堂永心葉公詩之復齋陳公又書其扁吾將日處於斯以讀吾書教吾子續吾先世之緒業不亦可乎於是拜疏于朝丐祠官之秩以歸且詒書建安眞某曰吾之志如是子其為我述之予謂侯之名堂善矣然思之名一而義有二焉蓋洪範之曰睿中庸之弗措識其思也易之憧憧往來邪其思也誠其思者壹於道者也邪其思者汩於欲者也故聖人於咸之九四深致其戒者非惡夫思也惡夫思之不以正也若夫天地之純全聖賢之蘊奥非竭吾心思其庸有得乎故學必原於思而思必本於誠此理之不可易者也然則思誠之學果何所自入耶蓋嘗聞之誠即天也敬者人之所以天也學而求至於誠其必由敬乎昔之君子對妻子如君師之臨處幽室如十目之視先以立吾敬也敬立而誠存矣然予於此亦嘗聞而未竭者也必將深研其義以啓侯之未悟則復齋其人紹定元年六月壬子眞某記

建陽縣復賑糶倉記

環邑皆有社倉歲貸民為種食自朱文公始也獨縣無耕農不可貸故弗置置倉舊御糶常平常平法久壞吏徒持空鑰相授歲五六月舊穀沒新穀未升邑人婦子聑聑然無所於糴縣大夫熟視亡策則專配之令出焉吏舞智其間細民未遽飽而中家以上先病矣慶元二年諸侯用始置倉藏米幾四千石市直翔則糶平則止民歌舞之諸侯既去十餘年弊日甚閔侯嗜稍脩復之未幾又大弊寶慶元年劉侯克莊實來覈舊藏不能五之一歎曰此文公之意諸侯之澤可使壞不修至是乎越明年政成稟羨歲以大

穫則斥經費之餘財凡三千餘緡為糴本始諸侯之糴也先期予錢至秋穫乃入侯曰此致弊之本也夫富民不願請而願請多貧民輸不以時則有督察之煩召呼之擾甚者發有出而米無償夫焉得不速弊則為更故約以見緡貿見米若時俗所宜有未盡叶者亦變通之要以便民而止不苟異也按春秋莊公二十八年書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傳者曰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蓋昔之為國者大抵父母其民故常先事豫圖使雖水旱不得病吾赤子莊公在位久不備之素而糴於既饑固春秋之罪人矣后世為吏者並苟乎居視民歡戚漠焉不以槩諸心至旱乾水溢之弗時死者相枕藉則諉曰非吾責是又莊公之罪人也侯之尹是邑朝夕汲汲如邮其私一物失理居為之弗寧一夫罹罰饋為之弗飽故晝而庭空夜而圖寂四境之内疾痛必察比皆若親臨其家侯方以為未也窮然之慮且及於數世百年之外此其用心豈不甚仁矣哉夫今之縣亦昔之縣爾前乎為令者急民賦不肯失毫芒猶戚嘆苦弗給侯書生無孔棘術雖督責不用獨飭吾政聽民自樂輸下貧户挂逋籍者蠲弛動十計而公家未嘗以匱吾餘力猶能及是倉顧豈有他智巧哉夫不以利私其身故能以利公於人其本固有在也倉之棟楹階序皆因諸侯之舊一新之起丁亥冬迄明年秋積米凡四千斛有奇侯懼來者莫之繼也以書屬予志其事予閱侯書其倉之兩楹曰聊為吾民留飯盌豈無來者續心燈嗚呼此父母之心仁人之言也予雖累千百語其能有加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夫必隶彝盡亡然後是倉可廢若猶未也後之君子必有以侯之心為心者以似以續雖至於無窮可也若夫施置纖悉則有兩侯規約在此弗書

澧州重修大成殿記

資政殿學士清源曾公以廊廟之舊作牧于星沙厚重鎮俗如嶽之弗搖清明鑒物如湘之不波歲未期而百度修振志眼探九郡五十城既帖帖無事則思所以驅其人於禮義之域者顧詹黌舍先賢先師之位在焉而廟殿規摹猶類浮屠氏公為蹙然弗寧迺屬郡學職寄書于南

宮舍人鍾君震者辟雍制度爲圖以來命摭吏之才者眂其役撤去陪夏敞爲新宮凡二十有大楹昔之闉闍偪焉尤爽於嚴奉祀事爲宜又謂列戟之門學扁揭焉亦眂禮弗協則別爲大門從扁其上於是宮牆外內巍然奐然應圖合法既又斥其羸財發舊路於學門之左復射圃於學門之南經始寶慶三年冬某月訖明夏某月告成州學正迪功郎鍾景仁等以書來諗曰自侯之涖吾土也嘗一新其學矣而斯獨未之及意者其有待乎今雖成於公固亦侯之志願有

以識之其惟嚮昔之役蓋嘗自詭盡心矣而堂皇門闑之易見者皆莫之察而重以累公況於休戚情僞之窈微其不屬耳目者何限然則前日之政所不獲畢潤民也歟希其於是竊有感焉而又以自媿也故不復辭而書其事然惟公之斯舉也徒以儒者之宮而雜浮屠之制猶思所以正之況今之世華居而貊道儒名而墨習者滔滔皆是其可熟視而莫之捄乎推公之志使一日盡行其學於天下必將息邪距詖而楊墨賊仁義無君父之教不得騁也必將尊王黜伯而兒商申韓孫權智籌功利之說不得施也儒者之功必至於是而後有以爲天常人紀之重非公其孰任之若夫學于斯學者亦曰審其所趨之全謹其所擇之術使粹然一出於正而已嗚呼昇翳撤而虛明出豈獨斯學爲然哉人之一心廣大如天地清明如日月者其本體也而或弗然者物有以障之也去其障則本若復矣夫問鑄金得鑄人揚雄氏所以爲善啓發也因繕修之事而告之以修身之法非予所望於學者乎內外一源也精粗一致也善學者虛其

心以體天下之物何往非吾進德之地又豈獨是乎哉諸君幸以爲然則願告于公而刻之公以　慶元倫魁嘗陪輔　先帝大政令名猝德爲緋宗之其治潭之政多可書今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潭之士者

勿齋記

江西方士楊休文謁予記所謂勿齋者予曰老子不云乎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吾子學乎老氏者也而以是名齋何居且孔氏患人之非禮而使勿之子之師惡人之爲禮而欲絕之

二氏之道其不同也尚矣而吾子强欲同之可乎休文曰不然昔者吾師之學蓋深於禮其曰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者其殆激於周之末造文滅質僞喪眞思有以返之歟不然何孔子即之而問禮也夫禮本天秩而具於人心雖覆載之大不能舍是以立况圜乎兩間而能出範圍之外哉使爲吾徒者無所事乎禮則凡曰宮曰觀云者雖毋爲之主可也主焉而弗統乎屬屬焉而弗聽命於主亦可也冠裳巾履褫棄而體居攫拏鬭奪恣睢而罔禁亦可也夫既不能外是

以爲安而曰吾將絶滅乎禮其誰欺吾故曰吾師之説其殆有激云爾吾之少也嘗學乎孔氏矣今雖寄迹乎此吾之心不能以一日安也夫文暢浮屠師爾昌黎韓子猶以墨名儒行而樂告之况吾之於孔氏其所素學者乎是願須一言以記之也嗚呼世教之衰自儒者鮮知謹乎禮今道家者流乃有志於斯夫如是焉得而弗記雖然勿之爲義吾子亦當深味之乎夫視聽言貌思五者相因而不相離者也而孔氏之告顔淵乃獨弗及乎思何哉蓋視聽言動身之用也而主之者心也心有所主然後四者之發惟吾之爲聽不然則耳目口體紛然用事其能合乎禮者幾希然則勿云者正即心而言也心之官而物聽命則非禮弗得而干之斯其爲求仁之樞要歟嘗考魯論之言渾融涵蓄獨於勝私窒慾之際其辭嚴焉故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曰過則勿憚改及是四言皆斷以勿凜凜乎不可犯也蓋去惡弗力則爲善弗勇勿之一辭所以爲摧强敵之五兵破橫流之巨檝也休文而誠有志於此其可不思所以實用其力哉其又

可不勇於自拔也哉休文名至質今爲閤皁講師其文雅趣操有諸君子品題在紹定戊子十月甲子建安眞某記

觀蒔園記

繇衡岳而南亘大江東西穹山崇巒靡迤相屬而廬阜爲之冣岷江西來至大別與漢合洪濤掀天吞吐日月蕩潏萬里而宮亭楊瀾左里爲之冣夫是二冣者東南山川之巨鎭也而南康曹公之別墅實當之中爲所性堂次爲歸然堂又爲冲佑閣匯澤觀八景亭九三湖五岳之勝

攬之凡肅間無留藏者公曰湖莊之觀偉矣然吾先君崇本務實之意則不可忘也嗟惟先君奮迹農畝志在又人自其始仕也創小亭於居第之園命曰觀蒔焉以示不忘民事之艱蓋將發其所蘊以澤斯世而連蹇弗耦志不獲伸今吾幸得承緒業襲世科其始念不過服膺州縣盡瘁為民以歸先志而已逢辰休嘉出藩入從會 明天子垂精問學俾執經侍左右方將罄駑馬日効忠益而疾病奪之奉身來歸得復與農圃為伍躬自課督萃衆芳而列之悔先人所

甚愛故園一種號千葉者延其手植益求數百本叢而為小山潔白芬馨若挹遺烈自餘四時之花實有未備者蒐求增益亡一闕焉鄉也園圃之趣少而江湖之思多今其二者始略相稱然觀游之樂具則本實之意衰吾懼吾子孫不復識先人之志也於是埶麥與菽間以畦蔬倣舊規作小亭以臨眺之而揭名其園曰觀蒔夫天壤間一卉一木無非造化生生之妙而吾之寓目于此所以養吾胸中之仁使盎然常有生意非如小兒女翫華悅芳以荒嬉媮樂為事也

若夫嘉穀良稷則民命所關周公作七月召公賦公劉孟子陳農桑皆以是為王政之本學士大夫其可一日忘諸乎吾之揭是名也蓋以不違先志又將使後之人不違吾志也未仕不以躬耕為恥既仕必嗇民力必重民時穀祿受於已當思耘耔之勤勞政令加諸人毋忽田埜之利病幸而立於朝則以周召孟子之言迪其君夫如是則吾父母兩世之心庶乎有弗墜不然名園別館延縱佚之區奇花異植特奢靡之玩祇以為損而非以為益也既以詔子孫且詒書

某俾為之記某曰公之志則美矣然聞公之得請也蓋 上重以事久煩耆艾胡嘗少忘黃髮之咨哉韻東籬之孤芳賦南疇之嘉穟雖有淵明之雅趣而恐不得以遂斯樂也願其所以名園者有補世教故不辭而書之若乃湖莊舊觀已見於西州劉公所志者此不復書

重建王忠文公祠堂記

忠文王公之守泉期年餘四月爾泉人思之愈久而弗忘祠故在郡東郭某年太守某公修之某之為郡也亦稍修焉今太守建安游公某延

始撤而新之蓋公之去郡六十年于玆矣或謂公何以得此於民哉某曰記禮者不云乎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而本其所繇致者道學與自脩而已爾古之君子講學以明善脩身以成德非有顈乎其外也然由義之精而致用由己之正而及物其積之有源其推之有序故雖沒世而人弗忘夫豈豫期至是哉憧憧往來者有心於感也使民驩虞者有意於悅也後世雖有循良之吏去而爲人所思要非無心之感其視王民之皞皞有間矣

若忠文公之於泉其盛德之盛善之至而民自不忘者乎蓋公之學以誠身爲主資本剛勁而能切劘涵養以爭歸之中和其出言有章其制行有法以之治家則慈順雍睦之風形于州里以之立朝則謇謇諤諤言人之所難言至其治饒與夔以及于泉又皆穆然如春風之解陰凝霈然如暑雨之蘇枯渴人見其施之異也而不知其本之一也觀公治泉之政非嘔嚅姑息閔然自媚于民者也哀痌惻怛有父母之心戒令飭正有師長之敬仁義之相須也剛柔之不

偏用也未嘗新民之思而民自不能不思者也自荀卿子性惡之說行爲政者大抵芻狗其人而鬼魅其俗謂不可以理義化吁使民性而果惡也則凡暴君汙吏之所爲亦將思之矣弗彼之思而此焉思有以知民性之至善而卿之言所謂賊其民者也然公所臨凡四郡去輒見思而泉人思公特深豈非詩書文獻之舊俗其知理者衆尤易以誠感乎游公之新此祠也雖順其民之欲然非心之同道之一其能及是耶觀其志之所慕足以知其政之所法後之思游公

者又當如今之思公也烏虖懿哉是役也董之者南安征官趙崇端蓋生忠文之鄉而學其學者也發其議者揭陽尉林彬彬泉之善信士也祠成游公大書而揭之宗正趙公某又書其堂之扁尊仁賢以樹風教二公志也亦某之志也故樂爲之書紹定二年九月辛未真某記

孝友堂記

紹定己丑眉丹稜程君叔運以對策擢甲科被命佐洋川莫府將西歸迂涂而過我焉居一日從容言曰掌之先以詩書爲耘耔禮義爲屋廬

其家雖貧而其行甚富其身雖不偶而其心可蕭於無窮初曾伯祖亡子以曾大父之子爲之子是爲先大父大父之事親也躬躳如有畏稟懔若不及雖壯有室矣耘瓜之杖且弗免焉拱揖而受不敢怨也所生母郭晩喪明甚貧無簸侍大父日聚徒營龠合間則走數十里而省問焉躬致滌濯遺以甘旨其父晩而娶子大父惟所欲推遜不少校昆弟相與始卒無間言先君子克承先志其事吾大父也如大父之養其親其事吾伯父又如大父之篤其愛也父沒每祭必涕泣休澣掃墓上率徬徨弗能歸伯父晩娶未疾家徒四壁立先君子舉其所有以賻之女兄嫁而貧言之輒流涕曰少小共飢寒姊最憐我奈何弗之卹歲時伏臘必致助焉吁此吾祖吾父之至行也掌木俾其曷敢有忘歲丁亥先廬以圯告因即舊址築爲一堂扁之曰孝友慌齋李公爲書三大字以揭繼自今仰瞻題牓惕然有動于中若慈訓之在耳也子以好善聞當世敢靳一言記之何如予爲之嘆曰書云惟孝友于兄弟蓋言惟孝者必能友也天下萬善同

出一源愛敬之心隨寓而見施之親則曰孝施之昆弟則曰友其實非二道也曾子論事君不忠交友不信皆以爲非孝蓋孝者之心慈祥惻怛推之於君臣朋友無不盡者近而天倫之戚抑又可知世固有知孝其親而此或睽焉者是特未誠於孝而已苟誠孝矣雖一髮膚之微且不敢忽況同氣而生者乎父母之所愛愛之雖犬馬猶然況親之遺體乎此孝之所以必友也中庸之引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世未有兄弟和洽而親之心弗順者亦未有兄弟乖刺而能順其親者此孝友之所以必相因也予觀程氏祖考之所爲其可謂盡盡乎此然非君之賢其孰能推明之以詔無窮乎雖然孝友之性得之於天有不待學而能至其所以爲孝友者非學亦莫之識也姑舉其槩言之能養矣而敬爲難不辱矣而尊親爲難從令者或陷於不義能諫者未必有諭道之功父母之愛一也而所以幹之者不同凱風小弁其處變均也而怨不怨有異養生送死無不盡矣苟未至於事亡如存猶爲非孝也戰兢臨履然

其身矣苟未至於得正而斃猶爲非孝也不深於學者能之乎不知夷齊之仁則錐刀之必爭何有於推遜不明殀壽之義則纖微利害之必計何況於死生又非深於學者不能也然則孝友者固立身之本而學也者又孝友之本歟聖賢之教智之崇必欲其效天義之精必欲其入神蓋知有秋毫之偏則行有千里之謬學之所以不可已也以君之聰明超軼誠能於理義之大原聖賢之正法惟日孳孳弗極弗止則蘊之爲道心發之爲德行將無往而非善此非先君

子所期於後者乎若夫妻子具而孝衰於親異姓之婦入門或能賊同氣之愛此雖世俗淺事然其爲將來之戒者亦不得而畧君之曾伯祖諱蒙字養正太父諱炎字德和先君子諱士龍字天用其積德隱行見於鶴山所志者今不書紹定二年十月丙申建安真某記

建安縣學田記

建安縣故無學韓公元吉昉立廟以祀先聖王侯元應又立講堂二齋學之制畧具矣而亡以廩士猶未始有學也寶慶丙戌秋清源留侯來謁欵于廟顧學雖頗具而未完則命撤其敝垣其闕植以叢桂氣象一新矣猶病廩給之費莫知所自出每春秋舍菜先期補弟子員賦以餐錢俾與厥事事已散去惕焉爲弗寧下車餘二年畢力經營得在官之田若干畝租僅百石悉舉而歸之學於是學之有田侯實始之書來諗予顧有志于爲之歎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者視物由己不仁者反是蓋凡與吾並生天壤間者皆同類也於其同類之中有位以爲之長饑焉而哺寒焉而衣夫孰非吾責况士者又同

類之秀乎憫士之窮而無以養此即惻隱之心而仁之端也且公卿大夫者士之積耳養之以成其材勵其節使善人衆多而當世有所賴其仁不既大矣乎世之爲吏者鮮克知之故常以學政爲弗急雖養士之田素具或轉而他用或漫不訾省聽其侵牟於吏而奪攘於豪民今建安有學無田議者初不以咎今留侯於此廼獨惄焉由己隱憂朝思夕謀必如所志而后已推此念也其忍四境之内有一民弗獲其養乎予故曰此惻隱之心而仁之端也雖然侯之於士

厚矣士之所以自厚者當何如耶昔鄒孟氏之
門人有以不耕而食疑其爲素餐者孟子曰君
子之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
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今士之廩
于官者優游自佚不幾於無事而食歟呼養之
厚所以責之深也夫用之則國安君榮雖既仕
者之任然培其可用之本獨不在今乎本者何
孝悌忠信是也蓋四者人之所以爲人而士之
所以爲士者也一或失是耳有愧於人而况士
乎故聖門之敎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操觚究
墨汲汲焉以徼利達爲事而本焉之莫知是則
負素餐矣有志之士蓋亦竦然自厲修之身以
刑于家有位焉則推之以及於國使人知君親
臣子大義大頌而弗渝是則侯置田廩士本指
侯名元圭字某寔三朝賢相衛國忠宣公之孫
云紹定二年十月壬寅浦城眞某記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

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夫社者報本之事也
鄉先生何功而祭於此耶蓋嘗深思社之爲群
祀首者以其産嘉穀育烝民而鄉先生之重于
鄉亦以其蹈道秉德而牖民於善也育之以保
正命牖之以全天性其功一爾然聖門所論必
不得已寧去食以存信而君臣父子或失其正
雖有粟不得而食焉啟導開明之功若是其重
此所以祭於社而亡慚歟後世先賢有祠亦古
之遺意蓋不獨躬受敎如師弟子然後可祠其
人遠矣而言行風績磨厲其存鄉人子弟猶有
所觀感則雖歷千百祀不可忘也陽羨自晋以
來世有顯人若周孝侯選善之勇死國之忠卓
然有百代標表蘇梁而唐文章事業亦或間見
可觀迨至
國朝則有若樂安蔣公者以儒術
爲時所宗雖王金陵猶推尊不敢後若古靈陳
公則嘗守郡而卒塋于此東坡蘇公則買田築
室而終于此二公之學行節守雖皆一世偉人
塋域所藏寢廟所寄雖非其鄉而謂之鄉人可
也若道鄉鄒公則歸自嶺南一寄宿于道流之
館爾而邑之人至今曰吾鄒公也嗚呼民之秉
彝好是懿德若是者非耶然自昔迄今維周侯
寔有廟饗餘未聞乃而祝之者寶慶某年淩儀
趙侯與㦤來宰宜興以扶敎導人爲首政居二

年民用化服廼大闢祠室以尊先賢自周侯而下咸秩于位又惟内翰汪公兵部侍郎王公簡惠文忠二周公亦近世鴻碩或家或寓皆用故事以祀某月某日安甫如禮侯於斯舉其欲邦人士君子相與奮發為道德之歸乎贍言歎公同我桑梓有為若是今豈昔殊吝心苟亡何過弗可改壯志一立何事弗可成雖然是非必徒襲其迹也昔吾先聖之教自春秋賢大夫如史魚之直子產之惠樂以告群弟子者非一至其親切傳授則曰仁而已苟仁矣天下萬善莫不具于其中以之事君而直以之養民而惠何者非仁之功用耶學者審能服膺洙泗之訓而以回雍所從事者為指歸則於前修之言行風蹟雖不規規求合吾見其無不合也祠在縣山川最勝處甫成而瑞木叶符異材奮興此其兆矣侯於此邑多美政今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宜興之士者是年十月乙未建安真某記

碑

福州長樂縣顯應廟碑

福之南山轉而東行二百里為義泉嶺蓋長樂福清之脊其中支益北縈紆盤礴凡三十里積水二十四陂至參溪其山為魁山其水為龍潭西山臨流有廟焉即淵肅孚濟廣佑侯也潭之深不可測而穹山禁立於其上澄光秀氣交相回薄故其神聰明正直以功德芘生人蠲癘明天子丕顯休命長樂廟祀凡百數命秩之崇推侯為第一自唐開元以來焯著靈異閩中記長樂志具焉世傳洪氏女浣紗于潭沒不出其家覩于神不崇朝迅霆甚雨潭石破而蛟龍蟠抵今餘五百祀邑之官民以神為依歸之如父兄師長信之如衡石度量紹興間海寇朱聰熾甚既迫境見神兵如雲不敢前建炎旱澇復應禱部使者上其功詔賜廟額曰顯應隆興中封淵肅侯淳熙中加封孚濟嘉定十七年又加封廣佑邑人既皆悅甚於是具其官陳某錄其靈蹟本末以告曰願有述某按祭法有功於民若扞大患禦大難則祀之若侯之有大造于茲土其得爵號實甚宜乃撫其事俾刻于麗牲之石且為教道　上帝之命與　明天子之意其能邦人於亡窮其辭曰

巍山兮崇崇崙淪亡極兮惠龍之宮皇皇
后帝兮睠此南土俾神宅茲兮有牧爾主
噓吸雨暘兮指揮風雨盪滌疵沴兮攘除
妖災有蛟𧉮蝥兮血人以自飽是震是悼
兮奮厥天討有兇頟頟兮猶蠢之群恍瞻
靈旗兮倏若歘拜民之恃神兮曰我父母
神雖不言兮信若寒暑明明教后兮子視
萬方曰民爾恩兮我豈爾忘既貫之以鴻
名兮又申之以顯號中興百年兮三覲褆
其紫誥民事神兮何窮神報上兮焉從異
材出兮棟王國厎安居兮蘇茲植公家兮
王圭將使澄兮神之錫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之二十六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二十七

序

皇朝編年舉要備要序

莆田陳君均以其所輯　皇朝編年舉要與備要之書合四十八卷踵門而告曰均之幼也侍從祖丞相正獻公獲觀　國朝史錄諸書及眉山李氏續通鑑長編意酷嗜之獨患篇帙之繁未易識其本末則欲刪煩撮要爲一書以便省閱時方從事舉子業未之能也既而場屋决意退藏林壑閒又以出入當世名流之門得盡見先儒所纂次若司馬文正公之稽古錄侍郎徐公度之國紀以及九朝通略等書亡慮十數家博考而互訂之於是輯成此編大綱本李氏而其異同詳略之際則或參以他書昔嘗讀朱文公通鑑綱目數其義例之精密盡所謂綱者春秋書事之法也而所謂目者左氏備言之體也自司馬公目錄舉要之作至是始集大成觀者亡復餘憾均竊不自揆輒放而依之然文公所述前代之史故其書法或寓襃貶於其間均今所書則惟據事實錄而已不敢盡同文公之法

也願一言以序之何如某讀某書彌月始盡卷則喟然曰美哉書乎 聖祖 神孫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業赫赫乎煌煌乎備於此矣然綜其要而求之則自 藝祖以來凡所以祈天永命垂萬世無疆之休者大抵弗越數端蓋其以仁立國而不雜五覇權利之謀以儒立教而不溷百家邪詖之說求治寧悠緩而不爲一朝迫切之計用人寧樸鈍而不取小夫輕銳之才 嘉祐 治平以前廊廟之訏謨縉紳之論建相與葆衛扶植如恐失之此其所以大治也自

熙寧輔臣出新意改舊法高談古始陰祖管商而國脉病矣名爲尊經實尚空寂而學術乖矣謂參苓耆术不急於起疾而一切雜進者皆決腸破胃之藥根本安得而弗傷謂卵翼琢璧不足以便用而錯然前程者皆奇詭淫靡之具風俗安得而弗壞章呂鼓其波三蔡熾其燄更倡遞述至于黼貫極矣此其所以致亂也凡百有六十七年之行事可喜可慕可愕者一攬而盡得之眞我 宋千萬年之龜鑑也吁是豈獨學者所當熟復哉 叡明在御垂精典訓有高宗

成王之風使是書獲陳于前則所以啓發 天聰緝熙 聖德者何可勝既窮閻下士雖無階可以自進然夜光明月之珍韞藏山海終有不可揜者安知侍從審宣之臣無以是聞乎 上者乎君逮事正獻公得其家學既又從賢士大夫游以博其見聞故於是書斟酌損益皆有條理非安危所繫則略而弗書其志固將有補於世非徒區區事記覧而已也君早遊 天子之學今以累舉恩當對大廷不願就獨朝夕孜孜于此既積十餘年之力甚而成之又將次及于

中興之後聞四方之士可與商搉者不憚千百里橐其書而從之忘其道途之艱關羇旅之苦也此其用志豈世俗所可量哉迂愚不敏竊獨嘉之故爲之序如此若書之凡例則君既列之篇端矣故不復云紹定二年三月辛卯建安眞某序

清源文集序

郡有志何始乎昉于古也郡有集何始乎昉近世也有志矣而又有集焉何也志以紀其事集以載其言志存其大綱集萃其纖悉也志猶經

也集猶績也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也清源
郡志成於嘉泰之初元山川封域人物風俗登
載蓋略備矣至若名鄉鉅儒之論述騷人詞伯
之賦詠散見于國史于家集與夫碑碣所志樞
璧所題可以驗賢才之衆多風物之盛麗而志
不能具者尚多有之新安程公來鎮之明年謂
郡從事武陽李君方子曰此邦號文章之藪而
有志無集非闕歟子其爲我輯之李君既承命
則退而網羅收拾得詩賦雜文凡七百餘篇合
爲四十卷而公括田廪士之本末與郡人所編

島夷志則別爲之帙以附焉其纂輯之例則或
以理或以事或以詞調而以理若事者居什之七
大抵主於關教化存典法否則詞雖工弗錄焉
集成而某至竊以謂爲此邦之吏者不可以此
書蓋凡昔者明哲之官忠信之長教條風績之
可尚者皆其龜鑑也有一事焉之弗逮其能自
安乎爲此邦之士者不可亡此書蓋凡前脩故
老德行學術之可師者皆其榘矱也有一節焉
之不相似其可不自勵乎若夫咀含其英華擷
擢其芳潤抑末爾公名卓字從元其爲此州建

明施置以幸吾民者班班見之集中云嘉定戊
寅十月甲子建安眞某序

贈蕭長夫序

始余少時讀六一居士序琴之篇謂其憂深思
遠有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而淳古淡泊與堯
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
刺無以異爲之喟然撫卷太息曰琴之爲技一
至此乎其後官于都城以琴來謁者甚衆靜而
聽之大抵厭古調之希微夸新聲之奇變使人
喜欲起舞悲欲涕零求其所謂淳古淡泊者殆

不可得蓋時俗之變聲音從之雖琴亦鄭衛矣
屈子有言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蘺
琴猶如此則凡世俗之樂日淪於胡夷而不
可禁者固其所也三山蕭長夫學琴四十年饑
寒留落困悴無憀獨不肯遷就其聲以悅俚耳
嘉定丙子秋過予大江之東予與之登鍾山訪
定林酌寒泉而樹偃竹長夫忻然爲設一再行
雍雍乎其薰風之和愔愔乎其采蘭之幽跌蕩
而不流優侗而不怨信六一之言有不吾欺者
蓋其嘗游紫陽先生之門習聞君子之義其能

窮而不變也固宜雖然游先生之門者數矣顧未聞有不變其學如君之不變其技者此予之所以重歎也於其行飲之酒而為之歌曰古音之寥寥聽者欲睡兮新聲之洋洋喜不知止兮自戰國已然況今之世兮嗟嗟爾君娛衆所棄兮我琴可破志不可徙兮彼斲方為圓鼻子所恥兮霜風脩脩列子之杖兮子毋好時從此歸兮予將候子於仙游從子於武夷兮

贈上饒葉宗山序

葉君宗山上饒人通五行書朴直自將其論人

壽夭享窮十不失一二丙子謁予於金陵余語之曰昔孔子嘗言命矣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孟子嘗言命矣曰求之有道則得之有命夫所謂命云者豈日辰支干生勝衰歇之末哉出處有道語默有時臨死生處利害不惑不變而惟義之歸此其所以謂知命也余方區區誦所聞以信君往矣見世之役役權利顛實而弗悟者其以是告之

萬桂社規約序

林君彬之以萬桂社規約示余余歎曰嘗知飢者可與語耒耨之利嘗知寒者可以論蠶織之功否則以為偶然而已憶余初貢于鄉家甚貧辛苦經營財得錢萬襄衣笈書奔走不敢停至都則已憊矣此舟舉鄉人適有為所謂過省會者（入錢十百人十故云）偶與名其間獲錢凡數萬益以親友之贐始合徒而車得以全其力於三日之試遂中選焉故自轉輸江左以迄于今每舉輙助錢二十萬示不忘本也吾鄉去都十日事齎其難若是則溫陵之士其尤難可知也林君此約其為益又可知也蓋紓其行以養其力一也

無休迫以養其心二也無匄貸以養其節三也一舉而三益俱焉此余所以深有取也然吾鄉與約者幾千人林君為此二十年矣同盟僅三百有奇蕭淡楊公所以嘆其不如莆之盛也林君其思所以廣之使與者愈多則獲者愈厚余所謂三益者庶乎其可望也若夫身為勸駕之官而未能復縮食之制竊有愧焉若捐俸繇臣萬佐之且以為此邦故事雖未能贖吾愧亦以見吾志云林君好義之士也凡鄉閭有義舉皆勇為之先又非特此社而已

傳景裴文編序

清源傅君景裴以所爲文編史誠視予予歎獲而歎曰盛哉傅氏之懿也自獻簡公以高文正學爲兒祐正臣一傳而爲忠肅再傳而爲季樂又再傳而樞密大坡之弟兄文章錄前後相望雖前代文宗未有及之者然傅氏之學雖本於獻簡公而草堂先生季公漢老又其外家也章堂之文爲中興第一至樂公子實獲其傳而大坡蚤歲執經於父友紫陽先生之門淵源日漸則又出於伊洛顧不遠哉景裴樞密公之嗣子也自強樸厭言固已優游詩書六藝中矣耳濡目染不習而熟其能蚤以筆墨自著也宜予昔從樞密公於建安時景裴纔六七歲嬉戲其親之側眉目清婉如畫今幾寒暑而著述之盛已如此回視予年日以老而學弗加於初爲可羞也已雖然詞章之靡麗者易工而義理之精微者難究景裴其益思所以務學乎哉夫學不可以無師而大坡者實景裴之師也予昔倘佯盤谷竹隱間聆公餘論蓋濟依典刑之舊伊洛源流之正率於公矣又不獨景裴爲當師也予蓋歸而求之異時造朝過余於西山精舍將必有異聞以告我景裴其勉之哉

送朱擇善序

自余歸卧西山之草廬杜門謝客足不踰中賓門之域者將期年于茲矣居一日烏程朱君來謁以書先焉余視之辭義卓然意氣甚偉亟延入與語問其族出與素所師友則丞相忠靖之孫且嘗游於絜齋袁先生之門者也酒數行作而言曰僕之始學也聞誠意正心之說以爲直易易耳今從事於此固已有年而一臨利害之境則自私之念崢嶸乎其中有不可遏者夫然後知其爲匪易也君將何以教我使免於是邪予曰昔人不云乎君以爲難則易將至矣惟吾子前日之易也是以一念之怒而去道遠焉今而難之是子進德之機也雖然予嘗聞之君子蓋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有一闕也夫學之治心者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脈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病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之疾者也今吾子於私意之萌能察而知之其

亦可謂善學者矣然知私意之為害而未能勇以去之是知疾之所由生而憚於藥之治者也昔者顔子問仁於夫子夫子以克己告之克云者戰勝攻取之謂而非悠悠玩愒之可言也吾子誠欲絶其私意之萌盍亦感勵奮發如去蟊賊如殄寇讎毋徒恃其知而已也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夫瞑眩所以愈疾疾愈矣然後和平之劑施焉此存養之功所以必繼於克治之後也然則亦有其要乎曰敬為要敬何所自始曰自戒懼謹獨始予歸取聖賢之書而熟復之

當有以知余言之非謬也然余之於學亦所謂知之而弗能允蹈者也斯言也豈獨以勵吾子蓋因以自勵云

贈富春子孫守榮序

予至潭之數月臨川陳生為予筮得益之九五有孚惠心勿用元吉未幾富春孫生又為予筮得臨之六二曰咸臨吉無不利夫誠出於中曰孚無心之感曰咸為政之本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使余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擇焉而取之其能外是乎昔之君子尊易而重卜信哉其不誣

孫生名守榮少而喪明故其技專以確聽其言往往中理殆過於世之有目而盲于心者聞余方買田以養矜寡癃疾之在吾上者慼然歎曰守榮盲故念人之盲也其將歸發其橐聚同類而幼者日食焉且傳之以其學嗚呼守榮一筮師耳能因己之疾而悼人之窮使世之在位而有力若有力而不在位者皆以是焉存心其所濟不既多乎予重其術感其言而惜其去故書以遺之

感應篇序代外舅作

感應篇者道家儆世書也蜀士李昌齡注釋其義出入三教中凡數萬言余連蹇仕塗志弗克遂故常喜刊善書以施人以儒家言之則大學章句小學字訓等書以釋氏言之則所謂金剛經注者凡三刻矣然大小學可以誨學者而不可以語凡民金剛秘密之旨又非有利根宿慧者不能悟而解也顧以篇指陳善惡之報明白痛切可以扶助正道啓發良心故復捐金齎鏤之塾學願得者摹以與之庶幾家傳此方人挾此册足以起迷俗之膏肓非小補也抑嘗聞伊

川有言曰凡有動皆為感所感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動者何此心之發也人之一心虛靈洞徹衆理畢具方其未發豈有不善及其既發有正有否然後善惡形焉而吉凶禍福亦各以其類應不可誣也人知殃慶之報兆於所積而不知一念之發即吉凶禍福之門李氏首章注義最為近理余故表而出之至其言有涉於幻恠者要皆為警愚覺迷而設余固未暇深論覽者察其用心而取其有補焉可也

贈篆字余煥序

予嘗嘆世變所趨大抵自厚而薄自簡質而浮華自莊重而巧媚凡文章技藝以至器用之末何莫不然姑即字畫言之自蟲魚之體一變而為篆再變而為隸又變而為眞行變之極為草習之者易成玩之者易悅而姿態百出古意蕩然矣建陽余君煥工大小篆筆勢奇偉不常予嘗使之書聖賢言揭坐側如正人端士服古衣冠巍坐拱手使人望之起肅敬心雖嚴師畏友曾不過是然余君挾此技游四方其能知之者甚少變而說之者又加少豈非簡質而不華莊重而不媚能使人敬而不能使人喜與此予之所以重歎也雖然天下未嘗無好古之士予第行當必有知予者紹定元年十月余君將之東浙書以遺之

贈錢道人序

古今言善相人必以許負唐舉為稱首予謂負舉第能知升沈脩短而已若夫辨賢愚判邪正則未有出鄒孟氏之右者蓋其言曰胷中正則眸子瞭然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然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觀人之法盡於此矣甌溪錢生風鑒甚高更當於此具一隻眼若但能知升沈脩短而已則非予敢知學易齋書

贈顧巠序

予讀諸史方技傳見其以藝名者必顓於一而後工若夫推步以知天形相以觀地又術之難者也上下數千年間能兼而通者唯管公明郭景純李淳風僧一行數人而已豈不艱哉廬陵顧君巠邃於陰陽五行之學以之占天則神以之相地則不苟凡今之以術名未有能過之者

也予乙酉趨朝遇之於衢梁君見謂曰公之比
行不滿百日當歸而果然蓋其驗如此非神而
能之乎後四年遇予粵山之下相與論考卜兆
阜之法終日灑灑不窮又知其非苟於求售者
也予老矣方將從君求藏骨之地屬其有東湖
之役故書此遺之且堅其再至之約云

送周天驥序

上饒周君天驥篤志於學予嘗因其名齋有以
告之矣今後枉顧敝廬斂然自下願聞為學之
要終其身而可行者予之於學也涉獵而未醇

猶淺而弗精將何以告子雖然亦嘗聞其略矣
以聖賢大道為必當尊異端邪徑為不可蹈此
明趨嚮之要也非義之富貴遠之如洿汙不幸
而賤貧甘之如飴寧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
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
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
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既潛乎
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
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
而為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予

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
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齊慄如對神明
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可入
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
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傳曰歸而求之有
餘師子歸取子朱子之書而伏讀之又從而深
思之實體之則將有以自得之矣又奚以予言
為哉

臨齋遺文序

始予與湯君升伯遊知其樸茂而文君子人也

越十餘年又與仲能遇于都城時仲能新擢進
士科觀其持論意嚮已不類場屋舉子予心竊
獨奇之比使江東而仲能適留旁郡邀而致之
屬以救荒之事仲能欣然弗辭事已徑去自是
予尤敬焉又三年遇予海上文益工論益勁而
進學益勇一日愀然告曰先君平生嗜古學為
古文不幸齎志以沒今其遺編僅存一二獨易
疑易說乃其玩心而有得者復未克成書公愛
巾者也誠推愛巾之心以及其先人為序而發
揚之則幸甚予退而伏讀則其詩閒澹紆餘有

自適之趣其文敷暢條達而切於事情至於釋經往往闡其秘奧有世儒所未及者評論古今尤多得其心術之微此豈勉强可致者蓋其平時問學一本於誠閒嘗取上帝臨女之義而名其齋朝夕居焉以自警則其用力可知矣嗟夫士以一身之微而欲窮天地萬物之理生千載之下欲考古昔聖賢之心豈易為力哉然而以誠求之則無不可得蓋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亦曰誠而已矣世之學者昧操存持養之實而持事於語言文字之工是其

心既不誠矣以不誠之心而窺天地聖賢之縕猶持壓昏之鏡而照鑒萬象也求其近似豈可得哉君之於學既以志其大者惜其窮居鄉里未及傳參於諸老先生之間以究其精微而不幸死矣其亦可歎也夫君名某字德咸號之安仁人與其兄德成俱以學行表於其鄉而俱不偶君之四子名千者升伯也巾者仲能也既篤學有聞餘亦進進未已其尚有以成君之志也哉

嘉定戊寅十二月壬子日建安真某序

傅樞密文集序

觀文殿學士河陽傅公既薨之十有六年公之弟竹隱先生始輯其遺文為三十八卷以視某曰先兄平生為文至多今去其不必傳者而存其可傳者謹第錄如上嗟惟吾兄自少至老澹以他嗜好獨孜孜文字間居常誦書日以寸為程當沉酣痛快時至不知飢渴寒暑其初志蓋欲自奮於功名不幸當世道清明之時所施者止於二千石部刺史迨其沉潛既極有力者始推而挽之則非其時而公老矣故雖以文墨致位高顯而其終身常若不釋然者夫志既不白

於當世獨其文辭可自託以及遠而後泯泯不揚是重不幸也吾兄嘗知子子其為我序而傳之可乎某謝不敏退而竊念公守建安時某以新進士上謁請問作文之法公不鄙而教之甚至其略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熟讀而精玩之則蔚乎其春榮薰乎其蘭馥有日矣惜其時尚少所問者科目之文而已今觀其所謂三十八卷者則信乎其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如公之所以教也初公以詞學進侍郎黃公鈞稱其文猶濯錦於蜀江而相國虞雍公亦

謂其璞玉而加琢異時研索日以精深當日以富笑談戲劇輙成文章至其爲詩有三百餘韻者昔雲龕先生述王矽寮之文有曰幽耿透射若貫珠隙明麗葩若織綺尺某於公之文亦云雖然此猶其少作若應用云爾晩登朝廷議宗廟大典禮援據較析出入經史百子袞袞數千言雖漢儒以禮名家者未能遠過也則公之學詎止玩心於無用之地哉嘗撰一書意慮懸欸陳夷虜必亡之勢與中國必勝之理而始末以勢未可勝爲言其論古今用兵成敗利害甚

悉欲治其在我者以殄敵之釁當是時權臣開邊意銳甚公之持論固如此然則世之以儒會詆公者亦豈盡知其中心之所存哉方公少時自負要不録録嘗和泉守王公龜齡之詩有曰名節士所重當如護眼腦立朝與行已本末要可攷此其爲志何如耶一不幸用非其時生平素心遂有不克自白者昔之君子寧挾璞其身不肯少潤其跡以合於世其不以是夫鎖念昔者獲從公游距今裁二十年竊來温陵墓木拱矣撫念疇昔爲之慨然故於竹隱之命不敢

固辭而叙其槩于篇首使覽者致詳焉

送王察推序

閩故多奇產中興以來三山名輔弼功烈磊落相望其他人物接跡中外者至不可勝紀何其盛也予頃自泉過是邦登方氏詩境之樓環矚蒼翠應接不暇臺公一峯儼然特立於群巘之表若王義方之正衙對仗而叱義府也若張薦福之拜延英殿下而呼太平萬歲也夫其山川之峻秀雄麗如此則其人物之盛也固宜王君實之年甫三十以直言對策擢進士第四入名

聲日以進耀斯其所鍾美者歟然天之生材非苟私其身而已蓋將有望焉況夫有盛名者多獲顯仕居顯仕者必任重責此尤君子之所畏也王君於此雖欲自已於學其可得乎古之學者自其少時師友之所講肄朝夕之所服行已莫非大人之事也其長也從事於大學則凡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察古今興壞存亡之變無不考其所以然人之位乎兩間當爲之職無不究其極故內焉足以成已外焉足以成物本末先後非二致也後世之士知爲場屋之學以釣利

禄而已若夫明善以誠其身格物以致其知固
有所未暇也及其一旦任人之事則飢者欲哺
寒者欲衣戚嗟不平之鳴賴我而息紛紜澒洞
交至迭起之變俟我而定乃始茫然莫知所措
矣嗟昔譬今腐儒俗士誤人家國者何可勝數
蓋其平時汲汲於求仕之學而未嘗治其本故
也夫學焉以求仕固後世之所不免惟其得之
也遂以為既足而不復用其力於學或知用其
力矣而其所學又非古人之所謂學也則其植
立之庳成就之陋顧不宜哉王君有志之士也
乎故以古人之事勉之今者始仕於潭蓋朱文
公先生所嘗治且教之地道林嶽麓山谷嶢絶
之處必有傳先生之學而人不知者君行且求
之其於予言當有不約而契者然乎亦好學而
未知其方者故因以自警焉嘉定十三年三月
二十日建安真　序

送湯仲能之官繁昌序

始余為護漕使者聞江上之邑有繁昌焉曰是
必其民殷而俗阜稱是名者也屬歲大侵予躬
出按視舟行過蕪湖數十里望濱江居民廬舍
以百數舟人指曰此繁昌縣也余舍舟而登眡
其人窮餓困瘁甚於他邑其市區列肆荒凉岑
寂有淮甸之風予竊異之曰豈歲凶使然耶父
老愀然曰吾邑在承平時幾萬家田利之入霈
乎其有餘魚蝦竹葦柿栗之饒以自給無不足
者南豐曾公之記具存可覆也建炎盜起邑剗
於兵　開禧之後旱蝗相乘天實為之尚奚咎
若夫無旱蝗無兵盜而吾蚩蚩之氓常若不安
其生何哉賦有常期唑掌爭先斂有常目以羨
為賢饞涎如川猛令如虎火猶可逭貪吏殺我
余聞而太息曰賦斂之苛慘於兵盜貪饕之威
烈於旱蝗宜其昔以繁昌名而今以窮悴告也
吁此非長人者之責而誰居余友湯仲能擢進
士第始吏於繁昌將行求一言以別仲能勇於
為善者也余故以昔之所聞於父老者告焉夫
仲能主簿爾民之慼憂愉樂非其所得專然猶
之玉焉所韞之山土木晶潤况其職可以及人
者乎吾知仲能必有所不苟也若余之行事亡
足為子道者獨念日去溫陵時嘗以治泉得失
問於郡僚李公晦公晦曰君為政三年其可以

無愧者二盡已之忠與不息之誠是已余雖處
但不敢當然居官臨人要必以二者為本蓋一
毫不自盡不足以言忠一念不相續不足以言
誠己未忠而覬人之我從己未誠而責物之應
我天下無是道也余方日夜以思求進乎此而
未獲者故願仲能之勉之也書來鐔川問嘗所
聞於朋友者其試以是質之嘉定十三年五月
朔建安眞德秀書

張仁父字序

張君以其名宗玉謁字於余余為取戴氏記溫

潤而澤之義字之曰仁甫且告之曰子知余所
以命字之指乎夫仁者五常之首萬善之源其
體具其用博未易以究言也吾子業於醫姑即
手所知者言之可乎醫經以手足痿痺為不仁
前輩大儒先生以為最善名狀者也蓋血氣周
流亾所壅閼雖一髮膚之末無不切諸心門節
脉理豈不通焉四支之大且若無與於我者也
孟子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則
反是焉大哉仁乎上焉用之醫天下者良相也
下焉用之以醫疾者良工也禹稷阿衡視人飢

溺與弗獲其所者由己使之仁於醫天下者也
秦緩盧醫扁鵲起沉痾而生仁於醫疾者也史
言善醫者能洞視五藏世常疑之夫仁存於心
萬里雖遠如在目睫孰謂仁於醫者不能窺五
藏之微哉今吾以是命子其屬於若者厚矣且
子之未嫺於醫也詎能無疾其望於人何如也
今人以疾求我夫何異昔者以疾求人邪能存
是心則其察必精其用必仁斯不辱吾字矣仁
甫讀岐伯伊尹之書通五運六氣之學其心又
樂於濟人者故余為之序以勉之

送偶然居士序

鄭君彥祥名瑞浦城邑西里人也善錦囊王郵
之術始余謀安吾親及更窆吾兄若吾婦氏挾
圖書矜技能以登吾門者無慮什伯數卒之營
吾親之封於銀山之麓者彥祥也遷吾兄若吾
婦氏之柩於爵山之陽桐山之瑞者又彥祥也
邑之士聞之曰偶然爾彥祥聞之亦笑曰是誠
偶然也鄉吾求之而弗獲獲之而莫吾售者雖
自以為功得乎夫既幸而獲之又幸而主人惟
吾之聽而吾之術得用焉此非偶然何哉因自

號曰偶然居士余謂彥祥之言誠矣然觀世之士有術業同知慮同而措之於事則成壞中否輒異者豈誠有工拙哉偶不偶故爾莊生有言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洴澼絖因其所也封者非偶然乎德感於天誠孚乎物事之至難者也昔之君子固有弭難弭之禍勵難馴之暴而退焉自畏歸之於偶然者夫退焉自畏不足以損其功而抑以重其美讓之所以有終吉也且凡世之役情於物者得之則侈然以喜不得則蕭然以懼夫是以冰炭雖戰而胸中亡須臾之寧焉惟有道之士視物之徠如浮雲其去也如墮甑一付之天而莫留吾情夫焉往而不自得邪彥祥之智未足以及此乎特取其言若弗自徇者故書以贈之

遯言後序

予讀劉子遯言屢發而歎有問者曰劉子之言常言也予何歎之數乎予曰予以予為玩其文辭也耶若惟文辭之玩而已則劉子固常言也夫孰知其有功於學者耶夫學莫先於知性知性而後知天天之畀於人者厚而望於人者深蓋人之有生雖與物同而備二氣於身根五常於心則復與物異故必如堯舜之善而後可謂盡性仁義禮智之端有一虧闕則以人賊物其間相去者幾希夫人受此性於天猶其受任於朝也一理弗循謂之違天一事弗治謂之曠官可愧也違天獨無愧乎天形我以人而我物之性我以善而我咈之是天之不才子世之狼疾人也孟氏七篇丁寧至矣而世莫之省今劉子一書財數千言而於此蓋數數焉其首章曰人之性天地之性也孔子以為貴孟子以為善其性命之源可謂得之矣悟天理之本同憫世人之自賊故其言精深痛切反復諄盡至拔珠擲璧之喻冕襟服袒之戒讀者為稟然動色也吁謂之有功學者非歟雖然予之知學幾三十年而聞道甚後使前乎數年得是書而觀之未必不能以為常言也玩華而遺實嗜醨而棄醇予於是乃知返矣嗚呼有志於學者其尚懲予之不敏也夫

送潭州陳教授序

括蒼陳端父將教授于潭徵予言以為贈予方

端憂不能言也顧嘗竊病今之職于民者未嘗不曰治之難職于士者未嘗不曰敎之難也問之則曰俗囂而難諭也變詐百出而難察也是其所以治之難也至於士之難一則甚於民責口于謚而衷于利者衆也斵乎其文而聚乎其行者相踵也是其所以敎之難也吁是則然矣盍亦反而求諸身乎夫心者一身之主猶之有司爲是職治與敎者也耳目焉手足焉皆聽命於心猶其奠治與敎者也以一心而御衆形至約也其能使之不隨所嗜而遷乎其能使之動必以禮乎吾見物交物而引之流而蕩者衆矣夫治之而弗馴敎之而弗率則知忿而疾之未聞耳目四體之不從令而能儼然自咎者蓋深四之道闇鬱不行於世士自一命以上知治人而已故其朝夕所役役者大抵以求人之過而已反觀內省求其身之過者未嘗數須臾之功焉至其効不若古人則諉曰是俗之難治且治也抑不思其身已治否耶吾之所爲其可以敎未耶以不治之身而臨難治之民其身之未足以敎而尤其俗之不可以敎此豈聖賢反求之意哉昔者顏子問爲邦於夫子而夫子許之遡其用功之地不過視聽言動四者而已夫視聽言動之不敢忽豈斷以正人哉然卒之已正而人莫不從者蓋是理也不惟吾有之人亦有之也閑之則明倡之則應矣其用力頗不甚約也況士之爲士又非可以凡民例觀耶潭維鉅藩昔者大儒經師接跡于此士之以學自名者不知其幾千百吾子受命而爲之師蓋信乎其難也已雖然有道焉惟毋求之士而求之於身毋求之於身而求之於心心之令能行於其身然後吾之敎能行於其士是故理之不可易也者吾子幸以爲然則願併以告夫今之治人者毋徒疾視其民而不知返也嘉定壬午月正元日西山真德秀書

去年春端父來潭予爲斯文以贈書未竟而端父行明年初伏日閱舊稿得之遂錄以致端父方予操筆時豈知與端父嘗會于此哉又豈知身任治人之責哉然則予之所以警端父者端父宜還以警予矣

詠古詩序

逵齋詠古詩若干篇余友龔君德莊所作也古今詩人吟諷弔古多矣斷煙平蕪凄風澹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未有云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絶出其賦息嬀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今吾德莊所賦遇得意處不减二公至若以詩人比興之體發聖門理義之秘則雖前世以詩自雄者猶有赧色也蓋德莊少而學詩徹詞奧旨既以洞貫而又博參於諸老先生之書沉酣反覆不極不止其涵泳久故蘊積豊權度

公故美刺審有本固如是也雖然德莊於此豈直區區較計已陳之得失哉憫時憂世之志亾以自發則一寓之於詩善善極其褒賞來者之知慕也惡惡致其嚴奠聞者之知戒也名雖詠古實以諷今此孤臣欷歔之心人見其優游而和平不知其殷憂憤歎而至於泣也古者雅頌陳於閒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邪辟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爲時賢君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祈招愔愔之語稟焉爲之帶寧詩之感人也如此于後斯義浸亾凡日接

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希矣今德莊之作倘幸爲太師氏所采陳之王前歌工樂史朝吟夕諷其所啓悟感發顧豈少哉夫春秋推見至隱善觀人者察其所安德莊之詩於前史所取或貶而紬之至悠悠之談所共賞譏者或乃明其不然是豈苟異者邪少正之誅臣章之辨衆惡之察鄉原之賊有不得與俗同者聖賢原情之公心春秋誅意之大法也世之儉夫鄙人姦婬頑駭自謂足以誑當世惑方來而不知高明闚逵之

士洞見肝鬲至誅乎擬㑹以通情死者有知將恨其不及生而改也存而可改者獨奈何其自棄哉嗚呼斯言悲矣其訑誠余之衷情也夫君名字德莊逵齋其自號云

攻媿先生樓公集序

鄮山參政樓公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建安眞某伏讀而歎曰嗚呼此可以觀公立朝事君之大節矣蓋公之文如三辰五星森麗天漢昭昭乎可覩而不可窮如泰華喬嶽蓄泄雲雨巖巖乎莫測其巔際如九江百川波瀾蕩潏

淵乎不見其涯涘人徒見其英華發外之盛而不知其本有在也　慶元初韓侂胄除知閤門事忠肅彭公力諫詔改侂胄內祠彭公亍郡公在瑣闥極論之云去者不復待左右留者召見無時終不能遠時侂胄之惡未著也既而竊弄國柄以黨論盡錮天下賢士挑虜弄兵中外騷然天下始服公先見朱文公侍經筵　內批予祠公持其命不下曰當今人望儒宗無出熹之右者奏雖寢然當邪說充塞之時肯倡學者共尊朱公後卒賴其言而學禁遂開道統有續然則觀公平生大節而後可以讀公之文矣公生於故家接中朝文獻博極群書識古文奇字文備衆體非如他人僅狹偏就以一長名家而又發之以忠孝本之以仁義其大典冊大議論則世道之消長學術之廢興善類之離合繫焉方淳紹間鴻碩滿朝每一奏稿出其援據該洽義理條達者學士大夫讀之必曰樓公之文也一詔令下其詞氣雄渾筆力雅健者亦必曰樓公之文也於乎所謂有本者如是非邪公既歾侂胄之餘退居鄉者十有四年　嘉定初起爲內相俄輔大政向來傳鐘凋喪略盡而公巋然獨存遂爲一代文宗其嘗竊論南渡以来詞人固多其力量氣魄可與全盛時先賢並驅惟鉅野李公漢老龍溪汪公彥章及公三人而已念昔校藝南宮白事東府或請言竟日或極論達旦某退而書紳終身誦之其所以猶爲當世善人君子所與而不遂爲堂人之歸者公之教也公季子台以集序見命某何敢辭建安眞某序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之二十七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序

送蕭道士序

大江以西天下多名山處玉笥則其尤也按道家言是爲梁蕭子雲脩鍊昇眞之地然其事迹茫昧不可復攷矣余在豫章時考按圖書慨然有高舉遠游之思念將上印綬于朝乘大江陟西山歎旌陽之廬窺洪崖之井絲葛峯以歷玉㵎溯章水而登崆峒之巔出麻源道撫川然後歸而自休焉事顧有大謬不然者越三年

湘中又二年而召假塗清江郡人張元德邀余爲閤皁之行垂命駕弗果則所謂玉笥者固無因而至焉蓋前後數年再踰江西之境而四五名山者迄不獲寄一迹其閒吁可恨矣今年倦卧于招鶴之草堂有方士自玉笥來見者䏶其謁則氏蕭而名守中也曰嘻子非子雲之裔也耶鄉吾欲遊玉笥而不可得今見從玉笥來者得問此山亾恙則吾志亦慊矣因留之山房數與語而又知其能琴與詩也余於絲桐之奏蓋所喜聞而有未忍者獨索其詩讀之則皆脩然清絕非吸沆瀣餐朝霞者不能道也夫山川之秀傑者其鍾於人必異因吾子得蕭之不凡益以信玉笥之爲奇觀也必矣雖然有疑焉子之名中而字默也豈非以多言爲誡耶予聞伯陽氏之爲道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故學之者亦必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然後同於大通今子戒於言而歸之默善矣顧未能亡琴與詩焉是知多言之害而未知多藝之累也子默逌然而笑曰有是哉然琴以養吾之心而吾本無心雖終日彈而曰未嘗彈可也詩以暢吾之情

而吾本無情雖終日吟而曰未嘗吟可也琴未嘗彈與無琴同詩未嘗吟與無詩同習何累之有哉予曰子之言達矣遂書以爲東歸之贈寶慶丙戌中元前六日西山居士眞某序

余素不善書詩與序既成以授筆史書之視子默之色若有不懌然者予友金華王子文埜偶留西山慨然爲余書之筆力遒勁可喜予文不足道安知不藉是以傳乎

送陳端父宰武義序

始余自江左移守泉往徐凡三月思所以爲治

人之術者曰吾惟致審於寬嚴之間乎蓋世之
言政者有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
曰撫民當寬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
以寬也然則治人之術其果盡於此乎如其盡
於此也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能是
者亦衆矣抑何其合於理賢者寡也又從而思
焉思之而弗得則夜以繼日焉居一日慷然而
悟曰嗚呼吾患不能存吾心焉爾吾之心存則
蘊之為仁義發之為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
容心焉則寬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
煦然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
遂其成者是果孰為之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
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謂仁義者即天
之陰陽也昔者聖人繫易蓋並言之以見夫人
之與天其本則一自人汨之以私亂之以欲於
是乎與天不相似矣盍亦反其本而觀之怵惕
於情之所可矜顙泚於事之所可媿此吾固有
之良心而非由外鑠者也吾能存之使勿失養
之亡以害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
惻怛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
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
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
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
人其庶矣乎余之有得於是十年矣間以語人
鮮或不笑其迂者吾友陳君端父獨聞而善之
寶慶二年冬端父將為邑於剡東訪予以所宜
先者予曰子忘余疇昔之言乎夫仁義足以包
寬嚴而寬嚴不足以盡仁義子蓋聞而善之矣
請復以是為獻可乎端父曰謹聞命矣抑其所
謂存之使勿失養之亡以害者果何道耶曰亦
敬而已矣蓋敬者所以浚天理之源而窒人欲
之穽者也子之得於天者清明而沖粹故其氣
象也藹然而溫肅然而毅此仁義之質也誠能
敬以存之俾亡須臾之離則靜焉而仁義之體
具動焉而仁義之用行吾見子之民將游泳德
化中有不自知者是則儒者之效非世吏之所
可及也呀予之言迂益甚矣子之交遊孰友有
其迂與余類者其試以是質之

陳君端父之宰武義也

貳卿眞先生序以寵其行自然不肖亦辱惠

教觀其本仁義以爲治政之方即持敬以爲存心之要皆公得之學問驗之躬行而發見之辭章非飾藻繢以爲工者比也率是以往雪霜貿貿中還此天地春將復有嘆而詠詠而詞者武義之民其幸哉或者聞而請曰大學言為人君止於仁文公以為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乎男之邦視民家親有君道焉則曰愷悌父母也曰若保赤子也曰乎易近民也稽之於古有成說矣公以義並言得無他意乎自然應之曰仁爲體義爲用義者所以全其仁也惟心之愛之也切故已之體之也至痒痾疾痛若已隱憂則吏姦必戢常恐害民強梗必鋤常恐擾民蠹政苛令是剗是華常恐一毫不便於民此義也而皆所以爲仁也不知一言之仁無以立爲政之本不明兩言之仁義無以達爲政之用由是觀之大學言仁而義已在中公無言仁義實深得大學之旨有異乎哉且獨未讀中庸乎哀公問政也夫子告之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若專於仁矣而仁之爲人義之爲宜必以是終焉語其本則全體是仁語其用則無一非義有異乎哉以是說私質於公公曰子言正合我意子其發明以補某不足武義君心醇而氣和與之處終日不見其喜怒之色蓋天資厚於仁者知所以爲仁必知所以爲義矣苟徒悅近似之名不究精微之蘊則煦煦之恩流於姑息豈大學止於仁之謂哉因次其語并以薦之武義君儻未棄絕他日爲政之先後次第尚當從君一一請之丙戌臘月望後二日黃自然拜手敬書

黃叔通自鳴集序

東溪黃行之叔通吾鄉耆年宿學也博涉圖史多識前代舊聞其爲文圓熟演亮若便於進取者顧落落無所耦貧賤不能家今年數七十有八矣娛戲翰墨筆力未嘗少衰然大抵皆不平鳴也或謂其剛心勇氣頗折於困躓之途修詞溢語間及於廝隸之吏以是爲叔通病吁倔強如韓退之且不免爲易栗僚貧故詆飾於頓君牙筆叔通其何尤雖然退之可畏處在論天旱眺諫佛骨表不在與頓君牙書君子觀人要知

所擇也然叔通雖羇窮甚能以時命自委故其詩有曠達可喜者予以是取之寶慶三年中和節西山居士真某希元書

送劉伯諄宰江寧序

余交劉君伯諄將為邑於江寧以予嘗使于茲土也問其所以為政者焉予謂君之少也受學于家庭其長也又嘗游於大儒先生之門而熟其言行所謂修己治人之方講之悉矣比年從事四方所至客諸侯之幕其於民情之隱伏田里生齒之利疚察之無不盡矣顧猥猥焉惟余之問推此念也即聖賢臨事而懼之心也夫百善之源起於兢惕衆慝之本萌於怠肆君以是心而臨百里之民吾知其有哀恫而無忿疾也必矣敬者仁之所以存未有敬而不仁亦未有仁而不本於敬者也今之議者猥曰江寧之為邑其民樸以愿其俗儉以質仕而寓於其土者少焉田而賦者以時訟而嚚者空焉今之為邑未有易於江寧者也吁盍亦思其所以難者乎秣陵為今東都而以君所治言之則其附庸者也昔尹鐸之在晉陽不忍繭絲其民嘘嚅休息迄成保障之勢而董安于之經營斯邑也下至墻之苫蓋之質且為備豫百年計焉蓋鐸之心厚民如身而安于之心卹公室如其私故異時賴之以保其國今之東都非昔之晉陽乎然則以江寧視江寧幾於易矣以晉陽視江寧則其撫柔綏輯之功其可苟易云哉伯諄勉之雖由今之勢未得以為安于而以鐸自任則奚古今之異吾將見海内之人讙然一詞曰先生有子吾州有人

沈簡甫四益集序

始予讀錢塘三沈詩文歎其琳琅圭璧萃在一門攀雲不足道也後考中興以來名卿事蹟又知吳興三沈皆以德業為時聞人樞密諱與求尚書諱介而副樞諱夏其眂錢塘之族彌有光焉然樞密嘗入直禁林屢當大詔令尚書錄詞學進歷官館殿故其文章炤映簡冊士大夫多傳道之獨副樞公以材能結知 天子分符總饟盡天下要劇屢貳樞廷建宣閫俱拳拳有成勣掌意其不胥於文字間也 寶慶初元公之孫昌言來丞南浦始出公家集鋟刻以

傳片言畸字皆鑿鑿適用迂論二十篇実陳時病洞見根元至其感物興懷舂容娛戲課圃之作王子淵之僮約也蛛網之揄揶羅池之三戒也雖非規規摹倣前人而筆力雄放自與之合何君一銘叙事有紀法足以伸忠直而挫姦諛俗佛放生牒訶時俗陋妄尤為有補世教公之於文現倸震耀如此顧弗用是名世豈非為事業所揜與嗟夫文辭末也事業本也鄉令公平生用力僅在筆墨蹊徑中不過與詞客騷人角一日之譽則亦何貴之有惟其以實學見實用以實志起實功卓然有益於世而又閒之以君子之文於是為可貴稱誌稱公之執政也張說以恩倖進為右府長官同列多媚承之惟公毅然中立論議不少詘竟力請去位嗚呼此非所謂古大臣者耶然則文固於公為細事事業亦其粗跡知公盛節者要必有考乎此集名四益者蓋公之自號所居齋云

送楊日靖序

上臨御之四年有詔鎮江太守楊侯建太督府于淮之左侯拜命悚然曰閫外之事余方思所以自力閫內之治可復攖吾之知慮哉閒族子日靖之賢將命以為巳子且付之家政焉日靖過予告行余請父子君臣之義一而已矣夫廣陵重地也元戎重寄也內以馭群雄外以扞二虜又今之重事也朝廷合三重以屬於侯是知侯之才且賢為能勝其任也竊意侯之受命也必將兢兢焉如履層氷慄慄焉如奉槃水唯恐其隳且覆也以扶持王室自許以掃清中原自誓不忍其遺憂君父也以諸葛丞相集衆思廣忠益為心不敢是其所獨是也以呂定公臨事十思為戒不敢忽其所易忽也忠足以貫神明而言足以服夷貊義足以激將士而惠足以保邊甿夫如是則事君之道盡而報國之責塞侯之功名事業且將日新而無窮然則子之事侯又將若何而可耶曰以侯之所以事君者而事侯斯得之矣蓋侯之遴於宗族而以命子亦猶朝廷之遴於藩翰而以命侯也侯不敢不盡其忠以副　上之託子其可不盡其孝以副侯之託乎君親一致也家國一體也子能勝侯之家事猶侯之能濟國事也雖然亦豈易為力哉在

易有之幹父之蠱用譽夫能幹父之蠱者譽之所歸也子往哉敬焉以持子之身勤焉以耕子之學庶乎其有進矣子與楊侯交之久而好之篤者也故於子之行深致其惓惓之意焉欲侯之成功以慰吾君父之望欲子之成德以慰侯之望也夫父爾而子名者禮也余於子名而告之亦禮也子其思之而勉之而敬以終之則子之志也夫

黄子厚詩後序

右穀城翁詩五卷凡四百九十餘篇晦庵先生嘗稱其自楚漢諸作中來絕不類世人語而序篇之作傷其既窮不遇以死辭尤悲焉意翁之為詩淒凉摧抑必有甚於人之悲翁者今觀其自敘有曰予年逾知命寒餒日深今歲以來飢困尤劇嗚呼士而寒且餓可謂天下之至窮矣方且自念古人貧而有德已獨亡德而貧慨然仰慕瞻望於千載之上而自強之詩曰先聖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繼之曰私意茍未克故心何由剿每念古人事終夜嘆以呻則翁之所憂非貧也道也昔之詩人既窮弗羈者其能有是乎夫士必知命然後能安乎貧賤必知道然後能忘乎貧賤知命者不違乎天者也知道者樂乎天者也讀翁之詩而推其志雖未能忘乎貧賤然亦可謂安之矣至其以顏曾為可慕而嘆先己之未能是蓋有志乎道者非徒委之命而已也然世之人知誦其詩者甚少況有能知其志者耶昔之君子生而窮死而通者有矣翁沒今三十餘年曾未有知之者是猶其生之窮也雖然翁之生也不以窮自悼而吾徒方相與追悼其窮又豈翁之心耶翁之甥陳君以莊字敬叟少學於翁為詩詞皆酷似其舅隸古行草往往逼真今年五十而家日貧方賣文四方以活妻子豈為翁之學者其窮例當如是耶然敬叟未嘗以窮自沮方收拾翁遺藁出入必俱昔晦庵先生以詩生闕得翁詩文之多喜而序之敬叟所藏皆真蹟尤可寶恨先生不及見而録以示余余豈能重翁之詩者子之邑有賢大夫方訪求翁之作而未獲子其為大夫出之必有以發輝表耀而久其傳者非獨翁之遺為可賀其亦足以少伸敬叟渭陽之思也夫

周敬甫晉評序

儒者之學有二曰性命道德之學曰古今世變之學其致一也近世頗析而二焉尚評世變者指經術為迂談性命者詆史學為陋於是分朋立黨之患興而小人乘之藉以為併中庸者之術甚可畏也嗚呼盍亦觀諸聖門乎有五經以明其理有春秋以著其用而論語所紀微而性與天道顯而忠信篤敬至於泰伯文王之為德三仁之為仁子産之惠下莊子之勇莫不具論其所以然者下逮子思孟子之學亦莫不然故其言天命之性者理也言王季文王之述作以及於武王周公之達孝者用也其言仁義者理也而言井田學校之政與夫三王五霸之功業者用也然則言理而不及用言用而弗及理其得為道之大全乎故善學者本之以經參之以史所以明理而達諸用也近世本統不明人各以其好尚為學譁於下則以好惡相毀譽議于朝則以出入為黨讎吁學所以為斯世用也自夫好尚之分而議論之不一適足以戕斯世其又何賴乎天理不達諸事其弊為亾用事不根諸理其失為亾本吾未見其可相離也友人周敬甫喜觀諸老先生之書間以餘力研精晉氏之史發為評論往往與聖人褒貶之意合夫讀史而訂其事之是非正窮理之要也故余謂而嘉之雖然天下之理無窮而古人心術有未易以迹斷者敬甫其於六經語孟之微旨益熟復而深思焉使是是非非瞭然於胷中推之以考前代失得與當世利攻將有如權度旣量之審者然後知用之不離乎理理之未始不宜於用道之全體蓋在是矣敬甫勉乎哉他日吾將於子乎有攷也

釣臺江公文集序

釣臺嚴先生之清風更千百年未有續之者至諫議江公出然後孤標峻節仰配而無慚或曰子陵不肯為萬乘故人而褰裳去之翛然獨世之表萬物莫能攖江公間關從士四十餘年至於觸權倖蹈艱險投荒萬里為當世僇笑豈子陵匹耶嗚呼以此論人殆幾以驪黃觀馬非能有得於形色之外者也昔者禹稷顏子之憂樂伯夷柳下惠之清和可謂異趣矣而孔子孟子

蓋亞賢之非以其時不同所處亦異而其道未嘗不一乎由是觀之子陵之不仕與江公之仕未易以迹斷也蓋子陵之不仕非以自潔也所以激昂節義而救西都頹靡之俗也江公之仕非以自利也所以扶持世道而弭一時朋黨之禍也迹雖不同道豈異乎方其以卑官下僚自結人主精誠所格兆眹形焉豈非以臣子難逢之會然是時也上雖有意鄉善而志未決　元祐諸賢雖稍稍參用而勢未定正安危理亂之岐途也公銀銀盡言所以堅明主意保合善類者不遺餘力使公之道得行則二蔡之姦不攻而自郤紹述之說不沮而自銷王室尊安戎狄退聽其爲國家生民之福詎可量也哉柰何正邪消長之勢一分公之身弗獲安於　朝廷之上自是二十年間沮蝕浸淫元氣日以凋耗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事變既極公之言驗焉靈蓍大蔡　建炎中興褒表遺直公身雖不及見然高風凜凜千載而下猶足以起衰懦而蓋姦諛信乎其無愧於子陵也寳慶三年公之諸孫閏祖出守高安以公家集曰釣臺叢書者刻之郡齋書來請某序之某惟公之始仕也司馬文正公已亟稱其詩而奏議之編則近世張宣公實爲之序引較焉小子何敢復云至他所爲文又多出於笑談娛戲其論前代文士雖世所共宗者猶譏其冗葉餘華不根至理則語言文字特公之棄餘矣故不復道獨惟其平生大節追配古人者以告于史君而併刻之來者其尚有考乎此是歲八月壬申趙安貞　序

送張元顯序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其爲委之命均爾然一爲獨夫之言一爲聖人之言何哉蓋命一也恃焉而弗修賊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乎天者也其言雖似而其指不同此聖狂之所以異也今五行家者流其工於推筭者衆矣然其於人也有益焉有損焉死生福禍繫之於天非苟求之可得苟避之可免吾惟盡吾所當爲以聽其自至其順乎天孰大焉非益乎以回之仁仁秼於貧且夭以跖之不仁亾害其富且壽惠迪未必吉而從逆未必凶苟焉以自恣可也其悖乎天孰甚焉非損乎由前之說聖人

之道可以勉而至由後之說則雖為獨夫不難也然則以命語人亦豈易乎括蒼張君元顯五行家之巨擘者也予欽其勉人以毋命之恃而惟命之安故為之說如此張君其亦謹所以言也哉西山翁書

送高上人序

道一而已乃有儒釋氏之不同何哉釋之教以萬法為空儒之教以萬法為實惟其以為實也故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常惓惓焉不盡其道惟其以為空也故以大倫為假合人世為夢幻

漠焉不以繫諸心道之不同以是焉耳豹臺高上人予之方外交也間嘗與語及此上人曰吾之教有所謂真實心地者非專以萬法為空也予固未暇究其說然竊意上人既委心空寂矣不知所謂真實者果焉在耶亟一日自言以丧其親貧不能治葬去年冬歸自三山始幸如禮又將治精舍於其側以思親名之予悚然曰此即子之真實心地也子而知此則知大倫之非假人世之非幻矣昔唐元暠師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厥土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河東柳子厚

取之謂為釋之知道者且曰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皆言由孝以極其業世之誕慢者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今吾上人未嘗聞元師之事而其心適與之合是心也從何而有哉子其即事而參焉則行住坐卧皆光明發見時也世間萬法盡在是矣世傳賢仙黃蘗捐棄父母事緇徒以為口實上人獨著論非之其言明切痛快足以訂學佛者戚親亂倫之謬予以是益嘉之故為題其後以諗觀者

送周知錄之官序

建陽周君鼎亨為平江獄掾將行過予請曰治獄之官自昔難之今地在近畿而臺府鼎立又益難也以某之不敏而居三難願聞所以自免者余曰子之所謂難者非以情偽之微曖而弗易知乎又非以怨誹之易騰而上下之志未易合乎若是者信乎其難也已然吾子於此將患其難而求亡愧於己邪抑將憂其難而求無拂於人也昔之君子惟民命之重故於聽獄也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若戚嗟隱痛之在己凡為是者求亡愧吾心焉耳若夫毀譽之在人喜愠違

從之在上有不惶卹者予觀漢唐之盛以治獄著者不越數人若張廷尉寒伯奇徐有功其最也廷尉事寬仁之主守職以爭殆不其難若伯奇則既難有功則尤難者也然二子不以其難自沮抗詞極辯弗悟弗止賴以全活者不知幾人二子卒亦自全以害夫不顧其身之死而拯人於必死仁者猶樂為之況其利亦有輕於死者乎孟子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仕焉而忠於其長與立朝焉愛其君一理也理非有二心其可有二乎今日之不可其長即異時不欺其君之心也雖然此豈可以頰舌為哉鍾一也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蘊諸中固不能閟諸外也吾子將求獲乎上其必以積誠為本欲誠者何戚嗟隱痛視之由已之謂也常存是心則其察必精其守必確發於中者眞純而篤至則人將望子之眉睫而有動焉雖亡佚乎言可也今之所難安知其弗為易邪周君曰然遂書以贈紹定元年十月丙午同郡眞序

贈歐陽可夫序

歐陽處士可夫以聽声法觀人百不失一二客有問余曰聽声與相形異乎予曰人之類一也而哲愚豐悴修夭有萬之不同者氣也氣有清濁故為哲愚氣有盈縮故為豐悴氣有深淺故為脩夭相形者因形以察之聽聲者因聲以察之術雖不同其求之氣一也雖然觀人之高低猶覘師之勝負吹律而知之者上也望車旗視行列而知之者次也求於著者易而察諸微者難此聽聲之所以為妙歟然則因聲而觀人其得於天者舉不可易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者數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者理也數不可以力而勝理可以學而明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氣體猶可移性其不可以復乎故夫富貴貧賤不安於定命而求以易之者惑也剛柔明闇安於所稟而不求有以勝之者賊也可夫術神而辭辯有問者以是語之庶乎其有益客曰然退肇之以為送歐陽處士序

贈羅一新序

丹丘羅君一新以星度之學推人壽夭身窮若指諸掌予嘗思之盈乎天地之間者五行而已

自其成象言之則曰五緯自其成形言之則曰五材凡皆一而已矣其氣則有陰陽之別其質則有剛柔之異而其流行運動則或絪縕而醇醲或偏駁而舛雜故凡得之以生者其分有厚薄焉其數有贏縮焉其性有通塞焉造物豈有意於豐嗇哉各隨其所值焉爾然富貴貧賤一定而不可易者此氣之所爲無所用吾力者也至於柔強明闇雖或不同繇學以反之皆可造其極此性之所存人之得用吾力者也世之人於其不可易者往往求多於分劑之表而於可致其力者顧漠焉不以槩諸心非惑歟羅君方薄游閩浙間有訊於予者其試以是質之當必有與予言合者紹定己丑六月壬寅學易齋書

送陳宗望序

富沙陳宗望以寫眞名於人之神情意態落筆輙盡其妙故自號曰肖齋談者弗之過也然予嘗竊嘆世之人於所不必肖者嘗責其必肖而於所當肖者或未嘗求其肖焉何哉天所爲摹寫形貌者特以識壯老之容而已似焉固可喜其或未深似焉吾之妍蚩醜好固無與乎彼也而好事者於其甚似則矜而賞之曰天下之良工也否則賤之矣蓋凡天下之理尸其名者責其實顯其藝者勤其工故畫雖小技必以肖爲能此夫人之所共知也吾之生有甚當肖者亦嘗思之否乎夫父乾母坤而爲之子原其所受之理未有一毫之不相似者利害汨其眞嗜欲遷其神於是天人之分始離矣其甚者形存而理喪去禽獸無幾焉豈其初之固然邪夫知繪其形之當肖而不知有踐形惟肖之義其不謂之惑邪予晚而知學方惴惴焉懼不得爲天地克肖之子而陳君乃爲予題贊以示其肖邪否邪固所不暇問獨以嘗所嘆者語之嗚呼知余說者可與論務內之學矣紹定二年七月甲申西山翁眞某書

日湖文集序

日湖集者故觀文殿學士長樂鄭公所爲文也昔河汾王氏嘗謂文士之行可見因枚數而評之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哉思王其文深以典至於狷也狂也夸也誕也皆以一言蔽其爲人夫文者技之末

爾而以定君子小人之分何邪柳當思之雲和之器不生荊棘之林儀鳳之音不出烏鳶之口自昔有意於文者孰不欲媲典謨儷風雅以希後世之傳哉卒之未有得其彷彿者蓋聖人之文元氣也聚爲日星之光耀發爲風霆之奇變皆自然而然非用力可至也自是以降則眡其資之薄厚與所蓄之淺深不得而遁焉故祥順之人其言婉嶠直之人其言勁婞肆者亾莊語輕躁者亾確詞此氣之所發者然也家刑名者不能折孟氏之仁義祖權譎者不能暢子思之

中庸洸漾六藝咀其菁華則其形者亦不可揜此學之所本者然也是故致飾語言不若養其氣求工筆札不若勵于學氣充而學粹則雖崇德廣業亦自此進況其外之文乎此人之所可用力而至也持偏駁之資乏貞積之力而區區以一常儗江河寧有是哉公天資寬洪而養以靜厚平居怡然自適未嘗見忿厲之容於書亾所不觀而尤喜聞理義之說故其文章不事刻畫而旉腴豐衍寔似其爲人自少好爲詩詩既釋政塗優遊里社凡巖谷卉木之觀題詠殆徧

眞率之集倡酬迭發忘衮服之貴而浹布韋之歡又非樂易君子弗能也然則觀公之文者其可不推所本哉開禧初某將試詞學科見遺以詩所期甚遠蓋其厚知也舊矣歲在己卯以文編見寄于溫陵屬使序引念公方與聞大政不敢劚爲也歲月飆馳距今十稔而雲門之木拱矣公之子時辰又數徵前諾掛劒之誼其敢有忘輒論次其說如此蓋非獨發公之蘊且將使學文之士知所本云集凡若干卷紹定二年九月甲申建安真　　序

贈華相士序

華仁仲以相與交遊縉紳閒或誚之曰夫二者於工爲賤工於技爲小技子書生也而胡此焉嘗仁仲笑曰子徒知吾技之小而未知吾法之妙也且子亦識其所自起乎洙泗於人察其所安孟氏亦云眸子是觀足不安目目不存體昔人於此知其將能執玉之容一傲一卑昔人於此知其俱危是非相法歟故吾之相也不求諸觀而求諸心不關其形而關其神嬉怡微笑嫵媚可觀吾獨識其不仁拱手行步退若處女吾

獨許其孔武椎吾之法可以知人不惟知人可以用人分立晝井有能始之經野濤封倉錄成之車徒卒乘羅布從衡入可以守出可以征関中為基力扼滎陽而項籍以亾入洛鳴皷妻梁絶饟而吴楚以喪此非奕法歟故吾之奕也不邇之攻而遠是圖必先其中而後四隅據其全勢而偏攻弗討要其大成而小勝勿爭推吾之法可以禦敵不惟禦敵可以蹶敵吾法之妙若此子方賤而小之不亦異乎聞者憮然曰昔之人因解牛而得養生法因種樹而得養人法今

吾於子獲此二訣姑珍藏之將以語當世之傑

送鄭炎震序

三衢鄭君炎震今護漕陳公驛也陳公將指吾閩適盜起汀邵間方牙蘖時州縣不之制居數月勢張甚當事者往往喜為媒蘖獨公與常平使者數以實論諸朝語甚切天子與大臣始具知賊猖獗狀於是改命能者付以討捕事而禁衛士與江淮諸軍亦次第而出渠魁相繼請命其負固不服者命統師攻之鄭君又能以其勇氏之命徧勞諸將贊其籌畫賊朝夕平而君委之以歸予謂昔之君子與人同患而不尸其功類若此顧今汀若邵之游釜魚穴蟻尚有假息者招捕使方親指賊巢如君之材從容幙府正其所也行矣一肯松楸亟鞭馬而南遂訖斯事使人人稱嘆曰何無忌酷似其舅顗不佛歟

送造墨楊伯起序

學者以紙為田筆為耜而墨其膏液也三者其重均爾然製作之法墨為最難予友楊伯起挾此技游四方得者寶之予嘗叩其法伯起歷歷為予言烟欲浮而輕膠欲老而微均調揉治不

失其劑量然後吾墨以成雖然是直其糟耳至若心悟神解超然法度之外者予亦不能評也嗚呼技之進於道若是乎雖然是墨也作之難用之尤難予觀昔之聖賢以其心之精粹假此而出一話一言澤潤千古猶善殖者匪稷則黍也後之不賢者以其心之滓穢假此而出一點一畫流毒九有猶不善殖者匪稂則莠也然則其用不亦難乎予故筆是說以告吾徒之用此墨也

送吴正叟序

詩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此擇地之說也又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此論命之說也然則二者蓋謂有之矣括若吳正叟無此二技見稱士林間或云命不可以力而移地可以求而得是不然天下萬事其孰非命求地而獲吉與求而弗獲皆命也人力烏乎與哉謂命不可務是矣謂地為可求是不知命也世間自有可移者存而人莫之移自有可求者存而人莫之求此聖賢之所嘆惜也正叟將為江湖間遊求一言以別於是乎書

送南平江守序

南平故漢巴渝地至唐猶以獠名　我朝　元豐中聲教遠浹始即其地置軍爲百三四十年間浸以道德薰以詩書蛻蛻焉與東西州等矣紹定四年冬予友江叔文往為之守將行請曰南平地雜民夷有赤子龍蛇之異擾而馴之政未易也將何以教我乎惟叔文之先象州以吏治名當世叔文以世學踵世科習令靖之求寧即倅靖燕白清簡人便安之以其治靖者治南平直易易爾顧弗自足而求功於余此樂正子好善之心孟氏所謂優於天下者也推以治人何鄉弗可獨南平乎哉然嘗竊嘆古之為政者變夷而華今之為吏者驅民而狄昔者箕子入條之化孔子九夷之居皆聖人事吾不敢以律後世若錫光任延漢守將爾於交阯能與其禮義之俗於九真能迪以父子之性是不曰變夷而華乎今之甕雷吏雖布郡縣細者為蠹為蚋以嗜人之膚大者為猰貐為蟊蠹以血人之顱以切其家以封其琴於是民始又萬然爽其樂生之志而并自棄於盜賊之徒矣是不曰驅民而

狄乎故為政者厚視其人雖戎而華可也以薄待其人則雖民而狄弗難矣循其本而思之為吏者不自狄其身然後能不狄其民蓋藉貨而忘義者狄也喜殺而佪仁者狄也以中國之士大夫為天子之命吏而其所為乜異於狄亦何怪其民之狄哉予方疾當世之吏狎吾民於狄故曰君之請而一吐之儻以為然則願風示屬縣之為吏者使皆懲於仁而聲於義不亦可乎叔文曰然遂書以贈

送徐元杰子祥序

讀聖賢之書而不知聖賢之道自累於俗學始何謂俗學科舉之業是已然自賓興廢上以是求於下下以是應之則士之業乎此固有所不可已而所謂程試之文必是堯禹必非桀跖必祖仁義必尚忠孝雖士之不可已要亦未為害道也惟其一以進取為心故於經史傳記往往涉獵其辭而未嘗深研其義持論雖美要以悅人之觀聽而非出於心之實然破碎穿冗苟求合乎有司之尺度雖違經悖道有所不卹幸而得之則以前日之技為已足方且矜疇昔之工用之於牋記以市鬻貨利終其身弗知止焉至於理未窮性未盡人之所以為人者百未究一二則曰非吾所急也吁士之問學果為何事而遽安於此邪有志之士則不然方其從事於學也曰吾欲全吾所受於天者云爾上以是取我不得不應其求而非顧主於是也其是堯禹而非桀跖祖仁義而尚忠孝必躬履焉非姑為是言也至其所守則寧見狃於有司不肯自貶以求合一旦得之則舍其所已能而求其所未能必窮理必盡性以學其所以為人者回視故習方自陋其陋而敢惟是之安是以業益脩德益崇推其所餘亦足以及物若是者雖科舉不能以病之上饒徐子梓以文藝三舉于鄉方將蒙名天子之庭顧汲汲焉以琢磨道義為事予知其不累於俗學而有志於聖賢之道也故以是告之明年來歸盡棄已陳之芻狗儼不鄙焉援相從於寂寞之濱予之告子又當有進乎此者子其勉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序

論語發微序

學者所習莫先於論語而讀論語者莫先於知仁先儒有是言矣然嘗思之仁者夫子所罕言當時門人弟子有問仁者有問為仁者有問人之仁者大約幾十餘章而夫子所自言者亦復以發學者獨於是焉求之可乎曰不然夫子之所罕言者仁之體而已至若求仁之方為仁之要則舉凡二十篇之中莫非是也姑以首章言之其論學也若無與乎仁然時習之說以熟乎仁而說也朋來之樂以輔乎仁而樂也至於不知而不慍則庶幾安乎仁矣其它所論有即身而言者有即事而言者即身而言仁之成乎身者也即事而言仁之達乎事者也不特見於言者為然凡聖人之動容周旋皆仁之符也仕止久速皆仁之則也學者而有志於仁舍是將奚先哉東嘉陳君孜以而服膺晚益有見著為發微一編學者重之或謂此書之指自河南二先生以來闡幽析微亡復餘蘊尚奚君之待邪是不然道之妙無窮而學者於道欲其自得諸老先生之於此書闡明之功可謂至矣然其措意之精深立言之簡遠有非後學所可遽窺者自其所已發而推其所未發豈非後學之事乎陳君此編大略不外乎河洛之傳而其間亦有所自得者此其為可貴也然聖人之言窮而測之益深益遠有志斯道者沒身而已可也陳君其尚勉之哉

送張宗昌序

大道隱而百家之學興人各以其所長爭務為於世太史談劉歆所叙至與儒者並列夫儒道之夫猶天地也百家衆技之流則穹壤間一物爾可儕而論之邪談歆所叙蓋失之矣而後之學者遂謂吾所知者道它非吾屑也不知陰陽卜筮皆易之支流餘裔微而百工之事亦聖人實為之一能一藝莫非世用所急而一切薄陋之可乎括蒼張宗昌雅之幼嘗涉獵書傳以貧不得盡力而於洞林之要指錦囊之秘訣秦扁治療之法甘石巫咸之占皆究心焉甚哉其富於技也以吾道律之固不免致遠恐泥之譏而就

其所長亦有不可廢者紹定三年冬招捕使陳
公提師出劒汀間罹之寔從用其推占之術曰
某日出師某日破賊其應若響答然它如相地
如治疾又皆予嘗試而驗者然則罹之所能其
可以小道廢之乎雖然以罹之之敏倍使獲畢
力于學其所就詎止於此良可惜也然罹之雖
貧能遣其子負笈從師文辭日贍以蔚是將變
方技為儒者之門又可喜也曰其行序以勉之

送全永叔序

陳良楚産也而北學於中國近世游楊二先生
亦自閩徂洛受業於程夫子之門昔之君子崇
德廣業不安於耳目之近大抵若此使良之徒
陳相不中變於許行之學則其傳周孔之道於
南方者必陳氏也龜山先生終身宗其師說故
能得斯道而南卒啓延平紫陽之緒使其僅守
鄉黨之舊聞而以間閲河洛為捭顔安有是哉
世習日陋後生小子所志不越簪裳之末所玩
不逾程試之文百金謁書肆閉門而誦之曰吾
業足矣明師良友近在州里且弗暇過而問焉
況遠乎今全君永叔廼獨慨然思廣其所聞東

書辭親將北之信饒西之浙求師友以自益其
志篤矣然士之於學寡聞固易以陋多聞亦易
以雜夫並耕之說至淺也陳相且悅而徙之況
今之談者有侈於是乎吾州子朱子之學萬世
之學也然其功循序而不躐其言平澹而亡奇
其守据正而不婾吾子蓋嘗聞之而未知篤信
否也一旦出門衆說交進無思無為坐入深窈
而吾之循序者弗若也蔽辭藻句窮極姣麗而
吾之平澹者弗若也抵掌事功出入管晏而吾
之据正者弗若也子能不為變遷也乎吾懼其
不得為游楊而且將為陳相也子往矣異時來
歸吾望子眉睫而知其進與否矣嗚呼其亦謹
所擇哉

福建罷差保長條令本末序

國朝舊法以戸長督賦輸迨　熙寧中行雇役
法未幾又行保甲法始罷戸長而令保丁催租
於是戸長之役移之保丁矣　元豐末議改新
法始復募戸長給雇錢受庸於官而任奔走之
責此法之至善者也　紹聖之初復行雇役始
以保長督賦輸於是前日所以責戸長今　以責

保長矣夫戶長役人也保長保甲也保甲之設本以譏盜而責以它役可乎然是時猶以戶長錢給之雖失初意而未大失也其後錢不復給而役如初近世官吏鮮復究知本末例指保長為役人比較鞭笞不復顧卹予之將漕分閩也數與州縣爭曰彼非受庸者也柰何以厮役視之乎然戶長錢既以上供前日之雇法未易遽復保長皆跋遂為不可瘳之疾予在江之東西湖之南每聞其代輸之苦至於流離膚剝轉死溝壑輒為蹙然愧不能有以救之也而吾閩乃獨無之故議者往往指為僥倖自予之歸田里使者之欲置保長者一邑令之欲置者二予每爭之或曰天下一家也它道有之閩中獨無可乎予曰此蘇文忠公所謂左臂既病而右臂何為獨全者也且閩中之與諸道異者奚止是哉以酒酤則無榷以山園則不征以邸肆營運則無和買凡若是者皆優於它道　聖朝之所為加惠者豈非以其山谷多而腴田少民力窮悴不可與諸道例論乎必欲盡寬諸道之民則復元祐之舊鐫上供之額舉天下皆募戶長給之錢以代保長之役上也苟不獲已則姑循近制閩中一路仍用耆長而勿置保長次也若以諸道為皆有而不容閩中之獨無創意更置以一縣言之歲當弊中下戶以什伯數且如浦城縣七十二都每歲所科保長當役家者百四十四人合一道而言之可勝計邪此不仁之尤無次矣因覽宗傅葉公所輯本末輙為書之編首後之君子其尚體　淳熙天子閔仁元元之心與前後諸賢所以更相維持之意毋輕議變法非獨全閩人之命亦所以布　阜陵德澤於無窮也葉公名武子字誠之學道愛人其守括蒼有惠政今雖閒處眡人之休戚猶在已故於此尤致意云

送吳斯立序

括蒼吳斯立以文章翰墨遨遊諸公間今自吳還括迎其母以養或哂之曰士必策名膴仕然後為親榮今斯立客諸侯耳方栖栖焉鬻文以自給何迎養之遽邪予曰此斯立之所以為賢也古之事親者不一日違其親之側故凡問衣燠寒抑搔疴癢眡膳奉席之事皆躬為之惟其從政也迫於王事則有行役之久而不得以養

者故陟岵鴇羽諸詩幽憂憤嘆甚者籲天以自愬焉後世之士無王事之迫乃或浮游客寄或十年或五六年不一覲其親其說曰吾將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吁事親之日有涯而外物去來不可必今曰策名膴仕而後爲親榮則昔之閉門求志者終無榮親之日矣夫榮親在我不在外物予故曰此斯立之所以爲賢也推斯立不忍遠其親之心可以爲仁可以爲義可以事君父可以希聖賢雖然吳門古名都今鉅麗地也游觀有長洲茂苑之雄吊古有五湖浩蕩之

思秋風蓴鱸桃花流水皆高人寄興處斯立於焉以養得其所矣予懼其安焉而弗之返也古人於父母之國至惓惓焉斯立懷材抱藝行且賜第　天子之庭斑衣綠綬奉安輿以歸鄉里慰故人父老之望予吳氏所自出亦與有喜焉故序以爲斯立祝

論語詳說後序

建安太守三山陳侯某既以武功戡寇難又思以文教淑人心曰論語一書子朱子之所用力而終其身者也其始有要義焉其次有集義焉又其次則有詳說而以集註終焉今集註之書家傳人誦若詳說則有問其名而弗知者夫聖人之道大矣善學如顏子且親得聖人而師之猶必仰鑽瞻忽久而未獲至於循循善誘之餘既竭吾材而後卓然有見於道之全体況今之人卽書而求道其難於顏子又倍矣故雖以子朱子之學得之於天而其進也亦必以漸蓋沉潛玩索不知老之將至迨乎集註之出然後極其全而亡憾學者可不徧考之乎譬之於玉集註其圭璧尖瑣也人見其溫潤縝栗無少瑕點

以爲出於天成而不知追琢磨治之功非一朝夕積也故此書之視集註章句詳略往往弗同而於先儒之說去取亦或小異昔若何而詳今若何而略昔奚爲而取今奚爲而去斟勺權量之微範鎔點化之妙蓋不待從游於考亭雲谷之間而言論風指若親承而面命矣是非求道之至要耶故予欲學者以集註爲之本而參之以此書觀于朱子之所得月異而歲不同庶乎知聖言之指爲無窮而問學之功不可以已也旣以鋟諸梓而俾某述其所以然是用筆之篇

末

孟子要略序

太守陳侯既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説于郡齋又得孟子要略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註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繇是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物哉曰五常而已爾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爲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爲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爲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於出處則修吾之天爵而不誘於人爵推之於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以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聖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循人欲之私所以咈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次第之別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於集註求其全体而又於此玩其要指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知而已邪昔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爲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敎人之要指也予之刻此書也豈苟然哉侯以序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墻故於侯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姑論次侯本語系諸編末與朋友共講云

贈相字郭道人序

相字知吉凶古無此法而今有之小山郭道人其尤精者也然則果可信邪曰世間萬法不出陰與陽以字畫求之凡其淸者勁者爲陽濁者輭者爲陰從則上陽而下陰衡則左陽而右陰即陰陽而視彊劣吉凶判矣非惟字畫爲然凡世之所謂技術若醫與卜相與命莫不然非惟技術爲然自吾一心之正衺推而至於世道之泰否亦莫不然故勉善而去惡者一身之吉也進君子而退小人者天下之吉也人知問相字者以吉凶而不知反諸心以求所以爲吉凶者

故命志道書以遺之有問者其以是告之

周禮訂義序

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心布而爲政以此之

學著而爲書故能成周致太平而爲萬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源非一而大略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群下不敢言也賢材壅於疏逖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主以後欲者一以冢宰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以輔導爲職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興之而曰使長與治焉修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材無陸沈天官弗私予矣居民有滲養民有政斂民有制刑民有典舉天下疲癃惸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于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此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也宇文狄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之本而欲規井田鑄封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歆用之既悖儒者辟而攻之王安石用之復悖儒者又辟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

其一二以自蓋爾安得累吾聖經邪彼何休者指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既譏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闢荆舒者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邪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蓋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甚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

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東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著爲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爲足也方將蚤夜以思探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爲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乎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豈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爲序于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紹定五年閏九月甲戌建安真　書

劉氏傳忠録後序

三世傳忠古有之乎曰春秋之世季友行父皆忠於魯而宿以權彊專國狐突狐偃皆忠於晉而佗以猾殺出奔春秋世家最盛以忠相繼者猶無幾人況後世乎漢東西都餘四百年獨楊氏世以諫諍正直名而僅能潔身自全於禪代之際抑又賢矣建安劉氏自忠顯公殺身成仁而天下仰其忠節寶學公以身扞蜀而天下韙其忠勞至忠肅公又以昌言直道輔佐明王而天下信其忠誠由祖洎孫若出一轍自昔世家之盛鮮能及之然則三君子之忠果有異乎曰三君子之心則一而所遇不同使忠顯當承平之朝則盡言抗論必能爲忠肅之事寶學當危難之日則捐軀殉國必能略忠顯之風忠肅所值與二公之時同則其所立亦必無愧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夫忠之爲義先儒以中心釋之又以盡己言之蓋本諸心而無僞者忠也發乎己而必盡者亦忠也然未有本諸心而不盡於己者亦未有盡乎己而不本諸心者其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顓於事君爲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可媿而能盡忠其君無是道也三君子存心象已蓋無一而非忠事君特其尤著者爾後進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要必踐脩於平日之素而其本則在暗室屋漏之間某敢以爲學者勸傳之史君生於三忠之門而恂恂謹厚庶乎不辱其先者繼自今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則氣脈連續將百世而未已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某又將以爲劉氏勉紹定五年十一月癸丑同郡後進真　敬書

孝經集義序

孝經一書其行於世久矣至子朱子乃始分別經傳去後儒之所傳益者而經復完然未暇發揮其義也予友韓君秉鶴志好學乃本朱子之意采衆說之長而折衷之又以生事葬祭之禮見於他書者彙而輯之以爲此經之羽翼學者所疑則設爲問難曲而暢之於是聖門教人之微指始瞭然無餘蘊矣夫孝者人心之固有也古先聖王命家宰降德于民者不過以節文度數示之而未嘗言其義也言其義則始于孔子蓋三代以前理道明風俗一人皆曉然知孝之爲孝聖王在上設禮教以範防之俾勿失而已至孔子時則異矣觀其告游夏者猶恐以服勞能養爲孝則下乎游夏者可知故不得不詳其義以曉學者今之世視孔子之時則又異矣雖名爲士君子有不知孝之爲孝者服勞能養且有愧焉況其大者乎況凡民之狃於敝俗者乎韓君之爲此書欲爲士者知孝之爲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士凡民有所觀感亦知孝之爲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民其用心豈不至矣乎予謂長人者宜以此書頒之庠序布之鄕黨使爲士者服習焉而力行以先乎民則吾邑之俗可變雅而達之將天下之俗無不可變者豈小補云哉願韓君於此用力甚勤辭義之間雖若小有未瑩而其大指則炳然矣故爲之序而切磋講究之庶以求其傳云紹定五年十月壬辰友人眞　序

續通鑑長編要略序

閩漕鄭公出其所定續通鑑要略以示僕曰予之少也受學於家庭先君一日顧謂某曰汝於前代諸史槩乎有聞矣我　朝治体肖虞周而跨漢唐汝亦嘗考其顚末否乎某謝未能則授以此編曰讀是則知　本朝之所以軼乎前代者某受而讀之幾三十年顧嘗病其卷帙之浩博欲翦繁撮要以便省閱壯而出仕晚而未休驅馳王事力有所弗暇間自尚書郎退伏林藪始得從事筆研間蓋舊書凡若干卷數百萬言今所存者財三之一掲来閩中豪之與俱竊惟窮鄕後進未能得全書者姑即是而熟復焉亦足以觕知其大略故欲刻之傳之以惠學者何

如僕爲將卷而嘆曰公之志信美矣抑此書之傳豈直幸於學者而已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續鑑一書我　祖　宗之所以祈天永命植國千千萬祀者莫不在焉近世儒臣有請命　經筵節略其書以奉　乙覽者辛未之果令　天子垂精典學有高宗成王之風誠得是書日陳于前則所以發　天聰而濬治原者其何可勝數故願不從廣書肆之傳要必以備公車之奏公儻有意乎公曰此非余所敢言雖然食芹而思獻者臣子之志也請以子意冠于篇首子將有待焉僕曰唯唯紹定五年十月日

建安眞某序

送李茂先之官南恩序

溫陵李茂先遊　天子學七年取上第而歸不以南恩爲遠且陋也往教授之曰此吾先子之所涖也始恩有學而不教有田而不廩有校官而不職其職吾先子昉廩而教之恩之士思其德至今弗衰吾之往也所以續吾先子之志也予聞之嘆曰中庸以善繼志爲孝茂先此行於是乎知孝矣抑未知茂先之所以教將俾爲士者窮理反身爲有用之學乎毋以脂澤其言鞶帨其技以干祿于有司也昔眉山翁爲朱崖之士賦詩有滄海何曾斷地脈之語蓋謂苟有其人山川不能限之所以勉其力學而不自陋也雖然士於科第特以爲行道之資耳若其可貴則不在是茂先往矣州之士有可與共學者進而教之曰恩誠遠且陋彼曲江日南視恩庸何愈而張文獻姜相國出焉二氣五行鍾爲人物顧豈嘗有嶺海之限邪特患未知所以學耳繼自今必以大學爲戶庭以中庸爲閫奧宅非仁勿居路非義勿踐孝悌其纓弁忠信其履綦安知異時無能躡二公之躅者彼以科第期之者末也若是庶乎其不負所職而於先君子有光焉然必得諸己者深而後傳之人也信茂先之於學其可已乎茂先金玉人予故以是勉之曰其別筆之以贈

紹定江東荒政録序

紹定中鄭山袁侯自衢梁守爲江東常平使者既又直寶章閣提點本道刑獄無常平事又以將作監召未行進直煥章因任嶺庾事如初侯

之在江左於是五年矣始至歲大旱明年秋霜蝗食稼又明年春霜秋大水又明年復旱居數年間屬州縣無一歲不告饑侯無一日不講荒政訖事侯之幙府有纂其事而屬余以序者予嘆曰此可以觀天心矣先儒有言天於亂變之將作必豫出其人以擬之若侯者其天之所擬邪蓋天之爲心仁而已矣然氣數之運參差不齊又或生於人事之感召則不幸而有乖沴爲雖非天心之所欲而有不能免者於是屬諸其人使救之以濟造化之所不及庶乎歲雖凶而不至甚害民雖饑且瘠而不至盡委溝壑此天心之所以爲至仁而人心之仁所以與天爲一也夫連一道八九州旱而霜霜而潦潦而又旱天變頻仍可謂極矣使無仁人以任其患則生靈之命必將糜滅就盡而天心之仁不忍至是也故以是屬之侯焉而侯於荒政銀銀然惓惓然寢爲之不安饋爲之不飽其所區畫千條萬端要不出於誠之一念其爲民請命于　朝者以此其諭官僚勉里居勸豪右者亦以此文檄之所形詩歌之所諷丁寧惻怛吐出肺肝聞者樂爲之盡力侯嘗自謂一點赤城對越蒼昊者信乎其然此其所以能全一道之命而副天心之所屬歟方民之告病也盜作於閩未幾又作于衢其距境皆不百里侯不惟飽其民且飽其師凡扞防之計無不至於是境內之人無饑和而疆外之寇不得入侯之有功於斯人又大矣雖然侯之所爲亦不失其本心而已本心者何仁是也夫天之與人以此心未有不仁而世之人往往流爲不仁者違天而自賊也以侯之所爲然後爲不失天之所與則其安視斯人之飢且死而不爲之動者其得爲人乎侯之荒政在江左者其仁著於一時而此錄之傳使讀之者人人悟其本心而恥不侯若則百世之仁也故序而不辭侯名甫字廣微

論命郭君序

長沙彭師右爲予論命謂其兼陽仁陰義之全予竊哂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仁與義豈予獨有邪今莆陽郭君爲論星辰躔度又曰金白水清相爲夾輔故其性好蠲潔而惡垢汙予復哂之惟請與白士節之常使予生不値金水好

惡可易置邪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將行求序以其所哂者告之

招捕使陳公平寇錄序

紹定四年汀劍邵之寇平劍人生祠陳公予書其事於石後二年太守黃侯埻又輯其事為錄屬予序之初嘉定中帥洪道劍律過英顯張侯廟裴回久之若有槩於予心者謂通守倪君祖仁曰張侯事未有紀後將奚觀君退而繙故牘訊遺老得數十條刻之以傳既盜作于汀蔓延及旁郡陳公起守延平又兼招捕使予於公售也則數移書以張侯事勉之未幾公從王師出平劍平汀明年平邵武而一道正清矣公之與張侯人品同鄉井同殄寇保民其事又同而難則倍之兩賢相望百年間皆所謂社而稷之者也然英顯之錄出於後人故傳聞多異辭散落不盡紀若黃侯則無一日不在幙府無一事不與謀目擊而手書之故其言詳以盡其事審以覈方王師之奪賴關駐高灘也與賊相距財一衣帶水公戎服指麾陳前賊相顧動色曰此招捕使也邪何文人乃如是則頫顙乞降願得一官僚面輸款侯毅然請行至則群兇羅拜曰吾父也蓋侯之令連城令將樂皆德孚吾人而其力守以扞賊也不惟民敬之賊亦敬之予嘗聞陳公言侯挺身諭賊事他人不能及間以語侯乃曰彼時震陳公之威耳使一妄男子往賊亦降矣夫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惟其心之廣也故有狄彼東南之功而有不吳諸不揚之美今以二君子觀之尤信彼褊心喜忌者或掩人之功而有之又從而疵之有陴濟之爭而無樂范之遜以是心而任人家國予知其難也故書以諗當世君子

大學衍義序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嘆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寔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

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旣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擧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未知其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抵也况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

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

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于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皐陶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撫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楊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爲治之序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爲學之本　上下數千

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体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吾道異端之分曰王道霸術之異辨人材之目亦有四曰聖賢觀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姦雄竊國之術曰憸邪[redacted]上之情審治体之目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重輕之別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生靈嚮背之由曰田里戚休之實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身之要也崇敬畏之目有六曰脩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功曰規警箴戒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曰沈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遊之戒曰奢侈之戒而先之以德論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

謹言行正威儀者脩身之要也一事無其目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重妃匹之目有四曰謹選立之道曰賴規儆之益曰明嫡媵之辨曰懲廢奪之失嚴內治之目有四曰宮闈內外之分曰宮闈預政之戒曰內臣忠謹之福曰內臣預政之禍定國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計宜蚤曰諭教之法宜豫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鑑教戚屬之目有二曰外家謙謹之福曰外家驕溢之禍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屛居無事遹得繙閱經傳彙而輯之畎畒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秘之巾

衍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見本大學前列二
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
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送林子序

始吾與林子游得其詩文讀之磬技奔放不受
羈束其最奇且騁者若譜東漈先生之年訟安
國伽藍之文與夫游虎谿東林之詩名章秀句
嘻笑鄙詆無出吻噦聲之悲乎固知其佳士也
及聽其言陰陽消息之變休咎倚伏之機壹以
易為準而參之以太元潛虛之文皇極經世之
篇幽微窈眇根極理致予心益加敬焉歲在乙
丑遇予鐔津之上相與道故舊握手笑語酌酒
而勞之氣益豪語益壯而譚詩益工予方喜其
留而樂與之處也居一日求別予且戚然曰僕
少時嘗有志斯世適不幸而場屋變比禁不得
施今老矣復何望唯平生好賢士夫樂佳山水
雖老而不衰今將縣武陽抵盱江歷豫章而西
復南轍而下也吾家有屋數楹其上為藏書之
樓歗吟偃仰足以自適行將返吾廬教吾子孫
肆志以盡吾年如是而已詎復有求當世哉予
觀世之逸人奇士不得志於世則必有所托以
隱其身故嚴君平隱於卜賈島孟浩然隱於詩
然其身可隱而其名不可晦者蓋有子雲退之
與摩詰之徒以先後而焜燿之也彼數子者豈
有求而後獲哉今林子邃於易而雄於詩雖不
求聞於人然使有如子雲諸公者出其忍使吾
子之名泯默而弗章耶吾恐子之隱不終隱也
於其行書是以贈

送地師惠序

嘉泰甲子春延平日者地師惠袖刺來謁與之
坐而問焉地君曰世之陰陽家流夥矣然論五
行者外星數譚星數者或以五行為迂予蓋兼
而通之以推世人之禍福休咎無不中焉者君
年時既合而星辰行度僭會乎吉歲在乙丑君
其以詞學策勲乎予使其言而弗之信也越既
奏而言歸地君來賀且求序以實之予惟列星
之躔度密運於天若無所預於人者而巧曆者
獨能迎其運行之次以定禍福之占焉然則死
生休戚富貴貧賤莫不素定於有生之初蓋天
之所為非人之力也而世之君子猶欲以智力

求勝非惑歟使此義苟明則於爵祿不必競而得患難不必避而免安時委順致命遂志一無所用吾力焉夫然後謂之知命有問於予其以是告之庶乎其有益也

登科要覽序

余為延平郡從事有挾書踵門求名者衣冠蓋儒者也出其一編曰登科要覽以示余曰進士之科起於隋盛於唐至國朝為尤盛士之垂光虹霓振翼霄漢皆此途出故前世之士作為紀錄以大其事要不乏人然未有條分彙次若是

書之詳且博也君其為我敘之余惟是書之作大抵多科目之榮以焜燿世俗其於世教非所急也然使後生小子得而觀之知通經博古之為貴益堅其日進不已之心亦昔人勸學之遺意此余之所以喜而敘之也雖然自唐迄今亡慮數千萬其勳名節槩與穹壤相為無窮者固不可勝紀而湮淪埋沒與物偕盡亦不知其幾人然則士生斯世顧其所立者何如耳門蔭之德裕視進士之牛李其孰賢而劉蕡之忠又非一第得喪所能增損也噫學者其亦謹所

立哉

送葉守行詩序

吳興葉公守延平之二年政孚于民聲聞于天冬十一月戊戌皇帝若曰朕為萬方元元宅命于二千石若良與否休戚係焉二三大臣其為朕擇賢且能者甄而陞之若漢定帝故事庶其懋哉群公既奉詔則以公治理效聞詔以使者節按刑于夔命至之日邦人聱聱若飢夫哺若寒去裘驩然謠曰若公之来政實多秕胥徒狺狺噬我赤子公遡其驅拯民于塗[illegible]瘡且痍公

手摩拊曾是呻吟化為歌舞公胡不留長我父母既而聞公之去也扶老携幼遮道請留者以什百數公既諭而遣之不置也於是州之秀民有論于衆曰若等愛公之政豈不猶負暄者之愛日乎日行乎天躔而照乎九垓方其杲杲于東物景下燭則牆隈舍陰有私其㬉者矣欲日之光不止于是也倏焉上騰超邁亟矚則向之私其㬉者不能有也今公之政猶冬日也翕之為郡牆隈舍陰也日之㬉不得而有公之政可得而私耶是將先一州而後一道以及乎天下

無不彼其㛮者夫豈劒之人所能有柳豈夔之
人所能久哉衆皆曰然乃拜而退郡之僚吏既
皆以詩歌其事謂僕辱知於公尤厚也命僕為
之序僕不敢辭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之二十九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三十

問荅 起丙戌伏臘為子姪說大學章句論語集註因問發為辭言之

問明德

明德乃天賦與之德性也本自光明緣人始生之初所禀之氣不同有禀得清明純粹之氣者則為聖為賢有半清半濁之氣者則為中人全禀昏濁之氣者則為愚不肖此所謂氣禀所拘也及生而為人既自知識與外物接則耳欲聲目欲色鼻欲香口欲味私欲一勝則本心為其所奪遂流於不善 明德者亦從而昏矣此所謂物欲所蔽 能講學窮理則可以復其本然之性故曰明明德也

問定靜安

三字相類但有淺深學者用力且從定字起如此心擾動不定如何講得學問窮得義理此心既定方可漸到靜與安之地此心未定便要得靜與安無是理也

問全体 或問中語下同

言性之本體渾然全備仁義禮智信是也

問大用

言性之發用出來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

問成性存存

言天之與我者自有混成之性如今俗言見成渾淪之物是也我但當存之又存不令須刻失之則天下之道義無不從此出道義如事君忠事親孝事長弟之類皆是

問止於至善

知止者謂知為君必止於仁為臣必止於敬為子必止於孝為父必止於慈方知得此理未曾實到其地能得者謂為君已仁為臣已敬為子已孝為父已慈是實到其地矣

文王於緝熙敬止此敬字舉全体而言無不敬之敬也為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而言乃敬中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

如切如磋道學也主知而言如琢如磨自脩也主行而言此言致知力行之功當並進也知到十分精處而行處有一分未容亦未得為至善須是知極其至行亦極其至方謂之至善

問止至善是聖人否答曰止至善是已到孟子美與大處乃是大賢地位蓋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善信美大聖神之為六等)可欲之謂善(謂其人有善無惡為人所願欲也)有諸已之謂信(此謂實有其善於身比之可欲已進一等)充實之謂美(善積於身充滿確實故謂之美比之有諸已又進一等)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於中而形著於外此乃盛德之不可揜處已是大賢以上地位但未化耳)故程子論顏子以為所以未至於聖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守者謂持守之功化者謂心理俱融無俟於守乃夫子耳順從心之時也大學之止至善正是美與大之地位久而不息則大而化之至於聖矣蓋工夫到此已是十分更無可用力者但優游涵泳以俟其自化爾故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又横渠曰大可能也化不可能也(言大以上皆可用力至化則不可用力矣)

問格物致知

物謂事物也自吾一身以至於萬事萬物皆各各有箇道理須要逐件窮究且如此一身是從何來須是知天地賦我以此形與我以此性形

既與禽獸不同性亦與禽獸絕異何謂性仁義禮智信是也惟其有此五者所以方名爲人我便當力行此五者以不負天之所與而所謂仁者是如何義者是如何禮智信又是如何一一須要理會得分曉此乃窮一心之理其次則我爲人之子事親當如何爲人之弟事兄當如何爲人之幼事長當如何逐件理會如事親須知冬便須溫夏便須凊出便用告反便用面如曲禮內則等書所載事親說話都要曉得以至事兄事長等事一一如此窮究此則窮一身之理也心之與身乃是最切要處其他世間事物皆用以漸考究令其一一分明皆所謂格物也格訓至言於事物之理窮究到極至處也窮理既到至處則吾心之知識日明一日既久且熟則於天下之理無不通曉故曰物格而後知至也此一段聖人教人最緊要處蓋緣天下之理能知得方能行得若知得一分只是行得一分知得十分方能行得十分所以用逐事窮究也今學者窮理之要全在讀書如讀此一書須窮此一書道理一字一句都用考究如未曉了即須

咨問師友求其指歸且如讀大學自頭至尾都窮究過既曉得此一書了又讀論語孟子亦自頭至尾窮究過理會既多自然通悟若泛泛讀過便以爲了何緣知得義理透徹義理既不透徹胸中見識亦無由能進雖窮理不止於讀書而其大要卻以讀書爲本不可不知也

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萬物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物總會之名有理即有氣分而二則爲陰陽分而五則爲五行萬事萬物皆原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爲性性者即太極也仁義即陰陽也仁義禮智信即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太極非有形有器之物只是理之至者而已故曰無極而太極

問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或問語）

則者法則也準則也漢書以律（十二律）度（尺）量（斗斛）衡準（权名）爲五則言其輕重長短小大高下各有一定自然之法不可得而過不可得而不及也易曰乃見天則詩曰順帝之則皆指自然之理而言帝即天也謂天下之理皆天實爲之莫

不有一定之法非人力所可增損故曰天則帝則如父之慈子之孝兄之友弟之恭此誰使爲之皆天也非人也尹吉甫有物有則之說亦此意

問心之爲物實主於身

圜外竅中者心之形体可以物言備具衆理神明不測此心之理不可以物言然有此形體方包得此理

問上帝所降之衷或問中經下同

書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謂無過不及而至善之理也上帝以此理畀付於人人之所得以爲性者也

問烝民所秉之彝

詩大雅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天生衆民有此物必有此理如有耳目則有耳目之理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也其餘如口鼻四支之屬皆然君臣父子有君臣父子之理其餘兄弟夫婦之屬皆然則者謂準則之則不可踰者也物以形体言則以理言所謂理者仁義礼智信而已民皆秉執此常理故其心無有不好善者懿德謂美德也即所謂善也

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

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言民之生也皆稟受天地至中之理以爲性也與降衷之意同稟即中地

問夫子所謂性與天道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在天則謂之道陰陽五行之理是也在人則謂之性仁義禮智信是也性即道道即性

問子思所謂天命之性

中庸天命之謂性言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得之而爲仁義禮智信之性在天曰命在人曰性一而已矣

問孟子所謂仁義之心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言人既得陰陽之理以爲性則自然有仁義之心但爲物欲所害則不能存之耳只舉仁義二字者仁包礼義包智故也乱是仁之著皆是義之存

問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

伊川先生曰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不待

安排也言凡百事物皆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可過不可不及也

問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

橫渠先生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此性字指天道而言凡人物之性皆自此流出如百川之同一源也

問邵子所謂道之形体

康節先生曰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郛郭言道不可得而見因性而後可見蓋性之所具皆實理也故曰道之形體含性而言道則流入空虛矣

問收其放心養其德性

德性謂得之于天者仁義禮智信是也收放心養德性雖云二事其實一事蓋德性在人本皆全備緣放縱其心不知操存是致賊害其性若能收其放心即是養其德性非有二事也

問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已然而不容易

所當然如爲君當仁爲臣當敬爲子當孝爲父當慈與國人交當信之類此乃道理合當如此不如此則不可故曰所當然也然仁敬孝慈信之屬非是人力強爲有生之初即稟此理是乃天之所與也故曰所以然所當然是知性知其理當如此也所以然是知天謂知其理所自來也

問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或問中語

存心窮理二者當表裏用功蓋知窮理而不知存心則思慮紛擾物欲交攻此心旣昏且亂如何窮得義理但知存心而不務窮理雖能執持靜定亦不過如禪家之空寂而已故必二者交進則心無不正而理無不通學之大端惟此而已

問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語錄中語下同

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義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

問學問思辨乃窮理工夫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爲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爲窮理之基本心旣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能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思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以養心矣

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是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講學審問謹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然而有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者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與大學此章皆同此意也

問今人行到五分便是只知得五分語錄中語

下同

朱文公曰知之與行如車兩輪如鳥兩翼闕一不可尚書說命乃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何也蓋高宗天資高明未即位之前已學於甘盤其於天下之義理多所通曉傅說恐其徒知而不力行故告之以非知之艱而行之惟艱欲其力行乎日之所知故也若學者之事須是以致知爲先知得一分方能行得一分知得十分方能行得十分若所知未眞斷無能行之理所謂眞知者伊川先生所謂知虎所傷是也又如飢必食渴必飲水不可入火不可蹈如此方爲眞知佛家亦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亦此意也

問要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省悟

正如曾子平日學問皆是逐一用工如三省如問禮逐些逐小做將去積累之久一旦通悟夫子遂以吾道一以貫之至此方知從前所爲百行萬善只是一理方其積累之時件件着力到此如水之已熟釀之已就更不須着分毫之力

問程子論格物有說向內處有說向外處

孔子答門人問仁問孝亦是如此皆是隨其資質而成就之聖人之教人猶化工之生物因材而篤於此可見

問大學只說格物不說窮理

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即器器即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乾健也坤順也即天地之理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

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床卓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之則理在其中如即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即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於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也所以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蓋即物而理在焉庶幾學者有着實用力之地不至馳心於虛無之境也

問誠意章數條

自慊是爲己言己之所以爲善者乃是我合當如此若不爲善則此心自不快足自不能安非是爲他人而爲善也

自欺是爲人本無實意爲善但外面略假借以欺人欲人稱好而已殊不知人心之靈昭如日月何可欺也只是自欺而已

自慊是誠誠則一自欺是僞僞則二譬如人子弟讀書自爲學乃是爲己之事若我不知讀書不知爲學是我身分上自有欠缺干他人甚事今人往往對父兄長上則讀書講學才獨處便怠惰一切廢棄如此則是爲父兄長上而學也其爲自欺孰大焉

問致知一段是夢覺關誠意一段是善惡關語類

言格物致知必窮得盡知得至則如夢之覺若窮理未盡見善未明則如夢之未覺故曰夢覺關好善必實然好之如飢之必食如渴之必飲惡惡必實然惡之如水之不可入火之不可蹈如此方能盡人之道以充人之形若名爲好善而好之不出於實名爲惡惡而惡之不出於實則是爲欺而已欺心一萌無往而非惡矣亦何以異於禽獸哉故曰善惡關大學雖有八條緊要全在此兩節若知已至意已誠則大本已立其它以序而進有用力之地矣若知不至意不誠既無其本無往而可矣故朱文公以二關喻之言如行軍然必須過此二重關隘方可進兵故也

問正心修身章

喜怒憂懼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

平居無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居先有四者即是私意人若有此私意塞在胸中便是不得其正須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鏡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物之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好則止更無過當如此方是本心之正

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朱子曰當怒時亦必形於色如治人之罪却爲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涉忿厲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問古人喜怒不

形於色是正否曰此是養得胷中和粹故雖中有喜怒而不形於色此正是涵養之效安得謂之不正又問古人憂國至於白首怒敵至於裂眥此正否曰憂國怒敵憂與怒之正者雖若太過然亦是不失其爲正但此乃志義之士所爲若聖人則未必然必如是觀之乃盡

鑑空衡平之體鑑空衡平之用此二句切須玩味蓋未曾應物之時此心只要清明虛靜不可先有一物如鑑未照物只是一箇空衡未稱物只有一箇平此乃心之本体此即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蓋喜怒哀樂未曾發動渾然一理不偏不倚故謂之中此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也及至事物之來隨感而應因其可喜而喜因其可怒而怒因其當憂而憂因其當懼而懼在我本未嘗先有此心但隨物所感而應之耳故其喜怒憂懼無不中節此所謂鑑空衡平之用此即中庸所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蓋喜怒憂懼應物而動恰好便止不可過其分事過即已更不留在胸中如此即是中節即謂之和

問體用二字

大凡有體而後有用如天地造化發生於春夏收而斂藏於秋冬利貞發生是用斂藏是体自十

月純坤陽氣既盡不知者謂生意已熄不知斂藏者乃所以爲發生之根自此霜雪凝冱草木凋落虫蛇伏藏微陽雖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造化實基於此惟冬間斂藏毖固然後春來發生有力所以冬暖無霜雪則來歲五穀不登正以陽氣發泄之故也人之一心亦是如此須是平居湛然虛靜如秋冬之閉藏皆不發露渾然一理無所偏倚然後應事之時方不差錯如春夏之發生物物得所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靜爲本程子以主敬爲

本皆此理也動靜皆道而周子乃以主靜爲本者蓋靜時養得虛明然後動而不失其常愛中庸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須要戒謹恐懼以養本然之中然後發而爲中節之和程子主敬之說即中庸之意也

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曰聖賢之言有似同而實異者大學之恐懼與中庸之恐懼不同中庸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只是事物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是俗語所謂怖畏之意自與中庸有異

問治國平天下章

絜矩絜字本出賈誼過秦論度長絜大度謂以尺度之長短絜謂以帶量物之小大如今人之圍木也故字文從絜先儒解絜字未分從建陽范直閣爲知主乃胡文定公之外甥朱文公文從方以絜度爲說文公從之言我有此心人亦有此心在上之君子當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如以矩而度物己矩製方之器俗謂曲尺是也荀子曰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言矩雖止長五寸然天下之爲方器者必以此爲則以譬一心雖微而推之以度人之心雖千萬人無不同者我欲孝於親人亦欲孝於親我欲弟於長人亦欲弟於長故爲君子者必使人各得以遂其孝弟之心我欲安人亦欲安我欲壽人亦欲壽我欲富人亦欲富故君子者必使人各遂其所

欲此皆所謂絜矩也俗言以心比心即是此義

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如冰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也利亦宜也苟以義爲心則事無不宜矣不惟宜於己亦且宜於人人己兩得其宜何利如之若以徇利爲心則利於己必害於人爭鬪攘奪於是乎興己亦豈能享其利哉

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南軒先生又謂無所爲而爲皆義也有所爲而爲即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爲而然此即義也若有一毫納交要譽之心即是有所爲而爲即利心也二者相去毫厘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之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

大抵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爲主義所當然雖害不卹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一入於義利之間終是爲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必揜白薰蕕共器蕕必揜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大學程子南軒三說不同大學只說財利㝡是
麤處伊川南軒之說乃入細工夫世亦有能不
貪財利之人然未必無自便之私亦有能不求
自便者其心未必無所為此是一節之上又有
一節工夫以大學至善發善之不貪財利與不求
自便是善到無所為而為始是至善然必先以
不貪財利為根脚基址方可說上兩節而如貧
而無諂富而無驕方能漸至樂與好禮之地若
未能不貪財利又豈能有上兩節亦如未能無
諂無驕安得更有樂與好禮故學者當以不貪

財利為本又未可謂不貪財利為已足馴序用
力自粗至精方可至純乎天理之也
恕者如心之謂非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為善亦
欲他人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
我欲立亦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槩是推人如己推己及物之謂

問新民章此段當在止於至善之前

朱文公言洗濯其心以去惡猶沐浴其身以去
垢斯言盡矣盖身之有垢特形骸之穢耳然人
猶知沐浴以去之惟恐塵垢存則其體汙穢至
於心者神明之府乃并心為利欲所溺以昏蔽
之甚如積糞壤如聚蟯蛕而不肯一用其力以
去之是以形體為重以心性為輕也豈不惑哉
唐人有觽銘曰人之有髮朝朝思理有身有心
胡不如是深得成湯銘盤之意釋家亦有所謂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之句雖云異端然此言亦自可取也
禮記儒行篇云儒有澡身而浴德謂洗濯其身
沐浴其德亦盤銘之義

問仁字之義此下並論語

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訓理又訓

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惟仁不可以一
字訓孟子曰仁者人也亦只是言仁者乃人之
所以為人之理亦不是以人訓仁盖緣仁之道
大包五常貫萬善所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
以後儒者只將愛字說仁殊不知仁固主乎愛
然愛不足以盡仁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惻隱者此心惻然有隱即所謂愛也然只是仁
之發端而已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
之以為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為仁是以情
為性也至識言乎朱文公先生始以愛之理心

之德六字形容之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蓋以體言之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為用則主乎愛（仁者愛之体也 愛者仁之用也）愛者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以至矜憐惻惜慈祥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仁如根上發出苗以苗為出於根則可以苗便為根則不可以愛出於仁則可以愛便作仁則不可故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說得盡又曰心之德何也蓋心者此身之主而其理則得於天仁義禮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為

五常之本如元亨利正皆乾之德而元獨為四德之長天之元即人之仁也元為天之全德故仁亦為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為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是以主乎愛也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之義乃先儒所未發而文公始發之其有功於學者至矣豈可不深味之乎

問行有餘力章與四教不同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以力行為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講學之事主乎知忠信者修身之事主乎行此又以知為先此二章實相表裏正當合而觀之大抵致知力行二者不可一闕既知其理不可不行其事既行其事不可不知其理二者並進則為學之功至矣

問主忠信章（程子曰不誠無物）

論語止言主忠信不言誠至子思孟子然後言誠蓋誠指全體而言忠信指用功處而言忠是盡於中者信是形於外者有忠方有信不信則非所以為忠二者表裏体用之謂如形之與影也心無不盡之謂忠言與行無不實之謂信盡

得忠與信即是誠故孔子雖不言誠但欲人於忠信上著力忠信無不盡則誠在其中矣孔子教人大抵只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知誠則本源子思孟子則併本源發出以示人其義一也

問過則勿憚改

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為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

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為貴若知其為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特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

問姑息二字主忠信篇註

姑息姑訓且息訓止言事理合當十分做却只做三五分且如是而止此之謂姑息今人柔懦者以小惠及人便以為仁不知只是姑息而已

問溫良恭儉讓

溫和厚也只和一字不足盡溫之義只厚一字亦不足以盡溫之義必兼二字者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慘暴也厚不刻薄也良易直也亦如前義易者平易也不艱險也直者正直也不邪曲也恭莊敬也莊主容貌而言敬主內心而言自中而發外故曰恭儉節制也節制二字相似而實不同節乃自然之限節且如一年有八節四立二分二至是也四十五日而一換乃天道自然之界限故曰節制乃用力裁制之意義以制事禮以制心謂如事理合當如此即以義裁制之若以刀裁物也一念慮之非即以禮裁制之亦如刀之裁物也凡事物物有自然界限不可踰者皆謂之節所云一年八節者乃其一也讓謙遜也謙謂不矜己之善遜謂推善以及人

問過化存神溫良註

過化存神此四字本出孟子孟子過化謂聖人凡所經歷處人皆化之存神謂其中所存神妙正意只是如此至橫渠先生乃謂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上性字是謂我能存其性而不為情所蕩而失其性則其所存者神妙而不可測下物字指事物而言上物字指我之應物而言謂物物各自有理我隨其理以應之物各付物不以己之私意參乎其間則事過弗留如冰之釋如風之休後來諸老先生多本其說獨文公不以為然者蓋孟子之意未說到如此深故也文公解經每務乎實如

此然橫渠先生之說亦不可不知也

問禮樂（用和爲貴節）

敬者禮之本制度威儀禮之文和者樂之本鍾鼓管磬者樂之文禮樂二者闕一不可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天尊於上地卑於下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此即制之所由起蓋礼生乎別故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止息二氣和合而先生萬物此樂之所由興蓋樂生乎和故也所謂陰陽二氣者日月雷霆風雨寒暑之類皆是二氣和合方能生成萬物）故禮屬陰（凡天地間道理一定而不可易者皆爲陰）樂屬陽（凡天地間流行運轉者皆爲陽）禮樂之不可闕一

如陰陽之不可偏勝（一歲之間寒暑之相易而露雪霜之相濟方能氣候和平物遂其生陽太勝則亢而爲旱陰太勝則溢而爲氷有陰無陽則物不生有陽無陰則生而不成）禮勝則離以其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樂勝則流以其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然精粗本末亦初無二理

禮中有樂（言嚴肅之中有自然之和此即是礼中之樂）樂中有禮（言和樂之中有自然之節此即是樂中之禮）朱文公謂嚴而泰（此即礼中有樂）和而節（此即樂中有禮）

問因不失其親

因者依也言與人相依須是其人可以親近方得如士之擇友男之擇婦女之擇壻以至於臣之擇君皆是若其初不謹則後來雖欲悔而不可得也又如爲人臣屬而事其長亦須看此人可親與否如其人非賢者輕易依附一爲其所薦則終身便有舉主之分如何悔得以此推之凡百皆然大抵以審擇於始爲貴也

問楊墨（說有道章注）

墨翟兼愛其物本是學仁不知仁者心無不溥

而其施則有差等如親親與仁民不同仁民與愛物不同就親親之中事父與事兄不同處夫婦處朋友又與事兄不同蓋心無不溥者仁也（理一）其施有差等者即仁中之義也（分殊）全說親親與仁民同則是視父母如視他人矣故其流至於無父也楊氏爲我本是學義不知義者制事之宜也處君臣處父子處朋友事事物物各當其所乃合於義今但知有己而已則於君不必忠於子不必孝凡處人倫之間無一而當矣故其流至於無君（專言無君者指其楊氏者言之也）無君無父則是

倫斁矣此學者所以必當求正於有道者也

問理性命（五十知天命注）

窮理謂事事物物各有其理窮究之而無不盡也此即大學所謂格物也盡性謂一性之中萬善備具如性中有仁我則盡其仁之至性中有義我則盡其義之至礼也智也亦然如此方是盡性若十分之中有一毫一釐欠闕亦未可謂之盡性至於命言理既無所不窮性既無所不盡便自然至於命此即孟子知性則知天之意窮理主知而言盡性主行而言知得盡行得盡便是至於命

問父母惟疾之憂

問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自古忠臣義士奮不顧身視死如歸如此則是不孝矣此又何也曰此與其他毀傷不同蓋殺身所以成仁既成仁則孝在其中矣曰爲說殺身成仁則形雖虧其理不虧身雖殞其性不失乃所以爲孝也昔晉周處死於戰陣其母猶在太常賀循謚之曰孝以常情言之母在而死於國可以爲忠而不可以言孝矣而晉人乃稱周處爲孝者蓋忠孝一理能忠於君乃所以爲孝也然捐身赴難乃處臣子之變如曾子之戰兢自守乃處人子之常要當參觀可也

又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賦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朱文公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己與人皆共以爲父母也父母之生我也四支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爲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爲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奴指不可以不知也

問非鬼而祭章

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妙不測也）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草木有形可見顯然示人也示古祇字）人之神曰鬼（鬼謂氣之已屈者也）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發越）鬼者氣之屈（收回）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爲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爲鬼神者伸也鬼

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則魂遊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類之以生類之以成此即所謂鬼神也氣之伸為神如春夏生長是也氣之屈為鬼如秋冬斂藏是也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為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為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日出為神入為鬼雨間為神止為鬼雷動為神息為鬼風散為神收為鬼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曰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

易繫辭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為人精即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即精之為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為者即氣之所為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血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既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于天以從陽魄降于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為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焫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問鬼神二氣之良能曰既有陰陽二氣則自然有往有來有闔有闢有消有息有聚有散蓋其理自然如此故曰良能此乃借孟子良知良能之名以形容二氣孟子本意謂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此本然之性如此非出入為陰陽二氣屈伸亦是本然之理故借此二字以明之往闔消散屈也來闢息聚伸也

問曾子周公禮樂（雍撒）

程子言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所當為此正如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可謂極其至矣孟子只以為可也蓋事親不如曾子則是人子之道有虧必如曾子方得恰好推而言之為君必如堯然後為盡君道為臣必如舜然後為盡臣道不然則皆是欠闕學者知此則凡於人倫曲盡其至無一毫之虧方是全得當為之職分初非過當也（無父母則無此身我因父母而有此身則事親自合盡孝無君上則無此爵位我因君而有此爵位則事君自合盡忠此只是盡其本分當為之事非過外也）

問仁字（人而不仁章）

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稟受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為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玄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他物亦莫不如是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才種便生故也惟人受中以生全具天地之理故其為心又最靈於物故其所蘊生意纔發出則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海惠利百世亦自此而推之爾此人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然一為利欲所汨則私意橫生遂流而為殘忍為刻薄則生意消亡頑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為學之要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胸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忮忍刻害之私此即所謂本心即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問答

問理明誠格章 問禘

禘者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謂如 本朝 太祖是 宋開基之祖 僖祖太祖皇帝之四世祖又是始祖而上古黄帝乃趙氏所自出之帝也祭祀之禮遠及於始祖之所自出無乃太遠乎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幹自幹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有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如考則祖考妣則意其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人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理不能行其事惟仁孝之深者能知此身之所自來惟誠敬之至者能知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苟能知此理矣至難知者鬼神之理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誠而已推而感之則亦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何難哉

問媚竈

聖人道大德宏如天地故其發言渾渾乎如元氣之運然於門人弟子則或峻其詞以規儆之如曰野哉由也如曰小人哉樊須也如曰予之不仁也蓋其視門人弟子如子弟其有過但當峻責若一時權臣小人平日未嘗相孚一旦發非理之問聖人之答之也既不可順指以求合又不可忤意而招禍故其言從容巽順若無所觸忤然皆本乎正理而未嘗有一毫之阿狥如答王孫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答陽貨曰吾將仕矣皆是此意其對王孫賈不曰媚奥与竈之非但言獲罪於天為不可禱使王孫賈知此意則必惕然自省平日所為非理得罪於天者已多是乃開其悔悟之機也如不知此意亦不至稱之以招禍其對陽貨也貨本責孔子之不仕孔子對以吾將仕矣其意謂我未嘗不欲仕且特仕矣但不仕故亦其言深然圭角不露就非阿徇又不違忤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常人之於權貴若非逢迎取說則必緻脈取怒雖直言激觸者不失為正然比之聖人氣象則猶未免陷於一偏必如聖人之道德宏大自然有此氣象非勉強可以若欲師聖其万一推致以存養使仁平而氣和則忠乎其可近爾程先生謂讀論語若要識聖賢氣象如此

章之類優游玩味則其氣象可見矣

王孫賈衛之權臣觀聖人獲罪於天之語則其做之深矣然他日稱衛靈公之不亾則以其國有人之故而王孫賈治軍旅亦與焉蓋其人雖不善至於治兵則其所長此又憎而知其善之意聖人之心至公如天地此其一事也

問終食不違仁

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貧賤之間而不苟此一節猶是麤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是存心養性細密底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之事可以勉而至者至於造次急遽之時患難傾覆之際若非平時存養已熟至此鮮有不失其本心者到此而猶不違乃是至細至密工夫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然此三節乃進德之始終若無麤底工夫作根脚基址豈有能進於細密之地者故必以審富貴安貧賤為本然後能進於終食不違矣然後能進於造次顚沛不違之地用工之序盖如此亞與前章無諂無驕樂與好禮相似當考參而熟玩也

問志於道

志於道者心存於義理也恥衣食之惡者心存於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為戒也南軒先生嘗曰天下無閒界底道理欲做好人則不可望快活要快活則做不得好人此之謂也南軒之言雖麤然學者必須於此分別得明白然後可以進道不然則亦徒說而已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是不恥惡食子路縕袍與衣孤貉者立而不恥此是不恥惡衣前輩有云咬得菜根何事不可為是亦此意

問忠恕

天地　聖人　誠

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誠者眞實無妄之謂也晝必明夜必闇夏必熱冬必寒春必生夏必長亘千萬年如一日不曾有少差繆此天地之誠也仁眞箇仁義眞箇義存於心無一念之不實見於事無一件之不實形於言無一句之不實而百行萬善備足無餘此聖人之誠也天地只是一箇誠字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是一箇誠字萬事自然各當其理此乃天地聖人

之事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二字忠者盡己之心也恕者推己之心以及人也忠盡乎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己之心既無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當（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朋友當信事事物物各盡其所以當然之理以處之即是恕也）有忠而後有恕忠者形也恕者影也（如有形而後有影）在聖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忠誠是自然而然忠則須用着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恕在學者則當言恕蓋聖人不待乎推學者先盡己而後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學者若能於忠恕二字上着力於盡己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誠是自然底忠忠是着力底誠）孔子告曾子一貫之理本是言誠曾子恐門人理會未得故降下一等而告之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但學者須是自卑而高自淺而深不可躐等妄意於高遠而實無所得耳

問仁字（仁而不佞章）

仁之一字從古無訓論語一書凡言仁處只是教人以為仁之方而已孟子曰仁人心也最為明切然亦只是說仁者人心之德而已初非以人心二字解仁也自漢以來儒者類以愛字說仁故韓文公曰博愛之謂仁殊不知愛乃仁之用而未能盡仁之體仁性也愛情也性中有此仁故發之於情則能愛仁猶根也愛猶枝葉也有此根故有此枝葉然便指枝葉作根則不可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已是愛物見然（可哀可憐者則有惻隱痛之心此已是愛）乃是仁中發出來譬如有物在中而端緒發於外也愛乃仁之發見處便以愛為仁是以情為性以用為體也所以伊川先生不取韓子博愛之說以為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為仁是認情為性然其解孝弟為仁之本却又曰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與前說頗似相反何也蓋韓子曰博愛之謂仁則是以愛便為仁伊川曰仁主乎愛則是仁之為道生於愛而已非謂仁只是愛也蓋五常各有所至仁主愛義主宜禮主別智主知愛者仁之用仁者愛之体仁雖不止於愛然見之於用則莫切於愛緣人之初生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合下便有此仁天地之心主於生物故人之心亦主乎愛物也漢唐儒者不合以愛便為

仁所以不識仁之本體到上蔡先生又以覺為仁言心之虛明知覺凡痒痾疾痛便知便覺即此是仁無垢張氏又從而推演其說於是百十年來學者又以覺言仁殊不知知覺自屬智仁者之心固有知覺但以知覺為仁則不可學者但於知覺上求仁只要胷中虛明無滯便說是仁卻於仁之本體未為親切反不若愛字雖朱是仁之體卻正是仁之用因用則可以知其體天地生物之心便是仁之体其發出來生物便是仁之用体用元不相離至文公先生立六字以斷之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於是體用兼全既異乎漢儒指情為性之失又足以破近世學者以覺為仁之弊所謂心之德者蓋言仁者此心之全德包五常貫四端而為一心之主也所謂愛之理者蓋謂仁乃愛之理仁未便是愛乃愛之道理愛未是盡仁乃仁之發用有此道理便有此發用理即性也用即情也於是仁之為義明白昭著至此章又斷以全體不息四字蓋仁者兼該萬善無所不備如人之頭目手足皆具然後謂之人也不息者如天地一元之氣運行於六合之間無須刻止息所以生

成萬物無有已時文公前後十字於仁之義曲盡其至學者誠能深玩而黙察之無復餘蘊矣心之活便能運轉不息凡處人倫事物之間此心周流無礙處處皆到心死則便如鐵石凡處人倫事物之間皆窒塞了

問剛與慾棖也章

剛者天德也天德者謂純乎天理而不雜以人欲也乾六爻皆陽故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人之與天本一無二惟其有私欲以間之是以與天不相似若能盡去私欲則復乎天矣此君子所以貴乎剛也上蔡先生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上蔡所謂勝物者蓋謂立志堅強不為外物所奪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物非剛暴持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為物揜之謂慾言陷溺於物欲之中不能自克如為物遮蔽掩遏而不能出也上蔡此言最為有益學者知此與其徇欲而屈於物之下如婦人女子之柔弱孰若以剛

德自持卓然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失大丈夫之操乎又横渠先生曰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德性者吾之所固有仁義禮智之性也物欲者因耳目口鼻之接於物而生者也凡爲人剛明果决則理存而欲泯故德性用言德性爲主而用事也爲人陰柔昏濁則欲勝而理泯故物欲行言物欲爲主而肆行也陽明陰濁雖禀於氣質然可學以反之人能自力於學則柔者可强闇者可明不能學則强者或轉而柔明者或轉而闇横渠此言正欲人以學力変氣質使陽明日勝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也

問志氣壹寡章

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學者若能立志以自强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怠惰如將帥之統卒有紀律有號令則士卒雖欲惰而不可得苟心志不立則未免爲血氣所使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蓋志强則氣亦强志惰則氣亦惰如將勇則士亦勇將惰則士亦惰也學者欲去昏惰之病必以立志爲先

問文章性與天道

文章二字非止於言語詞章而已聖人盛德蘊於中而輝光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堯之文思舜之文明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至於二字之義則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燦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章之謂章猶條也六經論語之言文章皆取其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爲文與聖賢之所謂文者異矣

性者指人所得而言仁義禮智信是也天者指其理之自然而言陰陽五行之理是也夫子平時以身敎人凡形於威儀容止語嘿動靜自然成文自然有章者皆所以敎學者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吾無隱乎爾者是也學者即其近者求之用功旣久自然可到精微之地若遽以性命之理告之則恐其億度料想馳心玄妙反無所益故於性與天道罕嘗言之學者不可得而聞其於論語僅有性相近一語亦止是言氣質之性非指性之本至於易乾卦然後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此二條又是言說性與天道亦可謂罕言
矣
問敬字敬簡章
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
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
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
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
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
也及其涵養旣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
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所謂誠也
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
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
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
未有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靜時敬應事
接物有所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動時敬
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
擧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爲學
之要莫先於此更當以胡致堂一段參觀
問言志
夫子令顏淵子路言志而子路只曰願車馬衣
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自今人觀之子路
之言亦幾於卑近矣盖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
者即其所行行者即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未
至斷不敢輕以自許若今人之好爲欺者必妄
說一等高大話矣子路爲人勇於爲善而篤於
朋友故所願如此不知者以爲卑近殊不知此
乃人之所甚難盖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
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
我之分且如父母可謂至重然今不知義理之
人亦未免分物我飮食居處惟己之便而於親
有不卹者況朋友乎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
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推此以往雖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可也學者當深味子路之
言黙自省察我之事親己忘物我否事親己忘
物我矣又推之以事長事長能忘物我矣又推
之以待朋友久之私意盡忘則其視天地之間
混然爲一不復有彼我之間此即所謂天下歸
仁也而西銘一篇之意亦是如此
顏淵言志又大於子路盖視己之善如未有善
視己之勞若初無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

亦歉然常若不足子路所謂車馬衣裘與朋友共特顔子善中之一善爾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顔淵蓋二子猶未免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着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然今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梗於胸中如蟊賊如戈戟然又安能有善不伐有勞不矜如顔子乎究於聖人地位又高又遠非用力所可到須德盛仁熟從容中道然後不期而自王爾

此非始學之事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

大凡爲學只是要變化氣質正心術而已蓋人之氣質苟非聖賢不能全美必有所偏故聖賢立下許多言語欲人因其言以省察己之偏處如醫經然某病則有某方某病則有某藥學者味聖賢之言以察己之偏正如看醫經以察己之病病是寒則用溫藥病是熱則用凉劑見得病證的然如此則必服藥以去之如此方有益如己之偏處在於不能無私則當玩味聖賢之言以去其私（如子路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是也）先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朋友皆欲忘其私如此則私之一病去矣又如己之偏在於不能無矜伐則當玩味聖賢之言以去其矜伐（如顔淵無伐善無施勞是也）又如平日言行未能相副未免有不誠處則當玩味聖賢之言以去其不誠（如前章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是也）我有千百病聖賢有千百藥方一日佩服聖賢一言眞切行之則是一日服一藥以去一病久之則所謂氣質之偏自然融化得盡純善而無惡矣若只看過讀過不眞實用力以去其偏則如談方說藥物未嘗服餌其又何益（氣質之偏旣去則心術自正向來回觀聖賢之言學者曾有云是因此語換了肺腸誠是如此）

間不遠仁

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其心本無不仁只因有私欲便有違仁之時旣克去私欲則心常仁矣

心者指知覺而言也仁者指心所具之理而言也蓋圓外竅中者是心之體（此心形質也）心虛靈知覺者是心之靈（此靈明精爽也言其神明不測）仁義禮智信是心之理（此理即性也）知覺屬氣凡能識痛痒識利害識義理者皆是也（此所謂人心）若仁義禮智信則

純是義理(此所謂道心)人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皆義理不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物我利害之私而已純是理即是不違仁雖以私欲便是違仁

問顔樂

集注所引程子三說其一曰不以貧窶改其樂二曰蓋其自有樂三曰所樂何事皆未說出顔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却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似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又程氏遺書有人謂顔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為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程先生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為一物未到混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顔子工夫乃是從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文者言凡物皆有自然之理也博者廣也如伊川之說格物自一身之理以至一草一木之理無不窮究是也)約禮者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如視聽言動必由乎禮常置此身於準繩規矩之中而無一毫放逸容貌之意是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為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為貧窶萬鍾九鼎不知其為富此乃顔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顔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顔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顔子之樂可以庶幾矣二先生之拳拳於學者可謂甚至不可不深玩其旨也(欲罷不能者言人之於學君子實用其工則自然見得循理則樂不循理則不樂由乎禮則安不由乎禮則不安不待父兄師友之檢束自然欲止而不能此方是眞有所得也)

問語上語下

此章南軒先生之說至為精密所當玩味所謂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者蓋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然道德性命只在事親事長之中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但中人以下之資驟然告之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

從入想像億度及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
知處告之如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皆人所
易知也知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於
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
切問近思切問謂以切己之事問於人也近思
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然焉問
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
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泛然馳騖於外
而初無補於身心也
問見惡人南子章
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爲可蓋聖人道大德宏
可以轉亂而爲治化惡而爲善故孔子於南子
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弗擾之召佛肸
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
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
以自汙焉故子路仕孔悝不得其死冉求仕季
孫無救於其德顔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
子路不悅者蓋以己之力量觀聖人也故夫子
云云
問手足不仁博施章
手足不仁者非曰手足自不仁也蓋手足本吾
一体緣風痺之人血氣不貫於手足便與不屬
己相似人與物亦本吾一體緣積忍之人此心
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己相似風痺之人不仁
於手足積忍之人不仁於民物皆以其不屬己
故也殊不知天地吾之父母已與人雖有彼我
之異人與物亦有貴賤之殊要本同一體只緣
私意一生天理假絶便以人己爲二致亦如手
足本是吾身之物只緣風邪所中血氣易塞遂
以手足爲外物手足民物之比也風邪私意之
比也人無私意之害則民物之休戚自然相關
一見赤子入井則此心爲之怵惕無風邪之病
則手足之痒痾亦自然相關雖小小疾苦此心
亦爲之痛楚當如此玩求方曉程子痿痺不仁
之意
問日至月至
朱文公集注曰一至焉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
不能久也詳集注之意蓋謂自顔子之外自餘
門弟子或三月中有一日全不違仁有一月全
不違仁者語錄以爲或一日中一次不違仁一

月中一次不違仁二說不同當以集注爲正楊慈湖云一日不違十月是三月之中有一日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一月不違仁是三月之中有一月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門說亦是

志道問顏子三月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欲則自餘門弟子日至月至者常爲私欲所汨乎曰欲字有輕重常人之心無非私欲汨亂之時若孔門弟子日至月至者雖未到無纖毫私欲之地然亦必皆寡欲矣孟子欲人只云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又進一步教人曰由寡以至於無顏子三月不違者已到無欲之地自餘則寡欲而已所以未如顏子也然學者豈能便及顏子須是先學日至者然後能到月至者月至矣然後可學三月不違此即周子由寡以至於無之謂也進學有斷未有不由日至而可到於月至不由月至而可三月不違未有不由寡欲而便能無欲也日月至焉雖未及顏子然在學者亦豈易及哉故南軒先生曰日月至焉與三月不違者固亦異矣然非見道明而用力堅亦未易日月至也由是而不已焉則亦可馴致矣

又程子曰欲不必沉溺但心有所向即是欲如食欲飽是理才要珍而豐即是欲衣欲暖是理才要珍而麗即是欲

問發憤

朱文公謂全體至極純亦不已全體至極謂聖人之於道已到十分全盡處即所謂誠也純謂不雜言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僞之雜也惟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〻而秋秋而冬〻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今人爲善作輟有始無終或能暫而不能久皆緣不誠之故如見得道理真實分明實要用功自生不得此是聖人地位在學者言之且當就發憤二字上用力顏淵所謂舜何人也我何人也韓文公所謂舜亦人也周公亦人也彼能是而我不能是是以不若聖賢爲恥也孟子又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周子曰人大不幸無恥言人若有恥則不肯甘心於爲愚不肖有可進之理若既不如人又無恥心則是甘爲庸人豈復能進此所以爲大不幸也學者若能知恥方能發憤若能發憤忘寢廢食以求之安有不進之理

問不由戶章

舊說謂人之不能不由道如出之不能不由戶朱文公非之以爲世人之行不由道者衆矣若如舊說則凡人所行不問是非善惡皆可以爲道矣且如事親事長人人所同也然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則非道矣此章蓋嘆世人但能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

又中庸道不可須臾離章龜山先生謂寒而衣饑而食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擧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

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所謂堯舜之道卽擧于有莘之野是已朱文公辨之曰衣食作息視聽擧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便指物爲道不唯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墜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矣其害可勝言哉蓋龜山先生以物卽是道而文公以爲物之則方是道正與出不由戶章意同

又告子曰生之謂性蓋言人之能知覺運動者卽性也孟子不然之朱文公發其義云能知覺運動者只是氣知覺運動之理方是性告子誤認氣爲性又引龜山擧釋氏語云神通幷妙用運水與搬柴以此徐行後長不知徐行後長方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爲不弟若謂運水搬柴便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是弟矣此亦與前章意同大抵皆謂人於日用事物間處處當理然後爲道不可以日用事物便爲道文公此說最有益於學者當參而味之

問夢周公

夢之理最爲精微周禮占夢官名有所謂正夢者

謂其未嘗思慮而兆朕先見者此乃夢之正有所謂思夢者謂日閒念慮及之故形於夢念有正邪故夢亦有正邪高宗夢得說孔子夢見周公此所謂思夢之正者也高宗恭嘿思道心與天通故因夢而得說孔子志於行道故因夢而見周公此所謂思夢之正也若使當世無傳說而高宗夢之數百年前無周公而孔子夢之則非正夢矣聖人所存者誠故其夢亦誠凡人夢寐紛亂或見世間所無之物皆妄也然趙武靈王夢吳娃而實得吳娃漢武帝夢木人而宮中果有所埋之木人梁武帝夢河北諸侯來朝而侯景果來至此三人者皆因夢而召亂雖實見有其人實有其事然趙武靈王

溺於女寵漢武帝惑於鬼神梁武帝志於土癖
其心不正故其嗜隨之此亦思嗜之不正者也

問求仁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人之身至微而乃
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以其盡得天地之理故
也理雖非一端而仁之一字乃其統會人而不
仁則失其所以爲人之理而不可以言人也古
者聖賢兢兢業業以終其身者欲全其所以爲
人之理而已若全得此理雖賤爲匹夫自有良
貴者存成夫子之所以飯疏飲水顏子所以陋
巷簞瓢而不改其樂也若此理既虧雖窮天下
之富貴如桀紂人得而賤之學者必須先見得
此處分明然後可以進道且如千乘之國可謂
至重夷齊兄弟此心必有不安便視之如弊蹝
要而去之不以爲難蓋伯夷違父而立則是不
孝叔齊先兄而立則是不悌不孝不悌則不復
可以爲人故寧舍千乘之國而不忍失其所以
爲人之理朱文公謂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
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天理之正即
人心之安其論至矣次章以不義富貴如浮雲
雖未必果爲衛君設然門人以此二章相先後
蓋不無意焉如衛輒以子拒父而得富貴是又
犬彘之不若也大抵古人見理分明故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而不爲後世義利不明
人以苟得爲貴雖錐刀之利亦有甘心不義而
求之者不知天理既喪已不得爲人縱一時侥
竊榮利其實去禽獸不遠讀論語者當段段反
之於身故求仁得仁章莫只做夷齊衛君看了
然後有益

問學易

易者陰陽變易之謂日往則月來日陽月陰寒往則
暑來暑陽寒陰晝夜昏明晝陽夜陰循環不息此天道之
常也聖人擬之以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
理而已昔人謂易字乃合日月二字爲之盖篆文如此也陽長則陰消
自十一月爲復一陽生則一陰消至四月成六陽爲乾則六陰盡消陰長則陽消
自五月爲姤一陰生而一陽消至十月成六陰爲坤而六陽盡消一消一長天
之道也人之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對而言
之則陽爲善爲吉陰爲惡爲凶若言陽則陽自有吉有凶盖陽得中則吉不中爲凶陰亦有吉
有凶陰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進退存亡之道以天道言則爲消息盈虛以入
事言則爲存亡進退盖消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

不能已也人能知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知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當故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而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顏子有之此孔子之身全體皆易矣孟子一書全不言易而張子以為最深於易者其亦以此
知之歟

問興立成

古之詩出於性情之真先王盛時風敎興行人人得其性情之正故其間雖喜怒哀樂之發微或有過差終皆歸於正理故大序曰變風發乎情本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本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情謂喜怒哀樂此乃民之性不能無者然其歸皆合於正理故曰本乎禮義先王之澤言文武成康之化入人也深故雖衰末之世人猶不失性情之正三百篇詩惟其皆合正理故聞者莫不興起其良心趨於善而去於惡故曰興於詩

禮樂之原出於天地自然之理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地之和也天高地下此即自然之尊卑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有隆有殺此即自然之等級聖人因此制為之禮所以法天地之序也君父在上臣子在下此即天高地下之象也自是而下凡弟夫婦師友賓主以至於輿臺皂隸名位分守燦然有倫此即萬物散殊之象也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少息相摩相盪為雷霆為風雨以化生萬物聖人因此作為之樂所以象天地之和也雷霆風雨皆是陰陽之氣相摩蕩而成惟其二氣和合所以能化生萬物樂有五聲十二律五聲角爲木徵爲火商爲金羽爲水宮屬土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土中氣也十二律黃鍾肚大簇胝姑洗庠蕤賓庶夷則朕無射扸此六陽律也太呂胝夾鍾肝中呂腳林鍾肰南呂胕應鍾肝此六陰律也陽律曰律陰律曰呂故曰六律六呂陽月用陽律陰月用陰律以之候氣則埋之密室上與地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鍾之管飛灰衝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五聲十二律亦皆陰陽變錯而成故樂音之和與天地之和相應可以養人心成風俗也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為尚可考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能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故程子慨然發嘆也然禮樂之制雖亡而樂之理則在故樂記又謂致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嫚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

本得之矣是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直可以感發其性情則所謂興於詩者亦未嘗不存也

問朝三暮四 民可使由章

朝三暮四之術出列子狙公賦芧 狙公乃養猿狙之人芧音序小栗也賦謂以付之也 曰朝三暮四衆狙皆怒曰朝四暮三衆狙皆喜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一而已矣猿狙無知而易誑故朝三則怒朝四則喜亦如愚民不知義理輕爲喜怒也聖人之教惟恐不能開明下民之心如申韓斯鞅之徒所以治其國者專用愚黔首之術不知民可欺以暫不可欺以久故卒以此亡秦可不戒哉

問疾不仁

易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謂之泰泰者通而治也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謂之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小人並生於天地間不能使之無也但當區處得宜使有德者布列朝廷有才者奔走之任事於外如此則治矣豈能使無小人哉苟萌盡去之心則未有不激而生變也東漢之末竇武何進欲盡誅宦官而借力於董卓有唐之末崔胤欲盡誅宦官而借力於朱全忠宦官雖盡而漢唐亦亡聖人之言於此驗矣 聖人於不仁之人屛而遠之乃所以微之使知自改而未嘗有必疾之心屛之誅四凶是也

問驕吝

程子曰驕氣盈吝氣歉文公曰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未有驕而不吝未有吝而不驕此一章更當熟思盈與歉各是一病文公乃以爲二者相因而生又謂驕生於吝何也蓋吝者氣不足也惟其無浩然之氣所以鄙隘局促容受不得內而德善未有以進便自以爲有餘外而勢位稍或高人便有陵忽之意傲誕所謂器小易盈正此謂也惟其小而吝是以易驕盈使其有江河之量無不容受則雖德至於聖賢而不以爲足位至於王公不以爲可矜前章所謂弘毅弘則規模廣大而不吝矣不吝則不驕矣正當參玩也

問文王至德

范氏曰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至德其指微矣此言孔子微有不滿武王之意也文武

皆聖人也文王之時紂之惡未熟故文王猶得以事之至於武王之時則紂之惡已極殺比干囚箕子微子紂之庶兄也抱祭器而歸周武王於此雖欲不伐商有不可得者豈武王之心哉文王武王均爲聖人但所處之時旣異故所行之道不同文王所處乃君臣之常武王所處乃君臣之變常固正也變而不失其正是亦常而已矣然常道人皆可爲變則非聖人不可爲故聖人於湯武之事每微有不足之意如論樂則以武爲未盡善論泰伯之讓天下文王之事殷皆稱其爲至德伯夷則謂求仁而得仁此非貶湯武也蓋惜其不幸而爲此不獲已之擧也然恐後世遂以湯武爲非故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言湯之變夏命武王之變殷命皆順乎人心而應乎天命也蓋桀紂之暴非湯武出而征之則生民之類皆將殄滅而後已又豈天之心哉故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予不順天厥罪惟鈞論語微有不滿之意者恐後世亂臣賊子借湯武之名以窺伺神器也易發革命之義者恐後世亂君肆行於上而無所憚也聖人立言其爲後世慮深矣東坡乃謂湯武非聖人蓋但見一偏而不知聖人或抑或揚皆有微指也

問色擧翔集

色斯擧矣去之速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卽此義也翔而後集者就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大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卽此義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聚會之間猶必如此況仕止久速之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此卽色斯擧矣之意又曰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此卽翔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也

問太極中庸之義 南翺李教授問今附此

下問太極中庸二條自顧淺陋何足以辱姑卽平時所讀朱文公先生之書及嘗見所窺者略陳一二夫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豈太極之上別有所謂無極哉特不過謂無形無象而至理存

焉耳盖極者至極之理也亦窮天下之物可尊可貴孰有加於此者故曰太極也世之人以北辰爲天極以屋脊爲屋極此皆有形而可見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極爲一物故以無極二字加於其上猶言本無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陰陽以下則麗乎形氣矣陰陽未動之前只是此理豈有物之可名耶即吾一心而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豈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以是而言則思慮平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寂然不動之時思慮一萌則已動矣故程子以思爲已發此至論也來諭謂思是已發則致知格物亦是已發此則未然盖格物致知自屬窮理工夫大凡講論義理最忌交雜今方論喜怒哀樂之發未發而以致知格物雜之則愈混雜而不明矣來諭又恐懸空無用力處此亦未然盖未發之時則當戒謹恐懼其將發之時則當謹其獨逐時逐節皆有用功之地惟其未發也戒懼而不敢忘將發也謹獨而不敢肆則其發自然中節矣聖賢之學所以無弊者區緣句句着實未嘗說懸空這理且如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謹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盖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心窈冥而不踐其實也太極圖說亦然首言無極太極次言陰陽五行亦可謂高且遠矣要其歸宿只在中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語其與中庸戒懼謹獨之云若合符節總而言之惟敬之一字可以該也盖戒懼謹獨者敬也主靜亦敬也學者儻能居敬以立其本而又窮理以致其知則學問之道無餘蘊矣大率此理自文公盡發其秘已洞然無疑所慮學者欲自立一等新奇之論而於文公之言反致疑焉不知此老先生是用幾年之功沈潛反覆參貫融液然後發出以示人今讀其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惑亂而無所明也故區區常勸朋友間且將文公四書朝夕涵泳既深達其指矣然後以次及於太極西銘解近思錄諸書如此作數年工夫則於義理之精微不患其無所見矣又必合所知所行爲一致講貫

乎此則必踐履乎此而不墮於空談無實之病庶乎其可耳此平時拙論如此故因垂問及之更望詳加鐫曉以補昏愚之所不逮幸甚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講義

代劉季文浦城縣庠四德四端講義

人之為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蓋形有小大之殊而理無小大之間故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人之有是理者天與之也自天道而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則曰仁義禮智其實一而已矣自揚子雲作太玄以四德配五常後儒因之論述衆矣然其發明精切未有如文公先生者也文公之說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也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隨足故於時為冬於人則為智而衆事之幹也深味斯言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惟無心也是以於穆之命終古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一通一復循環而無間人之

生也初皆全具惟其有形體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克矣當其羞惡之發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充矣恭敬是非之發亦然此孟子所以惓惓於充之一言也盖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於二至初皆眇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盖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為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然因而噓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也桀紂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與禽獸不異者以其遏絶之也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嗚呼孟子之言痛切至此其可不深思所警哉今者王春朔旦四德之元實肇於此故竊孟子大易之義與朋友共講焉欲吾儕於此深自警者知吾心之德即天地之德必當戰兢朝夕不敢失墜至於一念之萌則察其所發果天理耶抑人慾也如其發於天理則充而長之發於人慾則窒而絶之功用之久義理自明人慾自將退聽天地之所以與我者庶乎其可保矣夫如是然後不失其所以為人之理若夫顚倒於利害之途昏迷於嗜慾之境善端泯絶正理消亡則孟子之所謂非人也可不懼哉某不敏方將以此自警吾黨之士儻有志焉則所謂求仁之方繼此當相與切磋講究之而不敢有隱也

策

館職策

問堯舜之盛野無遺賢而用人之際猶曰試可乃已又曰明試以功吾夫子亦曰其有所試矣今之仕者鮮不由試而進寒畯之試固詳而任子亦試於銓選至若宏詞博學既中科目將登之儲材之地宜無待於試而給札玉堂殿有故事正欲詳詢當世之務上裨國論合於古而宜於今以見有用之學非止角空言而已也殿今多故類非一端　聖上宵

肝於上二三大臣百執事相與圖回於下未
始於日不孜孜也鄭邦華心尋後和好謂三
邊粗有息肩之望則可耳體國之士方懷憂
隱夫竭民力以養兵正以備一日之用及其
禦敵乃驕惰而無功暴露者以時升轉飢與
家犯矢石者無以異而供億侵廣殆未知善
後之計召募敢勇嘗賴其力講解之後何以
為駕御之方招收雄淮未見於用名數實繁
何以為贍給之費餽糧既無贏蓄漕運又多
不通然則欲為久遠之圖莫晉屯若也數十
年來大略可觀至于今日又有甚難將委之
民則土曠人稀必至自棄將責之兵則操戈
負耒未免扞格又況流離顛頓之餘或役驅
馳之久其誰任此無已則復力田之科盡捐
賦租勸之墾闢然必藩籬既固民生按堵而
後可為非可以遷舒目前之急也栽楮為幣
而價日削藏粟多闕而糴日增將雨方通遺
蝗後起事至而應則應有噬臍之悔先事而
圖則孰為徹桑之急伊欲用李悝之平糴來
晁錯之實邊蕭何諸葛之餽運充國棗祗之

屯田以至昭義安兵雄邊子弟擇而用之豈
無其說矧今更化方新而治效未著求言甚
切而士氣未伸講明有素毋憚數陳碩畫嘉
謨不患不見於用也
對愚竊惟今日事勢有深可畏者二 亟當圖者
三有不足慮者四進言者皆曰和議可恃也邊
釁可弭也是固不足與論謀國者也至於憂時
慷慨之士相與講畫利病又不過曰兵冗而闕
功財耗而弗贍二三大臣 討議於其上群臣百
執圖議於其下亦既悉矣吁亦嘗思宗社安危
之機國家憑藉之本乎愚不佞盖嘗汎觀古今
之變大抵盛衰強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國勢
不在財用而在人心誠使國勢尊安人心豫附
運掉伸縮唯所欲為以之治財則財可豐以之
治兵則兵可強其機易回而其事易察也惟夫
吾之所恃者國勢也而操持不定無以還其趨
吾之所恃者人心也而繫屬不加無以保其固
百度搶攘綏志渙散天下之患方倀然未知底
止之地雖兵財之畫日討月究何益哉思昔
寶元 慶曆間中外多故夏人畔命兵事繁興

於是保毅有軍武衛宣毅又有軍始置於陝西繼行於諸路天下之兵九百萬而不勝其冗矣三路入中芻糧之直爲緡錢歲千萬而度支以匱告矣宣毅所在驕橫西陲兵數屈衂而軍律弗嚴師不用命矣一時事變殆類此爰及而仁宗措回既制迄成萬世之安葢其綱維國勢統繫人心有出於兵財之外故也　熙寧大臣罔克知此徒見　嘉祐末年事頗少弛思一變而新之志於强兵則保甲户馬之法立志於裕財則均輸平實之令行一意紛更立圖近效抑不思國勢已耗財將焉用人心弗固兵豈足恃哉然則論治於今日先其所可畏而後其所不足慮可也何謂不足慮者四曰兵驕惰而無用也賞輕濫而亡節也敢勇之招難於控御也雄進之招難於贍給也然察之有方圖之有要初非沈痼不治之疾終錯難理之緒也且兵之驕惰亡用者豈非擇將太將其人乎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選將將之怯勇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往者柄臣妄意規恢之圖而沾沾多易之小人窺見風指

莫不抵掌而談兵或以賄求或以技進柄臣弗察以爲得天下之眞勇也命之以總戎付之以分閫即鹿無虞苟圖集事一旦師出情見智窮不待敵鋒之交而睨先潰矣泗水之捷乘勝鼓行可也繼兵鹵掠而弗進壽陽之役扶義直前可也望風選懦而自潰東海之戰兵刃方接回顧主帥已卷旆而遁矣昔之良將有毆市人而決勝者今以素拊循之士使之即敵宜若易爲功也而所向輒衂反甚於市人是豈兵之罪哉葢未明乎擇將之方而已矣賞之輕濫亡節者豈非御將未得其術乎昔人有言御將當如養鷹饑則爲用飽則揚去故取一城則升一級破一敵則進一階漢祖待樊噲之徒用此道耳往者柄臣褻玩公器不問軍校之能否一以隆名峻秩假之以勞收下材而處都鄙防圉之責兵未用而寵已踰功未成而志已溢矣而宣諭之遣曾未旬月自瓊闥而躐中司自二卿而長戎部此猶曰以重其事權也荆襄淮甸之師有未嘗見虜而以破敵聞未嘗赴援而以解圍告上下相蒙不效功實猥曰激勵顚行不吝靳此抑

弗思將帥亡功而冒寵欲士卒之亡覬倖得乎
然則暴露之賞與蒙犯矢石者亡以異亦勢然
也官資陞轉動逾萬數秪以塞一時之觖望而
不計其窮詰身易辭何以異此是豈獨行賞太
濫之罪哉蓋亦未知其御將之術而已矣敢勇
之招雄淮之招固將為䟽戎容壯邊備計也然
徒賴其力而紀律不嚴欲多其數而差擇不審
昔人未嘗不募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
焉馬燧之練成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
焉馬隆之立標簡試是也曩者申命諸州發徒

隸召驍勇錄江湖福建來者胥靡頑突雞犬一
空道路蕭條亡異寇掠逌至轅門乳臭之將擁
以自衛養如驕子不敢誰何雖其守禦粗立寸
功而意氣陵躒寖不可制是以偏俾小校敢陵
主帥一旦執而戮之衆怨交譁則紀律素亡之
失也曩者漕臣急於增戍創雄淮之額優廩給
之數揆之他軍殆費三倍冀誘其來而不知民
之可為兵者不若是之夥故浮脆寠弱得以挂
名尺籍間舊兵失亡者未除新兵增益而亡藝
舉十餘萬之衆而廩食縣官不待智者知其難

繼矣是以瞋目語難攻劉迭起前者誅夷後者
靡戒恣睢為患未知所終此則差擇不嚴之過
也雖然起弊有源捄弊有機夫列營分戍坐糜
廩稍捐軀思報孰亡是心至於臨敵乃不效命
是豈亡其故乎登壇授任既多非人苞苴權門
錯以取辦稗膚剝髓罔卹怨恫平時亡以繫其
心緩急何以責其力今公道宏開賄賂已絕而
豐殖自私猶前日也伊欲皃藻相歡投石思奮
則掊刻之禁盍從而申嚴之且今江淮有制閫
荊蜀有宣威而諸道又有總餉謂宜明詔丁寧

委之糾察小或科斂紲罰隨之則士飽而歌推
恩不用何驕惰之足憂夫班賞太隳既難追咎
供億寖廣誠為後憂今興利之源搜抉畧盡公
私赤立毫縷亡贏執券責償何以厭塞昔中興
之初韓劉諸軍戎伍之間高爵居半左武名隊
他又可知仰窺聖摹不過酌經費之常蠲煩蠧
之目諸蓄餘羨惟以賞功士心既愉國用亦濟
今安邊置司廣行拘摧誠能毋徇近習之私樂
伸有司之請㸃檢諸庫本名繳賞誠能羅內帑
餘錢之數佐大農調度之公至於宗藩戚畹之

好賜可損者損之撥遣尚方之用度可約者約之則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以之贍兵何供億之不繼敢勇之驕固難駕馭制閫主將懲其桀驁浸懷猜忌之心忌則愈疑疑則愈怨上下猜阻何以自安謂宜風諭將臣明示威信披露心腹待以勿疑庶幾人有固心然後吾法可用此駕馭之術也雄淮之兵固難贍給比嘗頒命王人精加沙汰而分隷諸州所存尚半賦粟之數未易支吾酌諸僉言僅有一策蓋沿江諸屯盧籍萬計丙寅之戰失亡倍多權臣重怫人情未始

嚴其考核今朝綱方肅威令一新及今舉行疇敢異議待其簿録來上因以其衆改隷正軍廪給不增區處適當何憚何疑而弗亟為此贍給之方也今之議者慮餽糧之乏閔漕運之艱則欲講留屯之利復力田之科重楮幣以流通廣和糴以備具為計悉矣然嘗思之留屯之便古有成規處兵之法亶為至要然民罹于野必邊鄙不聳之餘今烽燧相望未易講此異時流逋既復民有奠居分給閒田俾之開墾計其歲畝命以出兵雖非屯田之名陰有寓軍之實此斷

斷可行之策也若夫力田之科漢人用之厥有成效今欲租其遺智募民使耕固為博利然須講求成畫乃可以漸推行夫守令以勸農命官相視川源出入阡陌蓋其職也莫若下力田之詔俾之圖上便宜磨以歲月徐就經理則民務兵強可漸致矣楮幣日輕本由錢乏厥今滲漏非止一塗有如儲蓄於大家坯銷於工技闌出於邊關上下共知矣邇年以來又有估戶毀錢為銅之弊獨不當併嚴其禁乎泉貨周流楮價自重不然雖多方秤提未見其可也和糴之策

初非厲民曩之時命非人計產科率並緣苛擾以濟其貪而藏粟之家始憚與官為市矣今供餽尚繁未容遽已莫若倣　本朝入中之制募民大賈輸粟於邊而受錢都內則約束簡便人所樂從不然則名雖和糴其實白奪詎不為根本計乎凡明問所逮曰兵曰財愚既熟數於前矣若夫宗社安危之機國家憑藉之本厝火積薪懍焉可畏者其敢不為執事陳之何謂深可畏者二更化以來將半載矣以鄉者國勢之杌隉今當轉之以安強以鄉者人心之驚危今當

易之以帖泰然自其國勢觀之形體雖安而命脉則未固枝葉雖茂而根本則未克夷狄窺覦要索亡已俛首請命屈意買和削弱之形苶然其不振也自其人心觀之則畿甸之間憂疑轉甚遠近之衆愁痛未瘳訛言喧騰殊駭觀聽物情恂恂幾不皇安危亂之兆凜乎其可懼也夫綱維國勢雖非一端究極其源未有不自大權之不分始今日之權誠歸矣然竊弄之私依憑之巧顧豈無可慮者乎自昔人主不必奮然獨運而後為權歸於上也政令出於公朝而不使

有由中之漸耳目寄於言責而不撓於近倖之私則權雖在人未嘗不在已也非必靡然不自總攬而後為權散於下也內廷外朝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宦官女謁之情親而聽受有不察則權雖在已未嘗不在人也近者柄臣氣燄薰爍豈一旦所能為哉漸漬之深彌縫之久人主墮其中而不自覺焉耳此大權之易分愚所以憂國勢之未振也統繫人心非有他技按諸聖賢之論所欲與之所惡勿施耳自權倖用事慢諫遂非凡所罷行惟意是徇北伐之舉童稚憂

其必敗債帥之遣奴隸知其非材而很心自膚曾弗之卹前車之覆今可戒矣夫天下之勢如一身然血氣周流亡所底壅則身安而疾去公論在人亦猶是也防川之潰不如徐導惡人之謗不如勿為愚不知日者撻送降附之人函發姦臣之首通國諱然以為不可而上之人冒行弗顧何也諺曰斷決大事不容道謀常人之情難與慮始則衛室之問外朝之詢不若商鞅治秦之為得也軍興以來民病極矣內地罷於轉餉邊甿斃於干戈民雖嗸嗸不忍怨畔者以權

臣實為之而　上弗與耳今九重厲精衆正協贊獨柰何為此重失人心之舉乎輦轂之下口語萬端更相扇摇如難將作雖譸張為幻盛世所無而吾固有以召之也小人怨詈無皇自敬德之意而有司以嚴刑峻罰正之果何異於偶語之禁邪此下情之尚鬱愚所以憂人心之易動也夫吾之所恃者國勢而常患乎易撓吾之所恃者人心而常慮其易動天下國家何所賴以植立夷狄何所憚而不敢桀驁乎今之議者則曰鄰邦革心盟好載講兵禍將洗民瘼可蘇

吁為是說者媮安目前可也經邦長慮夫豈其然且虜自亂華以来假和以誤我者凡幾見矣靖康之事愚弗忍言姑以　紹興以来觀之王倫之使未旋而兀朮之師隨舉秦檜之約既堅而逆亮之冠終渝變詐靡常迺其故態堂堂大國不思所以自立而索然聽命無復生意猶為國有人乎雖然和未為非策也愚之所甚畏者和議既成邊警既撤燕嬉偷樂爭厭其私禍本亂萌有不在疆埸之外而生於户庭之間者是則深可憂也夫畏其所可畏憂其所當憂則維

持國勢繫屬人心者將柰何曰愚所謂亟當圖者是也何謂亟當圖者三曰戒近習曰畏小人曰拯民命夫謂之近習固人主之所親而易褻者也情親而勢易褻則巧倖易入于請易行巧倖入則主聽昏于請行則朝綱紊世之人主悅其順已縱而弗制終至於不可制者多矣今公道昭融固亡此患獨嘗竊怪迺者一二除授或煩宸筆雖以大臣執奏而竟寢然左右請謁之私蓋不能無挑成憲者失其漸誠不可長也閽寺之臣得罪君父屛之遠方終身勿齒夫奚庸

卹而一旦放還之命忽繇中出甚至郤東省之奏而必欲書行則是屈紀綱而庇姦倖尤非所望於更化之日也夫人臣出力以抗權近非為身計為　朝廷惜法度為人主惜舉動耳萬一主意必移讒諂面諛乘之而入則貴為天子不得自由之言有時而售蔵矣正論不聞讒諂得志威福之柄不歸之近習而誰歸哉愚故謂近習用事之萌不可以不戒也雖然近習之親昵固人主所當戒而小人之窺伺尤人主所當憂蓋近習之與小人實相脣齒以濟其私者也方

柄臣得志之始權任尚輕機械尚淺未至蕩然亡所制也惟夫外廷小人志在附麗於是竭其欲識之誠尊其方決之流而柄臣之勢始滔天燎原而不可遏矣狐黨凶黨更倡迭和知其欲去異已則教以攻偽學之名知其欲盜兵權則教以舉大義之說胎釁産禍至于斯極何往非小人之罪哉近者天日清明昭示顯罰然所謂小人者貪利嗜進無時而少忘彼既為衆正之所不容則必有他繆巧以希進異時報復之念蓋已萌於今日擯斥之初要不容於不慮也　元

祐間無賢在位章蔡諸人固嘗明正其罪而不能保其不反噬於十年之後小人之根不易拔也知此為今之計必君子有自安之勢而後可以遏小人復進之萌必人主有一定之見而後可以伸君子欲行之志雖然未易言也昔司馬溫公光力變新法有以異時報復為言者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夫使正人端士不能保其事之不變而委其數於天亦可嘆也然則今日之事可不深圖而豫計哉愚故謂小人復進之漸不可以不畏也兩淮之民流離饑踣凡二

年矣易子析骸暴骨盈野亦可哀矣　朝廷以實意賑卹有司以文具奉行而惠不及民矣向者復制右園田而俾之耕德至渥也或曰淮堧之農習於鹵莽而不諳制右種藝之法吁天下焉有不可耕之田又焉有不能耕之農特有司勸誘之未至耳亡已則賑卹之一策其最急乎日者嘗命王人分往振業識是見九重仁民之心然其說曰資之俾還故土也獨不念長淮千里莽為丘墟彼其無聚廬以託處也無牛以耕而無穀以播也小小振給隨手而盡又將索之

枯魚之肆矣彼民何辜使至此極邪竊慮謀國者不過欲為流民復業之名而非真有饑溺由己之意充此念也何以復和氣何以感民心昔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夫距心列國一大夫耳猶知民死為己之罪況居代天理物之地者其可不知所以自愧乎國之與民相依而立上有拯溺恤患之實政則下有伏節死難之誠心今委民溝壑而

不之顧一旦警急何以責其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愚故謂生民垂絕之命不可不拯也夫惟國勢之未定人心之未安上天至仁於焉示戒自春以來所至旱暵驚蟄甚久雷始發聲遠方近郡種不入土者往往而是螟蝗遺孽復出為栽良苗方新戕賊殆甚災異之見未有稠於今者也日者都城雨雹為變尤鉅考諸傳記大抵以為陰脅陽之證而雨雹於夏其應為兵雖然此猶出於京房劉向之說也若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雹者二質諸當時之事歷歷可驗方

僖公之時季氏世卿公子遂顓權政在大夫萌芽於此故雨雹於秋昭公之時季孫宿襲位世卿握兵擅朝卑弱公室故雨雹於春然猶未若盛陽之月為沴之尤者也按東漢五行志所書永元以後雨雹數見而以夏書者十盡竇憲用權陰類盛長實根源於安和之時以人占天若合符契此愚於壬申之異所以痛哭流涕深陳於奏篇之末也大抵銷變召和不在乎它在人主一念間耳夫惟誠身正家以端出治之本則變可銷惟遠讒邪戒私昵以防壅蔽之患則變可銷至於綱維國勢繫屬人心亦皆格天召和之機括也竊聞雨雹之夕星變隨見占者以為君臣俱憂嗚呼天非獨愛吾君亦愛吾大臣矣厥鑒昭昭亡異告語廟堂之上盍思所以答人心而解天意乎　皇上淵默謙冲仰成輔弼自昔大臣待遇之隆寵任之厚莫逾於今國步多虞人心胥動自昔大臣經綸之艱負荷之重亦莫逾於今夫惟弘毅任重不擇夷險而後可以康國步至公血誠俯仰亡愧而後可以收人心不然苟且偷安以位為樂盡老歲月坐失事機天意莫回災害洊降則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為者矣何止兵財數端之足慮哉詩曰心之憂矣不皇假寐愚不勝惓惓

策問

問內外入事　試揚汝明喬行簡

問昔者洙泗之論治曰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聖人事業固非後世所可及而當時門人弟子若由與求所以自許者不曰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則曰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夫二子固為高第其望聖人遠矣而其所自許則無異於孔子豈聖門講貫規模大略如此歟由果求藝聖人皆嘗以從政許之矣今也於由之對則哂之意者不惟哂其為國之不以禮抑師旅饑饉之餘憂乎甚難而由也言之太易歟恭惟　皇上厲精更化三載于茲矣向也挽回天下之勢於靡弊膠轕之時若甚難矣而為力反易今也整齊百度於大綱既舉之日若甚易矣而論者顧病其難豈圖回經理未得其方歟抑今日之勢果難於前日歟夫修德行政所以應天也而比歲旱蝗今茲霖潦所以奸天地之和者其咎安在

諉之於數既非格王正事之誼驗諸讖應則漢儒傅會之說或病乎拘其將何以為感格之要和戎偃兵所以息民也而江湖淮甸之間弄兵跳梁相挺未已比而誅之固非開民自新之意一於招攜則前事之失又在所當懲抑將何以為綏定之策朝綱正矣而國勢未尊維持振起豈尚有當講者乎公道伸矣而人材未盛長育培養豈尚有可思者乎禮義廉恥所以遇士大夫者不為不厚而肯公盡節鮮得其人風厲之道其將安出穹爵峻秩所以待將帥者不為不

至而折衝禦侮未覩其效駕馭之術其孰當先曩者患民食之未充於是有賑糶之令又慮夫貧而瘠者無所得貲於是乎有賑濟之令或謂疆有力者得之而羸弱者不及也其信然歟今中都米石為錢者萬大農既亡贏儲平糶亦又未足所仰以紓目前之急者一麥而已麥或告傷又將若何荒政之防所宜豫講昔人已行之良法其亦有可遵者乎曩者患楮幣之日輕於是舉秤提之策而矯虔吏並緣為姦漁奪吾民於是頒子民從便之令或謂命令數更適以滋

弊其果然歟獻議之臣論說百端間嘗命郎省折衷以聞而施行迄未有緒末流之患殆弗止此其將何以捄之乎昔之君子有當事變搶攘之衝而身任天下之責堅忍彊力造用有濟者蓋不少矣今君臣同心耆俊在列正大有為之幾也而悠悠歲月未有以深慰天下之望豈規遠圖者不當以近效計歟 上方開廣言路樂聞忠規類極陳當今之宜以副 明詔所為給札之意其無遜

問人才國計民力邊防四事 試宣 贈林垌

問恭惟 主上厲精更化于茲五年卿也邊塵屢驚羽檄旁午今以寧謐聞矣卿也旱蝗仍歲米石萬錢今以豐稔告矣自常情觀之若足恃以為安而有識之士竊然深惟蓋可謂小康未可謂長治也然則厝火積薪之防徹桑綢戶之備正今日所宜汲汲者盍相與講明之可乎今天下之事不勝其衆而繫於安危之大計者四焉往者政在權臣用舍易位人材之衰陋固宜矣今公道昭明黜陟惟允而當饋太息每有乏材之憂平居論議激昂奮發不為無人及實諸

盤錯紛紜之會額未深㥘人意者平時猶爾設
不幸有非意料之所及殆將誰任乎此人材之
未盛不可不論也往者兵事方殷調度百出國
計之匱竭宜矣今　朝廷無大興作尚方無大
錫予而主計之臣動以弗給為憂稽償日削未
知稱提之方枵[illegible]日帑不虞[illegible]食之害乎將經
費凜凜如此設有緩急其將安仰乎此國計之
未裕不可不論也民力之困亦既甚矣曩者掊
克之吏布滿郡縣公私赤立固其宜也今牧守
廉按之臣差擇雖謹而元元愁歎尚若不安其

生其故何邪年穀僅登蓋藏猶寡一有旱乾水
溢之變欲亡捐瘠得乎然則裕民之政何者當
急邊防之徹蓋有日矣曩者庸人債帥迭主兵
柄軍政隳壞亦其宜也今總戎分閫之任非材
不授而號令風采足以折衝禦侮者亡幾其故
何邪聘覘交馳既難遽恃萬一有風塵之警果
孰為之捍蔽乎然則備邊之畫其孰當先孟子
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
矣今中外甫寧正君臣交儆之日思患豫防之
策舍斯時而弗為後時有不勝為者此　聖天

子所以亟闢昌言而有司所為承　詔發策之
意也其極陳當今之宜以對毋有所隱

問郊祀　試[illegible]

問恭惟　皇上嗣服以來虔脩元祀神示嚮答
誕揚無疆之休迺者　明詔有司將以冬至祀
見于郊丘猗歟盛哉丕天之大律也蓋嘗考諸
古而有疑焉舜之肆類也禋六宗望山川徧群
神而地示之尊獨不與祭何也記稱有虞氏禘
黃帝而郊嚳說者以冬至圓丘之祭為禘孟春
感帝之祀為郊夫禘者宗廟之事也謂之祀天

既於禮亡所據而五勝相推之術昉于戰國太
微感生之說出于緯書曾謂虞氏之世而有此
乎周官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又曰兆五帝
於四郊說者因是有六天之名夫天本無二安
得有六王氏之論正矣然四圭有邸以祀天又
以旅上帝則上帝與天殆不容無辨其果可合
為一乎王鄭皆世大儒而持論不同如此將何
所折衷乎繇漢迄唐郊祀之禮蓋亡慮數十變
大抵因訛踵陋不足考證惟我　國朝繼天立
極參酌古今斷為一代之典聖子神孫率由舊

革雖百世形能易也而　元豐間廷臣獻議顧
有謂南北二郊各當親祀而以合祭爲非者有
謂人主齊精之意不專於郊見而分爲廟饗爲
失者當時蓋嘗采用其說止祀天于圜丘矣而
北郊之祭迺僅從攝事何歟躋景靈諸殿之朝
謁矣而大與　太廟之饗迺尚循舊制又何歟
元祐中嘗議分祀矣而弗果行　紹聖　政和
嘗行矣而弗克久意者因時立制非必深泥於
古歟或曰天人相與不離陟降動靜之間誠意
孚格不在區區禮文之末　皇上祗翼一心對

越無愧用能轉饑儉爲豐登易禍虞爲帖泰天
人相應之機信不誣矣而災異譴告猶或未免
其故何邪問者風霆之變象緯之徵一或撤聞
惕然戒懼不敢少忽言事之臣有以修德弭烖
爲請者　上皆俞之蓋深得格王正事之指然
求其所謂致異之端殆不可得質諸洪範五事
之傳其亦有合歟更化以來甚重館閣之選命
有司給筆札歲不過二三人士大夫遇不諱之
朝當殊尤之舉必有卓偉切至之言可以裨國
論者願考前代禮典之沿革孰失孰得漢唐諸

儒及我　朝羣臣之議論孰正孰偏今日格天
召和之本何者當急其詳著于篇以備　上之
采擇

問時政數事　乙未省試經義場

問恭惟　皇上以聰明聖知之資遵養十年甫
親聽斷燮陽先於陰曀震霆聲於淵默期歲之
間更張百度寖就條理迺者正月之吉始和奎
畫煥然自天而下臣民章奏彙集登進開言路
也蠲邊陲力役之繁救都人行戶之害恤民隱
也王邸后家分置師儒以訓以迪睦親婣也三

邊制閫繕脩戎備常若敵至固疆埸也嚴易卷
假手之禁戒挾書傳義之習重儒科也又惟端
平改元以來務革姦弊所以察吏寬民理財治
兵者條目甚備而中外薦紳因循玩弛恬不禀
令於是誕頒詔旨俾大臣諮訪以聞又所以作
新群聽也至於提兵出境則有禁圖安靜也喜
怒專殺則有禁敝基殘也上稽周室以正月垂
治教之象下攷漢氏以立春下寬大之書皆因
天時以新命令然未有舉天政數十條於挾日
之間如今之盛者也或謂言路之開善矣然論

違多端亦皆曰適當文書叢委未易徧觀必命近
臣平奏覆奏如漢元鳳之制而後有聽言之實
其果然乎民瘼之恤善矣然奉行非人則德澤
壅而不流必擇良吏以布宣之如黃霸之在潁
川而後有裕民之實其又果然乎親媚之教為
慮遠矣然膏梁紈綺之習必欲陶之以礼義當
如絳灌之議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然後能成
長君少君之美不然則四姓小侯蓋嘗置李而
近戚驕溢之患卒見於後日然乎否也疆場之
固為備嚴矣然敵至而懼敵去而侮人之常情

必如楚克庸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
勝之不可保然後能起晉人之畏否則狃焉思
啓封疆者將得以闖吾之隙然乎否也文閣宿
弊詎容安視然以傳注詞章之學蒐見罕奇傑
之材識者病之久矣必也用楊綰賈至之議庶
幾鄉擧里選之遺意不然雖朝出一令夕申一
禁其所得者猶是人爾其又信然歟至若察吏
寬民而下皆方今之要務摘其尤大者言之國
計之乏若何而能饒邦弊之輕若何而使重邊
事既與我雖欲靜焉能必敵之不動保固新復

之疆懷徠新附之策其策將安出乎魏絳和戎
之請賈生餌虜之術其策果可恃乎夫春者天
之所以生也 皇上至仁如天方將對時育物
俾天壤之間無一弗獲其所英雋之士萃在闕
廷其思所以仰裨大政者悉意而敷陳之有司
將拔其尤以獻

問大學君德治效 乙未南省試策

問恭惟 皇上以溫恭濬哲之資輯熙光
明之學儒紳濟濟日奉燕間時發玉音從容訪
問莫非聖賢之精粹道德之淵源致知力行交

勉互進蓋得二帝三王修德立治之本而按諸
大學一書尤脗合焉故窮性命之奧而不遺事
物之粗因見聞之博而益充智識之妙則物之
格知之至可知矣思無邪毋不敬揭之倚坐以
代盤盂之銘凜然對越在帝左右則意之誠心
之正又可知矣車馬服御無汰侈之私盤樂遊
畋無縱逸之行此見於脩身者然也化行中壼
而私謁不形教孚外里而驕恣不作此見之齊
家者然也是宜表端而景從本固而末茂然求
之法度則有未盡脩求之紀綱則有未盡肅吏

雖屢飭而廉隅不立民雖加恤而彫瘵自如財耗於浮費之毀兵病於虛籍之冗則國未可以言治也疆場鴟張而備禦之實多闕中原雲擾而恢拓之力孔艱四方萬里政疵民隱不獲徹聞者何可勝數則天下未可以言平也夫脩己有安人之效明德有新民之功今君德無幾乎古而治效則未及其故何邪考之在昔若漢武帝欲聞大道之要蓋有意於窮理者而尊聞行知何為尚形仲舒之戒唐太宗謂諂諛嗜慾之交攻蓋有意於治心者而樂身縱欲何為尚煩魏徵之諫豈苟知者易而允蹈者難强持於暫者易而安固其守者難歟文帝履節儉先朴素可謂能撿其身而銅山之賜乃或妄費顯宗抑後宮斂外戚可謂能正其家而流水游龍之敢肆尚或喻法豈由儉入奢者易而以義勝恩者難歟四君漢唐之盛者也由其德有未粹故效亦以之然則論治於今日其本得無可思者乎皇上嗜學如渴聽言如流講讀論爭之臣凡有切劘無不容奬茲又明詔有司俾取議論質直之上將登進于廷而親策之雲章奎畫所以戒勵者至惓惓也其為敎析大學本末先後之指與君德之當盡者若何而加勉治效之未形者若何而亟圖追迹帝王之盛而盡擇漢唐之美必有以仰裨淵聽者有司將援其尤以獻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說

潭州示學者說

予既新其郡之學又爲之續廩士之費俾誦絃於斯者微一日之輟爲教授陳君瑞甫過余而請曰公之於士也有以安其居又有以足其食願亡一言以儆之可乎余謝曰此師儒之事也予何言雖然昔嘗聞之孔氏矣豈不曰古之學者爲己乎自漢以經術求士士爲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士爲科目而業文其去聖人之意遠矣今之學者其果爲己而學歟其亦循漢唐之士有所利而學也如果爲己而學則理不可以不窮性不可以不盡不至乎聖賢之域弗止也若其有所利而學則苟能操觚吮墨媒爵秩而貿軒裳斯足矣驅貿其心弗顧也爽虧其行弗恥也此學者邪正之岐途也請以是儆吾士可乎端甫曰敬聞命矣抑後世之言學者其有得於孔氏之指歟曰後世之言學者其不繆於聖人鮮矣獨嘗於唐之陽子近世之石子尹子有取焉陽子曰學者學爲忠孝也石子曰學者學爲仁義也尹子曰學者學爲人也是三言者庶幾聖門之遺意乎方唐之世士習之陋甚矣陽子一旦倡斯言於太學如天球之音威鳳之鳴學者竦然洗心而易聽歸覲其親者踵相躡焉理義之感人如此然則石子之言其有異於陽子歟曰亡以異也仁者孝之源義者忠之榦曰仁義則忠孝在其中矣然則尹子之言其有異於二子歟曰亡以異也夫人與天地並而爲三才者也必也兼五常備萬善然後人之道立焉其警世之深爲人之切又進乎二子矣敢問所以學爲人者柰何曰耳目膚體人之形也仁義禮智信人之性也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人之職也必循其性而不悖必盡其職而無愧然後其形可踐也孟子曰人之異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遜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天之生斯人也與物亦甚異矣而孟子以爲幾希何哉蓋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是心也是心不存則人之形雖具而人之理已亡矣人之理亡則其與物何別哉故均

是人也盡其道之極者聖人所以參天地也豈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為禽犢也聖愚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末甚遠豈不大可懼耶予故曰尹子之言其警世之深為人之切又進乎二子也吾黨之士苟無意於聖賢之學則已儻有志焉則反躬內省於人道之當然者有一毫之未至必將皇皇然如渴之欲飲餓之欲食也凜凜焉如負蹴芒而蹈茨棘也吾子幸以為然則願以告夫同志者俾知太守之期乎士不在於徼人爵取世貨而在乎敬身而成德也端甫瞿然曰公之敎吾士者厚矣珍請揭其言於學以為士之則

楊繼祖字說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念者念也如不顯惟德即顯也詩人命詞大抵類此蓋言為人子孫當以乃祖為念而述脩其德也德者何仁義禮智信是也惟能自脩其德然後能繼述其祖之德表姪楊繼祖求字於余為本大雅之義字之曰子脩云

禱雨說

雲蒸雨降雖自於天其實從一念中流出故禱祈未效不可怠怠則不誠矣既效不可矜矜則不誠矣不效不可慍慍則不誠尤甚焉未效但當省己之未至曰此吾之誠淺也德薄也於神乎奚尤既效則感且懼曰我何以得此也不效則省己當彌甚曰神將棄我矣吾其能容身覆載間乎蓋天之水旱猶父母之譴怒也為人子者見其親聲色一旦異常戒懼畏惕盍如何邪方其未復當如大舜號泣于旻天時如伯奇履霜中野時幸而復則喜而不敢忘敬而不敢弛惴惴焉恐親之復我怒也故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紹定己丑中元前一日禱雨于仙游山書此自警且以告親友之同致禱者

志道字說

吾子志道舊名正則字誠之歲甲申易今名因以仁夫更其字而告之曰汝知吾所以命爾之指乎夫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不可不察也昔者夫子以天縱之聖猶必十五而志于學蓋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亡遠不達窮山距

海不能限也志之所鄉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然則汝之志將焉從而可耶盖吾聞之善惡二途維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為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為之主而理義不能入此堯桀舜蹠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乎茲吾所以名汝之意也夫道之與仁非有二致然聖人之教既曰志於道矣又必曰依於仁也曰脩身以道矣又必曰脩道以仁也盖道者衆理之總名而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宅可謂知所嚮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思昔聖賢其言仁何莫非要至於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則直舉其全體以示人學者尤當深味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是仁也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此孔氏言仁之要也仁者心之生理人而不仁則丧其所以為心猶果穀焉生意不存枵然宛物爾此孟氏言仁之至要也盍亦反諸身而求之方其人欲未萌天理完具方寸之間盎然如春與即汝本心之全體也推是心以往其事親必敬其事長必順以處閨門則睦以交朋友則信當是時也豈有不仁者哉惟夫私意横生理蔽於欲然後流而不仁爾然則求仁之方其孰有先於克己者乎盖己者有我之私而害仁之蟊賊也蟊賊除則嘉穀茂私欲淨盡則本心之德全亦在乎克之而已矣克者何戰勝攻取之謂也私意方萌本心未泯則理與欲對立兩軍交綏劘壘之時也直者勝則曲者負矣理為主則欲為客矣兵凶戰危夫人而知之私欲之害慘於鏌邪而烈於燎原之火非知道者不能察也是則志道必貴於求仁而求仁莫先乎克己茲吾之所以字汝之意也汝其有志於是否歟噫夫汝之有是形也天實與之汝之有是性也天實予之必盡性而後形可踐也不然則形雖人斯實則物只豈不甚可恥乎昔潁濱蘇公有言凡人之所不以告它人者必以告其子此天理人情之極致非私之也既以語志道又為之說使與同志者切磋焉

楊端義字說

予婦氏之弟楊君本名宗猷今為易之曰宗道又從而請字焉余謂字伯氏以端仁為字矣欲

以端義命子如何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二者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物者也今伯之字曰仁而季之字曰義其名美矣盍亦勉修其實以毋負命字之指乎揚君曰謹聞教矣抑道之與義果何別耶曰道者五常百行之總名而義者當然之正理也人之求道何所自入惟於理之當然者由之而無所悖焉則道在是矣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之所當然卽義也道以體言義以用言用無不盡則體在其中非二致也然聖賢言義必以利對蓋義固所以爲利也爲義則無不利徇利則賊乎義矣毫釐之差而舜蹠以異豈不甚可畏哉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吾子識諸又曰見利思義吾子勉焉

詹宗楚字說

詹甥名何而字功父曰吾將以法蕭何也予謂學者當求道而不計功今吾子方學古之道而惟功是求豈聖賢教人之意耶聞昔楚有隱者與子之氏名同其答楚莊王治國之問有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臣未聞身治而國亂又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斯言也蓋聖門之道指豈春秋列國之士所能道哉予其更字曰宗楚而取其治身之言而服膺之則推之以及於家若國斯舉而措之耳其視汲汲於事功之求而遺其本者烏可同日而語哉子其勉之

揚實之字說

韜仲之子其名曰文華予謂昔人二名蓋有與父同其一字者若王羲之獻之是也然之特語助云爾雖同未害今韜仲昆弟之名其上皆曰文子復同之可乎去文而獨名華斯得之矣華曰謹如教然華之年且冠願求所以字之者余歸揚子有云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今以實之爲子字如何夫言語文章者飾身之華道德仁義者脩身之實二者蓋不容一闕然孔門之教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故游夏之文學不可先閔騫之德行其序固如此也然則所謂實者將局從而用力耶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子誠有意於爲己之學則當自夫二者始不然則非余所敢知也故爲之說以授之俾知勉焉

蔡仲覺名字說

仲覺之初也文公先生命之曰模及其長也又
訓之以伊尹之覺先生之微指果焉在耶某嘗
聞先生有言為學當識大要程夫子發出敬之
一字為學者言欲人以此收斂身心置在模範
中既不走作然後隨事隨物究窮其理則心地
自然光明嗚呼此先生教人之要旨也其所以
名仲覺與所以訓仲覺者其皆以是與蓋為學
之大本敬與致知而已矣伊洛君子既以此開
示後學使知表裏交進之方文公先生推明其
說不一而足傳中庸也既曰非存心無以致知

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其釋大學又欲學
者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地窮
衆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凡此皆
學者所共聞至於親筆以命其名援古以勉其
學則惟仲覺得之而它人不與也然則仲覺將
何以稱此哉必也主敬以立其本斂然不踰於
法度之中窮理以致其知豁然有得於見聞之
表既以自覺又以覺人庶乎不負先生付授之
意矣仲覺之諸父皆以明道自任者也歸而求
之當有以啓予之未悟者顧某何足以辱姑誦

所聞以塞其請云

呂敬伯敬仲字說

永豐呂氏之二子過予於粵山精舍相與講學
焉將告歸合辭以請曰某之昆弟名中與仁者
吾親之命也中之字曰仲仁之字曰山而各配
以甫者友朋之教也吾親之命某等當終身佩
之若交朋之所以教則有未之悉者且中與仁
之義果若何而區別耶先生為講明之而更有
以字之則幸甚予謝不敏而其請益屢則告之
曰昔者聖賢言道之極致其目有三而已堯舜

禹之授受則曰中孔門師弟子之問答則曰仁
而子思孟子之立教則曰誠是三者果一乎果
二乎竊嘗思之誠也者以其天理之實而無僞
妄之雜也中也者以其天理之正而無偏倚之
失也仁也者以其天理之公而無私欲之蔽也
是三者皆道之全體也虞書言中而不及仁論
語言仁而不及誠夫豈偏於一哉蓋中則無不
仁仁則無不誠矣今吾子伯仲之名或以中或
以仁其亦假之以善稱謂耶抑真有意於求道
也夫苟有求道之心不可以不知入道之要昔

者子程子嘗言之矣曰敬不可謂中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敬之中有仁不敬則私欲萬端害於仁也吁子程子其可謂爲人之切歟夫中者性之德也仁者心之德也性無不中嫚易以賊之斯有時而不中矣心無不仁物欲以汨之斯有時而不仁矣古之君子惟察乎此故喜怒哀樂之未發必嚴以養之如對神明如臨師保所以全其本然之中也視聽言動之非禮必敬以克之如殄寇讐如去蟊賊所以全其本然之仁也動靜相涵表裏交進則天理渾然人欲熄滅自內達外無往而非中由體之用無適而非仁矣蓋曰中曰仁萬善之所由出而敬也者又中與仁之所自立也請以敬之一言而易伯仲之字可乎嗚呼一念之放逸非敬也一言之矜肆非敬也一動之躁輕非敬也實未至而騖於名中無本而後於外凡此皆非敬也子歸思其所以名又思其所以字反躬以求之格物以精之謹之於方寸之微而体之以踐履之實若是庶不辱吾字矣若曰假之以善其稱謂而已是豈子之所望也哉

李自脩祝詞

予友果齋李君公晦之子治年十有五銳志于學過予粤山之廬請字焉爲本大學之義字之曰自脩而祝之以辭曰於惟李氏世有德人懿我澹翁鄉黨稱仁果齋承之志慕聖闕探討服行是究是力㦲㦲紫陽百代宗師英材雲從遠嗣泗沂君居其間寔曰高弟得諸心傳親切超詣延攉鼎田延官儒宮藹然德聲日大以崇厥志未就奄忽飈逝匪君是懷實惟斯世青氊之託賴此佳兒曰考克承式慰我思維乃先君以詒命子欲稱是名可味厥指稽諸字書義取攻治盍即斯言繹之味之昔在曾子猶日三省矧是初學可忘肅警子質雖敏必重以持勿懁勿浮延德之基至珍且良結綠垂棘孰知其功它山之石爰酌古訓字以自脩琢之磨之至善是求欲身之脩其必由學玩意遺經景行先覺有道是師勝已是朋擇善固執謹思篤行庶幾果齋典刑有繼服膺斯言罔或失墜

劉誠伯字說

予友劉君夢先始名應則字定甫歲作噩夢有

以先登告者遂易今名是年秋果以易學冠鄉選或謂君盍更其字君以屬余余惟周官六夢之占獨所謂正夢者不緣感而得餘雖所因不同大抵皆感也感者何中有動焉之謂也其動也有眞有妄夢亦隨之雖昔聖賢不能無夢惟其私欲銷泯天理昭融兆朕所形亦莫非實高宗之得說武王之克商皆是物也若夫常人則不然方寸之靈莫適為主欲動情勝擾擾萬端故厭勞意佚則徒步而夢與馬矣忍餓思飫則藿食而夢粱肉矣若是者皆妄也至於因夢而

獲若主父若榮之歌嫁孫墜牟之兆似有其實矣而卒以基莫大之禍夢其果可憑耶非夢之不可憑也感之妄故夢亦妄也予觀中庸論前知之妙而斷之曰至誠如神夫誠者無妄之名也天下雷行物與無妄有生之類其孰無之而舉世滔滔率流於妄者以人賊天之辠也故先儒之傳易曰動以天則無妄矣嗚呼一動之微而天理存亡於是焉決豈不甚可畏哉今請以誠伯易子之字如何夫以誠伯之材得於天既甚異而嚮昔之夢孰不以科第爵秩相期而予

獨惓惓於是者彼之所期者外予之所期者內也然則誠何所自入曰自敬入敬奚所自始曰自戒謹恐懼始昔之君子書夢諸言行以質其學之進與否也夜考諸夢寐以卜其所得之淺與深也吾子誠能汲汲於斯涵泳優游日進弗止則將動靜一致也夢覺一如也夫然後為敬立誠存之驗然予亦知之而未能至者斯言也非獨以勵吾子且因以自勵云

陳平甫三子字說

陳平甫之三子曰琰曰瓚而一未名間謂余使

字二子而名其季焉予謂周官祼圭有瓚用之於廟祀者也若琬與琰致命於諸侯者也三者之用各有攸宜然其質則皆玉也夫祭祀聘問征伐皆國之大事其器必用玉焉盖物之備五常者惟玉為然故君子貴之也夫物猶以備德為貴而況人乎故欲名其季曰琬而字琰曰德元瓚曰德仲琬曰德季庶幾三子者思其名之貴則知所以自貴思其字之美則各自勵以全其美不亦可乎平甫曰然遂書以贈

詹景辰字說

微月墮西嶺燦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友人詹兄名樞求字字以景辰蓋北辰者天之樞也天之轉運無窮而樞常不動心之應物無方而所以為感者實有似乎此故以景辰命之詹兄其有以景乎此也今以文公先生所作感興中一篇貽之云嘉定庚辰孟秋下弦日端書

心者人之北辰漢儒釋孟子已有是言矣至文公先生感興詩發明此理尤極其妙蓋衆星皆動而辰常靜故能為二十八舍之主百体皆動而心常靜故能為一身之主然所謂靜者豈兀然枯槁之謂哉寂然不動者此心之体感而遂通者此心之用顧其所以動者如何爾以理而動是謂道心以欲而動則為人心道心之發純乎天理酬酢萬變其主自若則雖動而未嘗不靜理為主而欲聽命湛然清明物不能撓則雖人而未嘗不天矣節齋之所以屬吾景辰者意或在此故甚也敢申言之

詹景辰四子名字說

詹景辰有子四人謁名於余予為命其長曰然次曰煇又其次曰炎幼曰炤景辰曰四子之名敬聞命矣字雖既冠之事然願豫有以教之俟異時体而祝之也予謝不獲延為之言曰夫火之始然其光熒熒伏之則熾煽之則盈(火有盈實義見)[illegible]其在於人善端初發擴而充之斯暢以達然之字宜曰充煇光之發積盛乃致釭以膏明鼎以薪佛蓄德之義篤實為先由美而大其序亦然煇之字宜曰實兩火相儷其執孔炎陽亢而極耘以為瘉必炷以水斯曰既濟剛柔相資緊德之貴炎宜字之以濟赫赫大明旁燭萬理瀞火之微其照能幾惟公則溥惟私則偏以公滅私延識其全炤宜字之以公予聞古之祝辭齡雖稺其豫戒之勉女問學敬女威儀因言思曰弃爾幼志順爾成德今我斯言維古是式爾義即名求實適觀厥成期之異日

王去非字說

始予與九江王君為僚于金陵相好也君名遂

而字頷叔子疑焉鍾山之別余從容語曰子之學以顏曾自期者也而其字則有取於戰國策士之談抑何名實之戾耶君曰此朋友之命而非吾先人之意也其盍為我更之予謂因名以制字因字以自儆則去非為宜蓋遂之為言將成而不可已之謂也故曰遂事不諫然善焉而遂之可也不善焉而亦遂之是耻過而作非也予故曰去非為宜雖然是非非之決豈必已形而後為遂哉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吾先聖以顏氏子為庶幾以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與特因哀公之問又以不貳過予之夫顏子之所謂不善豈有可指之疵而所謂過者亦豈有可名之失毫芒之微有動于中即渙焉氷釋矣此顏氏子所以幾於聖與又嘗思之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是則萌動之初有吉而已而先儒乃曰幾善惡何哉蓋凡物之始未有不善者也始焉弗察則反善而為惡直一噓吸間爾故君子之學必於其幾而用力焉幾之未形敬以養之及其將形敬以察之其惻隱耶其羞惡辭遜與是非耶此道心之萌而易之所謂吉也推而達之唯恐弗至其可不遂之耶反是則為人心之動善之與惡於是焉分是則遂其善者而去其不善者此正吾用力之機也吾子以謂如何君曰然去是十有五年而後能筆之於牘為字王去非說

吳仲本字說

予之鄉友吳君少開豁有大志昧世俗追隘若不足己容則慨然曰天地間物之最鉅者莫海若也遂以自名而舉于有司既得之又屬余為之字余曰子將以海自居乎抑將學而至于海乎由前之說則子既以大自足矣予尚奚言由後之說則子方務進而不已也請以孟子源泉混混之義為子告可乎吁水之能流而不息以至于海者以其有本也易曰山下出泉蒙夫山者泉之本所積者厚則其流不窮不然則溝澮之集其涸可立待爾故字子曰仲本子其循名思義顧循其所謂本者則於大也可幾矣不然則好大而不為大予不為子願焉

俞際父字說

嚴陵俞氏子禴謁余更其名予曰是不必更也

昔人云齋語深是則齋之爲義可識矣今請以字之名而字之曰深父夫學者之於道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史稱揚子雲默而好深湛之思余取以爲法焉故亦以字吾子

孫子陽字說

盱江孫君南謁字於予予語之曰四方一也而古者聖人獨惟南之鄉豈非以至陽之所在乎夫陽生於北盛於東至南而極矣陽不極不爲乾善不極不爲君子易於陽之將進則引而伸之於陰之將萌則距而塞之善治身者亦然改過而遷善克己而復禮皆進陽消陰之事也子誠有意乎則願以子陽爲子字嗚呼子陽其思所以用力乎哉子之鄉有南豐先生嘗字其學者而警之曰子毋徒善其稱謂而已僕請借以爲子規

陳子公字說

永嘉陳侯均以尊君之誼易今名且告于西山使眞某曰盍爲之字乎按字書均者平也等也徧也周禮一書言均民均國者非一詩之刺尹氏曰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而吾先聖亦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也然則斯名之義大矣夫處物之平視物之一及物之周三者天下之至善也雖微聖賢疇不樂諸然世之人訖莫之能者有以賊之也賊之者何曰私而已爾是物也其萌財鍼芒其害溢穹壤揚氏爲我一毛弗捐白圭壑鄰千里成淵職是故也昔之君子自事其心惟日三省一或有是則猶去食根之蠹逆伏垣之盜疾起而赴之不敢或後者以是物也亢吾靈臺則欲勝而喪仁利滋而斁義蛟蟠橫出焉得而平町畦角立安得而一愛惡多岐又曷從而周徧邪故私者衆惡之源而公去私者萬善之本也吾子敏學而好脩且有志於及物者請以子公爲子字如何侯竦然曰此一字箴也願幸而筆之於牘以爲吾終身規予曰唯唯

裕說

大易三陳九卦而曰益德之裕也夫益之所以裕者何哉見善則遷而衆善皆歸焉有過則改而纖惡不存焉優游天理之中而無人欲之危迫夫焉得不裕然聖人又言益長裕而不設譬之苗稼然發榮滋培日加益而不自知是之謂

長裕君有設張造作之心則是揠苗而助長矣何裕之云馬君伯華問裕說於袁子袁子語之盡數之至而後以間予予謂伯華而能充此心夫焉往不裕故以所聞告之

劉嗣忠命名說

建陽劉君純以儒家子慨然有當世之志方盜起汀撫全閩皆震動建陽密接邵武人情尤岌岌危君獨傾貲募壯士為扞衛鄉井訃嘗一再與賊戰剉其鋒邵武守王侯遂請于朝改宣教郎知邵武縣時王師在汀劍諸盜次第平獨下瞿

負固不服有司數論之無降意君不欲累王師徑提所將兵擣賊巢被擒欲入會日且暮衆寡弗敵死之格補使以其事聞詔予一子官嗚呼君雖死其義凛烈然猶生也世之異議者顧從而訾之謂其輕身以挑賊夫使當世之有官守者人人能重國事而輕其身人人能不畏賊而敢與之角區區蛇豕之群安能長驅深入所至如蹈空虛之境乎莫難於死而猶忍交喙以議之其不與人為善亦甚矣賴　朝廷清明崇奬忠義錄其子以官於是君之大節昭然暴白於世君之子年雖幼而風骨不凡蓋必能保其家故為名之曰嗣忠使知勉焉紹定五年十一月癸丑同郡眞某書

箴

思誠箴為陳若雷作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與人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為物誘性逐情移天理之眞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邈不相似形雖人斯實則物只皇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維子思子深憫斯世指其

本原祛俗之蔽學問辨行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日孜孜狂聖本同其忍自棄人十己千弗至弗已雲披霧卷太虛湛然塵掃鏡空清光自全曰人與天既判復合渾焉一眞諸妄弗作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作聖之本歸而求諸實近非遠

勿齋箴

箕子陳洪範五事曰貌言視聽思顏淵問仁夫子既告之以克己復禮為仁至問其目則又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而思不與焉何哉其嘗聞之勿之爲言禁止之謂也耳目口體因物而動非心爲之主宰其孰能止之然則勿云者正指心而言也特學者弗之察疏無競以勿名齋其請推演其義而爲之箴箴曰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而不仁曰爲物役耳蕩於聲目眩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輕人欲放縱天理晦冥於爲有道禮以爲準惟禮是繇非禮勿徇曰禮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勿之爲言如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一字其機幾牙既幹鈞石必隨我乘我車馭馬交騖孰執其轡維轡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霆鈞飈馳孰敢奸命衆形役役就于心官外止弗流内守愈安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莠盡苗長醨化醲醇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其永無斁

夜氣箴

予盍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眹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晝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爲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動俱閴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辟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謹戒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砭常凜凜乎瘝恫

頌

潭州復稅酒頌

嘉定十六年五月戊辰有　詔復潭州稅酒瀋守臣某拜手作頌以紀其實俾邦人父老咏歌於無窮其詞曰

洞庭之南　衡嶽之麓　盤盤大都
維楚舊服　歲在元黓　帝命下臣

錫爾麾符　惠綏我民　予闢四門
視聽無禺　一夫傷嗟　若在朕側
臣拜稽首　帝仁其天　奔走奉承
敢或弗度　來說于郊　訪爾父老
女欲女言　女慼女告　昔豐且腴
曰維樂都　今瘠而瘁　曷其致諸
父老曰嗟　民瘼孔厖　若時榷酤
斯患之鉅　為法弊民　莫如䊢立
欲措于安　維䊢之由　廼案圖書
廼詔掾史　廼奏廼陳　請複其始
昔在中興　舍榷而征　民既胥樂
官維省刑　有臣棄疾　易征而榷
正論盈庭　爭折其角　皇皇孝宗
有詔赫然　曾是藩臣　廢置可顓
藩臣為誰　前恭後丙　維利是漁
罔顧君命　科調紛紜　徧于屬州
禁如牛毛　犯者愈稠　維帝命臣
邦本是殖　臣不以聞　其辜當殛
天子曰嘻　念彼遠人　其可爾奏
往敫吾民　臣既承命　斟酌損益

爾俗所安　無改於昔　爾賦所入
則惟其輕　維以便民　匪曰取贏
爾有父母　孝養宜厚　歲時奉觴
以介爾親壽　爾有宗族　若弟若昆
獻酬交歡　愛敬斯存　爾飲于鄉
少長是序　銷其爭心　復爾淳古
維以成禮　勿縱以淫　苟湎且淫
則匪太守之心　求歌太和　沐浴膏澤
於斯萬年　毋忘我　天子之德
作此頌詩　碣于通逵　維後牧臣
勿替引之

銘

西齋銘

心誠求之父母之保赤子不忿不疾聖賢之待頑民大慈平等佛菩薩之憫衆生深心惻怛大醫王之救病者為政者以是存心庶乎亡負長人之寄矣

虛舟銘

余嘗喜誦莊子虛舟語長沙郡齋有小室名方舟欲易之未暇也雙井黃子廼

以爲名余忻然爲作四言
萬斛之舟不楫不維汎汎長川燠其所之云誰
有舡適與之觸舟本何心奚怒奚懟德人天遊
其中休休我無愛憎物自春秋雨露雰雰孰知
其德雪霜皚皚豈曰予刻伯氏無尤季平見忌
傑然兩賢心事可師紛紛小夫欲蔽私窒森然
戈矛動與物敵滄翁有言吾誰疎親予今自名
豈其後人世塗漫漫濤激浪洶往安予行萬變
勿動

蒙齋銘 并序

桂陽史君張侯某以蒙名齋西山傅貞
某取果行育德之義爲之銘其辭曰
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一弗具維象
之顯理寓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
其敢遑息察地之勢亦厚於德天人一體物我
一源驗之羲彖經厥指昭然卦之有蒙內險外止
止莫如山險莫如水曷不曰水而謂之泉濫觴
之初其流涓涓其出之微若未易達其行之果
則不可遏有崇茲山潤澤所鍾雖靜而止出乃
不窮始焉一勺終則萬里聞奚以然有本如是
是以君子取法于斯維義所在必勇于爲維行
有本繫德焉出是滋是培其蚌乃立靜而養源
澄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厚化川流初豈
二致溥博淵泉其用弗匱於惟簡肅賫有此孫
揭名齋扉日孳道存養正於蒙奚必童稚終身
由之作聖之地

楮衾銘 示子志道

楮君之先縢同厥宗麻源溪廬豈其分封粤有
智者創之爲紙傳聖賢心衣被萬世巧者述之
製爲斯衾覆肩生人厥功亦深朔風怒號大雪

如席畫且難寐況於永夕豈無纖纊衣以厚繒
擁之高眠可當嚴凝并地不行民俗多窶終歲
之僅弗給布絮一衾萬錢得之曷餘不有此君
凍者成丘我嘗評君蓋具四德盎兮春温皜兮
雪白廉於自甯樂於燠貧誰其似之君子之仁
我方窮府惟子與處豈如弁髦而忍棄女不敢
而且惜之終身且將傳之于萬子孫咨爾小子
惟素可貴絢組是衛豈曰志道奢不可縱欲不
可窮去華務實前哲所同以侈致喪何羨乎李
倫之錦障以德見欽何陋乎温公之布衾怵心

一開其流曷已㪽擭狼吞實自茲始故曰儉者
廉之本廉者行之先吁嗟汝曹可不勉旃

絅齋銘 為東嘉王次點作

衣錦絅衣裳錦褧裳有美乎中而弗自章云胡
昔人若是其晦為己之功無與乎外懍焉戒惕
于隱于微我欲亡愧匪斯人知充實光輝其積
莫揜而我之心惟一韜斂細人有善汲汲暴揚
敝緼中闕文錦外張孰知聖門回愚參魯樸兮
若無至矣存其中庸之末九入引詩聲臭泯然
繇此其基淵乎旨哉聖學之妙入德之門曰惟
至要持敬王子曰處此齋益深益微古人與偕

敬義齋銘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為道有常內而
立心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
曰方是宜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
乎一凜然自持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
利害之私罔汨其真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
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一心之坊至哉義乎
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忒表裏洞然上達
天德昔有哲王師保是詢丹書有訓西面以陳
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怠心
之萌闇焉流昏欲心之熾蕩兮狂奔推此二端
敗德之賊必壯乃猶如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
斯存直方以大協德于坤一念少差眡此齋扁
嚴師在前永詔無倦

贊

自贊

莫笑頹顏蹙額只堪短棹扁舟明月一輪如冰
問君還解傳不

袁廣微真贊

傳絜齋心得慈湖髓方寸虛明燭千里是為節
山子袁子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三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四

題跋

跋錢文季少卿維摩菴記

安齋坊既成欲自為數語志諸壁未暇也偶得錢君此記其言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為已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民病為已責是詰之罪人也嗚呼斯言至矣使自為之亦何以過此哉遂以錢公舊刻榜于維摩室以示來者庶幾有所感動而興起云

跋安吳二宣撫所稱安居士帖

觀安吳二公之書則君之為一世奇士也可知矣予聞青城峩眉諸山往往有隱君子在焉而世人莫之識如安君者固有識之者矣而莫或用之卒留落東南以死其可惜也夫其亦可歎也夫

跋吳仲堅史論

余端憂多暇因疏古今興亡事數十條于讀書記將與兒姪輩講論其所以然仲堅吳兄見之輟筆為一篇其學術有本源其議論有根據其文勢有闔闢予再三讀歎息不能已政使自為之後何以過此哉雖然天下之義理無窮古今之事變亦異以仲堅之學力誠能充長不已則其議論文采文將以進乎此者乎將屢歎而未仙也歲壬午于　日某書以勉之

跋豫章黃量詩卷

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予謂天地間清明純粹之氣盤薄充塞無處不有顧人所受何如耳故德人得之以為德材士得之以為材好文者得之以為文工詩者得之以為詩皆是物也然才德有厚薄詩文有良窳豈造

物者之所畀有不同邪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而後能受至潔之物世人胷中擾擾私欲萬端如聚蟯蚘如積糞壤乾坤之英氣將焉從入哉故古之君子所以養其心者必正必清必虛必明惟其正也故氣之至正者入焉清也虛也明也亦然予嘗有見於此久矣方其外誘不接內欲弗萌靈襟湛然奚慮奚營當是時也氣象何如哉溫然而仁天地之春肅然而義天地之秋收歛而凝與元氣俱貞泮奐而休與和氣同游則

詩與文有不足言者矣此予之所自得未嘗以告人雙井黄子彙其詩數百首謁予於星沙予眎其人樸讀豁然若無所滞礙者故樂為言之行乎勉哉異時望予之眉睫而知其詩之進否矣雖然予所以嘆子者豈獨詩也哉

書譙閔王事迹後

按譙王初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猗衡陽太守淮陵劉翼舂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賊其後魏乂攻長沙城中固守相持且百日翼戰死乂遂拔長沙則翼之與城蓋相為存亡也魏乂以檻車載譙王及易雄送武昌王既中涂被害雄之與王又相為存亡也二人者不獲從王之祀可乎又王之舉兵宜都内史周級使其兄子該詣長沙申款魏乂等攻湘州急王遣該及從事周崎間出求救皆為邏者所得崎既抗解揚之節該被拷至死終不言其故亦可謂志義之士矣該雖非王官屬然實為王而死崎既從祀該不當獨遺及王之被執佐吏奔散惟主簿桓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數服以從不離左右雄既為乂所殺階延執志愈固卒送王

喪至都塟之而去三人者志節略同而雄又以死聞階既與祀矣雄與延乃未之及何邪若鄧騫者雖有先知之明且嘗為王求援於甘卓卓之不從非不忠於所事者及城陷王死乃為魏乂别駕毁節事讐良所未諭今以劉翼易雄桓雄武延周該益從祀于廟而黜鄧騫庶以昭君臣之大義使抗志不渝者知所勸而執節不終者亦知所戒云

跋韋冠叟困齋記

冠叟以困名齋餘二十年前乎此身未嘗困也今則真困矣易於澤無水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夫窮達得喪制命於天世之以學自名者孰不知之一旦居窮處約焦然如鮒之在涸轍其能真委之命而不戚嗟怨詫者幾希蓋理未窮性未盡而所謂命者亦知其粗焉而已聖人於困之象不曰知命而曰致命致云者推致其極而亡一毫不至之謂也其指顧不深哉學者用力之方其亦曰窮天下之理而已爾理窮而后能盡性性盡則至於命焉理也性也命也亦曷嘗有二邪富貴而不知命志未嘗不隳困窮

而知命志未嘗不紓此致命之所以遂志也張子曰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冠叟其有味於斯言則天之所以戹冠叟者秪所以玉冠叟也予方歸隱西山將以是自勉冠叟其亦知所勉哉異時望予之眉睫而知其志之遂與否也按某初本伊川說後見本義以致命為委致其命乃知推致之說未盡姑記于此

丁翁帖

李忠定公跋臨江蕭君所藏丁翁帖謂其不俗古人格轍自有一種風味今觀此帖信然其曰山陽盜發之餘衰索殊甚隨緣安處蓋所謂素患難而行乎患難者故雖嶺陬海隅蠻煙瘴雨之地未嘗不安也況山陽乎高風凜然可畏而仰

跋晦翁感興詩

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即太極也其所以播群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為仁為禮復則為義為智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而靜其本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發之中安得有既發之和故此詩謂世人之擾擾適以害道不若林居之士靜觀密察猶能探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切不以出處喧寂為間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

跋鄭大惠飯牛集

予嘗為孫韋黃量題其詩卷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天地間清明秀傑之氣盤礴充塞無處不有顧受之者何如耳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然後能受至潔之物世人胷中擾擾垢汙萬端如聚蛣蜣如積糞壤乾坤清氣將焉從入哉清氣不入其中則雖求片言之有味且不可得況能摹寫大化羅絡萬象道人所不到者乎黃生頗以余為知言冬日鄭君示予所謂飯牛集者其詩清絕可愛讀之如啗冰雪意必有得於此故書以勉之

跋蕭定夫所藏胡文定碧泉詩卷

碧泉詩卷纔數紙爾而胡氏父子昆弟師友手澤皆在焉伊洛二先生之學賴龜山楊氏傳之而南文定得之以授五峯五峯傳之南軒其道益以光大此卷諸詩雖為泉流而作然玩其辭

意則師友間授受之微指有蔚然可見者非尋常賦詠比也蕭君其尚寶之哉

跋張魏公不欺室銘

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作抑戒以自儆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蓋耄期不亂如此故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張忠獻公作此銘於易簀之際其視武公尤有加焉王忠文公與公功為一代正人故其詩與銘大略同有後之君子有志於正心誠意之學者當深味其旨

題劉靜春與彭止堂帖併彭仲誠墨莊五詩後

靜春之學窮幽探微止堂之節星日同輝惟仲誠父亦余斯帖使我慨然興懷前哲清泉鑑物藹蕙浮香我讀君詩如游墨莊老成云亡典刑猶在（謂仲誠也）尚為斯文努力自愛

跋陳復齋為王實之書四事箴

余在星沙以廉仁公勤四事勉僚屬王實之作此箴遺予嘗揭之幙府之壁與同僚共警焉今復齋陳公師復又為大書此本實之之箴明厲峻切讀者已知悚畏復齋之字森嚴清勁見者便如端人正士之在前尤當凜然興敬也

跋鄭氏族系

鄭氏本末具見於春秋夫耨婦饁相敬如賓此其所以興族大而修惰弃君命此其所以替然則一敬一肆而家族之盛衰基焉亦可畏矣自春秋後數百年而詵顯于晉自晉後幾千年而太治君復以高第有聞于時東坡有云君子之澤豈止五世而斬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信哉侍郎王公既為辨其族姓之所出予復為推

其盛衰之繇以書于後

跋楊和父印施普門品

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嘗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翺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為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

無怖畏如撤自脫是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慾
嫉如獸自犇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
士眞實爲人非浪語者楊君和父刊本以傳輙
誦淺聞下一轉語庶幾觀者不無小補云

跋傅侍郎奏議後

右竹隱先生侍郎傅公奏議十卷建安眞某伏
讀而歎曰嗚呼此足以觀公立朝事君之本末
矣昔柳下惠爲士師三黜孔子取之孟子因枉
尺直尋之問反復論辨終之曰枉已者未有能
直人者也學者平時誦孔孟之言孰不以直道

自期一旦立人之朝寵祿餌於前而刑禍怵於
後鮮有不委已徇人而畔其素學者雖或勉強
於一時之暫而知之不深守之不固一黜而悔
者有矣若再三黜焉而不悔則幾希矣至於直
道自持終其身而不悔則雖古昔亦無幾焉求
之於今若公者其可謂庶幾乎此矣蓋公前後
立朝者三初爲將作丞其去臺閣無幾也中爲
郎爲卿典領餉事其去侍從無幾也晚爲諫大
夫勸講經幄其去執政又無幾也使它人處此
惜委曲就事之名以行其容身固位之計顧何

嘗弗獲而公則不然當慶元初韓侂冑始用事
既逐宰相以顓大權遂欲借朋黨之名以空在
廷之善士中外震慴無敢攖其鋒者而公以小
臣進對獨懇懇爲上言之曰自昔國家之患其
始皆萌於好惡之私而其卒至於橫流而不可
救漢之黨錮唐之黨人本朝之黨籍大抵繇此
不可不戒坐是不合而補郡以去及侂冑用事
歲久徼倖不賞之功以遂其不臣之志於是邊
釁復開而在廷無復異議者公因火災既逆論
其不可出使鄂渚復因董逵事一再昌言于朝

乞諭邊臣毋妄動以疑敵且移書侂冑深陳其
所以不可之狀坐是愈不合而罷斥以歸及事
變既極公之言遂爲蓍蔡上亦思公之忠
擢任諫爭宜若少伸其志矣而又不克久於其
職蓋公之爲人知有國之利害而不知其身之
安危知範我之驅馳而不知詭遇之有獲故屢
進而屢不合也昔公之先正獻簡公爲諫官御
史四年論事九百六十餘章公在諫垣財五十
餘日所上亦十有三奏觀其欲脩后範以正化
本斥閹尹以遏姦萌合異同以銷朋黨辭氣和

平直而不徼譌然有獻簡之風至辯隱言職遷
吏部侍郎不視事而去則又祖孫相望如出一
轍嗚呼偉哉唐史稱鄭覃議論挺挺有祖風烈
嘗考鄭公之後歷十有四朝而後有覃今傅氏
自獻簡公以清忠直節為元祐名輔歷再傳至
忠肅公以至忠大義為有宋伏節死難之臣又
再傳至公以精忠遠識為嘉定名臣之冠由是
觀之其賢於鄭氏遠矣今天子寤寐賢哲以濟
時艱而公耆艾精明屹然為國壽雋一朝惜然
而起付以大政盡行平昔之言而措斯世於大
安大寧之域其必有日矣某既幸挂名於奏議
之末而又朝夕以俟嘉定己卯正月敘書于溫
陵郡齋

石鼓挽章跋文後

嘉定十年某自江東漕計移守泉提舶使者趙
侯崇度實攝州事侯丞相忠定公子也慶元初
忠定公以讒去位斃於衡陽海內之士知與不
知皆為流涕某時年十八九以進士游都城聞
被誣始末已知切齒痛忿念恨不請尚方劍以
誅姦臣其後官于朝始獲與公元子吏部游相
好又來南使代侯為郡且聯事又締姻焉間相
與道初元時事往往語未終輒相欷歔然泣數
行下某曰侯知先相國所以致禍者乎三代以
前元老大臣若咎夔伊傅姬召之倫皆福祿終
其身而慶澤流於後豈獨為善之報哉人心正
而世論公讒慝不行其間故也然周公之聖已
然不免羽譏音曉之詩至今讀者猶為公太息
吁亦危矣使無雷電大風之警成王終不悔悟
周之為周特未可知也夫以周公之聖成王之
明又當人心正世論公之日且猶若是而況於
後世乎則夫盡忠竭節之臣常困於讒口而不
能以自白固其所也然是非者人心之天可蔽
於一時不能使不復於後日惟其後有蚤暮故
其禍有淺深某嘗竊論近世大臣功在社稷而
不免於難者有三人焉寇忠愍公司馬文正公
與忠定公是也忠愍攘郤暴虜遺邊鄙百年之
安天禧之末羽翼儲后赤心如日而有雷州之
遷文正秉熙豐末流與民更始銷禍亂而開太
平而其沒也有朱崖之貶忠定以同姓之卿戮
力帝室挈大明而東昇轉危機於反掌而有零

陵之徒三君子盡忠於國大抵畧同而受禍亦畧相似然雷州之行未幾　神文親政讒者聖絀者舒公雖不幸隕沒而褒飾光榮誣枉昭白故天下幾危而丕安忠定之斥十有三年權臣顓執國命至于兵禍作生靈暴骨者數十萬而後聖主赫然收還威柄伸久鬱之冤故天下既危而漸復獨温公不幸更紹符崇宣之變群邪踵躡用事者三十餘年卒之大戎內侮二聖播遷然後是非以定故天下遂亂而幾不可救由是觀之正人君子之進退伸詘豈一身一家之利害哉為人上者可以鑒矣至於小人之害君子其志本以徼權利盜寵祿及公道既明卒亦不免故姦詐窮而丁謂竄咎既盈而蔡氏僇衆釁極而促胥誅皆流毒遺臭死有餘責彼三君子者身後而道光事久而功白千載之下望其風烈如神人然是果孰為失得耶十二年八月侯奉詔守邵陽將行以諸公所為忠定公覬章哀詞示某曰子其可無一言乎某謂公之勳烈不俟贊詠而明獨其已然之迹有可為殷鑒者故樂為侯道之而其撫事興懷感今悼昔又不勝其慨然也中秋日建安真某敬書于忠獻堂

蔡真人誥碑

嘉定十一年十月三日有詔泉山清源洞沖應善利靈濟真人加昭傳之號為八字真人先是十年夏五月不雨臣始至官問僊祠靈宮之著驗章灼者咸以真人對臣亟禱焉未幾遂雨是年冬旱臣往禱焉又雨越明年春伯秋暮肯暘至田高下燋腴皆告稔米斗百錢黃緘縞項之叟讙曰昔未曾有也非真人之靈實大庇吾土頓安獲此哉於是相帥以其事白於州州論于部使者下其書考功覆之如本州言乃以聞天子嘉焉命有司擬其名之顯且大者以旌真人之功嗚呼美哉謹按真人蔡氏世傳其系出晉司徒文穆公謨文穆八世孫延齋慶領南歸至泉以殁子孫因家焉真人事唐為金部員外郎太原守晚棄簪紱隱於州之北山脩辟穀鍊氣之術以方技濟人既仙去歲久而其靈愈章皇朝崇寧中始封靈應先生紹興九年封沖應真人二十三年加封善利乾道三年又加靈濟至是遂加昭傳焉臣竊觀前世人主崇尚道家

神仙之說者大抵以希長年蘄福應往往受誅方士為百代嗤惟我　聖朝受天眷命以作神主凡老氏釋氏與山川祠廟之靈惟能時雨暘弭菑沴有功於人者廼始錫號名秩祀典否則雖奇怪詭特有不與焉蓋志在斯民而不自為此其所以跨絕前代也又惟眞人之清虛澹泊未嘗褻瀆威福以聳動世俗耳目而民之歸仰自不能忘朝廷褒封之典自不能已亦猶有道君子為善於幽隱閴寂之地不求人知而卒不可掩豈不尤可貴也哉臣旣以所下制書刻

之梓而又敘其本末使後世知　聖朝所以寵命眞人而眞人之所以膺受寵命者其大指蓋如此以備清源故事云十二年八月甲子朔具位臣眞某記

梅溪續集

慶元中某竊第來歸鄉之儒先楊君明遠出一編曰南遊集以示某曰此東嘉詹事王公之所作也某時尚少未悉公行事本末然嘗誦梅溪先生所為梅溪集序則已知公為一代正人矣及得此編益加欽慕宦遊二十載率攜以自隨若鄉邑宰與中和安靜堂等詩口之熟焉嘉定丁丑蒙恩假守獲繼公躅於四十七年之後邦人父老語及公者必感激涕零蕘夫牧兒亦知有所謂王侍郎也公何以獲此於人哉蔽之以一言曰誠而已矣蓋公之為人襟度精明表裏純一其立朝事君空臆盡言攖龍鱗而不悔者此誠也居官牧民矜憐摩撫若父母之於赤子者此誠也至於為詩與文絕去雕琢渾然天質一登臨一燕賞以至賦一卉木題一巖石惓惓忠篤之意亦隨寓焉嗚呼賢哉宜泉人之咏其

而不忘也集版藏之郡齋歲久漫或刓缺屬鐵刊整而郡士林君彬之集其言公勸農戒訟等文猶有未見於集者而公之孫夢通守甫中亦出公書問三十餘通皆在泉時作前輩流風日以益遠雖弄翰戲墨猶當勤勤收拾而況藹然仁義之言皆有補於世教者乎因併刻之命曰梅溪續集使來者得以覽觀焉己卯九月己亥建安眞某記

歐陽四門集

歐陽四門集鋟版郡齋有年矣嘉定己卯郡士

林彬之為余言四門之文之行昌黎韓文公盖亟稱之至黃樊為閩中名士傳乃記太原妓一節觀者疑焉近歲黃君介翁君良能皆嘗發以辨謂宜登載編末以湔千載之誣余曰四門之行獲称於昌黎而見毀於黃樊後之君子將惟昌黎是信乎抑惟樊之惑乎二君雖無言可也不載之編末亦可也雖然有一焉自世之學者離道而為文於是以文自命者知黼黻其言而不知金玉其行工騷者有登牆之醜能賦者有滌器之汙而世之寡識者反矜誇而慕望焉曰夫所謂學者文而已矣華藻患不縟何以修敎為筆力患不雄何以細謹為嗚呼倘誠若是則所謂文者特飾姦之具爾豈曰貫道之器哉彼宋玉寓言以諷未必眞有是若相如之事則君子羞道之服儒衣冠誦先王言不惟類冊是學而曰吾以學相知也抑何其陋耶四門之謗不白於四門乎何傷余懼夫士之苟焉自恣者將曰四門唐名士也而有此吾為之奚尤則樊之一言不獨以厚誣四門且將慨學者於無窮也乃刋二君之文如彬之請又附其說如此庶幾有補於萬一云九月庚子建安眞某書

備襄陽申請

右淸源備公行之鎭襄陽時所申請也昔有問守邊於河汾王氏者王氏曰羊祜陸抗仁人也可使余謂羊陸豈眞能仁者哉然以其當戰爭之時而不為剽盜狡獪之舉其迹有近乎仁者是以君子有取焉至於邊民之去敵歸己者則未聞其麾而距之也而近歲之守邊者乃曰吾與虜和有日矣中國之民虜之民也虜之民歸我而我受之是失信於虜也非昔者羊陸不相侵之義也故寧驅之殺之而不敢牧嗟夫羊陸惟其能全敵國之民故世以仁稱之今其來歸者雖曰敵國之民實吾國之遺民也殺吾國之遺民以媚敵國此不仁之尤者也而曰吾以學羊陸豈不悖哉當開禧時權臣志在興事則以奴隸之材穿窬之智撥其境而誘其民是以堂堂大國而為盜於邊也執事者誠懲開禧之失盍亦謹敕有司毋為邊民之盜足矣為邊民之父母獨不可乎孟子曰今人作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今吾遺民不幸而陷於

虜之水火其危迫可憐之狀甚於孺子之入井而未嘗有爲之惻然者已非復人心矣況從而驅之殺之是惡赤子之求乳母而撲之地也嗚呼痛哉以余聞之蓋爲邊民而欲以保民爲志者僅二三人而公其一也始公之初至襄陽則已料遺民之必來而默可納不可拒之說矣及其後也果有樊快明之事焉制閫之臣大書以揭于邊曰有入吾境者必殺無貸公於是時不敢爲全身遠辠之計條三說以獻于朝曰快明之黨蓋二千六百餘人急之則懷等死之心勝之不足爲武不勝則邊民魚肉爲隣境矣是吾國代虜受禍中原赤子苦其虐政相率來歸若驅而陷之死地則從邊之人莫不痛怨是吾國代虜受怨河南豪傑朝夕且赳聞吾殺附必懷不平之心他日得志將移仇虜之心而仇我矣是吾國代虜受讎嗚呼公之爲國慮者可謂切至也已使執事者因公之言集衆思以圖長策必有以慰中原之心而弭異日之患者奈何將論既殊而帥象未歸者卒殞於邊將之手而公亦以罷歸矣蓋方是時任邊寄者爭以殺附爲功而公之持論顧如此宜其落落難合也然公寧不與人合而不敢不與天合夫好生而惡殺者天之道也辠嘗讀古人猶不敢苟況於殺辠而殺之者乎余時方在金陵風霆張天者累日氣入人鼻皆酸意其必有異也未幾乃有以漢上之事告者撫膺而嘻者久之謂天道豈其果信然耶韓愈直訐慝風所獨悼因覽公中請韓後慨然有動乎中而箸之卷末後之君子其亦有感於斯言也夫嘉定己卯十月三日建安眞某書

東坡書歸去來辭

東坡謫嶺南舊以通問者在蜀惟巢元脩在吳則僧契順皆徒步萬里訪之於荒陬絶徼之外元脩以是登名青史號稱草行契順亦説此以傳眞可敬哉契順之言曰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蓋有求則有欲有欲則失其本心是非顚倒有不自知者世之小人疾視君子至欲擠之死者豈皆其本心正坐有欲故爾趙公珍藏此帖間出以示人所補多矣己卯歲除前十日書于南昌郡齋

近歲有嘗登大儒先生之門者旣而黨論起

其人畏禍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不願見也懼為先生累耳先生答曰予比得一疾奇甚相見則能染人不來甚善聞者代為汗下吁之人也盖以通經學古自名而其行義顧出一悍胥下昌黎墨名儒行之説豈不信然因觀書于後以發千古一笑

顔魯公與郭定襄論坐次帖

按郭英乂時為尚書右僕射定襄郡王此帖當是與英乂者僕不㡳書學未能辨其為眞與帖獨觀公秉禮陳義以斥英乂之驕而折朝恩之驕論正氣嚴凛凛冰雪眞可畏而仰也或曰英乂小人公顧明之以直諒毋乃失言也乎是不然君子未嘗絶人特人自絶於君子爾英乂始結朝恩後附元載自謂富貴終身可保迄不免成都之禍世之依憑城社而視清議為不足卹者可以鑒矣

二吳公帖

正肅公精忠大節諸名號題跋及之詳矣愚獨感公副西樞時論邊事一疏有曰議者謂夷狄相攻乃中國之利臣謂不然二虜連兵士馬益練一虜幸勝則氣驕而勢横別啓貪求必致生事宜申飭二府講求經武備邊之冊庶幾夷狄聞之可銷患於未萌嗚呼公之言用於 慶曆故不見其功後七八十年金遼交鬭廷臣動色相賀亡幾如公之所憂者未幾文貞一勝而横迄如公言然後知正人君子為國遠慮雖蓍龜弗若也因鑑遺墨為之太息

正憲公忠誠為國與正肅畧同而所遇者異盖正肅參大政時朝列多君子雖危言切論數與小人忤坐是不果相然始終寵遇不少衰正憲登庸寔繼荆舒氏曰珪曰確前沮後排其志弗獲一日伸然猶崎嶇讒邪中陰護正人力扶公論盖死而後已以是群姦切齒至興懷素之獄逞報復之私由今觀之公之清名亮節皦如白日遺墨散落人爭寶之其眎鬼蜮之徒身死名滅與鼠狗不異是果孰為得失耶提凳君盖公之諸孫方以材業著寔能世其家者然則吳氏之興殆未艾也

陳慧父竹坡詩槀

昔王子猷居必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而予

獻行不副名見謂汙獨然則予獻固愛此君政恐此君不受予獻耳今竹坡君並溪而廬種竹萬箇而有詩千篇好風凉月長唫其間此君有知亦當欣然爲君一笑也建人眞某爲作歌曰萬玉兮森森淸風兮滿林有幽人兮高蹈時擊節兮長唫長唫兮陸續鳳爲舞兮鸞爲度曲羗此樂兮誰知雖簞瓢兮亦足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按南軒先生二書皆將去桂林時作任侯所藏文公先生帖正其往復者也當　乾道　淳熙間二先生更相師友以斯文爲已任一言論一著述反復講磨必極其至當而後已此書所論中庸近思蓋其一也夫以二先生之學可謂深造自得者矣而猶汲汲於友朋之助如此况學者乎文公記濂溪書堂以爲斯文之傳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此帖所謂發明天命之意是也夫濂溪生千載之後而接孔孟不傳之統信天之所畀矣二先生並時而出講明斯道以續周程之正脉謂非天意可乎雖然天非獨私於二先生二先生亦未嘗以自私也學者誠能因其言以求其心務下學之功馴致於上達之地則道在我矣若曰二公天人匪學可到習卑守陋姑以自貿於世俗而已豈惟非二先生之心實有負於天也文公有不謂命之云意或在是故并及之

任漢州發策本末

嘉定庚午余與姑蘇黃公並直禁林暇日語余慶元間嘗挾發策事甚悉予謂任陳林三君子憤權臣之顓恣奮筆訟言而忘其禍之及黃公惻善類之蒙害悉力全護而不計其身之危皆非賢者莫能爲也會公求去余適視草遂引是以晉之俛仰十五年間公與陳林二君不復可見獨任侯敭歷中外功名燁然未艾也侯嘗友思當時所以策士者果何所爲而然哉愛君之誠愊塞於中有不能自已者爾此即孟氏所謂惻隱之心天理自然之妙也完而養之勿雜則異時格君事業特自是充之而已任侯其勉諸

楊文公書玉溪生詩

此吾鄕文公書也　國朝南方人物之盛自浦城始浦城人物之盛自文莊公及公始當　咸

平　景德閒公之文章擅天下然使其所立獨以詞翰名則亦不過與騷人墨客角逐爭後先爾惟其清忠大節凜凜弗渝不義富貴視猶涕唾此所以屹然爲世之邪鄙也歟某蓬藋之君距公故第不數里蓋嘗徘徊終日想公遺風而不得見今廼從公之孫零陵史君獲觀其真跡斯亦幸矣嗚呼前輩之典刑日遠鄉邦人物既寥寥其可數而揚氏之後如史君者復幾人其不可數也夫其可不更相勉勵也夫

許介之詩卷

予聞介之詩名舊矣歲甲申攜其詩數百首訪予於星沙曰某之少也獲登平園誠齋之門二先生不予鄙也皆相期於詞章之域今齒日長矣懼無以副二先生之望柰何予視其人昂然鶴立其論說今古娓娓不窮則爲之悚然曰二先生之知子厚矣然予視子豈直詩人也哉其智畧縱横可以參閫外之畫其雄辯慷慨可以使不測之虜二先生期子於詞章之域子將挨子以功名之會可乎雖然功名外物爾君子之所性有不與存焉子房孔明非義在於後韓仇討漢賊雖終身蹶穴可也豈汲汲於功名斬以自見也哉士苟自重其身則凡在外者舉不足計也然則予將進子於道德之場可乎蓋道德者君子成身之本功名則因乎時而詞章又其末也介之勉乎哉予之先君丞公在艱難時事業雖不克盡究而嘉言直道與李忠定公畧相伯仲天下以正人許之而潛心聖經作爲訓傳則又有先儒所未發者介之歸而求之有餘師矣若夫介之詩詞之敏贍則有諸公之題品在故不復云

胡子知言藁

孟子以知詖淫邪遁爲知言胡子之書以是名者所以辨異端之言與吾聖人異也楊墨之害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故知言一書於諸子百家之邪說辭而闢之極其詳焉蓋以繼孟子也學者誠能深味其指則於吾道之正且大異端之偏而小若辨白黑若數一二矣蕭君定夫以其所藏真藁示余敬拜而書其後

呂子約與彭仲誠帖

大愚呂公清風直節爲一世偉人某不及見之

矣而獲見所與彭君仲誠講學數帖其論讀明
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讀書以論語為主發
踐以毋自欺為本富哉言乎豈惟仲誠父當終
身服膺善學者皆當寫此一通寘諸座側

金尚書撰陳丞相誌銘藁

周丞相毀云某初學之年乙聞縣歛金
公彥亨為名御史論蔡權璫無所避
紹興戊午春以母憂去朝服闋奏丞相
鄉而弗用九二十年當乙卿歲　為宗
以宗正少卿召還歷權部侍郎給事中
壬午六月　壽皇初即位眷侍良厚是
秋某以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同任後省
見公直諒多聞年高而德劭每與從官
數其不可及吏部徐侍郎更因為某言
政和宣和間後生少讀史一日次狀元

府以得學至京師東南士子翁其宗之
來諸講門聞章古事廣不嫌聽惟公在
下坐數橫其有宗人同或則云素事孰
矣某事詠也□所考詖信然並公於史
齊皆能然究中之仕往敢論逆今不以
史書自簡其學何可即表匡語瞻重諭
實上不敢君則又有可究著特表而出
之某兼而被之二日有青據容羅氏遺
封本位官吏並合推後內旨止法人學
與轉行即今壽成皇太后也府趙舍每
月御殺家某客語公妃嬪位非中官即
醫流當疑止法前毖壽從紅上進從賞
今上單畏且不轉行上令田按收當第
奏公數曰君言畏也使夏賈沈殺推思
某賞未挽已書實行下今忘相意書自
縱奏可也某曰若爾尚當論畫度中綴
延公與某偶皆以識事詔身切不知公
奏何事但望見公再拜參上退而遂什
甫至流前□上迎勞云朕初留卿止欽
文適金安節讀御政論旋容位等行字

止末事不謂縱則正如此真全才也可
便進文字來某然從如公忠直不違赤
又如此章既上□御批休奏夏如位官
吏亦令依條回被此事非撰奢公塵德
壽皇可詔從張如待關吳後三十四年
公之孫承直如燾錢同發癱官覺宗公
文秦來于一言發趙其後以論家傳之
財君公文辭與雅如其為人讖者自知
何侍舊也變元元年九月日火傳龍文
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集書□揭閣
學政云某除與元年東詣吏部父署一
日詞中書舍人滄淹胡先生堂未定門
如傳于重客至某丞拜齋君迂之見主
實四人皆與播皓白敘冠陵益建退往
發以兩先生之于哀畜日昔為秀亨金
公此為盡變王公此為邦彥陳公是時
秦賢克朝氣象如此□妻層□元祐間
而蘇四人者又其遜也其名日諸望之
君神人然而某乃將以晦其葉尤叔稿
自變以謂雖商山之皓何必成馬後三

十六年得金公之文藁於其孫覓首篇
蓋公所作文恭陳公墓誌銘也讀之然
篇蓋自歐陽公碑王文正公之後才見
此耳蓋二相之文相為頡頏云敬書其
後　慶元戊午季冬中澣日太
中大夫煥章閣待制楊某書

觀平園誠齋二公所書見當時從臣同心體國
小有闕失不惜盡言又以見一時著英魁壘之
士峨冠委佩畢萃　朝廷如二老歸周四皓在
漢也此皆　阜陵初政而氣象如此二十八年
之治蓋可占矣遐想盛事為之三歎寶慶改元
六月戊午朝請大夫新除禮部侍郎兼同修國
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眞某書

王舍人元石家傳公諱介
故集英殿脩撰王公爲祕書監時兼備數三館
及還少宗正又以玉牒檢討與纂修之屬爲公
不鄙其愚所以顧待期許者甚厚故於公立
朝本末知之寔詳今觀公之子埜所爲家傳言
言皆實録也嗚呼以公之忠誠亮節正學遠識
使得盡發所藴施之　朝廷其益詎可量耶而
一時議論往往枘鑿難合以故不能安於　朝
而去既去不復召者數年而公歿矣可勝歎哉
可勝惜哉某嘗竊論公平生所立蓋有汲長孺

王元之之風恨世之知公殊少因讀家傳録書
于卷之末異時有良史者出未必無取於斯言
云

趙浦城祖殿撰敘近遺事
予讀呂黎公所譔曹王皐碑未嘗不慨然壯其
爲人王之帥湖南也氏將國良以武岡叛搴諸
道兵討之未克而王從一騎五百里抵良壁呼
而諭之盡降其軍是王以一身而賢師徒數十
萬也方杭卒據城以叛勢張甚趙公旁郡守爾
擁兵賑成敗誰得而訾之顧獨奮然提挾贐以

天子威德使㓙儔逆類悚焉動心脱錢塘生齒
億萬於鋒兇之喙功與曹王埒而難倍之二公
以帝室之胄遭時多難而能有所成就如此顧
不偉哉然曹王卒以勲名自終趙公未幾即頽
於娼嫉者之手有曹王之才之功而無其命盡
可歎矣　紹興間雖嘗白其沈冤追秩書殿而
卹後録孤之典延爲文俗吏所軋不果行尤可
歎也然世未有屈於人而不伸於天者以公忠
烈曾亡一命之賞以尊後而自蕃及曾孫踵科
級奕奕相照於太常名籍中以予所識若會稽

别駕浦城大夫之才且賢蓋所謂王之英璟而
羽之五采者也彼娼公者能厄其身於一時不
能使天不昌其後於異日自昔志士仁人所爲
特立獨行而弗顧者以天爲足恃而已嗚呼公
其可以亡憾矣夫

題李果齋所書鄭伯元詩後
予與公晦爲僚于泉山二年之間於學問文章
源流幾亡所不講獨罕言詩意其未暇屬意也
今公晦仙去已七年始於其弟耘叟處見其手
寫鄭伯元詩及登太白墳所作用工之深乃如

此然則詩之外其所未言者豈少哉昔坡公謂吾於與可知之者蓋亡幾其不知者不可勝計某於公晦亦云耘叟筆力趂拔甚似其兄見之如見公晦令人愴然興九原之悲云紹定庚寅十月甲子西山眞某書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四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題跋

鄭居士手寫古文孝經

自唐元宗御注孝經出世不復知有古文先正司馬公作爲指解太史范公復爲之說於是學者始得見此經讀文諷誦而習之者蓋鮮況能服而行之者乎居士鄭公居其父喪時手抄此經遵守惟謹可謂篤志力行之士方其落筆時用紙盖不暇精擇此豈有意於傳哉距今八十有五年蠹蝕之餘墨色如新使人捧玩起敬爲善之不可揜類若此烏乎昔人於其先一器一物猶謹而藏之況此編居士之心在焉主簿君孝且賢寶之以傳子後使鄭氏子世爲篤孝之門豈不休哉主簿名堯佐云

江峯文集 周伯起字起宗自號江峯野夫集二十卷

周君之文諸公品題甚悉然予之所以貴重君者不在是也盖自昔文人鮮顧撿操以柳河東之藝且賢而甘心自附於伾文之黨元才子始爲御史號稱勁挺晚節顧由敕使以進青蠅集冰之誚羞辱亡窮焉周君嘗官赤縣會中貴人

以事至有司挾權勢求必勝君毅然弗之顧卒明辨曲直而后已夫身在下僚而能矯矯自立如此使君與于厚徽之易地而處其肯為二子之所為乎予觀江郎三峰上揷層漢如偉人傑士盛服玉色立于朝姦諛為之奪氣意其所鍾必異如君殆庶幾者耶惜其沉淪選調所蘊卒不少施為可歎耳君評論古人多中理獨其辯靈均制行一節頗有取於揚雄反騷之言予所未諭嗚呼安得起君九原而商榷乎

詹應之三經

餘子詹應之自少有志經世之學淹貫六藝旁綜史氏記及百家言蓋嘗薄遊江淮覽觀山川形勢畫戰守策其言鑿鑿可用顧當世亡知我者退而湛思一室自先儒治心養性之說亡不觀既又曰吾之身存然後得以究吾之學則夫道家者流所謂嗇神保氣云者固不得而畧也遂之廬山入太平宮發其函笈所有窮日夜以讀盡得其指歸曰黃帝老子之言道也後世神仙方藥九還七返之訣術也道吾所當求術有不必泥於是研精陰符道德二經㬥年然後闚其妙又謂周易參同契二經之羽翼也併為之註釋合凡數千言頗用其法以自鍊養年今六十有六矣視其色如渥丹兩目盡碧或曰子儒者從事於此得無為聖門罪人乎應之曰噫子言是已然嘗思之人之所以有生者受命于天也儒者欲全其所予之理道家欲全其所賦之氣夫理與氣豈二物耶今夫大圭拱璧天下之至寶也夫人而知之故必為之韞匵焉繅襲焉然後其寶得全亡害理猶圭璧也氣猶韞襲也韞襲敗而責圭璧之完雖庸人且知不可氣弊矣而曰吾以存吾理其有是哉故吾所為養其生者非獨以嗇吾氣也欲吾氣之神明有以充其實理之充大也昔者鄉黨一書其言飲食起居之法甚備蓋閑閑焉如護嬰兒不敢少怠焉非以氣一則動志而安其身者固所以保其性與顧聖賢行之於日用之常而道家雜之以數術之異於是為不同爾吾儒者不顯為師說是守而於它學有取焉是吾之愧也然吾惟保順其常而非貪生以自利庶其可免乎且養形延年程子不廢道引吐內工蔡取焉子以為如何

問者無然曰命之矣予因釆其語書于三經之
末應之名峇自號曰霞山子云

慈湖先生行述

慈湖先生楊公將塟叔謹書來命僕曰先君之
墓予其銘之先生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
里訪予於粤山之麓亦以是為請竊伏惟念嘉
定初元先生以祕書郎召某備數館職始獲從
之游見其齋明盛服非禮不動燕私儼恪如臨
君師朞功之慼下洎緦麻服制喪期一以經理
為則而容色穆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
異於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僚有過微諷
潛警切不峻切而聽者常戄然一日見謂曰希
元有志于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某恍然
莫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
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先生之於某可謂
愛之深而教之篤矣惜其時方繆直禁林後從
語言文字間故於先生之學雖竊一二而終未
獲探其精微憂患以來粗知向道思欲一叩函
丈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某復
何所據以為進學之地哉夫未能深知先生之
道而欲傳信於百世之下此某之所不敢也雖
然有一焉蓋今傳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或有
表先生之門賢哲甚衆今狀其事者亦既有人
銘於體為最重述其道當最詳非門人高弟不
可也如某者或使之敘其梗槩而表於墓門則
其責差輕而可勉正夫幸以為然則願復于叔
謹而還以命焉故書于行述之後以竢銘者正
夫所慕正大蓋有聞於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
皆實錄云

慈湖訓語

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予顧嘗側聽諸公間
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畧
事為也今觀正夫所錄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
亦甚妙又曰徒思固不可為學不思如何是學
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耶曰學未純熟不
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
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耶至於
言道以本心為正言德以直心為主則其為論
至平實既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於當世之務
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畧事為者也是四

者旣皆異乎所聞至其爲說有曰成身莫如敬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孜孜曰兢兢曰勤恤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知不敬則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爲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眞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於先生者也

絜齋先生訓語

絜齋先生袁公道德文學　慶曆　元祐間人也某以年家子初拜侍于當塗　嘉定同朝始獲親炙某之庸鄙於道未有所聞先生獨以爲可敎方其數論時事人多譏其闊疏惟先生見輒嘉獎甲戌外補辱爲序言以贈稱其知有國不知有家知有天下安危不知有己訢戚始出關夜宿南山之招提詰旦肅辨色吏擊門以告曰袁司業至矣亟披衣迎拜曰先生何由之丞耶先生曰此何時而安寢也坐論世事至於涕流先生盛心昭揭日月今猶赫赫也方是時某年壯氣銳舉措有不合於道者先生直切切規警焉其後閒某頗自約敕輒對客談道之今傳君正夫所錄訓語蓋有一二爲某發者然自招提之別距于先生歿蓋十有二年迄不得再見歲月侵尋學弗加益悠悠長道未知所屆常恐有負先生期許之意追念疇昔爲之愴然歎九原之不可作用謹志于訓語之末云

建昌三傅君行狀

士有爵位窮于朝而名不見齒於鄉之父老事業彰於世而行不足以服其家之僮奴蓋暫立者易爲衆積者難揜故也傅氏三君子或仕幾達而不年或方仕而遽已或終其身未嘗仕然其德譽譪於州閭學問稱於師友其發也縣大夫至繪像於學而祠之此可以苟得乎哉記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詎弗信夫

著作正字二劉公誌銘

永嘉葉公之文於近世爲宗銘墓之作於它文又爲宗著作正字二劉同爲一銘筆勢雄拔如太史公數咏悠長如歐陽子於他銘又爲最嗚呼二劉公不可復見矣若永嘉之文亦豈易得哉其言　紹興末迄　淳熙中名儒十餘人言

論同出處偕如立直木於九逵之衢後生有所望而趨讀之令人慨歎不已夫言論同出處偕世之所指為朋者也名儒十餘人既為一朋望而趨者不知幾千百又為一大朋則士之相朋莫斯時若也然適足以增 淳熙之盛其功及於 紹熙 慶元間至韓氏用事惡其朋而盡錮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乃知 阜陵規摹真可為萬世法而歐陽子信為知言也二劉公在當時名論最高惜皆弗究於用今建陽大夫克莊昆弟方以文學材猷自奮其尚有以成前人

之志云

著作劉公奏藁

某少時讀著作劉公所對館職策未嘗不掩卷歎息今又從公之孫建陽令尹得公奏藁讀之其輪對則斥近倖盗權以為陰侵陽之應其上封論事又申言之至謂流播戲狎常始於燕游之無度人獸雜亂常出於御幸之無節嗚呼其亦可謂激切也已使遭前代諱言之時其召譴買禍當如何耶而我 阜陵優容奬納曾無纖介忤意主聖臣直詎弗信夫方 乾道 淳熙間中外既已大治獨近習有窺顰笑賣福威者一時端士正人指陳闕失必以是為先若相國陳正獻公參政龔公朱文公張宣公鄭自明魏元履數君子與著作公前後若出一口卒之伎幸小人消縮摧沮不能大為姦慝雖 阜陵英威聖斷所致然亦朝多君子正論日聞之力也嗚呼盛哉

著作春秋講義

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學者疑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今觀著作

劉公講義一以聖筆為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從死者晉文之召王宋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證傳之失所謂偉然者也昔歐陽子患偽說之亂經著為論辨自謂時雖莫同千歲之後必有予同者曾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蓋與之合公而有知當不恨後世之無子雲矣所講纔十有二條麟經大指畧盡於此其言曰吾聞法吏以一字輕重矣未聞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也旨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者其深味之

史記考異

觀劉公此編見前輩讀書考古其不苟也如此可以爲學者法矣

南軒東萊帖跋

南軒先生帖當在以郎官兼侍立時方發運司之置也一時賢士大夫爭議甚衆先生亦因對及之至是遂罷去自昔憸人圖進用必以功利中時君之欲故諫者莫能入惟 孝宗天挺聖哲聞善若決江河用能斥去聚斂之臣如棄涕唾帖中所謂上聰明能受盡言謂此也東萊先生二帖其一爲博士太學時其一自太學分教嚴陵時蓋先後年歲間爾是時中外多君子二先生帖所謂聖錫者端明汪公謙之者艾軒林公元晦者新安朱文公而周洪道之特立丘宗卿之盡言趙子直之好學亦見帖中皆當時名流也主德盛明賢才林立猶陽春正中風日怡暢奇葩異植終朞天壤間此其所以爲 淳熙歟慨慕之餘敬再拜而書其後

東萊與劉公帖

孔子曰爲仁由己曾子曰以友輔仁二說若異何耶蓋仁者道體之全精粗本末大畧完粹矣有譸焉如毛髮猶足以病其全自昔聖賢俛焉孳孳斃而后已者以是焉耳克己勝私猛厲奮發人固無與於我切瑳琢磨相觀而善我豈無賴乎人此聖門所以先後發明之也觀東萊先生與著作劉公帖雖吏事纖微有所聞亦必以告豈非所謂輔仁者與近世欺謾成風平時號深交密游聞過鮮相規警不惟無以成人之仁其自處亦不仁矣追仰前脩可爲永慨

夏宗禹悟眞講義

天台眞人張平叔作悟眞詩百餘篇行於世識者謂參同之後纔有此書予閒中雖頗涉獵然未能識其妙處雲峯夏宗禹自東嘉來遊幔亭示余所爲悟眞講義章剖句析讀之使人渙然無疑顧方掩關謝賓客不能從君從容叩以盡其妙然聞君之爲人材智磊落嘗入山東幙府奉檄走燕齊間功名之志銳甚年未五十遽欲捐棄軒冕從安期羡門爲海山汗漫遊其太蚤計矣予頃聞道家言學仙至難唯大忠大孝不竢脩鍊而得其說渺茫荒忽未易測知然使天上眞有仙人必忠臣孝子爲之非可倖而

致也今以君之材雖不求用世將有不吾置者勉為明時植立功業報國榮家忠孝兩盡然後從君昇祖夏黃公戯橋中遨商山無不可者君又有陰符講義諸書劉君茂潛樓暘叔已為之序引故不復云

畫師帖

朱文公以陸探微所畫師子像遺其外孫黃輅輅字子木勉齋長子也

昔者君子之立於世也其德則剛健之德其情則正大之情故以之闢吾道而異端讓氣以之正朝綱而姦邪喪魄自孟子沒惟伊川程夫子

晦庵朱先生為能秉之嗚呼偉哉子木之幼也晦庵已深期之今其問學日進而氣志日彊蓋庶乎不負先生之期許者雖然豈易事哉夫必剛健之德不為慾奪正大之情不以私汩卓然自立萬物莫能攖然後有以勝此爾子木其勉之

羅文恭公奏議

讀文恭奏議然後知公有古大臣格心之業也蓋鄒孟氏殁世不復識大學源流雖名卿賢大夫不過區區力持其國粊免禍敗焉爾獨一董仲舒揣為有見而志弗及故子程子嘗論之曰知求治不知正君知規過不知養德識者謂其切中後世之弊經筵之疏勸拳懇惻百世之蓍龜也方　寧宗初衆賢盈進而文恭獨爲巨擘正心一疏藹然仁義之言視子程子庶幾亡愧倘天假之年俾獲盡行所學則古大臣事業可以復見安得有異時權姦之蠹哉撫卷慨然為之流涕

羅氏六有齋詩 齋名取橫渠說

某竊聞之子朱子曰橫渠斯言甚善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盡日讀書或靜坐存養皆是用功處天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雖秋冬凋落生意未嘗不在其中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嗚呼斯言至矣某願與吾欽甫共勉焉

宋文叔編仁說

昔有問仁於程子者子曰此在諸君自思之將聖賢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其後南軒張氏裒洙泗言仁為一編而朱子乃以書告之曰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為人之

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却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出口入耳之弊夫朱子之學源流於程氏者也而其論顧不同何哉蓋程子之教人欲其體認於己以致求仁之功若徒會粹其言以資論說何益哉二先生之切於為人則一也宜春宋君文叔輯語孟言仁而為之標畧用意美矣予欲其實踐程子之言而毋蹈朱子之所戒故為題其末云

周氏輸苗記

嘉定某年某月詔旌表隆興府武寧縣進士周

某等門閭越某年某月後 御宸翰書棣華堂三大字以賜 今皇帝嗣服之某年有旨周某家秋賦其即縣以輸某等既承命則以屬邑尉童子仁記之又因子仁求文於某以繫于末某惟孝悌者民性之常不俟教而能也然自昔明盛之朝必深加褒勸者豈曰以利誘人俾相率而為偽哉蓋天命之性雖人所同而脩道之教則君職有不可已者故周以六行導民漢以三事教科孝友弟 順皆居其首 聖朝雖循唐舊用文墨拔士然窮山長谷寠閻下里之氓有以至性篤行聞者長吏必列于朝而顯異之自國初迄今其以旌門于書史者奕奕相望蓋風化之原莫尚於此者書曰表厥宅里植之風聲其斯之謂歟恭惟 聖明初政宅未逮及獨推本 先皇遺志隆恩茂澤首及於匹士之微至憫其賦輸之屢優而假之俾無車牛任輦之役豈非不世之榮遇也哉雖然周氏之所以獲褒于朝者以其異也而在周君之心則不可以自異也蓋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然後為亡愧而兄弟既翕和樂且湛亦曰盡彝之常而非過也然

則周君其何以答 上之賜哉必也弟昆相勉致知篤行以求合於孔門之仁中庸之誠大學之至善一旦得位于時則移其所以事長者事君推其所以居家者措之事業庶乎不負 兩朝寵異之恩周君其然之否乎

史太師與通奉帖

史氏在周為太史佚之言論與周召並傳在漢西都為戚里左將軍丹伏蒲諫爭有功元成間追我 宋中興而太師忠定越王出有太史之言論與將軍之功而忠厚所積則過之矣方其

柄國將護公道如命脉惜人材如體膚在廷諸賢持議間有不同而包涵容養亡秋毫忿疾意異時復還宰路所薦進皆海内第一流不以同異為用舍　淳熙初入見　天子以寛大開廣上心其言尤反復篤至平生行事大抵根本此意故能為國祈天永命身與家亦與蒙其休故參政樓公序六老圖謂其閭門習成忠厚無一人為刻核事者福禄之盛豈偶然哉今江右將漕之先君子通奉公與忠定寔為弟昆雖顯晦弗同而其德蓋相伯仲故淳熙丁未歲一門三進士當世榮之太師所予通奉帖正其時也丞相既世秉鈞衡將漕亦荐持使者節以文學政事自見於世昔東坡蘇公謂君子之澤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今史氏之所積既豐將漕尤董然慈仁所至以拯民卹物為事其培之者又如此則流澤之未艾可知矣嗚呼天道分明此太師帖中語也人能知天道之可畏則雖强之從薄亦不肯為不然者皆所謂欺天者也敢併及之以發明太師之本指云

書顔齋記

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蓋知識欲其高明故效天操履貴乎篤實故法地二者不容一闕也余雖未熟周君觀德莊以仙所記如此則其人蓋有志於上達之學者然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未有不由下學而可驟致者若徒馳志高遠而無眞積力踐之功則亦憑虚臆度而已安能實有進於此哉且毛生戰國策士辭氣夸詡蓋孔門所謂不遜者非學者所當尚以仙斂藏之語周君其佩服之

葉清父同歸録後序

予友葉君清父深於易而喜讀神仙之書輯篇論同歸録以示人曰此與易相表裏者也或難之曰夫屈伸之循環往來之更代者易之道也昧屈伸往來之理以求長生不死者神仙之術也二者猶氷炭之不合故有易則無仙有仙則無易而吾子偕學焉其有說乎清父曰子知易與仙之殊途而未知其歸之一也吾請嘗試言之子亦嘗試聽之夫陽尊陰卑者分之常也陰升陽降者氣之反也然常者為否為未濟反者為泰為既濟人而知此則養生之說在其中矣

且一陰一陽者理之不能相無者也易之道必貴陽而賤陰仙之道亦必進陽而消陰其自然脗合又如此豈非所謂歸之一耶夫世之有治亂存亡猶人之有始終生死也聖人於易苟可以常治而無亂存而無亡者必深致其意焉彼為神仙之說者貴其生欲其長生患其死欲其不死若悖乎天地陰陽之常理推其用心亦若是焉而已爾故乘雲馭風雖非吾之所能必然保精而嗇神養性而益命全其生毋傷其生亦豈理之所無哉然則謂易之與仙相為表裏可

不可也難者乃解既而清父以告予予謂易之為道廣大悉備故凡天下之數術皆宗焉而非數術所能盡也仙之與易蓋判乎其二致而理之相符則有如清父之所云者故采其說繫于同歸錄之後云

楊文公眞筆遺教經

遺教經蓋瞿曇氏最後教諸弟子語今學佛者罕嘗誦而習之也蓋自禪教既分學者往往以為不階語言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畧經教而求其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堪點檢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繆也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為首而深言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為一超可到如來地位也宜學佛者患其迂而不若禪之捷與以吾儒觀之聖門教人以下學為本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學佛者不繇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

而語性與天道之妙其可得哉余謂佛氏之有此經猶儒家之有論語而金剛楞嚴圓覺等經則易中庸之比未有不先論語而可遽及易中庸者也儒釋之教其趣固不同而為學之序則有不可易者文公留情佛典而於此經尤所欽重至親寫之翰墨豈非以此為學佛之實地歟公之孫九江史君將以勒之石故為發其大指云

感應篇

世謂感應之言獨出於老佛氏非也書有作善

降祥之訓易有積善餘慶之言皆此理也顧嘗思之所謂善者果何事耶傳稱活千人有封而殺降者殃及三世然則有志於善者必其權足以生人殺人然後可也陋巷簞瓢之士將焉從而用力乎否則嚴禱祀以徼福於鬼神植因果以希報於冥漠此又利心之尤而不足以為善者也然則當奈何余嘗聞諸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夫雞鳴而起未與物接善為乎施存心養性此人事也於天何與嗚呼知乎此而後知為善之本矣蓋天命之性賦之於人本皆至善自夫汨之以私亂之以欲然後反善而之惡爾心者所以主乎性者也吾能兢畏齋栗如臨君父如對神明則本心常存而性不失矣循性而行何往非善是為不負天之所予者即所以事天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為此而已苟存乎此則天下之善皆自是出雖功被萬物澤及百世亦舉而措之爾予故曰此為善之本也仙游居士楊公刻感應篇以施人于懼世之人不求諸內而求諸外顧以力弗足而怠焉又或出於僥求覬幸之私而反流於不善也故書之篇末以告觀者庶不失楊公之本指云

太一天尊應驗錄

神景方士周道珍輯太一天尊應驗事為錄以示某某稽首再拜言曰大哉天道之至仁也書曰號泣于旻天又曰無辜籲天傳曰人窮則呼天天之為天蓋可以號而愬可以籲而聞可以呼而答也古今載籍所傳若五月蜚霜白虹貫日等事不一而足則知天道雖遠而民之頻呻歎惜未嘗不亟聞未嘗不亟應也世待見尋聲赴感之號出於道家者流遂以為恥詫荒幻無所究詰而不知自昔聖賢已有是言古今天下實在之理特儒者言其常道家紀其異有不能同爾然則太一之在天果何神耶按司馬遷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又云天神貴者太一其佐曰五帝天位在中宮而佐以五帝則太一者其諸天帝之異名歟道家所謂大一天尊者其諸即此神歟嗚呼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讀是錄者當知天與人接其近如此兢兢慄慄一念有所不容欺毋徒恃隱痛之可以哀祈

鼻咎之可以求免而已是乃道珍所為次輯之
意觀者其詳之

勅封慧應大師後記

皇帝陛下改元紹定之夏四月有詔封建寧府浦城縣景祐南豐院故寧空禪師為慧應大師先是嘉定十五年汀邵劒三州疫死者各以萬計疫延將及縣境時既十月矣而炎歊不少衰知縣事臣知孝亟詣師而禱焉風雨旋至瑞雪繼之浹旬之間癘氣如洗明年夏五月田以旱告知孝又禱焉越二日雨明日又大雨高下霑

給歲以有秋知孝既新其祠以報邑人父老又列其事于縣縣以告于府府于轉運司轉運司下旁郡審覈如父老言乃具以聞請按寶慶三年明堂制書錫師願號時知孝已任侍御史數以師神異之蹟誦言于薦紳間聞者為悚然興敬於是奉常議以慧應大師為號用章厥靈制曰可是年某月勅書至知縣事臣植帥吏民迎拜奉安且將以刑下書勒石于師之祠顧謂臣德秀盍誌其事臣德秀竊惟昔者帝王受命類望為神人主既設為公侯卿大夫事臣羣吏之位

擇天下賢能以居之惠綏吾民俾各有寧宇而又秩百神崇明祀以佐人治所弗及凡皆為民而已故人臣之盡心官守者有陟典焉有加命焉而年事順成亦必豐其祀以報幽明雖殊其為勸獎一也後世緣古人追稱之禮凡神之有功於人者往往加以爵號雖先王未之有然厚於神者即所以厚於民也制不同而意同此

聖朝之所以公猶不廢歟 皇帝陛下嗣大歷服以來 詔書數下申勅郡國具境內靈祠之焯著者上于朝而褒顯之蓋得古先哲王事神

保民徵意維我慧應大師至性自天雖早捷方外之學而跬步不忘君父一念必及生靈當天聖中至仁在上師誦華嚴經以祝聖壽至一字一拜極其虔恭高踞仙巖寂然宴坐每烈風雷雨必爇香致敬願天下生民普獲霑潤去熱惱而生清涼其願力宏大如此是以其生也以善誘人暴傲化服雖盜賊亦為革心其沒也旱澇札瘥有請輒應如響斯答當 乾道戊子歲邑大旱饑甲子一周人復懍懍臣植祗栗厥心惟師為依精誠專燁休應遄格四封之內迄為

康年熙熙焉咸樂生業維師之仁大芘吾土實濟登茲其視　明詔所褒可謂亡愧矣臣謹推本末以繫于下方俾闔境耄倪欽戴　聖天子加惠元元之恩其有永無斁

赤松子經

按此經稱赤松子為黃帝作攷之傳記赤松子古仙人神農時為雨師漢張文成侯所欲棄萬事而從之遊者然世久人遠不可復考而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孔子定書斷自唐虞則後世所傳三皇五帝之書大抵皆托也然則此經果黃

帝時作耶至其言善善惡惡有以深儆於世則雖非真出於古要亦君子所不廢也夫善惡吉凶之報天理之必然而世之人未有知其所以然者予嘗論之天地之運化曰陰與陽而已陽主生故凡孝友溫良慈恕順睦者皆陽之屬也陰主殺故凡殘暴狠愎嶮巇劌刻者皆陰之屬也惟吉與凶亦然吉者陽也故為善者常吉凶者陰也故為惡者常凶猶君雲以龍命律以呂皆理之自然非天有意為之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善惡吉凶之應豈非以其類乎人能知一念之善惡則陰陽分積陽多則其漸可至於聖賢積陰多則去人而之鬼矣可不懼哉可不戒哉此經本為蘇俗設故其言明白易了觀文楊君猷父樂於為善刊梓以施用意微矣讀者毋以其明白易了而忽之寶慶元年下元後十日西山真某希元書

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後跋

慶元黨人者韓侂冑所立名也夫君子羣而不黨黨之為言豈美名也哉侂冑以此誣當世之

賢余意當世之賢將引避之不暇而後漢劉先生顧以是名游公之墓大理寺丞君復以是名其家乘為何哉蓋是是非非之理天實為之非人力可以倒置也漢之三君八俊非黨也而中常侍以黨名之方其加以是名也斥辱之摧殘之困將使天下之人同心疾之也然天下不惟不疾而益鄉慕之西州豪傑恥於不與而九隸名文德之石者至今望之若神人然然則人心所同然者果可以力倒置之邪當　慶元初拔賢盈廷人排為小　元祐而侂冑以區區鶚弁

乃欲祖章蔡故智一罔而空之於是姦黨之名以立彼其心固謂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亦孰知夫適以榮之邪游公在當時名居餘官之首不問可知其人寺丞君立志操行凜凜有父風隱德之報將於是乎在予讀其所鞾家乘不勝起敬而書之且歎侂胄之愚欲以一手揜天下之目也建安眞某

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

司馬文正公平生未嘗草書雖造次顚沛間一點一畫必如法度觀其書者即知公之爲人慈湖先生楊公道德學問造詣前脩而於翰墨尤極嚴謹嘉定初獲侍公於著廷見其酬答四方書問無一字作行押體蓋其齋莊中正表裏惟一故形於心畫亦絕類文正公而清勁過之傳君倢所藏孔壁孝經又其得意書也嗚呼先生不可作矣學者即此而觀之猶足以窺大賢氣象而知立德之本云

跋誠應廟記

郴儀曹發於郴而廟於羅池或曰驁山郴水之勝侯所愛也吁其誠然邪以某觀之皇皇后帝命百神以主四方亦猶君天下者簡群材以蒞衆事也其才宜乎是則使職乎是烏待其自擇哉儀曹之爲守也有功于郴殁亦祀于郴蓋帝嘉其功而胙以茲土非私之也靈澤廣惠夫人生以誠孝親殁以誠惠民始祠于浦城百丈山今建處信衢閩鄉火殆徧方其肇靈於百丈也有像焉得水而上里之人因奉而祠之今廟于赤石也亦然意者靈澤之功自近而遠故上帝因之廣其所涖之地若古諸侯加地進律之典歟然則俞君應龍之建是祠其亦奉行天命云爾以仙龔君栗既誌其事其復推衍其說如此使是邦之人知靈澤之食于斯也天實使之而非俞君之私意欽翼嚴事永永亡替云

跋湯士恭手書周易諸經

漢熹平中議郎蔡邕等奏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令邕書石立於太學門外學者取正焉然當時所書者易尚書公羊傳禮記論語而已餘未暇及也今湯君以八十餘老不緣朝廷之命不俾翰墨之臣盡寫諸經以及論孟亡軼遺者非其篤學耆古白首彌勵疇克逮此今之業文

辭取科第者雖一經不能遍覽况能盡筆之乎
一經猶爾况群書乎然為彼者不妨坐竊寵榮
而君連蹇至老無一遇者可悲也已然君不以
連蹇故而倦於筆墨此其所以尤可貴歟

跋周子德穎齋記

按詩實穎實栗穎謂禾之秀出者也凡世之言
穎悟穎痓者皆取諸此上饒周君子德以穎名
其齋而德莊少仙為之記其志蓋將卓然自拔
於世俗之表斯亦奇矣雖然不可以無本也予
嘗觀諸隴畝之間予方其播植之始芽之茁者
栗如也逮其少長苗之發者縠如也積培壅之
功飽雨露之潤歷三時之久疾風一秋萬頃雲
偃此豈朝夕力耶為學工夫何以異此勉哉周
君日從事於斯厚養深培以須日至之熟則其
穎之秀出也有期矣不然揠苗以助長適為學
道之累周君其戒之

跋王松監文集

嘉定初元公入為吏部兼西府掾俄遷少司成
又遷少蓬兼史事某始以校文侍公于檀闈既
又再侍于大學補試所未幾遂周旋道山群玉
間公時年六十五六鬚眉皓白顏如渥丹風度
粹然語笑有味居一日同舍食已俱出獨公與
留茂潛及某在茂潛極言臧吏之害謂當舉行
舊典黥隸竄入之始快物論某亦深贊其言竊
眂公有若微哂者頃之茂潛退某獨留從容請
曰鄉者之言得無未合理道願幸教我公笑曰
二公俱盛年不當頗持一切之論時雖未盡悟
公意固知必有謂也其後發觀過江諸賢議論
乃知 國初權宜時出之政姑以洗五季汙習
自中世後寢不復行故 紹聖 崇寧間章蔡
諸人不得借此以網善類然後知公精識遠慮
眞有前輩風流而恨前者言之易也因思 更
化初方大治權臣反黨公獨郤銀以泰道包荒
為言蓋與前說指意畧同使公得位與時盡行
所志則其均調消息之功必能深為國家元氣
之助柰何一斥不復而死隨之吁可歎已紹定
己丑昇伏山樊公之子綸以所刊家集來示反
復盡卷追憶道山對語時距今二十有二載矣
驚歲月之不留慨典刑之益遠惓然久之輒用
筆于篇末庶覽者不獨知公之文且有以識公

之志云

跋平冤錄 端平甲午建陽縣賊犯邵武守臣王埜平之

陸敬輿言兵者無它人情而已予友王子文講學論政素有本原未嘗嫺軍旅事也一旦祿林叩境從容籌畫動中節會曾未旬浹俘馘係塗樵川幾危而復安蓋其機神通悟洞照事情故能應變不差如此予讀耘叟李君所記本末知宣公之言爲不可易輒書其末端平元年八月五日建安眞某

贈五行任君 炳

以理論氣者濂溪先生之學也以理論數者安樂先生之學也鄖山任兄炳推演五行必本於理其殆有聞於二先生之學乎識者毋以陰陽者流例目之紹定四年某月某日西山野僕眞某贈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題跋

跋陳正獻公詩集

韓忠獻公不以詩名而詠雪之句皎焉有扶九廟貢八極氣象司馬文正公自謂平生於詩尤拙而歸田花菴等作至今想見其深衣獨樂之風流然則謂二公不能詩固不可謂二公有意於詩亦不可也丞相正獻陳公道德風烈爲阜陵名相第一高文大冊固已流布華裔而娛戲翰墨亦皆藹然仁義之言積中形外自不可揜信乎有二公之風也舊傳公集第既成有詩其門太庳者公曰異時使寵婢乳媼可開廼佳爾薦紳傳誦以配太祝喬郎聽事語今觀其示二子詩曰與來文字三盃酒老去生涯萬卷書遺女子孫清白在不須廈屋太渠渠此正落成時所賦也太史公有言使晏子而在予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僕之於公亦云

跋黃瀛甫擬陶詩

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於六

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榮木之憂逝川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是豈玄虛之士所可望邪雖其遺寵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詞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為耻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眷眷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遁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爾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外名教者可同日語乎三山黃君瀛甫擬作陶詩僅錄僚伯味出言外蓋所謂聲聲逼真者予嘗病世之論者於淵明之蘊有所未究故以是質之而未知其當與否也瀛甫其有以起予執

跋包敏道講義

紹定己丑之孟夏盱江包君敏道過予粵山之藤縣尹宋侯聞其名延致庠校發揮孟氏要指予亦陪末坐焉是日邑官洎學子會于堂上者九百數十人聞君講說莫不聳動歎未嘗有越翼日予復屈致家塾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之尚志為兒輩言之次論人性之善所以可為堯舜者明白切至聽者訢然忘倦蓋君蚤從朱陸二先生游得諸傳授者既甚的而家謹伯仲自相師友切劘講貫壯老如一故其所造益以超詣今年七十有八矣浩然之氣略不少衰稠人廣坐音吐清暢隨問響答往往破的昔晦庵先生嘗講于玉山縣學發明四端之旨幸惠學者至深象山先生亦嘗講于廬山白鹿之書堂分別義利聞者或至流涕某生晚不及拜二先生而獲聞君之名論亦足以識其師傳之所自矣學長吳千兕等将以君講義刻于學俾書其後不得辭君名遜敏道字也

跋宋正甫記章泉事

後山趙竟疑坡公以此去職章泉之送醬春亦然二公之於師友如此使其得志其忍負國

跋南軒先生送定叟弟赴廣西任詩十三章

棠棣之作至今餘千載矣藹然忠厚之情惻然閔傷之志讀者猶為興起南軒先生此詩於怡

怡之中有切切偲偲之意雖使不令兄弟觀之
友弟之心尚當油然而生况締緣有俗者乎真
蹟今藏宋正父家余觀正父與應謙二弟詩皆
睠焉有前脩風味所謂亦允蹈之者邪

跋西園宋茂叔遺稾

西園君蚤從南軒東萊二先生游故其文章議
論大抵根本理道鑿鑿乎皆適用之言非世之
雕鏤詞章者比而其詩趣味幽遠尤有南軒之
風使天假之年俾極其所詣則嗣先哲開來學
不在他人矣三復此編為之太息

跋宋正甫詩集

清隱之詩南城包顯道評之當矣乎尤愛其贈
陸伯微曰老去放令心膽健後來晋得姓名香
寄御史曰陰陽消長風閒際堂陛尊嚴山立時
送應父弟曰江湖多少盟鷗地莫近平津閣畔
行此皆有益之言又送謙父弟曰日用工夫在
細微行逢硬處便須疑高言怕被虛空笑闊步
先防墮落時和人云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
道不言真是又近理之言非嘗從事於學者不
能道也至若三甲未全一丁不識等句新奇工

緻則人所共喜不待予評云

跋趙章泉作何夫人墓表

衛武公年九十五作抑戒濟南伏生年九十餘
授尚書古今所傳以為希有章泉趙公以八十
有五作此表援聖經引賢傳秩然其有倫確乎
其不浮其眡古人寧復多遜嗚呼斯文也豈獨
永何夫人之傳凡為婦者皆當寫此一通寘之
坐側

跋蔡節齋題張生所畫文公像

張生父子稱紫陽形容人物非尋常能傳遺像

數百本粹然千載存無忘言學工夫日星皎無
言氣象真難貌後學深明未發時始信張生功
不少

文公先生教人有曰於靜中體認大本
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
節材叔父子來往先生之門久矣孰識
先生靜坐時氣象故所傳像不特工於
形肖之間而得其所存之妙焉凡學可
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惟此有非言
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

之道必於此而求之毋忽戊子立秋日

蔡淵書

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材叔之筆能傳文公所不可傳道技雖不同其皆有得於文公之天者邪

跋餘干陳君集杜詩

尹和靖論讀書法必欲耳順心得如誦己言陳君之於杜詩可謂耳順心得矣學者能用君此瀍以讀吾聖人之經則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者不難到也

跋蔡忠惠帖

蔡端明帖藏餘干舒氏後有趙忠定公題字讀之如見兩賢面目真可寶哉

跋山谷黄縣宇序

東坡銘蓮花漏曰惟無意無必然後可以司天下之平山谷此序其稱蔡之德亦然士大夫用心當眡以爲法

跋黄君汝宜廷對策後

以布衣造　天子之廷親承大問此君臣交際之始也一時議論所發可以占其平生蓋君子

小人之分利與義之間爾志于義則必曰君天也父也孰有對越上天而可娸乎孰有事吾父而可有不盡乎　朝廷有曠闕在位者不敢言吾言之生民有慼憂肉食者不敢言吾言之此事天與父之當然者也推是心以往則進而立于朝必不敢爲爵秩而欺其君仕于外必不敢爲貨賄而賊其民凡皆一念之義爲之也志于利則上欲希舉首下欲不失甲科鰓鰓然唯恐落人後時方攻正學則曰僞黨不可容時方啓兵端則曰大義不可讎僥幸一得而已他奚卹

推是心以往位於朝必不能以父事其君仕而居民上必不能以赤子視其人凡皆一念之利爲之也夫始進以義猶或繼之以利孰有始之以利而能以義終者乎莆陽黄君汝宜對策大廷盡吐其平生之學亡所回隱可謂亡負始進之節矣自今以往惟勿替此心而已雖然人心之危亦可畏也昔爲窮餓且死而不受今爲燕私屋樂而爲之本心之難持雖聖賢不敢忽黄君其尚勉之哉不然則對策而斥權倖者徼之也得位而因權倖者亦徼之也是豈不甚可畏

哉黃君其可不勉之哉

跋張魏公五逐堂墨帖

懿哉曾子之論孝也世人知不得於親之為非孝亦孰知夫居處不莊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陳不勇之非孝乎五者之於事親若無所與而曾子云爾者盖父母之於子全而生之者也所謂全者豈獨四支百體之備而已有是形則有是性舉天下之善無不具焉自居處必莊以至於戰陳必勇皆善之目也一善不存則為虧其性虧其性則為辱其親矣尚焉得為

孝乎然曾子於此必總之以敬之一辭者善具於性而主之者心是心常存然後能不失其性故敬則五者皆遂不敬則五者皆失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至於啓手足而后知免歟或者以戰陳非儒者事而有疑焉吁子以為古者文武之教亦若今之二致乎垂弧矢於有生之初習射御於幼學之際凡皆為武備設也孔子曰我戰則克聖門高第執干戈以衛宗國班班見傳記間為人臣子而不知兵臨敵亦然忠勇俱喪又安得為孝乎愚故推明忠獻名堂之意以遺

耕道諸孫友民相與共勉焉

跋困齋方公耕道事實

困齋方公愛君憂國之忠守道固窮之操皆足為一世人豪而扼於秦氏弗獲究其蘊士類惜之方是時元勳巨德内外倚重莫知忠獻張公高文粹學正論嫉邪莫知呂紫微胡衡麓與横浦澹菴數君子困齋皆從之遊情若金石而忠獻知之特深則公之為人可識矣公既連蹇以終其後亦稍不振獨從孫友民文采甚蔚氣槩弗群蓋庶乎能世其家者然公之所以自立豈

易至哉有問學以浚其源有踐行以充其實然後它美可貴也友民其勉旃

跋龔尉所記全氏心遠堂

龔君少仙此記其於淵明心事模寫畧盡忠父復令予著語予尚何言獨嘗記昔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先生語以告曰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嗚呼今人局迫樊籠中所見不逾尋丈所志不過錙銖刀焉足以語此欲學淵明者曾

即胡公之言求之

跋韋翔卿詩集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而作抑戒此聖賢之士非常人可及後世文士亦有齒宿思新者麥十高而理不衰求之吾卿若仙游楊公八十一而作詩有妙語静春劉公七十九而為文有深指胥予所素之也韋君翔卿亦吾鄉人一未嘗之其名字一旦遇之於仙游出其所作詩幾三千篇秀腴可喜其中有酒色財氣四詠尤足砭世人膏肓問其年八十有四矣吁韋君老於詩如此其居去予能幾許而廼不之知然則士之沈淪蓬蓽不為世所識者可勝計邪君壯歲多薄遊江淛閒晩不復出貧無以自養方棲泊山林仰道宫齋粥以給然以吟咏自適無荒寒顦顇之色其亦可敬也已君名應龍自號曰坦齋云

跋虞復之春秋大義

右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焉長伯静次復之又其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亡不通而未及論著顧嘗語三子曰淵女宜紹吾易學曰沉女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焉旣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居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爻為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學者必義求經而不以例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悔而私者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亡幾而九毀彛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為也故經於蹟仲子納郜鼎皆揭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即舜之心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為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蓋天下之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亡異指昧者析之而通者一之也西山於是乎得所託哉君又將為王綱霸統一書明王道所繇釁與霸權所自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氷之戒尤有功於世教云

跋袁侍郎樸仲奏議

侍郎袁公以清名直節受　阜陵之知自庶僚峻躋㒩從其制詞畧曰有愛君憂國之心有憤世疾邪之志雖未諧於中道要可謂之正人大哉王言公之平生盡於此矣然嘗疑之公之忠誠亮直既爲一世正人矣而猶未合中道何哉觀吾先聖有言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所以約其偏而歸之中聖門鑪錘之妙大抵如此袁公之德純乎剛者也剛之過則爲世所不容故聖訓及之是亦洙泗成就英才之意也其後公果以此不安于　朝退居梅巖十有餘

載竟老泉石當世惜之今觀其奏疏遺藁凛然精忠無所回隱使當前代諱言之朝必以爲狂爲訐爲干名爲賣直安得有正人之褒愚於是三歎　淳熙之盛

跋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真蹟

宗上人自徑山歸閩中出示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三帖喜津津滿眉間曰此希世之寶也三君子或以文章氣節名或以功業著或以道德稱遺墨壹楮學者寶之宜矣上人釋氏子迺亦寶此何哉且楊公著傳燈劉公宗大慧固釋子所樂談若朱公則異乎此矣而上人惟是之從不問同異此意尤可嘉故爲敬書其後

跋王雙巖文集

予讀雙巖先生集其論理道不顓宗伊洛而得伊洛之粹不深泥老佛而間發老佛之微其古賦似東坡詩歌似太白其辭不矯抗而健不凋鏤而工不組繡而贍信乎其偉於文者也昔河汾王氏謂文士之行可見今即雙巖之文而想其爲人其殆易直慈良郁乎若春者也綢繆於

君親之義而悃欵於骨肉之情者也群居族處和不流峻不激舉觴命侶風流燗雅而不昳宕於繩尺之外者也有如斯人而卒老泉石世謂科目能盡籠天下士其果然邪感歎之餘輒以所見繫于末且寫寄先生之子詳刑公未知以爲如何也

跋辛簡穆遺事

建炎中簡穆辛公以廟論推擇來尹浦城當熊寇燔燬之餘披榛莽招流散人以復業又會盜起鄰壤蹂松溪蹴政和盡驅其徒以來票疾如

風雨公募民為彊弩手射卻之殲其渠五六人遂大奔北卒全一方公於浦城可謂有大造矣公初寓治勝果院後解縣組又寓安國精藍者久之壁間有所題詩及與寺僧往還書距今百餘載筆墨如新其嘗語鄉之士友盍祠公于安國衆以為宜主僧亦訢然願效力會多事未克就今觀公誌銘遺事其忠孝大節既偉然為一世標表至微細之行人所弗覩者亦莫不曲盡其當嗚呼此其所以為簡稽與起敬之餘因筆于編末高山仰止之意當於祠記詳之

跋朱文公所書諫議馬公詩

按公以　建炎二年九月坐言事謫濮州詩當是此時作自河南二先生發明中庸之指開示學者公晚從伊川於洛盡得其精微不幸遭時大變適任言責倡存趙之義折偽楚之僭精忠凜然功在宗社至是又以論汪黃誤國竄投必死之地而笑談就貶無秋毫畏沮意豈非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者邪此詩賴朱文公親書家傳不泯某舊得之建安葉氏會公四世孫承直郎淮來丞南浦見之慨然請刻石寘歷壁亟以授之嗚呼公於中庸之道所得至深而詩之末句猶以未死自期蓋理無窮學無止自昔聖賢所為乾乾終日死而後已者也公雖竟以謫死而英風毅氣今猶生存學者觀此可以得師矣

跋陳北山帖

北山先生陳公辭章翰墨為近世第一此其未五十時書也筆勢遒美已如此至晚歲則猶龍騰虎踔不可搏執矣予嘗見公所作贛州三橋詩又自書而篆之每歎息以為袁州學記號稱

三絕然非一人之手而公獨兼之豈可及哉此帖與建陽陳君朝瑞蓋公同門友也是時偽學之論方譁文公先生力請致政事廟堂未之許帖中所及正指此也後十餘年　天子始誅權臣而文公與朝瑞久已仙去獨北山年幾八十盡見更化後事出入中外垂二十稔卒不肯少變所守高臥不出以眉壽終帖中所謂不易初度此其素心也朝瑞居與文公鄰壯老相游從於學無不通貫登紹興四年第得尉永豐未上而歿士類惜之此其假令邵武時也有子庚能

不墜世學持此帖示余為識其末

跋朱文公帖

紹熙間文公先生刊定四經于臨漳其後龍圖詹公又刻之三山易本古經書詩出小序冥卷末春秋不附傳先生既幸學者得識經文之舊至音訓亦必反復訂正而後已嗚呼此吾夫子作經之心也當是時群邪噂𠴲設為黨禁網天下士凡先生片文隻字所在皆擲剝弃惟恐後而詹公於此迺始刊先生所定經文于學不少顧避其尊聞行知不為禍福所移奪如此豈

易得哉陳君少仙總龜字朝瑞先生之門人而詹公之所友也家藏先生往來書帖甚富此特其一君之子庚携以相示謹跋而歸之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瑩堂記

觀胡文定公傳家錄自聖學之源流治道之機括脩己接物古間細鉅皆為子弟言之故自致堂五峯昆弟至于西園或出或處皆能行天下之大道守古人之正法至于女子亦有如夫人者焉二南之詩以化行閨門為極致家人彖辭曰利女貞蓋男正易女正難胡氏之教能使女子有賢者之行其道行於家者可知矣慶子以瑩堂記示予謹再拜而書其後

跋項吉父講義

項君講義諸賢題品已盡不待予言獨觀其名菴之義犂然有當余心者安樂先生言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君之名菴殆其近之雖微講義知君之為善學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先生是時年二十有二此記今不在集中豈以為少作而削之耶然其言曰古之所謂文者將

以治其身使合於禮在內者粹然而在外彬彬焉其本不出於脩身其極可施之天下此之謂至文嗚呼斯言也其可以少作目之哉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予聞徐君德夫之賢未之識也獨見其潛臺所發策意其蓋嘗從事於諸老先生之學者今乃以文公數帖來示其於遺墨且寶之如此則公之格言大訓必常服膺奚疑諸帖所以告學者雖不同要非越致知力行四字德夫深玩實體而守之終身異時所到將有不可涯涘者德夫

其懸之

跋南軒先生周氏寓齋詩

蒙莊氏以軒冕為寄以形骸為逆旅可謂達矣然其弊也舉天下人倫物理一以虛假目之如此則善不必勉惡不必戒此害道之尤者也周氏以寓名齋而宣公詩之如此學者所當佩服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嘉定初年識公鄉城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話言所及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當時達官貴人有知公者舉措少不合物情公輒盡言規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劾公然在　朝時未知所坐果何事後二十餘年乃見公上政府書一通其論是非成敗至今亡一語弗驗嗚呼賢哉宜其為文公所重也其子文甫來官于閩以考亭書帖見示謹識其末

跋朱文公詩元亨播群品篇親書示鄭郎老

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即太極也其所以播群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為仁為禮復則為義為智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而靜其本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發之中安得有既發之和故此詩謂世人之擾擾適以害道不若林居之士靜觀密察猶能探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處喧寂為間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

跋王樞使軒山集

樞密相需須王公以精忠勁節際遇　阜陵片言釐音當遂定君臣之契不十年間參和鼎餁獨斡斗樞明著勳烈為一時名輔弼之最　嘉定更化初諸老聚在闕遂多除道公秉政時事甚後假守洪饒又皆公故墳樹地流風遺績猶有存者心誠鄉之獨恨未得其平生遺文讀之以自壯紹定四年公之子通判汀州村以軒山集來示其詔告溫醇得王言體表章詩什寫出胸臆不待藻飾而辭義煥然蓋公之為人英邁卓犖軒豁明白故其詩文往往似之彼世之琱章刻句自以為工且麗者方之蔑矣然公文之偉尤在奏議顧不見集中豈以言論峻切似彰時政之闕故邪嗚呼不觀歐余王蔡之諫疏無以

知仁皇帝如天之盛德方乾道淳熙間衆賢賛于
朝直言屬於耳此孝宗之所以聖也然則公之
奏議弗傳可乎故輯之編末以俟

跋江西趙漕救荒録

嘉定七年予自殿坳出漕江左趙侯彦覃爲主管帳司明年諸郡大旱蝗予被朝命推行荒政侯悉心佽助無遺力桐川地素瘠至是艱險尤甚予屬侯先往賑凡所措畫具有條理予至發廩賑給而已憶初至見侯迎勞曰昔吾見子之面今吾見子之心矣自是深敬其爲人是歲朝家捐錢粟以惠一道者亡慮百萬計予與諸臺奉行惟謹而以慎屬宣力者侯爲最多訖事民得無殍死溝壑侯由是聲稱籍甚不數歲入官于朝出守廬陵郡未幾持本道漕節軍旅之餘繼以饑饉侯又推前日所以佐予者施之江右其所全活不減金陵時書来告曰昔者江東救荒之事某幸與聞其所記本末具在竊不自意復得推行於此始知前日之纂録不爲無益既鋟諸木其盍爲我序之予惟趙侯昔者盡心荒政非有所爲而爲之也然去幙府財十四五年遂爲使者任荒政之責豈非心乎愛人者固天意所屬而爲善之報亦昭昭甚明乎有位之士視此宜知勉矣序非予所敢爲姑叙其畧題于卷之末

題全氏拔雲齋

金雞一峯爲浦城最勝處而全氏拔雲齋寔踞其巔人物彬彬多自此出中改爲道宫忠甫今剏小齋其右以復前人舊蹟予一日攝衣而登群山回環萬象呈露恍然若超塵世而遊無何有之鄉則爲之歎曰古人喜高居遠眺者豈徒以動心駭目云乎天壤之間横陳錯布莫非至理雖體道者不待窺牖而粲然畢睹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而悟靜壽觀水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於其目則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識也忠甫之子弟群從多好學試憑檻而寓目焉仰太虚之無盡俯長川之不息則吾之德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非富有不足以言大非終日乾乾不能與道爲一則於進脩之益弘矣若徒以拾取科級爲繡雲探月而念念在是吾恐役溺於名區利藪中與汩汩囂塵者等爾康節先生曰

天根月窟閑来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豈謂是邪
既以復全氏文以自警云

跋曹唐弼通濟倉記

太史黃公之詩有曰餓興貧人共年穀定有明月生蚌胎世知誦其言而未必深信之也撫之宜黃有曹君堯咨者自其先世欲倣建昌吳氏為社倉未果君嗣成父志即其家立度大計所有之田歲收畝六升以入之遇年饑則發以糶量必寬價必平於是一方之人賴以全活者甚衆君平生力學工文名不一挂鄉大夫之籍其子錫敏晤絶人方應舉時制名未定里人吳君盟仕衡山夢君子姪三人皆為送而錫與焉遂易今名是年舉進士明年擢奉常第夫名不以他而以錫是天貽然示以畀子之意也紹定二年冬盜發鄉封宜黃人亦隨和而起環邑數鄉攻剽燔傷無免者過君之居獨曰是家能平糶以惠鄉里相戒使勿犯及亂定君家廬舍邸墅皆全昔漢唐之季盜不入康成表聖之閭世傳以為異事今於君見之顧君本心不過謂鄉里有相賙之義耳非有所覬幸而為之也及夂而不憐天與之人誦之雖兇強不道如盜賊亦知毋負君之德然則謂天道遠而人性惡者於此可以悟矣錫字晉伯其中第亨實取之後使江東又邀致幙下時方講行荒政晉伯宣力最多用是縉紳稱其材今官奉議郎前知寧都縣事業最最未艾也尋讀君所作通濟倉記數仰文之譔書其後以警世之為富不仁者俾知希慕其萬一云君字唐弼德善之詳見於李侯劉所為墓誌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為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愧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宣其褒表忠義皆可為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檜相武之見抑不過不為公卿爾而公方違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為甚而假月之罪又浮於衛陸也嗚呼忍陵雲漢之章忠宣霜日之節將與萬古相為亡窮而權臣氣燄氷解燼滅久矣考論人物者其顧為公乎抑願為檜乎有志者必知所擇

跋孝宗皇帝卹刑御筆

臣案王制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然則聽獄議刑者真宰相事也古之論刑者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君相之所以祈天永命正在於此宜孝宗皇帝以屬之二府大臣與洪文惠公時以宰相承詔命當是時龍恩厚澤滲漉海寓和氣融液如歲方春此孝宗之德而公與其僚奉行之功也嗚呼盛哉

跋彭忠肅文集

漢西都文章最盛至有唐為尤盛然其發揮理義有補世教者董仲舒氏韓愈氏而止爾國朝文治蝟興歐王曾蘇以大手筆追還古作高處不減二子至濂洛諸先生出雖非有意為文而片言隻辭貫綜至理若太極西銘等作直與六經相出入又非董韓之可匹矣然則文章在漢唐未足言盛至我朝乃為盛爾忠肅彭公以濂洛為師者也故見諸著述大抵鳴道之文而非徒文人之文公之子禎浦史君鉉以鋟本寄余敬題其末

跋孔後龍洙泗言學

昔南軒先生嘗輯洙泗言仁一篇發揮其義使學者知所以為仁今衢梁孔君又輯其言學者四十餘章章為之釋使學者知所以學君以先聖之裔而研精先聖之書其所發明有補學者雖然嘗論二十篇言仁與學蓋亡幾玩而繹之實無一語之非仁亦無一語之非學也姑以首篇言之時習而說朋來而樂固學矣孝弟以立本巧令之鮮仁非學乎學在是仁亦在是知乎此而後為善讀論語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此靜春劉先生與張宣公帖也是歲淳熙戊戌眉山參政李公年甫冠其季今制閫侍郎十有八耳靜春皆以蜀中師表許之二公果能以文章德業自著不負所期然靜春不惟知之又屬宣公成就之蓋人材世道之所賴故其惓惓如此知人之智愛人之仁於是乎兼之前脩用心真可敬仰

跋陳復齋詩卷

某己丑春嘗為自箴曰學未若臨卭之邃量未

若南海之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君質悅於義
爲之安莆田者指予師後而言也其無後者平
生故人而每歎其不可及後其亡三年乃見所
與友人劉君詩卷蓋於堅臥不出浮言易佝之
際而自處泰然佳時良夜邀朋命侶登覽賦
詠之娱回賬其昔負𦕅時掩關偃臥惴惴焉不
敢少自放者相去遠矣於是益歎其不可及而
痛其不可復見也劉君於後齋爲德友故其偕
從容賡倡數云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莆陽劉隱君以讀書小記示予予讀之歎曰懿
哉劉君可謂知學問之本矣孔門獨一顏子爲
好學顏子所問前曰爲仁後曰爲邦舍是亡他
學也蓋爲仁者成已之極而爲邦者成物之極
體用本末究乎此矣顏子所以亞於聖人而孟
子期之以禹稷之事業豈非內聖外王之學已
備故邪漢以後學者始多端記問綜古今文章
妙發軸號爲儒者極勢然以成已則不足以成
物則甚難其亦何貴於學乎予屏居八年中吟囊
簡未有云獲獨嘗竊謂士之於學窮理致用而

已理必建於用用必原於理又非二事也顧思
夜索惟此是求間以語諸人鮮不憮然者蓋後
世之學言理或遺用其病爲空虛言用或遺理
其弊爲粗淺不知理即用用即理非混融貫通
不足以語學之成今觀劉君之書內不遺理外
不遺物乃深有契於予心雖然道無窮學無止
以劉君之静且篤懋懋而弗舍庸知不詣其極
乎故識于末編以待

跋張平仲注三畧

三畧先秦書雖非塵揚翁自作要必其遺法予
嘗深味之其言治國養民法度與儒者指意不
詐而斂藏退守不爲物先之意則黃老遺言也
子房號稱善用然最所得者不過與物推移變
動無常因敵轉化動而輒隨數語爾以此推之
則今傳於世者正子房所受書也盱江張平仲
少嘗此書爲之傳義簡而能盡深而不鑿所貴
乎儒者正以其恥一物之不知況兵重事而可
以不知平仲於是乎有志矣

跋秘閣太史范公集

諸葛武侯文采不豔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

牧敎至今為學者膾炙有志之士擎節讀之有至吁欷流涕者六朝隋唐文人動百數十篇穠華纖巧極其琱飾或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為文豈必多且曩予欽秘閣太史范公之學得於其舅氏胡文定公立朝行已大略相似其見於議論必尊春秋古經必排王氏別說必明夷夏大分必闢和議必詆權臣今其集中斑斑可睹而上恩陵諫屈已封事責秦檜忘讐辱國書尤所謂光明絶特者也使公平生亡他文獨此二篇亦足以貫虹霓而摩星斗矣嗚呼偉哉某年某月日夜讀公文不勝歎仰書于集之後以歸其孫某

跋天台劉深父杯水編

開禧丑寅間天台劉君深父為候官尹余將在建帥幕府閒相過講論文字君每舉史傳娓娓數百千言漢許后上孝成帝書於班史為隱僻處學者多不道君一日對客誦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為屏風張某所等語余細聽不一字差至今猶想其風度也後三十年某子聯過余出所謂杯水編者閱之盡卷其為行軍作者多開禧用兵府事予親見君所賦者嗚呼以君之文學標致去候官幾將不復起而余閣昔無此閑一世後乃更來畀舊遊如夢中事宛生窮達不足道獨於君風流意度有不能忘云

跋陳北山序黃耆伯本末

清逸黃君山為神仙之學且有志當世之事為故北山先生陳公所知公之子今寶章閣待制子華為福建招捕使君以賓客從有功白于朝得武爵清逸弗願也願弗忍隊先世遺緒以州文學齒吏部銓樞密府聞其才召使典兵議此功名爵至之秋也昔李長源嘗學神仙矣既而為唐家三帝且建大勳業人謂長源以將相易神仙失計吁使長源真能驂鸞鶴追沆瀣餌朝霞不過自私其身爾況大忠太孝不俟脩鍊而得神仙此真誥中語也予嘗謂天上果有仙人必忠臣孝子為之清逸勉乎哉抒赤誠以報國其斯謂忠揚令名以顯親其斯謂孝勳業就矣浩然來歸吾已結廬梅山之陽振袂武夷之頂子能從吾游吾將分半席以待

跋宋嘉劉君誌銘

劉君躬行於家而人化於里無利之誘而為善者勸無罰之驅而為不善者恥非有過人之德不能以儒者而知兵以匹士單人而能扞一方之患雖非有過人之才不能然卒以布衣死窮巷者世無周賓興唐辟舉士不能牽合組織為文章者往往坐窮以死獨劉君乎然君之為此亦以盡吾天分爾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於夫子窮之終身宜若不我知者然下學而上達天之知我不既厚乎學者深味斯言然後識先聖不怨不尤之指端平初元夏至前二日建安真某書以遺君之孫晋明

跋黄容安避地集

黄君避地閩山又徙建陽崎嶇艱阨可謂甚矣而示兒之作乃以義命自安非嘗講學知道者不能及此可但以詩人視之哉紹定五年六月二十日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書

上皇子書 乙年

八月吉日持服真某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皇子國公某竊伏田里恭睹六月丙寅詔書茂建親賢爲國上嗣蓋自少陽虛位以來天下喁喁之望在於國公有日矣聖上深惟至計大臣翼而成之於是其議遂決自畿甸之近以至于海隅荒陬之遠自羣工庶列以至于迯營百萬之衆自戴白之叟以至於髫齔童孺之無知莫不歡欣鼓舞幸平治之有期或至於感且泣也竊嘗思之皇子國公英明聰叡之質恭敬溫文之德得之於天而成之以學者固不可及然而足迹弗離於宮庭交游不過於僚寀精神心術之運言動操修之實兩宮知之可也外廷士大夫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兒童走卒何自知之都城知之可也四方萬里何自知之吁此正中庸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者固如此也方國公自修於深宮之時亦豈蘄乎人之知哉及儲位一虛大計未定皇族帝胄集于闕下者無

慮以十數而朝廷之士議於朝曰無如國公也學校之士議於學曰無如國公也其它私議竊語亦莫不然彼其平時與國公聲迹不相聞利害不相及非蒙私恵覬後福者而其情乃爾旣而恩命之錫果不庸釋焉以此見人心至公之理雖天亦不能違之也然而兩宮之所以畀付國公與夫天下軍民之所期於國公者盖甚重而弗輕矣而今而後學問必益進於前德業必益光於前然後足以饜天人之心塞中外之望國公其不可不深勉乎此也然則其道將安出哉蔽之以一言曰誠而已矣夫誠之爲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純乎眞實而不雜以虛僞是也何謂不欺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誠遠矣姑擧其槪言之如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掩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爲納諫之名所愛者姦邪而繆爲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敕於大廷廣衆之中而放肆於深居燕閒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奢泰隨之勤怠之靡常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伏惟國公旣以是得之於先某願復以是持之於後其孝也必誠於孝其忠也必誠於忠親賢以誠而喜佞之私不參其間好學以誠而燕游之樂不干其慮進侍兩宮其誠固如此退處私室其誠亦如此出對賓僚其誠固如此入親近習其誠亦如此不惟勉強於一時抑且安行於悠久不惟克謹於其始抑且弗渝於其終夫如是則學問日以光明德業日以充大循是而往雖優入聖域可也天人之心愈孚中外之望彌愜而聖上之所以爲天下得人者亦有光於堯舜矣國公其可不深勉乎此哉又嘗考之先聖賛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

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况觀古昔凡過於剛者爲亢爲暴爲強明自任偏於柔者爲闇爲懦爲優游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其害治一也迺者竊聞開府之初明敏如神事至立斷威令振舉羣下肅然此誠剛德之著見者而某之愚則願於厚德載物之義復詳玩而深體焉蓋剛之與柔貴於迭用而不貴於偏勝故也聖上溫恭慈仁若純任柔道者至於正權臣之誅絶仇虜之聘英威赫然上媲孝宗今茲國本之建獨出神斷其視仁祖復同一轍然則聖上之

德可謂達剛柔之中矣惟國公味先聖賛易之微言法聖上執中之全德以剛明果斷爲本以含洪寛大爲用渾渾乎如元氣而舒慘之運弗偏溫溫乎如良玉而廉劌之形弗露此尤羣情之所瞻望者也抑某復有獻焉傳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謂其各有所職也夫天地之大而猶以職言它可知矣故總攬權綱者人君之職也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國公任兼臣子所職果何事哉盡視膳問安之敬以承兩宮溫凊之歡盡修身進德之誠以副兩宮眷倚之重此

國公之職也至於政事之弛張人材之用舍此大臣之職而非國公之事也國公研精問學其於前代政治之得失用人之是非不可不深求不可不熟講若夫見諸行事則有位焉有時焉不得而越也易之道處之不當其位行之不適其時則雖正而有悔乾之爲卦初則曰勿用二則曰在田三則曰夕惕四則曰自試此以位與時言之也如使處三而自試則躁矣處二而勿用則棄矣以國公所處之位而揆諸乾之六爻正乾乾夕惕之日也乾乾者何兢業之謂也夕

惕者何戒懼之謂也若昔聖人雖履至尊咸至治猶必以兢惕自處而不敢一日安况於國公居九三之位而當九三之時則其寅恭祗畏宜若何而可也伏惟深窮大易之旨而審於自處焉豈惟一身之福實宗社元元之福也昔范文正公仲淹居其親之憂上書政府凡數千言識者以爲平生所蘊盡在乎此某之不材何敢妄希前哲故自銜恤以來屏居山林時事一不挂口獨念昔者備數府僚寵辱恩遇懷不能已輒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效其千慮之一而不自

知其僭焉于瀆崇嚴某下情無任恐懼之至不備

上皇子書

某謹齋沐裁書百拜獻于皇子少保國公閣下某嘗聞非所當言而言謂之出位所當言而不言謂之尸位出位不可也尸位其可乎某嘗自諸生本無他技公朝過聽躐置清華粤自朱邸肇開肆求講席豈無鴻儒足副隆委顧某淺陋乃在選中蚤夜以思常有望輕責重之懼皇子英姿玉裕從善如流凡所開陳了無難色自是而尊所聞行所知豈直可限量計某烏得不以逢榮自喜然黽勉效職有日于茲而未能仰裨於進修隨事納忠寸心誠切而常若莫施其愛助某於是又有隱憂焉某之憂非過計也千金之家有子必教苟受其托猶思無負況帝子乎宗社之所關係君相之所倚望中外之所傾屬此豈細事其事鉅故其責重其責重故其憂深某職思其憂者也竊竭思衷以干冒犯之誅不忍循默以詒曠瘝之咎蓋嘗熟思以為切於皇子之躬行者有三一曰盡孝敬二曰勤學問三

曰辨淑慝敢條陳之何謂盡孝敬昔文王為世子也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侍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侍曰安世子乃喜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夫其心乎愛親無斯須敢離是不當以禮文觀也是當於禮文之外思其所謂翼翼小心不敢息皇者則得之矣愚不知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能如世子之翼翼否乎朔望常儀尚多關疎晨昏至情未必乎洽一月之內侍君親者凡幾一歲之內侍君親者凡幾若此者皇子兢兢自省之日也子曰為人子者止於孝又曰所求於子以事父未能也道本非難行反而求之是誠在我惟皇子玩誠身悅親之旨謹先意承志之思念茲在茲無有間斷則庶幾可以言孝敬矣何謂勤學問古者世子之學也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而又學干戈學羽籥無非修內治外之事夫其心乎務學殆無暇時是不當以誦說觀也是當於誦說之外求其所謂禮樂交修養成德性則得之矣愚不知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如世子之養德否乎勤講有時幾如倘欖假故無御輟

於養安驚外之事此觀書孰多奉道之念此崇儒孰重若此者恐未得爲皇子進脩之益也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見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學無止法雖天縱生知猶且汲汲惟皇子探大易問辨之義味大學正心之說是講是究無有作輟則庶幾可以言學問矣何謂辨淑慝古者世子之生也師傅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欲其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也愚不知朝夕趨走于皇子之後先果皆正人與

俱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何者爲賢何者爲邪則賢否所宜辨其賢當親其邪當斥則去取所宜決夫然後謂之明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開群枉之門明者顧如是乎且外邸之設正在得人衛翼之嚴非以處邪慝之流也惟忠孝可以提身惟恭儉可以長世惟制節謹度可以保社稷是必賢有識者能知之嘉祐中神宗以皇子伴讀王陶入侍陶因讀舜本紀言舜孝友事上大愛慕之則帝之孝敬本出於所性始聽講讀擧繹指義至日昃內侍言

恐饑當食神宗曰聽讀方樂豈覺飢耶則帝之學問又根於所好然司馬光于時上疏猶謂皇子雖姿性聰明端懿難移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邪佞雜處其間誘之以非禮導之以非義納之以諂諛淬之以詐僞則雖有碩儒爲之師傅終無益也乞專委伴讀官糾擧邪佞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蓋嘗取其疏而讀之始與三王教世子、相表裏眞萬世之龜鑑今皇子天姿秀高自能洞照邪正繹一齊衆楚之言鑒一暴十寒之失袪羽冠側媚之惑息仙書荒忽之說毋

牽私好毋徇物情毋以何意而親毋以逆耳而疎公是公非毋疑毋貳持此定力養此聖功是亦古世子而已矣其前三者之說實躬行之大端若此其末節細故不暇枚擧皇子而能行此三者則心虛而善易入誠存而樂自充必容納讜論必祗畏淸議喜怒必中節而不失於躁言語必中度而不流於誕眞積力久從容中道聖賢事業夫豈其難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孶孶爲善者舜之徒也孶孶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利與

善之間也問者謂相去特毫釐耳然則一念其
可不重於用歟用於孝敬則孝敬形於事君
親矣用於勤學問則學問博而智識明矣用於
親君子疏小人則君子道長而小人道消矣先
儒以三年天道爲小成朱邸肄開亦既三年此
德業將成之候當思今日之德業視往日進否
爲何如今年之德業視往年進否爲何若退自
觀省熟自檢飭則學非徒學矣某區區朴忠非
曰規皇子也寔望皇子之深而望皇子之切也皇
子矜其朴忠寘諸坐側德日以進業日以修可

以幸宗社可以答君相可以愜中外而某庶幾
乎逃尸位之責一或以朴爲迂以忠爲訐藐藐
其聽又從而尤之則某可以納印綬而去矣夫
子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惟皇子所采不備

上皇子書

某昨者熏沐裁書躬趨屏下塵瀆以寫區區朴
忠愛助之情私謂皇子明善誠身之餘必能洞
照愚忠屈意垂聽今既三宿乃知前書所謂羽
冠側媚之惑昔之已斥者今復言歸矣某職在
勸誦恐負君相除委爲之陽然踟躕無指切謂

貴爲元子與凡人殊其趨嚮知識自應卓然特
異上焉者性資天成無瑕可指如水未氷如空
未雲如玉未琢如鑑未塵充而大之優入聖域
可也次焉者一念慮之或未純一言動之或有
差闕過若日月之更遷善如江河之決持是心
而往殆庶幾乎乃若公是公非規拂之已聞明
知明蹈省悟之不及又從而爲之辭曰非子之
心也是雖凡人猶所不爲而謂趨嚮知識之特
異者爲之乎且所謂羽冠側媚者本不知其何
如人然自肇建朱邸外議籍籍所以汨吾清明

駁吾眞粹者亦不少矣使前日之去是則今日
之取非使前日畏清議而屏邪慝爲出於定見
則今日犯清議而納邪慝爲無定力人常患於
過事之不知皇子則嘗爲疑似之問質之講官
矣人嘗患於忠規之不聞某則力以公是非之
言啓皇子之聽矣貌從而心違陽可而陰否某
妄意皇子決不爲是也今車輿條至旁觀側目
美玉成瑕有識短氣堂堂朱邸納茲左道異端
之流果何爲者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自
茲恐誕謾之說日聞孝仁禮義之教日晦不但

於不矜細行而已使其可以率意爲之則清議不足畏講官不必設縱肆日熟平旦眞粹清明之氣驅奔竄蕩而不可收君相謂何宗社謂何天下謂何皇子而聞斯言及今改轍不俟終日猶之可也若曰一月之留未害自今有彀令聞噬臍何益此某所以不避褻瀆之誅再伸一喙冀皇子廢然改之於萬一也不然某去就之機決矣伏楮不勝惓惓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書

上相府書

某竊惟海內不幸先皇帝奄棄群臣皇太后以天下之毋圖回於內大丞相以社稷之臣計慮於外援立聖明登踐宸極方其始也四方萬里驟奉遺詔罔知厥由驚憂疑惑往往而有未幾聖德日新令聞昭著於是薦紳士夫內外軍民之情尊戴推一以爲吾君之賢眞足以負荷鴻業而先皇帝在天之靈亦庶乎其慰悅矣然而治亂安危之機猶有伏而未發者敢不爲大丞相陳之蓋舍兄立弟在有周漢唐之盛與秦隋之亂皆嘗有之而安危存亡判然以異者不可不思其故也太王嘗舍泰伯而立王季矣光武嘗舍東海王彊而立顯宗矣睿宗嘗舍宋王成器而立明皇矣長少之倫疑若有所未順而天下後世乃莫或非之者以王季之於泰伯能推因心之愛而極其友悌也顯宗之於東海王彊恩遇之隆事事殊異始終亡間也明皇之於宋王成器飲食起居相與同之讒間無自而入也

故詩人之美王季有曰則友其兄則篤 其慶蓋
言如是所以享周家之福慶而永平開元之治
輝映青史後世亦鮮及焉至若秦隋之暴其於
嫡嗣也廢之既不以其辜遇之又不以其恩輕
信讒邪卒擠之死是以天下之心莫不憤惋亂
亡之患亦自是而基之然後知詩人之言信不
誣也今聖上之立與王季顯宗明皇之立其事
雖若不同然天位之得本於無心揖遜數四勉
焉而就南面此天人之所共知而不可揜也踐
祚之後戰栗兢兢未嘗以位為樂此亦天人之

所共知而不可揜也今將上承天意下結人心
以為治安長久之計其道非它亦惟於友愛天
倫加之意而已乃者眞王之封外第之錫寵數
便蕃亦既備至而辭謝之日不許一望天顏而
去竊度親王之心必有所未安也近者聞諸道
路狂悖之徒敢為妄舉一時事變出於倉猝至
自投於水以避之危迫之情可謂甚矣仰賴宗
社之靈旋踵底定中外帖然親王亦幸以自免
某之區區以謂此正讒間易入之時而親王危
懼不自保之日也聖上崇篤友愛朝廷顧惜事

體必自有以處之所慮寡 聞淺見之人有託納
忠除患之說以進者此在 吾君吾相不可不致
察也彼秦隋之君雖甚無道亦豈樂於戕賊骨
肉者哉惟猜防之慮一入其心卒至於以親戚
為寇讎不殄絕之不已也嗚呼天倫之愛自相
夷滅是自絕於人道也夫既自絕於人道矣而
欲天心不震怒於上人心不攜離於下其可得
乎是以秦隋之禍最為酷烈饗國未幾宗廟為
墟其視有周漢唐之隆慈順輯睦薰為嘉祥上
下相安福祚綿永其孰為得失哉自漢文帝時

淮南王遷蜀袁盎進諫以為有如不幸遇霧露
死是 陛下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
夫淮南王者弟也又以罪還而盎猶力爭如此
況今之親王於蜀則兄而非有淮南之辠其可
不思所以全之者也夫當其危懼不自保之時
非大有以撫存之則觀聽之下窺伺易萌左右
使令解體必甚以危懼不自保之心重之以怵
迫亡聊之態萬一霧露之感有如盎所慮者朝
廷將何以自白於天下吾君將何以勝此名於
萬世乎伏惟大丞相燕居而深念之又與忠厚

老成之士謀之進對之間從容建白必使吾君友悌之德上擠王季而下軼漢唐凡所以待遇撫存之者務極其至使之富貴娛樂而無不足之心又為選通經術知國體者一二人從容調娛日與游處迪之以詩書義理之言使欣然有以自得曉之以君相矜憐之意使釋然而亡所憂如此則親王安親王安則天人之心亦安而上下亦莫不安者矣某以一介迂踈蒙恩收召入備從列日夜惟思所以尊朝廷而弭禍亂者莫切於此方俟入見而首陳之屬聆雲川之變寤寐不違敢以一得之愚亟布之執事者丹衷皦然可貫天日惟鈞慈其垂察焉不勝天下之幸

上丞相書 戊寅

正月吉日具位眞某再拜上書丞相國公某竊聞之禮有出於前代之所無而後世以修心為之者生日是也考其源流蓋昉於有唐開元之際方是時宇內乂安民物蕃阜天子方崇燕娭修玩好以夸示得意於是千秋之節興而導諛之臣相與從臾以求媚悅先正太史范公固嘗譏其非禮矣然而沿循至今殆數百祀其為說則曰臣子所以尊君父也是固有不得而廢者若夫王公大人之生日門下之士則爭為賦頌以贊詠功德四方牧守則競為瑰奇靡麗之獻以希容悅而取寵榮是果何義哉而近世以來轉相侈大莫有悟其非者此某之所以喟然嘆息也今者丞相國公初度之臨竊伏惟念登門墻辱顧遇不為不久而躊躇四顧亡一足獻者蓋道古今而譽盛德既非固陋之所能為而飾儀物馳苞苴又非事大賢君子之道用是遲回旬月以迄于今未能以自決也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昔者開元之際其事侈矣曲江張公不以貴臣近戚之所獻者獻其君而以治亂存亡之鑑獻其君疑若違衆自異者由今觀之彼貴臣近戚之愛其君與公之愛其君果孰為至耶某嘗竊謂不獨人臣之愛君其道當然凡士之願忠於知己者亦莫不然某雖無似然受丞相之知甚深而思所以報丞相者甚至故今也不敢以世人之事知己者事丞相而願以昔人之報知己者報丞相無歲

自附於君子之義而免蹈細人之譏惟高明垂
聽今天下之事衆矣其皆有所未暇及者獨以
爲丞相膺非常之知居甚重之寄當以古人之
相業自勉而不當以近世之相業自安古人之
相業未易以遽數也顧嘗反復諸葛武侯行事
而得其用心竊謂秦漢而下一人而已故願爲
丞相誦之蓋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
遇知於明君未必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於君
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同類懷其恩未必無
以召異己者之怨國人欽其行未必有以服衆

狄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紕於後世之公議而
侯也不惟先主託以孤幼而弗疑雖劉禪之庸
亦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公琰文偉諸賢盡心
而爲之用雖楊儀魏延之悍戾亦皆捐軀効命
而弗辭不惟器能受任者競勸以答其知雖流
徙廢放之徒亦沒身懷恩而弗怨不惟舉國信
之當時尊之而瀘夷之約束丙陽之顛犯至于
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
誠之與公天地鬼神有不能違者而況於人乎
今讀侯之傳而想其爲人其事君如親侍諸賢

如朋友撫羣下如子弟襟懷洞然與物無間形
之表奏則忠懇足以悟上發之教令則感激足
以動人其所存無一而非誠也至於生殺廢置
雖出其手然而爵不濫於罔功刑不撓於貴勢
盡忠益府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懲
何祗小吏也其材可錄則越次而陞之馬謖上
賓也其辜當誅則流涕而戮之持心之平無異
衡石用法之信可質神明其所爲無一而非公
也惟誠惟公終始一致故上不求於君而君信
之下不斷於人而人服之諺曰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斯言雖小可以諭大詎不信哉侯之開府
也務教羣下狠狠爲以集衆思廣忠益爲心而
自謂聞得失於州平見啓誨於元直受盡言於
幼宰賴諫止於偉度退然自托於不能之地若
無一事之不資諸人者蓋智慮之所及者易窮
而是非利害之錯出者難見吾惟集衆人之智
以爲智合衆人之慮以爲慮則天下之善無不
在我矣何必揚眉瞬目矜自我出哉自昔秉權
用事者鮮不悅人之讚己而惡人之議己夫以
讚己者爲忠則忠言不得進矣以議己者爲罪

則已過不得聞矣而侯獨不然觀其誨諭告戒一則曰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二則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蓋侯之用心主於爲國而不爲已私求於濟事而不求已勝然國既安則已未有不豫其利者彼怙權諱過之人惡人之議已而不知其愛已也悅人之譖已而不知其誤已也以阿意爲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以不聞過爲幸而不知其大不幸也吁此侯之所以爲不可及歟共惟丞相國公本以安宗廟定社稷之功結知聖明進位昌鉉迨今十有一年魚水之逢歡然無間有非武侯所敢望者然勤身以輔政內外之心猶或未盡孚丞已以受言而士大夫之情猶或不得以自竭意者至誠盡公兼聽志我如侯之所爲尚有當勉者乎 某之不材視由江公無能爲役然自少小即慕其爲人歲在作噩備數右螭竊聖上誕彌之月竊伏自念誦天保歸美之詩不若陳敬之畏天之戒故先奉觴之數日昧冒直前以祈天求命之書進徹宸扆聖上亮其忠不以爲辜至聞力行好事之語則首肯再三 某之迂愚丞相察之素矣故於維嶽降神之日不復以諛辭瀆聽覽而獨誦其所聞如此蓋今區區効忠丞相之心即昔者致忠主上之心也丞相誠能因某之言考侯之行事而勉其所未至者則将天心格於上人心說於下功業日盛而福祿日隆然後知某之規乃所以爲頌而愛人以德非姑息者所可同日語矣某近嘗以武侯之十二字鋟木於州治之思賢堂且推本侯平生功業之所自出者爲之跋謹摹本以獻于執事如賜睿覽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干瀆嚴尊無任震懼之至

上丞相書

某昨者蒙恩摩叙既而控免弗俞但嘗奏記以謝比者祗拜告命謹復綴緝駢儷少見萬分區區復有未盡之悃竊惟大丞相國公先生家傳相業世濟厥美未易以一善名而其間有最不可及者容人之度是也考之前史若唐李吉甫父子相憲武二君削平諸鎮中興王室功業甚偉然不得與房杜姚宋並稱者以容人之度未足故耳自元和初牛僧孺等以賢良對策指陳

時病頗爲剴切此蓋制科之常而吉甫以其議已泣愬於上既盡逐考官僧孺諸人亦皆不見録朋黨之禍實基於此其後德裕繼相猜嫌愈甚一時人材互分彼此而朋黨之禍遂成更相傾軋四十餘年唐室遂以不振吉甫父子實爲之也若先太師忠定越王與大丞相則不然方忠定之初相也當時士大夫議論所主亦有不同者矣而盛德雅度包涵茹納未嘗與之較短長爭勝負用舍之間一惟公論是主及再登揆席凡所薦揚拔擢莫非天下選而昔之議論不

同者亦班班焉與於其間此所以屹然爲四朝元老以功名始終銘勳太常侑食清廟揚休無窮也大丞相自初執政以至當國上而同列下而廷紳議論同異者亦或有之然未嘗以私意喜怒深嫉而力排之間有因事紕謬者後多拔拭收用至有身没而復録其子者容人之度豈不偉哉寳慶以来朝著之士論事失當莫若某與魏工侍二人魏之貶也大丞相論臨安尹使聽其行於赫然震怒之中未嘗忘矜憐惻卹之意而某之迂愚自速譴咎言者請加竄謫乞不

之許追敘憂除之行某之與魏首蒙湔滌自昔起廢之恩必以其漸未聞一朝出命悉還故物若是其特達者也然則某等之或紕或貶豈鈞造本心哉某躬被苞涵茹納之施雖已殞謝難儷彼物不能敷暢輒復布之毫楮又嘗偹襄歲侍坐時嘗辱賜教以爲先太師有言必能受人詈者然後可作宰相至哉言乎此一門相業世濟厥美所以爲不可及也伏惟大丞相堅忍持守益加於初使天下之士無一不被容覆者則盛德宏度超越古今與忠定王無間矣偕帥陳

愚罪當萬坐仰丐鈞察

上丞相書 論用人

某至愚極陋無所取材比蒙除書擢在常伯之列退揆駑劣非所敢當然區區不揆駑之心則已飛馳於闕下初元之召堅辭五六不獲已而後行今顧欲亟前如此直以大丞相謙虛無我而求士自助出於眞情故樂效涓塵之益爾今既未獲達前而間嘗思念當今之故竊有一二愚管不敢不爲大丞相陳之蓋自故相顓柄以来天下大勢日益岌岌常恐一旦有潰敗不可

支者仰賴天地宗廟之靈大丞相爲時而出平居蓄德深厚故相安之不疑及聖上奮發乾剛首付魁柄九百施爲皆天下所願欲而弗獲者薄海内外曠然易視仰望風采若神人然某嘗竊謂大丞相於此實有回乾坤洗日月之功要其大者不過曰用正人開言路而已故相之所以失大丞相之所以得其不在斯乎某之愚以爲誠率是道而不變則元祐司馬公之相業可以無媿而嘉祐韓忠獻之相業亦將馴致焉昨嘗奏記欲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期以十年坐

收太平之效鈞函下逮不以爲謬矣夫以大丞相之純誠不二澹泊寡欲始初所行皆出實意非緣飾以苟悅一時之觀聽者其於二者必能恪守初志獨恐所用者正人則憸邪將有所不便而言路四闢讒諂不得以蔽欺激作之言有時而進使吾之志慮侵尋改易而不自知此則所當豫察爾大丞相旣立之明日召三賢於遠外公論莫不謂宜而一二言事官之除識者以爲四十年來所未有向之齟齬權門者相繼收召可謂盛矣然正直之士憂深慮遠其間知大

體者固能徐爲開導而矯直自許者亦或不無矯拂太甚人情將有所不堪乘不堪之情以激其不平之怨則剛勁不如軟熟違忤不若承順其意將有時而發矣況辯論似爭爭則有不靖之形和同似黨黨則有分朋之迹昔者讒害忠良往往被以此名羣驅輩逐大抵由是夫爭有是非正人之爭以爲國也邪人之爭以爲己也是非不辯而兩絀之可乎朋有眞僞正人之朋以同德也邪人之朋以同惡也眞僞不分而槩疾之可乎今雖未有此事亦願大丞相謹之而

已不然則激作之言入而疑憚之心生君子小人之消長於是焉分此某之所甚畏也廟堂之論不參之羣下爲日久矣大丞相博盡衆謀弗任私智事之有關國體者必議而後行衆言雜進豈皆當理議論不一尤難適從迂者不切事情狂者不識忌諱然異同不一之中乃至當之論所從出正如玉隱於石金混於沙琢之淘之至寶乃見其可以沙石之雜而棄金玉之珍乎自昔鯁切敢言者常病於過故趙中令有顓權之毁韓忠獻有跋扈之劾文潞公有交結之謗

三相勳德巍然曾不以是而少損當時亦未聞
深咎言者以其職在論事不嫌過直故也若蔡
若秦柄國之時則無此矣故雷德驤諸人之過
直乃所以彰三相之能賢而蔡秦之世有歌頌
而亡箴規不問可知其爲權臣矣今士無愚智
孰不知大丞相之用心其何嘗議之有萬一草
茅山野語言之發或失揀擇適所以增光德美
陸宣公有謂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
漏泄示我之能從者不惟人君當知之大臣亦
不可以不知也不然激作之言入而忿嫉之意
生羣下相率以苟容甚非朝廷之福此又某之
所甚畏也惟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勿爲邪說
所移使正人常聚本朝而言路常通無壅則內
而彊固本根外而震懾威靈必有爲大丞相忠
謀者姑以近事明之方八陵之圖來上固嘗欲
修朝謁之禮舉恢復之師而集議之旨一頒從
臣臺諫以及館學交論其未可君相亦幡然從
之賴以少寬目前之憂豈非朝列有人忠言獲
伸之效邪況事變之興未有終極正君相汲汲
經營之時正人多則腹心有所託不然是自毀
其腹心也言路開則耳目無所蔽不然是自塗
其目耳也小人寡識所以激作破壞者圖自利
爾豈爲國家計爲大丞相計哉某身在閩陬去
朝廷二千里事之有無所未能知冒昧一言蓋
欲大丞相之功業不在韓忠獻司馬公之下而
已拳拳之懷仰祈矜察

上曾宣撫書

某恭覩邸報明天子以邊隅儆擾疇咨熙彦進
長樞庭宣威江淮盡護諸將人心咸奮國勢自
張豈勝慶幸蓋自逆虜好盟犯順而我軍
政少弛將帥悍惰貲散相望識者咸謂宜得廟
堂大臣位望兼重者付以韓范之寄庶幾精明
有轉弱爲強之勢今明公遂膺斯任可謂得處
置之宜協中外之望矣而某區區則有爲明公
過慮者大凡內外相應然後能有成功權不中
御然後可制外變某頃在兩淮間見制垣帥閫
每有奏報動稽旬月從者才十三否者嘗七八
甚而偏州小邑徑申朝省畫旨行下制司或不
豫聞選辟僚屬最爲重事要除諸人主張薦送
必如所欲而後已情意不浹誰與協謀至於區

處事宜動從中覆利害之實廟堂未嘗得知可否從違類取決於宰掾之口愛憎任意予奪乖宜有不可勝數者今明公以大臣出使事體固甚不侔然文武之吉甫與孝友之張仲表裏相須不可一缺往者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必呂申公志協齊用能卒服夏羌張忠獻以相印督師亦必趙忠簡居中相應遂成破敵之效今朝堂之上能以呂趙二公之心爲心明公庶乎克成厥志不然則內外相違動輒牽掣終無可爲之日矣又嘗觀近之處方面者未能忘情得喪之間有所建請必先伺朝廷之意嚮至於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人所共知者往往匿而不言或反私議切歎不敢盡言於朝或扣之曰此非廟堂之所樂聞也夫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所居何官所任何事而可以妾婦自處乎愚謂明公此行實宗社安危之所係凡其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宜皆一一以聞言之未聽則再三言之又不聽則決去就以爭之可也爭之而聽則明公得以展布四體爲國家生民之福若終不見聽則卷懷而去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大臣之正法也雖功業未即見於時而明公所以爲節義者未失也異時猶有望焉若姑循近世之轍容容唯唯聽命於廟朝受制於宰掾有事不敢言言事不敢力萬一至於失機而誤事則天下之責將叢於公之一身雖百口無以自白矣抑又有所當言者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今明公實居武侯之任而又適當可畏之時用將非人而士卒之心不服撫御失策而忠義之志未馴變故多端天意難測於是時也儻非至公血誠質之天地而無疑則何以服未服者之心馴未馴者之志嗚呼鶴鳴在陰其子和之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發之于心有秋毫之差物之應者有千里之繆明公其可不致意乎此至於默隱見而取衆長親正直而遠邪佞則又其所急者明公受任踰兩旬矣而未聞辟士之報竊料明公必將遴選一世名流決不至如前之曲徇要徐之薦然於正邪賢佞之間則願明公之深致

其審也昔李忠定公出撫河東徒以幙中多士之故遂至將帥之情扞格不通迄不能有所濟文士猶不可況庸常諛佞之輩乎武侯行事散見於史冊晷嵗南軒張宣公嘗輯之爲傳都齋適有板本敢以一帙十二字之刻併獻左右願明公特賜覽焉則其爲功業之助將不少矣自得此説以来遇當世之膺受重任者則以告之蓋憂時憫世之切見其任事則幸其有成故不暇擇其人之可否而告之聞者往往笑其迂闊不切事情而某之自信則弗移也今又以告于

明公意者其有合乎竃司想在金陵張忠獻公故積猶存者幸取而觀之亦足以致其設施之本末又中興諸將處置邊事惟李忠定議論最爲的確且皆當今所可行某往在朝行蓋屢言之而不見省今以閫中所刋隨此申獻區區愛助之心可貫天日惟明公察之幸甚

請鄭林楊三士入尊行堂

某竊聞之師道立則善人多當慶曆景祐間閩之文風盛矣而研精經術則未也時則端明蔡公爲守招延四先生者而啓迪之於是深於經學者彬彬焉出詩書文物軼于中州豈非師道之立故邪今理義之學大明吾黨之士皆知所用力非復昔年之比然致知力行二者並進自昔難之必得鄉之耆艾學問踐履素爲月評所推敬者爲之表倡庶幾後生有所嚮慕而興起焉采之僉言若雲山鄭先生梅埸林先生信齋楊先生其人也尊行有堂正所以爲招延耆德之地而虚席已久非三君子孰宜居之用敢恪循舊論敬有請于執事者然年高德邵非以筋力爲禮之時自今以始每月朔旦願屈長者一

臨講席發揮聖門大訓俾學校之士皆得聞修身立己之要相與勉勵爲善人之歸某亦將帥同僚以聽焉或留止數旬或少駐信宿一惟尊意所欲而不敢拘儻蒙聽許非特學者之幸亦某之幸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啓

謝林侍郎薦舉啓

伏以月評甚下媿南州名士之稱露奏忽騰琴
西清近臣之薦竊以大賢之題品豈爲當世之
觀瞻凡其汲引人物之間要必深爲風俗之慮
呂正獻　則歐陽子首薦其賢范太史
靜退自將故司馬公力揚其善于以抑囂浮之
習庶幾得真實之材比年以來斯道交喪舉者
廡而奪責戚之命嘵請謁之交馳見相君而掃
舍人之門曾靡趨之莫耻其或稍嚴於出處退
然不急於知聞非以踈狂激世而招尤則以詭
激近名而獲訾人材凡陋士氣摧頹伊欲挽回
流弊之源莫若深奬廉隅之操使之持身重於
圭璧則其衛國隱若金湯諒非我公誰識此意
伏念某自知甚審所挾大迂早歲科名似未忘
於祿仕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軒肥頃嘗安窮達
之天其敢作清華之夢閉門讀書史方加涵養
之功低顏奉君侯肯事囁嚅之態縱舉世不知
而何損惟鉅賢見遇以爲榮瓌瓘一字之褒奚
趣千金之重茲蓋某遇其官孫忠肅自許直道不
回栢臺彈奏之公若判白黑荷橐論思之益如
炳丹青爲紆文二組以爲州遷奉尺一書而薦
士不緣造請首及孱愚孔丞相恐人之知於今
復見魏獻子唯善所在頑我何堪某敢不敬佩
殊知誓堅素尚雖舉賢本於報國初非種桃李
之私然盡節所以酬恩尚益勵松筠之操

除國正謝丞相啓

伏以燈火十年未窮古學綍綸一札遽列儒官
恩大人　徽猷清貴重竊以膠庠之地風化所關
藝祖肇基聿興文治高皇載造重煥舊規皆當
干戈鞍馬之餘不廢禮樂詩書之教豈育材造
士姑崇藩飾之空文蓋扶世道民中有維持之
深意是以百司錯峙庶務叢興獨惟學校之官
不責簿書之事講磨道誼若亡歲月可見之功
植立綱常寔爲風俗無窮之計故凡列屬尤重
掄材採擇成規率束縉紳之清望取其卓行閒
招巖穴之逸民苟非其人曷稱茲選如某者自
知甚審所挾太迂雖蚤從先生長者之游亦懈
識往行前言之略而檢身律已未能亡媿於官

庭琢句雕章徒以自愁於肝腎所患循名之不
立初何榮望之敢萌猥方馳羽檄之書顧爲用
毛錐之子但期退屛侶江海之魚鰕敢意超升
儀鳳林之鴻鵠忽拜西垣之誥俾横東序之經
況夫官以正名職非他比豈第循故事預司翰
墨之盟要日與諸生共由仁義之路術衛不顓
預恐難勝玆蓋恭遇某官懋建遠圖博收羣策
謂學俎豆不學軍旅雖平生無應務之才然用
樂石兼用膏粱蓋治道有相資之具故於經武
整戎之際不忘崇化厲賢之規肆及微蹤亦塵

清列某敢不恪勤所職益勵厥修敎古訓於春
誦夏弦之餘頒彈樸學作人材於月書季考之
外冀荅殊私毫筆自陳惓惓罔究

除校書謝丞相啓

上翰林主人之對綴貢勿勿言陪瀛洲學士之班
曠歷華選拜恩寵甚樹已瞿然竊以聖朝重英
俊之儲冊府萃圖書之富匪獨養其資望蓋將
充乃見聞使旁搜博覽優游文史之清暇濟省
嘿觀磨礲器質之美顧作人之有道殆與天而
同功故沚我既盛於一時而豐芑尚遺於數世

大者光明魁壘足以翼邦家小焉靖重端長可
以善風俗深嗟泯弊浸異前規育材之意祗以
具文充職其間指爲借遷至有身丞儒館心別
鶩於高華名在書林手弗親於讎校鄙習相仍
而弗悟清塗以是以反輕力回此風政賴今日
不有魁奇之秀孰堪采擇之公如某者冥頑不
靈孤苦自奮蚤服師資之訓粗知問學之方連
歲科名似未忘於進取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
肥偶點班行坐縻廩稍替宗學亡補斯文傳
士秦官何裨末議雖本爲貧而漫仕未嘗枉道

以求伸胡然誤恩陟定清貴念昔脫身於場屋
益思銳意於簡編然家無鄴侯插架之藏徒日
發董子下帷之憤今將倘徉東觀凌躐西崑閱
河圖寶訓人間希有之珍窺金匱石室歷代不
傳之秘刊訂譌謬咀含英華庶幾因文字以觀
聖賢之用心夫豈假梯媒以爲富貴之張本昔
揚雄之歷天祿蓋二三世而不徙官而韋述之
在集賢亦四十年而后卒業故能發揮大典焜
耀方來此前修之所已行而小子之所願學迄
成微衷實賴洪私玆蓋恭遇某官直道不回孤

忠自許骯排羣枉已去虞朝之四凶汲引衆髦常思孟氏之三樂至如不佞亦在甄收且令身遠於頑塵得以神交於篇牘期待過矣銘藏謂何某敢不淬磨新功尋繹舊業丹鉛事黙勖可不殫是正之勞金石無緇磷尚克守初終之節過此以往不知所云

賀諫議啓

恭審帝眷上坡詔升左省侍講華光敷繹聖學之緝熙拜疏廷英門聲忠規之剴切班聯益峻風采一新竊以國有直臣淮南之謀自寢朝無

姦當河北之盜易平甚邊虜雖整衆足憂而骨鯁之人為可懼載仰仁皇之世方與西夏之師謀議前陳孰匪急禦戎之務聰明遠覽獨首增論事之官由其紀綱立而百度修所以根本疆而四夷服維今盛舉與昔匹休恭惟某官道出羲皇學根洙泗筆補造化豈東京才子之可倫策陳天人為西都大廷之首冠朱紱北直玉鑑倅清冊府餘年不改安恬之操諫垣暮歲獨高謇諤之風志存家國而不近名誠竭朝廷而亡遺慮爲方多事尤賴告猷拾禁闈之遺已無慚

於長孺補袞職之闕顧誰越於仲山眷倚不移觀瞻增重方將紓長策以康國步矢良謨而沃帝心扶公道之脉於將微建太平之基於弗陸歆然榮望屬在我公要當讚萬世之安豈特徹四郊之壘某方瘦遠役側聽除音有詩臣七人將爲明時而喜呼太平萬歲倚新盛事之觀抃蹈之私敷陳不足

回鄭狀元啓

恭審臚傳玉陛名冠璇魁自賡元聖策大廷駛若今日四門之闢雖長樂昔多首選未聞同時

三俊之登經論蘗仲鶴行相慶恭惟狀元僉判大著正學傳心本洙泗之舊幼齡發聞有揚晏之風進九重側席以思賢乃千里彈冠而應詔歷陳偉論深究大原謂治亂安危之勢不常要致察於已回之始而便嬖昵近之私易惑當預防於未兆之先捲捲殫憂國之忠叢叢盡造時之用昌言天下之事無諱有司親結人主之知褒爲舉首夫既擅儒林之榮觀政須蹔前輩之高風昔呂文穆之事溯陵若王沂公之相仁廟科名炭業既獨步於一時功業光明後可傳於

萬世伊誰儷美允屬當仁身到黃扉自是榮塗之素定名標青史要觀盛烈於無窮某學本空疎識非超卓群多士而試以藝選掄雖預於司存取一人焉校其尤裁擇端由於上意猥先狂駕辱况長牋第深歡望之情莫旣敷陳之素

回孫狀元啓

伏以璧水裴英風高士望玉階上對果亞倫魁新六館之榮觀壯七閩之盛事恭惟某官清標絶俗勁氣橫秋學探精微期欲造聖人之奧身丞窮約常懷憂天下之心飭躬允蹈於規繩抗志弗渝於金石比承清問獨擢丹衷深陳主德隆替之由力辨國論是非之正雖明白峭直不為媚俗之言而温厚深醇自得告君之體衆共稱其卓偉公特出於緒餘夫豈惟儒者之至榮要必慕古人之盛節昔仁皇帝旁搜於多士若韓魏公擢在於一人碩科第之相同不知其幾而勳名之有爛獨到于今願恢他日之遠圖用俾前修之專美某濫陪較藝欽誦奏篇以直言取人蓋嘗宁留心之方切得名士報國在有司何力之足云猥先狂駕之臨申貫長牋之貺念友直友諒旣素尊於心期不以頌以規其敢忘於古誼

回黃狀元啓

右科擢秀才已敵於萬人北闕傳臚名更聯於三傑維今獨步際昔聯聞恭惟狀元察推大著負抱瓌奇見聞殫洽囊談玉帳禮胸中百萬之甲兵今對丹墀富筆下三千之禮樂歷數方今之急務有如袁宦於清朝廸若大正朝綱蕩開言路蓋衆人之未及尤上聖之急聞峻擢鼎科式符輿望羽鴈序同登於千佛而鼇頭並出於九仙夫旣為儒者之至榮要必踏古人之大節昔趙康靖之盛德藹然一代之宗若陳忠肅之高風凜乎百世之下俱繇此選稱到于今願恢他日之遠圖用俾前修之專美某濫陪較藝欽誦奏篇以直言取人蓋嘗宁留心之方切得名士報國在有司何力之足云猥先狂駕之臨申貫長牋之貺第深祭感莫報珍投

賀平江李大諫除實學啓

某恭審不駭褒詔峻陟脩名昔抗論諫垣緯有古爭臣之烈今陞華奎閣亟聯眞學士之班帝

思孫節之無朋人羨精忠之有報竊以當國論是非之未定見人材邪正之不同君子志在憂時豈憚盡言而觸禍小人心乎趨利第思阿意以徼榮孰知天理之好還殆匪人情之可料尊詖者未必獲福然徒塞於兩儀守正者未必罹殃名自流於百世若昔可攷于今益明方尊臣盜據於朝權欲私室久顓於國柄周知勝等逞壽黨於幄中輕出躁謀動干戈於邦內顧衆口同然而和附豈本心若是之顚冥秖緣富貴之念深皇卹生靈遘之禍慘惟公深慮爲上極陳雖懷魏謚之忠戒延遼水競坐殺生之直繼守睢陽越既淪師濟成晉國以謀馬邑莫遂首事之誅鯀殛羽山旋正朋姦之典九疊出矢言之爭皆今蒙徽數之加寵一倖而一定果孰得而孰失載瞻恩綸之布咸訢公道之尊恭惟某官秉姿松筠爲世蓍蔡立朝二紀幾盡闘於險艱報國一心曾弗移於燥濕衆方助促公獨鳳鳴惟知盡獻替於當時何意被寵榮於後日迨此忠謀之既驗凜乎節槩之愈光恩命聿臨輿情知勸某竦瞻殊遲深激懦衷喜聖朝有賞諫之風不慚於古庶天下增敢言之氣其自于今

除隆興謝丞相啓

治郡無功遽瓚分於帥閫進班有命仍峻直於殿廬以儒紳被遇之榮繇公衮見知之素伏念某囊緣薄技獲玷周行職在禁嚴思事君之無隱官非諫爭乃論事以不休意雖本於納忠迹或鄰於出位明良在上獨知衛綰之亡它寵數相仍絶異賈生之不遇入則侍楓宸而參内命出則持湯節而守専城積有僥逾漫亡稱塞茲由平海改填洪都其地則三江五湖襟帶之區其位則方伯連率鈇鉞之寄在昔所重于今尤難吉水崆峒有未剗之獷俗富池盗浦有當虓之要衝茲皆必至之憂宜謹將然之備而人情狃於僥幸軍政弛於因循尺籍伍符之師或供它役百壘千屯之長類處凡材雖倖存督府之名未始修元戎之職盍疇耆哲稍畀事權訓卒治兵若曹王臯之在唐室繕城修備若李相綱之在中興豈惟固一道之扞防抑亦壯兩淮之聲援退循駑怯曷稱使令恭惟某官論道廟堂折衝枕席威伸萬里外夷既憚於有人慮及四

方内地亦藏於置師號云妙簡擢及迂儒其敢
不志慕古人心存王室嗚鸞擁佩至敢窮歌舞之
娛運甓投壺益勵恭勤之節符從臺諫云以一書生際遇之榮皆
衆君子扶持之力恭惟某官蔚以名流屬于法從又當代宗工斯文元氣立朝盡節嘗躋禪於
貴權爲國愛人每務責其疵疾致致歸東鄉及迂儒

賀福建楊帥啓

伏審敷求雅望開鎮全閩躋延閣之華荷美名
而增重作大邦之翰諭至意而趣行凭聲赫然
有孚顒若恭惟某官超俗而運以獨志古而飾
以今精水成淵而蛟龍生代著詻蕃之烈景星
慶時而鳳凰出世高歆向之爲賢廸簡於象賢
優賽翔於鶯序晉參戎監出守輔藩哦水鼎宮
之詩氣欲春於玄雪諷薛孤臺之句聲半落於
崆峒後中秘以通班付上游而作牙領海初開
於援蘇省曹旋趣於擢闢方將收湖海汗漫之
游觀朝廷宏遠之彥蜀嶺闔寄久矣印刓依山
阻海之間民生寠甚度田規賦之入儲峙幾何
矧當稱謹苴漏之餘政藉息黥補劓之手豈特
稱關西之美弟傳後世之清又將登公權之朝
以率天下之儉某修門言別短景如馳受壓新

托於擾封承乏偶依於珂里雖巧拙鴻之相避
幸風馬牛之匪逹黨行李之往來尚迷爲於北
道必維桑之共敬故敢問於西曹傾向惟勤刻
鏤曷旣

賀湖北游漕啓

伏審渙綸將漕疊組分符皂蓋乘邊久簡宸旒
之睠皇華攬轡肆鍾麾節之榮眷倚彌隆訓詞
增寵恭惟某官識優致遠才茂剸煩傳西洛之
正宗學問逢承於先哲嗣南軒之嫡派見聞後
接於難兄粤題峴首之屛游剖邕頭之竹風生
臺戟天屹長城陳樽俎以折衝溢纏褰而撓魄
馳金城而上方畧勛多戎索之阪坡銀臺而連
奏書績茂藩方之劉亟膺異渥趣駕輶車士知
宿館之有期人謂勝形之增重處客而賦鸚鵡
未妨領袖於江山入對而隨孔鸞看即賽翔於
軒陛某睽違半度荏苒歲年繆膺外閫之雄實
接上游之勢羽毛自出顧希及晉之餘脣齒相
依更切全虞之望其爲傾企曷旣名摹

回湖南陳運使啓

叨恩分閫將依蕩節之華締好合符仍踵棠陰

之變方消辰而祗命亟拜手以甚懽恭惟某官
鐘呂參蘇球琳比粹洽聞彌見窮探千古之傳
傑筆璞辭璧中兩科之選顧力推其所學而自
見於有行銅墨三年課登千最致歌千室民誦
于今不爲有力者所移但欲此心之無愧登學
館高華之地人知推雅望具瞻當國家閑暇之
時公獨以豫防爲慮每賜清閑之對輒陳正大
之言竟辭郎宿之高去作使星之照曉行湘水
四牡騑騑雲霧衡山六條井井以清規而肅吏
以善教而懷民茲使所部十三州咸蒙惠澤湖
南之地二千里如在春風蜀帥閫之方虛須使
華之兼領閩時甫簡報政翩然王帳輶車雖亟
陞於委寄赤墀文石其所貴者精忠會膺當宁
之恩即有揚綸之召　某自知甚審已試何裨方
願遂山林之安詎復堪方面之寄若爲稱職賴
有休仁公爾忘私敢自覬刺史故人之念新惟
求舊當一遵令尹忠告之規祈仰方深敷陳罔
旣

回建安洪守啟

恭審升直奎儲易臨藩服雖重華聖人之潛邸
莫重此邦得淳熙台輔之聞孫來宰吾土教條
未布民氣已蘇恭惟某官奕葉人品之奇弈弈
家聲之美自忠宣之忠行乎蠻貊實超前代之
張蘇而文惠之文端於朝廷復見先朝之坡穎
惟其生長見聞之素是以踐歷聲實之都化盜
賊而爲良民偉哉章貢之績有文武而知大體
見於番禺之時雖斬雖蠅棘之讒旋復畀兖符
之寵蓋已試之功難掩至公之論不磨頌聲旣
洽於宣城褒詔進臨於建水顧地望繁雄之雖
舊而民生彫瘵之居多特擬星馳昔幾甚春陵
之歎樗攜春燠今幸聞蜀郡之韶頌推一念惻
隱之仁散作千里和平之福芝峰峻峙與治績
以俱高槐位深嚴踐世官而非遠某雖叨分閫
尚冀望塵聞仁政而爲滕國之氓豈非所願卑
子弟以服陽公之化其自于今依鄉良深敷陳
罔旣

回朱撫蜀啟

伏以分閫外之事權居衡錫命訪湖南之實客
茲幸得賢惟人材莫盛於衡湘而學術實宗於
伊洛緬懷先正嘗鎮是邦凡厥士民均被詩書

之澤至今田里猶餘禮義之風顧後學之無膚豈前規之能繼竭来上幙幸有聞孫發考亭雲谷之微言頗安承栽訪嶽麓湘西之遺跡更共興懐

田知縣正啓

伏以陽澤葭琯扶九地之餘陰春滿花城謠萬家之和氣若時賢拓宜擁棋梓恭惟某官以慈惠之心行寛平之政尺雪薦嘉平之瑞十載所無重輪熙元日之晴三登可卜皆循良之所召信復表之有期某幸與老倪共洵德澤愆鄭未

滌蜀方杜泄抑之門衰病復加不獲造武城之室第深祈頌罔究敷陳

謝宋宰館客見訪

伏以獨步膠庠夙仰東嘉之雋逸有來琴劍遂為南浦之遨遊顧方儕衆野之畸人其敢謁令君之重客廼屢謙牧游枉貎函以清文麗藻之瑰奇猥加奬飾雖脩竹疏花之片落亦誤品題正慶卑垢之汙人頗荷英豪之知我姑憑尺素敬布寸忱

謝宋宰為壽

恭三百六旬之日巳屬抄秋知四十九年之非又逢初度方劬勞之是感豈耆艾之敢期恭惟某官以武城單父之政聲兼少陵謫仙之筆力睠兹朽質貫以名章為詩其知道乎仰鋪陳之甚偉學易無大過矣豈淺陋之能當銘激徒深誦言罔旣

賀知縣正旦

伏以致漢庭之正朔肇紀新元播偃室之弦歌一陶和氣惟時茂宰宜介壽祺恭惟某官慈祥出於胷襟惠愛流於政術衎揚不用曾無扞圄

之淹花柳相望各安田里之樂蜀發泰交之吉丞庴晉接之榮顏是羈孤正欣循省震風夏屋式賴帡幪之安春酒公堂莫伸頌禱之慶

四生日賀啓

日逾采菊之三寔維初度詩詠蓼莪之什旣矣求懷况方掩於柴荊乃猥勤於車騎錫之盛禮君子之酒且多肌以高文幼婦之詞絶妙顧惟衰陋雖稱寵嘉年五十而知非况又逾伯玉之歲壽萬千而無害願週頌眉侯之賢

通史提舉啓

伏審瑞節起家，轄軒入境，周原六轡與春風飄
氣以偕來閩部百城若景星慶雲之爭覩先聲
一播歡頌相聞恭惟某官豫章文梓之才彝尊
龍勺之器見聞所接皆故家衮繡之親傳道義
相期有窮巷布韋之莫及四紀奉常之第三州
刺史之符華途咸擬於立登雅操獨安於平進
青原彭蠡善政有百年之思太白東湖勝賞窮
四時之樂雖豹隱每期於深處然龍身寧可以
久藏果膺北闕之制書來董南邦之使事方將
洽氣剔蠹激濁揚清庶聲山嶽之搖風采雲煙

之樂冀州父老雖共徯於襜帷溫氏弟昆行送
司於鈞軸某辱知最久聞命載欣所慚狂瞽之
衆自抵蘧河之域頗山林深穿豈無仰庇於萬
間儻田里均安是亦蒙恩之一物

通宋守啓

河陽之花滿縣將播仁風玉川之屋數間行依
德宇載念論交之始可稽候訊之恭恭惟某官
器識疏通丰神凝粹淵源有自廣平之風烈未
衰文獻相承元祐之家聲故在早登巍第茂塑
芳猷寶鎮瑑圭無瑕可指黃鍾大呂隨叩輒鳴

更冠館殿之才來尹山川之縣百里而恢牛刃
未展寀肇一試而上烏臺定循近轍某猥慚迂
繆方幸退藏徒與老農共賀來為氓之喜媿無
宿學每過門問字之勤傾聽良深數揚罔既

答蔡守啓

班見大庭寵分壯邑得地百里雖聖賢亦願為
之眡古諸侯蓋子男抑不過此厥任重矣非賢
可乎恭惟某官詩禮得諸家庭父子自為師友
關河既遠求嘉最號真傳乾淳以來文懿見稱
巨擘以所講串形為設施不羞簿正之卑必求

其當不難蜀道之遠亦勇千行乃今父母之邦
得吾慈惠之長晉陽保障之政諒所究心武城
絃歌之聲遂將盈耳敢曰瞽徐之故而懷私庇
之心桃李紛敷但洽四封之化芝蘭憔悴亦陶
一邑之春

答馬縣丞啓

誦濮川之隸書宿欽先烈題藍田之壁記茲遇
後賢實然來思喜可知也恭惟某官材資敏裕
發行和平遡洙泗六經之傳諒深家學歷岷峨
萬里之險洞知物情乃以借著植畫之英來從

對付㗸詩之逸逸令南浦之父老獲識東平之典刑掃地焚香雖方甘於隱逸適門問字或稍奉於從容

通王憲啓

恭審祇奉新綸重臨舊部昔顯庚政既嘗推先尚之堯仁今抗刑章又以廣好生之舜德頌奉使之名官雖異而爲民之司命實同時雄勝流逡任階寄恭惟提刑寺簿正學源於諸老英辭妙於一時專自布韋已深當世之慮首登班列即求外補之行益志非爲己而特以及人故仕弗以利而勇於行義非從古栝未被全閩汰斥貪殘盡需彫瘵寒㝡徑去父老惜其弗留持節復來溪山爲之改觀然生殺懸於掌握而戚休係其笑顰何敢非刑式重呂侯之命得情勿喜願師曾子之言暗爲一道之福星歸作八荒之霖雨其慭惠何取咎讒自貽方爲泄柳之閉門疑會孺文之被部雖丘園深匿豈無仰庇於萬間儻田里均安是亦吾家私之一物

賀邑宰冬啓

氣浮綬管可窺天地之心事靜琴堂膚契陰陽之定恭惟某官允矣粹清之器藹然寬厚之風和氣所薰歌豐年於周頌政聲可紀課上考於唐銓順履綏亨妒膺晉接顧惟朽質密藉洪休爲方扃泄柳之門弟果望王喬之履

回南劒州黃知府

伏以仰鏞城之節知見古人分劒水之符喜聞新命恭惟知府監簿文章孝友本自家傳明允篤誠根於生稟縣佐邑而至於宰邑皆仁民而非以厲民故雖豕蛇之悍驕知以鸞鳳爲美瑞孫曼元方張之餽猶中丞聲價之時單騎踏不測之危君汾陽見虜之日衆方貽愕公獨從容孝悌之鞬甲兵昔聞其語忠信之行蠻貊今見其人蘇半剌而專城示九重之除委倚覩褒璽入侍凝旒得一紙之書深佩相先之誼命千里之駕然歸願見之懷

通浦城陳宰

伏以七閩之衝舊爲樂土千室之邑今得賢侯來止有期歡焉胥慶恭惟某官清姿王峙令德蘭薰詩禮淵源自得鯉庭之傳授文章衣鉢尚餘鳳閣之風流比游試於材猷已浸隆於譽處

惟特南浦實處上游民㝠少豐况屬年饑之後
俗淳易動矧更鄰警之餘正賴撫摩俾臻綏靖
會即騰於善最當亟上於清華某久困里居近
叨祠禀以先翰林門墻之舊風荷殊知於新令
尹政事之間或陪餘論預深欣忭未易究陳

賀程內翰年啓

某伏以地稱潛府最雄南服之山川天惠仁侯
來布東皇之德澤和聲交播弟祉自繁恭惟某
官以道德人爲文章敎政先愛養需然膏雨之
蘇枯令肅貪殘迅若震霆之起發即宣化承流

之施該見調元宰物之規撫類協泰交亟歸鼎
輔坐使荄蘭之槁亦蒙吹律之春某適以寫門
冥縣賀夏飲屠酥而醉已同農畝之人稱兕觥
而躋冥上公堂之壽

復官謝丞相啓

伏以七年去國未渝丹筆之汙一氣轉鈞盡復
青氈之舊爐敗有自銘刻何窮伏念某猥以迂
愚蚤緣際遇演綸載筆曾微潤色之長千節分
麾寖著循良之效頃繇次對往牧長沙當嗣聖
之作興先群賢而收召入奉燕門之對曲借天

額頻殫鰥諤之忠少裨時政徒效草茅之言事
媿非俊傑之識時不知裁之亦已疎矣罪如韓
愈盍貶潮陽之八千仁若堯吾僅牽廝邑之三
百歸尋舊徑甘老故山身雖困於羨漦心常傾
於葵藿俄墜瀑鶴之字下臨羅雀之庭謂東朝
講稱壽之儀方深霈澤念北壠有投閑之跡亦
與原情既還峑閣之班更賦玲臺之秩顧茲冒
龍嘖實主明盛蓋 後闕

通福建招捕陳提刑

伏以投閑居里既幸爲偃起廢作州又叨受察

以三十載朋游之舊奉四千石條敎之新有志
可行爲民而喜恭惟某官洪毅開濟磊落光明
求之昔賢則孔明公瑾之匹探諸近世則希文
稚圭其人蓋文足以經邦而武足以戡難智略
縱橫可當事變忠義感激能得士心以坤爻六
二之直方兼大有上九之信順故翦羣盜於披
猖之日易若草菅而安遺民於震擾之餘措之
衽席逆載廣平之頌家立狄公之祠觀九重方
切於思賢豈一道可私於戱惠子房決勝千里
行攄惟幄之籌召虎式辟四方即賡江漢之雅

某久玆尊罍復此承流故武重尋還踏麾旟之迹舊封不改恍疑遼鶴之歸昔㡳已試之無庸今獲重臨而有靦穠文之在茲部敢自託於故人次公之守潁川當勉師於循吏勤拳之悃款

敘奚碑

通福建方提舉啓

伏以奉祠居里獲依周隱之光懷綬起家更受漢條之察所遭幸矣何喜如之恭惟某官系傳嚴瀨之芳氣稟淮山之勁摛辭甚蔚有元英處士之風流持論不阿有孝肅名臣之節操頃者

擢司於麟邸人皆擬上於烏臺庶幾嗣前哲之直聲且將爲公道之元氣屬閩部方罹於俶擾而天朝深軫於顧憂趣由廣信之麾就付全閩之節威聲攜獄見登車攬轡之初汙吏望風至投印解綬而去比聆餘論竊仰壯猶三邊經略之事宜屬[illegible]下一世人材之題品鑒別衡平行聽綸音即當枋任

回李漳州啓

名聯鴈塔知同父母之邦恩錫苑符更鄰兄弟之國所遭幸矣何喜如之恭惟某官松勁玉剛淵渟山峙源流甚遠夙分仙李之根辭采獨高煥發儒林之藻匪但著文章之錄更兼長政事之科蔣漢奉常二周太府倘少留於鵷序已徑上於雞翹惟幼學壯行之心本於及物故難進易退之節卓爾過人若時漳濱夙稱道院民醇事簡本幾太古之風時異世殊浸改承平之觀分九重之憂顧息千里之呻吟側聞下車以來頓收莫枕之效儒者美俗固所宜然刺史爲公行且見矣

回泉州教授啓

伏以泉山缺守猥及陳人類求有師夙稱名士所遭幸矣何嘉如之某曩自乘軺來叨分竹僅守孔門節愛之訓曾微漢吏教養之材二千石之分憂昔已慚於理效十六年而申命今復被於恩光當民生憔悴之餘與郡計彫殘之後刃恢恢而餘地猶費支吾枝斷斷以亡他若何經理倘非賴僚友多聞之益未易副聖明使過之求伏惟某官直諒之資通明之識必有講畫以助設施杜撰人民正欲觀於爲學文章政事勿自限於殊途

謝黃南劒舉啓

伏以申命泉山再續十六年之舊經行劒水適逢二千石之賢平時素切星鳳之瞻一見遽諧膠漆之好羅羞水館極既醉既飽之歡諭意伶工陳善頌善禱之語顧惟不敏豈所克堪

通福建王帥啓

恭審錫之旌鉞寄以藩垣天子惠顧全閩肆綴西清近臣之貴元戎肇開幕府聿新南郊遠服之瞻麾幟精明鼓角觀亮恭惟某官清明在躬傳大魁閎接河汾夫子之傳末珠源泝考會稽先賢之傳可嗣風流蚤以材大夫而爲真御史晁生有志欲復井田之遺孟子陳言首明經界之略恩被璽書之一札澤流寶婺之萬年孔門惟有冉求可使治賦唐世獨稱行儉名曰知人亦既薦擢其能謂當亟付以政三山非他鎮比繫國重輕九重俾我公行問民病癢觀臨遣光華之特盛蓋尋常牧守之所無淑旂綏章式重韓侯之錫精金古器廣賁奇章之賢荷頌一日之寬條立召八州之和氣赤子潢池之盜方幸亢鯨鯢時掉於驚波要當無事之時豫戒不虞之備澄清一道皆猶枕席上之安張皇六師更頼帷幄中之畫某頹然暮景來此舊邦屬當奇猛虎之餘有澤竭無魚之歎更稱其職民安其業自媿未能實告于府倩信于州方將有待仰師牙之御建與兒齒以均觀公其肯效越人安視秦人之瘠我亦自同晉國願分楚國之波濮望良深名言不足

賀鄭丞相

御案一夜朝登黃閣老人主師宜爲宰相用尊傳道之功政事本實在中書允賴佐王之學四門肅穆八表靖夷蓋闔國之將興皆好臣其受教時則有伊尹成湯所以格皇天吾不如子房高祖所以成帝業惟今妄立昭昔匹休恭惟某官河嶽英姿洄沂正派蚤事初九潛藏之始已兆半千遇合之期六鼇負圓嶠之山屹立驚濤而不動五龍夾虞淵之日升曾漢以大明偉運量宇宙之材參謀泰廊廟之寄密勿盡言而衆弗露從容應變而道不窮當雷霆以蟄之餘有入地重開之象坐廟堂而親聽斷如古哲王用金甌

而寢復姓名維予舊學夜刻博山之印朝宣文德
之麻信宿未遍規撫立變進賢去佞幾如慶曆
之頌詩剔蠹濯汙快哉元祐之條貫和氣回而
天為飛雪貪風息而人樂飲冰闔閭知蘇醒之
期朝野起升平之望致君於堯舜之上鄭公固
所優為行政若管晏之卑孟子豈其或比盡抒
碩畫丕尉輿瞻某濫竊州符久陶化治方登崇
於百揆首超擢於十連但訢公道之伸敢矜私
巳之遇雖莫陪東閣奇士少裨康齋之謨當敬
率南方諸侯恪奉作新之詔拳拳甚篤縷縷奚

殫

除福帥謝丞相

公道天開逢登庸於上相全閩地大俾承之於
元戎責重負山懼深臨谷伏念某衡茅孤學泓
穎小材兩朝三紀之遭逢久塵華近一節四麾
之敭歷游試劇煩秋毫未報於上恩霜鬢已催
於暮景重臨作牧肩幸及耆郡討殫於囊括席
卷之餘若為支柱民力困於澤竭林焚之後曲
費措循項蒙拘縻之歲須粗給宗藩之月奠遂
力竭於苛斂期少裕於罷氓雖生意之浸還曾

初心之未究敢謂浮雲蔽日之久忽聞迅霆奮
地之鳴群枉杜衆正開内既漸於黜陟長官平
太守好外亦妙於選掄廼於斯時有此殊渥青
衫幕府猶曠舊遊白面書生安知戎事顧蜀部
創夷之未復考比年儆擾之所餘政苟安和寧
有駿興之馬吏無侵枉誰為游釜之魚雖群勝
之所傷多矣非疢疾已瘳之可賀而根元尚憊
之宜裹身為列郡之準程大作斯民之保障職
雖當勉力恐難勝茲蓋恭遇某官以厚重鎮國
家以公忠安社稷力裨一聖英明之斷盡洗年

貪濁之風元凱舉而去凶人奚啻於古夔章相
而無債帥其始自今興懷遐遠之邦欲均休息
之澤而某以鄉閭為之牧當子弟視其人素志
苟行詎有禁闥淮陽之間遺風可仰窺惟潁川
渤海之師赧然丹衷如此白日

回楊知軍啓

伏以博采風謠喜有循良之守詢求名闕知為
忠義之門悠然長懷瑞若興敬概念炎運中微
之際敵有醜虜南牧之師奉賊稱臣者有之殺
身成仁者寡矣緬懷風烈疇若忠襄正女不嫁

二夫若王蠋全齊之節狂賊當礪萬段首段公擊批之心視身同一羽之輕使國增九鼎之重曩脩秣陵之使嘗謁睢陽之祠百世聞風莫不興起九原可作吾誰與歸共惟某官學本傳家政先澤物祥雲甘雨藹然氣象之可親烈日秋霜凜若聲欬之未遠有是心故有是政來此祖安得此孫尋顏鄭亭復觀世祿太尉逸事發揮何待於柳州甄逢得書期望但同於韓子

代外舅制參謝丞相啓

索米仙臺甘老漁樵之社況遭制憫延依衰牆之鄉漸收閒散之蹤可卜生成之意伏念某才疏且鈍適命薄而窮半生毋齷齪之機一第階龍飛之盛念聖門之仕期於行義而君子之學貴在及人始尉桐川不憚捐身以驅猛獸追官嚴邑閔辭斂怨以抑姦民然而患生於討蠹之疎禍産於語言之易故賦籍之定雖以惠窮氓而有力者則尤其非便郡政之稗志於報公上而當事者則嫉其多言退循顛踣之由來孰匪愆實之自取不殺幸矣求免得乎仰賴清明之朝務崇寬大之論雖朱轓皂蓋聊容假守之行而丹丘赤城曩叨眞祠之奉方嶠安於寓里遽被命於公朝石鼓士望著一時起從節度杜少陵詩高千古老作參謀顧某何人乃稱兹選兹蓋恭遇某官一德以輔聖明平心而運造化 伏睹

代外舅謝丞相轉官啓

上印歸田已就休官之列賞功試邑遽陞元士之班不自意於退閑尚欲榮於樸錄恩惟 天造感極涕零某恭紹熙太學之諸生濫慶元奉常之一第自從勞於州縣顧何有於智能妄學欵敬丁時凋瘵以官民之交病將革弊端若數祿之不平孰爲仁政新版籍於片紙不存之後復經界於歷年久廢之餘精神方耗於一身怨謗已騰於衆口逮小經師旅之蹟而游分江海之壑除目雖頒駭機俱發青油談笑暫容覓句於杜陵烏府紀綱又俾掛冠於神武歸遊空谷細數流年朝柱笏以看山暮脫巾而漉酒款乃和漁翁之唱桑麻聽桑婦之歌得與辛民共陶聖化俄墜濕鵶之牽下流羅雀之庭謂二九年前首放均賦度田之役於十一人後可無賜衣增秩之恩遂令還 之餘亦拜銜組之寵立 山旌

重淵谷懼深恭惟某官躬不世出之資佐大有爲之治杜羣枉開衆正將馴致於太平俟長治建久安已坐銷於外侮惟公則無所不取惟大則自能有容必欲起斥逐以風四方詎肯守拘攣而棄一士某官情已薄脅齒未盈托鏡頻看敢仍有功名之志踞鞍自請幸庶幾躍鑠之翁或可以使過而使愚亦粗能效忠而效死敢乘揄於短景償容吹晚節之葩出芝菌於枯株重有賴大鈞之賜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九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

文

泉州科舉諭士文

某治郡無堪已叨易地尚茲需代逐及見秋闈之盛舉顧念此邦英材輩出爲士者各知以禮自將向來旁郡間有以場屋喧譁而坐殿罰者獨此邦素所未聞士習之美於斯可見今某區區猶欲少伸諭告者蓋以平時自愛之心推之以及士友惟幸聽之無忽蓋聞四民之中莫貴於士而士之所守莫先於禮是以聖經垂訓足容欲重手容欲恭進退步趨必中規矩非獨自貴其身使人知所敬亦以氣之與志相爲主賓未有氣安靜而志不寧氣勞擾而志不動者也故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此乃治心之格言修身之至要學者平時間有講不及此涵養之功既無其素一旦就試遂以勇士赴敵場自比而不知戰鬭所恃者勇力場屋所恃者心思戰雖尚氣猶有再衰三竭之懼況於文章者精神之所發見者也和平其心清明其氣猶恐心手未能相

應既於喧譁𠹭譟奔走頓撼之餘精神氣血交擾於內非終日不能以定而欲下筆之際詞釆煥然義理條達難矣尚憶某少時屢更藝藪頗知深自愛惜每每緩步徐行於衆人之後既坐試席他人之胷當膺汗者未能遽定而我已安坐凝神運筆締思矣逸勞靜擾十倍不同故雖學力甚疎猶能連收科目其效往往由此今願七邑之士父兄友朋交相勸勉以靜重安徐爲先以喧呼躁擾爲戒則發之於文必將大有可觀者非特文字流傳四方學者皆以爲法而士

風之美尤足以冠絶一時豈不偉哉至於試院之所措置無非深爲士友之地尚慮其間或不相察輒摛浮言亦願老成有識之士開曉鐫諭俾皆釋然無惑幸甚

勸學文

竊惟方今學術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蓋前則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於舂陵以其心悟獨得之學著爲通書太極圖昭示來世上承孔孟之統下啓河洛之傳中則有胡文定公以所聞於程氏者設教衡嶽之下其所爲春秋傳專以息邪說距詖行扶皇極正人心爲本自熙寧後此學廢絶公書一出大義復明其子致堂五峰二先生又以得於家庭者進則施諸用退則淑其徒所著論語詳說讀史知言等書皆有益於後學近則有南軒先生張宣公寓于茲土晦菴先生朱文公又嘗臨鎮焉二先生之學源流實出於一而其所以發明究極者又皆集諸老之大成理義之秘至是無復餘蘊此邦之士登門牆承謦欬者甚衆故人材輩出有非它郡國所可及今二先生雖遠所著之書具存皆學

者所當加意而南軒之論孟說晦菴之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則於學者爲尤切譬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頗聞邇來士子急於場屋科舉之業往往視爲迂緩置不復觀殊不知二先生之書旁貫羣言博綜世務猶高山巨海瑰材秘寶隨取隨足得其大者固可以窮天地萬物之理知治已治人之方至於文章之妙渾然天成亦非近世作者所能彷彿蓋其本深末茂有不期然而然者學者誠能誦而習之則於義理之精微既有所得發之於文亦必

意趣深長議論精確以之應舉直餘事爾若徒諷宋膚淺之文掇拾陳腐之語見聞旣陋器識可知雖使幸而獲選其不能大有所立必矣今秋試之期尚遠群居暇日正當培養義理之源務求有用之實自今以始學校群聚之士宜先刻意於二先生之書俟其浹洽貫通然後博求周程以來諸所論著次第熟復而溫公之通鑑與文公之綱目又當參考而益觀焉庶幾[illegible]以時叩擊驗其進否上中二旬當課之日則於所習之書隨爲問目俾之援引諸儒之說而以己意推明之末旬則仍以時文爲課如此則本末兼擧器業日充上足以追續先賢之正脉次足以爲當世之實用異時決策接武進迹于簡閱人豈不盛哉顧念迂疎濫塵師師之任新美士習蓋其責也輒不自揆敢述其所聞惟同志相與勉之

譚州諭同官咨目

某猥以庸虛謬當閫寄朝夕怵惕思所以仰答朝廷之恩俯慰士民之望惟賴官僚叶心同力庶克有濟區區輒有所懷敢以布于左右盡聞爲政之本風化是先禪之爲俗素以淳古稱比者經其田里見其民朴且愿猶有近古氣象則知昔人所稱良不爲過今欲因其本俗迪之於善已爲文諭告俾興孝悌之行而厚宗族鄰里之恩不幸有過許之自新而毋狃於故習若夫推此意而達之民則令佐之責也繼今邑民以事至官者願不憚其煩而詳曉之感之以至誠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興起者若民間有孝行純至友愛著聞與夫協和親族賙濟鄉閭爲衆所推者請采訪其實以上于州當與優加褒勸其詳見於諭文至於聽訟之際尤當以正名分厚風俗爲主昔密學陳公襄爲仙居宰敎民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而人化服焉古今之民同一天性豈有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惟毋以薄待其民民將不忍以薄自待矣此某之所望於同僚者也然而正己之道未至愛人之意不孚則雖有敎告而民未必從故某願與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爲民去其十害何謂四事曰律己以廉凡名士夫者萬分廢棨止是小善一點貪汚便爲大惡不顧父叏如棨不棨雖有微美奚贖惟自國故此以將四事之首撫民以仁爲政者當体天地生萬物之心有一毫之

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忘疾亦非仁也存心以公傳曰公生明蔽意一曰簡則是非易位欲事之理不可得也涖事以勤是也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昔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之風流罔此敢之所以多此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何謂十害曰斷獄不公獄者民之大命豈可小有不審聽訟不審訟有實有虛虛實之不審則實者反虛虛者反實矣其可苟乎淹延囚繫一夫在囚一室廢業囚圄之苦度日如歲其可淹久乎慘酷用刑刑者不得已而用人之體膚卽己之體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爲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思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可不戒汎濫追呼一夫被追一室皇擾有符引之需有官吏之費貧者不免舉債告貸至於破家甚可況此乎招引告訐

告訐乃敗俗訛化之原有犯者自當禁懲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賣詞狀與此輩名人告貸侯拔采究皆係非法不可爲也重疊催稅稅出於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至再稅乎有稅而不輸此民戶之罪也輸已而復責以輸是吏之罪也今之州縣蓋有已納而從不給鈔或鈔雖發而籍不銷再追至官呈批乃免不勝其擾矣甚者有緻不理必重納而後已破家蕩產鬻妻賣子往往由之有仁心者豈忍傷此科罰取財民間自輸之外一二詞訟不合當官取今黨買有行科罰之效與夫殊法科歛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不革縱吏下鄉鄉村小民畏吏如虎況吏下鄉貪嚴如虎此押也污僻生民尤當禁此自詐捕盜措不可差此低價買物是也物同則價同宜有公於之具今州縣有所謂市令司者又有所謂行戶者每官司數買規市直專或十某之二三或不即俟甚至白著民戶何以堪此之區區其於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賢固有不

俟丁寧而素知自勉者矣然亦豈無當勉而未能者乎傳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又曰誰謂德雖厲其庶而賢不肖之分在乎勉與不勉而已異時舉刺之行當以是爲準至若十害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救焚不俟終日毋狃於因循之習毋牽於利害之私或事關州郡當見告而商榷焉必期於去民之瘼而後已此又某之所望於同僚者也抑又有欲言者夫州之與縣本同一家長吏僚屬亦均一體若長吏偃然自尊不以情通于下僚屬退然自默不以情達乎上則上下痞塞是非莫聞政疵民隱何從而理乎昔諸葛武侯開府作牧首以集衆思廣忠益爲先某之視侯無能爲役然虛心無我樂於聞善蓋平日之素志自今一道之利病其之所當知者願以告焉某之所爲有不合於理有不便於俗者亦願以告焉告而適當敢不敬從如其未然不厭反復則湖湘九郡之民庶乎蒙賜而某也亦庶乎其寡過矣敢以誠告尚其亮之幸甚

潭州諭俗文

太守叨蒙上恩擢守湘土深惟朝廷委寄之重
非特責以有司常務而已布宣德化導迪人心
實守臣之事顧此邦風俗初未詳知今以天性
人倫之大者與夫遷善改過之方首為爾民告
名之曰諭俗三事今具于后

一古者教民必以孝悌為本其制刑亦以不
孝不悌為先蓋人之為人異乎禽獸者以
其有父子之恩長幼之義也詩云父兮生
我母兮鞠我繼之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此言父母之恩與天同大為人子者雖竭
其力未足以報也今乃有親在而別籍異
財親老而供養多闕親疾而救療弗力親
沒而安厝弗時不思此身從何而有罔極
之報當如是乎至於兄弟天倫古人謂之
手足言其本同一體也今乃有以唇舌細
故而致爭錐刀小利而興訟長不卹幼卑
或陵尊同氣之親何忍為此潭湘舊俗素
稱淳厚如前數者未必有之太守此來欲
以義理訓民未免預陳勸戒已行下州城
及十二縣自今民間有孝行純至友愛著
聞者采訪得實具申本州當與優加旌賞
以為風俗之勸或其間有昧於禮法之人
為不孝不悌之行鄉里父老其以太守之
言曲加誨諭令其悛改昔後漢陳元為母
所訟亭長仇香親到其家教以人倫大義
遂為孝子北史清河之民有兄弟爭財者
郡守蘇瓊告以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宅
遂感悟息訟同居如初況此邦之人本來
易化以理開說必無不從若上違太守之
訓言下拒父老之忠告則是敗常亂俗之
民王法所加將有不容已者一陷刑辟終
身不齒雖悔何及爾民其思之毋忽

一古人於宗族之恩百世不絶蓋服屬雖遠
本同祖宗血脉相通豈容間隔至於鄰里
鄉黨雖比宗族為疎然其有無相貸緩急
相倚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情義所關亦為
甚重今人於此二者往往視以為輕小有
忿爭輒相陵犯詞訴一起便為敵讎有一
于斯皆非美事昔江州陳氏累世同居聚
族至七百餘口前代常加旌表至今稱為

義門近者吉州孫進士以恵施一鄉諸司
列奏蒙恩特免文解士夫以為美談江湖
之間境土相接豈有江西之人能為義舉
而此獨不能今請逐處老成賢徳之士交
相勸率崇宗族之愛厚鄉里之歡時節往
來恩義浹洽小小非忤務相涵容不必輕
啓訟端以致結成怨隙若能和協親族睦
濟里閭為衆論所推亦當特加旌異如其
不能敬聽妄起訟爭懲一戒百所不容已
爾民其勉之毋忽

一官之與民誼同一家休戚利害合相体恤
為有司者不當以非法擾民為百姓者亦
不當非理擾官太守平時以愛人利物為
心不啻飢渴視事之始切切講求已轉牒
州縣官各以四事自勉而為民除其十害
何謂四事律己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
涖事以勤是也何謂十害斷獄不公聽訟
不審淹延囚繫慘酷用刑泛濫追呼招引
告訐重疊催税科罰取財縱吏下鄉低價
買物是也十者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

當如拯溺救焚不俟終日務令田野安帖
愁歎不生或民間有公共利病太守所未
及知許明白具狀前來陳述但不許匿名
實封許人私過言而有理即當詳酌以次
施行爾民亦宜體太守此心更相勸戒非
法之事勿妄作如豪強兼并貧弱奪
詐欺騙良善教唆詞
訟為公事聚衆鬭毆開坊賭博居停盜
宰殺耕牛詐買與販禁物如此之
并曾無理之訟勿妄為如事不干己輒興
告訐掇拾閑類
大率實如此者皆是無理或日前所為未免害義若
能惕然悔悟去惡從善如湯沃雪為迹都

消人誰無過改之為貴周處三害終為名
賢父老其以此意為鄉閭子弟反覆解説
必若教之不悛則國家有法官司有刑太
守雖欲從寬不可得爾民其審聽之毋忽
右諭俗三事開具在前太守之於爾民猶父兄
之於子弟為父兄者只欲子弟之無過為太守
者亦只欲爾民之無犯故於到任之初以誠心
實意諄諄告諭其不識文義者鄉曲善士當以
俗説為衆開陳使之通曉庶幾人人循理家家
畏法田里無追呼之跡公庭無鞭扑之聲民情

熙然化為樂衆豈不美哉故今榜示各宜知悉

勸立義廩文

太守到任以來無一念不在斯民近因禱雨思所以為邦人久遠之計在城則置惠民倉儲米數萬石歲歲出糶在諸縣則廣置社倉儲穀數萬石歲歲出貸其為慮悉矣又念社倉貸穀止及未等有田之人而細民無田者不得預也復請于常平司以今歲義米附納社倉爲賑糶之備然義米有限而貧民至多豈能尚及於是又以居鄉之日所為義廩規約以勸有力之家盖

欲公私叶力共濟斯民使無饑莩流離之害夫人之貧富雖有不同推其由來均是天地之子先賢有言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我之與彼本同一氣我幸而富彼不幸而貧正當以我之有餘而濟彼之不足自古及今能以惠䘏為念者其子孫必賢其門戶必興盖困窮之民人雖忽之天地之心則未嘗不憫之也我能惠䘏困窮則是合天地之心合天地之心則必獲天地之佑此以理言者也吾以利害計之無饑民則無盗賊無盗賊則鄉井安是又富家之利也況義廩云者非捐所有以與之特出所有以糶之而已於富家初無損而於貧民實有益且每歲勸分出於官司豈能無擾今舉行義廩使上中之户自相推排隨力出備官司不計產強敷之也自置糶場自收糶錢官司不遣吏監臨之也價直高下視時稍損官司不抑令痛減也況常歲艱食悉仰勸分今州郡既立社倉又糶義米則與爾富民分任其責者爲不少矣其可不體官司美意相率而樂從哉今去秋成不遠已委諸縣官各

行勸諭期以十月終逐都結成規約申聞于縣縣以聞于州其能率先爲倡者當加褒賞或謂潭人未易告諭諸縣勸糶自有成式何以義廩爲哉爲是說者是以薄待吾民也十二邑之廣豈無好義樂善之君子且兩歲勸分亦有欣然出粟爲數頗多如長沙之賈熊袁簡湘陰之鄧居中毛以大彼邑之武當世瀏陽之龍世求李天覺羅廷圭安化之劉孝錫陳洪範李曉張奉世湘鄉之馮楷醴陵之曹應龍周霖丁大鑛湘潭之羅邦臣楊仁老向堯俞者州郡或借補官

資或特立坊名或量與免役以旌異之矣又安
知無聞風欣慕者必若諭之而不從則勸糴舊
例若有不得而發者特不若人自為之則義風
興行群情感悅其氣象為不同爾譬之役法然
寫義役則有輯睦之風行差役則有爭競之訟
義廪猶義役也勸分猶差役也二者利害至為
明白爾民其詳之

諭賊文為招司作

天地之間至貴者人人之有生當愛此身微罪
薄刑尚不可犯何况甘心為叛為亂天之愛民

如愛子然汝乃殺之豈不逆天天網恢恢疎而
不漏莫恃汝強敢與天鬪白頭之賊自古所無
力能拔山終亦誅鋤只觀近年湖海羅李自謂
豪雄人莫能與比橫行數縣十萬其徒一朝被
擒如殺大豬妻兒併命財產掃地不知區區成
得何事汝曹看此賊豈可為何如及早悔罪來
歸聖上至仁憐汝愚昧已降黃榜赦汝之罪但
能改過盡洗舊愆父母可保妻孥可全而況朝
廷務守恩信官資賞格斷不汝吝既免刑禍又
得顯榮何苦執迷不自求生昔年威方官至大

尉見今寸整亦作邏剌江西都鈐交睦姓胡連
年進擢恩獎特殊若此數人初亦失脚一旦翻
然盡改前錯名稱義士身被異恩富貴光華福
及子孫汝欲效之其力甚易殺賊來降便是知
義作賊為逆殺賊為忠反掌之間禍福不同不
能殺賊但只歸順恩賞亦加豈不安穩白水之
馮黃龍之丁纔能回心便得寵名錦袍金環見
者欣慕何以得之改過之故聖恩如天何負汝
曹汝若違之禍豈可逃汝曹本心亦識利害故
今諄諄汝訓汝誨王師既集天討將行莫恃汝

力敢當雷霆今爾父老為我開諭逆汝死門入
此生路故茲曉諭各宜知悉

浦城諭保甲文

古者於鄉田同井之義甚重出入相友守望相
助疾病相扶持今之里社亦古之遺意然今人
少知此義鄰里相視往往皆如路人近因官司
舉行保甲某甚以為喜蓋不惟可備不虞之患
亦欲因此與里社相親漸還古意以諸隅區處
未定故未能行近者官司又再催促而各隅之
人返生疑惑者想其別有差使故也某嘗聞令

君與丞公之議矣大抵保甲之行止是隄防小
竊與遺漏而已一家有盜不能自獲也鄰里畢
至則其獲必矣一家有火不能自滅也鄰里畢
至則其滅必矣若夫扞禦外盜近則有尉寨之
兵與招募之兵遠則有朝廷之大兵不以責之
保甲也一家一名特其大綱耳貧士之無僕者
單丁之老弱者不強之使出也五日一點欲見
其大數耳雖有搜隊巡警之說未必常行也此
皆縣官本意而外人未盡知故有疑論不知此
法之行實以卹民而非擾民特疑之者過耳某

卜居于此倏已六年闔邑之人皆吾鄰里鄉黨
也思一聚會而未能今因此遍會吾同邑之人
而力有所不及將以此月中旬與同社百家修
祀于本坊之社牲牢酒醴皆一力自備退而分
胙則百家之人皆預不以士農工商爲間庶合
古人崇重鄉社之意其坐次則別有區處是日
當爲陳說鄰里鄉黨相親相睦之義及官司所
以團結保甲本意庶幾衆心曉然無復疑惑今
先浼隅官總首遍行告報仍爲此文揭之門首
庶鄰里通知焉

再守泉州勸諭文

太守將至郡人歡迎自慚薄德莫副民望視事
之始合有教條不憚諄諄爲爾開說凡爲人子
孝敬是先其次友愛協和兄弟人非父母豈有
此身父母生兒多少艱辛妊娠將免九死一生
乳哺三年飲母膏血携持保抱日望長成如惜
金珠如護性命慈烏反哺猶知報恩人而不孝
爲雀不若兄弟之愛同氣連枝古來取喻名爲
手足人無兄弟如無四肢痛痒相關實同一體
長當撫幼弟當敬兄或值急難尤須救助其次

族屬雖有親疎論其源流皆是骨肉譬如大木
枝葉分披本同一根氣脉未遠豈宜相視便若
路人其次鄉鄰情義亦重患難相扶疾病相救
恩義往来亦不可闕以上四事人道大端凡爾
良民皆當加勉家家孝友人人雍和息事省爭
安分循理得已且已莫妄興詞一到訟庭終身
仇敵更相報復無有休期壞產破家多由於此
語言喧競或不能無鄰里之間急宜勸止莫令
交手致有鬬傷彼中汝拳汝受官棒本因小忿
近結深讎何似始初便從忍耐禍来莫兢心下

清涼市井經營雖圖利息亦須瞻是莫太刻剝
秤斗稱量各務公當大入小出天理不容爾來
水肉太為人害放債收息量取為宜分數太多
貧者受苦舉債營運如約早還莫待到官然後
償納飲酒無節少不生災賭博不戒多至為盜
游手浮浪久必困窮勤謹服業終是得力太守
今此為民俟來有大不平當為伸雪有大不便
當為蠲除事若細微不必相撓於爾無益於我
徒勞違法犯刑最不可作舊來有過各許自新
教而不從刑斯無赦有過能改即是善良耆艾

老成宜往此意誨爾子弟及其鄉人有違此言
衆共誚責凡此切相欲曉諭民讀書為儒師慕
聖哲自知義理不待鄙言所望以身率先閭里
一方一所有一仁賢以善敎人人必感動去薄
從厚彌災召和其始自今永為樂國

泉州勸孝文

當職昨以三事諭民首及孝悌數月以來累據
諸廂申到如黃章取肝以救母劉拌取肝以救
父近又有承信郎周宗強者其母安人陳氏得
疾幾危宗強割股救療母遂平復雖非聖經所

尚然其孝心誠切實有可嘉今總括百姓吳拾
同妻阿林懇其子吳良聰不孝乖三番問具言
其詳當職委為郡守不能以禮義訓人致使民
間有此悖逆日夕慙懼無地自容周承信除依
條支賞外特請赴州置酒三行以示賓禮之意
用旗幟鼓樂鞍馬擁衛送歸其家吳良聰罪該
極刑姑與從輕杖脊二十髠髮拘役一年仍就
市引斷使人知孝於其親者有司所深敬不孝
其親者王法所必懲蓋此邦之人本來易化只
緣官司不加訓勵故有無知而輕犯者今為爾

民略陳大義昔者聖人作孝經一書敎人以事
親之道其紀孝行章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
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
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孝之始終無
出於此所謂居則致其敬者言子之事親常須
恭敬不得慢易蓋父母者子之天地也為人而
慢天地必有雷霆之誅為子而慢父母必有幽
明之譴昔太守侍郎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
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即是
奉佛若不能奉親雖焚香百拜佛亦不佑此理

明其幸無疑焉所謂養則致其樂者言子之養
親當有以順適其意使之喜樂也大凡高年之
人心常歡悅則疾病必少中懷戚戚則易損天
年昔老萊子雙親年高常著綵衣為兒童戲正
以此也今貧下之民固無美衣珍膳以奉其親
但能隨力所有盡其誠心父母未食子不先嘗
父母尚寒子不獨煖父母有怒和顏開解父母
有命竭力奉承則孝者之心自然快樂閨門之
內盎然如春矣所謂病則致其憂者言父母有
疾當極其憂慮也昔人有母病三年夜不解帶

者親年既高不能無疾人子當躬自侍奉藥必
先嘗若有名醫不惜涕泣懇告以求治療之法
不必割肝刲股然後為孝蓋身體髮膚受之父
母或不幸因而致疾未免反貽親憂若貧之至
甚無力請醫許詣州自陳當為遣醫診視藥術
之資與從官給至於喪祭二事皆當以盡誠為
主不暇一一開陳獨有兩說願因而勸戒竊聞
民間不幸有喪富者則侈費而傷於禮貧者則
火化而害於恩夫送終之禮稱家有無昔人所
謂必誠必信者惟棺槨衣衾至為要切其它繁

文外飾皆不必為至如佛家追薦之說固非昧
難知然昔賢有言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
獄無則已有則惡人入苟明此理則諂奉僧尼
廣修齋供其為無益灼然可知又聞鄉俗相承
親喪送葬或至刲宰羊豕酣會杯觴當悲而樂
尤為非禮至於貧窶之家委之火化積習歲久
視以為常曾不思古者背叛惡逆之人乃有焚
骨揚灰之戮今親肉未寒為人子者何忍付之
烈焰使為灰燼乎言之猶可痛心況復忍為其
事自今而後富者則願其削世俗不正之禮省

虛華無益之費當欲為親祈福豈若捐金穀以
濟饑貧有若施藥施棺無非美事儻能行此福
報自臻何必求之渺茫妄希因果貧者則願其
勿以火化為便苟稍可趁辦何惜辦尋丈之地
以葬其親必不獲已即仰陳乞於官地安厝但
深掘坑坎築土實封亦勝於焚爇之慘經曰孝
悌之至通於神明天下萬善孝為之本若能勸
行孝道非惟鄉人重之官司敬之天地鬼神亦
將佑之如其悖逆不孝非惟鄉人賤之官司治
之天地鬼神亦將殛之此州素稱佛國好善者

多今請鄕黨鄰里之間更相勸勉其有不識文義者老成賢德之士當與解說使之通曉庶幾人人興起家家孝勸漸還淳古之俗顧不美歟

諭州縣官僚

某昨者叨帥長沙嘗以四事諭勉同僚曰律已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涖事以勤而其區區實身率之以是二年之間爲潭人興利除害者雖有可紀今者蒙恩起廢再撫是邦竊伏惟念所以答上恩而慰民望者亦無出前之四事而已故願與同僚勉之盖泉之爲州蠻舶萃焉犀珠寶貨見者興羨而豪民鉅室有所訟愬志在求勝不吝揮金苟非好修自愛之士未有不爲所汙染者不思廉者士之美節汙者士之醜行士而不廉猶女之不潔不潔之女雖功容絶人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哉昔人有懷四知之畏而却暮夜之金者蓋隱微之際最爲顯著聖賢之教謹獨是先故願同僚力修冰蘗之規各勵玊雪之操使士民是敬稱爲廉吏可珍可貴孰有踰此其所當勉者一也先儒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且以傳府言之傳勤於勾稽使人無重疊追催之害尉勤於警捕使人無穿窬攻刼之擾則其所濟亦豈少哉等而上之其位愈高繫民之休戚者愈大發一殘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禍發一掊刻心斯民立被誅剥之殃蓋亦反已而思之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凛然爲之痛楚刑戚之慘百倍於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唯恐不免獄犴之苦何異於此其可使無辜者坐之乎已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已欲豐財則不當賤民之財故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在聖門名之曰恕強勉而行可以至仁矧當斯民憔悴之時撫摩愛育尤不可緩故願同僚各以哀矜惻怛爲心而以殘忍掊克爲戒則此邦之人其有瘳乎此所當勉者二也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輕重有法不可以已私而拂公理亦不可骫公法以狥人情諸葛公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此有位之士所當視以爲法也然人之情每以私勝公者蓋狥貨賄則不能公任喜怒則不能公黨親昵畏豪強顧禍福計利害則皆不能公殊不思

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輕重之不可踰者國法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逆乎天理矣以輕為重以重為輕則違乎國法矣居官臨民而逆天理違國法於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誅金科玉條之禁其可忽乎故願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汩於私情不撓於私請庶幾枉直適宜而無寃抑不平之歎此所當勉者三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則為民者不可以不勤業精于勤荒于嬉則為士者不可以不勤況為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脂膏一或不勤則職業墮弛豈不上孤朝寄而下負民望乎今之居官者或以酣詠遨放為高以勤強敏恪為俗此前世衰弊之風也盛明之時豈宜有此陶威公有言大禹聖者猶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故賓佐有以蒱博廢事則取而投之於江今願同僚共體此意職思其憂非休澣毋聚飲非節序毋出遊朝夕孳孳惟民事是力庶幾政平訟理田里得安其生此所當勉者四也某雖不敏請以身先毫髮少渝望加規警前此官僚之間或於四者未能無媿願自今始洗心自新在昔

聖賢許人改過故曰改而止儻猶玩視而不改為誠恐物議沸騰在某亦不容以苟止也泚事之初敢以誠告幸垂察焉

福州諭俗文

當司以安撫一道為職兵甲盜賊乃其專掌然必吏良而後民安民安而後盜息盜息而後兵偃四者相關皆當致察乃紹定六年十一月恭奉詔書略曰比年以來民窮盜起皆激於姦貪之吏大哉王言可謂明見萬里之外又自聖上親政之後登進賢俊屏斥憸佞懲治贓吏禁止苛苴諸路監司太守皆以端方廉潔者為之每一詔令之下無非為民當司奉行其敢不恪自到福州一意講求賦輸太重者首議蠲減科須病民者以次革除禁公人下鄉之擾除將司代納之害戒諭十二縣官為毋濫刑毋横斂毋徇私毋黷貨毋通關節毋任胥吏相與精白一心無負明詔丁寧之意今以申飭十二縣者行下諸州各察其屬務去前六者之弊使斯民各安於田里爾民幸遇清平之政宜知愛身寡過務本著業毋善鬭毋健訟聖經有言一朝之忿忘

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言人一朝忿怒不識忍辱生此事來殺身害命累及父母乃忿之人所為也）又曰訟終凶（言健訟者終必凶也）又曰好勇鬬狠以危父母此三者爾民所當戒也聖經又言用天之道（春勤於耕夏勤於耘秋勤收斂之類是也）因地之利（高田宜麥低田宜禾之類是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謹身是不為非節用是不妄費）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一髮一毛皮膚皆是父母遺體不敢毀傷何況輕犯刑憲自害其身也）此二者爾民所當勉也當職以本路之人為本路之帥其視八州皆如鄉黨其待百姓一如子弟官吏貪殘者當為爾懲之豪強侵暴者當為爾戢之盜賊劇竊為汝之害當為翦除之爾既安其生宜思自保父母之身勿犯有司之法此榜到日所在耆老仁賢宜為開說使之通曉宜為勸勉使之興起自今以往家家禮義人人忠孝變七閩之俗為鄒魯之鄉非惟當職所望於爾民是亦朝廷所望於帥臣也其敬聽之毋忽

福州勸農文

仲春望日太守出郊勸農延見父老而告之曰福之為州土狹人稠（稠密也）歲雖大熟食且不足田或兩收號再有秋其實甚薄不如一獲凡為

農人豈可不勤勤且多曠惰復何望勤於耕畬土熟如酥勤於耘耔草根盡死勤修溝塍蓄水以盈勤於糞壤苗稼倍長勤而不憚是為良農良農雖苦可養父母父母怡怡妻子熙熙勤之為功到此方知為農而惰不免飢餓一時嬉遊終歲之憂我勸爾農惟勤一字若其害農則有四事一曰耽酒二曰賭錢三曰喜爭四曰好閑四者有一妨時廢日四者都有即是游手游手之民必困以貧何如勤力家道豐殖更能為人孝順二親內敬尊長外和鄉鄰勤力之餘勤行善事天必佑之何福不至不善之人是為逆天天必罰之悔何及焉我生田間熟知田事深念爾農年苦不易方圖多端恤汝使安凡今所言盡見肺肝咨汝父老為我開諭興民善心還俗淳古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泉州勸農文

仲春勸農耕郡國有常制越從近世來往往具文視前驅擁旌旗後隊繁鼓吹官民情不孚感動何由致勸諭雖有文古語雜奇字田夫莫能讀況乃識其意我來分州符德薄徒自愧惟存

愛物心端可質上帝苟嬈必蠲除彊梗必綏洽
常愛堯舜仁一夫或不被今當東作初豈曰修
故事父老爾來前聽我傾肝肺嗟乳瀕海邦斗
是墝埆地三時勞耕耘收穫尚無幾四体或不
勤將何活老稚頻年旱且潦生理殊匪易去秋
幸中熟我喜幾不寐乃者驚蟄前甘澤屢滂沛
霆声應期發人謂豐稔瑞爾宜乘此時汲汲操
耒耜五穀隨其宜勿惜多種蒔陂塘謹修築損
作灌溉備先民嘗有言惟勤則不匱必須竭人
力乃可盡地利旋看琴浪鮮忽作黃雲委家家

飽香粳在在給禮穰雞豚享親賓酒醴供祭祀
此時三農家快樂誰與比功效在目前筋力非
徒費父老記我言歸語爾子弟及爾鄉黨間各
各脩禮義事親與敬長必也孝且悌恩愛篤宗
族歡好洽鄰里全此乃為人否則犬豕類第一
勿好飲好飲多招累顛冥觸罪罟太半緣酗醉
二則勿好博好博為身祟但觀盜竊徒多起摴
蒲戲三則勿好鬪鬪蹤傾人所貴忘身及其親每
每因忿恚何如忍須臾事過心如水四則勿好
訟終凶聖所戒小則靡貲財大則遭縲縶何如
退跬步終身免顛蹶我昔初下車諄諄嘗揭示
今復重丁寧爾民宜切記諭農因諭俗予心真
篤至不言而化行有愧古循吏

勸農文

嘉定己卯二月之望鄭守眞某以勸農至東郊
召父老而告之曰嗟我農人既艱且勤衝寒曉
耕觸熱晝耘我生田間習知稼穡身居黃堂心
在阡陌十日不雨則憂旱乾五日之雨又虞水
患朝夕惶惶眉顰弗舒一夫傷嗟如痛在膚幸
天憫民歲以上熟有秫有禾有麥有菽有穄斯

粒斗惟百錢民食既能我顏乃歡時不可常天
不可恃必殫人為以迓厥施爾耒爾耜必舉以
時爾陂爾渠必勤以治惟根是培惟莠是拔毋
惰毋偷毋蔵毋裂髮有二事為農之殃彊暴侵
陵姦欺奪攘我既戢之俾無爾苦爾其安居服
爾田畝亦有四事為農之寇曰飲曰博曰訟曰
鬪我嘗諄諄戒爾勿為宜置坐右求爲爾規善
不可違惡不可長天理昭然其應如響我愛泉
人人亦愛予今將去矣有懷卑攄父老來前勸
汝杯酒子禮雖微而情則厚歸語子弟毋忘予

言來歲相與遊乎山川

隆興勸農文

太守被命來守此土兩月于茲矣閭閻之利病田里之疾苦朝夕訪問不敢一日忘今者春行視農獲與爾父老周旋于郊外致竭誠意與父老言夫勸農故事也然知勸農而不知去其害農者則亦文具而已矣蓋不時之科斂害農也無故之追擾害農也夏秋租稅已納重催害農也近者約束十條亦旣禁止丁寧之矣自今以往賊盜之殃汝吾爲汝除之豪猾之侵汝吾爲汝戢之一害尚存太守斷不敢自安使爾農有愁歎之苦汝農亦宜盡力以務本謹身以節用與其怠惰而飢寒何如勤苦而溫飽與其奢侈而困窮何如儉約而豐足有子弟當教之以孝義有婦女當課之以蠶織兄弟宗族恩義至重不可以小利致爭鄰里鄉黨緩急相須不可以小忿興訟喜爭鬪者殺身之本樂詞訟者破家之基賭博乃偷盜之媒耽酒是喪生之漸凡此數事爲害至深有一于此必致禍敗父老其以此意遍諭使更相勸勉庶田畝闢百穀豐家給人足風俗近厚則爾農之利也亦太守之願也

勸農文

嗟爾湘人爲生甚勤土瘠而磽俗窶且貧太守之來兢兢朝夕惠利爲心可貸天日雨暘少愆終夕弗怡是禱是求猶己渴飢教貸耕糧當食饋發嗟然斯民弗飽饘粥去臘之雪元日之晴豐年可占予心載欣爾於斯時宜惑乃力予耒予耜予溝予洫良農雖苦可冀有秋惰農雖逸荒其田疇孰飽孰飢孰失孰得我勸爾民寧苦毋逸右勸勤力福生於儉禍生於奢影響相隨毫釐弗差惟樸惟素當足之具惟侈惟惰困窮之漸廣用多求心勞且憂旁求省用其樂休休以約失之其亦鮮矣我勸爾民寧儉毋侈右勸節約父慈子孝和氣滿堂雍雍愉愉爲家之祥子悖其親父虐其子傷恩敗教皆由茲始有媼曰陳百歲康強若兒若女鶴髮成行問其所致曰慈曰孝夫豈偶然天道之報陳民長少縣[illegible]卿人今年百有二歲二男一女皆近八十歸其母慈子孝所以天賜之高壽我勸爾民是則是傚右勸慈孝貧富相資今古同之富而無貧誰耕誰耨貧而無富誰依誰怙田連阡陌未滿貪倉宜念細民

朝無夕糧厚積深藏乘時徼價衆怨是叢天豈汝赦厚德長者幽明所扶一子克家萬金弗如爲富不仁鬼神所殛累世之儲蕩於一旦我勸爾民宜以爲鑒（右勸卹貧）天地之性最貴者人況爲父子所主者恩骨肉相殘世之大惡云何閭閻有子不育貧而爲之巳謂至愚富亦效尤情尤可誅人之有生衣食素定何必過憂乃絕其命子多而貧家道愈隆若其不肖一子覆宗虎狼雖暴弗食厥子人爲物靈胡忍爲此戕賊天性泯絕民彝咨汝邦人其戒于茲（右勸舉子）健訟求勝辭不挹敗帶刀自防遂以生害哉豈其諄諄爾若不聞由我德薄致令爾民好訟而難所以屢屬未聞成群爭糧凶器凡曰有神正直而聰非道求福豈神所容巫覡興妖本以自利爾顧惑之可謂不智禁汝醫藥以狀爾軀誘汝祭賽以空爾廬甚至殺牲以人爲祭陷汝于刑殞身覆族凡此數者爲害之甚咨汝邦人其重戒之（右勸省訟息爭勿信師巫詐惑）我示爾民休戚由巳期汝聽從何惜詞費父老來前勸汝一觴歸語于家以及其鄉守既愛民民盡自愛及於淳厚遷善遠罪家給人足復見古風豈予寡能父老之功

再守泉州勸農文

太守前任三年而去巳卯勸農文有曰來歲相望饒乎山川蓋謂將去民而不忍去之十四年蒙恩復來又因勸農得舉壺酒以飲父老喜當如何爾民之喜當亦如太守之喜也太守此來精神氣力不及前時惟有真心愛民不減前時今所望於父老者勸化鄉閭後生子弟各爲善人各修本業而巳孝經庶人章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此經

乃至聖文宣王所作大聖之言應不誤人春宜深耕夏宜數耘禾稻成熟宜早收斂豆麥黍粟麻芋菜蔬各宜及時用功布種陂塘溝港潴蓄水利各宜及時用功浚治此便是用天之道高田種早低田種晚燥處宜麥濕處宜禾田硬宜豆山畬宜粟隨地所宜無不栽種此便是因地之利既能如此又須謹身節用念我此身父母所生宜自愛惜莫作罪過莫犯刑責得忍且忍莫要鬬毆得休且休莫生詞訟入孝出悌上和下睦此便是謹身財物難得常須愛惜食足充

口不須貪味衣足蔽體不須奢華莫喜飲酒飲多失事莫喜賭愽好賭壞人莫習魔教莫信邪師莫貪浪遊莫看百戲凡人皆因妄費無節生出事端既不妄費即不妄求自然安穩無諸災難便是節用謹身則不憂惱父母節用則能供給父母能此二者即是謂孝故曰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父母雖亡保守遺礼勤修祭祀亦與孝養一同孝經此章凡二十一字今講小本煩爾父老散與鄉民勸其朝朝誦念字字奉行如此則在鄉為良民在家為孝子明不犯王法

幽不遭天刑比之遊惰廢業自取飢寒放蕩不謹自招危辱者相去遠矣爾民既喜太守之復來則當信從太守之教令其敬聽之毋忽

辭

百丈山靈澤廟迎送詞

仙居兮岩嶢絳闕兮丹霄覓爲雄兮霞恍煩人世兮謫冒忘我民兮良苦降眞仙兮下顧旱太甚兮欲無年仙不來兮其誰恕鶴駕兮蹁躚飛龍兮翩翩紛千亓兮走百鬼風倏倏兮靈壇颯倏倏兮陰威靈壇塡兮雨後隨不崇朝兮澤萬里仙潛焉兮何嘗爲挽轜軿兮小駐曰吾仙兮民之母百丈之山兮龍湫之淵仙宮于茲兮不知其幾年仙毋我厭兮欲我去民思報恩兮戒斲而材或畚而土飾新宮兮嚴之限儼侍衛兮鎗雲雷淪探魚兮脯犧苟蕺仙靈兮長袂回別館兮何許有龍峰兮有白馬朝嬉遊兮百粵夕容與兮大姥仙之樂兮未央願我民兮毋忘錫吾年兮大有俗欣欣兮樂康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之四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一

神道碑

劉文簡公神道碑

上更化改元之九年二月工部尚書劉公薨詔以光祿大夫告其第十四年六月有司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正直無邪曰簡請謚公曰文簡詔從之其孤垕以前尚書郎三山陳公孔碩之狀來諗銘德秀從公游有年凡其修身立己正君端朝之本末實具知之竊嘗竊論公平生大節雖未易以一善名然觀其學問之源流與夫見諸謀謨事業則惟正之一言足以蔽之蓋公皇考銀青府君受學於屏山劉先生籍谿胡先生盡得理義精微之蘊公幼在家庭耳濡目染少長府君授以河南程氏書曰觀此可以為學矣晦菴先生朱文公以道德為學者師公出入其門切磨講貫者數十年眡他從游之士為最久而所造為特深則其學固已粹然一出於王矣公之天資厚重而不浮純一而弗雜又嘗用工於致知力行之地故其言必正言行必正行確然自守以終其身晚登朝廷致位侍從雖未及盡行其志而眷眷忠陳謀營微慮遠皮及於扶持天下之正論而詭隨迎合以售其私者一亡有焉故德秀以為正之一言足以槩公之平生者詎不信夫今明詔用有司之議以正直無邪謚公其可謂不虛美矣蓋正者直之所自出直者正之所自形二字之褒傳信百世矣復以銘為式垕曰古者有誄有銘銘不可以誄廢也君其勿詞延即陳公之狀剟取其要而書之公諱爚字晦伯蓋漢之胄出有諱幽者遭五季之亂自光州固始遷焉遂為建陽后山人十世至銀青府君以祭與恩入官終於朝奉大夫致仕公其長子也以乾道八年進士主紹興府山陰簿升調饒州錄事參軍於郡政裨贊最力同僚有忌公者械公之吏以求其私卒豪髮無所得後其人以他故抵罪漕遣按問懼職失措公攝其官反營護之使免人謂公為長者調蓮城令邑居臨汀窮僻處民力困而上供煩公首損令添給與凡例所當取者歲為錢幾千緡撙節他費尤多錄是得以稍蠲民間無名之斂汀人至今德之新其縣之學而敎諸生以入德之方士為

翕然知鄉改宣教郎知福州閩縣事清靜平易
有古循吏風邑有洲田因潮耗息有寓公素貴
欲奪數十下户田公援前帥奏請折其妄民得
安業帥守諸臺聯章論薦秩滿至都時朝多君
子皆知公欲留之且諸臺之薦固嘗有旨陞擢
矣公自謂與丞相趙公有違當避乞通判潭州
以歸上新受内禪公寓書丞相曰前日之事如
病寒熱一旦解散即無所苦至於蠱毒中人初
不自覺觸物而發必死矣孔子曰抑亦先覺者
是賢乎蓋指韓侂胄也其後适如公言丁外艱
服除主管都大坑冶司文字知德慶府至郡葺
學宫練軍實蠲蜑户舟船有禁爲亟除之且罷兩
邑科敷之不正者受代入對言前者北伐之役
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議可無
虞乎願益恐懼修政以强國本開言路以賔忠
盡闢公道以進人才飭邊備以防虜詐時執政
議欲留公宰臣陳自强曰斯人閩縣之政吾知
之然真是僞學侂胄誅自强逐遂以公提舉廣
東常平茶鹽事既至首覈諸郡儲偫之實復白
于朝欲令守臣歲以新陳相易常存其半以備

緩急監司積弊久逋亭户鹽錢十萬漕司五萬
公痛加裁約以身先之未幾悉償前所負十五
萬者奏請廣南諸州凡夏秋之賦即郡以輸者
雖外縣官奉廩亦當從州給又言仕乎南者多
自爲裨販奪州縣征商之利請凡仕廣而商者
轉販所經許州郡没入其貲嘉定二年召入對
曰人君代天理物聖人憲天聰明故典禮討命
皆歸之天示不以私意參焉所以不言而信不
怒而威天下定于一苟有私意形於朝廷則朝
廷各有心形於天下則天下各有心矣人各有
心以事其上亦曰殆哉此古聖人所懼而不敢
肆也方今承凋弊之餘履艱難之運天下之勢
不可謂安所恃者人心天下之心固未易一所
恃者公道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
可安也公道廢則人心自貳朝廷自輕雖安易
危也願陛下主此公道不用一毫私心不聽左
右私言大臣奉行公道進一人退一人皆采天
下公議而無作好惡至於一號一令莫不皆然
陛下主張公道而大臣有不欽承則天下之惡
皆歸之矣大臣奉行公道而小臣猶不精白亦

明時所不容也如是則言而民信動而民從盜賊不作水旱飢饉之憂可消矣時江湖峒寇方警公言弭盜之策當精擇帥臣而重其責俾視守臣之不勝任者易之兵官之非其才者汰之許以辟置選補使帥臣重千一路耳目不蔽姦宄具知必能精消隱伏剪除萌芽不至上煩宵旰除吏部郎中時詔中外各陳錢幣利害特命公與劉穎正評擇其當以聞既具條五說上之而公之意以爲終非久計獨上言改天下極弊不可守天下常規凡內庭冗費願委信臣特加

裁削爲外庭倡外庭冗費責之大臣更加裁削爲天下倡取裁削之數專置一司隨月椿收然後詔天下監司郡邑各具常費若交承迎送增添俸給賓客饋遺之屬委漕臣裁損椿管專爲收楮之用行之三年必有成效後因癸對又取淳熙故事以進其略謂孝宗於楮幣流通之時尚出內帑金銀收之爲今日計亦不過漸收之而已若歲收三百萬十年亦三千萬時朝廷以楮幣日輕爲憂獻議者爭以新奇自售公之持論獨如此識者以爲不可易轉對言陛下即位

之初首重講讀十有六年未嘗厭倦不知聖躬內省亦有日新之益乎觀理道亦有日新之效乎鼎臣兩對清光陛下臨朝端嘿法天無言今蒙收召復望清光而端默無言猶昔陛下臨朝不與羣臣言退而與言者何人耶臣願開張聖聽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既又言廟堂之上每一官闕疇諮四顧有之才之歎其患在於取人之道未廣用人之意未洪願詔大臣體蕩蕩平平之義惟賢是任惟能是

使去好惡之私絕黨偏之蔽則野無遺賢而庶績熙矣匃外除提點浙西刑獄大暑隆寒巡按弗倦歲薦唯才是予至所舉劾雖權要弗避也有殺人而匿貴勢家者吏不敢捕公移文以索曰不出當聞諸朝於是罪人斯得其行部不以吏卒自隨吏受民錢五百亦付獄治罪嚴陵有重囚久不決公詧其故乃本司吏胥受賕俾緩其事公立黥之夏出履因往來其臺治下家以小喪聞不一入視聞者歎曰真監司矣杭嚴水災朝廷獨閣桐廬稅而建德淳安富陽未被恩卹

公力言之且乞量蠲夏賦又論平江和糴之擾常州諸縣科買馬草之獘乞蠲除之召為國子司業始見諸生首誨以立身行己為先毋顓意程試汲汲利祿進對言治道原於士風士風本於學術古者司徒之職與樂之官今樂官之任也周衰孔子取先王之大經大法與其徒誦而傳之雜見於六經自漢以來雖曰崇儒然漢儒之陋訓詁益詳而義理益晦故韓愈原道曰軻之死不得其傳謂其精微之旨不傳也藝祖皇帝於干戈甫定之餘召處士王昭素講易於禁中

餘聖相承以為先務治教休明儒宗間出然後六經遺旨孔孟微言復明於千載之後天下學者誦而習之以論語孟子為門大學中庸為準故其事父則孝事君則忠世之所謂道學者也慶元以來權倖當國惡人議己指道為偽屏其人禁其書十餘年間學者無所依向義利不明趨向汙下人欲橫流廉恥日喪望其既仕之後職業修名節立不可得也乞降明詔慶元以來名以偽學而禁其書指揮更不施行息邪說正人心使學知本原士風歸厚實宗社之福又言

舍法兼取行藝今但攷其藝而略其行致學者自放於規繩之外故侍講朱熹守南康日於白鹿洞書院揭示學規皆聖賢教人大旨學者立身之要謹錄以進請頒下兩學為諸生齋規與舊學規並行齋規示以進修之方學規正其不修之罪役之時有司檢會慶元章奏將議施行而執政有任言責時亦嘗論列者事雖寢而太學諸生稍務以道義相勉而知窮理居敬之說初公在廣東嘗薦書今丞相史公言昔先正魏王爲相日語呂郎中石編修曰某老矣勉彊毋

來蓋學者未覺者第一欲起朱元晦次薦引諸賢令二公先以書抵朱文公道此意未幾除文公守南康後又盡薦諸賢今文公往矣然其所著書天下誦之願丞相更承先志言於上取其所著中庸大學論孟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蓋公在山陰時聞其說於沈公煥如此後在成均遂以數書鋟於胄監俾學者誦習焉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充接伴金國賀正使歸對言淮東地博而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者多其民習於戰鬪

而安集者少誠委州縣招誘散亡立頃畝之限而授之田儲溝洫以備水因可防戎馬驅突之患給田豁貸種糧為室廬使相保聚什伍而教之此管仲内政宇文泰府兵遺法也又條李泌復府兵張全義在河南事上之進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數月兼權兵部侍郎改刑部進對言陛下臨朝淵默無言必謂大臣進呈不待咨度羣臣獻言當經中書然講讀之際則又不同當數接以求多聞問難以求當理今經筵所見無異臨朝講讀進退姑備故事雖聖性自得默

而識之然臣願益廣聖心少加咨訪孝宗每對羣臣多所訪問講讀之臣多得聖語間因内宿賜以面對此陛下家法也權刑部侍郎兼祭酒時朝廷用人多以才選公言皐陶九德乃知人之法而不及才蓋才即德也魯史克所謂八才即皐陶所謂德者後世離德而言才以才取人故名奉法者或至於殘民善理才者不免於聚斂能治獄者不免於深文古今治少亂多皆用才之弊也兼太子左諭德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上疏曰舜九官濟濟和之至也然孔子曰

君子和而不同晏嬰曰和與同異蓋和者可否相濟同者隨聲是非近歲士大夫隨聲是非之患多可否相濟之義少其平居苟且依違叟笑則其言事必無犯顏逆耳之忠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操願詔大臣舉忠讜以作士氣戒諛佞以肅其僚宗社幸甚時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衆輒指以為異故公言及之十月雷公請遴選監司以察貪吏求民瘼又言虜運已衰我之邊鄙宜過慮者三盜賊乘間姦雄崛起外夷猖獗是也備之之策惟在得人既選沿邊守

臣佐之者亦不可不擇臣謂文臣如職曹官武臣如兵馬都監之屬宜許守臣督其不足任者易之帥臣制司寄任尤重參佐謀議或非其材亦許辟改庶謀慮有人足支緩急又乞申敕諸帥各舉將才帥守監司亦得論薦其說甚備既又取歐陽修軍中求將之法上之又言中原雲擾使命不通或敗兵奔突或流民來附皆不容亡備若民兵措置有法則邊境守禦自安蓋沿邊之民習不畏虜少少結約皆足自固臣聞接伴虜使至盱眙見龜山二三百家獨不經兵火

問其父老自言長於胡羈虜兵畏之因思彼財二三百家協力已足自固况衆於龜山又有官兵為之援乎願下邊郡條其事宜以聞又取歐陽修論西北虜事以獻曰契丹為元昊所敗人皆以二虜擧兵為喜修獨憂其為將來之患蓋為國者習安則人材難見有事則將帥自出變驕心為憤志化惰卒為精兵則二虜交兵乃虜之利非我之福也今夷虜相攻戰爭方始拿兵不解強者為雄鄰有強國非我憂乎華亂未定盜賊將起姦雄乘之我能獨安乎戰敗之兵衝突而南兩淮單弱何以待之中原遺民流徙而南拒之不忍容之又難可無慮乎然則固藩籬選諸將擇元帥今日尤不可緩同知七年貢擧始公以文藝為請朝廷既施行之至是多得老成重厚之士物議稱允集英策士公援淳熙故事請令後省或館學取進士所陳切於利害者類聚以聞俾人知陛下不以空言取士時虜酋以弑殞鞍師乘之蕪城彼圍久我之使人留境上不得報中原遺民日相帥南向公言高宗當夷虜方盛之時勉從和議後虜敗盟欲增築邊

城竟牽和議而止今虜運既衰信使不通七八十年來僅得此機會臣謂凡今極邊州郡之未城者當城之至於邊邑之可控扼應援者亦宜以時修築又言臣所謂未城之郡盱眙是也或曰盱眙不必城有急以天長六合為固審爾是棄淮也又濠梁安豐雖頗有城然可以禦盜而不可禦敵謂宜增築且創置樓櫓大略如楚州然後守備可固既又取姚襄歸晉侯景附梁事以進其略謂金虜危亡爭立或以款塞為名或遣使索幣皆當有以應之或其勢既分各來索幣亦當思所以答或邊塵有警將孰可用財孰可取城孰可守守孰可固凡此皆當豫圖毋謂虜方多事我得以自安也未幾虜果移文對境邀我正旦生辰使者公言東晉至陳三百年間雖經略區區僅全吳楚然未嘗求和於北皆足自立今地兼吳蜀當虜滅亡之時正我立國之日竭民膏血以奉垂亡之虜固不可彼方挾吾故都尚遣使以賀可乎願移屯以壯邊勢且責帥守豫為之防使疆埸有備彼欲以虛言恐喝不可得也特中原旱蝗遺民歸附日衆邊臣處

置失宜公言紹興間僞豫遣兵犯漣水韓世忠迎擊殱之得脫者什一二高宗諭曰淮北之民皆吾赤子可令埋瘞御史周秘請還虜俘獲諭曰朕痛念西北人民進為主帥所殺還為劉麟所殘不幸至此所獲餘虜當給錢米遣之高宗兼愛南北之民如此為乎仁哉則彼之飢荒疏離而無告者固宜一視而同仁也願詔邊臣以祖述羊祜陸遜為法使仁聲仁聞播於華夷民心既歸附復在其中矣除刑部侍郎進言河北方張之虜山東崛起之盜兼女真衰微各謀吞併我若復通女真輸之歲幣既失大國之體復啟取侮之端彼二寇將曰女真將亡我猶事以幣帛設若先以嫚書因而求釁啟我金幣何以待之況河朔創殘河南飢饉彼知淮甸豐稔江浙殷富垂涎妄動其將若何為今之計必得聲實兼全使莫敢侮予而後可所謂實者建制司於淮上移兵屯於要地是也所謂聲者罷通賀女真之使是也或謂遣使予幣可使為吾扞禦此乃迎合之論彼方奔竄不暇何扞禦之足言或謂使華不遣恐啟兵端此亦未之思耳彼其

肘腋之盜尚不敢圖其敢復為我敵乎使吾固守之計不足以扞殘虜異時方張之敵崛起之盜何以禦之今縱不能如晉人焚幣斬使亦可諉以道路未通幽都未返遷延其詞以答之況我已嘗遣使而彼不受又嘗遣迓而彼不來足以有辭矣遷延年歲我於其間亟修固守之實則非惟示威於女真又可以伐二寇之謀尋又上疏其略以為今虜酋奔竄河北山東盜賊縱橫韃人夏人攻擊未已使遂滅亡則中原雲擾姦雄乘之必若苻堅之時萬一稍能自立則狼子野心必未可保將若逆亮之時皆可深慮願深味孔子遠慮之言力行仲舒強勉之說與大臣圖之又言臣前建議置制司於兩淮之中移屯兵於要害之地近聞使虜而歸者亦獻此策臣故復詳言之蓋今擇守繕城募兵選將雖皆備邊良畫然極邊之守責其持久全賴應援置制司於兩淮之中所以為邊城之援也議者必曰兩淮重鎮各有帥臣復建一司責任不專臣謂合肥雖淮西重鎮然地在極邊可以自守而不能援他郡維揚雖淮東重鎮然地在江北可

廢南徐而不能援邊陲無援而責以死守此巡遠之所以敗也議者謂金陵已建制司江北不可復建臣謂金陵所以制淞江兩淮所以制淞淮責各有歸則緩急可恃且兩淮之地歷陽居中内殺采石外接淮堧若顓建一司惟此地為宜使兼轄軷則兩漕可省併領和州則兵民可一置營柵立倉儲徙淞江諸軍三萬人以隸之無事則按閱如都統之法有事則調發以援邊城之急兩淮利害一切使之商榷處置朝廷委任而責成之可無北顧憂矣將江上諸將多以

徼文細過坐黜雖嘗有功邊鄙者或不免吏議公取曾鞏政論言藝祖置將皆富之以財其說曰待武吏與待文吏不同文吏取以廉恥責以廉恥武吏取以材能責以材能文吏任州縣以節用愛人為先武吏任將帥以醲賞得士為先我藝祖任將之道可以為法將帥在邊欲其間諜精明士卒用命非財不可顓可使之嗇於財乎臣願一以太祖為法四月旱有詔求言公上疏曰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陛下更化之初嘗下求言之詔而深慮遠謀忠言讜論未嘗施

行所行者目前之細故近歲以來星變日蝕冬靁皆可畏之變也今農事方殷旱旣太甚天變見於上人情動於下雖因邇臣之請降詔求言臣不知陛下誠意在於闕失而正厥事乎抑用人言以應故事乎若徇人言應故事則天固不可欺也不正厥事人可欺乎天下之事當與天下共之不可以一人私之事之是非至於義理而止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至公無我躬攬中外書疏付之給舍俾條上所當行者講究而施行之則人心悅而天意解矣已而不雨至于

八月公言禮記季不順成天子素服素車食無樂又曰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謂宜下詔罷今年瑞慶節錫宴示懼災憂民之意且以為謝絕虜使之名事雖不行時論韙之權工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初公旣與宮僚卽留免癸酉請專意輔導嘗取文公所釋論孟等書以獻曰此講學之要也苟明乎此則他可迎刃而解矣公於講說不為文采至其切於修身正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必反復開陳之嘗進哲宗避蟻故事曰避蟻宮中事也而外庭無不知詩

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聖人修德不以隱顯二其心後世人君謂宮庭燕私之間擧動不謹人不得見言語不擇人不得聞而不知無隱不彰載之信史者雖床第之言無不書也故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謹其獨講易天行健章則曰天之所以健者其體陽其德剛也君子觀其象則當自強不息然一屈於物欲則不能剛故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蓋剛能進德慾能害德二者相爲消長而況富有四海聲色貨利易動其心便辟側媚求中其慾一屈於慾則私

意橫生理爲慾奪又焉得剛所貴於自強不息者蓋有一息間斷則物慾乘隙而投之雖有志氣不能自爲主宰安能法天之健乎講孟子養心章則曰心者神明之舍所以酬酢萬事經緯萬方者也常操而存之然後定而能應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操而存之何所用其力哉去其爲心害者而已雖物慾爲害之時亦豈無仁義之心特牽於慾而不自覺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多欲則欲爲主寡欲則心爲主然人有形色即有欲非可絶也口之於味

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無非欲也惟君子之欲有則而不過則心常爲之主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焉也至仁宗講損卦懲忿窒慾則曰人之接物易以忿害物人之處身易以慾害身七情之中其難制者忿慾爲甚人能於忿怒之時稍息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不至於害物矣人能於耆慾動時靜而正之思害身之可畏則不至於害身矣仁宗曰人之情慾皆出於陰陽而損之在人是正得損之道也至講詩終篇則又進說曰詩三百篇周

南后妃之德先王修身正家之效也召南夫人之德諸侯修身正家之效也先王之身修故后妃化之而無險詖私謁之心諸侯之身脩故夫人化之而能循法度推之國而國治推之天下而天下平下逮國風之變在衛則綠衣燕燕之詩作凱風谷風之刺興至於墻茨桒中之醜則其亂也未嘗不起於閨門衽席間詩所以首二南者豈非求諸己而後求諸人治其內而後治其外哉故周之興也以大姒其衰也以豔妻讀詩者可以鑑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此又讀詩之要也先正其心而無邪思則以之讀詩古人是非得失了然目前知所以爲法戒矣公每講讀至經史所陳声色嗜慾之戒輒懇切再三反是敷陳尤力嗚呼倘天假之年使終任輔翊之責其所以成就儲德者顧可量也哉公旣遷宫庶不復與講東宫特請于上俾公仍兼講公以年過七十屢請謝不獲自是章九二十上而拜不允之詔七至引趙抃留歐陽修等事以諭公比疾又懇祈辛不獲命公雖疾猶黽勉輔導不怠故疾間復作遂不起享年

七十有三積階大中大夫爵建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以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贈聘如式公爲人簡質端重而天性孝友尤篤少習家訓長得明師又及見四方前修鉅儒如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皆與往復講論其學以不欺爲主其接物衷易溫然可親然欲干以私者皆莫敢出口與人言心平氣和語簡而當聽者心服稱人之善無溢美其惡惡亦無深疾每病學者空談無實嘗爲天台學四先生祠記曰學者當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若趨其名以爲

高入耳而出乎口皆四先生之罪人也蓋其平生所素戒在此故時方歆慕道學公欿然無所喜及以僞學而禁公亦泰然無所懼居家儉約雖已貴如初仕每曰先人家法不敢過也仲氏炳擢戊戌第與公接武登朝叔季子姪相繼裝儒科或聯貢于鄉建人語家學之盛必曰劉氏云公賙內外屬人之貧終始不少倦幼而孤者男則教之學女則擇所歸歲饑輒發粟平價以濟鄉里其接引後進所以勸諭開發者備至當官取予一介不妄安於義命未嘗輕求人知爲

政以風化爲重尤惡異教害俗在番陽日泉使閩遺骸不拾議從葬之水火公言人死魂升魄降形氣各反其初西方法非是使死者有知禍亦酷矣每夜欲卧默坐盡心省諐常曰不於定靜時體察則應事接物或至有差嘗取節孝徐先生帖敎子弟其言曰日入之後至於夜中事物俱靜志氣俱定是君子思慮經綸之時晝之所行夜之所思也其事君以不欺爲忠至爲侍從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薦賢樂善不進不止然其人皆莫之知平生論著有奏議史集經筵故

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若干卷奧莊外
集若干卷藏于家夫人李氏武節郎晉明之女
奉議郎宗愚之妹先公八年卒贈碩人子庢今
為奉議郎知建康府江寧縣事女三人陳擇詹
樞袁宜中其壻也孫男一人欽宣義郎監福州
鎖口監倉孫女一人適太學生江淵先六年卒
曾孫男一人尚幼其孤以十年十月庚戌葬公
於邵武軍邵武縣仁澤鄉桂林之原銘曰

聖學失傳　天啟濂洛　有開斯人
如寐之覺　吾道之南　世有宗工

集厥大成　則惟文公　公生同時
而又同里　少登師門　以迄莫齒
孰疑弗剖　孰蔽弗袪　晝講夜思
歲充月餘　發而施之　或言或事
惟正是繇　毋或有二　曰此文公
實以教予　厥臨孔威　其忍畔諸
遂登禁途　遂傳儲極　惟一其心
以輔以翼　直辭婉賦　杜漸防微
思公之忠　可為涕洟　蠢茲孽貴
逃犇如鼠　扭于屣蹻　猶索我賂

衆謂可與　公曰不然　願毀金繒
移以實邊　新狄鴟張　羣雄蠭起
擾擾中原　如鼎斯沸　衆謂無虞
公獨深憂　願飭邊臣　固圉是謀
必重制垣　必徙兵戍　必絕虜交
聲實延副　公沒幾時　羽檄四馳
疇昔之言　宣猶蓍龜　天子念公
嘉名是錫　其義維何　曰正曰直
文公之門　今存者誰　不負所學
如公其幾　瞻彼桂林　有菀其蘢

我銘匪諛　千載可覆

故資政殿學士李公神道碑

嘉定四年有詔前參知政事李公其復中大夫
提舉洞霄宮公頓首上書祈寢恩命某月某日
詔曰朕惟公論所在未有久而不明人材實難
不忍使之終棄蓋以楙陵之待蘇軾者待公也
又曰壓羣小橫流之中而有陰扶善類之意當
大權倒植之際而有密制元惡之謀況其遴逐
於廣廷嘗欲挽回於兵釁謂世難固所當復而
邊事豈可遽興至今斯言猶在朕聽迨奮投龜

之決迄成解紓之功稽其忠勤厥有本末是又
發公之心迹以示人也公讀詔感泣不復敢辭
蓋嘉泰開禧間韓侂胄乆顓國三邊守將日以
虜庭多故聞尊諛者因怵侂胄治兵圖恢復侂
胄然之自是薦紳大夫士之嗜進者與乆廢而
思用者爭抵掌言兵事矣安豐守言北境飢民
流徙在唐鄧潁蔡壽亳間者數十萬人淮西帥
以聞上命兩省侍從臺諫雜議公時爲禮部侍
郎直學士院獨謂聞者使人之歸雖言虜亂形
已見而法制猶行國中不應遽至是且彼方與

釁交兵彊壯者既悉驅以北安知非故捐老弱
以嘗我受之則耗資糧因根本不受則使中原
遺黎有辭我心或謂吾方有事中原因其來收
卹之其名豈不甚美顧吾之力有限而彼之來
無窮門庭一開後將有不勝悔者是謂以空名
受實患爲今計獨有遣重師間良將增屯廬楚
間屹如巨防列檄要害使兵威震聾敵人望而
畏之設流徙果有來歸則諭之曰吾非忘爾民
者奈兩國和好何或分集而來不可遏則諭之
曰大兵不知將疑故爲寇而加僇焉吾不能收

救彼亦豈不知避仍檄其境守者告以民饑當
卹邊事貴靜之意理直詞順虜必娓服未幾以
公爲賀金國生辰使時虜方移文吾三省樞密
院問沿邊增戍等事公白侂胄謂慶曆中契丹
以本朝益戍守浚塘泊爲問當時答之之語雖
稍委曲涵容然亦未嘗以其言遽自撤戍也今
我增兵淮甸盡防彼境流民事發有因非出無
故且彼已置元帥於歸德治行省於汴都簽兵
刷馬紛然並舉在我豈容無備今答之之辭宜
曰增戍之事本朝豈有他心大國自爲過計今

欲撤去夫豈其難第須元帥行省悉命收還剋
日同時彼此俱罷庶幾兩無疑阻用固歡盟至
於規恢自是素計惟當觀釁而動出於萬全要
必濟之功無輕發之悔既次鎮江聞有朱裕者
謀襲漣水不克公以書白侂胄請誅之以儆來
者次楚州申言之謂此不懲必啓邊釁且絕江
以來具見防秋鹵莽狀山陽乃昔人家計處而
單乏尤甚今輕啓敵疑萬一乘吾之虛猝然豕
突何以應之將度淮又以告朝廷不得已如公
言虜遣其臣喬宇遜公並戀行道中宇言和議

不可輕變公曰本朝家法一本仁厚於民命尤
所重惜其肯輕用兵乎惟北朝勿聽間諜之言
自今各崇信義則浮論自息既至燕虜遣其臣
李著館公著謂其主即位以來專行仁政未嘗
妄殺一人公亦具道本朝之所以得天下與上
之所以守天下者曰今聞大金皇帝之德如此
兩國之民幸甚著以增也成納叛亡爲問公曰
日者兩境姦民互爲出沒本朝皇帝以邊臣之
失職也既絀降之又頒黄榜以約敕之且殺生
事之人于境上北朝視此可以洋然無疑矣彼

姦人撰造語言何所不至疑之一字讒間之媒
疑心一生姦邪得乘之而入非兩國之利也公
與虜言皆披露肝膽而陰有以服其心故虜君
臣稱南人之忠信者必曰李公云公之來歸虜
疑頗釋召其臣之宣撫河南者還而罷簽刷安
馬當是時邊患幾息然侂胄意銳甚鄧友龍輩
日校吏不休公深憂之見上具言臣覘虜庭見
其民心日益渙散若朝廷以去歲舉兵出其不
意雖犂庭掃穴事亦非難而邊頭小人初無遠
慮輕出鈔掠以警覺之我謀既洩彼遂生心非

虜無可圖之釁乃吾未得制虜之術也臣謂今
日進取之機當重發而必成毋輕出而苟沮漢
高帝幾絶棧道人謂無復東意一旦席卷三秦
遂開帝業越棲會稽之恥三欲出師范蠡以爲
未可洎時既至蠡以爲請卒禽勁吳何則慮之
精而發之果也惟陛下焦勞憤悱以感天人之
心策勵振作以鼓忠義之氣內之圖回審固靡
毫髮之或遺外之彌縫周密泯形迹而莫見毋
急近功輕挑成算大數既得機會可乘然後發
迹電發峙清河洛退見侂胄亦猥猥言之會虜

使來賀正旦朝見失儀喜事者因以激怒朝廷
而陳景俊使北還贊舉兵甚力於是荊淮宣諭
之使出公勸參政錢公象祖力遏其議錢公得
罪貶公以邊事將作請令近臣條畫利害詔如
其請公謂先發制人雖貴神速兵應者勝亦存
謹重向使邊鄙小人不妄動驚敵而我先發可
以成功今虜在在宿師人人建畫開河除道治
舟積糧王師一日首交彼豈不知動息設或堅
壁清野據險設伏以佚待勞此聖慮所宜深軫
也及論蜀襄陽形勢甚悉而深以腹心爲憂蓋

欲待其先發然後應徙胄意不恱幾逐公四川
荆淮各置宣撫使而兵出矣公顧力不能遏則
請退歛秦檜以作士心王師所至奔潰公薦丘
公崈可付重寄遂以代友龍又請追回諸道兵
專意守備以彊要扼清河舟師拒海口而命諸
將審間諜遠斥候以防賊之遷至邏兩淮金帛
分貯姑蘇金陵募舟師閱實以護江面田琳軍
雖潰然冒矢石援重圍戰甚苦宜撫慰之郭倬
李汝翼縛還將田俊邁畀虜人宜置詔獄鞫其
罪事多施行一日侂胄留公屏左右曰蘇師旦

負恩蒙蔽將逐之公以謂如何公應其意未決
也則極言師旦怙勢招權其門如市使明公負
謗天下敢怒而不敢言若止奪節奉祠未足以
當其罰且斷蛇弗殊事愈可憂侂胄問何以處
之公曰非寘嶺籍不足以謝國人弭謗論侂胄喜
以草奏屬公明日師旦貶且沒入其家貲海內
稱快公又歷言邊事欲籍光濠等處守備閱戰
艦羅糧夫諭散卒之復收者令以忠義報國錄
韓世忠揚存中破敵事戒勵諸將四海道之師
使駐料角以精兵數千人循江上下用備不虞

時邊兵新衂大敵且奄至上下皇駭莫知所為
公晨夕殫慮所以區畫者有方上遂命公與政
郭倬具獄來上將議薄責之公言仁祖時黃德
和特以不救劉平石元孫又誣平降賊至坐腰
斬倬汝翼之辠浮於德和其可輕貸乃卒論如
法虜既犯淮公請發椿積緡錢百餘萬遣使犒
師以作其氣諜報虜壻挾田俊邁在宿州公請
遣俊邁子允修赴宣司為具時通信張本及薦
丘公宜督視軍馬皆從之居無何虜遣韓元靚
來丘公以書來告謂虜勢尚強在我且當遵養

彼既先發其端豈容不領其意欲遣人護之以
歸將必大得要領公深然之和議之端實肇於
此既而丘公以書幣自通于虜帥虜帥復書專
以首謀指侂胄而歷和六合皆告捷侂胄遂不
復以和為意公憂且憤因記張忠獻公符離師
潰後有論和事疏及與虜帥書命吏錄之示侂
胄且曰張公平生以討賊復讎為己任洎隆興
初事勢未舉亦權宜就和苟利社稷固難執一
惟公以魏公之心為心庶干戈早戢南北再安
公既覩草虜帥書將自督府以遣而侂胄復中

變改命知院張嚴督視而召丘公以歸言者復
論丘致書議和為辱國語併及公蓋丘之進實
公所薦方韓元覯來丘以書白侂胄謂和議可
成然與虜往來文書當暫去平章銜庶幾虜必
聽侂胄大怒謂其挫撼朝廷丘之迹既危而公
亦數求去時蜀被攻急宣撫使程松與其副吳
曦不咸公自請出任西事侂胄既許之又沮衆
言而止未幾吳曦以蜀叛公謂惟和議亟成則
西事不勞而定又擬進旨揮付安丙等使圖之
居亡何丙果殺曦擢丙以端明帥西路兼宣撫

副使下詔慰安全蜀敉興州軍民與興元金州
兩軍之脅從者遣官告吳璘廟以其忠勞特存
其後命從臣宣諭且勞其師下制總司條寬恤
蜀民事士大夫不幸詿誤者釋其罪耻從偽
命而去者許還故官凡皆公所建白也王喜李
好義賞未被故公屢言之喜遂除節度使曦之叛
也割階成和鳳遺虜曦誅而四郡未復朝廷以
為憂公言蜀天險兵又素精曏者曦與虜通故
為敗撓今元惡授首將士人人用命四郡不患
不復未幾如公言公乞顯降德音慰安勞來而

亟選守令以拊之在廷蜀士少公薦楊子謨等
十三人皆一時選張巖求罷甚力公復引丘公
任江淮事不從而以殿帥趙淳制置兩淮令諸
將皆稟節度公言淳與田畢故等夷今使受節
制必不服又不從先是曦既誅具得通虜本末
歲月在交兵前公請下詔暴其狀以示兵端非
專自我出庶速其和上命公擬進詞旨痛切讀
者感奮然侂胄怙權遂非日益甚公雖委曲調
護迄不能回天下大勢浸以岌岌公忠憤填膺
思為國家翦除禍本會今丞相史魯公密奉宸

斷往來締議公際贊其決遂誅天討公既兼行
二府事方建白正備開召故老開言路盡下情
凡大命令多公所自草庶幾滌除粃政疏瀹治
原而言者以傅會誣公斥使居外矣論者雖共
惜之然惟怪事秘公之謀議始末四方有未之
知者及辛未詔書出然後公之心迹昭然暴白
而天下至今稱為名臣公字季章眉之丹棱人
曾祖鳳贈太子太保妣郭氏濟陽郡夫人祖中
故左朝奉大夫知仙井監贈太子太傅妣史氏
東萊郡夫人考燾故敷文閣學士修國史贈端

明殿學士太師益國公謚文簡姚揚氏益國夫
人公以父任授承務郎監郢州比較務主管刑
工部架閣通判永康軍文簡公薨終喪仍通判
永康以導江縣竹估鎰最重力請于諸司以聞
得旨均之諸邑以詞賦冠類省明年賜第于庭
除將作監簿丞相留衛公以恬靜不競薦命召
試館職對策九五千言自人主至大臣臺諫以
及權倖役官皆深譏無隱除正字以益國夫人
喪去服除召赴闕抵建康奉壽皇諱歸上皇帝
書曰天下不幸陛下新罹大憂向者定省之禮

有愆群臣辯爭甚切臣獨謂春明豈不知此所
以然者心懷疑疾有以亂之也昔英宗亦以疾
事太皇小有不至諫官奏疏東朝謂豈可責有
疾之人以無疾之禮其後英宗清明既復母子
之愛歡然如初今天降割于我家聖心未及改
爲而壽皇奄忽不待側聞閔凶之初尚以疑疾
不及視斂陛下試思此身乃壽皇遺體此位乃
壽皇付託追報之義所當如何而五十年父子
之至恩數千載綱常之大義特以一疑字壞之
惟因此大憂醒然覺悟追執喪紀內盡哀敬如

此則雖不正於始猶可正於終彝倫尚存未至
全泯再除正字時上已御極公對謂壽皇在殯
太上以疾未能執喪陛下柩前即位素幄御朝
宴伐聖父行禮惟硏初覺聽所屬宜以追慕爲
先引見群臣及發號施令詞氣之間皆當寓國
家艱危不得已爲宗廟社稷勉膺付託深致慘
慼之意而內庭燕褻起居膳服之節悉從貶降
務使情文相稱以盡孝思又謂天位至重守之
至艱後世辟王或汰然以位爲樂此昏明治亂
之所由以分也陛下聖敬日躋臣謂宜正固君

德先誠其意自古人主或談善口耳而心未必
治或暫能戒懼而久必怠荒故可象之儀止見
於常宁之嚴而輕佻之度或發於宮壺之邃此
由意之未誠無正固之德故也臣願稽古問學
必明於道德之歸克己治心必根於側隱之實
坐朝入宮無非肆之異自家形國循先後之宜
使表裏無貳始終無間如此則天質日茂聖功
純熟形於運用隨寓皆應侍講朱公熹以內批
出守公言陛下始初臨御召熹勸講聞者無不
興起蓋以熹海內鴻碩學術醇正足以輔導聖

賀開廣德心向者或疑其過於恭勁必將以難
行之事強人主而熹自入朝溫恭守道愛君憂
國造次弗忘間有論奏詞氣忠懇不失臣子之
禮今在朝甫四旬得望清光密輸忠欵未數數
也而命忽中發不由中書何陛下始者召之之
勤而今者去之之亟也祖宗立國全在紀綱維
持命令必由三省臺諫專行乃是衰亂之事陛
下始初清明豈得效尤側僻盡棄家法班對謂
陛下起潛邸躋尊極雖祖后神謀與中外推戴
之力然原其所自實由太上與子之志素定於

淸衷竊聞先有宸翰降付中書其語有云歷事
歲久亦欲退閑太皇因之亟決大計觀此則內
禪本末盡出於壽康而成於慈福臣伏見高宗
皇帝常宣示上皇親書八字內有便可即真等
語宰臣李綱奏曰此乃陛下受命道君宜藏之
宗廟以示萬世臣愚以爲太上向懲和豫不得
與於哭泣之哀事有不幸人子至痛致陛下即
位適當洶洶之時深恐天下後世所傳異詞或
不知太上之實有疾與陛下所以勉承大寶本
由親意萬一流言訛舛有失事實殆非所以宣

昭至心篤厚人紀也今幸有當時神筆具存謂
宜特賜宣取如李綱言藏之宗廟以示萬世從
之除著作佐郎兼權刑部郎官請外知閬州以
旱請于制置使得米五千石賑飢民始制司置
廣惠倉于諸州而利路獨無有公謂本道逢閬
等處皆山田磽瘠民生窶艱請賜三路置倉爲
儉歲備制司從之得錢引萬五千緡米三千七
百餘碩至今賴焉知漢州提點夔路刑獄召對
除秘書少監權中書舍人以家諱改直舍人院
遷宗正少卿仍直院都城災有司方窮治火所

自起逮捕纍然公白侂胄曰天聖明道中王清
昭應宮及禁中火皆置獄窮治諫官御史言此
實天災若反以罪人恐重貽譴怒又言火起無
迹安知非天意獨宜修德應之仁宗惻然並釋
其罪今當賜以爲法上以災變令百官條闕失
公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
君父之際臣子初起有彼此厚薄之間哉特臣
下以好惡之私互相傾迫理或至於過中事或
病於極意此漢唐以來禍階釁轍所以相尋而
押至也臣竊見二十年間士大夫各懷異趣議

論紛紜是非不公彼此過當譬如人家子弟自爲爭鬬父母亦隨以不寧而家事之當辦者顧弗暇恤豈理也哉比者甄叙人物不問舊新中外職司惟賢是用德意孚洽羣情歡豫宗社之福也臣聞天下大器有同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元祐紹興之間姑置勿論止以仁廟時賈昌朝范仲淹兩黨言之其間固多君子惟其一存偏陂遂至黑白不分賴神文至仁如天輔以韓琦之忠品節扶持融攝和會兩黨之隙怗然自消故天下之才不卒至於毀傷破壞而皆爲國家用陛下大度明恕同符先朝朝廷大臣追蹤前烈皇極之建與天爲謀日者起從臣於久廢旦邁甚遲以是知前日人才之放棄豈陛下本心哉然十年之間壯者老老者病收之桑榆固已晚矣臣願益堅此意以凝治功均賦舊新之人才深監黨偏之害國使羣下私意左右好言不得以奪之則天下幸甚自慶元黨論起至是始寖平故公力陳以堅上意擢兵部侍郎俄改權禮侍兼內制同知開禧九年貢舉時皇嗣未立公首白發其端是歲五月立惠國公爲皇子兼樞密副都承旨十月使北還明年五月權禮部尚書八月參知政事明年十一月侂胄誅兼同知樞密院事丐歸除職畀郡以殿中侍御史奏降二秩居撫州嘉定二年令自便越三年復元秩奉洞霄祠八年以御史奏削三秩仍罷祠越四載乃復明年虜大入梁洋公乞下詔撫將士曲赦沿邊民又言鳳州推官姚辛罵虜不屈死沔州通判李耆壽恥污賊手舉家自沈于河宜見褒錄東西兩路兵失亡過半宜選募軍中子弟及死事孫以補之上倚公爲重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未至而潰兵張福等入益昌戕王人略閬剽果跨蓬渠徑抵府下公前已稱詔遣人持檄諭福等累數百言福等讀之泣下曰李公正人我亦知之即約日解甲以降會官軍至桃賊賊分盡殲官寺邑屋至府治則曰李公且來居此吾不忍毀公復馳書大將張威使卷甲以西且諭成都諸司調嘉定黎雅寨丁牌手來會戢賊時退據茗山意叵測公與東川侍郎直壁載以逆順禍福譬之賊遲疑未決聞張威以大兵至夜遣人叩府門求藥物曰賊壘堅不

可破將選死士梯而登以火攻之公曰審爾必多殺士卒曷若斷賊汲路與餉道使不得食即成禽矣以長圍法馳投之賊遂平賊始投執自言我本自飛鳥走成都李參政誤我然公本志實欲不煩兵而下非怵之也公始至戮惡少年之爲賊鄉導者數人有進士王洋女爲賊所得洋往救死之女亦不屈自投于池水賊傷其腦不死公賞以冠帔又奏封孺人贈洋通直郎民居未完復貸緡錢使築之日發藏粟以飼饑者繕城郭閱禁旅百廢具興明年引疾求奉祠報

可去之日送者傾城邑父老至泣車下以明堂恩封通義郡侯十五年六月薨于家年六十有四始屬疾即親草遺表授張方平奏仁宗語陛下猶天地父母豈與犬豕豺狼較勝負今臣剽聞虜用事臣佞姓者嘗引王猛苻融言告其主曰國家本戎狄江東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使其果有此言亦望略示善意使疆埸少安民得休息除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致仕訃聞輟視朝一日贈金紫光祿大夫十七年三月某日葬于丹稜龍鵠石巨原夫人張氏累封通義郡

先公若千年薨子銓某官鑄某官鐈某官女適某官虞香孫寅老惟眉山自蘇氏父子以文章冠寓內而穎濱遂踐政府爲元祐名輔臣甫若千年而文簡公出以海含山負之學松勁王剛之節標式當代公之兄弟皆世其學文采議論震耀一時公亦與聞國政人謂有光蘇氏然穎濱之執政也朝廷清明衆正在列志同而道協故其用力也易雖時論中變身弗見容而大節瞭然士無異議公之進也不幸當姦臣竊柄憸夫壬人參錯要塗陰拱旁伺前跋後疐故其用

力也難方事之殷客有諷公曰盍是吾心也然國病矣我去誰迺謀此彼荀慈明王子師溫太眞何人哉公念回斡事機非人莫可二三年間孜孜汲引布列中外殆不可勝數其大者則主立公宗使顯閒孜鍼公象祖復與政後卒獲其助又惟姦臣死黨師旦最其魁桀不去之則事不可圖故乘機排擊無遺餘力方是時猶凝冰凍雪天地慘烈而潛噓微陽默導生意戛戛乎其難迹不晦則身危幾不密則事敗故公之低眉抑首若無所違拂者是乃深爲宗社計也特

此齊事而欲人人察其肺腑顧不愈難乎此公與穎濱之所以異也雖然公之行事本末亦可攷已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公清修峻潔雖在郎廟而風致超遠如山澤間人憂時憫世藹然見於眉宇平居鞠躬覆地退然若不勝衣至義所當爲欻厲迅發雖賁育莫奪也除蓋之日再拜辭家廟而出曰不幸則以死繼之平生嗜學如飢渴羣經百氏披討弗遺於本朝故實尤所綜練國有疑議旁據廣引如指諸掌其爲文本於至理而達之實用浮淫佹靡之作未嘗掇措一詞少而好詩晚讀臨川箋王文公詩爲五十卷至懷清臺明妃曲等篇則顯譏之不置也其所自作知詩者謂不減文公有雁湖集一百卷內外制二十卷臨汝閑書百五十卷樓鑰八十卷消塵錄三卷中興戰功三卷初趙忠定鎮蜀輯國朝奏議爲若干卷公與討論晚又編中興奏議若干卷經筵奏下本州錄以進御蓋深有補治道云某之少也以文墨小技辱知於公雖登門之日未久蓋庶乎所謂知公之心者況嘗與修史牒於開禧時事頗究顛末而益等以

銘識爲請義不得辭銘曰

君子之道　或出或處　夫豈一端
惟義是主　雖不亂羣　乃否之亨
遯或可爲　亦與時行　哀哉斯人
如臨蓍炭　不有君子　孰任其患
納溝之責　豈不在予　褰裳濡足
其得已諸　鄙焉未喪　允若耽位
撫咎未討　囁若求媚　方其濡忍
賢哲猶疑　及其夬決　世俗亦知
吁嗟辟臣　以國爲戲　黨論未銷
更捻衽議　標焉高逝　茲惟厥時
李公之智　胡寧昧斯　有衆有私
閉陛清晝　儀儀鳳麟　可與並圓
始議北伐　既弗苟隨　迨使而歸
又擊擬疑　維道之常　弗合則去
宜去而留　公獨奚慕　國既病矣
子去何之　及今有爲　猶可扶持
鞠躬盡力　成敗孰計　惟一乃心
庶克有濟　拔其角牙　俾日以孤
窒其耳目　俾日以愚　而我之交

氣類環合　劃如迅霆　震此枯枿
皇綱之墜　公翊其成　和議之復
公啓其萌　億萬維生　再安衽席
身雖拚根　曾豈是感　揆諸三賢
事或不同　濡跡敵時　則同一忠
我銘斯石　一語敢謬　欲知公心
天子有詔

墓表

建昌太守詹侯墓表

故建昌太守嚴陵詹侯將葬莆陽陳師復爲之銘既瘞其孤某復請予表其墓予曰銘墓非古也銘而又表之益非古也然古之欲銘先人功德者有鼎彝焉今亡矣人子思顯其親將焉託耶然則雖銘其墓可也銘而又表之於義何居予故曰益非古也且侯之墓師復旣銘之以銘者之賢則知得銘者之賢亡疑也子之欲顯其親可亡憾也而奚以表爲雖然予之於侯有所深敬焉又有所深惜焉侯之免倅而還于銓也銓吏曰是當復爲縣夫倅而縣世之所未嘗有吏直邀吾賂焉爾侯獨曰縣可爲也賂不可爲也卒請宣之南陵以去既至靡民如在劍時嵗方饑振而䘏之尤力也夫自高而卑進而勞世俗之所甚耻而不樂焉者也以其所甚耻故求所以免其耻者無不至也以其所不樂故凡可以遂其樂者無不爲也士之所以失其常心者其不由此歟今以侯之事觀之非所謂卓然異

於世俗者乎蓋不耻人之耻而惟賂吏之耻者知義也不避人之所不樂而惟及物之樂者好仁也義與仁天下之正理而侯皆有志焉顧卒不得少究其緼以死此余之所以敬之而又惜之也侯之可書衆矣予獨表其一節者以世俗之所難而銘之所未及也銘而表之雖有異乎古然書其銘之所未及以勸為善者是亦古之遺意也於是乎書寶慶三年十二月甲子建安真某述

宋故蘄州使君西節李侯墓表

嘉定十四年女真謀寇邊邊報至蘄蘄守李公戒將吏條屬隊修戰守備二月甲子虜絶淮而南陷六關圍黄州睇蘄水縣公命出兵迎敵遇于横槎橋破之居數日虜擁衆臨洑河經營欲渡又破之明日虜兵大至決隍水焚戰樓背為我師拒遏以退又明日移兵要衝為必渡計我師直前奮擊殺其渠帥一人餘鳥獸散虜雖委挫然自是謀益巧攻益力未幾遂傅（音附）城下圍之數重虜增吾所立柵我師爭之殺將卒數十人奪所佩印三月丙戌朔虜攻西門射郤之有據胡床督衆者斃以一矢虜造望樓以窺我我為疑兵以視之既又使人持書來脅降吾守者公命戮之而焚其書越二日虜以攻具進我亦設械禦之長斧巨石當者糜碎煙燄所及蕩為飛埃夜則壯士擣其營每輒克獲若數日虜攻北門銳甚我師縋而下斲其人毀其撐衝既又迭攻吾四墉皆敗走前後踰再旬卒不能得志於我會黄州失守後驅其醜類以來我之將士軍民殊死鬭亡一毫退沮意虜技窮垂遁矣不幸援師逡巡莫至我之叛將復道于賊以登辛丑

城陷公與其子士允猶率衆力戰不克死之嗚呼公藐然一儒生爾使其雍容朝著論說古今不過以德人莊士目之一旦遇危堞嬰敵鋒奇變捷出若老於戰陳者援路既窮竟以身殉其堂堂大節視晉之卞侍中唐之張睢陽無不及為議者徒知公倉猝所立之絶人而不知其積之有素也開禧中某與公為僚于閫帥幙府居相鄰游相樂也公嘗慨然見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特患立志非堅爾某敬佩其言一日有詒書廟堂以衆捐自誓者公毅

然正色曰士大夫此身獨當為君父死爾可輕以許人乎此公伏節死義之心已定於平昔講學之素矣及是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亦又何求獨欠一死爾寇至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吁公之素心堅定如此其視事窮勢迫不得已而死者可同日語乎昔者子路問成人孔子旣以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告之矣至其門人子張又以見危致命見得思義與祭思敬喪思哀並言之聖賢平日講論必先以危難自處他皆言思而此獨

不言思者豈非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乎此公所以自斷而弗疑也公之學主於力行而充以涵養平居接物容色睟穆飲人以和見者意消至其論是非辨邪正則確乎不可回奪某久從公游頗之熟矣嘗竊以謂仁以為已任死而後已者公實有焉使其見用於朝居扶顚持危之地則若汲長孺之不可招麾蕭望之之折而不撓皆公所優為惜也巨木百圍不得以棟楹九廟暴風疾雨仆之於窮山荒谷之中自公而言固得其所以死而為世道人材計

者可勝痛哉世皆言公守蘄以扞賊有蔽遮舒巢之功某獨謂公之一死足以激昂天下臣子之心使知幸生不足榮而義死不足畏帥是以往人人皆金城也保全二郡直其細爾還觀一時邊鄙之臣蓋有惜死而逃者矣鼠竄偷生迄亦不免含媿入地猶有餘辜公雖殺而義烈昭然與天地日月相為亡極是豈不深可貴耶始公之議城守也通判州事秦侯鉅教授阮君希甫實與公協同一心其參與籌畫軍事判官趙汝標知蘄春縣林棨主簿寗時鳳其分任守

禦則統領孫中江士旺監轄嚴剛中是數人者職守不同人品亦異然皆生盡力死盡節無一首鼠自全者事方急時或說寗君出城以逭難寗曰平時厚太守深知賊至之日握手丁寧勉以忠義今可負之邪觀寗君此言則公之以誠與義感人使至死不忍背者其必有道矣公旣闔門蹈難兄之子士宏適來省覲亦與焉其時晏居故山有以其事告者悲慟久之顧謂家人曰天必不絕忠臣之後已乃聞其長子士聣以先返舍獲全噫天道之可憑若是哉抑公為蕙

民倉屬其書其事於石變亂之餘公私廬舍俱蕩滅而此倉歸然獨存遺民來歸賴以有濟公雖死其惠猶足以敵饑殍活生靈可不謂仁矣乎世降俗蘼士大夫以全身保家為賢聞公之死相與訾議者不可稱數賴天子仁聖愍書恤典所以褒揚者甚寵然後人知忠義之獲報而公之道始大光明于時故龍圖閣學士四明袁公旣銘其藏士昭復謁某表其墓某惟袁公之賢其言足以信萬世不待表而見也獨念平生與公交踰金石其可默亡一辭輒叙所聞與誌

銘所未及者以竢後之君子嗚呼公今已矣士大夫聞風興起豈必危難而後見哉立朝事主以盡忠竭節自期涖官臨人去苟且自營之念則是亦公之心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高山則仰之光明正大之行則必行之非可以徒仰而已也有志之士其亦勉諸

九峯先生蔡君墓表

君名沈字仲默姓蔡氏西山先生子也先生嘗特召堅辭不赴世謂之聘君云聘君以師事朱文公而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其篇與傳微辭奧義多先儒討究而後親析衷之故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錄者蓋引以自匹也當是時西山之名聞天下君之昆弟自勝衣趍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文公游文公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未及為環胝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雖君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沈也君旣受父師之託廩廩焉常若有負蓋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攷序文之誤訂諸儒

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群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

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沿於二書闡幽發微至於如此眞不媿父師之託哉慶元初僞學之論興文公以黨貶黜聘君亦遠謫舂陵君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麓最甚與窮僻處山川風物悲涼慘愴居者率不能堪君父子相對獨以理義自怡說浩然無糾纍之思楚因之泣也聘君不幸沒於所徙徙步護柩以歸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殯不忍累其先也時年僅三十即屛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日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及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聘君嘗著律呂書演八陣圖皆為文公所嘆重然學者鮮闚其微間以叩君毫析縷解使人洒然亡疑至象緯運行陰陽向背歷歷如指諸掌其志以經世綜物自任而道與時違遂指山林為歸宿卜居九峯遂與重擁鎡當世名 鄉物色求訪將以用君不肯就

也其文長於論辨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其吟詠性情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甚之生也後不及拜聘君床下而喜觀其書嘉定中始見君后山未幾過予洪都之鄒齋留止數月暇則相從質問得所未悟後三年將之潭語君以別戶庭寥幽竹樹茂美如適君平子陵之居伯季聯席衣冠偉然若圖績中見古人物會李敬子公晦蔡元思繼至引觴命酬名論迭發雜以辨爭竟日散去未知別離之可重也比年退處念一相從於廬峯幔亭間迄不可得而坐中客如君與公晦父皆不復存然後知一日之會為千載之款其亦可悲也夫君之沒實紹定三年五月壬辰年六十有四是月甲寅葬九峯之東原始君之名若字文公寔命之欲其潛心體道默而成之也及君長子生公復命之曰模欲其循法蹈度動與道合也公之屬君父子者如此君既克佩師訓模亦進未易量次子抗以明經擢進士第餘亦嗜學有立蔡氏自牧堂老人以道術名西山振大之君與二昆又相與闡明之然皆堙淪弗

耦或以為蔡氏恨乎曰是不足恨也曾之曾氏自箴以後未嘗仕而聖師與其志道統得其傳至西循羞比管仲是其所得多矣漢陳仲弓子孫繼隆貴然公勉卿卿勉長位高而名益下君子病之若君之家學淵源河洛羽翼曾鄧孫祖曁孫先後一轍言學之有本者必推焉此其可貴豈區區人爵比乎君之言行乎友黃君自然狀之模復謂予表其墓予不得辭也故為叙其梗槩俾刻之石後之君子其尚有考於斯

墓誌銘

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寶文閣待制李公既殁其孤洪宗為書赴其子西山精舍且請銘其曰僕非能銘者也規方儼然在哀経中敢辨洪宗書拜至援昔人故事以請甚力某滋不敢當顧念昔者假守温陵特公與故寶謨閣直學士楊公炳今顯謨閣直學士傅公伯成以法從耆德居里社年皆垂八十矣泉人號三大老歲時謁集龐眉華髮奕奕相照若圖畫中人某以後進從之游益相予歡甚洛陽之别意各黯然視公色尤若眷眷者自江西來歸公數以書問生死今纔幾時而遽不起乎則為潸焉出涕而公之言行事蹟傳公實狀之某雖不能銘然賴傳公之文足以傳信行遠用不復固辭蓋公生中原名族能以文學政事世其家而清白廉介之節終其身不少變世之稱公者以是而已至於立朝正色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則世或未之知也開禧初元公自湖北召對首論建事立政必廣詢博採以盡下情因言朝廷政令之更變者數事且曰此特其小者爾有大此者苟不謀於衆而遽欲華為人言未同

人心未一殆恐發之易而收之艱時韓侂冑用事久欲弄兵倖勝以固其權人情洶懼鄧友龍輩以從臾傳會掊要路異論者輒斥帷幄近臣噤不敢發一語公新從遠方來顧抗論如此識者韙其忠迨進貳版曹又以居獻納之地有大利害輒盡言於朝亡所避既兵敗于外鄧友龍以首事生事蘇師旦以謀將納賄皆坐逐公以為猶在善地未足塞責移書侂冑乞數奏顯正其罪且謂聖上寬仁若未忍即加誅戮亦宜更議遠竄以厭天下之憤時侂冑雖勉絀二人以

遭謗而意常託之不衰故士大夫以公言為難
權臣雖不憚然憚公之辭直弗敢怒也更化後
迄如公言嗚呼公其可謂剛正篤實之士矣予
故表而出之以示當世云公諱詵字誠之系出
唐鄖王禕由鄖王十一世至漢宰相濤仕本朝
為兵部尚書又四世至駕部郎中贈太子少傅
諱景山子六人曰昭玘元祐間為起居舍人其
季曰琢則公之曾祖公也世居濟之鉅野建炎
中文肅公避地于泉因家焉今為晉江人國朝
以文治天下方全盛時名臣輩出率由文學選

元祐內相眉山蘇公為天下宗師中丞高郵孫
公亦時偉人右史游蘇公之門而悟作文之法
於孫公淵源所漸至文肅公宣和間顯內外制
文名盛天下建炎中興雖由忠力位執政一時
大詔令尚出其手故李氏號文章家公逮事文
肅公然尚幼於諸從兄弟年相若者已獨嶄然
見頭角太中公既以疾不仕望其子甚切公蚤
慧知奉承太中意日勤於佔畢年寖長益務博
覽書史采摭前文人所造語及奇字險韻備作
文之料具日疏晚不休其為文下筆輒千言賦

詩它人方儲思已成篇矣年十三用文肅公休
致恩補承務郎既冠監潭州南嶽廟會朝廷始
嚴銓試法中之調興化軍仙游丞年雖少已有
能聲諸臺多委以事主管南外睦宗院時有以
南外宗醞酒之弊聞于朝更選任前度支郎趙
公不敵為宗正華去括斂積蠹宗室女有年長
未嫁者悉擇所配令有所歸公多所建白史文
惠當軸陳正獻梁文靖咸以書薦公可用將以
二令處公公以親養不樂遠去求通判漳州以
歸漳舊號閩中道院為倅者又多以迫為嫌事

非部使者所鑄漫不可否公悉心以佐其長鉅
細無所隱時劇寇沈師既平而它盜相挺於鄰
境公被帥檄為防備郡以無警帥忠定趙公以
其事聞且乞用公知汀州事雖不果行而當路
由是益知公才遂擢知黃州孝廟臨御久益厲
精邊郡尤不輕畀宰相物以公姓名聞上問如
何人宰相以有吏能對司之公既對首論邊郡
數易之弊乞倣漢制令郡守兼領武事遵祖宗
久任邊將之法上意甚悅將赴郡趙公時再帥
閩謂公曰黃邊江貢舶至困於重征而舟無所

泊多以風濤壞盡來所以為泊舟之所公至首
訪利病會歲饑遂以官錢募飢民開内澳六百
丈民不告病而商客以濟治以最聞部使者交
薦任滿奏事乞於冬水落時九沿江沙淺處增
置守備光宗開納詢問甚悉公奏對亦詳遂至
移刺玉音諭卿退條具以聞公復條上聞者謂
將用矣會宰相留公正罷待命于郊公對雖稱
旨無將順上意者以公知潭州未上丁太中公
憂服闋知袁州為政如在黃時江西號粳稻之
鄉然民無貯蓄一遇儉歲常平所儲既歉又必

關白使者待其符下每患不及事公撙用度凡
廚傳苞苴等事一切不為既有餘則儲米幾二
萬斛名之曰州濟倉春夏糶貴則發以糶秋冬
收成復積之如常平法朝廷知公治行用為夔
路提點刑獄未幾除轉運判官蜀四路惟夔最
崎嶇山峽間民貧窶然水耕火耨官尚無擾亦
歷歷足公約束郡縣省追胥理冤枉禁苛暴一
切以靜治人用卒服漕置司夔子為郡有鹽井
之利歲計取足羨錢猶多吏或不良以羨為市
公悉以代上供之虛椿補綱運之隱沒幾二千

萬緡移荊湖北路安撫將啓調度多屬之王人
而外計寔任轉輸之責公選用屬吏鉤考稽隱
計事無乏會攝總餉前使者盜用庫錢二萬緡
充饋路至以買妾將為欺隱於官文書未及而
死吏皆懼累公以其死也不欲暴其事密聞於
當路以其緡為應副其喪事而已人以公為長
者召對除吏部郎遷大理少卿尋遷卿會詔獄
辭所連有當權及時宰所仇者欲因中傷之公
無所覬望案上復郤弗顧也卒獲其平在廷尉
三年每獄上雖以情法酌其輕重為當必白于

廟堂曰有司但知守法朝廷當從寬典若有司
欲執法是恩歸於己而怨歸於上朝廷欲盡法
而行則又人無所措手足矣其言委曲而不激
故多施行寺修斷例久而未就公乞顓命編修
官且立程限又以例四萬餘汎然無統難於徧
閱若使流罪誤有出入有司處斷雖或過差未
至相遠至于當死而生生而死其相去殊絕請
以大辟案分為十其七編麗死比而援生者以
示好生之仁其三編附生比而論死者以存止
殺之意前此未有以為言公白發之號稱職未

錢權戶部侍郎方時多事調度百出公盡心於其職部舊有總轄司以鈎考五子司錢物出入之數知其虛實後廢公請復置之吏率惡其害己郎官有不快意者中於言事官遂以論罷朝廷知其誣不半歲授祠祿再閱月起帥廣西時江西賊李元勵未平連湖廣數路皆警公分遣兵戍措置寨柵諭集壯丁據守險要盜不能犯其治郡一以寬厚廉靖為本而積年逋寇設為方略督責悉擒逋歲大稔邊徼無事除集英殿修撰繼陞寶謨閣待制且因任焉公力求出外

遂以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建俗剽悍輕於殺人有鬭者公責旁人諭解其爭且明長少上下之分俾知有禮方楮券稱提之令下部使者奉行過當或計物力科買或責兌券之家自約以若干錢或欲盡官帑所蓄兌於民以昂其價公以民既徧受其害官亦將空虛多尼不卽行或譏諸朝謂公害稱提之政然閩中自更幣後為政者爭事苛急而告訐之俗與編民貿易小不如法輒坐黥隸沒入由是畏楮如毒虺得之者惟恐推去不速也自公下車行其所無事然後

人視楮為可用無復前時疑畏之患要為有功於稱提者而朝廷未之知也因公丐罷命進職三等奉萬壽祠以歸既退居于家始買地臨河更宅旁可居築樓東偏扁其下曰臞菴對河為圃手植花竹日徜徉其間性不飲客至賦詩奕棊而已祠秩滿告老上命復畀祠者再嘉定十三年十月八日甲子以疾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七積階大中大夫職寶文閣待制爵隴西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致仕進通議大夫遺奏聞贈宣奉大夫曾祖琢故朝請大夫贈少師妣仲

氏贈鎮國夫人孔氏贈鄆國夫人祖邴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累贈太師謚文肅妣任氏贈慕國夫人考綱承議郎累贈太中大夫妣陳氏贈碩人公娶陳氏再曾氏並贈碩人子二人長慶宗廸功郎早世次洪宗承務郎前監福州嶺口倉女五人進士謝汝嘉承奉郎知湖州歸安縣丞梁從迪功郎前監台州黃巖鹽場曾子厚迪功郎福州左司理參軍俾齊進士諸葛琰其壻也孫男三人龜迪功郎新興化軍莆田縣主簿集孫壽孫尚幼洪宗以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壬

申奉公柩歸于南安縣上塘村之原從治命也有文藁七十卷續通鑑長編分類三十八卷談叢七卷藏于家初公以家世文儒少年勵志欲由科第進諸兄弟方以文爭勝不相下伯父萬如先生續獨愛公授以手所校西漢書曰此子平日所用心子姪非好學不以畀也公朝夕讀益從師友學為舉子文三預漕薦為榜首再試禮部不第遂棄去不復為而剸以定著撰及吏能取知諸公其學問雖不顯名一家獨謂二程先生發明聖道之傳蓋漢以來儒者所不及

寔生於黃遂於黃立祠且求朱文公先生之文以記之推原本始以示學者建鄉居官不為詭激而可以惠利者無不為其大者固已大書深刻其小者若潭之建養守給闕田以便往來黃之創甓屋居戍兵以省科擾衣之寬過稅優行商以免冠害在夔在桂建營叢冢以瘞流尸築銓館以待寒士架輿梁以利病涉積羨錢以振無告治道路以便行旅蠲逋稅以寬民力不可殫書性號通易直所至不求官吏短長部使者有所施為可行則行不可行亦以書順導之使

知悟賢者多樂從之執己見者閒以取懟守黃日轉運使者嚴偽錢之禁公謂私錢與官錢雜用已久一旦驟嚴禁公私折閱多人情不安在邕郡為非使漕怒以公為縱盜鑄公恬不卹已而漕竟以此罷廣西地曠且遠吏勘奏法殤公方時將漕性廉介不可干以私而嫉惡太過發摘多官吏重足而立公以臭味之同相予厚然意以為治道去泰甚遐方僻壤士大夫一遭按治至有全家流落不能歸者亦當時有縱舍由是未嘗以小過按吏也至建寧卒以與使者議

不合而去蓋其志在於惠養小民全安下吏而已利害則不問焉初文肅公薨未謚淳熙中近臣言及叱由劉事孝宗嘉嘆特令定謚事下奏常奉常采謚法應事有功定謚文敏公謂建炎叱折兇渠挨詔具在叶謀復辟忠烈皎然豈曰應事既登朝請改之遂更用奉常考功之議易敏以肅又以文肅公遺藁久未流布懼歲月逾遠易於散逸鋟木于黃朱文公實為之序墓隧之碑未立謁于周益公公既銘之而復親為之書文肅公雖寓于泉以其左僻有意挨饒之居

公買田築室于豫章俾次子居之命其堂曰成志而身歸溫陵奉墳墓凡子孫所以顯揚先烈而繼其志者雖不竭盡其力可謂能孝矣家居守儉約不以一事棄官府任子恩既官其子及長孫遂於諸姪中擇好學而文者元宗奏之然後官其外孫曾荷孫文肅公居泉僅有棣田歲租千斛五房共之至公悉推所當有以予貧者宗族及外姻之昏嫁死喪多隨力賙助之所以奉養自伯如也年踰六十即製衣衾棺斂之具前五年卜吉壤營壽藏命之曰樂丘時造焉秋

九月屬疾乙卯晨起曳杖消搖于門見者謂其良已後九日子姪輩環侍命坐語如平時諸姪退甫及門已遽然而逝聞者傷惜之惟李氏矣樂靜先生以昌言直道入元祐黨籍厥后代有顯人至公上承累世緒業參歷清貫為天子侍從之臣斯亦榮矣然使公平生所立或少自毗於先訓雖蟬紫傳鑷顯融赫奕以之誇俗可也豈昔人所謂不朽者哉教表俗也士大夫出身名闕妄自菲薄以誇耀其先者為不少矣故某於公重有感也若是予烏得不銘銘曰

維古之人　世德是貫　爰暨末流
以祿相侈　抑抑李公　奮于名家
一節始終　如玉不瑕　昔在滄洲
清醇亮直　亦有雲龕　毅然正色
元祐大論　建炎忠勳　奕葉相望
郡守清芬　公曰繄哉　曷繼前烈
飡菊紉蘭　激芳濯絜　退然其容
山澤之臞　義激于中　可敵萬夫
憲臺柄臣　盜弄戈甲　公獨從容
過其牙纛　惟恐負釁　惟冀彌宮

可使斯人　善地是安　言雖莫售
聞者增氣　大化既更　迄如公議
逆逆龍鱗　攖之匪難　對虎之頭
厥維孔艱　人謂公榮　簪筆侍橐
孰知公心　優繇一壑　容膝之隘
視猶廣居　梅竹之東　所曬者書
蕩節魚符　漢淮嶺蜀　有田一廛
泰然自足　世教日渝　夷祖卑孫
誰知李公　不辱其門　樂哉斯丘
公斯自卜　銘以貽之　過者必肅

宋文林郎誌銘

慶元二年五月某日金華宋君以文林郎廣南西路鹽事司生管官終于廉州官舍是歲十一月某日歸殁于隆興府新建縣龍亭岡後三十有三年君之子自適介章泉趙公昌父有謁于建人眞某曰先君子之葬也嘗謚方諱先友大愚呂公子約書來告毋遂銘自適不敢遠歲月颷馳丘中之木拱數敵矣而墓道至今無文可刻懼然泯焉亡以詔來者敢請銘某曰僕之生也後不及撰杖屨從先大夫游且樸學無詞華懼不足以有發敢辭自適益懇報好旅凡三月要請弗予置且出其書數通其一曰宋某字茂叔生於紹興壬申年十二三已卓然自立爲鄉里先進所知從呂伯共學其論通鑑貫穿不窮伯共大奇之紹熙改元第進士主筠州高安簿豫章帥王謙仲丘宗卿尤廷之皆待以上客宗卿使虜以爲書狀官歸循從事郎掾融州秩滿辟廣西鹽事主管官漕張君量胡元之又特以上客蓋其氣象和平議論堅正明敏足以決事處勤足以勵俗不幸年四十餘卒官平時於經史皆究極本原尤工詩篇興寄殊高遠嘗次陸務觀韻曰欲求平易多成拙稍欲新奇却未工得句直須參造化此身何必計窮通嘗次所蘊可見矣視其名若氏則故相益國周公也其友王山徐斯遠南城包顯道又或傳其事或爲詞以哀之而徐之言曰茂叔之材内介而外通平居一語不輙發及其慷慨論天下事是非可否無所回隱雖平生故人執政柄在顯塗一事不可君意必騰書責之弗置也至於通練世故熟識閭里情僞吏治得失則雖世之以吏能著稱者無以過焉茂叔其可謂有周天下之材矣某讀已瞿然曰益公之言金石也雖微徐君之傳人其有不信者乎夫傳猶贅也銘之益贅也雖然自適之志壓矣不可以虛辱則考其世系曰曾祖裕贈奉直大夫祖有朝奉郎知郴州其殁也東萊呂成公志其墓考沆學篤行高鄉人尊之曰厲齋先生君之母在郴州獲異夢焉既生有異質甫年六七歲見經子輙成誦若宿昔郴州倅長沙君年十四五南軒張宣公一見許其資可以任道既又執經東萊之門方是時四方隽

茂聚于罷學者數十百人君未至一旦頽然出
其列成公寢疾獨以任重道遠屬君及大愚云
其掾融州守貳不相能事積弛官奉兵食至歲
經年弗予君白守此戶曹責也則為分畫措置
凡廩奉先兵後官兵先外寨官先下僚而后以
次徧及無餼它費則以幣餘當之郡仰鹽利以
給歲入比大虧君為爬梳剔治未幾復其舊先
是郡官秩滿多不能歸君請次第償其逋奉且
帥同僚助以私錢不半歲得替官亡留者一日
郡卒謀倡亂其徒群話曰自戶曹來吾輩妻子

始亡饑凍者若等忍負之乎治獄細大必躬戒
吏胥毋得輒移問因能書者聽自書不能者許
以吏代而面覈之片辭不同輒坐書者以故人
得輸其情雖重辟未嘗施一棰也田主嫂其佃
不輸租君命兩造至庭詰之顧其貌頗相若密
使人盡取主家文書來驗之則庶弟也命還本
生而均其產以漕檄行視諸州獨雷守陳亮踈
有治郡材已乃聞其創秩以免蓋帥司水軍戍
于雷主兵官以等夷視守守頗奉承之陳至稍
繩其禮主兵官豢譏于帥劾之君為雪其誣且

曰兵廩於雷而不受節制非便也帥不獲已騰
君書于朝以爲奏自劾說者坐削官而令雷州
節制水軍如君議帥故嘗薦君以是復不說陰
使人物色其過始君以檄出州縣禮饋如使者
君一切拒弗內且責其文書傳吏牘人始疑其
矯及是亡秋毫可指摘廉聲益暴著長者始大
服及為主管官故時月俸給錢幾四百君裁撙
令視受九十千而已鹺政㢮弊久討尋其故大
要命脉在鹽亭戶環其未給本錢而寬其逋於
官者月再更鹽利亦頗復舊發移寃作使者以

屬君方盛暑調兵食勞備不遑自發疾甚猶自力
治文書卻藥弗御掩關埽地以待終時母夫人
王氏留桂府君涕泣思念不少置垂死猶問得
無有從夫人所來者乎蓋自適叙君之事如此
而其遺文有曰人心至靈萬善畢具人之所以
異於聖賢者乖在自棄而不知求爾求之如何
博學而審問明辨而謹思窮理以致其知力行
以踐其實自卑而高積小而大顛沛造次而無
自畫之間則幾矣若夫溺心於簡易之說謂道
可以悟入聖賢可以立致取多學之累而廢見

聞之益守見性之說而忘存養之功雖有得焉
焉知其非臆度料想之私乎而其自贊則曰忠
信進德之基孝弟爲仁之本行貴日益文貴日
損聖賢之言雖不吾欺吾必求其眞知念慮之
過雖不吾罪吾必求其亡愧嗚呼觀乎此則君
之所以爲學與其爲人可知矣君是其可不銘
君娶何氏生子六曰自適自道自逢自迪自述
自遜皆能世其學自逢以易名恭登嘉定辛未第
嘗貢國子學通判楚州今降授宣教郎女五歸
曹惟寅趙與迟沈隆早夭者二人孫男十有一

自君葬于洪諸孫不忍去因定居新建陽易俗
坊云銘曰
世之論君曰材與文顧是二者孰其本根蓋
循循乎下學上達而凜凜乎不睹不聞履進
修之實地戒超悟之空言斯其所以異於今
人之學而不辱其師之門者歟

湯武康墓誌銘

予年二十六始識升伯於都城方是時升伯以
詩文稱諸公間雄麗秀拔有古作者風後十
餘年濫官于朝又得其所爲通變十二策者讀
之論說娓娓援古質今奮然有爲國建策圖久
安之志於是撫卷三嘆曰此賈誼長太息書也
恨時無知君者亦自咎前日知之未至也又五
六年再見于延平旋過予西山精舍相與論洙
泗伊洛之源流與朱陸氏之所以同異者若及
方外之學融會貫通卓然自有見處殆非前日
升伯矣越二年起帥湘中求士之可與偕者莫
吾升伯若也凡再聘始來來則朝夕與處坦乎
其恬夷窈乎其靜深望而識其爲知道者氣象
則又爲之驚嘆曰升伯別我幾時而涵養至是

耶盖前後二十寒暑而五見君見輒有異於其
信道篤進德勇其能日充月益知是乎予嘗病
世之學者誦味聖賢遺言而未嘗反躬以驗其
實故雖見聞知識若日進而不可與回視其人
氣質之偏心術之蔽或終其身而亡改焉則亦
何貴於學耶若吾升伯盖用心於內而不賤其
實者也故其積中形外有不可揜使天假之年
卒至於德盛仁熟之地則其所立詎可量也哉
此吾於升伯之沒所以齎咨涕洟而悼斯文之
不幸也君名千字升伯姓湯氏饒之安仁人曾

祖考其祖考其考其自號臨齋學所為序其遺文者也湯為安仁望族用儒科顯者相踵自君之大父諸父蘊德種學益𤖈以閟而皆不耦君少從鄉先生肄業已知講求先朝名鄉言行而慨慕其為人再舉進士慶元二年中其科調黃州黃陂尉益務涵飫經術朝莫坐諷山房中家人少覿其面臨齋於古學無不通君為舉子時罕以語之至是始盡發其蘊大要談義理不騖於虛無高遠而必反求之身心考事實不涯於成敗得失而必鈎索其隱微論文章不溺於華

靡新奇而必先乎正大要其歸以切實用關世教為主君於是盡得家學之傳俄居臨齋憂服除調主婺州金華縣簿辟江州都統司機宜文字又丁母董氏憂服除調武昌軍節度推官遂教授南劍嘉興二郡學改通直郎知湖州武康縣未上卒年五十有五寶慶三年四月十四日也君自為書生慨然有志於及物其在武昌攷心慎畫酌情引義參以法意凡所剖決人無異辭嘗以漕檄問事信陽信陽守方營郡治民病于役相率詣君自言君即道中移書諭守䕶曲

幾千言守感君誠意立為罷役鄂有椿管錢十萬緡以備水旱總所因他事為詞盡取之守不敢爭君獨以書白總領趙侯彥橚語甚切曰毋使鄂之吏民謂取椿管錢失旱澇備自公始及為校官日與諸生講論道義晨入直舍至晝漏盡乃歸間造諸齋從容咨叩勉以進業雖吏胥帀人子有可教者亦收寘黌舍中為親授經史其所成就居多蓋君德宇粹然從遊之士望其眉睫已有所興起不待繩以規矩而後聽且服也棲遲遷調幾三十年守道固窮未嘗有不足

意同僚信之願因君以求郡薦皆為盡力會當路有知君者連上剡績遂以改官君固未始汲汲也家故清貧闔門數百指悉仰食於君既食采羨同堂一飽而歡意常周浹遷次約居動五六載飲水著書陶然自樂雖妻子衣百結不以介其心自奉儉樸舉酒觴客惟一古甕既無居緇裘布衾驟見者不知其已仕也晚年憂患日侵尤人所難處而君以理開釋曠然亡固滯意嗚呼欲知吾林伯者仕觀其自竭窮觀其自守斯得之矣自其少時博參聖賢言論以為指歸

精思力踐不已既又聞瞿曇氏之學以了悟爲聞亦從而究其説久之訢然若有得也間嘗語予曰儒佛之道雖殊要皆以求本心爲主倘能悟所謂活法者則雖混融爲一可也予雖未悉其指然視君所養虚閑怡悦有超然自得之趣則其所造詣誠有未易窺者至於孝友之至情愛君憂國之大義悃誠至到一念弗渝自兒童時篤志色養侍親疾數月不解衣居喪哀毁尤劇諱日必前期齋戒終其身孫孫弗衰宦遊四方每晨興望鄉遥想先世丘墓所在各再拜以展哀敬方喪父時三弟四妹皆幼君一力撫視以養以教俾至于有成諸弟連歲收科名以學行聞女兄弟中類能涉書史閨壼則皆君發之也開禧中權臣將開兵釁君爲書萬餘言伏光範門以獻不報明年師出不利人服君先見而更化後卒未有爲君言者君謂吾不幸獲知言之名敢因以爲利哉雖沈伏下僚每聞時事有不滿人意者當世善類有不獲其所者輙爲竟日弗怡觀君於倫理恩義之間周盡如此是其性於天成於學有以過人者又非方外之

説所能與也君在嘉禾最爲邦人所敬愛寓公之賢有俞公建者尤爲金石交君既通朝籍往謁焉疾遽作遂没于俞氏之館將屬纊神采清明如常時六月五日第巾護其柩以歸自棺及斂費多出俞氏明年三月己未祔葬于貴溪龍回考君兆域之北娶姜氏二子清年一十六卒消生有異質自幼出語驚人年十四以戴氏記舉于鄉甫冠亦卒今奉君之喪者孫震孫而已悲夫二女適張龢者咸次孫復尚幼君初號隨適居士晩更號存齋其爲文章敷腴醇正尤工古律詩論事有根據切物情説經多先儒所未發有集二十卷侍宫講義二卷史漢雜考二卷記聞十卷稽幣罪言一卷與所謂通變稟者藏于家雖然君之所以不朽者弗在是也銘曰心休兮理融舞雩兮春風全吾眞兮自樂等憂幼兮窮通齊盡兮潭清天空兮月明悵舊遊之莫續嗚予恨於斯銘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之四十二

墓誌銘

劉閣學墓誌銘

孝宗皇帝踐天位二十有八載寤寐食息不忘
求賢當是時魁壘奇傑之士布在朝廷既足以
棟明堂梁清廟而深培厚養彬彬相續又足以
爲數世百年之儲故雖光廟興國日淺委政廟
堂而羣賢秩維迄以無事今皇帝初嗣服耆俊
畢集有慶曆元祐之風歷數其人無一非乾淳
閒舊物者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
謀以燕翼子蘇文忠軾亦云仁宗在位四十二
年畦而種之有得皆賢蓋周之武王與我仁宗
孝宗皆以儲蓄人材爲保固基業之本是以國
家賴其利天下誦其功若故華文閣學士通奉
大夫致仕陽安侯劉公其孝宗所擢以遺後人
者歟公以乾道五年對策廷中天子親擢爲第
四其後以簽書樞密院事趙公推薦召寘班列
明年再對便殿議論儁然有契聖心謂輔臣曰
光祖人材端重全類楊輔蓋自是以人主爲知
已今皇帝毓德潛藩方議擇傅孝宗首命輔而
曰公繼之屬任之意蓋有在矣既而諫官闕將
用公爲右正言不幸適以憂去終淳熙世雖弗
果再用然留遺兩朝出入中外清芬勁節耆德
碩聞巋然爲當世名臣雖鄙夫嬰童亦知有所
謂劉左史也嗚呼此豈一日之積哉公名光祖
字德脩其先潤州句容人鄴爲唐宰相一子從
僖宗狩蜀爲雙流令生三子仲子誨爲平泉令
今劉氏居簡者皆祖平泉侍御史贈正議大夫
諱孝孫者公之高王父也朝奉郎通判漢州諱
漢者大王父也諱松材者王父也父諱宦宣義
郎贈銀青光祿大夫母賈氏贈和政郡夫人公
幼出爲外大父左中奉大夫賈公暐之孫後官
于朝乃乞歸姓以賈公致仕恩補登仕郎主內
江簿居和政喪哀毀盡禮鄉黨儀之服除調什
邡尉遂登進士第時孝宗銳意於恢復策數十
條公對大略以爲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
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胄閒御鞍
馬一旦有警旨將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
自將危道也臣恐介冑鞍馬之事適以貽笑黠
虜而不足示武於敵人授劒南東川節度推官

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論以復異
請一以太祖用人為法且曰人臣獻言不可不
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暴進則是即日
誤國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久遠誤國
孝宗然之除太學正輪對舉司馬公光奏疏八
事以獻未幾召試除正字兼益王府教授遷
校書郎面對取太祖太宗治要彙為十篇名曰
兩朝聖範上之公在王邸嘗撰前代宗室賢否
善惡隨事開陳以為鑒戒至是孝宗益知其賢
命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上時為明州觀察使

英國公年十有四矣公白東宮此又一重國本
也時光宗在宮中無它嗜好服則親為國公講
說上亦孜孜嚮學雖日昃不倦公請論孟史記
之外益以本朝典故庶知祖宗家法迨上加元
服既為頌以獻又乞當講之日從容數刻乃罷
公謂經史可以知義理興[illegible]亡凡涉名數者亦
不可略請以國朝儀制官名之屬彙次成書講
畢開說又謂國公年寖長正譚習之時願因宮
僚勸講俾侍坐偶必有裨益光宗皆然之蓋是
時孝宗臨御久明於羣臣邪正所用以傳聖子

神孫者皆天下第一流而公在英邸三年所以
講明訪擇者甚至其後諸賢相踵輔導聖德日
益顯雖然其蘊端正用力蚤則公之功為多以
誦書終篇進秩時錄青年七十公以貤恩請授
之還秘書郎諫議大夫張公大經乞增置講官
且薦公代已命下而錄青殁服除知果州趙忠
定公帥蜀請公參謀議以自助時同幙皆一時
選相與上下議論知無不言羈制諸蠻弭耳安
伏其他建明甚衆成都之政遂為天下最俄以
忠定薦召至則光宗踐祚矣進對謂陛下承堯

舜之統當以堯舜之道為師任大禹之責當以
益皋陶之言為法又言陛下新服厥命必先明
君人之大體達天下之大勢深國家之大慮又
謂自古禍亂之萌有四疆臣擅兵外戚預政中
常侍用事朋黨交爭是也宗社之本有一謹擇
左右嚴左師傅是也願陛下留神於其大者勿
以小事常度因循歲月又論蜀鹽酒增科之害
大臣是其議遂詔四川合發湖廣錢物百三十
大萬存留三年對減民賦除軍器少監面對言
四川鹽酒之額近蒙蠲減此皆壽皇聖帝躬行

節儉不妄賜予內藏封樁皆有餘積故陛下初政得措賦以予民竊聞壽皇退御重華服損方甚壽成皇后亦極省約願陛下仰瀆兩宮內庭用度損之又損虜使來賀重明節詔公接送伴時有獻議改築楚州城者光宗命公因行視之公還具言不可由是賦工之省者過半兼權侍左郎官又兼權禮部遂除殿中侍御史時臺臣以失職被黜光宗方嚴其選諭宰相留正曰卿監郎官中有其人正恍思久之曰得非欲用劉某乎其人剛正有守願出聖斷光宗曰然久在朕心矣公既就職光宗面諭曰以卿剛介不回故付以言責是時道學朋黨之論浸興凡賢者善類者槩加以此名前後繼逐相繼公極言其弊曰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本踈庸陛下過聽使待罪言責凡賞刑僭濫號令乖違民病不寧官箴不戒皆可因人而舉劾隨事以奏陳既顯然而易知曾未足以深慮若夫是非方殽而邪得以害正清議方晦而私得以勝公

往覽昭然危機所伏方今之憂孰大於此明是非以別邪正立公論以抑私情方今之事孰先於此臣觀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為近古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為道以正心誠意為學其交際也以同學為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為黨而實非黨是知其有命進退知其有義是以進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其戚窮而在下則以探性命之奥為勲名享至道之味為鐘鼎達而在上以責難為尊主忠諫為愛君本朝盛時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蓋其學術議論皆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當斯時也道隆皇極而治保太和至于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弃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太分事故反復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嗟乎尚復何言也臣從遠方來誤玷班列去來之間今已一紀見聞所慮悉可指陳臣始至時雖間有議臣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每恐一旦之交攻逮臣

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力去朋黨因去朋黨乃罪忠諫嗟乎至於以忠諫爲罪則其去 紹聖幾何臣竊爲人言豈可因疾其學而併弃其言得無甚也陛下至聖至明初無彼此而衆論旣已交與聖意豈無所惑臣本蜀人爲學自有源本介在朝序與人亦無親疎但以終歲之私憂首爲明主而別白九今道學伊洛爲宗然非程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記載大學之教明德爲先其間舉詩人之言於是有道學之目曰如切如瑳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然則臣所謂以

居仁由義爲道正心誠意爲學者又在於切瑳而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誠僞得之深者固合於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者又可不切瑳而琢磨之使益深而遽自矜以召禍則無乃亦非歟行之誠者斯爲君子矣行之僞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固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爲乎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之論往往僞者色愧淺者心服又安敢然輕譏而痛疾之也何况其間率多善士善士所至人必喜稱因其喜稱又以爲黨若俱擯絕安得更

有好人必取九才充塞朝路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九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見微累失日之清明所以至斯良皆有故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視太高而責人太苛自視太高則實將有所不副責人太苛則衆將忿且怨或者又唱爲薦士之舉區別而封域之九有所取豈無所遺九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旣衆則毀怨叢興心雖主於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議論先喧於羣口用否豈

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而貴後日之實禍彼旣得志安不我容况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未有充實緣養之素彼加詆誚以修往怨必致過甚而快私情往往推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索身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嘿乃宜循嘿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幾聖心豁然來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變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矣

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
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
報復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章既下士
大夫傳誦有至流涕者戶部尚書葉翥劾太府卿
兼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公皆劾去之
既又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
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
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爲至計
良由前輩長老零落殆盡今之負物望協公論
者不聚於朝廷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

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擇
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
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納固亦
未至曠官臣於去年蓋嘗面奏今日之患在於
不務封殖人材臺諫但有摧殘廟堂初無長養
臣今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爲能而頓忘前意
先是公以戒監對力陳人材衰少之弊及是復
覼縷言之大臣以公奏進呈而無所議公對又
爲上言人才者國家之基本之則養之有則用
之靡窮之所以盛者豈一日之積乎惟其非一

日之積是以非一日之用蓋公素志嘗欲聚忠
賢於朝以壯根本而時論多相違者故諄複不
置如此又論前諫議大夫陳賈今右正言黃掄
皆得罪清議爲聖世累人詔賈予祠掄補外已
而宋之瑞召張徹提點坑冶公復言其不可二
人遂改命會王端除帶御器械諫官三論奏不
從孫瑺轉行觀察使給事中封還詔旨後命書
讀公極論之不報又言陛下既重於改命給諫
亦不復申執臣恐攀附使令之輩自以人主恩
我外廷其如何隄防自此蕩矣光宗命大臣諭

公不爲止遂奪言職改太府少卿公求去不已
遂以直秘閣漕潼川路中書舍人羅公點拜疏
乞留秘書監楊公萬里與館學之士亦上書力
請不報公至部首戒屬州削互糴省虛文諭民
廢請寬郵叙貧二州守暴閭亡善狀公悉奏黜
而薦循仲鴻李協于朝詔報施行如章仲鴻等
亦以次召用除江西提點刑獄改知夔州居數
月召先是詹事黃公裳論王府僚友因及公冀
日光宗諭大臣令召劉大臣擬除侍從光宗又
曰待劉來及公辭召命則有阻之者詔復予監

司矣公次公安聞孝宗疾浸篤而車駕省謁不以時則致書于左相留公知樞密院趙公勉以三事其一宜與羣賢并心一力損文而務實若上未過宮宰相以下皆不可歸安于私第其二謂林陳二寺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譖其間宜用韓魏公去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謗其三謂今國家阽危爲大臣者不當徒憂悶自沮或爲明哲保身之計所當收總兵柄密布腹心使緩急有可倚仗繼聞孝宗崩又詒書趙公勉以安國家定社稷之事趙公迄定大策如公言上

受禪六日即以爲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曰陛下新服厥命人皆望謹始於庶政臣獨願謹始於五事讀至思箴上曰要當從原頭用功公對曰微臣千百言不如陛下原頭一語陛下誠致力于此則貌言視聽俱治矣又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奢政令易忽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闇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闇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思與不思故也六難者常生於六易又言

陛下以隆慈之命踐祚於素幄蓋有甚不得已者宜躬自貶損盡禮於上皇使聖意懽然知釋位之樂然後足以昭陛下之大孝上悚然嘉納除起居舍人時樞密羅公點禮部尚書黃公裳相繼淪喪上痛惜之而思黃公尤深公言思其人未若思其言思其言未若思其所以言臣每聞裳疾裳之憂未嘗不在國也以爲政令無細大皆當出於中書陛下但審其可否而行之人主操柄無要於此時知閤門事韓侂胄出禁中浸盜權爲威福故公首及之既又以冬雷淫雨

命近臣指陳闕失公言號令不常羣陰用事災異所爲作也大臣進退太輕臺諫用舍無定非號令不常之大者乎進退大臣用舍臺諫事從中出非羣陰用事之大者乎然所以致號令不常者繇羣陰用事故也而陛下猶爲之隱諱以爲大權當自己出威柄不可下移然則小人之意將以陰制相臣而動搖之也陛下所宜蚤悟毋使大臣懷疑畏之心大臣懷疑畏之心則四體不展羣議易搖朝綱日隳政令錯出而國不可爲矣今陛下有獨斷之意乃是小人陰竊主

柄之謀而陛下未之思也俄兼侍講遷起居郎
時應詔言事者甚衆命公擇其善者條奏之公
以所論多同懼上意易厭則以告于上曰夫雷
同者乃古今同然之理天下同然之心願陛下
取其有益而毋病其同察其效忠而毋嫌其直
及議孝宗攅宮衆相顧未發公意獨與侍講朱
公熹同遂奏會稽之陵土薄水淺恐貽方來悔
之議改卜又請遵紹興淳熙故事命有司集議
上皇太后尊號俟阜陵祔行之又謂自今壽
康宮之事陛下宜一一深留聖心必須過自貶

損以厚其親先其親而後其身然後足以慰悅
情而召和氣未幾朱公以中旨與祠公言漢武
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仁宗之於唐介
皆慰怒郎悔喜明先聖之道爲今宿儒又非三
臣比陛下初膺大寳招來耆儒此政之最善者
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乃助陛
下者也既而朱公除職與郡公又極言卒不聽
車駕還南内公言陛下憂畏之心當如初踐大
位時始終惟一則不得已之意始暴白於天下
先是吏部侍郎彭公龜年與公表裏每相接必

慨然竊歎上新即位豈宜使外戚閹門用事欲
深論之小人覘知其意使出護使客又斥朱公
以孤其黨彭公使還家語公曰不拔禍根無以
爲國公曰公爭不勝必去朱公既去公又去國
空無人亦非所以爲國彭公憮然曰吾志决矣
既見上果力言侂胄已陰爲計遂擠彭公于外
未幾豪者之善士繼坐絀群小益以得志御史
遂併劾公吏部侍郎孫公逢吉面詰言者曰君
任私意害忠良如此不畏天乎趙丞相遣金以
贐公辭焉且曰爲我謝相君宜深念國事毋溢

行人除湖南運判不就主管成都玉局觀無何
而丞相罷政矣侂胄既擅朝權羣小爭先附和
逐諸賢爲姦僞禁錮之公偶記涪陵縣學記盛
傳天下又明年許自便主管玉局觀知眉州復
直秘閣利路運判時侂胄將啓兵端公以不胥
遂乞辭避直寳謨閣主管沖佑觀開禧三年春
吳曦挾虜以叛公諭郡守拔其榜通衢且馳告
帥守監司之素所知者仗大義率諸道連衡以
抗賊俄聞曦誅則以書勉宣撫使楊公輔講行
營田凡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餉

軍費獎名節褒死事以激忠義之心除潼川路
提刑權瀘州是年十一月侂胄誅盡起天下名
士而公與焉嘉定二年二月至都門會襄陽闕
守言者請擇有德望者鎮臨之乃除公右文殿
脩撰以行至鎮適大旱蝗禱于社郎雨蝗亦死
凡流民之欲復業者貸其償資給散率許自陳
除其身役還隸軍伍於是盜賊衰熄安籍多墾
公覈其虛實合為威勝軍三十人擇將佐肄習
之經理營田繕治城壘邊備乃益完會虜謀遷
于汴矣奏謂遠料敵情不憂其強盛而反慮其
衰弱萬一中原赤子相携而來卻之不忍納之
無策豪傑蝟起欲與我為難何以應之虜巢徙
都卑詞求助助之則招敵不助則失利於彼取
償於我凡此皆當有以待之必先事而謀則事
至無患進集英殿修撰明年除寶謨閣待制知
遂寧府未行改荊襄制置使江陵城久圮請于
朝一新之復上中海以限戎馬下海非敵衝則
以為陂田七千頃收其租實邊有警復瀦水為
海詔從之諸軍部分不一公請併忠勇親效兩
軍於神勁合三千人願聽帥臣節制取馬於川

秦買馬於荊門軍政遂以修立而民兵之在湖
北曰義勇京西曰保捷合凡八萬人公命諸州
以農隙教閱一月而請緡于朝贍給之公以彊
事可虞請令內而三衙外而戎師各條上方畧
以觀其能否併飭諸邊帥臣為先事備明年復
條上邊備之當急者請命荊鄂兩軍各遣五千
人兩軍故有營田宜委漕臣覈實措置及令諸
郡括曠土為官田以助增屯費虜窘流民聲言
歸我公乞較利害輕重先為區處朝論察公有
捐納意遂因其請除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
因其民俗治以無事八年四月上以閔雨求言
公奏陛下知所以獲譴之由乎女真遁吾不共
戴天之讎天亡此虜送死汴都陛下為天之子
不思所以圖之天與不取是謂棄天未有棄天
而天不我怒者也青鄆蘭會求通弗納陛下為
中國衣冠之主人歸我而我絕之是謂棄人未
有棄人而人不我怨者也且列聖在天之靈豈
不眷其故都二帝蒙塵之恥豈不懷其讐憤今
虜舍其巢穴汙我汴都尚復與之通使使吾臣
子拜虜於昔日朝會之廷可乎又請改正憲皇

后已忌辰從之在潼二年六告老進顯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潼人繪像牛頭山命之曰全德堂翊之守果州遷眉州皆奉公以行眉盍公舊治翊之作會老堂招蜀耆英倣洛社故事時人歆慕焉改提舉崇福宮嘉熙太子薨公奏舉漢迎立代王曾孫及太宗與寇準議立真宗事謂聖主賢臣嚴重國本如此今陛下未有諸子可擇從親王近屬中豈無秉德端亮親師好學可主大器者乎又言宣司根括之害甚悉謂當罷無名之取以收民心散已蓄之財以結軍心且詒書安公丙語尤切丙雖不樂然趣迫之令自是為少紓云明年復上章告老時皇嗣猶未立也公謂當今秀王之子孫則孝宗之天屬莊文惠憲王則光宗之天倫 陛下於其子孫擇長且賢者而立之孰不以為當乎若過於謹重而不決或生覬心則四海疑貳失望非國之福是冬翊之移守綿州妹之知龍安縣相距不百里公往來二子間意甚樂哉以疾薨于妹之官舍享年八十有一寔嘉定十五年五月某日贈光祿大夫夫人謝氏贈碩人李氏封碩人四子端之靖之皆第進士端之終宣教郎知蒲江縣靖之出為伯父後終承議郎軍器監簿樞密院檢詳翊之今朝請郎妹之今宣議郎七女已嫁而卒者二人華陽縣主簿李甫進士謝汝能其壻也餘蚤夭孫男四人仲言不及仕仲房今脩職郎嘉定府司戶參軍仲襄當以致仕恩入官仲文將仕郎孫女四人曾孫男女三人初公以孤生起西蜀朝廷之士共知其賢而四方或未之知也及居言責正色直辭推擊豪彊不少顧避於是海內想聞其風曰此鐵面御史矣至觀其容接其辭則溫乎惠風之舒藹乎時雨之潤四時之氣雖備而生物之意尤多蓋公天資渾然充養有素故聞之者謂其風節之可畏即之者樂其道義之可親蓋信乎其為全德矣少從族父兄東溪先生伯熊學已志乎古人之大方及長博參諸老而融會其異同旁綜百家而竟攬其精粹嘗謂蘇程二氏之學其源則一而用之不同皆有得於經術者也又道學之論方肆人謂公師友眉山非為伊洛地者公獨反復猍叩為上言之蓋將協和朝廷調一議論培宗

社之脉厚薦紳之風推公此心使當元祐時必能銷洛蜀之爭使獲用於慶元必無黨論排軋之禍故具著本文以視後世其亦公之志也歟公於文章不事雕績而渾厚正大之氣質似其為人詩尤清婉南軒先生張公栻一見所賦大奇之有後溪集百餘卷在襄有峴山集瀘曰鶴林集果曰金泉集眉曰眉山集合若干卷諸經講義若干卷公在房謫居無事取東溪所傳易續之蓋東溪傳止睽公續之始蹇嘆曰睽離也蹇難也非數也耶間與諸子講論輯為一編曰

山堂疑問手抄通鑑評之士大夫相勞苦則答曰予平生於處事則疎處禍福則勇每見東坡胷中未嘗依倚一物心竊慕之自謂平日於父君師事之如一故其歷事三朝始以忠直卒以忠直入臺之初即慨然自許曰惟初念純直可以對上帝事君父豈以遇事無難易不苟止而妄隨道忠定賞稱其諫激烈似蘇文忠懇惻似范大史人謂忠定為知言然以直道自持與世多忤故在臺端財六十九日而罷同記注九十有三旬而罷公方安然不為變也及大臺之年

身在關庭萬里之外國有大利害猶驛奏盡言其乞建皇嗣尤懇篤深至眡君實景仁尤有光焉蓋二公言之於居位之時而公言之於退休之日所處不同而其心一也公於東溪執弟子禮終其身存也買宅以居歿也為之製服始自賈歸劉既立嗣宗為之後凡所以經紀其家者雖老而不衰嗣宗死撫其子培之猶己子也昕族婣黨友戚欣如已責其居房歲適大侵為糜粥以食餓者所活不勝計張福叛聲言引兵破簡趣成都公出家資助軍餉移書大將趣其師

簡賴以全兩鴐使節六任守牧其為政純用詩書不雜他術所至脩學校旌社稷以為常在眉封張文紀李令伯之墓新孟拾遺之祠為老泉先生請謚在襄脩孔明故廬表羊杜遺蹟凡可以興化正俗者無不為至蠲租挈救饑歲建長利弭鋌患殆不可稱數建昌陳君剛嘗紀其蹟謂未嘗用不測之賞正容以悟之而自知所趨未嘗用已甚之罰修令以示之而自知所避器人以其所長而僚屬得職察人以其所安而銖寡欽情溫陵儲君用亦為其言惟有德者能以

寬服民劉公有焉然其帥荆之日盜起合挌則捕而侵之不少貸昔公之辭潼川也其適視草稜姽清獻以比公今觀公行事非所謂學道積心遇物而應者耶好樂人材奬拔善類西州名彥鮮不出公門東南之士賴公通顯者亦衆學者稱公不以爵氏而曰後溪先生云某自兒時即願為公用後與靖之同年又仕同朝居同巷至相好也故於公道德風節知之尤詳今翊之等將以癸未三月辛酉葬公于清溪之艮山使來屬某誌其墓曰是先公之志也顧今海內名能文詞者不知其幾某何人斯而敢銘公書來萬里義不得辭謹箋次其事如右而繫以詩曰

君臣之誼首乎三綱維忠與直臣節之常維節之常而罕自竭義以利喻志以氣奪有偉劉公金石厥心弗貳弗疑上帝實臨晉遇阜陵纍言弗既殘更三朝終始一致事君如父憂國如私朝夕皇皇志其竭飢誰歟不仁目士以黨乱焉讎讎罩以一網謂忠曰訕斥正為邪往檄既願弗懲柰何鳳閣鸞臺實司出令曾是僕臣可竊斯枋辨姦於早排擯抵巇臣身可竄臣守弗移晚卧坤維繫念三室臣髮雖華臣心逾赤巍巍宗祏寄在元良可使前星久闕其先國本未安臣死相繼百世相望維司馬光忠不忘君直不徇時允蹈其常匪蘇厥衛阜陵知公以遺後聖道弗盡行則有義命惟其大節焯若日星揚芬亡窮不在斯銘

宋通直范君墓誌銘

始余為延平從事聞郡城之東鑿巖之上有賢寓士焉曰拙逸范君其學邃於易其文長於歌詩其為人意度嫺雅而介直以和其仕勇於及民而嗇於營己君時官湘中余弗獲從之游獨得其所為開禧太平議諫者讀之為之慨然太息以悲當是時權臣擅開兵端三邊大震擾而根本內蹙識者廩焉有朝夕憂大官貴人沉酣寵利曾亡出一言以捄時病者君青衫老州縣迺獨隱憂憯歎若已任其戚休顧位下官薄不得薦所聞于朝則放古者風人託物之誼為之詩以諷其詞明白痛切一倡而三歎焉冀其在位者聞而悟悟而改也未幾權臣誅天子躬親聽斷更大政令十數條往往與君言相合而君久

矣勸游已無意於仕矣嗚呼惜哉君名機字純之其先幽州人後徙甌建又徙延平曾大父某某官贈某官大父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乾道初以父任為建寧府甌寧主簿歷撫池二州司法參軍福州懷安丞知秀州崇德縣岳陽軍節度推官知潭州寧鄉縣湖廣總領所幹辦公事嘉定八年以通直郎致仕此其歷官之次第也在池州時江左大旱蝗流民擁賁相屬郡委君行賑卹事君為擇僧廬閒曠者分處之其第給錢粟皆有𢡟竟事民得無轉徙溝

壑以死咸德君君蓋未嘗自尸其功也崇德今畿內縣使客經行亡虛日故例訟者有贓紙錢里正有展限錢以供厨傳君他冗費君曰朘民以賀虛譽吾弗忍為悉罷之有盜牛殺人而逸者尉逮其鄰抑使誣伏君察其妄釋之移尉使求眞盜尉大詬怒至白部使者以縱盜詆君居亡何盜獲乎他邑果前殺人而亡命者及為寧鄉適大兵屯漢上軍用百需率分配諸邑期會迫遽甚君調度有方皋卒不使毫髮病民是冬虜犯襄陽圍安陸聲搖湖湘間父老舉建炎

故事請徙邑大溈以避君曰制動當以靜虜安能遽及吾圉今倉皇委去是自擾也卒不為動宣撫使檄君無憚府有謂君盍以此自脫者君曰吾寧橫身以庇民不忍擇利以便己明年春虜游騎薄江陵潭帥恐亟下屬邑調民為棄城拒守計君謂此秪以速亂乃為書具陳其必不可之狀帥悟而止虜亦自解去既而饑疫並作死者相枕藉君殫心疲精瘞其胔骸之暴露者為粥以飼其飢且羸者收育孩穉之無所歸者所活幾不勝計此又其居官行事之可紀者也

然君之於仕期亡負職守而已前後所值大吏亡慮數十人其不知君者未嘗自衒以求其知知君矣未嘗挾其知而求進也其在建寧梁文靖公在三山事趙忠定公二公名知人慎許可嘗器重君稱道其美弗置及二公當國君以調選至都城率從吏部銓注闕而去丞相之門亡一迹焉非知命其能之乎其令畿邑有中貴人銜命過者致餽于君甚設或謂盍厚報以結其歡君曰君主齋祭是無義命卒郤其餽弗報又非知命者不能也世道日圮士大夫以苟得為

賢權門勢途有一蹊可乘雖乞墦由竇不復顧入嗤笑觀君所守獨卓卓如此可不謂賢矣乎君既致其事而歸自謂超然釋去桎梏遂益肆其力於詩清新雅澹妙達理趣有月華集及其集若干卷藏于家蓋君之少也受詩律於從祖父隱翁名澮嘗從山谷黄太史游得其指授者也自金紫公擢儒科五子繼之里人目其居為六桂至君之先大夫與其二昆復繼之蓋一門三世而以名第進者九人焉衣冠之盛近世未有君亦四上禮部雖卒不偶而力學工文蔚有

光烈士論薦之晚即六桂舊堂稍加完葺聚書課子日吟哦其中山容溪光娟映几席其睨世人所謂寵辱忻戚泊如也歸休五年無一日之疾歲在己卯年八十一以壽考終時二月六日夫人柯氏有懿德茂行先君四年歿葬于劍浦縣板橋岡之原贈孺人生二男曰蘊晉卒曰荀龍以文行著于鄉嘗舉進士未第也三女壻廸功郎趙善瓌黄橐真聲孫男四人女一人荀龍既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君于柯夫人之墓而以建安江君疇之狀來請銘予蓋聞君之風而興敬者也生雖不吾識死樂為之銘銘曰巧勞拙逸先覺實云胡世之人巧者紛紛問奚以然曰不知命命實在天而以力競營營負吁君子所儕寧拙于人以全其天君所自名允矣亡媿我銘其藏式示來裔

祝刪定墓誌銘

乾道某年某月以真州教授祝禖為勑令刪定官初金虜既畔盟孝宗皇帝鋭意北討故相張忠獻公出護諸將戰小不利在廷臣群起訌之上意亦疑侍御史王公十朋力爭不能得改吏

部侍郎不拜出守饒州明年又移守夔州士論喧然謂王公當世正人朝廷宜以自近奈何擯之遠方祝公時為天府掾則具以所聞告于殿中侍御史章服右司諫陳叔達且曰二公居天子耳目地黙黙亡一語如天下清議何章怒謂公陰黨張王奏乞重加貶絀有旨勒停然公與二公初未嘗一覿面也既廢五年泊然亡仕進意會陳申公相始復公故秩分教儀真居亡何虞雍公相又擢官務局人謂公久阨甫伸當深懲前事務晦嘿為自全計時樞密副都承旨張

說簽書本院事劉論喬起皆歸責於虞公公又
具以所聞告且深陳前代戚里用事之禍虞公
憮然有悔色語浸傳說大忿恨丞相亦疑公賣
己取直名對客及之公不自安求補外弗許再
乞祠又不許乞致仕又弗許遂請急省親疾于
三衢說曰機撼公坐擬兩官勒停居數年說果
敗奪節度使竄流以死上益知公命主管建寧
軍仙都觀明年趙衛公相首白公事上前又命
起家為二千石烏虖若公者其可謂信道篤而
用志勇者與士方平居抗論孰不慕正直而恥

後讀一旦身罹得喪之衝逡巡顧望失其素守
者有矣或雖黽勉一鳴坐斥以去追其復用則
低回俛嘿自同寒蟬者有矣公以區區一府僚
引大義以責宰相忤寵臣眡追褫削奪之禍如
亡有非其取舍定於中而寵辱遺乎外其能然
道弗悔如是耶雖然使公遇非其可則忠而獲
狂名直而取訐禍其能自明者鮮矣況求其能
自伸者乎而前後兩朝官不旋踵輒復收用迅
霆激電曾未終晷慶雲瑞日已即盎然此孝宗
皇帝之心所以與天同其大也故曰論次公事

竊有感於乾道淳熙之盛云公字汝昭自晉九
江太守巡封國信安由充徙食遂為西安人七
世祖烏家于郡南二十里沙步村曾祖某以文
名成均不幸早世祖某少孤自立急誼樂施為
鄉黨所稱以孝義勸儆飭諸子曰守此四行可
以立身矣父某性友悌篤於義方贈通議大夫
公其長子也幼警悟不羣少長肆力于學登紹
興甲戌進士第調新建尉籍籍有能聲捕盜如
律當更選辭不就再調臨安府錄事參軍有劉
拾兒者聚群惡以日酣飲為狂不遜語邏者以

聞下府屬吏法當悉坐誅公謂以醉飽語言殺
人非盛世事請坐其首餘以詿誤決遣府尹懼
不敢從公徑以白御史晁公武晁是之亟以公
語告上詔止僇其首一人餘皆從公請既坐前
事斥人有勉之進者公曰仕止久速命也吾獲
奚求即城南廣利僧舍脩篁老木間誅茅結屋
日繙書其中時晦菴南軒東萊三先生倡道東
南公書問還往亡虛月所講切皆學問大原與
經世切務既起為敕局官旋特命改秩人謂公
且用矣尋復坐張說斥故事刪定官起廢為貳

不為守公之復起也上特命知信陽軍信陽極邊孤壘地犬牙入虜境中興後稍租絜于民頼以蘇息至是版曹趣輸公不俟對先馳書廟堂争其不可及造闕奏請東閤門輒引郤改除差湖北安撫司參議官秩滿乃聞上獨識其姓名曰是久棄者朕念之宜與近次郡遂知吉州諫官陳賈以舊事詆公改荊門軍辭主管仙都觀知汀州汀俗素慓悍有官貲三者麥殺人不就執至是聚衆幾千人公曰玩冦弗誅何以為郡然官軍素脆耎不足賴則易使其家民諭圖之有楊彬者願自效因投以討畫俄生獲官黄三公聞于朝請誅之以警後而命楊彬以官帥怒不先白已誣公不受令且害彬功朝廷知汀事本末察帥誣竟官彬承節郎公賴以免盜既平悉蠲下三等逋賦出所積代其輸除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入對言以正心術為脩身之本別賢佞為立國之本發貪贓為愛民之本上嘉納至郢以疾請祠改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明年起公提舉江東常平未拜疾亟錄命諸子前訓以居官當先廉退處家務崇儉約紹熙辛亥三月朔終于家年五十有九積官朝散郎

公為人堅正有大節遇事敢言與人交落落不苟合以故知公者少媢疾者多頼遭值聖明屢踣輒奮晚年付以蜀節蓋將驟躐用而疾棄之命也夫公之學以中庸大學為宗以濂洛諸先生之言為法居官玉雪自持終其身寄家淳署氏囊褚蕭然唯圖書充牣而已娶趙氏贈安人繼毛氏封安人三子某今為某官慶澤慶流四女某官折思齊某官魏戣又某人其壻也孫某某某年某月葬公于耿山之原某自兒時熟公名寶慶初元孝顯來主浦城簿始得公弟吏部郎所為行述讀之吏部諱禹圭亦端直士其言可信不誣孝顯屬予志其墓辭弗獲迺為之

銘曰

巍巍祝公允毅且仁直道而行孰識其真獨知公者以為當今之古人有崇玆山寔維其墓清風如存過者必下

提舉吏部趙公墓誌銘

公名崇度字履節丞相忠定公子也年十六謁文公朱先生於考亭先生器之授以大學一編

曰讀是則知脩己治人之方矣其後忠定以謫
去相位歸卧里門又授之以通鑑曰古今興壞
存亡之故盡在此書汝其熟復之方是時公之
齒少甚天材逸發不可羈讀書過目輒成誦落
筆娓娓驚人遇事剸裁鋒穎捷出文公迪之以
經欲其知道以立本也忠定博之以史欲其知
變以致用也公衣被父師之教雖少伯長不離
典訓中涵而飫之日有所滋積而化之月有所
務故氣雖勁發之公不發之私也材雖銳用之
厚不用之薄也卒其所就有足稱道者是豈非
學之力歟然則世之言學不勝實者其又果然
與公物役承務郎監中嶽廟忠定壽衡陽公莅
血痛憤如不欲生終喪堅苦自守文公先生殁
伯氏往哭之公疾不能偕獨為詩以餞辭氣激
烈弗少顧嘉泰初忠定稍還故秩先友多貽書
勉之仕始謁選得僉書復州判官歲久旱有老
兵欲自焚以致雨公白守謂狂悖惑衆不可從
開禧邊釁動竟陵居兵衝公列三事以告其論
虜所從入與我之所以制虜者後多不能易添
差通判信州會天子誅權臣羣憸以次紬恩書

卹典繼下公與伯氏籲請先直誣枉攺謗史不
當徒被龍光伯氏以聞果得請郡有獄久不決
公一訊得其情人大懽服知桂陽軍陛辭請募
散卒補虛籍以銷盜賊之黨賦比來人田以減
州郡之蠹會郴寇暴作桂陽其唇齒地公疾驅
至官民有冤許自直不以次第拘公謂郴桂諸
峒雖名傜人實與省民錯處特賦性悍獷在位
者無以化服其心故易以亂奏請命郡教授選
士之有學行者二人以孝經論孟授峒子弟每
三歲上其能通習者郡以禮延召旌異之如此
三十年諸峒比皆將化為衣冠之俗誰肯自棄於
賊俗多不舉子公放忠定行於閩者因其俗損
益之命舉子條約復豐積倉舊備為石萬民賴
其利至今先是公以本郡歲貢銀二千兩三歲
大禮亦如之公私困竭不能輸奏損四之一不
報至是入對申言之又請罷湖南義丁禁立私
壯以杜姦民嘯聚之漸知邵武軍屬縣有以大
因上者訊之則瘖不能言公命縣審鞫果得冤
狀有吳元者毆人致斃前守以具獄奏得死報
公取舊牘審閱疑本緣醉飽忿爭非謀與故比

則以諗于刑獄使者使者為諗于朝得臧論提
舉福建市舶兼泉州先是浮海之商以死易貨
至則使者郡太守而下惟所欲刮取之命曰和
買實不給一錢瑇瑁珠象齒通犀翠羽沈腦薰陸
諸珍怪物太半落官吏手媚權近飾妻妾賍以
為常而賈胡之衒冤茹苦撫膺嗟泣者弗恤也
以故舶之至者滋少供貢闕絶郡亦立不可為
及是公以選來余亦代公守郡相與刻礎前弊
罷和買鐫重征期季至者再倍二年而三倍矣
故事歲以土物遺諸公貴人下逮三省六曹吏

皆廢弛公曰吾不能朘民脂膏以市寵悉罷弗
遣知邵州取諸奩實猛有則不肯用狙譎小數
卒以帖服知西外宗正事公謂治親如治家不
可一繩以濩其有不率者姑惟教之跌蕩者責
以誦書必精習乃已繇是知自重少犯法知吉
州入奏留為右曹郎中都官例不何問事吏以
成牘進輙涉筆為書公曰郎君是安用我輩必
窮析本末剖決之奮筆如風觀者皆駭服遷吏
部郎主尚書東銓進對力言贓吏之害以為財
者民之心奪其財則心傷心傷則怨結怨結則

思亂方其黷貨之始為害若未遽形又其積貪
之餘貽患遂致莫救惟明詔申諭内自朝廷之
上曁于百司庶府苞苴賂遺一務屏絶以清其
源外而監司郡守必擇風節必任廉平俾相糾
察以澄其流如是則上有節儉正直之風下無
剥蝕苛切之政上下之交征既息田野之生理
自蕃民力裕而邦本固矣又言州縣以旱閔民
而沒入之其害至慘願一切禁戒若法當籍者
自銖兩已上悉輸刑獄司以上于安邊所使為
長吏者知貪黷無益而用法自平始忠定在淳

熙間嘗輯國朝諸臣奏議為書以進孝宗嘉歎
謂可與通鑑並行至是公言於上以為奏議一
書上自君道以逮庶事内自宫禁以及邊防微
而性命道徳著而禮樂刑政粲然靡不備具願
詔經筵官於進講之隙讀一二篇或萬幾餘暇
特垂乙覽上曰朕常日自觀公喜且賀銓曹積
蠹久公一裁以法有嘗令鄉邑坐贓監斥者適
詣選公晒其宿負力沮之前從臣李沐乞奉補
公謂沐在慶元為首劾之人而優老延賞與名
侍從不異非朝廷甄別淑慝意則具白寢其命

自以與世寡諧不當久在銓綫地援親嫌力請得提舉湖南常平尋改江西會郴寇數犯贛撫公力疾之部請濟師且遣人持檄往諭賊既而王師次第集群盜亦輸欵請降而公疾不可支矣既乞祠又請休致時洪人告飢甚猶自力以出振粜之始至辛酉載塗公命發郡庾移鄰粟選官屬之材者涖其事雖憊卧一榻矻矻區畫不少休家人有諫止者公曰吾豈以一身易萬人之命哉未幾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又以朝散大夫致仕疾再作紹定三年七月十有七日終

于家年五十有六公雖生長相門家世本儒生守禮法又嘗親近有道故能擺落豪習卑居自勵如玉雪不忍秋毫點污自篤行公以純孝聞忠定帥循唯謹公生四歲母秦國夫人徐氏沒已孺慕如成人及遭忠定喪飲食居處一如忠定居喪時聞者嗟異忠定嘗書公廉勤恕四說遺所親公在邵為堂扁以四說書其後曰公則無偏見廉則無利心勤則無遺事恕則無過舉吏道盡於此矣宦游所至有先世遺蹟必表章之於上饒新一杯亭之祠於三山復癸峯舊亭

于西湖上皆忠定棠陰所在也平生尊慕正學在邵武則建濂溪河南橫渠晦菴五先生祠在邵陽則別像濂溪於堂而徙其不可竝祠者廟自以名在偽籍惓惓宗國不少忘聞朝廷有善政佳事輒歡忻弗自勝否亦顰蹙終日尤惡邪諂士言之即怒目切齒而賢者善類則欽遲之不衰自少為文率根本義理其詩於選體尤得趣參政溫陵曾公嘗敘其文謂無一點膏粱氣所與賡倡若章泉趙昌甫北山陳膚仲皆當世名流有磐湖集十卷左氏常談史髓節齋聞記

等藏于家夫人盧氏先公二十二年卒贈宜人子必㣲先公六月卒必恬廸功郎新江州德化縣主簿必性女必姜歸承奉郎真志道孫良淳世系見于忠定碑者今不著始公愛晃山之勝葺亭樹藝卉木將退而休焉弗果至是卜葬于山之麓卒之明年正月二十有二日也銘曰

昔在先朝文正范氏有子四人而各得公
之一體堂堂忠定子多而賢若勁氣與直
節公寔似乎其先然而廉不至劌峭不至
刻聞奚以然曰學之力遺愛有堂麗公是

師咨爾後人勿替引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四

墓誌銘

顯謨閣待制致仕贈宣奉大夫陳公墓誌銘

開禧改元之明年韓侂胄將啓兵端則欲用其親吏蘇師旦者爲節度使密諭詞臣使草制時中書舍人陳公峴兼直學士院語人曰節鉞以待時臣之功高者師旦何人可辱斯授必以此見命吾有去而已未幾中貴人有以特旨躐遷遥郡者公復論之中貴人者侂胄之所主也御

史探權臣意遂假駁死獄事劾公以免方是時侂胄權震中外屛息所嚮誰敢逆者而公秉持直道不少顧卒以去國士論高之或問公與熙寧三舍人之事孰難曰李定之除公朝顯行之令也師旦之命權臣密諭之指也方熙寧初王安石雖用事然詞令猶付之有司故三舍人得以職爭之其爲力也易至侂胄有所欲爲則陰使人諭以意指一有違忤則假它罪逐之不使得以守職言事去也故在公拒之爲難公字壽南世家溫之平陽後徙于郡城曾大考懿通直

郎致仕大考攜事高宗為禮部侍郎終祕閣修
撰再世皆贈銀青光祿大夫考攷賢朝請大夫
知達州贈通奉大夫公以大考遺澤補官調邵
武南尉獲强盜如格不受賞再調潮州判官劇
寇沈師犯州境獲官軍乘勝抵城下公方行倅
事佐其長集民兵布旗幟日夜儆警且戒賊知
有備引去公又狀兵律度伺其官齊選舉之會
賊將及其徒數十人戮于市帥憲以白于朝幹
辦京西安撫司公事淳熙十四年以博學宏詞
科賜第丞相王公淮奏事孝宗謂曰陳某之文
甚右夜直官對上語亦然用舉者改秩為浙東
安撫司幹官帥王公希呂奏減和買四萬餘匹
其議自公發丁內外艱除喪擢太社令太學博
士召試學士院公對策言帝王號令不可輕出
儻不經三省施行從中徑下外示獨斷內啓倖
門禍患將伏於中而不自知時侂胄已居中用
事假御筆以竊朝權故公論及之除祕書省正
字進對言陛下降詔求言三時于茲未聞以忠
讜被勸賞顧有獲罪而編竄者中外駭愕以言
為諱將恐上下相蒙非國之福兼國史院編修
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祕書郎後省封還除
書指公為故相趙公黨罷知全州至則增學廩
給官書延見諸生勉以問學撙節浮費糴米三
千斛立倉為儉歲備蠲民逋租凡二萬餘緡郡
城故榷酤為民患公聽十里外釀酒入城收其
稅民便之在郡二年由野闢道路脩城堞壯又
捐河渡之入跨江為橋以免病涉湘人目曰陳
公橋最聞以祕郎召遷駕部員外郎改禮部尋
陞郎中兼史職嘉泰四年遷祕書少監都城災
詔百官條時政闕失公言節斂濫予職名躐發
名器大褻僥倖益茲貪墨肆行生民日困而大
吏贓狀暴白僅從罷免中外之臣佞諛成風雖
居可言之地且蓄縮不敢盡言非盛世事明年
進祕書監兼學士院權直未幾以掖垣兼內制
坐前事絀明年提舉太平興國宮又明年授集
英殿修撰知廣州公之治廣即所以治全者推
而大之新貢舍浚汴水奏增流寓解額以收寒
士蠲八縣送州錢六萬餘緡禁其預借以病民
重脩延恩館處士族之落南者增置義冢給貧
民之無所葬者時峒寇嘯聚為江湖間患公命

繕城浚隍築甕城作敵樓置經略司敢勇軍以壯帥府之勢諭連部諸州為戰守備分遣將卒控扼險要寇閩風不敢犯上嘉之命特制寶謨閣再任寇浸平公請納祿久之進顯謨閣待制知泉州未上以兵部侍郎兼直院召公方懇辭嘉定五年正月辛酉以疾卒于家年六十有八積階大中大夫爵永嘉伯進通議大夫守元職致仕遺奏聞贈宣奉大夫是年十月辛酉葬護國寺甸洋山姚頓人許氏之墓左公性孝友而仁仲弟蚤夭教其子任之以官待姻族盡恩

意不可撓以秘與人交若簡淡久而益親酬應事物從容有常度未嘗見疾聲遽色篤學不懈博通群書而極泳義理歸之於約其文典雅有古趣有東齋集三十卷公前後論事必審酌利害期於可行嘗言解額不均士不安鄉舉欺冒日衆宜會諸郡終場人數各以二百解一大辟之獄奏裁多濫而讞報煩壅不若令憲申提刑司許覆實有疑處可憫乃以上聞東南將兵猥冗不可用當分隸御前諸軍稟給簡閱一如大軍法論者多是之而未果行其在清湘嶺嶠而

之征在番禺皆入稅場皆奏白于朝請罷之它郡其建明大抵類此顧在公特為細事至其立朝出處之節則自官中秘至為近臣皆坐忤權臣以絀其在詞掖不能一月也故公凡小司馬之命上賜詔嘉其能安義命於權門翕赫之日至以儀鳳之翔砥柱之立比公嗚呼欲觀公之大節者其孜諸此而已矣然公沉嘿靖厚不自表襮故世之深知者鮮獨賴明詔發揚遂得以昭示來世夫人林氏朝奉郎知建昌軍忠誠之女封碩人子男三長昕廸功郎臨安府鹽官縣

主簿季暕通仕郎皆先公卒仲昉今通直郎知建寧府浦城縣女二長適從事郎潭州善化丞劉方慶次未行皆早卒孫坶宣教郎前知婺州東陽縣

德秀之試詞學科也賴公品題俾玷首選因獲出入公門今老矣懼無以報塞而昉以銘墓為請誼不得辭銘曰

士貴實踐　不貴空言　言之孔易
守之維艱　平居佗佗　貞若有立
得喪林之　鮮不雙蚤　方其無事

論說瀾翻　有事而言　若鍵若銜
長也陳公　沉潛靜默　見義必為
孔武且力　大姦盜權　寵其僮奴
寄以腹心　若馮子都　奕奕節旄
將舉以畀　在廷辟阿　孰敢訾議
公曰此官　寔惟勲勞　彼何人斯
異數是容　豈以綸言　而歸隷早
吾腕可斷　制不可草　瑣瑣貂璫
括竄蠻遠　抗章還之　連觸執權
紫薇玉堂　密勿清切　浩然而歸

如毳斯脫　鳳翔千仞　砥柱中流
知臣者君　褒詔優優　番禺之政
如古良牧　式遏寇攘　以奠南服
天子曰嘉　函其來思　簪筆代言
匪卿孰宜　驛騎方馳　文星遽隕
天實奪之　莫究其蘊　有立崇崇
閟此德人　勒銘山阿　千載不泯

趙華文墓誌銘

維宋中興四葉有社稷臣曰丞相忠定趙公以純誠大義榦棟我國家勲庸巍我如周旦奭天監精忠俾其胄嗣寔多且賢用克紹先烈故朝議大夫直華文閣致仕諱崇憲字履常者其長子也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忠定為某官侍立殿上降再拜以謝上顧近臣曰汝愚年今幾已有子如此越三年復以進士對策擢甲科上謂執政曰此汝愚子豈郎前科取應第一人者耶蓋忠定以懿屬冠大庭國朝以來未之有至公又能力學取高第孝宗皇帝喜見玉色嘉嘆再三自是名聞日彰微雖勤勞中外位弗大顯然考其始終所植立則庶乎其有忠定之

風矣公初仕為保義郎監饒州贍軍酒庫換從事郎撫州軍事推官忠定帥蜀辟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監西京中嶽廟方紹熙甲寅王室多故忠定公寔長西府密贊慈極援立聖明不崇朝宗社再安未幾侂胄竊大權羣憸朋翼遷忠定于零陵未至而薨海內憤歎公闔門自處菴苑守丘壠居數年詔復忠定故官職先友多詒書勸公出者於是改奉議郎知南昌縣事嘉定更化除籍田令制曰爾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讒毀思其功而錄其子國之典

也公拜命感泣顧忠定之寃未悉昭白而其孤
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厲廉恥本意則
拜疏力辭俄改監行在都進奏院復引陳瓘論
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付三
省集廷紳公共參覈若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
所論郎近日恩典皆為冒濫先臣復官賜謚旨
揮與臣除命俱合追寢如廷臣公論見得委是
誣罔則乞特頒詔旨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誣謗
既辨則先臣之忠節自明而憲聖慈烈皇后擁佑
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官考合衆論改正誣

史垂萬世之公特命詞臣撰述豐碑親灑宸翰
錫以碑額用表先臣之墓又乞正趙師召妄貢
封章之罪究蔡璉與大臣為仇之姦毀獲贗牘忘
續稽古錄之妄有旨兩省史官考訂以聞已而
吏部尚書兼修國史樓鑰等請施行如章詔曰
可後以誣史未正復進言其畧謂前日史官徒
以權臣風旨刋舊史焚元稾略無留難今日史
官雖以詔旨再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
敢於為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勇於為善耶
聞者愧之其後玉牒日曆所卒以重修龍飛事

實進呈因公請也是年冬贈忠定太師封沂國
公而除公丞戎監明年丞太府二年除祕書郎
辭弗許四年遷著作佐郎充省試參詳官兼權
考功郎官請外知江州六年提舉江西常平兼
權隆興府及帥漕司事除轉運判官仍兼帥事
七年以兵部郎中召尋改司封皆固辭遂直祕
閣知靜江府廣西經畧安撫明年直寶謨閣主
管亳州明道宫初忠定公既以文學致大名而
其平生盛節標表一世者蓋進則盡言於朝而
天下稱其忠退則推上之恩以及人而天下誦

其仁出入三朝直道自持未嘗少貶以求合而
天下服其正此三者忠定之所以為忠定者也
而公皆有志焉其在朝時嘗因閔雨求言公上
封事大畧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
才國之元氣而忠賢擯廢之士死者未盡省錄
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忠亡隱
有所規益者豈惟嘉奬弗加蓋亦罕見施用偷
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遂階
通顯至若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
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

恩職盡規以宣壅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
姦救儉餘黨窺伺之萌皆懇懇為上言之後因班
對又深陳紀綱法令玩弛之弊雖其益朝之日
淺而位不得以言然苟可以效其忠者無不盡
也其令南昌奉行荒政所活甚衆江人歲苦和
糴公之為守也疏于朝永蠲之且轉糴旁郡移
別廩以儲為儉歲備至于今賴焉瑞昌民負茶
引錢新舊累積為緡者十七萬有奇皆不能償
死則以責其子若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視舊價
幾倍蓰公嘆曰負茶之民愈困矣遂為白之朝

乞許以新券一償舊券二有旨從之盡受賜者
千餘家縣刻石以紀其事忠定之漕江西也嘗
有御札令察州郡之受輸苛取者忠定推行惟
謹及公繼掌漕事郎墓淳熙詔旨下諸州令上
體阜陵德意而先行於豫章以倡帥之減斛面
之贏輕折納之價許民自執概量輸者常私其
餘以出豫章為江西都會四方賓旅之有事於
其土者不絕不幸疾病則惸然無所歸忠定之
為漕也捐私錢百餘萬創養濟院俾病有得藥
與食以無轉死溝壑歲久寖移為它用公至討

尋脩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之多寡為賞罰
棄兒於道者亦收鞠之四邑社倉久弊訪其利
病而更張之田里始被實惠桂之屬邑十地肥
磽畧等而陽朔修仁荔浦之賦獨倍焉自張宣
公奏減之餘人猶以為病公請再加蠲減詔遣
損有差三縣民立祠以頌公德至於以節用之
贏代編甿逋賦在隆興為緡錢二萬餘靜江亦
萬餘苟可以厚其民者無不至也為館職時同
列有欲以要路相汲引者公巽謝不敢當退而
喟然曰是豈知我者耶戚里有頑納交者數遣

人游說弗荅會祠事職掌相比又欲親公公肅
然自將不睨睹而揖也後寅緣求見終弗內時
其亡而謝之始有旨擢丞寺監公自守相顧處
其寂下者在朝垂三載而請郡以十數嘗曰欲
去者如搣兒齒久當自脫矣後以名曹召公語
人曰朝家委使雖遐陬僻嶠不敢辭唯寘之朝
行則非所安耳在桂期年（若不及蒲歲則殷為我年）匄閩尤
力卒奉明道祠以歸觀公之才非不足以用世
而其志又非忘世者顧於名位爵秩若將浼焉
豈以素履難堅完榮除多辭泊寧舍彼以取此

耶然則士之控摶寵利若不可一日使去己者其賢公何如也公之學得於家庭而成於師友以不欺為立心之本思過為進德之方其所居常揭以自警自公之大父夔國公至誠力踐以篤行稱至忠定公服行尤謹閨門之内敬順休洽士大夫之言家法者宗焉公天性篤孝其居忠定喪月餘始食食小祥始茹果實終喪不飲酒食肉比御猶弗入者久之内行飭備宗族視以為楷法其在郡國以勸學飭材為首務於九江則新濂溪祠又為書堂以處學者求周氏後

之幼慧者三人廩而教之豫章東湖近歲肦立書院公至增葺其未備又為選堂長益生員置書史豐廩給餼所以經紀濂溪者所至講求公私利疚汲汲如理家事在九江脩陂塘以廣溉灌凡數千所城堞樓觀皆繕治一新始至桂林屬邑守非人激黎峒之變公劾去之改辟能者代其任羣蠻相率聽命邊徼用寧有羅鬼者仍歲寇鈔為暴益省民何㵎父子陰誘導之公捐金繒付小校使繫以來實之法因嚴民蠻交通之禁使邊民相什伍寇至則鳴鼓召衆先後

掩擊俘獲者賞不至者有懲先是部内郡邑有營轍移統府兵戍之在宜州者百人古縣半之公謂根本單虛非所以窒姦萌廼於其地各置兵如戍兵之數而斂戍者以歸邑為邊州重害地自狄武襄平儂賊所以設扞防者甚至歲久浸弛而溪峒日彊公朝夕以為憂亟條上其議若調守隘屬益兵完城等數事朝廷頗采其言然未及盡用也峒酋何元龍死公命以其地分給子弟與宅族之無繼者焉攻積弊尋其宄根剗治之歲省緡錢數萬而所得又皆良馴馬士

丁役使亡藪一切禁戒以絶公所涖率簡燕游削問遺未嘗自顧其私故斂弗及民而蓄積以裕其見於試用者如此倘天假之年而盡其用所立可勝計耶公之卒寔嘉定十二年五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母徐氏封孺人贈齊國夫人初娶周氏蚤卒贈宜人繼室劉氏樞密忠肅公之女忠肅公之薨也屬朱文公為擇所歸既而以歸公賢明正淑先公十九年卒贈宜人七子長必願早睡世科嘗宰建之崇安有異政今為某官次某官（皆以次叙）四女長適某官（餘以次叙）某年某月

某曰必愿等舉公合葬于雕峯二夫人之兆先期來告曰先君與公昔同三館既又有連且相好也敢援是以銘文為請予方執喪未暇也自是四五年間必顧之請余至念昔與公從容著庭間又當世事公毅然之色慊然之論有餘乎余衷者由今思之僅若信宿而公之墓木蒼乎其成陰矣烏乎哀哉廬山李公燔寔狀公行其言可信不誣今剟其要著于篇世系源流已見於忠定之誌者不復載其銘曰

弗競而趨　獨勇於止
其位雖卑　所立則偉
烏乎賢哉　眞忠定之子

葉安仁墓誌銘

昔余為泉山守同僚之賢有數人焉昭武李公晦建安葉子是其尤也公晦學邃而氣平本經術明世用事之大者余必咨而後行子是堅確有特操介直弗顧私遇事亡難意慮剸亡勸容凡它人之所不能為與所不敢為者必以屬之二君勁易不同而同歸于是予既深賴其助二君亦相得甚歡然余於子是獨憂其太剛不可以糲俗故嘗為詩以贈欲其斂鋒鍔收光芒而進其德於中和之地君既去泉而寒于仕越若干年迺得知就之安仁則其為政一出於寬平藹然有儒者氣象居常語人曰先義而後利先教而後刑此吾所聞於眞公者也吾其敢違耶觀君於予言不忘如此其志于善可知矣於為政後先知所決擇如此其進德之勇又可知矣夫自昔以人材為難予於一州得尤賢者二人其喜幸暢望之何如也然不數年而公晦歿又數年而子是歿子是之仲子益腎乎李氏者也前為婦翁求銘而未及作今又為其父求銘焉嗚呼予其可辭耶子是名淏世為建寧著族曾王父某王父某父某朝散大夫知某州贈中大夫母張氏繼鄭氏吳氏張氏皆贈令人君鄭出也自兒時氣槩超邁見者異之以父任調邵州新化簿遭母喪服闋從江淮宣司辟以論軍事不合去尉贛之寧都有劇賊數十人深入廣右為盜已乃易服遁歸君廉知其根宄一日盡縛之法當得改秩賞君曰此吾職也何賞為則以白于府于臺求願賞刑獄使者王侯佖默嘉之上其事于朝詔

特改承事郎丞泉之惠安會子守郡引之以自
助明年海盜壬人犯州境殺邏卒勢張甚子合
官民兵捕逐之顧督捕者難其人君奮然請行
時劉夫人方寢疾弗顧也居數日禽其酋餘黨
驚潰散君猶督舟師邏出境乃還至家而夘子
夫矣子列上其功不報以宣義郎知贛縣部使
者迎拒君不許土郡守柴公中行猶曲留之至
為辨數于朝然無及也既至安仁一以平時所
得於師友者施之政其視邑猶家行常正色如鐵
不必假借至進士民語之則如家人婦子相爾

汝俾得盡所欲言慮民之淹于訟也日惟退食
少休兩造至庭一見即決亡所宿滯者吏以故
不得邀賕請雖有負者亦心服無懟辭邑有田訟
更數令不得辨枉直君一見詰問具得其情不
俠旬以決縣人駭嘆稱為神明有重囚繫縣獄
根連十餘家淹延且半歲君始至知為縣吏所
利計殺其事臺府盡釋之皆歡呼騰踴以去賦
歛務在寬民非甚稽考不督責前令負課以數
萬計郡弗察顧迫君以償君曰吾亡它繆巧其
能者寬決漏節浮冗而已姑盡吾所能以應否

則去之符移雖日急每友復懇和巽竟其期以
紓民必得請乃已黃俗雜吳楚之舊春首發作
率惟巫是聽雖骨肉絕不相往來君為文鐫曉
遺醫往眡隨其證以療或扶病來告則親問而
藥之貧不能自給者賙以錢若粟所全活甚衆
其大者如是至若獨里正之擾嚴科糴之害與
九剔吏蠹蘇民瘼者不可殫書故君猶以為未
足方將剏社倉建義庠置安樂院使凶荒有備
善良有教羸瘵殘疾者有歸條畫已定而君病
矣既革猶諄諄若夢中語曰某事畢矣某事未

也蓋勤民不忘以至于死云時寶慶三年某月
某日也寓士湯君仲能往哭其喪見邑之人多
痛悼至流涕云者又聞其家餘錢不滿數千棺
衾久而始具歸行田壟間雖婦孺牧夫亦咸嗟
如出一口歷叙其事以謂近於古之所謂循吏
者仲能名巾信義士其言確鑿不誣故予劄而
著之然不能盡紀也世遠道散為政者務徇其
人鬼魅其俗以為非嚴法峻刑不能服而朝夕
所治者敲朴以聚財而已其闇義利先後之說
鮮不䚡笑以為闊迂而君用之於治邑不期年

閒其效章灼若是然則謂古道不可行於今斯民不可以理義化其又果然歟仲能又言君壯歲遊文公朱先生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為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賓客言者皆可以語妻子吁君之所為挺然自立者其不以有本故歟君生於乾道戊子享年五十九積階承議郎賜五品服妣鄭氏繼劉氏兵部郎中炳之女又繼亦其季皆封孺人子杲杲稟緊女適進士翁德廣杲鄉貢進士郎前所謂擷李氏者從公晦問學得其指歸方進而未已也

諸子以三年某月日葬君城南鐵獅峰下銘曰

匪利之征　而義之營　匪躬之憂
而民之寧　嗟君此心　可質幽明
我為斯銘　百世是徵

譙殿撰墓誌銘

故右文殿修撰譙公諱令憲字景源端良平實之君子也嘉定初為寮于宗正寺見其信安弟競靜嘿少言而於進退去就間堅決亡疑貳心竊敬之及使江東公又適司臬事時歲大旱蝗寺與提舉常平李公道傳方豫圖所以為荒政備者而朝廷下公建請數事大抵皆不謀而合三人者相與戮力推行聖天子德意而公講晝尤精密竟事民得無流亡顛踣以死蓋公力為多後數年來漕吾閩所以愛其人者如江東之人閩嘗饑且瘦其救之之力又如救江東之饑也不幸勤瘁致疾歿于建之漕臺予往哭之其孤習拜且泣以乞銘為言既又狀其行來請彌力予其可辭謹按譙氏故蜀人唐末有徙于青之益都者遂為望族公之曾大父某贈太師崇公妣寧氏曾国夫人大父某贈太師鄭公妣郭

氏楚国夫人崇公以上猶青人也鄭公遭靖康之難問關南渡奉有定止至公皇考某以靖共恪實事光宗皇帝于春宮紹熙中為利州觀察使知閤門事始錫第行都贈太師魏公妣杜氏亦贈魏国夫人魏公三子伯曰令雍檢校少保保成軍節度使公其季也始魏公官于莆一時儒先多在魏公徧登其門公年甚少已知尊前輩慕正學而杜夫人以經史課督率至夜分以故器業夙成甫冠入大學遂登淳熙十一年第孝宗覽公所對策問譙氏子大臣以魏公對上

喜曰熙載可謂有子矣魏公時在班列亟拜舞
謝庭下薦紳榮之調仙遊尉婁獲盜如律當賞
訖不自言再調淮東安撫司屬官歲大饑帥諉
公行賑䘏事賴以全活者甚衆用薦者改秩知
錢塘縣未上遭魏公憂終喪知衡山縣始至觀
風俗悍甚學政壞士不知鄉方則爲闢縣庠益
其廩蠲課試之濫使相懲以學兩造在廷率勸
曲譬曉其以骨肉訟者爲陳至恩大誼且引咎
自咎責聞者多釋然謝過以去慶元五年入主
管官告院遷司農簿諸王宫教授兼吴益王府
教授公言中興雖刱學宫然無齋舍以居無廩
給以養課試之法不立行藝之習亡聞非所以
隆宗支厚化本先朝廷臣有請倣郡學濫置生
員及職事者有請釋閒曠地建學宫而給田充
餼者乞令宗正司折衷以聞時雖未及用其後
嘉定中别置宗學知公言還太府丞知江州郡
境產占穀而總領所以糴爲賦人病之公請隨
所宜輸納以便民又論茶引錢之害甚悉江民
多貧少根著值水旱則捐貲產轉徙它郡有耕
其棄田者有司又繩以盜種法由是告訟紛然

公請弛其禁惟責以輸租爭者遂息居養院久
圮公命徙置城北一新之嫠婦孤兒别爲屋以
處括絶產置倉斂其租入以給之寒而薪死
而瘞皆定條畫爲久遠計故其法迄今不廢開
禧初召對論差役等六弊請去之以蘇民除都
官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實録院檢討官論謫降
之官遇赦許所屬申明移放奏牘來上朝廷下
之憲部率沮抑不行至有數更赦者弗獲自便
者願下本部自今奏行赦令務從寛厚以稱國
家矜恤之意兼侍左郎官遷檢詳樞密院諸房
文字奏乞命沿江諸軍修戰艦肄舟師以壯大
江形勢遷右司郎官特陳自強尸宰柄事多諉
成胥吏掾屬具員而已公循守理法不少倚違
其間一日有公事令吏諭旨求援筆公不可尋
除軍器監名遷實抑之也久之除大理少卿韓
侂胄誅天子更新政令公言爲政不難惟至公
無私然後可以服天下欲明賞罰當自公卿大
夫始欲守法度當自朝廷始欲惜名器當自近
臣始欲節浮費當自内庭始欲抑僥倖當自左
右近習始屬詔中外臣工言事公又歷陳十弊

大畧欲絶内降勵廉耻黜胥濫損泛恩裁宮掖亡益之費省近習戚屬之錫予其言確切達大体多見施行時方論權臣枝黨事多下廷尉治公特議平更數獄無一横及者嘉定元年遷宗正少卿兼史職初侂胄顓朝權自謂上之立有定策功史官争承迎書初元事皆失實公前因對請刊正誣史及是又言玉牒紀大政而内禪一節顓歸功權臣非所以視萬世臣謹條其繆妄隨事辨正目曰甲寅玉牒辨誣願下本所命官攷詳釐正從之時又議函侂胄首以遺虜人公言姦臣誤國自我誅之於虜何與今衆賢登用綱紀日張措置得宜彼自心服若不顧事體是非但務姑息以悦其意則彼將謂我為無人萬一復有難從之請何以待之願令職事官雜議及訪問御閫大臣不報以直顯謨閣知婺州值旱禱而雨差役久弊為正詭隱明版籍定其所當先後者人以不爭提點浙東刑獄奏請立居養安濟法以活惸嫠又言茶鹽法至嚴而行之未嘗不濟以寛今州縣間行法多刻忌失國家本意願詔有司申嚴之兼提舉常平越之蕭山諸暨上虞皆大水公親循行田野見老稚相扶攜丐于路者以萬計顧常平見儲亡幾唯朝廷椿管和糴米萬石在公謂民病已亟不當拘常文俟報可廼先便宜發廩下諸邑以糴又出義倉錢五千緡以予貧民然後白于朝請專輒辠未幾易糴為濟宜轉旁郡義倉米萬七千石以賑之其蠲閣減免多不俟請輒行版曹雖譴詰弗顧也進直寶文閣江東運副辭弗就得奉玉局祠八年提點江東刑獄時建康諸郡不雨自三月至于六月田高下皆失種繼以蝗孽遂近饑然粟直驟踴公慮荒政之行州縣徒具文少實請以附近郡分委漕憲常平司督察之詔從其請公領饒信南康三郡自是申請無虚月大者如發藏粟禁遏糴弛貧民逋賦報皆施行如華府朝廷捐錢粟僧牒以給本道者凡六七十萬公以所得下三郡析民户為五等其能自食者糴之孤獨癃老廢疾者計口以給其諭富民出粟必温詞厚禮樂應命者饋遺褒徽之甚吝者揭其名通衢曰不義户毋得與善良[illegible]番陽人蔡允成家非甚裕能出廩粟以惠其鄉公

請宮之以示風勸織悉條畫蓋不可勝紀是歲江左之民獲全者數百萬聖朝之澤與天無極矣兼權都大鑄錢司兼饒州明年進龍圖閣因任循行至信上有重因當論者十二人公察其情可宥悉以次末減時方小旱因決而雨信人相謂曰此提刑雨也初閩漕中有旨令江西轉運司括在官若廢絶寺觀田賜興國軍之瑞慶宮官吏急於奉承往往妄奪民產自供之分武寧與興國之通山失業者亡慮數百家爭鬬騷然至有殺人縱火者守令諸司多請復以還民

而道流囂訟弗已朝廷為下鄰路屬公予決公真論本宮豪奪為非是且曰今既還民矣復奪以予之是啓無窮之爭也始道流有所挾而至意公必稟聽公笑曰吾所知者理爾去就利害奚其卹尋三上歸田請陞祕閣脩撰奉明道祠十四年起為福建運判始至蠲屬州增鹽等錢為緡者十四萬一千有奇俄兼建寧府時三山延平諸郡饑疫並作公賑卹備至閩人咏歌之及民病少紓公已屬疾矣嘗謂一日在告則一日曠官既棘猶自力治事遺訓子孫以仁恕為心力行好事勿為刻薄壞吾家法卒之夕實十五年十月八日年六十有八詔 今職名致仕官至中大夫封益都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十七年某月某日葬于餘杭縣金車山之原恭人陳氏祔陳氏先公歿十八年矣一子習嘗以春秋薦漕舉今為文林郎新處州慶元丞二女廸功郎李仁用王仍其壻也孫妻將仕郎公事親孝居喪執禮無違與少保公處莊老怡怡猶一日平生刻厲清白素履不可汙冲澹寡欲自奉如山林處士性不嗜殺嘗欲刊石以戒後

人曰戕一物命非吾子孫每謂士大夫持論當近厚為政當及物以位為樂不足言矣故歷官所至以寛惠得民九江彭蠡之人思公尤刋平居不事小察而虚心鑑物情偽莫能逃饒大家汪氏子遭屠裂以死莫知主名有親屬某愬于庭公熟視之曰此即殺人者也寘之獄果引服吏民駭嘆稱為神明於書無不覽觀雖釋老方外之學亦研究歸趣有遺文五十卷藏于家公之行事可紀者尚多顧非大體所繫弗書嘗以出處本末求之知公之為君子是則宜銘銘曰

爵穹祿腴人所競趨有徑可由其孰舍諸
公在慶元而不涸慶元之黨在開禧而不
染開禧之汙獨循循乎平進之軌不汲汲
乎交騖之途去替羣之幾何後自號於塵
埒其奉己也冰寒而蘗稟其澤物也春噓
而雨濡卒稅駕於九卿而白首乎軺車故
敘之曰此端良平實之君子後世當有以
知吾之非諛

趙邵武墓誌銘

慶曆中富文忠公條上河北十三策宗室子補
外官其一也時雖未及用逮神宗皇帝稽古制
法卒如公言自是二百載間英材出於帝冑者
彬彬中外至不可勝數若故邵武太守趙侯時
通者亦其人也侯字宜伯系出秦魏王曾王父
公著內殿崇班王父彥顒秉義郎贈朝請大夫
考儀夫朝請郎知廣安軍贈正奉大夫妣碩人
江氏侯自少篤志問學淳熙辛丑以取應授承
節郎添差筠州上高酒稅再添差監江州贍軍
庫潭州南嶽廟黃州酒蘄州稅逮登慶元丙辰
進士改承事郎知臨安府餘杭丞裨贊縣政舉
舉有聲稱知南康軍之建昌縣建昌為江左最
劇邑賦繁訟夥裁處有法民以便安尤篤意教
養事增學廩廣弟子員其門橋路圯惡為攻石
甃治以便行者新傾蓋亭以燕大賓客邑人紀
之部使合薦于朝中都貴人亦有出力推轂者
侯不樂猛進顧取鄂州分司糧料院以歸至官
邊事方急朝廷出重臣宣威調度甚夥公從容
舉職不以闕而持以才請為吳公獵薛公叔似
所知嘉定初通判臨安府時楮弊價日損朝家
方嚴稱提之令府尹徐公邦憲欲下都城之直
使與外適均以絕姦民之牟利者侯爭曰內之
獨重不猶愈於中外俱輕乎今必若是則民間
緡錢其上以為不自貴重其削當日甚未幾果
如侯言後尹趙公師羿加嚴洩錢之禁有犯者
悉錮之外寨侯又謂民愚無知情可憫乎既二
百餘輩丐原之且謂城外細民販鬻魚蝦菜果
諸物不過營求龠合邏卒利其獲亡多寡輒指
為出境錢既沒入又治辠而責之賞非所以矜
困窮并其佗苛擾之狀一為尹精言之請加禁
止民賴以少寬侯又謂杭瀕海斥鹵地百姓藉

鹽以自活今犯至誅兩輙拘縻之非是請釋其
情之最輕者於是獲免者數十人後尹至挾才
多娟忌以侯遇事執議不為屈風言者詆誣之
侯坦然無戚嗟意既歸築室盧阜之陽時花蓺
木以賦詠自娛久之得主管台州崇道觀通判
撫州守去官侯攝其事公帑物銖毫無妄取旁
郡交覬遺輙以承攝謝郤之知邵武軍凡兩陛
對所論皆當世民瘼至郡首為文諭俗戒以毋
縱酒毋尚氣毋挾兵刃又令民五家一甲甲內
有欲殺人不覺察既殺人不亟捕者皆坐之於

是以刃相戕者為少戢下車財三月小大之政
次第舉行慮民之餌偽劑也為置局以惠之慮
貧乏者之難於稱貸也為立庫以濟之學廩不
足則議買田以助其給兵弗閑於藝則時按閱
厚賞激以示之勸於是軍民胥便而侯以疾告
矣十四年七月二十有一日終于郡之正寢年
六十一官朝散大夫娶寶謨閣待制李公景和
之女封宜人子若采某官女君善適某官曾顯
茂若柔先卒侯天資孝友每以祿養不及母為
終天悲歲時展省塋壠輒回弗忍去正奉公歿

所當得貲產皆捐以予諸弟雖遺澤亦以義遜亡
弟容居官廉白自好婿李氏時得畬田二頃其
後歷官久卒無大增益云予少出入李公之門
知侯本末甚悉若采以是年閏十二月甲申葬
侯于星子縣長文鄉而使來謁銘銘曰
士莫病於無仁心尤莫病於無仁術懿哉
趙侯躬敷平實天府片言而解繫者百數
樵川三月而懷恩者千室惜眉壽之弗遐
曾未究其什一黎仙之陽厥壤惟吉我為
斯銘昭揭白日

徐濟叔墓誌銘

寶慶二年六月朔予故人徐君濟叔以沿江制
置司機宜文字卒于官君諱叔川世為西安人
贈光祿大夫潛曾大考也徽猷閣直學士贈少
師嘉大考也提舉湖南常平贈金紫光祿大夫
忠考也妣曰揚氏通義郡夫人自少師暨君第
大常者三世矣慶元紀元龍集執徐君策名之
歲也嚴州建德簿池州銅陵丞又丞常德之龍
陽知泉州晉江縣事主管東嶽廟江西安撫司
機宜文字辟沿江制置司機宜文字君仕之

所歷也階止朝散郎壽六十嗚呼是可哀也君
始娶建安侍郎袁公樞女繼王氏皆封安人子
鄉貫先卒鄉月將以三年某月甲子葬君而西
山眞某為之銘銘曰
維徐之先寔出栢翳抑抑偃王服仁行義
太末之里其蔚渠渠至之子孫亦盛于衢
肆其嗣人克世厥家維澥暨君易直以舒
烽烽亞師洸雄而毅抗節所庭敉虐奮氣
為符君承敏以就事振饑于池孔德且惠
維南有邦壤鉅物殷字字匪良俗嚬以呻

于吞摩符君綰銅墨戮力一心衈彼癃疕
邑有訟獄君理其平里有孝弟君揚其聲
春蠢蝨譯宄來自荒各鼓毒虐腥跳梁莫制
瑣瑣蝦蛭敢為鯢鯨是剪是夷侮彼以懲
于寔何能賴衆籌晝併合兵民君與有力
旣事之平息弭後虞君靡憚勞躬走海隅
寶蓋之山法石之浦嚴嚴新營張厥虓虎
君於是邑勸于百為民旣小瘳而疾集之
得請奉祠于東嶽俗守復留之以訖三載
麦鋟而歸嚮味家山有林者梅婆娑其間
婉婉悚謀于洪于鄂閭制兵壽是咨是度
迺將糗糧迺肆師徒云胡弗淑奄忽以徂
裹無留錢楮弗弃龔姜鄉之行人為掩泣
龍立之原寔曰西金琢石鐫辭用詔來今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之四十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墓誌銘

少保成國趙正惠公墓誌銘

嘉定五年九月戊寅日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趙公薨有司以遺奏聞上震悼不御朝二日詔贈少保追封成國公太常考功行謚曰正惠某嘗執筆太史獲觀先朝故事盖我祖宗以來優禮近屬凡隱卒崇終之典視庶姓皆有加然考其所以易名者則與外朝公卿異非恭榮康僖則脩簡靖裕而已豈皇族不皆任

以事其賢不異於衆人耳目邪抑雖多賢而其德與才卓然可與元老鉅臣參跱錯立者亦不多有也故皇族之謚忠則僅有正則絶無近時丞相忠定公盖得於僅有而少保正惠公則得於絶無者也亦可謂哀榮之尤者矣忠定公嘗秉大政决大策功名之盛震霆雷耀而正惠公陳力于外曾未及正廟堂運樞極不獲書異先於天下然士大夫以其存否為世重輕者盖五嶽四鎮屹不見其有運動之迹於天地間大施行大變化若不相涉而屏蔽風氣吐内雲霧盖亦

天地之所倚以立者要不可徒論其跡也然則正惠公之薨而聞之者莫不出涕以悲其有以哉公以淳熙丁未進士調福州司戶參軍用薦者陞從政郎監行在草料場江南東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又用薦者改宣教郎通判太平州知饒州直秘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事進直焕章閣提點本路刑獄公事未上改轉運判官以官雜知旨陞一秩仍减磨勘擢安撫使尋除秘閣修撰正為安撫使兼漕事進龍圖閣待制知平江府以治行進焕章閣直學士居有頃以顯謨

閣直學士知太平州以疾丐祠官除端明殿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告老拜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公性簡重不妄言笑自少勇于學以遠大自期初為戶掾即采古歷代與先朝名公之有惠愛及民者輯為編書置左右朝夕觀焉以自程府帥趙忠定公每委以事度可必盡力度不可必盡言忠定公薦其才後帥林公枅運穀雜犯獨為公降色辭其後提點刑獄辛公棄疾攝帥事厲威嚴輕以文法繩下官吏惴栗唯恐奉教條不逮得譴公終始据

正不為屈候官右門鄉田賦視它鄉特重公會郡計之贏足以當其入乃白帥奏輕之使與它鄉等其為幹官前後事兩使者一以盡誠不阿為舉職使者每欲以親民薦公公輒推與同官之賢者皆徧及乃受薦改秩佐郡郡守雅知公一郡事悉參決守不自行一事後太守至費棄相悉頗恨侵守權取郡事九公所參決者覈之縱中經衡中篩無一絲及可指乃自咎知公晚牢城營有逃者本彊盜也捕得守鋭欲斬之公丞白守於法彊盜特貸命而後逃亡七日不獲

者斬今雖彊盜非特貸命與法不相礙守無以奪逃者得不死其知饒州州民多喜訟公一見即察其情偽先諭以理後裁以法勝者悅負者愧喜訟之俗為少衰饒為州歲入田租十二萬皆輸大農謂之上供而官兵米月為七千石皆取給其入之贏其後郡計日蹙民輸官租度支上供即彊民輸錢及兵廩不繼乃糴旁郡軍人鶴伺水涯吏乘為姦米多濕惡公皆正之俾不復輸錢而官兵之需取之境內益有餘而積者數萬石它歲饑用以振民全活甚衆諸邑積逋

一切錮之責司輸者邑皆競輸不敢後去之日百姓縫絲為旗以送者數十里不絕肖象于三賢堂祠焉江西饑公為常平使者是時權臣動兵悉以常平粟餉軍在在皆空困公丐錢于朝為糴本而預度州縣積貯與民之不能自食者若干官糴米以給會新城亡賴民譌曰貸糧持挺橫甚者白晝發倉亡所忌公行部且撫州縣使振贍之毋啟盜端然後檄巡尉捕首惡正其辠部內帖息為轉運判官以所部十一州公量不同大抵後入而倍出乃取文思斛下諸州禁

毋得增損出內以平朝廷歲糴江西米百萬斛時官斬其價而科抑大家使先輸米乃受直于官公先予錢後取米民以不擾帥江西會黑風峒羅世傳寇鈔郴衡間而峒近吉之龍泉郴衡湖南部內州而吉江西州也先是湖南曰必討捕江西曰必誘降賊陽為聽命而首鼠顧望持兩端公至則乞與湖南掎角致討峒中糧素乏並峒之民陰以米資寇故賊得憑據山谷間公下令有以米予賊者以軍法從事賊乏食始乞降明年夏責平峒寇作亟遣兵平之至秋李元

獷寇郴陳廷佐寇南安而黑風賊陰相連為據兩路兵寡弱數合戰數不利公急疏求濟師詔遣池州副都統許俊提兵趨龍泉公勸其持重養威勿爭鋒會湖南使人來議夾攻郴吏何光世能道賊恃險連衡狀且謂可以計破難以力辟公曰郎如汝所言當先誘羅世傳李元礪自贖元礪獲則世傳孫亦可縛也二寇得陳廷佐在吾目中矣汝能往說世傳使自歸否光世曰能即以先世送許俊乃以緡錢二萬犒其軍幾二日詔公移守輔郡公抗疏乞留討賊不許而

是冬峒寇次第平悉如公言其在平江覈財用出入而削冗俘費亡藝者郡多辯文吏公至未及歲留滯疑獄官寺以清其為太平州則豫折帛價使輕蠲權酤額使少曰吾知其厲民久矣公在平江已病至是病益侵參章丐閒天子猶惜公去得請未行遂薨于州以七年五月壬申葬于平江府吳縣穹窿山之原享年五十有八公諱希懌字叔和藝祖皇帝元子燕王德昭八世孫也曾祖子堅故左班殿直贈太子少保曾祖妣周氏贈永國夫人祖伯仁故武翼郎贈太

子少傅祖妣周氏贈榮國夫人繼張氏贈申國夫人考師夔故保義郎累贈太子少師妣林氏累贈昌國夫人少師四子公其仲也配洪氏惠國夫人子男三人與拯承務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登辛未進士第與懃與蔥並國子監進士女三人未行公慈愛寬和出於天性自少傅以來樂善好義至公而彌篤志所欲為不問力之不足力所可為不計家之不足也任料場時同官物故貧且無子公為率同官辦後事遣以歸得節過家悉奉餘以振親舊九內外

族婣昏嫁之不及時者每任為己責其貧不能自存或喪不能舉佐之不遺餘力蓋皆發於惻隱之心而非有所為而為之也居官廉介自持惜官物如己物自奉儉質一裘不易至十餘年食不兼饌內無聲色不喜珍玩自小官以至通顯如一日不知而見之者以為寒士也喜讀上蔡謝公論語說有會心處故於處己接物優游和平而不犯燕居家庭未嘗厲色辭而襟度豁豁兄弟間友愛備至擇士之賢者與子弟處讀書為文躬自督課以故諸子皆嶄然自立遂世

其科公與人交誠以尽每自謂見人為善雖疎
亦親如察其非正雖鄰弗覯所至究心民事日
常五鼓興冠服拜家廟即出視事終日不倦嘗
言韓忠獻勤業若亡可謂盛矣猶躬簿書之勞
以為俸人萬錢不敢自暇吾復何德享豫安佚
或雨暘少愆即容色愀然歛膳為減江西旱公
禱于麻姑山焚香甫退盛服假寐若見雲氣蜿
蜒如龍自神所而升遂大雨人謂精誠所召云
政事本於明恕而不為姑息體國憂民一心拳
拳勤勞盡瘁以至成疾其在堂寢病中猶躬行
勸課綜理細務秋大閱自力而起曰國之重事
不可不親也捐館前三日尚涉筆書判病亟卻
藥不肯服曰吾蒙上恩至此年將六袠死復何
憾無一語及其私將薨之夕有大星隕于郡西
十里外嗚呼亦公行事所謂正且惠者非邪始
公在閩受知於忠近公忠定既以謫死饒被治
天士大夫能詆忠近為不忠者連相躡進用一
時知名士坐黨論斥逐亡虛日凡擢臣意指朋
鄉誰敢違者公獨薦忠定之子今江西漕宗憲
曰此賢相子也舉天下之禍福不足以動其中
而易其所守非正歟如是乎昔周有公旦公奭
以同姓之親股肱王室後世所仰慕者莫先焉
維忠定公戮力國事庶幾虛主惠平生每以前
哲自勵而用不克究中道以殞君子惜之然其
仁足以庇民生忠足以利社稷遺愛餘烈久而
見思雖周人之詒芾棠曾不是過故公之告老
綸言褒錫稱其有召公分陝之風焉維聖天子
知公之深生則寄以藩維沒則寵以節惠揚休
千載為宋名臣宜有聲詩銘著盛德其孫以命
某不得辭銘曰

天右我宋　子孫千億　有拔其群
如旦如奭　忠定之忠　正惠之正
它人所難　矧曰同姓　三百年間
維二宗臣　曰正曰忠　餘莫與倫
抑抑成公　天賦全德　如玉之溫
如弦之直　望其容貌　山澤之臞
觀其被服　環堵之儒　孰知其力
可與任重　見義直前　賁育非勇
天子曰嘻　此予宗英　玉節虎符
四方是營　番川之陽　大江之滸

穆然祥風　膏以時雨　有衛于嶮
既暴直狂　公如不聞　除阨其亢
堂堂三異　地大物衆　坐鎮如山
聲氣弗動　天子曰噫　毋久煩公
祉茲姑孰　其寧厥躬　公拜稽首
官有常職　奉日万錢　臣敢弗力
民雖有瘳　公則已卒　雖其貞忠
之死靡悔　大星西流　當午震驚
愍冊錄章　極其哀榮　謂仁必壽
胡止六袠　百世之名　則如皦日
穹窿之栢　爲今甘棠　勿翦勿摧
正惠所藏

國子監主簿李公墓誌銘

上更化改元之八年春徂夏不雨詔中外薦紳言天下事國子錄三山李公讀詔慨然即日條六事以獻其一謂臣觀今日之忠大抵忠厚變於刻深老成奪於新銳公言鬱於偏見遠謀沮於近功循習成風恬不自覺昔追勒編寘先朝所以處巨姦今州縣吏小有詿誤輒從重典故帥宿將宜勤守禦不無尺寸功一旦以財物失陷則又峻罰知之者以爲當罪不知者以爲寬酷頗下寬大書詔除苛習毋以小疵僨重比毋以一眚弃前功其二謂鐵錢輕而兩淮之貧民愁嗟法變而江湖之富民怨新楮之令嚴而天下之民胥怨又言安邊一司提領非人爲民錐害額損其額削厚欺之無名者蠲護錄之非辜者其三謂胡上賜園所以優戚里之恩而用功太繁闢地太廣中宮知民疾苦本以節儉輔聖德除邸第親制節謹度人所共知不當以是累其美其四謂宣政間道教興行至有號爲女真者當

時以爲金戎猾夏之兆比年此風復熾女冠者徒出入宮掖恃弗可禁其甚者凌轢官府關節通行黃冠之徒陰恃其勢豪家奪民田官吏相視雖號爲有風力者亦閣筆而莫敢決願以宣政爲鑒嚴左道之禁杜私謁之門則宮闈肅官府正矣其五謂苞苴之行職昔雖曰小異然將佐陞差以締結游揚而得守牧論薦以賄緣狹特而取是示賄尔又天府帑藏大半耗於供餽諸軍亦然是以州郡不免侵漁主將易至掊尅椎剥之慘怨咨生焉頒詔大臣戒敕中外勵清白之

操杜賄賂之源蔽幾寬民力弭兵怨其六謂讒
說巧言虛罔不免特責害無可乘之間爾禍漢
者江充禍唐者李輔國然使武帝明皇本無隙
可投彼亦何所肆其巧哉願銷讒言固邦本實
宗社無疆之休時上封事者以千百數其言最
激切至為中外傳誦者財十餘人而公與焉未
幾奏事殿中又言宮僚之選東所以輔成儲德
今主鬯元良令聞日新僚屬勸講義理日益然
端人正士進見之時寡而便嬖暬御親昵之時
多市井冨民稍有寅緣皆得寘名補授且彼非
素知書者而使日娛左右臣未見其益又言太
尉古三公官閒者貴戚未聞有横草勞輒寘右
階極品非所以勵有功者又謂官寺與政事內
祭付私人非我朝令典聞者壯之公名冲字衡
卿世儒家自其諸父廷仲先生某與其子北海
先生某皆以經行為學者師公以從父兄間磨
礲灌浸雝負日宏晚試南宮有司得其所賦驚
喜以為有制誥體擢寘與上游知公者謂其詞澡
絕人而已平居接物和氣藹然與人語若不出
諸口見者又不過以樂易君子目之迨其奉明
詔對清光論奏偉然雖宿以剛鯁名者有弗逮
然後知公之所蘊蓋有未易測者公慶元五年
進士為汀州司戶參軍淮東路提點刑獄司幹
辦公事辟淮東幕府今四川制置使侍郎崔公
與之薦于朝故端明殿學士李公大性又以公
應詔大臣得其奏選十議嘉之遂擢錄國子越
二年始遷本監簿曰外未獲而公病矣以某年
某月某日終于臨安年六十有八公之先自固
始入閩為候官人曾祖某祖某某官父某贈某
官娶張氏封某實同縣某人之女有賢行後公
二年卒以某月某日合葬于某山某原二子曰
遇國子生曰某登某年第今為南雄州教授皆
雋異不羣人謂公為有後云銘曰
嘿于庭辯于朋夫誰弗能平居吶然有疏
萬言維公之賢貌官于朝僅再遷獨抱婞
節歸其全勒銘斯丘億載傳

監軍幹院詹君墓誌銘

慶元五年先皇帝始臨軒策天下士吾建之擢
第者十有四人焉崇安詹君景憲其一也景憲
於時年甫三十餘儀觀偉然器質秀重人謂且

將遠到者旣而得清江戸曹掾以歸明年與予會富沙富沙之別財十四五年而一時同登之士或在或亡人事之變有不可勝窮者景憲亦以訃聞矣嗚呼惜哉景憲雖不幸不究其志以終有子樞能世其學自予執親喪謫余西山之麓及是再至三至焉其講明踐履必欲以聖賢為指歸非它學者比也予方悼景憲之無年而幸其有子樞又以銘墓為請予尚奚辭景憲名淵姓詹氏其先有自固始入閩者至武夷之下居焉遂為崇安人曾大父城大父恪贈承事郎父冲通直郎致仕賜緋魚袋世以德誼著于其鄉景憲少時奮然以學自力既壯從文公朱先生游得脩已治人之大致故其仕也孜孜所職唯恐後焉賑旱捄飢尤極勞瘁江右俗嚚於訟案牘在官有數十年不決者景憲一閱皆得其情凡所予奪人無異論部使者知其材檄致幕府於是環十一州之民求質於有司者必請以屬君曰寧為戸曹非不願它官直也秩滿用薦者循儒林郎授國子監書庫官書庫列屬成均舊為儲材地蓋朝廷有知景憲者將以是用君

而親歿矣服除差監車輅院猶前志也未上而景憲終焉嗚呼以景憲之材且賢使之得志以有行擇之加於物也必矣而官不出七階年止五十八其不謂之命邪景憲嘗以博學宏詞試于春官既中選而以嫌黜遂棄去不復為獨取河洛數君子與文公之書以授樞曰此為學之本也吾不能教汝汝其從有道者切磋講究以卒成吾志樞拜受命不敢忘遂以其學請於節齋蔡氏昆弟蔡氏盖文公之高第弟子也景憲初葬於天然山寶慶元年十二月壬寅改窆于周溪之原景憲為人溫良況愛其於鄉鄰之誼尤致其篤歲小不登輒出藏粟下其估以惠困窮它有緩急盡力赴之如己所感故里閈之人稱思至今然在景憲特為細事獨其教子不汲汲於世俗之所驚而以明善誠身為歸此在今人罕有及之者然則余之銘景憲者豈以其私也哉銘曰

科級為重軒裳為寵此今學者所共道德
為腴仁義為車此今學者所迂嗟吾景憲
與俗殊嗜取其所迂以廸厥子古學弗講

紛紛為人揭銘斯丘雖以昭君子之心

林夫人墓誌銘

雅州太守陳公雄之夫人林氏諱□善長溪儒家女父簡鄉工辭章不幸隱約死歸陳氏又儒家也兩家世相承以詩書為菑畬禮義為稼穡夫人習而安焉自其幼考妣歿少長喟然曰吾不及事吾父母矣有王母在吾其可不以事父母者事之乎既嫁舅姑亦先歿則又喟然曰吾不及生事吾舅姑矣春秋蘋蘩之薦其可不躬致其潔乎於是兩氏之族屬莫不以孝稱夫人雅州季父死諸孤惸然有淪落憂夫人收其子教之若己子嫁其女使得所從婣舊急難至脫笄解髢亡怯色雅州令萬載時有同僚甫至而喪明里之詠負者靡至僚之妻莫知所處間獨俛泣為夫人言夫人曰吾夫視若夫昆弟也吾視若娣姒也孰有娣姒之急而勿恤乎式吾雖貧有嫁時之裝在吾其為若償之卒捐其貲弗靳嗚呼世之士以學自名平居論說辨利義具若析毫芒至其處辭受臨取予所較僅一絲粟低佪顧眡有莫能自決者蓋意為主而志不立故義弗勝而利行焉心術之微匪剛與明未易自克而夫人能之其可不謂賢乎雅州歿門戶衰夫人亡隕獲意嘗顧二子曰汝家自先世来無以貲稱者然爲唐迄今數百年詩書之澤不斬而父玉雪自將所以為後人計者甚薄然百善生於儉約衆慝源於奢效而父之道汝殆不薄也夫人之識及此非賢而能之乎予觀二南之世禮教脩明於上當時婦人女子所易往往後世學士大夫所難詩人美之無後辭也秦漢以下教弛俗衰幽閨一女子稍能自整飭彤史輒夸而傳之況如夫人者豈易得耶予素厚其子無競故聞夫人事甚悉無競與弟無斁皆夫人出力學能文辭而無斁先夫人二十日卒女一適某官婿某無競居喪甚貧親故賻賵一不受曰夫人遺訓也夫人用其夫奏得初封孺時年七十有五寶慶丁亥正月某日也其葬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蒼山巑岏兮清流縈盤歸從夫君兮萬世之安

宋故鄉貢進士黃君墓誌銘

始予考大比試于三山得閩邑人黃仲王文卷於衆百人中獨平繕有理趣曰是必佳士既就事人為予言此城東黃氏子其家以長者名數世矣明年予入建帥幙府仲王升堂拜予親自是日與之游見其眎瞻瞭然襟抱豁然聞人善不翅如在己覩若故有寠貧者賙之無不至鄰里有疾苟力所可拯雖貧賤困篤必以身親之與人謀忠而盡於是知君不惟文藝可觀而行誼之美益稱其為長者家也又明年予遂登朝閩之士病於計偕之負挾也凡能操觚吮墨者

鮮不奔走求牒於四方予官中都八年力能為君營一試而君俛首鄉貢豎數不利未嘗肯學謁又以知君於得喪澹然有君子之風也君自以銳于學晚益喟然以未聞道為憂日以論孟自課既又博觀先賢遺言左右探索黃有所得輒欣然忘食至朱文公端莊存養之說黙契于心大書座隅以自警勉齋黃公幹文公之高弟弟子也君躐後之游請所未悟黃公亟稱之謂其可與適道者又益知君不以行義自多而用力於學必求詣其極而後止也未幾得疾以嘉

定十二年七月甲寅終于家年僅五十有一方屬纊時命取新衣易之家人環侍君正襟肅容呼其子曰養吾疾者莫若君子婦人退又曰我死謹毋用浮圖法不然是使我不得正其終也嗚呼非賢而能之乎或曰以君之材而不仕以死為可悼也予曰仲王之所憾豈此耶古之君子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豈為利祿計哉曾子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子張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夫全而歸之乃可言免無愧而死乃可言終士之終身問學求如是而已曾

子躬三省於前而悟一貫於後蓋信乎其免矣子張之仁有所未足其於終也果能無愧乎然則以仲王之賢而死於布衣仲王不恨也進道方勸而命弗佽君子蓋深惜之君名振龍仲王字也其先自固始入閩五世祖庸輕財樂施長者之稱自是始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雖潛德不耀克以厚德世其家娶潘氏有賢行子二人曰朴大學生曰格業進士是年某月日葬君于積與之原予知仲王者故為之銘曰

昔未識予　予文我評　及既識予

我懷予傾　今者奈何　予哉後銘
執筆慨然　我涕子零　嗚呼傷哉

朝請郎通判平江府事包君墓誌銘

君名發常字適可姓包氏孝肅公七世孫也孝肅世家合肥曾孫奎徙永嘉之雁池是為君四世祖祖汝嘉又徙樂清之鄉市其居族之西洋則自君始孝肅以清節直道為昭陵名臣後稍不振至君少入太學登淳熙八年進士乙科人謂且大包氏矣平生力學有得於絜矩之一言故其教授盱江臨士之無所守館也則首闢講

堂既又闢諸齋增廣生徒至五六十人其在豫章亦然徵書閣又圮白于郡一新之齊饗之士亦相與資送君游弟子自鎰錢數百其學士吉之吉水縣民之病在於土瘠賦重則為均稅之弗均者而更新其版籍使吏毫釐亡所容歲歛貪為請粟于常平使者振業之又請于州獨其賦民貧不能輸者納縣計代其輸時特提楮幣之令下郡欲因以為功奉行亟疾其它縣傷息難令亡敢後君於其間獨務為安靖以便民郡文書朝夕下君弗為動若府有移書譙詰者君報之曰其書生知奉法循理而已寧忤上官以違去不敢苟隨也未幾守以煩擾罷人始服君精識賦粟故即縣以輸會安撫使領州下令俾改輸于郡民病之君力爭至數四事為之止縣有五都各結義丁自衛時里凤群盜方熾郡檄提舉致討檄縣發義丁為掎角助君曰義丁為鄉井設耳驅之以嬰劇盜猶羊狼也則移書具言所以不可之狀檄再下君執如初事亦為中止縣之俗喜狙于訟少不得志則偏走諸臺或請徼其尤者君曰吾之於事求其是而已縣而

是臺猶縣也非是可使民有覺乎由是邑人察君之心卒亦無反訟者昔子貢問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不以所惡者加人而以所欲者及人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絜者何以此度彼之謂也大學之義不明汲汲自謀者知有我而已切己之室雖剝民之膚弗問也拳已之欲雖朘民之膏弗卹也以君之學其能卓然有見如此使得位焉而盡行所志則功利之及物其可勝既邪君之始仕得寧海尉後嘗分教金陵皆以內艱不及上

晚得倅吳門又不幸未至而沒其將沒也猶以
學之所得者為從子言之俾勿忘其亦可哀也
已君生於紹興甲戌八月二十八日其終也是
嘉定丁丑五月二十四日明年七月八日窆于
瑞安縣崇泰鄉漁潭之原夫人高氏宣仁后族
也三子志宗以君致仕恩今為從事郎建陽縣
尉志行志修三女承奉郎薛師憲從政郎包吉
老其壻也季未行君既葬若干年而志宗始以
盤洲史徐君寓所狀事實來請銘予雖未悉君
為人而惟盤洲之言可徵故予之銘而弗辭其

世系見於水心葉公所為考君之誌者今不載
銘曰
　蓄之裕挾其施嗇諸躬後之詒

通判廣州吳君墓誌銘

君名懿德字夏卿予之母黨也嘉定中教授古
英州州闕守運帥楊公長孺命公攝焉予自泉
山遺之書勉以四事曰清心潔己奉法愛民君
不以為迂既力行之又播之歌詩楊公與部使
者以下屬和者甚衆大抵謂君能不負予言後
十餘載君知玉山縣去予居財數舍治聲日聞

不幸甫滿歲以讒去官未幾得邑廣之新會是
不幸甫滿歲遇疾以終孤友直奉柩來歸過予
里吊哭外問在南時行事頗悉友直泣曰有尚
書崔公所述在此以示予予讀曰君之來古岡
也縣無正官以弊端如毛民狃于訟吏黷于貨
賄且頻海盜多弗可制君自力不辭寒暑事亡
細鉅必親凡羅行賍理當否往時新令至鑿戶
有給由錢受訴牒有醋息錢君一切罷去凡仕
族之流寓與惸獨顛連而亡告者稟其食春賦
貧人錢粟夏則和藥施之雖疇滄亦時濟給其

誠於為民皆此類君素守廉介歷官三十稔求
田問舍不少槩諸心忍死一貧雖啼號弗之卹
將沒前二日書之冊曰平生薄官并受凍飢一
介弗取一毫不欺此其絕筆也君始至祠晉刺
史吳公于縣之東將以勵來者君既沒邑人謂
其清白可尚遂配祠焉此皆崔公所叙云爾自
古者銘鼎之制變而為碑碣誄狀雖一命以上
苟絲粟可記必託之文以傳其弊也有飾華而
亡根實惟有德君子其言如金石然後可信弗
誣若崔公者非所謂有德者邪予嘗評當世無

節士以崔楊二公為稱首君之攝守也楊公許之其宰邑也崔公又許之是豈苟然者耶士生死窮達有定命雖不幸不遇以死而幸獲知於當世之賢一賢者之譽與百庸人之毀其爲輕為如何閒顯於一時而昭白於後世其重輕為如何嗚呼君其亡憾也已君世家處之慶元曾祖某祖某父某承務郎君嘉泰二年進士主江州蓮城簿復州錄事參軍遂分教于英與尚書左銓歷二邑辟通判廣州而君不及拜矣年六十二以紹定元年十月日卒官止奉議郎娶某氏先君若干年李子友直友恭友諒皆能世其學三年八月壬午葬君竹林山之原銘曰

越嶺褒清兮濁世之常貪泉一酌兮千載猶香君胡為兮獨循食萬鍾可有兮此不易得後有考兮眡斯石

仙都大夫李君墓誌銘

始予在三山聞同年李肖望交人黃仲玉皆號為長者家仲玉居城東其五世祖以寬厚樂施予得是名閭里間肖望之先亦然二家故姻戚也李氏世為儒至肖望始起篇策列紳笏視秩尚書郎以終仲玉雖老于布衣有子曰朴遂由膠庠冠天下士天之報施善人亦不誣已仲玉之殁也予銘之越十餘年而肖望殁李氏又以為請眡其狀則仲玉子廷甩之所為也予之善肖望如善仲玉銘其可辭肖望名起渭其先曹刺史頻遺愛在建既殁民奉嘗之後其冑裔派居于福為其縣人有諱充者始以長者稱充生寔寔生邦直邦直生暘暘生鈞凡五世矣而長者之稱如一於是肖望生焉考君嘗自言吾家世種德會當有興者故以起嚴名其長子次即肖望也肖望幼苦學夜不解帶旦不頮水者數年十一歲屬文逾冠入太學未幾擢慶元五年第後六載伯氏亦繼登焉迨肖望陞朝考君累贈朝散大夫母王氏封宜人肖望之仕也歷澧州戶曹教授袁州安豐令就知縣事其為人恢靖端莊平居不苟發一言至分義所當為無顧易必盡力廼止辰故夜郎國士弗媚文藝爾士舍距學遠師第子不相親肖望斥長士所得合俸餘更新之始朝夕與士接安豐地極邊時兵革甫息四野多遺骸肖望行營高燥地使瘞之

招輯流民來歸者日相踵茅欄竹屋易以瓦木地主力不給者官與為之聽民輸僦直以居縣是井邑寖還其舊歲當郊奉常符下共鹿腊肖望念民罷未盡紓則以詩諷于朝之知己者事得寢縣故無城軍興時守寓治焉眷士為郛草創甚然卒賴以完至是復頹圮肖望請有力與築其民之即事者稟食有差冬而作迨春而息農無違時役不告病越三年城成部使者帥守繼以聞詔改宣教郎仍領邑先時戍卒散處編氓間人病其擾至是眆為新營軍民不相雜戍

便安之會朝命糴粟實邊肖望深懲科配諸弊行以不擾未幾邊儲告實益出公錢市其羨餘為振卹備明年大旱蝗為糴粟之所十有二以便民又貸賈人金使四出招糴訖事得無殍死自旁郡流離來者亦賴以全會新太守至入吏言常賦外徵求甚急肖望力爭數四怫守意遂匄崇道祠官以歸浮寄僧藍朝饘莫粥澹如也後數歲築屋城東時時召親友舉觴賦詠或道古今談性命以為樂改奉仙都祠紹定三年閏二月始屬疾顧家人曰死生夜旦爾何但為以

正大忠孝四言勵其子俾有立三月甲午正襟危坐而逝年五十九官朝奉大夫肖望性至孝始居考君喪年尚少毀瘠纔骨立及母夫人終垂老矣悲慕不减少時人以為難嘗教士靖州靖守方逞民為其雖仕族不免肖望為歌詩以諷守媿而止將終前一日聞鄰境民戕於盜屍流蔽江為書白府帥匄掩藏之其辭酸楚甚不果上嗚呼肖望之所存如此其不謂之長者邪迹其家世以種德澤物為心顧所施不出州里至肖望推達之稍宏矣而功利又不過一縣君

子惜之然士之奮窮約躋貴盛者不少彼沉滔滔易以溺人私欲弘而德義少往往反媿其先是軒冕之華不若布帛之陋肖望之仕雖不大烜赫於時然終其身不失長者家灋是可書也已妣某氏封宜人子文叔將仕郎方叔受遺澤肖望平生[illegible]著撰有易說中庸大學要語春秋集解諷誦詩時政書與雜論著合百餘卷藏於家方疾棘時文叔自都還未至婦某氏刃股肉粥而進人謂肖望之道行於家雖女子亦知孝云銘曰

越城東南山陽山忽蒼水悠長仙都君此其
藏世長者名芬鄉嗟後人無或忘

夫人蔡氏墓誌銘

夫人蔡氏故朝請大夫直敷文閣淮南轉運副使劉公諱彥融之婦奉直大夫知吉州諱萬檉之配今朝散郎知邵武軍兼福建路招捕使司參議官遂之母累封太令人年七十嘉定十六年十二月壬午歿于當塗縣舍明年二月壬申合葬于金壇縣西五十里白水塘吉州使君之兆遂等屬余銘其墓時方竢罪湘閫弗克為既而歸卧故山寢病連歲又未克為紹定三年遂守撫川明年以擅誅劇賊自劾于朝因罷去則以書來諗曰遂之母弃諸孤九年矣而墓道至今亡辭以刻今將歸觀松楸苟不得銘何以慰吾母於地下敢拜手請乎於是瞿然曰此某之辠也退而閱其事狀則丹陽劉公宰所參以劉公天下士也其於夫人言行反復詠嘆以為世所甚難者豈夸也哉蓋夫人莆田忠惠家女曾大考曰襄宣德郎於忠惠為弟大考曰覲承務郎當崇觀間父子相戒以勿仕士高仰之考曰

樗朝奉大夫知梅州始自莆徙蘇常之境以居紹興中佐使者行經界法人賴其利至今夫人性篤孝六歲居梅州喪推毀如成人事母沈夫人動靜必備及歸夫家時舅姑皆先殁歲時薦饗事細大必親遇諱日必戚以是終其身平居無戲言惰色坐不傾倚行不踐閾自奉弃甚服飾以珍異敝積而藏之至常所服御雖故弊弗之弃曰死必以附我使君好仁而篤於義凡內外親之貧且窮者收卹之其可教者館師以授之業女不能適人者予之資令無失時夫人奉承惟謹敷文之伯父禮部公有女老而嫠使君迎寘之家夫人以婦禮事之迄其終不懈使君之元配曰范氏夫人實為繼室而撫其二子若己生女長無以嫁夫人傾奩以嫁若是者蓋不可殫書使君有交曰趙君善擇清介亮直夫人常以過從疏數驗使君之德進否每二君相與歡容夫人喜見顏色曰庶乎其納夫子於善而儆其失也否則欿然以為憂諸子幼時夫人夜課誦讀苟未精熟夫人亦不寢所取師交必四方文學行誼士膳飲皆親臨具遂年十四與江

東蔫書夫人無喜色既而言者繆於風聞夫人亦不愠後二子踵世科人皆艷之言者亦媿嘆夫人曰未也決科士之常繼是匹應學耳嘗誨諸子仕以廉為本廉以儉為基又諸子志尚日高文字日工又戒之曰毋近名毋弊精神於窶淺又曰閱人多矣昔富貴者今安在顧自立何如耳遂始佐江淮閫畫夫人曰吾攻國安危汝其勉諸後與江東振饑夫人又曰荒政民死生汝不可以忽遂之牢當塗也值夫人生旦自守以下咸致賀會大水夫人蹙然曰天變如此汝有社有民毋以吾故樂飲當塗之政如古循吏人謂毋訓實然此不惟今女子所難雖古賢婦猶難之也遂方娠母時乳醫眂之曰女也吾有術可轉女為男夫人恚曰男女定分豈智巧可移斯言何為至於我亟白使君斥之而夫人竟生男里人有假神祠以貫利者相扇誘為土木偶未閱月凡用器悉備它所興造費以千萬計將卜日迎真梵宮儀衛率倣生者遂以姦訛亂俗亟為書白府縣禁止之蠢小秋穡聚謀意夫人可撼以福禍至有欲潜伏後園為幻恠者夫

人曰神果聦明正直豈加禍非辜不然是淫昏之鬼爾不斥奚為遂以是勇往弗顧卒斧其像火其器椄笞其人而土木竟不能神嗚呼學至於知天命與鬼神之情狀極矣夫人以男女為定分不肯試乳媼之術以僥倖萬一非知天命者能之乎謂正直之神不妄加禍於人而淫昏之鬼不足事非知鬼神之情狀者能之乎世衰教熄雖號為薦紳儒者往往溺心於詭幻冀福於冥漠以故異端熾而正學泯舉世倀倀焉莫之適婦夫人生長閨閫未嘗從師友講問學而見理明信道篤迺如此使為男子任當世事則所謂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其殆優為之此不惟古賢婦所難雖士君子猶難之也易以坤為妻道人知一於柔順而已先儒發之曰非健無以配乾也故古之賢婦雖以婉嫕慈惠為本至其所立有烈丈夫不能為者非剛與明其孰能之若夫人者非所謂剛且明者邪夫人六子曰適早逝曰逢故溧水主簿二人皆前出次即遂曰遜今為某官曰近曰選皆世其學女四人某官某官某官其壻也一出為某氏女孫六人孚

與朝散君嘗僚金陵見其識高慮遠有綜理事
物之材而學則未已也又來撫陽當寇亂方殷
環數百里莽為盜豕之藪人所憚行君獨匹馬
西馳布宣天子德意收拾其人於流徙蕩析中
近能立官府保生聚又以便宜捕除鉅盜去東
南數十年禍本夫人於是乎有子矣是則宜銘
銘曰

柔順以立本剛明以致用然後為婦德之
全懿哉夫人其識卓然故勸之以所欲不
能或脅之以所畏不能遷人皆曰難我則
易撕彼淵可田彼陵可川我為斯銘百世
弗諼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墓誌銘

朝奉大夫賜紫金魚袋致仕滕公墓誌銘

乾道淳熙間子朱子倡道南方海內學士至者
雲集新安滕公德粹時甚少與弟德章奉其尊
君之命以書自通而請教焉子朱子復之曰夫
學者患不知其歸趨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
裴回歧路而不知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
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
奪志佛氏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
舍焉耳復何疑而問於僕邪意者於其所欲去
者未能脫然於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焉並進不
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有茫
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
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
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如是
終篇而更受業焉漸涵之久心定理明將有以
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教
尤以是為先足下不以愚言為不信則願自此
書始後數年子朱子自寓里來歸始以弟子禮

見於是得大學中庸章句而熟復焉既而往仕
四明又教之以親仁擇善爲講學脩身之助且
曰楊敬仲呂子約沈叔晦袁和叔此四人者皆
子所宜游從者也居數年子朱子於潭陵之上
留止四旬問辨彌篤蓋公於師友淵源所漸如
此故終身踐行不離名教之域至其用之而弗
究則君子以爲有命焉公名璘德粹字也世家
徽之婺源考諱洙贈中奉大夫其德善族系見
於子朱子之銘公少篤學誦書至丁夜弗倦淳
舉于鄉入太學淳熙八年中南宮第四人對策

又中乙科以恩陞首甲調鄞縣尉教授鄂州居
中奉及母令人胡氏憂外除調四川制置司幹
官用舉主更選知紹興府嵊縣簽書慶元府節
度判官主管官告院奉仙都祠通判隆興府浙
東福建帥司參議官尋得請致仕公蚤覲有道
明於義利取舍之分自其初第當得教官顧循
就一尉人謂塗轍差失公獨以近次便養爲喜
雖錢楚壓癸間弗卹也余丞相將以掌故處公
議未決時韓侂胄陰操國柄或勸公一見宜可
得公曰彼以僞學誣一世儒宗以邪黨錮天下

善士恨位卑不能爲萬言書疏其罪顧可謁之
以干進乎卒請入蜀及自蜀還有欲引之班列
者君終不爲侂胄詘復固辭故事禮部殿廬有
一在高選鮮復作縣既作縣鮮不爲職事官公
獨從吏部選取郡從事以去其後倅二大府矣
不求爲州而求佐帥幕其在三山也帥雅知公
將奏俾因任公曰吾年至宜去可復戀斗粟貽
俗子譏至其滋官行事則又有足稱者爲尉時
嘗奉檄覈富室之訟賂遺交至卒不能毫髮汙
有彊盜剽掠濱海院下其名俾迹捕公既獲其

六矣或謂賞格不薾一盍益諸公攝蹙曰陷人
大僇而以徼賞安乎至獲造僞券者應格當賞
亦不請也在制府以誠實不欺事其長議多見
從後帥嚴且急公與同僚約每白事逢帥之怒
則姑斂退以待威少霽復白事多施行在劍適
歲饑民告病甚常平使者發粟振廩之公極意
奉行多所全活使者薦于朝有旦慈祥之政惠
及田里廉潔之操推重縉紳邑人以爲實錄及
參議閩中有以利啖守帥而更鬻鹽舊法者亭
户舟人皆失業愁聲嘈嘈公白帥弗盡從後帥

至復力言卒還其舊乃已公既從子朱子得為
學大方異時至東嘉又從故中書舍人陳公傅
良問左氏要義陳公告語甚悉大畧謂左氏本
依經為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解駁經
誼非自為書且告以六經之義兢業為本公佩
服焉其他與當世知名士更切磨不勝紀自少
嗜學老而弗衰在蜀得官書數千卷載與俱歸
益求平生所未見即溪東為堂貯之命曰傳雅
燕居無事蚤莫繙閱間及浮屠老子稗官小說
惟意所適竹間為亭扁以清心風日恬暢輒挾

冊相徉其間自謂如魚縱壑鳥脫籠樂不勝既
年八十以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考終于
家實紹定二年六月丁巳其所為文曰溪齋類
稾若干卷夫人程氏有淑行先卒贈宜人子某
奭漕貢士早世某某今某官某業進士女適進
士吳去志孫三人某某某女二人公篤厚廉直
自其所性與德章同遊師門既先後收科則以
世業盡遜二季之末仕者居鄉不以利自營不
以私事撓公府在官時裒州郡所餽別貯之及
歸里悉班諸親故之貧者一毫弗以自晋族姻

有喪勤其早治葬毋溺陰陽家說不能舉者助
其費垂沒教諸子守至正以奉天道其可謂悅
為學孳孳斃而後已者矣自淳熙後義理之學日
明然士多假竊形似撇弄筆舌間幷身踐也公
初為論語說于朱子善之因謂為學以變化氣
質為功而不在於多立說公為瞿然自是不敢
輕論著終其身嗚呼觀于朱子之所以教與滕
公之所以學則士之有志於道者當知用力之
地矣公之葬以六月庚申里曰瑞亭地曰井塢
後五載子始為之銘

銘曰

繼古之學　必貴躬履　世習浸訛
迺事口耳　辨河說鈴　紛焉四起
回眂其人　則或可恥　猗歟滕公
克佩師指　不譁於言　而勉諸己
我銘其藏　以詔學子

南昌丞李君墓誌銘

子同年閩帥李公之子伯曰仁深季曰仁星皆
孝敬祥順為其家鳳麟仕雖未幾而有志澤物
親仁鄉善汲汲若饑渴然其材日茂循于雲拂

霓之餘挺拔未已見者莫不咨歎曰李公仁者宜有子如是也紹定三年李汝常潤閒訃至饒伯傷痛甚亦遇疾以終聞者莫不駭歎曰李公賢者天胡厄之若是邪始公赴鎮二子以仕不獲從至是復不得與親訣公悲之深而悼之苦也既而疆自釋曰吾上有君與親下有兵若民一身而繫責幸焉豈私哀吾子時邪且吾聞之人生一世間若游雲猋太空爾倐殭不同同歸於盡惟有德者為不泯吾兒年弗克壽雖未及以成德名然事吾謹事吾親尤謹推之以事長

亦然其涖官臨人亦莫不然是不謂之好德邪吾與其為士益之悲也曷若求世之能言者志之以昭吾兒於不泯也於是李之銘以屬丹陽劉公宰而命某使銘其伯焉吁公之見可謂達矣顧劉公其人某則非也將何以慰公志而淺其悲雖然吾同年之子也誼不可辭考其狀畧曰君字聲伯世為饒之德興人曾大父舜安迪功郎致仕大父劫贈中散大夫大母王氏今年幾九十封太碩人父駿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知福州兼帥事母張氏先君千年卒贈令人君性

仁且篤自能勝衣朝夕侍重親側油油翼翼未嘗有墮容門內事亡細鉅必盡其心曰此吾職也公開館延賢賓客挾媏狎至歲時往來問遺率以諉君君承上接下輕重疏數雖毫銖弗差而尤以賙窮振乏自力嘉定中用寶璽恩補將仕郎調興國軍通山簿尉當上不忍去公勉之乃行郡守晉攝事力以親命辭縣僻在萬山中民居若晨星官守尤圯弊百爾器用皆缺君處之超然與客談笑輒竟夕故時米斗不百錢至是幾數倍君奉有餘粟千其估以予民且呼市

儈可任者貸本錢使糴旁近郡至者日相踵人賴以弗饑弓兵素不練君曰尉以弭盜為職雖亡盜備可弛乎廼日角以戰技庸錢之羸故例給它用君悉儲以待賞間出私帑繼之集士之賢者于學與談義理訪闕失贊長官厚其稟稍益市書礱石以傳永久去之日父老遮留餞道拜調隆興府南昌丞未上而疾鄉先達候之正衣冠肅之入寢退而君逝矣時七月甲辰也官止文林郎年四十有五娶湯氏湘鄉丞耆之女生一子椿卿將仕郎君為人開豁無城府叅侍

公具得為政本末及在官盡瘁職業期弗辱其親縣之九宮山有女冠憑恩倖驕恣甚方大興土木役以氣轢齊民州縣吏惕息不敢問顧利其賄逢迎之君一拒絕弗與通訟至庭問理可否卒退聽莫敢干嗚呼觀此一節君之仁且勇可知蓋嘗摘詩烝民之義扁其室曰則齋以朝夕而思焉廬山胡君泳文公朱先生之高第弟子而父之友也君師尊之學問源流蓋有自矣既發胡君實狀其行所謂信而有徵者某年某月某日壟于某山某原銘曰

維民之生　有物有則　是曰天命
人所同得　曰則伊何　理之當然
毫釐有差　是悖乎天　懿我擘伯
兢兢一心　獨于燕居　有赫其臨
為子而子　為吏而吏　維則是循
罔敢失墜　身雖有殞　其心炯焉
年雖罔壽　實歸其全　死生之常
允若夜旦　嚴嚴高堂　亦可無憾

湖南運判劉公墓誌銘

嘉定初詔以敷文閣待制致仕信安劉公穎為尚書刑部侍郎時天子新更大化凡當世名儒耆碩繼踵集闕廷天下望治如元祐獨公堅臥不起抱全節以終士高仰之累贈少師龍泉葉公適志其墓公名强學字行父實少師冢子蘄州時王父正議授以左氏班史諸書朝夕唫諷不去口後侍少師官長沙時張宣公尚亡恙岳麓之教大興公往就學日與賢儁游處有龐君德美者嘗受學五峯先生為公言前輩師友淵源甚悉及補國子生又盡從四方知名士觀摩磨習聞見益洽屢上春官弗第以奏補調主清

湘簿帥王公蘭檄致幕府事輒咨和碎京西安撫司準備差遣楊尚書輔為帥尤器異之改宣教郎知饒之安仁縣會邊兵失律虜騎蹂江淮間郡邑專配以應期會吏並緣為姦公獨從容辦治若無事日歲旱留劑意荒政凡所以振救者百方竟事民得亡流殍學政久弛公聞進士湯師中名聘使領袖一學月旦會講率諸生以聽縣是士知勸幕中第者相屬湯君後亦策名太常樂道不仕終其身論者偉公得人如子游之於武城也先是學不養士而歸其廪於郡公

請復爲閒則會出內裁冗濫比三歲所餘滋多乃舉以市田四百畝名貢士莊士之上南宮太學者賴以續食又以餘力繕官寺葺學宮治津梁而作放生亭于江之滸山川之觀豁然更新矣居三年間歲大豐田里清晏飛蝗過境不入人謂美政所召云居慶國夫人楊氏憂外除辟戶部提領酒庫所主管文字句祠便養得主管仙都觀明年少師薨外除通判臨江軍始罷榷酤令民自釀輸息錢犯茶者寬其罰擢知南安軍俗故獷驁寓中吏陳廷佐等亂兇桀者往往得

官姦盱蠹其利是歲春南康饑僕叛聚爲變公至首諭大姓出粟振贍之蠲屬邑賦租以萬數然後僇其首亂始戰者威行惠浹遂以無事公謂周子二程子昔嘗講道斯土乃即學東偏買地建祠率掾屬諸生薦獻如禮且刊近思錄俾郡之士識爲學大方又以貢闈隘且弊徙而大之規摹爲江嶺間最提點廣東刑獄有郡守居臺下政苛甚亟劾去之摧鋒卒戍淮甸歸道中輒剽掠公命戶數輩以徇士始識軍律改轉運判官廣之屬縣曰懷集地與島寇接師府督賦

急公移文責誚俾蠲名縣本意毋釀怨生事五羊故多盜公立捕格授巡徼官盜用衰止連州湟爲郡城外有楞伽山貞女峽嘉泰中峽之東崖震陷江流壅底舟弗通行郡爲荒瘠法曹李華有巧思且自詭暝導公知其可用命董厥事斥錢緡六千費之不費月石之爲水患者盡平連人鑱石頌公德帥憲倉俱缺公兼綰數印劃決沛然有餘力歲瘴且疫公分醫予藥瘞死者多賴以全士大夫沒南中皆賻卹使歸無寄殯嶺外者提點湖南刑獄湘民喜鬪輕死以故重

辟多吏常亂法出之殺人者例不死公曰此東坡所謂外邀雪冤之賞內希陰德之報者豈辟以止辟之意哉諸郡以具獄上惟過誤可憫若訊鞫有疑者乃使奏讞餘悉論如律然必召掾吏議反復數四無纖芥疑乃決故人自以不冤按部所過平獄行省牒訴督吏問俗冒隆暑緣嶂郡歷全永驅馳二千里乃歸人謂前所未有賀與民鄭其姓者推刃同氣匿屍草野中耕者四人見之以告鄭鄭執而訟之官官加考掠民不勝痛自誣服獄上公疑之命官閱實果得其

情四人者破械而出扣頭籲天曰生我者提刑
也公㝡出眎事首閱州縣申牘或謂非所急公
曰吾欲知部内水旱盜賊刑獄爾不然吏將蒙
蔽我清湘縣申粟家峒為鄰峒所屠邑人大震
恐公曰此峒民自相讐殺爾置勿問已果帖然
新化奉家峒其酋曰奉夢賢世與省民王布有
怨會布以事來衡陽夢賢遣其徒殺之道旁已
遁去公命巡尉諭以禍福許束身自歸未幾夢
賢領其徒四人請辠𨑹下公命鞫治寘殺人者
于理廼白之朝謂夢賢世長徭峒今又挺身詣
官四人已抵罪足償死者冤乞貰夢賢一死繫
蠻從心人謂公是舉不失刑又不失恩於威懷
谿峒為得武岡卒府宗等倡亂某與公叶謀釁
權軍事葉莫使圖之未幾梟三人首以告一路
弭服改轉運判官以勤民致疾嘉定十七年四
月七日卒官年七十有一累階朝奉大夫夫人
李氏封安人柔明靚莊有婦道執公喪越朞亦
不起子常道某官常德某官常先某官女適某
官趙與懃進士潘自慧將仕郎王潚與懃故正
惠公希懌子公在安仁正惠實為守嘉其政薦

之朝且請昏焉孫伯方將仕郎仲方季方汝方
一尚幼公夷澹雅靖自少師堯郎息意榮宦買
園築屋扁曰退庵盖將老而休焉常誦孟子求
在我之言以之名齋當官而行無所回撓與人
言傾盡肺府不為畱藏四方書疏率手筆詶答
字畫妍勁可觀性嗜學官事暇未嘗食頃去書
尤喜賓接士尊酒流行娓娓皆文字語某之婣
卑于𨑹也適公來使閒相過劇譚公為道疇昔
所聞於父師者窮日夜弗厭而閲其施置大抵
有所宗本非若世之任情師意者寔近嚴近
刻也蓋嘗以吏師目公又蘊常道等請有紀焉
輒次其事如左而系以銘其世譜見於少師誌
者今不著墓在常山縣若干里長庚之原以李
夫人祔實寶慶某年某月日銘曰
嗚呼少師事荼巖而交納湖荼巖不可見
矣得見少師猶可考中興人物之宏撫少
師又不可見矣有手如公尚庶幾識典刑
之遺餘昔詁雖攷今銘焉屬追懷曩游一
飯三咽

秘書少監直學士院徐公墓誌銘

公諱鳳字子儀姓徐氏嘉定十二年先皇帝命給筆札于玉堂之廬時山東諸豪新有功未見效尾狀公言蓄毒所以攻疾而施之常服則元氣必傷虎不縱之山林而豢之家庭久將噬人矣諸葛亮曰民困兵疲事不得息則住與行勞費等爾今忠義之徒官供家請誠不可已盍亦鼓舞歆動之俾常以逐北為利而不復懷巢南之安則責望於我者輕矣否則亟行賈誼衆建諸侯之策為置部落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黨與散則無邪心他所獻皆時病甚衆公之

為人凱樂和易蘭郁而玉温見者知其將以文學瑞朝廷也及是對出娓娓萬言其論山東事尤中的然後知其有識治材非顓琱鏤組織為文人而已後六七年李全執制置使殺之又五六年稱兵反死揚州公之言遂無不驗而公之身已不見矣烏虖惜哉徐在浦城為著姓曾祖某祖某父某贈宣義郎母李氏封太宜人公生四歲知讀書七歲能屬文十四五閱古今書畧徧十九舉于鄉明年中進士第主潭浦簿未上服所生父奉議郎陳公駿心喪祖母何夫人年

餘八十請監南嶽廟以養何夫人卒承重服服除教授温州温多士為東南最而好訾議難帖服公年甫三十餘渾然端且重善開迪不嚴而威名卿大夫爭遣子弟從之游至它郡縣士亦輻湊更三太守皆敬公慈湖楊公簡謂可與語道秩滿得國子監書庫官始公試博學宏辭棄中矣以一字疑而黜及是再試又以一事疑而黜朝論雜然稱誤知貢舉曾公從龍帥其僚薦于朝謂公詞精記博非作者不能及且闡其始第再旬間匄以便親養鄉黨稱孝焉文學行義

於是兩至宜被褒擢或籍記中書備異時翰墨選明年除吏部架閣又明年除太學錄浮光虜騎退或謂其國有内變宜力弗支公因對言善為國者不以敵至而懼敵去而喜犬羊之性情僞難測遂遁而示弱安知非見羸以誘我恭順而請和安知非遷延以致我又論諸軍占破射除之弊甚悉俄遷武學博士召試除正字未幾兼翰林權直遷校書郎又為郎祕書内直如故自嘉定初用　阜陵故事以館職兼北門至是九三人矣而公於辭命最為得體上將親策士

召使視草禁中諭之曰卿訓辭温厚宜居代言之任公頓首謝無何以疾請主管華州雲臺觀居數月起知荊門軍未對留為宗正丞兼司封郎官兼權學士院權直遷將作少監權直院先時乘輿出入他官攝内命者不在鹵簿豹尾間至是有旨令扈從遂為故事兼尚右郎官玉牒所檢討以父名辭改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又遷秘書少監以疾請外直顯謨閣知贑州疾革請致厥事直寶文閣進一秩未拜以十七年夏五月二十有一日終于家年四十有八官朝散大夫有内制十卷十歲一卷文集一十卷

浦城自國初楊文公首居翰苑以文章妙天下然同時進者不少獨公嶷然山峙自人主猶敬憚之世之稱公不以其文而以其節公之十葉上自人主以及宮掖下洎公卿大夫規切畧徧殆有志踵武前脩者顧天不假年中道以殁可勝歎哉夫人張氏封宜人後八年卒子華老從事郎平江府長洲縣主簿華老國子進士夢發鄉貢進士女嫁儒林郎邵武軍泰寧縣丞盧壯父公之墓在慕太里他師原寶慶二年十一月丙辰其墍日追夫人殁舉以祔焉端平元年冬十二月余始為之銘銘曰

璠璵質兮温良當追琢兮辭章指鼇扉兮迅步發大冊兮輝煌嘒文星兮蚤隆奄莫留兮明時之瑞顯茲土兮埋光尚精熒兮寶氣

知慶元縣承議張公墓誌銘

昔者洙泗之教亦多術矣然綜其要歸不過曰學以成性行以成己施之於政則以成物而已然豈有二致哉修乎内所以應乎外也裕諸己所以推於人也故自河南以來豈君子語知必及行論理必及事明其本之同欲學者之交勉也若故慶元大夫承議張公者其庶幾用力於此乎公名彥清字叔潛其先自金陵徙建為浦城人曾大考夔禹即余所傳草堂翁也大考孝廉考宋與贈承事郎妣徐氏贈孺人公少孤力學以辭藝四舉于鄉中紹熙元年進士第主光澤簿教授全州丞吉之安福用薦者改秩知處州慶元縣以疾請主管台州崇道觀年六十四卒于家公生紹興之季而長於乾道淳熙之間

方是時子朱子倡道東南海內學士至者雲集公數往從之得其大指及仕光澤又與隱君子李公呂游質疑辨惑造詣日深李公號澹軒子朱子之交也公之學淵源蓋如此故見理明而自信篤終其身弗畔焉見於制行則以孝友忠信為本根潔廉勁挺為質幹親歿發恨養之弗逮也不茹葷服美者終其身女兄未嫁稍所有資之一簪不自畱少從鄉先生徐君翔學徐喜公開敏欲以子妻之未及而死公與舊畱室有將女之者公曰吾受徐公深知其忍負之耶仕

雖久家亡旬月儲歲莫貧且迫里人有欲餉之者公曰得錢固所欲然非吾本心卒不受嘗被檄試士三山時偽學之論方譁同列以是發策士子希主司意爭詆訾先儒公獨取持議不阿者與其選時提刑兼帥事亦附黨論者頗謂公有守數重之陳丞相自強嘗校文于建公其所取士也及為僚昭武老矣無刮目者公獨事之唯謹陳去而驟貴餽欲鉤致公公弗肯陳語人曰張叔澄太彊項不可收拾親故或以尤公及陳敗始歎服其施之政則自始仕以勤民為心

歲大饑郡屬公行振卹事措畫有方人賴以全活安福有廣陂溉田數萬頃中廢壞豪右私其利公請于郡而復焉扶杖躡屩往來泥潦中居半歲陂成田以常稔會峒寇竊發蠻寇新淦龍泉距縣不百里公佐其長聚兵以防禦同知有備引去俄傳寇且至同僚有懷印欲遁者公曰寇來否未可知吾曹一摇足亂先作矣有與素炬徧諭居人俾勿動而傳者果妄郡檄公行賑永新既至見饑民羸累請加振卹未報而命公督其租公歎曰此豈催科時耶則以論于州于

提點刑獄得勿督漕司歲糴諸郡公謂兵事未息白使者請罷之民逋酒息錢以數十萬械繫至死不能償又白弛其負皆見聽公之為人懇惻明辨故志常伸於上而惠得及於下使推而大之其澤物可稱數年汀有疑獄屢成而屢變公被臬司命鞫之未至一舍所微服徒行訪田野間具得其因負冤狀至獄破械將釋之吏爭持不可公弗聽巡尉及初鞫官懼得失入罰則以希賞詆公公曰吾欲雪無辜爾賞非吾志也未幾真殺人者獲于他邑公亦絕口弗自言其

後臨川有獄久不決前鞫者既得其情囚黠甚
使者臨問則窒耳以紙陽若不聞者數問則指
其耳使者疑且怒以覆訊諉公移書郡僚俾諭
意茍活因將薦之公平心液問以知前鞫報囚
竟伏其辜公之治獄於宜生者生之雖官吏交
沝弗為動也宜死者寘之死雖臨之以部刺史
之威誘之以薦舉之利弗顧也使進而司天下
之平其肯骫法以殉人阿意以貿寵乎晚年慶
元甫至而目眚作然兩造在庭猶譋之至前兒
女語之人人得吐情實吏束手不能銖髮欺去

之日送者至泣車下嗚呼賍公之行與政若此
其不自學出歟然則世之以知行為異路理事
為殊方者其又可信歟惜也畜之多而用之弗
遐故其事業僅爾然嘗考聖門之學以反諸身
為本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
為可知也若公者能自立而有可知矣至其位
之卑而知者少此則聖賢所不能必況於公乎
由是言之公其可以亡憾公配徐氏封安人子
芸堅皆世其學女嫁進士余雅仁孫三人公之
沒實嘉定十一年正月九日以十四年十二月

塟于縣北十里致孝嶺先塋之側予之生後公
二十有一年嘗知與尋開敎極不淺猶記公未
病時飲酣激烈或歌草堂翁嚴隱之詞以自侑
聞者為竦時起立蓋一世豪士也退考其平生
踐履不失尺寸是則宜銘銘曰

志之穹氣之雄斂而歸之法度中不歎卑
不憂貧中心耿耿常在民君有為卒莫伸
吁可悲託斯文

通判和州葉氏墓誌銘

公姓葉氏諱文炳字晦叔世家河南後有以客
省使刺泉州者過浦城覩山川秀異因居焉曾
大父仲通大父顯仁嘗范汝為倣擾募鄉丁保
里社人高其義父夢齡贈宣義郎公少刻意問
學再舉于鄉登淳熙甲辰第調晉江簿遷攸家
居數致書請益於文公朱先生及至官文公自
漳浦還以居官臨民之法告語甚悉頃公師魯
為守事多亂之決汀漳境上豪民相為敵讎帥
趙忠定公選官撫諭殆皆憚行公獨毅然請往
既至折之以理諸豪弭伏遂以無事嘗攝獄官
有商胡坐重辟寅緣納賂以求免又攝舶屬有

海商坐罪亦以白金因公里人以求贖公一拒
絕且斥里人不復通泉多公卿貴人州縣例承
迎不敢忤公遇事問理如何不以執故有所遷
就會詔內外從臣舉可為戰事官者類公以徐
誼陳傅良等應詔而公與焉秩滿調鄉浦令改
閩縣丞未上服毋孺人鄭氏喪哀毀如禮服闋
調筠州録參獄舍故湫隘遇暑溽因多疫公白
郡一新之由是無病死者嘗言獄事至重當顧
理是非不敢以上官喜怒為輕重前後兩太守
寬嚴不同公祗其所偏佽助之郡政賴以平允

漳浦吏詩奪民楊氏家貲械置獄吏不為辨決公
一閱得其情坐吏以罪而還其貲楊氏宗子有
橫取僧財俾殞非命者憑藉巨援析訶先公毅
然力爭卒正其罪郡失公用器下掌吏于獄推
鞫吏覘守意欲鍛成之公以迹狀未明請緩其
事久之盗者得守愧謝邊事作調兵于州營卒
悍行頗洶洶公諭之曰國家豢養汝曹久宜奮
前戮力國有厚賞何關為今當白州優爾賞給
遂聽命無敢譁改秩知仙遊縣初至决累年滯
訟於旬月間既又括廢寺田增廩以養士像故

相葉正簡公于學與蔡忠惠並祠富室有據官
地及寺田築堤植榕立屋于上妨民水利者累
政不能奪公以聞于部使者窮治之撤堤伐木
以復灌溉為農人利至今民有陳姓者與錫匠
飲博致爭匠醉夜歸踣死于道縣檄官驗其屍
皆謂陳實毆之死公疑之研問數四得其情請
聚官覆驗果因跌以死差役久為平民害公勸
立義役均產通差有爭手違者一裁以法故例
將迎工役責之僧刹公在官秋毫無所專配其
潔已愛民初終一意不易與同官語每曰貪汙

自多欲尚侈始小官俸廩幾何百爾皆欲如意
不受賂安從得清心寡欲正本澄源乃吾儒功
用秩滿造朝會有旨許曾作縣人言事公條人
才臧否戰艦姦弊楮券便宜三事以獻通判和
州將之官宣義公卒居喪之明年亦以疾終寔
嘉定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七官至奉
議郎賜緋魚袋娶張氏封孺人子男三惟寅惟
清惟允孫男六回孫桂孫榮孫甫孫穎孫榕孫
皆待補太學生孫女三長適中大夫致仕楊公
圭之孫繼祖次適鄉貢進士趙崇楹次未行子

之生後公二十有九年嘉泰甲子同試士三山
相與厚甚每心敬其為人及公歿惟寅請銘時
方之官泉南未及作後十有六年公始葬于登
雲里下沙驛之側惟寅又請銘適予再守泉行
有日念今不作無時作矣乃条其事而銘之

銘曰

斷斷乎其誠且直也廪廪乎其廉且白也
退嘿以自將樸乎其不外飾也仕雖不逢
有可尚之德也後將考公眡此石也

朝散大夫知常德府鮑公墓誌銘

予開禧中自延平從事入建帥幙府時鮑公粹
然寔掌機宜文字雖言論多與物忤實質直無
他腸當官不畏彊禦而未嘗為齷齪之事予嘗
憂其勁吾不可與世耦既而去為兩州幕以落
落坐紲殁于家後二十有七年公之子交龍來
浦城相與話疇昔回念在三山時公之爭議上
官前棘棘不阿與呵斥姦贓吏奮髯裂眥氣象
猶懔乎其在目也吁氣禀之性或柔或剛世無
孔子退由進求之教士各以其天資從事類不
能無所偏然剛者終為近仁而闒然媚世者鄉
原之行也交龍以銘請予不得辭公字醇父其
先自開封徙越又徙括為龍泉人曾大考安德
大考貽周俱以行稱于鄉考譓贈朝議大夫妣
王氏贈宜人朝議嘗一與計偕即不事選舉退
而自修于家里有訟爭縣大夫屬以平決鄉民
有過不畏有司之法而畏其一言公少敏悟刻
意經學弱冠入太學淳熙辛丑第進士調徽州
司户叅軍先是歲受租吏因緣為欺多過取民
困甚相與愬于州守以委公遂頓革前弊常平
使者命覈一道儲積虛實公驅馳幾半歲盡得
其利病以聞事多施行再調汀之上杭令邑多
彊刼盜公察其故率大家為囊槖每捕獲必窮
竟根宄所在痛懲之盜為衰息士風故陋甚公
得三山老儒俾職教導士始知所以學邑有旱
溢公禱于定光佛祠輙應它日詣州州久旱父
老白守請公以禱雨立至州人歡呼稱為上杭
雨州有疑獄久不決臬使辛公弃疾語其屬曰
自入境惟聞上杭令解事盍以委諸公一閱具
得其情囚以不冤橫死用舉者改宣教郎知崍
縣服朝議府君喪弗果上服除知建平縣屬歲

饑疫精振郎邑人德之而同僚有私請不遂者毀公于使者坐劾以免父老遮留條道後知吉之萬安始至為文戒吏民以遷善遠辠上下相安牒訴日稀因圄數空田里間無吏一迹吉之士風為江西冠獨萬安數十年無登科者公篤意教養士之能為文者必加優奬由是競勸于學比再歲弟奉常入大學者始相躡繡衣行部郡縣望風震竦供張爭務華侈公獨戒吏眡舊比毋輙加使者始不能無忤終以此知公及來閩中凡屬郡利若害與夫情民隱之實吏欺謾誕罔狀必具以白帥何觀文澹薦之朝謂公於別盡去弊功為多知融州融介居群蠻中時北邊繹騷徭冠乘間竊發距城數十里有羅其剽焚者公嚴立賞格督兵以捕而逋逃竄逸莫得要領徐察之乃其酋陰餌郡胥伺州家意嚮為出沒公發其姦鋤治之寇亦隨弭諸使者舉公治行為西廣冣入對極言攝郡之弊上嘉納焉擢知常德府湖陰俗尚妖祠用人於淫昏之鬼毀跡詭秘不可詰公閱他訟見民有橫死者疑為祭鬼即命審覈伏其辜焚祠毀像由是訖息

公之在官畫湖鎮清商舟安行違訟弗留吏饕掃迹諸使者狀公治行朝廷將就畀以節而兩臺吏憚公威嚴協力排詆竟以劾免浩然東歸岸巾扶杖放情山水間與樵牧相爾汝十年三續沖祐祠以某年月日卒年七十有三官朝散大夫娶張氏先公二十四年殁贈宜人子應龍先公卒次龍今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從龍登龍皆進士擢出繼長女適朝散郎通判鎮江軍府事梁正己先卒次適成忠郎監徽州績溪縣酒稅何處介次適進士徐安禮孫男七人女十一人公性任眞無矯飾交朋有過必直辭規切之是非可否惟義所在貴勢不能奪為公家惜財曰此吾民膏血吾不忍妄用卒之年十月五日葬于福山在某鄉某里

銘曰

有菀兮佳城偃月象兮福其名公之居兮

永寧以燕以庥兮後人其興

宋集英殿修撰王公墓誌銘

昔先皇帝初踐阼不自抑聖虛懷任人韓侂胄以戚畹出入禁中倚御筆徙兩諫官逹已者將

陰竊國柄集英殿修撰王公時爲學官深憂之
會有詔求直言亟上封事援呂公著張舜民李
光九三出臺而同列交章申救之去力言紀綱
所係憂在社稷以冀上意寤感實紹熙甲寅冬
也侂胄自是專輒蘇師旦復以人奴憸黠之尤
狐媚取旄鉞益張皇之而韓之門熏灼矣群私
人一律附和獨公在外不馳書侂胄居中則名
不上師旦賓謁俶然無所回撓及丙寅開邊公
以郎面對首陳用兵之禍有三可慮乞宣諭大
臣不宜輕舉又以不集議書詆侂胄遂援怒群

小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柟上疏章姚愈前論公
廷對扶植道學語及附趙汝愚爲學官與袁燮
孫元卿以道學溺士心坐之貲淺斥矣明年兵
敗獄起殛師旦竄鄧友龍侂胄又伏誅朝廷思
公言驛召入對首論人主之權莫大於自用而
亦莫難於自用所謂難於自用者以左右前後
浸潤膚受之不可隄防而非以外朝獻替繩駁
論奏之且爲侵奪也小人見人主聽納之專綱
維節奏未易撓奪則亦不敢萌干請之私矣天
子慊然終不肯自用史彌遠遂以一相顓國會

不雨詔百官指陳闕失公手疏歷論時政推本
洪範僭常暘若之證數羅日應斜合爲變請下
人謀上屢修好增弊而猶缺望謂夷狄亂華内
祀數出謂左右干政諫官無故出省謂小人間
君子皆謂之僭一僭也已足以致天變而況兼
有之乎宰相職在燮理陰陽而不雨久於漢法
當策免乞令彌遠終喪釋公正無私者置左右
引王呂蔡秦覆轍爲戒東宮得副本覽之且咋
舌危公公自不以爲忤後張允濟以閤門宣贊
舍人兼權臨安府鈐轄公謂此細事也而用權

臣倒破祖宗制不可封還詞頭先是丞相語公
此中官意公不頓丞相復詰公公正色曰宰相
而達宮禁意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
掃地矣數日徙起居舍人自是外補謫不復還
國其嘗讀公甲寅封事及所手示巳巳奏某疏
然太息曰漢汲長孺本朝王元之其人也自公
之言不行於慶元初故侂胄誤國而天下一壞
矣嘉定後不用公言彌遠得以行其私二十六
年之間斲國家元氣殆盡士大夫無復知愧恥
而全人希少至于今民悴兵愁盜賊作而戎狄

侵侮天下幾於再壞端平更化明天子方聚一
世之才併力作新之而如人既病之疾未可以
一朝起也嗚呼公之言於是大驗矣公諱介字
元石世家於吳後徙婺之金華曾祖矩祖敏泰
州助教考嵩卿通直郎贈朝奉大夫妣杜氏贈
太恭人公以紹熙庚戌龍飛進士第三人及第
積階自承事郎以恩霈磨勘七轉至朝奉大夫
歷任僉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入為國子錄太學
博士引親嫌通判紹興府知邵武軍罷奉祠知
廣德軍丁大夫公憂服除知饒州未上再入為
祕書郎度支郎官罷再奉祠江淮荆浙福建廣
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召除侍左郎官兼右
司兼太子舍人兵部郎官兼權禮部郎官國子
司業兼太子侍講兼國史院編修實録院檢討
國子祭酒充金國賀生辰接送伴使祕書監兼
太子右諭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起居舍
人除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集英殿修撰知襄
陽府京西安撫改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以疾
奉祠遂致仕公之外賦政也以化俗興民憂貧
安富為先務於刑惟恐傷人於訟先教化而後
爭奪於賦役度不可蠲者期會於民行之備术
旱荒饑甚具雖有不為苛持大體不求顯顯名
故在廣德民得為良民士得為良士大夫公族
閩郡為禱祠曰無使我慈父去去而人懷之其
治嘉興也如治廣德為慶元又推而大之減耗
剩折價分三等汰横江宿耄屯駐兩指揮罷生
酒局蠲豪家攙海斥漁鹽之利至今為便其在
朝廷每有大議論大更革大廢興大災異推事
建言無顧忌心在冑監惡士急急聲利嚴規矩
出入日進諸生堂上質問或造諸齋扣擊其進
否士風丕變蜀孫坦之載父母萬里來受業公
稟而教之果擢上第徐邦憲周端朝公所拔取
皆為聞人在青閣專意輔導講說琅琅皇太子
聽不為疲內春坊一日賢官婢氏擇配公聞之
白廟堂請遷之故家以正厥始嘗聞宴張燈大
上書切諫欲約宮僚分日宿直正救之又嘗為
接伴使回奏兩國通名而本朝不通諱乞釐正
以全典禮所見淮饑民剽盜因一一白之曰不
可使吾君不聞也其任封駁持法度抑汙吏闒
人戚鄉恩倖不卹怨又言二史不立前殿非是

某嘗聞光廟違豫久不觀重華宮都人洶洶公自營川走書諷趙公汝愚宗臣也宜率百官守和寧門以候六飛之動明年率學官上疏言壽康年七十親挈神器而授之陛下奉養可又闕于內淺宮壼旁斥黃門且言既壽康聽覽因此不安一負此名萬善莫贖蕭牆敵國有一不軌扶我而來何以自解未幾重華天崩力請視斂以爲自有天地未有無主之喪者激切痛懣人衰其言之忠又聞留正罷相之日傳伯成既遷之時正邪特未定公奮然兩言於上曰進退大

臣不可無辭以示天下深折陰邪窺覘之萌已而追數姚愈沈繼祖黨姦罪狀偕四給事一疏大夫以言事省去薦詹阜民李燔劉宰俱可以錄用人又稱公於賢不肖甚別白也此公之事某所見聞而縉紳間以爲難能者使公仕得其時不再與權姦接迹將盡發所學以著之用有益於國豈淺淺哉可歎也已蓋公性孝忠慨受學於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再娶鄭夫人其考知樞密院益國公僑實昏端明殿學士汪公應辰又探兩丈人問學源委其本末統紀繩繩

如一貫始對大廷危言正論畢晁錯公孫洪不道而蹇蹇然有劉蕡風烈光宗覽而覩權之其間極論自古朋黨之禍引漢南北部唐牛李以擬今事勢又言人主而不尊道學士大夫而不明道學天下爲諱則何以立國厥後見之言論政理皆由此其出也公事親孝大夫公嚴常遂其志杜夫人早歿公不得就養祿入輒對之流涕序旁闢所有嫁二妹田廬悉遜之弟初得任子恩又官之周族黨窮困不計有無嘗欲效范文正公爲義莊而未能交朋急援之不待告所

交皆吉士端人凡所汲引人不知其所自日所行事夜則筆之於書曰將以檢身也故行誼終始無玷公生於紹興戊寅正月以嘉定癸酉八月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六初娶于氏知潭州湘鄉縣諱汝功女也追贈恭人繼鄭氏今封令人子男一人埜以公遺澤補將仕郎第庚辰進士今爲朝散郎知邵武軍孫一人同祖公歿之明年塟邑之赤松鄉寶石山又十三年埜裒公平生所爲詩文奏議外制等二十五卷春秋臆說十卷通鑑解標自魏文侯至西漢末十五卷

皆發明成公繹題本意為渾尺集盖公嘗自號
渾尺居士取后山詩雖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
意也又摭其大方為家傳傳成来西山謁其銘
其墓某嘗待公同朝甚喜厚公之知知公之詳
埜又從余學謂余言取信来世余又何辭辭之
屬時多端乃手題家傳而先歸之後九年某入
翰林為學士始克為之銘無每嘆公由大蓬而
少宗正自西掖而右枝史其難進易退如此欲
為公與秘書監柴公中行併請于朝乞行諡惠
之典狀成且上意若公者允謂世之正人國之
名卿矣銘曰

彼婉孌輩　追怵患害　我石不轉
惟義所在　彼酣豢徒　爵祿染濡
我金不鑴　惟道與俱　權門熏灼
砥礪鋒鍔　抓忠對延　遑卹羅郄
執持宰柄　利誘姦正　危言弗避
謂有義命　直大而方　衰數見剛
不容何病　安於淮陽　玉雪其躬
無玷始終　並游地下　東萊成公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七

行狀

顯謨閣學士致仕贈龍圖閣學士開府袁公行狀

本貫慶元府鄞縣
曾祖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
妣石氏封恭人
祖椙贈朝奉郎
妣林氏贈安人
父文贈通議大夫
妣戴氏贈淑人

公諱燮字和叔姓袁氏其先出有虞嬀姓春秋時陳大夫濤塗始見于經兩漢之世最稱賢者曰博士固司徒安晉宋迄唐人物相望至我朝而四明袁氏浸顯其譜錄可考者府君諡生本州助教志志生贈太中大夫斐斐生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祿大夫轂博極群書登嘉祐弟嘗通判杭州蘇文忠公為守詩論賡酧相得歡甚公之高大父也袁氏世學源流于此倉部登元祐弟嘗守婺時蔡氏顯國其黨嘗宗者横于

一州倉部以法誅之入對徽皇以清心省事安不忘危為獻至朝奉通議皆以篤厚醇實稱于鄉戴媺人亦博覽圖史知古烈女生四子公其仲也公端粹專靜得之於天生數月乳媼寘槃水其前玩視終晷夜卧常醒然逮旦五六歲讀書數過輒成誦少長讀東漢黨錮傳猶編太息以名節自期乾道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為學錄公望其德容睟盎肅然起敬亟親炙之而同里之賢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璘亦皆摳手學朝夕以道義相切磨器業日益充大平居莊敬自將為同舍所嚴憚登升前廊範物以躬處事有法士益推服淳熙辛丑第進士孝宗在御久責治切有勸公對策宜謂大體已正當堅忍以俟其成公不謂然直以意對具言大體未正與所當更張者以是僅得丙科而言堅忍者竟為舉首公以舍選當得教官丞相史忠定公勉以姑為一尉遂注江陰是歲忠定薦士十有五人公在選中有旨審察公曰始仕而召可乎避次累年授生徒以供菽水江陰故兩尉弓兵合二百人後獨置一尉弓兵亦多虛額公至盡補

之葺亭教射躬自按閱其勇銳善緝盜者遇之加優盜輒立獲初弓兵散處閭巷至是始為營紀律肅整如軍伍尉舍旁有黃田港民居素稠密公以保伍法部分之因寓火政浙西大饑提舉常平羅公點妙選屬吏分任振郵事而就以江陰屬公公謂經理田野之政自一保始每保畫一圖凡田疇山水道路橋梁寺觀之屬靡不登載而以民居分布其間某治某業丁口老幼凡幾悉附見之合諸保為一都之圖合諸都為一鄉之圖又合諸鄉為一縣之圖可以正疆界可以稽户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姦偷凡按征發爭訟追胥之事披圖一見可决在田野為保社在軍旅為伍法韓信多多益辦用是故也公首以此為荒政之要由是民被實惠而欺偽者無所容訖事羅公薦于朝有旨陞擢既又循兩資終更入都周丞相謂當辭公班列必須三月其可公曰遲遲以待内除非吾志也且親老得便養足矣即就沿海制屬以歸紹熙初衆正在廷而公連遭内外艱未及用寧宗嗣位始以太學正召然待講朱公及諸名儒已次第去國矣

未幾趙丞相罷公知必不爲時所容然猶最入
學廷見生徒商確理道或謂諸生多上書議斥
時事不當誘進公不爲變迄以此論罷自是僞
學之禁興而正人無容足之地矣公貧甚退處泰
然久之得浙東帥屬再爲福建常平屬官嘗言
職分無大小皆當自竭非求人知滯訟如山窮
日夜繙閱凡所予奪無再愬者改秩通判贛州
未上會開禧邊事作兩淮大震援公謂海道通
山東宜謹備而内地盗賊尤不可不務防趙尚
書善堅帥浙海請公攝參議官後帥傅公伯成

因之公爲言備禦大畧及團結鄉兵事宜傅公
壹以相屬公周眂屬邑所至按閱井井有倫嘉
定初元天子旣誅權臣盡起當世鴻碩召公爲
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權考功郎遷丞奉常時
諸賢雖收召而鯁直者罕見親二年春因對言
曰陛下履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于朝人
情翕然以爲太平可致而欲竊威權者從旁睨
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因對顯言其姦陛
下竦然開納然龜年繼以罪去而權臣根據自
若群邪和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興師幾

危社稷嚮若陛下篤信龜年折於萌蘖之初豈
至是哉正人端士今不爲之惟陛下所用耳書
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往者龜年所進合
於道之言也今日復有指陳闕失盡心無隱者
卽龜年之言也陛下追思龜年盡嘗臨朝太息
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
陛下此時之心卽二帝三王敬賢納諫之心也
常存此心急闢剴切之言崇奬朴直之士若龜
年之效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沒衆龜年
繼進何憂天下之不治哉是歲都民艱食公又

言古者制國用量入爲出今當饑饉艱免之時
惟有裁節冗費自乘輿服御至百司庶府無所
不節以爲施惠之具或可以濟又論軍兵虚籍
宜用孝宗奬鄧宏淵故事凡軍帥有能以姦弊
來上者褒寵之不然者擯紬之軍實皆則民食
寬矣因言用度當節或恐有傷國體然民者邦
之本以邦本之故少虧國體未害也上皆嘉納
之而公請外甚力知江州屬歲不登公請于朝
貸椿管錢九萬緡爲糴本告糴旁郡計口以糶
循環相因市直頓平郡仰征稅以給公謂薄征

所以來商賈益損稅額擇僚吏以董之舳艫相
銜無苛取無濡滯至者大悅又謂周官弊餘居
九賦之末亦是用一端也於是塞滲漏稽餘羨
用類無乏郡治有亭扁以節愛凡非奉粟之正
者皆不取簡燕游削交餽至事關風教惠養則
役役為之大學官創福田院居貧嵗畧計經用
之餘緡錢猶二十七萬郡當大江之衝而城堞
不治因請悉舉為版築費報可朝廷患楮多錢
少令沿江八郡通用鐵錢勑牓下九江公曰此
令　出銅錢將盡閉藏姑緩揭牓何力言之俄

聞金陵以鐵錢二當銅錢一咸謂不便而朝廷
亦弗果行人服公之先見公每謂牧守兼兵民
之寄訓習師旅所不可後种世衡教射法可行
始至大閱以銀為的中者給之竟日無一焉乃
合卒伍時按試第其能以賞自是中者如擲破
的常數十峒寇鴟張上命副都統劉元鼎提兵
討捕公問何以平賊元鼎銳欲殄滅而實無必
勝策公告之曰諸峝崖谷峻險若輕入其阻未
易得志不如以重兵壓之勿與爭鋒而待其弊
元鼎從公言按兵南安不與賊角來則禦之而

賊果降提舉江西常平權隆興府事會朝廷新
易楮幣分遣中都官出使諸道察不如詔者帥
守奉承過當稍損厥直者即寘于辟公知上意
本以救弊而非欲毒民因王君棐銜命至為請
言之後兩月至臨川則聞官吏競為發擿黥流
之罪日報公歎曰吾可不為明主一言乎即上
章具論官吏以刻核之心行苛暴之政刑罰不
中民無所措手足邦本厥削深為國家憂願詔
監司郡守奉行寬大俄以都官郎召時更化六
年而頹綱未舉宿弊猶在上方恭己仰成公言

古者大有為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
之曰此心之精神而已心之精神洞徹無間九
州四海靡所不燭故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又曰帝光天之下二帝之精神也曰明明我祖
萬邦之君德日新宣重光三王之精神也二帝
三王終日乾乾自强不息故能全此精神照臨
天下至于今仰之陛下雖有仁心仁聞而大有
為之效未著願毋以寬裕溫柔自安必以發强
剛毅相濟朝夕警策不敢荒寧以磨厲其精神
監觀古昔延訪英髦以發揮其精神日進而不

止常明而不昏則流行發見莫非精神矣昔我藝祖當禹縣分裂之際整頓乾坤如再開闢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新者精神之謂也願陛下以藝祖為法則我宋之維新亦當常如創業之初又言帝王不可不勤於訪問上首肯再三且言問則明遷司封郎官因對言曰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退與朝士言莫不稱歎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情

然不辨或以為人主一言之失史官書之天下議之問而不當不如勿問臣謂不然自古帝王之言豈能無失惟得賢臣開陳正救歸於至善而已豈可畏人之譏議而終於不問哉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明年春遷國子司業又明年春遷秘書少監兼司業及秋進祭酒冬除秘書監仍兼祭酒公謂邇年士氣不振皆由本心無所興起而尸教養者有摧沮無開導以故日就頹靡每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之學常病世之學者徒知襲先儒緒言通貫經訓釋而未

能自得於心不足以為學吾心即道不假外求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竦然有得士氣日以激昂上焉者可與語斯道之本原次亦不失為謹敕士至國有大義叩閽投匭爭獻所聞始無負於天子之教育矣禁中銀器失上不忍坐主者命以錫易之公言陛下聖德如此而治效未著以臣管見或者君人之大節猶有可議者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語曰大哉堯之為君是故君子大之為貴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惟陛下恢洪志

氣毋自菲薄以成大功時韃虜甚强金勢日蹙我朝屢遣使不得通公言戰守無二道威聲雄畧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謝安相晉未嘗輕用兵也秦師垂至桓沖以根本為憂遣兵入衞安却之曰朝廷處分以定甲兵無闕味已定無闕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願陛下亟圖之九年春正月兼崇政殿說書因對條陳四事其一曰在易之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宜健而弱非天德也故君德弱則不進紀綱弱則不張法度弱則不修號令弱則不行台內

而弱則中國不尊治外而弱則夷狄不懾女真
將亡無愚智皆知之陛下愛惜生靈遵養時晦
似未失也而揣摩迎合之徒遂欲奇於無事有
言不可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爾加以是名時
所甚諱則不敢復言而不知我能自奮則不戰
而屈人兵我不自強而示人以弱則適以召兵
安能息兵韃靼夏人自昔雄盛新興諸蕃兵力
亦強皆知中國之弱日夜垂涎伺隙而作竊恐
兵端浸啓而禍患未易平也陛下可不法天行
健磨厲精神破庸人之論以強中國之勢其二
謂賞刑二柄不原乎天則朝綱弛而國勢陵頽
大明公道以救其弊其三謂旱蝗相仍民大飢
困而長民之吏慮蠲放太多罕以實告故飢民
不可勝計而惠施不能徧及晉之李雄李特初
起不過流民寖盛乃據擅蜀鑑觀往事可為寒
心我朝內帑之儲本為凶荒備所宜止絕它費
專以振飢為急其四謂廣謀從衆則合天心今
侍從之臣所以資獻納之益也日近清光而不
聞有所咨訪通進一司所以達庶僚之言也虛
名僅存而不聞有所規箴則是朝廷之衆事實

未嘗與天下共之也自今事關利病皆當廣咨
博訪是為至公是為天心行此四者易於轉圜
而臣猶慮未能盡行者諂諛之風未息而蒙蔽
之患方深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而孟軻亦曰
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得乎崇觀政宣之
際此徒寔繁所以靖康之禍至大至酷今日所
當深戒又言向者女真甚強中國不達所以受
禍今之韃靼猶女真初興時上曰亦聞韃靼強
盛公遂言今日未皇他務且須咨訪臣下但能
行此一事其效立見陛下即位之初群臣多聞
玉音自為韓侂胄所誤惟恐有錯所以咨訪甚
少上曰錯不妨乎對曰古人稱獻可替否若皆
無錯則惟有獻可無否之可替矣上曰予違汝
弼汝無面從專賴臣下正救十一月權禮部侍
郎陛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進侍講猶兼祭酒
公謂人臣以經誼輔導人主非徒誦說而已因
講詩二南於先王正始之本后妃輔佐之道所
以自身而家自家而天下者既敷演厥旨深寓
規儆之意至列國變風有關乎君德治道者亦
委曲開陳託其義以諷十年夏四月霖雨不已

公言善為天下者當使陽制陰不當使陰干陽今淫雨為災兼旬未止此陰盛陽微之證也一二年來正論漸微正塗漸梗賢者潔身而去諂諛緘黙以順為正者尚多有之豈天意戒蠢尔殘虜敢犯王畧皆由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陛下必欲國勢恢張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肯詭隨公論之所屬而沉伏於下僚棲遲於遠外者拔舉而尊禮之則精神立變誰敢侮之虜矣燕徙居于汴來索歲幣未予輙舉兵寇邊或欲以攢年歲幣輸之公謂果出此不可以為國矣請對具言所以不可與狀又謂用兵一事雖治世不能免以言兵為諱以安君為樂變生不虞無以禦之為計踈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附者甚衆皆拒絶之有至於殺戮多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安知虜不能激怒之使讐我乎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擾吾邊疆而吾舉兵北向欲擣其虛必解而去從而躡之腹背受敵此制勝之奇策也不知出此而戰於境內兵氣不揚矣又安能決勝乎上曰開禧我先用兵彼直而我曲今日虜人叛盟我直而彼曲公對曰

今日之事要在陛下剛明果斷振作士氣上然之公復言歲幣不可與上曰却可以此賞有功七月請對論今之刑政未明者四事國不自重以人而重忠良布列重於九鼎姦諛並進輕於鴻毛今自更化以來非才不用而國勢寖弱戎心遂啓者則以所用之才非眞才耳似奮發而實怯懦也似多餘而實寡陋也不皇皇於仁義而汲汲於榮祿也已不自重又豈能為國重乎國人不服又豈能服夷狄乎今之儒師固有德望巋然舉世推重者分閫廬南未為不用而地非切要不足以觀其施設今之忠賢亦有慷慨論事名聞夷狄者宜還天朝增重國勢而遠守支郡未究所長舍莫邪而用鈆刀弃周鼎而寶康瓠是非顛倒何以立國今日民困甚矣重以貪吏政以賄盛監司牧守更相餽遺習以成風於是昔之優格者今凋弊矣昔之驩樂者今愁歎矣行都之建垂九十年生齒雖蕃衣食未裕蓋自楮幣更新而蓄財之多者頓耗鹽筴屢變而藏鈔之久者遽貧頻年水旱民無餘貲物貨積滯商旅不行故大家困竭而小民焦熬市井

蕭條而官府廛置之勢所必至京輦之下人心不
寧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
蕭墻之內也朝廷舉措人所觀瞻罪當重而輕
輕之禁當嚴而輒弛之皆非至公無私之道開
禧用兵一時將帥扞患守城者不爲無勞事平
之後延以臧謹責之豈漢家宥李廣利赦陳湯
之意夫政刑苟明強大之隣不足畏政刑不明
微弱之虜不可忽又謂當今之計當以漸圖之
因舉伍員圖以敝楚者與李泌困賊之謀王朴
開邊之策爲上言謂三人者皆欲先困之而後

取其功雖若少緩而十全無失乃所以爲速十
一月又請對言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則朝廷之
勢尊邪正雜揉忠讒並進則人主之勢孤今在
廷之臣惟靡曼是娛惟珍奇是好淫侈相高燕
樂無節同堂合席不聞箴規赤心謀國者果如
是乎賢才之於國猶禦寒之衣裘養生之穀粟
汲引善類無間親疎所以報國也今推賢揚善
固不爲之而挾私害正者乃或有之合於己則
掩覆其大過異於己則指摘其小疵毀訾發於
私情而眞才不得展布赤心謀國者豈其然乎

星象屢變其占爲兵甚可畏也而不以爲憂帝
城之近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不以爲怪旱蝗
之後征科如故殘民之大者而不以爲非導諛
貢佞媮合苟容以徼寵祿又豈赤心謀國者乎
植私者衆赤心者寡人主以所憑仗其何以董
朝廷乎又言王辛光州之勝可謂奇功而行賞
差薄上曰賞豈可薄薄則無以激勵後人公又
言自昔備禦夷狄不過防秋今則無時不至如
四月犯光州是也上曰春夏亦不可不防公言
陛下但能選用赤心謀國之臣布滿朝列日聞

忠言朝無闕政夷狄自然率服上曰卿言甚當
又言陛下垂意宰屬精選才士以充之然政事
不勝其多而宰屬止於數人耳目不能徧察思
慮不能周知急則鹵莽緩則稽滯甚非所以稱
維寧輔也願詔大臣增置掾屬廣求賢俊秉心
公正者爲之則所補多矣十一年正月天大雷
電繼以飛雪公言雷乃發聲蟄蟲啓戶著于月
令之仲春今先期而發已非其時矣雷陽也中
國亦陽也雪陰也夷狄亦陰也當春而雪未爲
害也而作於雷震之餘陽已發泄而陰忽用事

有夷狄侵侮中國之象豈小故哉盡自殘虜竄伏汴都陛下不忍遽絶仍與通好遺黎歸附者拒而不納故此曹惟我是怨而殘虜以我為怯糾合群怨致死于我陛下履至尊之位而見輕於垂亡之虜辱莫大焉其可以不奮發乎書曰元首起哉起云者奮發之謂也元首奮發則國人莫不奮發矣深懲既往之失圖回日新之功恢張紀綱振起頹惰以伸中國之威破夷狄之膽此所謂奮發也雷霆之變人皆以為陰盛陽衰所致此皇天啓佑上聖欲以剛濟柔而成以陽制陰之功也陛下可不仰體天意乎二月真除禮侍兼侍讀金虜侵軼西陲公進對言蜀利害甚悉大畧欲開示大信以結並邊忘義之人俾為吾用則虜不能安又謂暴秦特我虜去中國遠權運難繼故和可以久今假息之地密邇於我利有在焉豈其願盟汴地四平難以立國欲奪我險要為駐足之地昔犯蔣充襲漢發匕至蜀觀其志非專為歲賜也且所以欲和者固皆責爾往年四月聘使之還甫入吾境而犯順之虜亦以是日入難信如此和可恃乎成可撤乎

巧於窺覘萬一乘我少懈奪我江源順流而下不可不慮也夫藩籬嚴密彼安得以窺我根本堅壯彼安得以搖我因言蜀之急務六欲復階成和鳳之保障使據巴蜀之人材優大安戰功之賞與夫教民兵防邊患紓民力修數甚悉且謂藝祖得蜀甚難今可不思所以保蜀之策人謂國事之可憂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如蜀何者其地至遠也有才而無識者不可以為蜀帥有勇而無謀者亦不可以為蜀帥何者其任至重也奏畢反復再三上曰可見卿忠誠愛君公進讀高宗寶訓推演甚詳而上亦王言屢發其尤大者則因論進退人才之公上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惟其至公所以為大論賞罰適中上曰柔而不中則為姑息剛而不中則為霸道剛柔皆得其中則為王道論趙鼎言呂頤浩過失而上則曰此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又云上下之情交通則為泰不交通則為否若臺諫不言何由得知論擇宰相而上則曰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為治之要道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

忠義之流既與虜爲仇彼方仇之我則和之大拂其情倒戈又嗟誰與禦之堂堂中國卑詞厚幣謹奉垂亡之虜自示削弱誰不侮之自古立國固有終不與虜和者石勒來聘晉焚其幣何獨今日必欲通好乎財用未足兵力未強以通和爲戒若非體國者究其實而言求和自我不保其往將有無窮之悔絶不通和事雖難辦是乃久安之策上曰卿可謂忠直矣十二年冬時雪雖應俄頃即止公謂此洪範庶證所謂豫常燠若者也陛下蚤朝晏罷不殉貨色不盤遊田無逸豫之失而有逸豫之災其故何歟以臣觀之所謂逸豫者非必貨色遊畋之謂邊烽未息戎事方殷而優游恬愉若四方無虞之日眞才未用宿弊未革淹淹焉入於頹弊之域卽所謂逸豫也因言時雪未降惟陛下致誠感假庶幾丞回天意上曰朕日在禁中致禱公言古人應天以實要須修明政事登進忠良屛去邪佞此乃應天之實又請以內帑付外廷俾任鉤考之責未幾復對論蜀關外事宜曰今春虜犯興元歷金洋以至大安我師勦之威聲震矣然大羊

百事荒其後讀續帝學至司馬康講洪範三德哲宗問只此三德爲更有德起居舍人王巖叟請書于冊以示萬世公言哲宗發問不過兩言而當時賢臣其喜如此以此知帝王之學要在發問上曰問則明不問徒然無益於事又讀至上官均言好學好問公言人主豈可不好問不好問則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必不能盡知說書柴中行亦奏須觀所問之人邪正公言但觀其所言爲己乎爲國乎則邪正辨矣上曰若爲一身計便是小人又讀至講讀官皆有講義中間侍讀獨廢程瑀隨事著明其說公言臣所以每遇進讀必從而敷陳之此乃法程瑀所以事高宗者上曰若只讀一遍何益公之意以爲儒臣進讀當熟之以陳說人主務學當參之以好問故覼縷言之而上亦應答如響啓沃之助於是爲多公德量恢洪充以涵養嘗言伊川程公稱明道先生視其色接物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入人如時雨之潤爲善形容有德者氣象平居待物粹和之氣可挹至立朝論事則義形于色凜不可回一時正論賴以宗主而同列始

有側目者矣讐虜垂亡聘使屢返非我絕好彼自內訌公謂歲幣不必與議者以為當與困獸跳梁屢蹂邊鄙彼自為寇非我與戎公謂戰守不可弛而議者以為當和孜孜獻納有言必盡近臣之職所當爾也而目曰多事侃侃守正不阿特好平生之節不可屈也而指為好名公丐歸至八九上迄不之許會三學諸生伏闕上疏斥主和者之非既而全臺論列乃併公以罷十二年六月也太學諸生三百餘人祖餞都門外且賦詩以別公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雷雨作

解草木甲拆此吾志也以直得名豈其心哉明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溫州辭陞直學士皆奉祠如初明年春疾大作而神觀精明著述弗倦或勸公宜少休者公曰吾以此為笙鏞筦磬不知其勞也八月庚寅猶竄定近作疾革矣醫來必正衣冠以見癸巳薨于正寢公受知寧皇終始簡記既薨之三日寧皇亦弃天下嗚呼痛哉公官自改秩十二遷為太中大夫爵自鄞縣男再進為伯食邑自三百戶至九百戶今上御極陞顯謨閣學士加秩二等致仕遺

奏聞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皆再百自諸老淪謝天下之士視公出處以為輕重及是聞者莫不傷悼太學諸生相率為位於西湖之昭慶寺以哭四方之來奠者其辭皆哀孚者稱公不以爵氏而曰絜齋先生云寶慶三年上有事南郊以二子登朝贈金紫光祿大夫紹定三年　明堂恩贈開府儀同三司自象山先生闡明大道揭以示人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公始遇之都城一見即指本心洞徹

通貫發警策之言字字切己公神悟心服遂師事焉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信居一日豁然大明因筆于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差通體吾道道不在它此公自得之實也慈湖楊公與公同師造道亦同而每稱公之覺為不可及其見諸言論則曰人生天地間所以超然獨貴於物者以是心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又曰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又曰直者天德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

嘗不直回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其告君以此其教學者亦以此某之漕江左也公贈以言謂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大雅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維此大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少懈者懼其貳也至為作忠宣堂記則曰心本不偏制行而原於心斯不偏矣凡此皆所以推明本心之善也又嘗言道不遠人本心即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謂不差矣然未能為一則猶有間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謂其未能無間則雖近猶遠爾惟夫全體渾融了無間隔則善之至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非吾以一貫之也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義為二也其言益精切矣雖然公非苟知而已少而任道晚益自力其致遠也萬里之涂跬步未至不敢以遂休也其任重也萬鈞之負錙兩弗逮不肯以遽已也閎其量必欲如滄海之涵浸粹其行必欲如璠璵之光潔嘗言人心至神翳之以欲則不神矣故其脩身以寡欲為主勇

猛奮厲痛自懲窒又謂人之欲無窮必求所以滿其欲非道而取何所不至養小喪大淪胥不仁不義之域豈不哀哉晚於所居為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官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厲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廢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以此自警且以誨子孫云公自少有志經濟之業毋謂為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故其所講明者由體而用莫不兼綜謂學不足以開物成務則於儒者之職分為有闕自六藝百家與史氏所記莫不反復紬繹而又求師取友以切磋講究之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游所得益富永嘉陳公傅良明舊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其志以扶持世道為己責然自始學於義利取舍之辨甚嚴嘗讀論語至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慨然歎曰士之知所輕重當如是矣辭受進退惟義所在金

石弗渝方孽臣顓柄天地閉塞徊翔蹕冗不以為辱公道開明群賢拔茹致位禁近不以為榮惓惓一心惟王室生民是念事有不可陳義固爭蓋將尊君重朝而措天下於大寧也道不果行齎志以殁然其所立固已偉然為萬夫之特矣曾子所謂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孟子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者於公見之公之事親如天事君亦如天由其本心昭明隨事著見有一無二親雖殁敬奉遺體舉足弗忘無適而非親也身雖退心在闕廷一飯不置無適而非君也於昆

弟友愛尤篤弟禮亦事公如嚴師從兄濤嗜學固窮其亡也為斂塟嫁其孫女之未嫁者於宗族賙貧拯厄備極其至於友朋忠而盡自為幕府事其長敬以誠及在朝廷每言君相同體愛吾相者所以愛吾君也故勤勤納忠寧有違怫而不忍蔽欺嘗告之曰導諛雖可喜未必非賣我之人鯁言雖難聽異日乃真能不負者也公賞鑒絕人李正鄭誠之始見于鄭傾蓋如舊交嘉定初李與丹陽劉君宰偕命召公謂某曰此二人者皆所謂有所不為者也其後二公果皆

如所許云少而嗜書白首弗厭凡聖賢大訓切於己者味之終身夜則默誦病亦吟諷講道于家以諸經論孟大義警策學者於書禮記論說尤詳其所成就後學甚衆博觀群籍取其切用者會粹成編謂法度之言自秦以前乃可矜式故有先秦古書若干卷謂學士大夫不知兵則武夫悍將得肆所長而緩急無以應變故有兵畧若干卷謂祖宗成憲為人臣者所當講究故有皇朝要錄若干卷其為辭章根本至理一言一句皆胷襟流出謂語孟中無難通之辭難曉

之字故凡所著不為奇崄刻峭語而溫純條鬯自不可及晚而好詩嘗賦進德堂諸篇雖味幽遠而於一卉木之芬馨一羽毛之鳴潔輒寄興焉曰吾之自修當如是也此豈苟為賦詠者邪奏議藹然忠誠讀者感動銘誌敘事有史法諸子裒其集若干卷藏于家公之在宗正也修寧宗玉牒在樞廷修經武要畧先時修書官頗不經意將進則取具臨時公涖職即悉力編摩後數歲乃進呈大要多出公筆史院修高宗寶訓紀錄過詳公刪繁就簡見謂得體後修孝宗實

訓遂專以屬公退自儀曹坐史館輒終日書蠶
成而公去議者又欲用司馬溫國公編通鑑故
事俾以書局自隨或言國史出外有禁乃止公
娶邊氏進士交益之女先公二十有一年卒累
贈中國夫人至性淑行見公所為墓志墓在鄞
縣某里某山之原公薨遂合壟焉某年某月某
日也子男四吞喬某官後若干年卒肅某官甫某
官商某官女四 云云 孫男五 云云 始公嘗言所
貴乎世家者非必七葉珥貂如漢金張八葉宰
相如唐蕭氏名位雖宗而不能皆賢何世之有

若東都之袁楊二氏氣脉聯屬名德俱隆則可
謂世家矣吾之先世雖出處不侔然皆忠信正
直爵有賢譽其不謂之世家乎後嗣子孫努力
奮發不自菲薄必欲追前人而及之亦足以為
世家矣乎居訓勵諸子率本此意肅胥躡世科
甫冠多士公不以自喜至其德業有進與當有
可紀則為加飯故士大夫言家法者必袁氏為
稱首云某之與肅同年進士也暱公寔丈人行
而於其德學則願師焉嘉定中再同朝不鄙其
愚以為可教故於嘉言善行多所親覿歲在甲

戌持節去朝辱公訪別于南山之佛舍語及國
事幾於涕流公之盛心昭揭天日至今猶赫赫
也公之塋慈湖楊公寔為之銘於公大節纂寫
盡矣顧其娀微委折有未備者繼公粹學偉行
為時儒宗忠言至計有補宗社而爵命品秩又
已應易名之典肅等將有請焉謂某盍為之狀
慨念疇昔誼不得辭雖筆研蕪廢猥醸是慚然
不溢美不失實尚庶幾公平昔之志謹狀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行狀

公諱體仁字元善姓詹氏其先光州固始人十

入世祖還于建之武夷自公之父授室浦城張
氏遂占數焉曾祖澤民祖僎不仕父慥弱冠有
異材鄉舉第一與五峯胡先生屏山劉先生游
相好也晚始得官為贛州信豐尉虜亮覦邊丞
相張忠獻公開幕府辟以從論兵事多開納以
公贈朝奉大夫公幼出為伯舅後年二十一中
進士乙科大夫役于京師護柩旋塋過時而哀
不忘又持張氏祖喪三年經紀其家教仲舅以
學鄉間浩然歸重調饒州浮梁尉宴獲盜如律
郡欲上功非其志弗就也為湖州歸安丞推姦

抑彊貧弱得職又持張氏祖母喪服除爲泉州
晉江丞程尚書大昌司馬侍郎伋相繼爲守尤
賞異待以賓客禮郡有疑獄必諮焉公氣和色
温持論根本忠恕二公常敬聽梁丞相其郡人
也雅知公會入相薦公于上前召除太學録拜
歲遷博士時學官皆天下選公周旋其間最久
而成作人材亦最多除太常博士時方定高宗
廟謚或執堯宗之議堅甚公言中興之德莫盛
於商高宗今以堯宗謚非惟於古經傳亡据且
使大行不得以中興之功自顯於萬世此禮官

罪也議遂决遷丞攝郎金部光宗初諭封百官
公具考覈財賦源流以對請詔大臣以省臺員
裁冗食節浮費等事始於朝廷達於州縣具爲
綱條品目使可舉行而勿爲浮議所沮要在本
之以至誠惻怛行之以公平簡易守之以堅確
悠久使弊去而物論不駭事定而人心不搖庶
幾制度既立財用日豐有詔令户部稽考以聞
提舉浙西常平公請浙右之有漕渠非止通餽
運資國信往來而已蘇秀常潤田之高卬者實
賴之於是開漕渠濬練湖置斗門爲旱潦備又

以餘力立舉子倉刱安濟院所活不可勝紀歲
鹽本錢數萬以紓亭户之力歲終鹺利倍增除
左曹郎湖廣總領始至激勵將帥使知朝廷恩
意湖廣楮幣視京券爲輕軍民患之日久公捐
貨泉百萬以權其直輕重始均明年就除司農
少卿江上諸屯多貸置公擇其累衆者增給餐
錢不請益於朝而用度足藏粟歲久至陳陳相
因不可食公命糶其腐敗之江且廣糴以補其
之異時諸郡之隸總所者賦輸或不以時符移
督償銖髪不貸公曰郡亡從出必取諸民今幸

蓄積有餘不至乏興弛以予民可也爲倅奏蠲
其負九百餘萬而諸郡財力始寬武昌瀕江多
水災公與諸司同築萬金堤以防其溢人謂公
儒者爲政知療瘵飫飢而已逃卒千人入大冶
因鑛鑄錢亂幣法剽掠爲變公語戎帥宜速討
曰此去京師千餘里上請須報賊勢張矣於是
群黨盡殲人始服公創變爲不可及越歲召歸
班至則除太常少卿陛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説
以感動上意其略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
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

說之睽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允所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群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堙鬱煩憒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說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九㢘疑情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茂建皇極丕叙彝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天下幸甚孝宗既上仙公帥同列抗疏請登蹕過重華親臨大祥之祭辭意尤懇懇時有欲以正宗為大行謚者公言壽皇聖帝以旁枝入繼事德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有宜謚曰孝公深於禮故前後定兩朝廟謚異論莫能奪議者韙之阜陵將復土公爭以為地勢卑不足以妥神靈時宰故知公及是議不合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擁節旄過家人艷其寵長樂地大物繁而俗本易治前二千石用刑過差民慘不樂公至盡解苛嬈物情便安浮圖之宮甲於東南命僧率有常直公曰是賄賂公行也乃命各從公舉而境

內始亡儥僧推廣社倉法以振業窮民以拯溺子之弊條約甚備後莫能易居亡何言者又前山陵事罷郡屏居者八年時論紛紜處之憺如也從屋霅川酣飫圖史人莫窺其際時有起胥史為大官氣燄熏灼掃門祈福者踵相躡公使浙右時實嘗為公役至是多方鉤致公公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敗亡日矣胡得以汙我其後果如公言復就圖知靜江府春行視農見其田器薄小不足以盡地力乃為詢訪簡易之法物別為圖授之又為浚井導泉以便行旅嶺外民貧財匱公撙節浮蠹為閣十縣稅錢一萬四千蠲雜賦朱勝等錢八千昭桂折布自建炎以來為民患公建請蠲免而二州民力始蘇古城具膦相攻餘兵逸入境管公調兵且拊而海道寧移守鄂州州兵民雜居多疆梗不奉法公治尚寬至是易之以嚴曰此變通之術也除司農卿復總餉事士懷舊恩鼓舞迎拜歲比弗登人艱食公曰民病若此可以非職而弗恤乎亟先便宜振廩而后以聞邊警日急小夫憸人爭承間抵掌言用兵希用事者意公奏記廟堂具言兵

不可輕動請遵養以俟時皇甫斌自以世將家好大言公聞語同列謂其必敗事移書襄陽軍行亡紀律公指謂人此何異綠林下江之流已而果敗公之先識類如此俄屬疾以開禧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終年六十四公天姿超邁志宇卓然自釋第歸即從故侍講朱先生游講質疑義其學以存誠謹獨為主造次弗渝常患世儒論經多失本指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也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

而無穿鑿之患矣傳覽群書自天文地理卜筮醫藥百氏雜說靡不通於渾儀漏刻俱嘗親製以測驗皆合趙渙造新歷以獻公為作序中書舍人黃公裳一見嗟異因以定交著象數總義一卷曆學啓蒙　卷莊子解五卷為文者不經意而明白卓達根於理致雕鏤剞劂之語壹不出諸口神識恬暢喜論說古今遇佳士良友窮日夜語不厭聽者忘疲居朝廷好盡言或議論盤錯衆相視莫敢先公輒為辯析是非成敗無所諱亦以是賈憎於人惟一時賢俊氣合道同

者常推敬周丞相當國公號納知名士三十六人周丞相不能用已而多所收擢公之力也紹熙甲寅趙丞相將定大策外廷無預議者獨諉公與左司郎中徐誼達意少保吳琚請憲聖垂簾為援立聖明之地其為諸賢倚重如此然公立朝自信所學於辭受出處之際尤不苟故雖仕再登朝而位不過卿列所蘊未究卒抱其志以終可勝惜哉公既沒而召至或謂公而不死必嚮用矣嗚呼考公平生出處大致當衆賢用事時猶不能少貶以求合其能自詘於權門翕赫之日乎事無鉅細有不合於義必爭其能無言於弄兵首禍之日乎使公而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七

祝文

鎮江廟祝文

廼者吾鎮秀民歳以上春良日相帥抵薦于神因飲福焉所以答鴻休而延靈貺也某以持節過蒙獲與斯會敢陳菲薦因控悃愊吁自慶元龍飛以來南宮捷音不聞於鎮人之耳者蓋十四年于今矣豈神無意於此邦之士其寥寥而弗嗣也明天子將複下求士之詔惟神其大庇茲土俾濯纓天池驤首霄漢者繼踵而起豈非

神之大賜乎仰冀明靈監此誠禱

廣恵廟祝文 乙亥 建康

嗚呼江東之民困敝最甚者莫如桐汭旱蝗之裁酷烈最甚者又莫如今歳夫以甚困敝之民而遇甚酷烈之裁幾何其不化而為餓鬼流而為餓隷此某之所以朝夕憂危思所以拯救者如其躬之疾癢然而賙卹賑濟凡人力之所可為者有司固不敢辭其責至於均調雨暘銷弭裁沴凡人力之所不到者非神其曷有濟維王自廟食于茲土凡幾百載矣民恃王以為父毋有水旱而必禬今嗷嗷之氓有甚於赤子之待乳哺神之仁亦豈忍坐視其將盡廢命僕僕展謁祠下所以赴愬於王者如此惟哀恫斯民而亟救之更千百年其敢忘神之大恵

中元水府廟祝文

某自春徂冬三至禾石而三謁王顧豈有私禱㦲以王之威神歘碓震耀能相上帝而澤下民故也今民病劇矣若冬又無雪則無麥春又無雨則無禾哀我人斯將隕溝壑王其忍聞之乎廼者飛霰之祥效于日至矣惟神終此大恵使

一臘三白以祛沴氣而兆豐年若乃田事既興膏澤時至茲尤農人之所跂望者王其哀恫斯民民亦世世事王無怠

廣恵廟祝文 廣徳 祠山

於皇王之神功聖德夜被天下而靈響震發豈肇乎此邦猶日升暘谷而燭萬國江出昆侖而吞百川也某自行西方遇王之祠未嘗不肅然起敬況於巍巍炳炳衆廟之所祖廟歟日之良

若其區區為民致請者則敬心以禱

又瞰茲誠皦然可貫白日

廣惠廟祝文

世以仲春 日為王始生四方士女大會于祠下是非有無蓋不可攷矣然於此乃見人心歸戴之切焉夫民視王為父母而謂王不以子視斯民者愚不信也今江東之民艱食方甚亡異於赤子之失乳惟王以父母之心哀之救之以全其生而塞其望幸甚

范忠宣公祝文

維 嘉定九年歲次丙子二月甲申朔初四日丁亥故丞相忠宣范公祠堂成具位眞某謹率

僚屬以羊一豕一告祠于公曰嗚呼紹平之元公自畿縣來倅江東曾未數月入為御史故其行事不少概見獨其所賦籌思堂之詩刻石猶在誠通造化念其群生有德之言隨寓發見茲非為政者所當矜式乎是用闢堂之東楹敬祀遺像以寓高山仰止之意若夫立朝之大節行已之大方晢以沒齒惟公是則明靈不泯實監此心

廣惠廟祝文

之為郡介乎浙右而隷乎江東然厥甚瘠則夐異乎江浙之風以下下

上之賦雖粒米狼戾且冀其[illegible]而不足况於逢歲之艱凶既前驅以旱魃之虐燄兮又後繼以妖蝗之銛鋒環千里皆赤地兮况望其櫛比與崇墉赤子嗷嗷而誰愬兮分捐瘠於溝中嗟人力其奚施兮賴神明之哀恫霆靁霏其三白兮又零雨之濛濛既優渥而霑足兮復及時而趨工顧某之何知兮屢干瀆乎靈聰蓋隨扣而隨應兮曾吚之鴻鐘豈某之愚足以動神聽兮蓋神之愛人故願鑒乎微衷瞻旗旌

之披野森雲旗之繽空苟兼旬之明霽即坐收其全功神既加惠於其初兮顧豈惜委貺於其終冀燥濕之孔時俾黍禾之偕豐易枯叢而肪潤轉愁慘而春融某將大書特書以紀神之休應兮期焜燿於無窮

諸廟禳蝗祝文

在詩有之去其螟螣及其蟊賊毋害我田穉夫此人事也乃以屬諸田祖之神何哉蓋禦菑弭患在神為之則易而在人為之則難日者本道郡邑以蝝生聞天子有詔俾長吏禱于山川百

神之周是亦周先王意也惟王廟食歲久陰威
赫然雷霆奔風馳山嶽可撼況區區蝗虫之孽乎
驅之攘之以升炎火是直噫欠間耳庶共致祈
立俟嘉應

廣惠廟祝文

某聞者伏謁祠下敬以三事有祈于王威靈赫
然隨荅如響綸音誕頒錫以廩粟爲萬石
仰甫之民賴以無饑又聞歲除至於人日嘉雪
頻仍宿麥蒙潤非王之慈仁寵賜霑霙其何以
底茲某與二邑十有四鄉之人同深抃蹈惟是
溪湖之流尚梗舟楫之運猶艱一雨霈然使千
艘浮動此尤朝夕之所企望者惟王其終惠之

奉安范忠宣公祠堂祝文

故丞相忠宣高平范公廼者仲春卽壽思堂東
楹以妥公像雖有以見區區尊賢尚德之心然
其規橅簡陋氣象卑狹每欿然爲之不滿也頃
田告登振廩訖事旣新貢宇遂建斯堂撰日之
良載嚴祭奉冠劍山立德容穆然儼乎立朝之
英風元祐當軸之盛烈凜乎其在目也九泉可
作吾誰與歸秋菊寒泉薦此芳潔茲誠炯炯公
其鑒之

謁夫子廟建康

昔者先聖之門果如由藝如求然後許以從政
某也器凡而學陋曾未及二子之彷彿而叨恩
出使還寄以一道生靈休戚之命宜其不足以
稱塞也然節用愛人之訓拳拳服膺者未始一
日而不敢奉詔守泉遂將去此誓當畢益尊所聞
而行所知以終無負聖門之律令尚饗

明道祠堂

明道先生其年未弱冠已知誦夫子之遺書雖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況於秉使者之車然
學力未充其愧於民者多矣叨恩假守誓當服
膺訓言益求所以用力者庶幾有以贖今日之
過乎尚饗

東南嶽廟等處

某書生爲吏無以踰人惟有不欺皎如星日賴
神之賜訖遂終更詰朝有行不敢不告尚饗

范忠宣公

故丞相忠宣高平范公迺者建公之祠於浴舍
瞻仰而取則焉今雖去此然積有遺

書始亡異奉香火於左右也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誓畢此身毋忘明訓尚饗

劉忠肅公

嗚呼公生於建水而波於金陵光明秀傑之氣當已鬱而爲喬嶽凝而爲列星至於論議之崇欽事業之偉偉播在簡冊者又將垂千載之儀刑某以鄉閭晩出雖不及執經於堂下然讀公之書考公之手蹟彷彿其平生竭來江左屬歲饑饉鮐背黃髮之叟誦乙未救荒之績往往欷歔而涕零某之覩公無能爲役獨於遺訓之炳然者每拳拳而服膺其於惠保無疆之政旣嘗竊取其一二復刊梓以布之海內庶幾傳此方挾此藥者皆是以起沈瘵而蘇醒玆命守泉謹拜謁祠下而去[illegible]自今强學力行益當思所以自厲者上以無忝於師訓下以不辱於鄉評尚饗

鎭安廟祝文

某不恩列位于朝者凡八年莫遂於禁林吏莫重於稽古禮文之事而某也獲

有所獲皆使指可謂幸矣非神之佑其何以遂玆懷[illegible]過家敬謁祠下惟神推所以福某升而均福於一方俾珪組繹聯嗣是愈盛豈非某心之大願乎不腆酒殽具將誠意

靈濬

靜慶惠廟祝文

某將指二年蠲補於民乃若民瘼以吉而遽應親疾以懇而效愈則皆有賴乎神神之有大造於某也盡與覆燾而惟均故命守泉敬謁祠下而去若夫禱賽之需則已付諸某屬豈足仰報於靈休姑以少酬其夙心云爾

梨山廟祝文

惟神以唐名賢膺宋祀典封爵之崇極于二等威德之盛被乎一方雷沙之民飮食必祭盡無異子之於父母也某承詔守泉道出鄕郡謹當躬詣祠下而迫於卒役遂不克前敬馳擇香茶布誠悃雖今此行屬當大夏高堂有母華髮颯然老陟浮川衝暑蒸濕人子之心不無憂虞伏惟聖靈寬賜擁佑俾起居飮食無異平時壽祿康寧益受多祉是神有大造於某也期以代還

邵仲報謝茲誠炯炯王其鑑之

梨山廟

某復有微悃干冒聖威仰惟靈佑善應廣濟昭惠王在唐之季來守建安實有惠政故自騎雲帝鄉之後邦人懷之廟于梨山以祀以享者于唐史事迹可稽此學古之士所共知也惟是詩篇遺文藏在三館學者無自而見焉某頗以私錢刊于廟中庶求其傳且俾奉祠祝者寶之以為鄉火之助惟神其幸聽之

梅山廟

五顯王准神封爵之崇極于二等威德之盛被于四方睠是仙山有嚴廟食邦人畋戴奉祀尤虔某承詔守泉以下並同梨山

又狀

某復有微悃干冒聖威某昨在奉常獲見徽饒二州所奏加封五顯王本末皆謂神姓曰蕭伯仲五人今考之建安誌神之姓氏伯仲皆與徽饒廟同已封至六字王梅仙之祠乃尚仍五通竊所未安某與郡人同請于漕臺綸告與婺源德興二廟封爵一體

顯聖靈享新觀聽惟神其幸聽之

謁先聖廟文泉文

某不佞幼讀先聖之書至於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未嘗不喟然三嘆以為苟得千里之地而為之則為斯言也真藥石之良規槩杇之至誠也今天子不以為愚且陋擢守南土茲非推行所學之日乎夫一事之不謹不可以言敬一令之非誠不可以言信錙銖濫費不得為節用毫髮横取不得為愛人一役之妄興則非時使之義顧雖不敏敢違初心

惟不得罪於此邦之民然後為無負先聖之訓神靈如在尚監此心

社稷

某叨被恩除假守茲土載惟社稷民命所依祗若故常按行封壝用嚴國典式對神休謹告

諸廟

惟上帝以好生為心肆命諸神以奠方域聖天子以憂民為心故環千里付之守焉幽明雖殊其所以為民則一而已某猥以非材承乏茲土凡其職之所當為與力之所可任者不敢不盡

其方若夫均調雨暘銷弭菑害則非神乎孰賴
尚惟陰相以康斯人宜惟民荷寵靈其亦與受
無窮之賜

東嶽

五方有嶽岱秩畧同而岱宗之祠獨周徧于天
下者以其居平秩之方而主生育之事故也某
猥以非材来守玆壤凢可以致力於民者不敢
不盡其方前下同

趙忠簡

惟公以忠正德文爲中興名相第一某高山仰

止于玆有年被命此来獲蹥公武於八十年之
後緬懐遺烈凛然若存何以薦誠惟此危酒

韓中令

惟公以景徳丁未来守此邦盛德格天寔生人
傑是宜父子並祠至今載瞻儀刑敢不起敬

王詹事

睠是泉山爲一都會牧守相望多時名臣惟梅
溪公遺愛尤盛蓋其所以脩身治人者一出於
愈久不替某自少小即嘗誦公
詩仰止高山于玆有日敢圖俛倖

四十七年之間方將朝夕勉焉以
玆誠炯炯公其鑒之

蔡端明

惟公以忠言惠政著于中外至和之世實自蠻
甸来守此邦以便親輿之奉流風善政人到于
今稱之某之視公無能爲役然聞者九重假寵
之意明著訓詞賔用 仁祖命公故事顧惟不
佞將何以堪之惟當仰止高風以庶幾其萬一
英靈如在尚闡斯言

顔尚書 徐都承 程尚書祝文

惟公以法從名臣嘗鎮玆土實有遺愛在其邦
人尸而祝之迨今未泯某祗事云始謁見惟勤
載瞻儀刑肅然起敬

姜相公祝文泉州南安縣

嗚呼公以鯁亮之資盡言於精忠之主一斥不
復没于遐陬然清風直節千載而下猶凛凛有
生氣彼脂韋輭美寵竊一時而遺臭無極者未
知孰爲得失也玆因祠事肅致幽宫酹以一巵
喟然三嘆

開庸告諸廟祝文

地之有溝渠猶身之有血脉也血脉宣暢則體安而氣和一或底滯則疾疢生矣某被命來此考按圖志則知郡縣之溝堙閼歲久盖自林侯祈之後未有冊議開濬者淤泥惡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為癘疫州人病之匪一日矣顧念庸拙涖事方新懼於煩民未敢輕議而寓公同僚交相勸勉謂將興悠久之利不可憚信宿之勞博參輿言亦以為便乃涓良日命庀工徒維城與隍神職是主威靈赫然尚克顧相使畚鍤之下如掃浮埃役者不勞而功以克就此州人

之幸也某之願也

到任謁韓魏王祝文

我
宋盛時莫如嘉祐伊誰輔相曰韓與曾惟
宣靖公固為泉人若忠獻王則又生于泉者也山川之靈鍾此人傑顧不偉歟郡圖有祠寔惟育德孕賢之地高冠大劍儼如生存某祗役云初敬伸款謁若夫法公之所以治相治郡者而治泉顧雖無庸其敢不勉英靈未泯實聞斯言

開湖祝文

郡東有湖其來尚矣在慶元中守臣劉公頴實命開濬乎疇萬頃灌溉所資其利一也以固風氣以壯形勢其利二也廣仁聖好生之德富臣子報上之恭其利三也而二十年間有司因循浸不訾省枯涸浸甚某甚懼焉捐庫緡以募工當農隙而舉事庶幾民蒙其利而不知勞仰繄明靈尚克陰相功以丕就則報其敢後

修城告諸廟

郡之有城以蕃衛也比歲守臣嘗一新之矣曾未數載復以圮聞某自蒞州村即為營葺乎此而重用民力不敢輕舉以至于今茲因農隙稍加

繕治力所未及者則以俟後之人仰惟明靈尚克顧相俾即數旬之近而成百雉之功某之願也邦人之幸也

土神祝文

守臣之職實曰捍城城圮不修咎將誰任三農之隙以漸繕完惟神其相之幸甚謹告

春祈祭諸祠

謹以清酌脯脩之奠祭于云云古者春秋祈報之禮惟施於社稷載芟良耜之詩是也今併及於廟貌之神盖以水旱蟲螟之禱於是乎在有

不可得而廢者若夫先賢之祠特以寓邦人去
思之意而非為祈禳設也考諸舊儀有未安者
不量其愚輒用釐正自今以始釋奠于先聖之
明日則遣官以祠而繫祈報之禮廢幾於義為
得惟神其幸鑒之

諸廟

春之有祈故事也而其勤勤為民之心則不敢
以故事視也前者祭儺之非既改而用牲矣此
復申戒攸司益虔厥事凡所以盡内心之誠而
冀神之或饗也然豈有他求式雨暘以時疫癘

不作使民有為生之樂而無感嗟愁恨之聲吏
之所望於神者惟此而已洋洋如在實聞斯言
仰翳明靈賜以饗荅

慈濟廟

維古之制捍患禦災有功於民始在祀典神之
生也以和扁之技妙起死之功飄遊既升靈宮
益著此邦之民不幸有疾求救於神者如子之
愬其親神亦隨其所苦救而療之如親之愛其
子嗚呼其可謂捍患禦災有功於民者已矣歲
時當祀乃未及與非闕典歟載念此邦密邇南
土疾癘多生春夏之交多以病告斷
以今始著為定例一歲兩祠于神仰惟英靈監
此誠悃俾民無疾痛之苦則吏亦免怵迫之憂
將千萬年永事無斁

慈濟廟祝文 四月二日

某以疎庸繆膺郡寄䀌民之疾猶己隱憂今春
以來二氣均調札瘥不作繄神之庇朝夕不敢
忘乃者閭巷郊野之間浸有以病告者與其既
甚然後有祈于神豈若及其尚微亟控斯禱惟
神哀恫瘵俗亦願有以捄之於其初庶幾民之

獲全者多而神之用力也易吏既獲免其責而
民亦事神益欽豈不美哉

為民患痢告慈濟廟文

傳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言親之於子惟恐其有
疾也郡之有守所以父母斯民也民有疾而守
不加恤可乎今閭巷之間以痢下為苦者衆守
能閔之而不能救之既有愧於民矣神能救之
而守不以告其罪當何如哉肆命元僚致祈于
神神其救之使病者有瘳而未病者獲免豈惟
亦將謂神之德於無窮

東山南北岸兩渡祝文

聞者以渡舟之多溺也深惟長利欲聯百艘而橋之盖嘗以諗于神矣而議者不以為便夫見其可而圖之與慮其不可而遂止九皆為民而已然新路改築舍迂而近其距舟更創去危即安亦不可謂非悠久之利也惟神嘿有以相之俾無風波衝盪之虞無魚龍噬齧之患行者濟者各適其所安民亦不忘戴神之賜

北山清涼祠祈雨祝文

嘉澤久曠魃燚將萎共惟守土之臣寔掌勸農之政雖冬而禱雨盖往昔之未聞然志切念民豈敢常之可徇用殫悃愊仰扣真祠名山峨願及斯時亟降蘇枯之澤庶幾嗣歲免貽艱食之憂

北山謝雨祝文

間以旱暵有禱于神雲興雨濡旋荷嘉應芃芃之苗將槁復茂神之為賜大矣然自今至于秋成無非望雨之日惟神終此大賜使膏澤時至卒歲豐年實邦人之慶也亦守土者之幸也

諸廟謝雨祝文

比以甘澤久曠懇禱未孚夙夜以思不勝震惧維神血食此方與守土之吏同任其責今茲一雨沛然萬物生氣不惟為吏者得以少寬其憂而神亦為不失職矣然而焦枯雖解滲漉未深若能大赫厥靈使滂沱之澤飽足之民望則拜神之賜有加無已於答嘉貺輒敢布之

忠孝祠堂奉安祝文

真位眞其謹率僚屬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旌表義關林公司空忠勇蘇公某不佞奉天子之命來綰虎符視事之初考按圖志則知此邦前哲有如林公之純孝至行蘇公之精忠大節光明卓絕標準百世既祠于郡學使為士者知所勸又祠于通衢使凡居是邦與往來之人皆有所瞻仰嗚呼世降俗末為人子而不塋其親與塋而不以禮者有矣視林公之躬自陶甓負土成墳者何如哉為人臣而欺其君與臨小利害而選愞畏避者有矣視蘇公之舍生取義以死償節者何如哉祠像告新敬伸欽謁清風如在嘆仰不忘

諸廟祈雨祝文

聖經所載惟麥與禾今禾既登場所至告稔拜

神之賜渥矣乃季秋以來雨不時至高田之麥欲種而無水以耕下田之麥已種而無水以溉此農人之所甚憂況夫風高氣燥則居者用虞泉枯井竭則汲者告病惟神幸哀斯民而賜之嘉澤使憂者以愉虞者以安病者以息是一舉手而三患弭也神其可無意乎

諸廟謝雨祝文

廼季秋以來雨弗時至嘗以三患有請于神荷神之靈賜以響荅將萎之麥芃然勃興既涸之泉坌然充溢而燥炎之氣又化為潤澤真所謂一舉手而三患弭也不腆卮酒持酹于神維以薦誠匪敢言報

張大帝廟祝文

某曩在江東適罹歲旱凡所禱請惟神是依今在泉南復值冬旱躬走祠下為民致祈信宿之間甘澤隨注將萎之麥芃然勃興既涸之泉坌然充溢其拜賜也渥矣不腆卮酒持酹于神維以薦誠匪敢言報

張大帝　通遠廟祝文

古者春秋祈報非大神不與蓋農重事必其威靈震赫足以闔闢陰陽召呼雷雨者然後可望以豐稔之施惟　帝　王功參造化澤被生靈為日久矣屬此中春虔修時祀惟王鑒其念民之切而再賜以上熟豈獨為吏者知德於王民亦永永事王無怠

諸廟謝晴疏文

比者洪濤山涌之日雨役甚至其勢蓋廪廪不也使閉霽少遲則平疇萬頃皆將卷為巨浸矣幸神靈加惠茲土使雨隨止而川不溢芃芃之苗賴以獲全厥施豈淺淺哉不腆樽酒以告虔尚惟相之迄俾有歲

謁先聖祝文

昔者祗謁云初嘗以服膺洙泗之訓自列於先聖之前雖在官三年恪守惟謹然其可愧亦多矣蓋學有所未充則政有所未善固其宜也易鎮江西責任彌重將何以稱塞惟當益尊所聞庶幾萬一之進於皇元聖尚迪其衷

諸祠

假守是邦于今三載材疎政拙有愧前脩獨惟此心庶幾脗合叨恩易鎮敢不告行

忠孝祠

祠二公以範風俗自某焉始叨恩易鎮遂將去乎惟當監厲忠孝之節以無忝於二公較然此心尚歆格鑒

遊仙山頂祈雨祝文

昔者真人之始封也綸告誕揚固有變利叉物之褒矣今境內之旱前所未睹風日炎熇良苗將萎此正真人推行變利之時也夫雨暘之數雖出於天然上穹至仁易以感格山川百神僕能為民致請未有不能回造物之意者況真人列名仙籍隸職紫清又非山川百神之比何惜不為一方赤子致其更生之請乎今旱勢極矣民命危矣於此時而不亟救之後將無復可望者矣敢以誠告尚其念之

周真人祝文

謹以素饌昭告于　勅封沖應真人靖惠夫人曰有崇斯山作鎮南浦真仙宅焉多歷年所庥吾一邦厥施甚普寶軸綸書光賁琳宇寶帝令之俾職茲土維時常祀曠典是惧我我儒纓相帥作古有鉍斯馨有請斯酎徹闢其端日歲壬午維仙之飲玉液淋露維仙之饗豹胎麟脯豈伊區區可薦尊俎物雖甚微誠意攸寓睠是賓興敷詔萬寓得披其尤貢于天府九茲士類志在軒冕維吾真仙各傳以羽如鵬之運如鵠之舉　如蛟龍得被風雨逢辰效奇立功至主豈人寔能維仙默助若甄之陶若冶之鑄洋洋文風視彼鄒魯英英人才媲昔伊呂于卿有光于國有補茲願甚宏非仙疇予尚惟至赦仁此覬縷

北山祈雨祝文

維年月日具位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北山之神傳稱名山大川能興雲出雨者始在祀典溫陵為郡以泉得名有崇北山實州之鎮神仙所宅霧雨所藏一方仰庇惟日久長今歷旬不雨多稼將枯群情嗸嗸若隕川谷願以靈源一勺之水散為闔郡三日之霖使槁苗復興民命獲濟此神之職也亦邦人之望也謹告

社神

維社有神寔主我民曰社與民厥重惟鈞歲旱民饑亦神之叛願於未然畢力以救

勾龍氏

於我惟神于祀配食有功于民故莫能易兩不以時民且告瘁神其捄之反掌之易

稷神

維稷有神所主惟穀兩暘以時嘉穀乃熟芃芃者苗賴雨以濟尚哀斯民俾克有歲

后稷氏

惟神之生百穀是殖更千百年祀以爲稷今穀方茂而雨不時哀而救之匪神孰尸

風師

在易有之雨潤風散其於生物功則一貫雲氣𪾶合雨乃滂注所求於神願霽斯怒

雨師

瀕海之邦土瘠易槁潤澤不時則以旱告一雨通宵已拜神賜願更滂沱俾卒有歲

雷神

鼓動萬物惟雷之功有神司之隱隱隆隆惟霆之轟雨乃大至敬共有祈日夜以冀

北山祝文

古者諸侯有國凡境内之山川必有祀焉後世祠廟既興而山川之祀遂廢徒知像設儼然而謂神明在是而不思興雲雨以澤百物者寔山川之功廟寖而不祀可乎某涖事六初適以旱告徧走群望而北山獨先焉豈非以其巍峩尊雄上與天接雲氣所自出故歟頃者一雨通宵已拜神賜矣邇日以來旱氣彌烈神能賜之而不能發之殆非某之所以奔走乞靈之意也敬持瓣香載控悃愊興膚寸之雲以雨四境使人知山川之功不在祠廟下豈不休哉

清源洞祝文

乃者中夏以來農畝告旱比雖得雨而潤澤未周　特復就禱群情磬然如墜塗炭仰惟至人起出世表與造物游召呼神龍嘘吸雷電惟無意斯民則已倘誠有意則爲一方赤子以請命于天興膚寸之雲以膏潤四境直反掌間耳惟仁慈其終念之

東嶽諸廟

某自莅守符居慚喜最惟三載極憂民之念而一毫無營己之私質諸明神庶幾無愧叨恩易鎮敢不告行奉親在涂尚靳陰相

辭清源祝文

某假守三年蔑焉攀績惟於斯民念軫晨夕十日不雨以旱爲憂五日之雨又虞橫流區區此心實貫天日銷變召和則媿無術有崇北山眞仙宅焉駕風鞭霆妙用無邊某以誠求仙以誠答有如鼓鍾應手鏜鞳百穀穟穟群甿熙熙維仙之功豈人之爲旣列于朝加以顯號又竣于辭愆遠是 今雖去矣忍忘泉人頌言陰佑終古常新山茗澗泉薦此芳潔神交窮冥則未嘗別謹告

仙遊山頂祈雨祝文 辛巳五月 時爲漕

竊聞之天以雨暘之柄付之山川百靈猶人君以刑政之事付之牧伯守宰也民有戚嗟愁歎之未伸牧伯守宰不得而專者當同心以請于朝廷然後民瘼可蘇歲有旱乾水溢之不時山川百靈不得而專者當同心以請于上穹然後灾變可息蓋推行天地之仁者山川百靈之職也推行朝廷之仁者牧伯守宰之任也顧焉有幽明之間哉夫雨暘之數雖出於天然上穹至仁易以誠格今境內之旱可謂酷矣回造物之意而救生靈之灾正此斯民有望於山川百靈之物也伏惟慈仁毋以定數不救請諸天而以爲民請命者任諸己使甘澤普沛而嘉穀獲全神旣有辭于民民亦永永事神無斁謹告

鷲峰靈澤殿祈雨祝文

勑封靈澤夫人大仙惟大仙之靈肇於百丈一方之人所共瞻仰于茲有年矣間者靈澤之封實定于某之手夫豈諂大仙者哉有是實故有是名大仙之所不辭亦某之所不得私也廼者聞諸道涂大仙復將震耀威靈於鷲峰之上其事甚異其詞甚夸人皆信之某獨疑之何哉蓋澹然無作而雨暘晉疾之求各以其類應此正直之神所爲也以禍福動愚民而要其不正之享此淫昏之鬼所爲也孰謂大仙之正直而肯要人以奉己乎此某之不得不疑也及抵西山及有以其親覲告者眞若可信而無疑矣某之愚猶恐其出於依托也蓋大仙之所以信服於邦人者亡宅惟仁而已今不恤其民之有亡必欲其差次出錢以廣宮室豈大仙之心乎若某不審其事之眞僞而竭蹶聽命焉非惟見嗤於

士論且將獲畢於大仙矣是以未敢即任勸率之責而顧有謁焉厥今高下之田方以旱告大仙誠能大庇斯民而亟賜以雨使穀之將收者無秕而不實之患而欲槁之苗翁然以興則環數鄉之民將奔走稱謝之不暇某於是時慨然任勸率之責亦為有辭矣敢布腹心惟大仙實圖之

南嶽行宮

某之為學也以不欺為本雖未能至而竊有意焉屋漏之隱如對神明不敢忽也況今作牟乎茲巍巍靈嶽雄峙天表顧盼在目雖欲自欺得乎惟廉惟仁惟公惟勤朝夕兢兢期於無愧尚惟降鑒迄用有成

社稷

維社稷有神民命所司涖事之始職當按視鞠躬拜謁不敢不虔農事將興尚期陰相雨暘以叙俾克有秋

城隍

城隍之有神猶郡國之有守幽明雖殊其職於民則一而已某叨蒙上恩來鎮此土深惟責任之重凡躬行之當勉與民瘼之當紓朝夕兢兢不敢自怠至於禦除菑沴丕降福祥則神之職也尚惟加意俾寧厥居民亦永永事神無忘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九

祝文

潭州謁先聖 癸未正月

昔某之治泉也惟節用愛人之訓是服是行其去之日不獲辠於泉人賴此而已今者叨蒙上恩作牧南楚委寄之重又非泉比將何以免責哉惟於所謂節用愛人者益勉其所未至焉某始祗謁于庭燗焉丹誠尚冀昭鑒

先賢祠

濂溪先生周元公明道先生程純公伊川先生程正公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五峯先生胡公南軒先生張宣公晦庵先生朱文公聖學不明千有餘載數先生相繼而出遂續孔孟不傳之統可謂盛矣惟時湖湘淵源最正蓋濂溪之生實在舂陵而文定父子又以所聞於伊洛者設教於衡嶽之下張朱二先生接迹于此講明論著斯道益以光大然則天之生數公也所以幸天下與來世而湖湘之幸抑又多焉頖宫有祠其來尚矣某雖不敏然於數先生之學蓋嘗用其力者而庸駑之質欲進未能叨恩假守用敢謁于祠下緬懷遺風當益自勵冀於斯道或有聞焉施之有政庶乎寡過惟先生其相之幸甚

漢高帝

漢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惟漢之興繇祀四百深仁厚澤肇於高祖而成於太宗威神在天實相下土若時楚服廟貌在焉惟二帝之心今之嘉惠湘民者亦無異於昔之愛漢赤子也某叨恩假守敢不告虔尚惟嘿佑俾克用乂

漢長沙文王　長沙定王　長沙陶公

傳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是以後世不忘也夫為政而使民沒世不忘斯亦難矣王之受命國于茲土蓋千有餘祀而民奉嘗之如一日也嗚呼此豈可以智力求哉某叨恩假守敢不告虔尚惟嘿佑俾克用乂

三閭大夫忠潔侯屈公

某之後先生也蓋千有餘祀而於離騷九章一讀一興嘆焉甚哉先生之忠於國也世降俗末媚倿成風過其祠者可以砥厲頑矣某雖無似願師其人於千載之上視事之始敢不告虔履潔含忠益當自勉

賈太傅
某之後先生也盖千有餘載而於太息流涕之
書一讀一興歎甚哉先生之忠於國也（下同 忠潔）

端潔譚公
譚端潔公昔新莽氏欺天誑衆盗有神器時則
龔大夫凜然抗節不食而死著在青史至今猶
有生氣靖康之難古昔所無而在廷之臣甘心
屈膝於偽楚之庭者不可勝數惟公秉志之死
靡渝横流滔天中屹砥柱易名曰潔與龔同稱
某叨領守符偶在公里顧瞻類水祠像在焉清
風凜人千古不泯酹以巵酒歆其永懷

忠節十位
昔者王厚之難晋氏危若綴旒惟時賢王實刺
此州慨然倡義志殲兇逆群英協輔共圖厥勛
事雖蹉跌而一時臣子知有逆順之理卒以殲
賊其功豈不偉哉爰暨本朝間関南渡蠢茲孽
虜蹂我湖湘卓哉四君寧死無辱明綸誕布錫
以嘉名與晋諸賢實同廟祀激勸之指厥惟深
哉某竭来殿藩獲瞻祠像酹以巵酒歆其求懷

春祭諸廟祝文
春之有祈豈惟故事民之望歲蓋出至情矧以
非材甫茲假守慨念長沙之故國也非樂土之
舊風将勤庶俗之坊安豈宜一穀之不稔肆陳
菲饌用敬靈聰曰雨曰暘願協四時之叙多黍
多稌迄臻百室之盈

祭太守禮部朱公山長監簿周君安撫忠
肅劉公（岳麓書院）
吾聞捃摭六經掃地人文尚闕學校闕如美哉
朱公来守茲土以經術導民而書院之教以興
賢哉周君繼長是山以德行見褒而書院之名
以著中更圮廢亦既有年維忠肅公丕振厥緒
自堂而序輪奐一新教養之際於焉大備三君
子相去二百餘年而尊經勸學之心前後如一
祠像並設豈不宜哉某以非材繆塵分閫顧惟
涼德何以長民教化所先敢不加意肅容祗謁
如拜下風勉紹前規庶幾弗墜謹告

祭胡給事墓
故武夷先生文定胡公之墓自 熙寧以還新
學孔熾春秋一王之法闇而弗章公聞道伊洛
慨然以尊君討賊自任著為訓傳大義炳然使

洙泗之道復明而判舒之禍以熄其有功世教可謂盛矣某自少讀公書考觀行事高山景行仰慕何窮九原不作竊用興嘆茲叨　上命來鎮三湘惟公生於武夷而老於衡嶽既鄉閭之先哲又道德之宗師有瓚其丘實在寓里爲鈔揭印敢謁拜無從爰遣祠官敬陳菲薦仍禁止其樵牧且訪問其後人與起士風庶其在是英靈未泯尚鑒此心尚饗

祭胡侍郎

昭告于故致堂先生侍郎胡公之墓惟公早侍家庭實聞至道壯登侍從屢進昌言正章蔡弃權之誅斥汪黃誤國之辜英風勁氣獨立不回旋觸權臣遠竄嶺海方且心潛魯語之大訓臚論溫公之遺編著爲二書垂耀千古某以晚出幸同鄉邦顧瞻丘塋適在郡境往致一酹慰其子孫殁而不忘鑒此誠意尚饗

祠部

故祠部郎中胡公之墓公以賢哲之嗣得家庭之傳著通旨一書亦既有功於聖筆對權臣數語尤足深折其姦心與言高風仰止惟蓍往陳一奠用表寸誠尚饗

五峯

故五峯先生胡公之墓昔者洙泗之門高弟甚衆獨曾子傳之子思而子思傳之孟子爲得其眞自餘源遠末分散爲異端其亦多矣某嘗竊謂子思之功在聖門爲最盛蓋上能大其師學而下能發之英賢卒昌斯文孰與之匹維兩程氏講道河南曰謝與楊得其要旨文定早歲俱從之游既誠其身復以教子公之生也氣禀特殊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優游自得抱道以終友畀其徒曰子張子斯文有託誰之力焉仰視子思庶幾無媿某以晚學緬懷遺風敬遣官僚往致一奠尚惟嘿相於道有聞尚饗

祈晴諸廟祝文

東作方興惟雨是仰此豈禱晴之時也哉蓋氣數乘除豐歉爲可長慮於今則或縮於後此守臣之所甚懼也今溝瀆川源在在充溢譬之飲食饜飫而已一或過度則反爲留此又守臣之所甚憂也况積涝則麥爲之傷食濕則蠶爲之病休戚所關皆非細事是用齋心潔慮禱于有神

掃除陰霾不復霽景在神直易爾以神之所易
解吏之所憂惟慈仁其亟念之幸甚謹告

嶽麓湘江祝文

祭法有之山川丘陵能出雲爲風雨曰神又曰
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嶽麓湘江之爲山川可謂
能出雲爲風雨者矣而春秋之祀顧弗之及非
曠與歟屬茲霖潦惕然興懷方念卽爽塏之地
以望而祈焉然暘遂未天宇清霽矣是用易祈
爲謝且繼今以始與祈報之禮焉郡計少舒又
當立之壇壝永爲嚴事之地神其大庇茲土場

之有年俾人知山川之功章灼不可誣如此豈
不休哉謹告

社稷祝文

凡禱祈之事必先社稷禮也屬者霖雨過度載
於靡神不請矣而獨未及於土穀之神此其不
知禮之尤也媿懼之念方惕然于中而雲陰劃
開霽景呈露矣是用躬拜壇壝之下旣以爲賽
答之謝顧自今至于秋成其爲日尙遠而所望
於神者益深惟時其雨暘無過與不及俾年爲
有年則土爲樂土其敢忘神之大惠也哉謹告

諸廟謝晴祝文

迺季春以來雨澤過度輒抒誠悃禱于有神朝
夕嚴恭以俟嘉命果蒙響荅若鼓應桴甲子之
朝垂霢霂沐矣清風旣發羣陰盡開宿麥將登蚕
幾有望秧苗日茂柳又可期嘉與斯民共拜靈
貺尙惟矜憫迄畀有年謹告

諸廟祈雨祝文

俗以仲夏再秋爲分龍之日曰雨曰霽歲之豐
歉於是而占焉儲粟之家亦必俟是日之雨然
後月泄其所藏以惠閭里其利害豈它日比哉

載念湖湘實爲洞俗歲雖告稔民食尙艱一有
不登立見稽窘是用先期三日以齋告于有神
惟神愛民之心不減於守土之吏幸哀而憐之
賜以滂沛之澤則一稔可卜百憂以寬拜神之
賜寧有紀極謹告

諸廟謝雨祝文

比以龍會之辰嘗禱是望輒殫忱悃禱于有神
荷神之靈甘霔旋降有禱有謝惟禮之常爰飭
有司肆嚴昭答然壬戌欲雨而遽晴甲子欲晴
而小雨豈秕政之多有且愚誠之未孚哉自省

循致不祗懼尚蘄於宵變沴爲穌迄俾有年麥
全民命尚饗

諸廟祝文

六月之雨聖人筆于麟經其不厭數也明矣惟
潭之爲郡實頻大江兩未彌旬則怒濤歕薄下
田之稼渰乎其可憂況益水之陽爲山之原以
況溢告而湘陰人以澇聞矣則某之所以奔告
致祈者其庸敢後乎惟神至仁早賜開霽庶全
一稔以惠我民謹告

諸廟祝文

乃者分龍之望雨神既幸惠之矣雨足而慮溢
又惟霽之望焉求之於人且厭其數況神而可
瀆乎然區區之誠方動於中而杲杲之日已赫
乎其在上矣嗚呼神之格思不可度之如此繼
自今其敢不愈敬之哉尊酒告虔匪以爲報尚
饗

祈雨祝文

七八月之間旱從古以來病之蓋良苗之將穟
猶嬰兒之欲長膏澤之弗繼猶乳哺之失時命
之存亡於是焉在其忍恝視而弗以告乎惟神

不愛須臾之勞以救其垂絕之命使民獲有年
之賜則吏其敢忘神之功謹告

祈雨諸廟祝文

昔者呂氏之書以秋行夏令爲災漢人論兌離
之洽亦各有其時焉自穟秀閱月有半矣而蟲
陰之雹方熾膏潤之澤甚微諺謂九秋乃如三
伏陰陽失叙莫甚於斯秕政干和敢不自省惟
神赦吏之辜憫民之苗油然而雨俾非特洗歊
煩之氣抑以全豐稔之功稽首投誠立俟嘉應
謹告

祈晴祝文

乃者穀方華而旱某以爲請而神畀之雨矣今
者穀既成而雨甚又以爲請神其可無意乎蓋
前日之旱猶嬰兒之失乳今茲之雨猶飽而將
疾二者俱危道也然吏知其危而憂之而已若
夫憂之而人能救之非神其孰望乎今事勢亟
矣一日之雨則未有一日之傷如拯溺然不可
緩也惟神毋愛須臾之勞而賜以旬日之霽使
民不失終歲之望神亦無廢前日之功謹告

謝晴祝文

秋大熟未獲方興銍艾之功雨三日爲霖懼失豐穰之望爰齋精而有請荷慈憫之亟從開霽麓之晷雲煥扶桑之飛景翳廷甲子獲覩暘稼之憂將近孟冬行畢滌場之役敢申祇謝仰答殊恩尚蘄彌月之晴克保有年之慶臣某無任激切感荷之至謹告

祈雪祝文

考諸傳記雪爲五穀之精故盈尺之瑞可占豐年非苟然也比者消雪剛辰將有祈於祠下而誠意甫啓嘉應遄形王霙寘繽紛曠不欣覩是用

易祈而謝因謝而祈願於臘前錫以三白拜神之惠其曷敢忘

祈晴祝文

廼自季春以來霖雨過度頗聞田里之間穀已播而厄於寒蠶方育而病於濕二者皆民之大事一或失望將何恃以爲生況穀價未平物情正爾而陰霖弗止憔悴可知此某所以憂愧怵惕而有祈於神也惟神之威靈諒此宜無難者回斂氣於暮春闢新晴於甲子使憔悴者頓蘇而憂愧者亦以少紓其敢忘神之大賜謹告

祈雨祝文

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言苗之方盛非雨無以滋之也況仲夏之月其節曰芒種其候曰分龍必霑霈以時則豐穰可卜農書之占驗有常矣此某之所以亟告於神而不敢後也自春以來民困貴糴今數月矣吏雖百方以救之未能大有濟也惟入梅之後與分龍之日膏澤應期而至則民之蓋藏者盡出糴貴不抑而自平此在神一舉手之功爾矜民生之久困察吏術之已窮惟明神其垂意焉幸甚謹告

謝雨祝文

比以農書之占曰芒種曰分龍於望雨爲尤切用敢禱于有神迺丁未遂雨甲寅之後三日之間又連錫以雨鉦室之藏於是乎稍出而豐年之應於是乎可期荷神之施賜矣維嘉穀之方苗猶稺兒之仰乳願神不倦于賜而有以終之使久困之民早遂一飽之樂則吏之所以圖報者其曷敢有忘尚饗

仰山祝文

惟山之威靈德澤峙於太江之西而延及於重

湖之南有衆恃之以爲司命舊者征行厄於風雪過衰之日有禱于王齋景遍閉遂以善達惟時湘土離宮在焉賴神之休自此爲始謹躬拜謁其敢不虔

眞武殿祝文

於皇上聖威神在天誕降福澤于民俾有等字某之秖事爲日久矣叨恩分閫而靈宮在焉脉事之初敬伸謁款江湖之間沴氣易作尚惟悲憫弭於未然區區之誠仰祈昭鑒

祈晴祝文

比以霖雨過期燧氣弗効用祇謁于明神荷神之仁不以爲瀆旋晴光於甲子回淑氣於嘉泰凡某所求殷應如響顧何以得此於神哉惟時細民方苦貴糴併斯於惘寒運化機俾氣序之不愆則盖藏之畢出惟神其終念之

諸龍潭祈雨祝文

廼者甲寅以後之雨距今甫半月耳炎風烈日相爲燔薄故雖下田之水亦有竭告者況高原之地乎吏有從田間來者以爲數日不雨則多稼可虞自聞斯言膚肺如灼盖民之窮於貴糴于茲半載矣盻盻焉惟早稼登場是望以紓其困以救其急者非常歲比也今嘉穀方苗而膏澤弗繼一或失望其將柰何此某之所以痛心疾首而有禱于龍君之靈也郡綫所繫不克躬詣而遣官以前惟龍君之神變迅疾興雲雨以澤萬物直一嘘吸間耳以一嘘吸之勞而可以救數十萬生靈之命龍君其肯靳乎敢再拜以俟

上封雷池祝文

廼者尉掾之行已控忱詞請命於龍君矣區區憫誠尚慮未徹遂俾遣僚正以前蓋信宿以來旱氣燥熾益甚前日大田多稼凛然可虞龍君而不亟救之則後雖賜雨將無所及矣幸哀而憐之不惜一嘘吸之勞而全數十萬生靈之命龍君之功之德所以簡於上帝者又將如何哉敬再拜以俟

請水祝文

間以旱勢可憂遣官致禱于靈湫矣[illegible]日今旱氣日熾其爲可憂又甚於前念非躬禱不可印綬所繫願莫之遂是用恭迎靈湫之水安奉

于郡庭中開日華迎神位伏願章示威神使油雲歘興
陰風修變後車盖而来崇朝之頃霈然大雨則
龍君之有大造于玆土也其可以限量計哉某
謹帥吏民敬共以俟

零陵王廟祈雨祝文

惟王之威靈著乎湘土某知所敬仰久矣歲時
禱祀謹諸有司而不以身親焉則某之辠也今
旱勢甚酷群情惣惣學校之士以爲王於旱潦
之求無不響答特未嘗顯有請而已某是用變
然爲愧且懼俯伏祠下控誠而拜禱焉辠哀斯
民亟賜以雨使歲事獲全而人無流莩其所以
圖報於王者其曷敢有忘

西齊王後殿祈雨祝文

維聖母有池靈變甚異見於 崇寧閒守臣李
閱之記屬茲亢旱群情皇皇而此邦之民乃有
以刻文来告者某甚恨知之不蚤也謹令條僚
恭伸禱請伏惟慈仁亟彰嘉應使膏澤随霈黍
穀穫全則某所以答靈貺而侈神貺者其曷敢
不憂敢再拜以請

南嶽火德星君祝文

比因亢旱虔致禱祈恭遇南方火德執法星君
正臨軫宿下照長沙臣已卜日躬修醮謝蓋冢
福佑潛弭旱災而臣適有瘡瘍之疾未敢祗謁
高真謹令儒林郎武安軍節度推官趙希悳先
詣醮庭代陳悃愊伏望聖慈俯賜矜憫推旱魃
於幽張之際霈甘霖於積亢之餘俾歲事獲全
民命可續嘉與闔境王靈共拜更生之恩謹俟
疾平亟酬忱願仰祈聖察

社稷風雨雷神祈雨祝文

天久不雨良苗將槁黎庶下民大命近止肆陳
菲薦力請于神膏澤沛然恭俟嘉應

岳麓湘江祈雨祝文

諸侯之職當祀山川（岳麓云靈麓巍巍湘江云湘江洋洋）此土之
望肇新壇壝亦既訖工屬茲亢陽敬伸禱請雲
興膚寸澤洽一方願彰威靈以拯民命

諸廟祝文

在詩有之旱既太甚蘊隆蟲蟲又曰旱魃爲虐
如惔如焚昔蓋聞之今乃親見矣由牧守民焉
何辜以神之仁非無意於濟物者而黙祈屢矣
迄未之應毋乃夭數流行有非神所得專者乎

采詳衆言惟龍王之靈功力最大已涓良日祗
披沖科蟻之誠懼難上達願神哀此下土西
控請于昊穹庶幾回眷佑之仁而賚潤澤之賜
使大田多稼不至甚損而生靈之命尚或可全
所以圖報於神者其曷敢有已

祠山忠靖祝文

維璃威靈蓋已受命穹昊爲百神之宗其於救
旱乾致雨澤非難事也迎奉以來幾兩旬矣嘉
應屢而膏施尚屯意者公庭煩喋之地非神
之所安是用還于靈祠就伸禱請

諸廟祝文

自龍君之來境內之雨者屢矣然潤澤則有之
而霑洽則未也或謂龍之爲神動則升雲漢靜
則安江潭公庭之煩渫非所樂也是用還于靈
湫五云龍安靈祠就伸禱請今旱勢極矣蚤稼之傷
者已不可復全而下田晩稻苟得一兩霈然充
溢則尚庶幾中熟之望龍君亦何靳一噓吸之
勞而不以救千萬人於溝壑乎非薦誠陳以寓
誠意尚惟歆饗亟副所期

洞陽 昭潭祝文

聞者旱暵爲虐既靡神不舉矣衆之衆論乃白
威靈之章灼莫龍淵若顧求皆致請焉此某不
敏之罪也是用敢齎以往拜于庭而追之區
區此心蓋已飛馳於靈湫之上矣今旱氣如焚
耗斁已極而奔霆走電大霈甘雨在龍君之力
爲無難顧以一噓吸之勞而救千萬人溝壑之
難非惟斯人蒙澤吏亦與受賜焉圖報之典不
敢忘也謹再拜以俟

社稷以下祝文城隍山川同

聞者將用道家法致禱于紫微太乙之尊念蟻
蟻之誠未易上達也則有謁于神願爲請命昊
穹亟賜之雨然孟秋戊戌陰雲蓊興膏澤忽布
實維明神陰相之力然旱乾既久滲漉未深雖
插苗以蘇而溝壑之水則涸竭猶昔也立秋之
期近在旦暮事勢亟矣及今而雨足則早稼之
未損者猶可全一或少遲則晩苗之方茂者亦
告病矣危機交急莫甚斯時是用不避瀆煩復
伸瞻請以神之仁必不忍爲賜之不竟也敢竭
誠以俟

五處龍王 上封雷池祝文

比餘舛戾召致旱災有謁於龍君之靈龍君數不以為償曰是知過而能自儆者也入秋以來屢賜之雨雖早稼或缺而晚苗甚茂償白露之前更賜一再之雨則歲功畢矣謹命僚屬且謝且祈龍君之仁其尚念之

祭龍壇祝文

比以時澤未洽古之雩祀有所謂象龍致雨可考盡三代之禮也乃立壇壝將徧象五方之龍而致禱焉自北而東雨已隨之嗚呼其亦可謂靈也已肆命邑長祗謝于神白露之前更斷其靈迄為有年則某將虔而祀之不敢忘龍君之德也

諸廟謝雨祝文

比以亢旱有禱于神入秋以來屢需甘澤雖蚤稼少損而晚禾勃興神之為賜大矣不腆非薦于以告虔尚惟終惠迄遂中熟

諸廟祈雨祝文

乃者蚕稼將登既厄于夏旱矣今晚苗方盛而雨澤不時是猶延頸之人一疾未瘳而再疾隨之也嗚呼此豈明神之所忍邪甘霖沛然一洗枯槁在神特指顧之力而民免溝壑之憂再拜以祈上侯嘉應

諸廟謝雨祝文

比以嘉穀將登雨𣵀時至用有籲于明神甫踰乎答如響霈然膏澤高下均霑神之為賜盛矣今距收刈之期尚隔旬月惟無暴風無淫雨則晚稼有十全之功斯民逐一飽之樂神其終惠之幸甚

佑聖祝文

欽惟佑聖寔此一方雨暘之祈端應如響旹一新殿宇齋容粲然工役方興不無震動惟神寄相迄用有成

保安故祭諸廟祝文

聖皇臨御餘三十年翼翼小心對越無𡟎兹徵調豫率土驚欽衷祭書禱于靈嶽（諸廟云靈于）顧言降監（諸廟云降格）審佑聖躬郎遂情寧以福方夏

題夢筆書堂告土地祝文

某性此山得名自江宣公淹先它揚文莊又嘗讀書于兹某也不材敢望前哲爲以屏居寂寞思得山林閒曠之地以為藏修息遊之所而僧

以是告捐田數畝貿而為草堂擇日之良鳩庀工役朽材舊瓦苟以集事惟神默相亟臻厥成謹告

祭大仙祈雨祝文

嗚呼噓風霆噴雨露變化倏忽莫如南臺百丈之山而普照靈澤寔以帝念與司其間夫以佛道之尊仙道之大固萬靈之所聽命而叢洞之幽邃湫淵之深窈又神龍之所蟠宜其百數十年以旱致禱者莫不猶響之斯答未嘗有如今日之艱豈佛與仙之仁無意於拯此土之厄乎

抑天時之當尔而天意之未還嗚呼昔歲之饑民病極矣雖去冬一稔曾未蘇其瘵瘝儻或再歉則顛連於溝壑歎呼於山谷殆將何所不有豈容一日之少安然則今茲之豐凶乃民命存亡之決而暘雨之淹速則又豐凶之所關此某之所以望雲霓而涕泗瞻原野而辛酸也吾佛與仙之仁於此而不亟救則是寘斯人於度外而坐視其塗炭昊穹至仁必不忍以萬物為芻狗吾佛與仙儻為斯人而力請則天意一回化驕陽而為霖雨殆猶反掌之非難嗚呼事勢迫矣民望極矣吾佛與仙眞之拯不可不亟矣是用竭衷誠而呼愬敢罄竭其肺肝興玄雲之靉靆沛大雨之瀰漫起禾稼之將枯洗瘡痍而復完則某將大書深刻于巖屁之上昭聖功之不刊嗚呼謹告

再祭大仙祈雨祝文

嗚呼旱勢酷矣三日不雨則高下之田蚤晩之稼皆無遺育矣方來之禍將無策以拯而生民之命不可以復續夫以普照靈澤之仁寧顧恝然于此今翠峰龍君之來聚聖感集豈不能力

回造化而為一方生民之福敢殫誠以致祈冀嚮應之遄速也謹告

三廟祝文

某奉祠繒菜無補秋毫茲叨恩復臨舊郡控免弗獲涓吉問塗惟神默相此行俾長幼均安道路無虞到郡之日舉措適宜利澤及物前有狙立之效鄉閭寧謐災沴不生後無郤顧之憂則拜神之賜大矣不腆酒殽具將誠意

武齋廟祝文

昔者漢室龍興王實舉百粵之師佐寬仁之主

殘強暴之敵措天下于大安功烈偉矣廟食閩
中垂二千祀而護國之忠庇民之惠益有加焉
比歲盜起汀漳一道震駭盪除兇醜雖王師致
討之力而黙扶陰佑賴神之賜為多駿騎騰山
緋蜂螫賊靈應彰灼有不可誣者某猥以非材
分符舊服維泉為郡實王統臨之下是用虔脩
謁款控露寸衷尚惟慈仁容垂鑒聽俾封域晏
寧賊害寢息或有為民禱請者當北鄉祠庭而
扣祭焉一念之誠當蒙昭答不腆牲醴維以薦
忱

五龍堂祝文

五龍之祠於祀典為最重某之至也嘗命官僚
分謁而未克躬拜于庭屬以霖雨過度惕然不
敢寧託之懷屬謂王 神靈變化莫測所當先禱
焉用敢齊心有請願王以一噓吸之間豁開陽
明屏除陰沴留此嘉澤以時施焉庶幾穡事獲
全豐歲可望某與邦人將戴施於無窮其曷敢
忘報

洛陽橋祝文

某蒙恩分符再涖南土適當凋瘵之極未知振

起之方唯當誠意正心克己勵行拯民如飢溺
遠利如垢汙期以朞年盡餉慈慊實有渝斯
志不敢復度此橋

又

某之始至嘗有矢言在官朞年刻勵唯謹雖煩
苛粗省而惠利未周回省初心媿負多矣叨恩
有行未離本道苟可以益此吾民者不敢不力惟
神其終相之

西峽江祝文

某猥家之鎮實濟于江若時之春風濤方壯惟
神嘿相如席之平不腆醪羞將此誠意

蓋竹廟祝文

某叨恩出守舊郡是瞎道于靈祠致陳菲薦惟
王嘿佑俾征涂之間災疾弗作到郡之後舉措
適宜民俗安安舊觀以復庶無負朝家起廢之
意異時代還謹當俯僂以謝靈貺

南劍州判官廳土地祝文

某少遊幕府寔籍神庥由此登朝濅叨華貫十
有六年之間兩守泉南皆謁欵於神示不忘本
也不腆牲酒于以告虔神其聽之介以景福

水口鎮廟祝文

某祗戍泉山道出祠下將就舟楫以達于大義之津惟神威德被于遐邇願垂洪覆俾順風安流無有驚阻則蒙施大矣不腆牲酒于以告虔明威赫然尚其顧享

泉州謁先聖祝文

某昔歲守泉漸無善狀茲由間散被命復來或謂舊政則易乎舊民則易治嗚呼聖門之教一曰敬二曰敬况以千里提封之廣萬民生之重而可以易心聽之乎先儒有謂近世之臨舊鎮者政聲率不逮前由其有易心也矧某之愚其敢以忽兢兢朝夕若履春冰庶幾萬一或免于戾於皇元聖尚式教之

東嶽祝文

某昔者守泉首末三年年穀游登冠攘寢息公私少事遠近晏然豈某之智力能致是哉寔神大庇斯民而錫之福也今復被命此來惟廉惟仁惟公惟勤所以自勉者不敢不用其至若乃人力所不及神其嘿佑之俾二氣均調百嘉咸遂田野安妥熾塵不驚豈惟某之疎拙獲免厥愆斯民實被如天之施

朱文公祠祝文

某不佞自少讀先生之書知理之與事同出一源而明德者固新民之本也二十年間存更麾節亦知勉乎此矣然窮理未精故應事多舛明德之功未至而求民之新得乎被命重來益深祇懼尚思自勉庶有進焉

忠孝祠祝文

某昔者試郡立二公之祠于此蓋慕而效之蓋將終身焉去之朞年而執親喪不敢忘致哀之誼

入踐近班忝陪經幄亦思盡責難之益忠孝大端粗知自勉揆之前修可愧寔多被命復來式瞻遺像高山景行有慨于中酹以一卮凜然興激

蔡忠惠公祝文

惟公兩牧是邦德政在民至今未泯某寔何人亦叨再至緬懷遺跡可效可師朝夕恪恭庶幾萬一

王忠文公祝文

公之守泉才閱歲爾而德政在人有百年之思

間者祠宇之修其爲之記盖嘗妄論一二矣玆
由閫館叅玷守符緬懷清風益加敬慕九原可
作非公誰歸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九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第五十

祝文

諸先賢祠祝文

某昨叨守符衛無善狀玆由閒館被命復來惟
公德愛在民如古循吏緬懷遺範可效可師朝
夕恪恭庶幾萬一

韓忠獻（改云）惟公以有宋元臣寔生此土

趙丞相（改云）惟公以中興元臣寔生此土

游御史（改云）惟公道盛德尊嘗居元㬇

社稷祝文

惟神五行之主百物所生邦之群祀莫此爲重
維春之戊祗薦吉蠲庶稌民安緊神是賴謹以
后土勾龍配

稷神祝文

惟神寔生百穀育我群黎爰以仲春恪修常祀
田功方舉土脉未膏澤洽歲豐願垂嘉應謹以
后稷氏配

后土勾龍氏

惟神平易九州功垂萬古其在郡國典祀有常
敬共以陳豈云故事併祈靈貺膏潤下民

后稷氏
惟神播種百穀粒我烝民配天之功振古無匹恪共修祀敢曰故常俾歲大豐于神是望

北山祝文
按祭法凡山林川澤能興雲雨者謂之神有崇北山實應斯典某昔叨假守凡有禱請未嘗不先焉曰雨曰暘殆猶響答今自首春以來雨不時若者幾四旬浹矣田事方興而膏潤未洽某日夜念此如惔如焚惟神屹然尊雄爲一州之鎭歘雲泄霧噓吸雷雨直反掌間耳是用修牢舊典以有謁于神願矜其誠亟賜嘉澤使耕稼以時而豐穰可望豈獨邦人逭饑莩之厄某亦與被丘山之恩謹告

祠山祝文
昔某之在江左也值王誕彌之日必致敬焉今者乘守溫陵祗事之初蓋嘗遣官代謁于祠下矣而未果躬造也仲春上弦時維陽中毓聖降神實在此日庭訟方殷畏謁未皇敬以辦香肅將誠意農方望雨王其念之俾清明之前膏澤霑洽于郡聚趾得以及時某當涓日以拜王之賜其敢不虔謹告

春祈諸廟祝文
古者祈報之禮社稷而已後世徧及於山川百神之祠蓋有功于民固不容畧也惟神廟食茲土亦既有年方春致祈專爲農事申之夕雷雨作解固足慰三農之望矣自今以往曰雨曰暘必以其時然後豐穰之慶可卜惟神其幸惠之不腆酹羞具將誠意

社稷神祝文
古者諸侯之祭惟社稷而已蓋稷非土無以生民非稷無以農重社稷所以重民某叨恩來守禮當祗謁其敢弗恪尚惟祟相俾大有年

風師
某入郡之初嘗謁于社稷矣而未知風師之有壇也立春之後方修祀事而國有卹與不及躬陳與獻而以官僚代之每廩然不自安也謹涓穀旦按視壇壝且庀工徒稍加繕修惟神當亟春和翕温厚之仁以成生育之化吉蠲之報其敢弗虔謹告

雨師

某入郡之初嘗謁于社稷矣而未知雨師之有壇也玆洎穀旦躬修按視之禮且命僚屬稍加繕治惟今農事方興而嘉澤未應其竊懼焉願神賜以霡霂繼以優渥且霑足焉俾歲大豐而民有生意則吉蠲之報其敢弗虔謹告

雷師

某入郡之初嘗謁于社稷矣而未知雷師之有壇也玆洎穀旦躬修按視之禮且命僚屬稍加繕治惟今啓蟄旣久而霆聲未發其竊懼焉惟神當此大壯之月誕推作解之仁俾百果草木無不奮張而泉源之竇流通街滋耕稼以時迄成豐歲則吉蠲之報其敢弗虔謹告

聖妃宮祝文

某猥以非材再守玆土實惟神芘是依今者凶狡之徒方舟南下所至剽敚重爲民旅之害某旣調兵以逐捕矣於惟聖靈丕赫振耀凡航海之人仰恃以爲司命是用祗遣官僚敬伸忱禱昔者戊寅之役蓋嘗賴神以有濟今舟師追賊行且相及正仰資聖力之時惟神縶之維之使不得遁王師大捷一網弗遺鯨波晏清如行枕席之上皆神之大惠也其之報謝其敢弗虔謹告

海神通遠王靈著王祝文

大海之神比者溫明之寇來自北洋所至剽奪重爲民旅之害舟師致討稍挫其鋒而餘孽尚蕃也儻弗卽撲除則其縱橫海道未有窮已某旣大集官民之兵俾往迹捕然鯨波浩渺實爲危道非神力助順豈能必濟是用一誠遣祝且委官僚致少牢之薦以乞靈于大神伏惟擠狂寇於立敗之途導王師以必勝之機使一網盡獲庶幾萬艘安行群生嘉賴其之所以圖報於神者其敢弗虔

通遠王　靈著王

但改委官僚一句云且委邑令致禱于祠下

伏惟云云

社神　稷神　后土句龍氏　后稷氏

風雨師　雷神祝文

社稷穀雨之雨闕日幾何高田已乾良苗將瘁是用震懼奔告于神瀕海之邦土脈剛燥一雨十日霶然溢流滲之漉之庶克有濟造化之妙

咄嗟可能神其哀憫是拯是救謹告

諸廟祝文

田之甚畏者莫如旱而旱之可畏者尤莫如春蓋播殖之功於是乎始雨不以時則種不得入豈非甚可畏者乎泉為瀕海之邦厥土剛燥五日不雨則高田告病十日不雨則雖膏腴之壤亦索然矣今自穀雨以至于今霧邑彌旬田之告旱宜也某濫尸郡紱無善政以和陰陽致此災沴然罪在守而不在民守誠有罪不敢辭罰若春種弗入一歲之功於是乎已生靈之命將委溝壑是豈明神之所忍哉吁嗟以祈恭俟嘉應謹告

惠安縣管下聖妃宮祈雨祝文

乃者穀雨以來嘉澤弗繼某既徧祈郡望矣雨意屢作而未即霈然惠邑之士有言龍宮之山聖妃之祠靈響甚著鄉人父老方奉九座真如之像就致禱焉以郡守閔雨之誠懇致辨香為民有請無不獲者是用控露悃辭遣伸親欵且委邑尉代謁于祠下夫以聖妃之神靈衛而以佛菩薩之慈悲其視生靈之急必將如拯焚溺願不惜噓吸之力使一雨十日高原下隰無不被優渥之施闔郡七邑俱為豐年則某之所以圖報者其曷敢懈謹告

北山神祝文

間者庚申以閔雨有祈于神繼是日登此墉之樓堞名山而控銀焉荷神之慈賜答如響乙丑之痡霈然而洽乎嚮賴以滋溢良苗為之奮興然謂之霑洽則未也是用再詣乎山稽首致祈願先小澍而潤澤豐不待芒種而播執畢擧哉一稔可期而民免流莩戴神之德其敢弭忘謹告

惠安縣龍宮山聖妃祠等再祈雨祝文

某間者以閔雨修祠遣邑尉代禱祠下而某拜于庭以送之鄉之士有馳報者謂祝祠甫至而甘霔隨霈不疾而速有如此者某不勝與敬維瀕海之邦厥壤剛燥比雖得雨而風日炎燥潤澤易竭種藝猶艱一或失時後雖甘霖相續亦無及於事矣十萬生靈之命安危存亡决於朝夕豈細故哉是用命邑宰敬致齋儀兢屬鄉士再伸悃禱伏惟英烈之神靈正覺之慈悲實垂

圖之一兩十日俾土之瘠者肥而苗之萎者茂
環地千里俱爲豐年則某之所以謝靈貺者其
敢或後謹告

東瀚王 西明烈 明德王祝文

城隍之有神州郡之有守幽顯雖不同其食於
民則一也夫旣食民之食則當憂民之憂此某
於今玆之旱所以惶懼沐浴而有求於神也守
之憂民如此神之憂民其可已乎然守能憂之
而不能救之能憂而又能救者神也今旱勢極
矣神於是焉而不救則苗將枯槁以死民旣乏
食必將飢餓流離以死神其忍之乎夫人與天
未能無間者也某之愚猶欲籲天以救之神與
天本無間神爲有請于天而賜之雨顧不甚易
乎以神之靈之仁必能哀憫斯民而思所以救
之者用敢頓首以請謹告

龍湖祝文

龍湖之神迺者季春以來雨弗時若幾於靡神
不擧矣雖嘗家祭咨幾數刻而止田疇之槁猶自
若也謹按圖志晉邑之南龍湖在焉湍渟瑩澈
周數十里盖有神物宅乎其中湖上有祠靈應

夙著某以城鑰之守弗克躬造而命邑尉往致
祈焉謹拜于庭遙致悃愊伏願油然而雲興霈
然而雨注以震耀龍君之威靈俾歲有秋而人
弗告病則某之所以圖報者其曷敢忘謹告

龍潭

龍潭之神 同前 謹按圖志常逮之里龍潭在焉赤
虬之異著自疇昔某以城鑰之守 同餘前

朋山廟祝文

朋山威靈主 同前 謹按圖志朋山淸淑實爲此土
之望天降時雨則雲氣必起於二山之顚屬玆
旱暵宜控愬請某以城鑰之守弗克躬造而命
邑官往焉謹拜于庭遙致悃愊伏願油然而雲
興霈然而雨注以彰爾神之威靈俾歲有秋而
人弗告病則某之所以圖報者其曷敢忘謹告

紫帽山

紫帽山威靈顯應王 同前 謹按圖志紫帽之山實
爲此邦之望而神食其地靈應夙聞屬玆旱暵
宜控愬請某以城鑰之守 同前

飛陽廟

飛陽廟顯應王 同前 謹按圖志飛陽之廟靈響夙

聞屬玆旱暵宜控忱請其以城鑰之守 同前

同安縣昭應廟祝文

勑封善澤侯 善濟侯 善旣侯 善利侯 善惠侯 善祐侯 迺者季春以來雨弗時若幾捴靡神不舉謹按圖志昭應之廟神龍宅焉洞穴深沉杳不可測昔者命書之始至也乘雲拏空衆共覩焉屬玆旱暵宜控忱請其以城鑰之守 同前 伏願油然而雲興霈然而雨注以彰我龍君之神靈俾歲有秋而人弗告病則其之所以圖報者其曷敢忘謹告

南峯潭祝文

南峯龍潭之神 同前 謹按圖志南峯有潭神龍宅焉昔在溥㵎有令嘗禱雨于是隨獲甘霔灵響著聞屬玆旱暵宜控忱請其以城鑰之守 同上 伏願油然而雲興霈然而雨注以將我龍君之神靈俾歲有秋而人弗告病則其之所以圖報者其曷敢忘謹告

龍潭祠之神

同前 謹按圖志佛嶺有祠下瞰龍潭靈應彰灼屬玆旱暵宜控忱請其以城鑰之守 同前 伏願油然而雲興霈然而雨注以震耀尒神之威靈俾歲有秋 同前

石皷神祠

石皷神之祠 同前 謹按圖志石皷之祠靈應彰灼屬玆旱暵宜控忱請其以城鑰之守 同前

白馬仙祠

白馬仙之祠 同前 謹按圖志白馬之祠靈應彰灼屬玆旱暵宜控忱請其以城鑰之守 同前

古潭五龍廟

古潭五龍廟之神 同前 謹按圖志古潭之側故有神祠實曰五龍靈應彰灼屬玆旱暵宜控忱請其以城鑰之守 同前後同南峯

龍湖廟

龍湖廟之神 同前 謹按圖志麗碧之山龍湖在焉白雲覆顚則雨立至屬玆旱暵宜控忱請其以城鑰之守 同前

佐溪潭

佐溪潭之神 同前 謹按圖志佐溪之潭石竇窈深神龍攸宅屬玆旱暵宜控忱請其以城鑰之守 同前

福遠廟祝文

福遠廟諸位龍王乃季春以來雨不時若幾於靡神弗舉矣而旱氣彌烈竊惟廟貌之靈有當躬禱而未及者矣考按圖志惟神之居於方為東所主者生於位為辰其象為龍　紹興中守臣因旱以請又有變化飛騰之異某昔在　嘉定亦嘗發禱而有獲焉昨者僅命官僚而未果親謁此某之罪也是用涓日之良頓首庭下願廟雖有號而封爵未崇廟神昭示威靈隨禱立應霈然大雨盡起欲槁之苗轉凶為豐活我黎庶則某當顯白于朝衮服命圭以為神之報茲言弗爽天日實臨謹告

祠山祝文

正佑昭顯威德聖烈王　同前　考按圖志惟王聖德神功被于遠邇四方郡邑莫不有祠而泉之祠尤閎且麗民之恃王為命也久矣間者僅命官僚而未克親謁此某之辠也是用涓日之良頓首庭下惟王哀憫斯民而亟救之俾無餓莩流離之厄則吏與民均荷王之賜其敢有忘

廣佑廟祝文

明應威信廣佑福善王　同前　惟王嘗守茲土遺愛在人雖大振厥靈于樵川然惓惓此邦必有不容釋者僅命官僚　祠山同

弋山神

某自仲春之六日以閔雨有祈于神信宿之間賜答如響及季春以來徧祈者再而賜答乃若少緩焉然所謂當小澍而潤澤豐未至種而播藝旱則亦未當不如所禱也荷神之休拯此民命謹再拜以謝且將相攸吉襲以崇壇壝之奉焉惟神益彰厥靈俾梅雨時至載偃載渥蕙活栽足使高原下隰無不稔之田則某之所以敬事神者其曷敢有已謹告

社稷四位　三城隍謝雨祝文

間者以旱暵有禱于神越翼日遂雨又彌旬而雨大摯遂告足焉種藝之事得以及時是用俯伏壇壝以謝神之貺惟閩之俗以梅雨多寡而占歲之豐儉廟神哀矜斯人而幸賜之俾芃芃之苗賴以蕃養方苞穎栗迄于有成神之惠也民之福也某之大幸也其曷敢忘報謹告

諸廟謝雨祝文

比以旱暵有禱于神，曾未逾旬，雨澤告足，種藝之事得以及時。是用祗遣掾屬，敬伸謁謝之禮。梅黃而雨，茲惟厥時。願神之仁，錫以終惠，俾大田之稼，近獲有秋，報事有常，其敢不恪。謹告

祠山　廣佑王　福遠廟謝雨祝文

間者以旱暵有禱于王，是夕之雨，霡霂逮旦，又彌旬而雨大摯，遂告足焉。下同城隍祝文福遠廟改云神之惠也封爵之請其敢或渝

外縣諸廟及龍潭祝文

比以旱暵有禱于神下同諸廟祝文內遣掾屬作邑僚

祈風文

惟泉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番舶也。舶之至時與不時者，風也。而能使風之從律而不愆者，神也。是以國有典祀，俾守土之臣一歲而再禱焉。嗚呼！郡計之殫至此，極矣；民力之耗亦既甚矣。引領南望，日需其至，以寬倒垂之急者，唯此而已。神其大彰厥靈，俾波濤晏清，舳艫安行，順風揚颿，一日千里，畢至而無梗焉，是則吏與民之大願也。謹頓首以請

聖妃祝文

天下之至險者莫如海道，而至不仁者莫如盜賊。以至不仁之徒而憑至險之地，其為生靈之害，可勝計哉！某忝來郡，持方將與民相安於無事，而自春徂夏，寇至再焉。前者自北而南，僅能小挫其鋒，今復自南而北，儻不大懲艾之，則方來之患未有窮已。是用糾合熊虎之旅，俾往剿除鯨鯢之群。惟聖妃神靈烜赫，凡航海之人賴以為司命，是用有謁焉。冀主師以必勝之機，而擒狂寇於必敗之塗，如前日之所禱者，非聖妃其誰望？敢俯伏以請，謹告

社稷神風雨雷師壇祈雨祝文

六月之雨，春秋書之于冊，蓋喜之也。以六月之雨為可喜，則其不雨之可憂明矣。比自甲寅以來，雨之弗繼者兼旬于此，芃芃之苗無以膏潤，其憂顧不大矣乎？既以籲于天，又將懇于神，而洞酌未伸，嘉澍已霈，蓋為之喜而不寐，明發夙興，敬拜于壇壝之下，為民而謝，且為民而禱焉。淅匝浹霈數日以俟，惟神終此大惠，俾吾民均遂一飽之樂，豈不休哉！謹告

社稷神風雨雷師城隍諸廟祝文

春秋之交雨以時至此豐年之祥也然適中則為美過度則為災矧早稼在田刈穫方興而霖潦弗止豈不妨良農之功而損嘉穀之實乎是用祗命官僚專懇于神伏惟賜以兼旬之霽使畢收成之事而後錫以嘉澤焉某之望也邦人之幸也敢頓首以請謹告

北山神祈晴祝文

昔者稻方播而雨不時憂以懇于神神不以為瀆而賜之雨矣今者稻方收而雨過度今神其誰懇乎是用冒瀆而復嗟戚為民有禱焉惟之靈開闔陰陽卷舒雲雨直遂吸聞爾伏惟察其為民之誠而即賜之霽非惟大田免淪沒之患而斯民亦遑邑室之虞斯神之施豈有涯哉俯伏以請謹告

社稷神風雨雷師城隍諸廟祈晴祝文

迺者陰霖不止岌岌乎害稼之憂籲神之靈隨禱而霽是神有大造于斯人也然自今願終其賜焉訖處暑而晴入白露而雨晴不過於九雨弗至於潦則大有之年指日可待若時秋報其敢不虔謹告

北山神祝文

間者禱霽于神尚蒙響應今茲又願雨矣捨神其安懇乎片雲膚寸興霈澤千里神之所易易者敢頓首以請謹告

秋賽諸廟祝文

歲事告登民獲一飽嘿回造化繄神之功報祝以時不敢不恪尚歆今薦俾成厥終

慈濟廟

自春以來民罹疾疫轉與歲去沴繄神之功下同諸廟

惠安成雁寧濟廟祝文

惟神正直聰明默佑一邑　聖朝嘉獎命錫寶書咸靈益章退遵蒙福某假守于此密荷神庥敢薦菲儀具昭誠意

謁姜相公墓祝文

嗚呼建中貞元之相踵二十人而以清名直道標表百代者公與陸宣公而已公謫于泉陸謫于忠皆不果召而沒天豈無意於忠臣乎何其厄窮至是也嗟夫靈均弗還湘纍孰傳曲江既死勁節愈偉是則天之厄公也乃所以榮公也歟峩峩姜公嶢嶢東峰以姜名千古並崇我

再來思而再謁公酹以一卮懷哉淸風

倪尙書祠堂安奉祝文

嗚呼維此桐城寔公桐鄕民奉嘗之沒世弗忘畢方何知乃煽其毒曾是仁人而不遺以數楹之屋鞠爲煨燼過者嚬呻追其旣復小大欣欣蓋可燔者屋而不可燔者斯民愛公之心歷吉安靈官僚儼列式瞻德容共挹髣髴追惟平生猥辱深知而於公心粗察其微蓋嘗竊謂其淸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昔者范公以頌溫國吁嗟惟公有此二德德如溫公而不大施施之此邦九牛一毛祿宇告新鄕史載設爲民者如後奉其教條爲士者嘗有以師其風節我行天下落落少同顧獨仰公屹如山崇蓋不惟懷子產之愛且深慕汲直之忠舉觴慨然爲三太息百歲之後儻或有知尙顧配秋菊寒泉之食尙饗

北山祝文

北山之神聞者仲春之辛巳以閔雨有禱于神壬午遂雨而雷亦發聲自是之後連日皆雨而丁亥之旦迅雷駭雨尤極霶霈辛卯又雨丙申以至戊戌如丁亥焉至是而一犂始足齋色適甸農方跂望霡雨之旦又如丙申嗚呼非吾共山之靈大芘兹土顧何以獲兹敬卜休辭之辰再拜以謝繼今有望於神者非一日神之始終芘民者亦嘗如一日焉是則某區區之願也謹告

又

詩以龜蒙爲魯邦所瞻惟將泉山亦此方之龜蒙也某兩叨假守每旱溢輒禱于神無不響答前後四年歲皆告豐是神有功于民且有造于某也壇壝將新而某遂去惜不睹其成卽日登途回瞻㥯然不忘起敬出爲雲雨潤澤千里俾歲以屢豐某尙有望焉

福州謁先聖祝文

惟孔門高第者由之果求之藝聖師固嘗許之以從政矣而求之所領者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而已由以千乘自許則夫子哂之蓋地廣則難治也民衆則難安也自子路之賢猶未易勝此况於一介之末學而遽叨一道七八州之寄豈不甚可懼哉惟修己以敬之一言乃先聖示

人之要指某也其敢不朝夕恪共以期無負於
大訓有臨在上其曷敢渝

謁先賢堂祝文

惟閩甌在南服而詩書文物之盛軼于中州者
以有牧守為之作興鄉賢為之表倡故也茲堂
所祠為位十有八或以符竹或以扮揄要皆有
功於士類者也其間經術之淵邃德行之超卓
名節之巍峩者尤使人瞻慕而起敬焉某叨恩
來守涵濡前哲釋菜訖事祗謁于庭高山仰止
庶幾萬一

濂溪伊川明道三先生祝文

濂溪先生周元公明道先生程純公伊川先生
程正公惟三先生之道寔嗣鄒魯不傳之統凡
今學者知尊經術知慕聖賢知天理人欲之分
知吾道異端之辨其功有自來矣某叨恩來守
敢祗謁于祠庭高山仰止凜然興敬

晦翁先生祝文

晦翁先生朱文公比歲以來先生之祠徧于寰
內某麾符所至必敬謁焉假守三山實忝師帥
之責方將推崇先生之道以興起士風而采諸
衆言以為勉齋黃公續承師訓以淑其徒當備
食焉涓辰奉安不敢不告

勉齋祝文

勉齋先生黃公惟公之在考亭猶顏曾之在洙
泗發幽闡微既有補於學者繼志嗣事又有功
於師門采諸衆言奉以侑食英靈未泯必樂於
斯

諸廟祝文

恭惟明 天子郅隆大柄誕降詔書一洗積年
貪濁之弊選用牧守分治庶邦而某不材首叨
親擢付以全閩當端平之元始和之令肇領厥
事其敢不朝夕兢兢精白一心無負選任之意
然正身以率下節用以愛人在某所當自勉若
夫時雨暘弭菑沴則惟明神是賴非不肖所能
及焉是用祗謁于廟廷控此悃愊惟神其幸惠
察之

南臺廟祝文

惟王之功德顯於漢而祠立於唐凡閩之人尸
祝而社稷之者也某昔守泉山猶辱歆延下以
乞靈於王況今叨鎮于此覆護而扶持之將惟

王是賴用不敢委諸僚屬而必親拜謁焉今之所祈於王者大畧有二旱溢頻年人匱於食徠千艘而平市估時其雨而兆豐年此其一也江右之盜未平而梟雄之師遠戍我功早捷而振旅以歸此其二也若夫區區一心所欲為鄉鄰之民興悠長之利者亦惟王有以相之使志得以行而事得以宜使後之人曰以閩人為閩帥而不孤閩人之望者某也是王不獨有大恵於某而且有大造於閩豈不休哉敢再拜以請

東嶽祝文

古者諸侯祭其境內之山川而已巍巍岱宗遐在東夏而今之郡國莫不致祠毋乃與古異乎蓋其位在東其德為仁所以佐天地之發育者也覆冒群生其功大矣故雖不在封域亦得祀焉閩山有祠靈響夙著臣奉　詔作牧敬竭于庭布宣　上恩臣之責也若夫時雨暘弭災患使一道元元各有生生之樂則惟帝是賴非臣所能及也用敢再拜以請

炳靈王祝文

惟王佐岱宗以訖方夏猶六子佐天地以生萬物也某既朝于帝因以謁王願推仁恩均被一道則區區之至望焉

諸處祈晴祝文

維南山之詩有曰既優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穀蓋雨之生物也惟足是求既足而過多焉適足以為物之病此某之所以危懼怵迫而有祈於神王也夫苗方稺而害於寒麥將實而病於濕皆至切之憂願神王之仁以一噓吸之力捄而救之開霽景之清明掃積陰之沈滯俾稺者以長而實者以成某與斯民戴神王之恩其何有極

春祈慈濟廟祝文

惟神之與春祈自某為始今茲再叨假守思所以為民蠲除苛瘵區神嚮依是用以不腆饗薦將此誠意自春徂秋寒暑風雨晦明或過其度則疾癘生焉惟神哀矜斯民有以潛弭於未萌之先俾皆躋于仁壽之域則其有功於生靈大矣某之所以圖報者其曷敢忘

謁先聖祝文

恭仰惟先聖嘗言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

以神聖功化之妙猶必歷之三年之久況某之
末學乎故自涖事以來孜孜彶彶日惟民隱是
求嘗白于朝願久其任而 上恩錫召弗容固
辭凡所欲為一一有媿初心多矣然洙泗格言
則佩服惟謹既不獲盡施以及民則當恪守以
事君勿欺而犯其敢不勉

辭濂溪先生以下祝文

某自少伏讀諸 先生之書亦欲見之行事三
山鄉部也方朝夕區區勤求民瘼如理家事未
能毫髮及人而以予環去矣然諸先生所以教
人事君者其備謹當佩服不敢弭忘頃畢此身
不渝素節

焚黃祝文

某月日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并贈告二軸使
弟某昭告于 先考某人之墓曰嗟維先君無
何蚤世積善之慶其延後人肆某不才兩塵科
目遂玷朝行歲在己巳夫子有事於明堂某以
攝太常卿立樂壇下越歲壬申天子有事于南
郊某以攝吏部侍郎奉犧爵六年之間兩遇大
慶既叨臘之賜又推恩以及其親於是我之先
君始贈為承奉郎再贈為宣教郎漏泉之澤光
賁存歿豈曰小子實能之蓋我先君種德獲報
之明驗也自頃以來屢祈郡紱甚冀獲一酹壟土
躬展焚黃之儀既未賜俞且叨柱史之擢又稽
發告晨夕歎然南望松楸心如飛旆謹令某代
伸敬于墓下明靈未泯尚鑒右之

又

維嘉定十年歲次丁丑三月戊寅朔二十三日
庚子嗣子具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先
考奉議府君墓前日者天子有事于合宮祭澤
之頒覃及中外某以持漕階部弗獲預駿奔走
之列而湛恩下逮不以疎逖而獨遺棄我先君
由通籍而有歷朝之贈所以發潛德之光而為
敬忠之勸也拜命函泉遂有過家上冢之幸謹
以詔黃燎于隧道惟明不泯膺受命祉益蕃衍
其慶以庇于後之人謹告

又

年月日具位敢昭告于先考二十五朝奉之墓
者歲在戊寅聖天子有事于明堂湛恩敷錫我
先考實有朝奉郎之賜今五載矣迨今乃始獲

燎黃于墓下併修拜掃之禮焉惟靈益垂庇佑使我後人濅以光顯則告策之恩將極其寵榮而後已追想慈範不勝愴然謹以清酌庶羞恭伸薦享

家祭祝文

仲夏之祭以日至禮也某以趨召之迫不獲已先期而舉焉且因展告而辭之禮伏惟尊靈陰相此行俾上有益於國而下不辱其身則某之幸也

告先考妣加封祝文

某比者國有禋祀覃慶萬方我先考自即位進三等而為大夫先妣亦有碩人之命其品數益崇而寵光益盛矣迨於召旨未克焚黃于墓下始即家廟而致告焉伏惟尊靈膺茲懋冊益昌厥後以延無疆之休謹告

崇興祝文

嗣皇帝御極覃慶多方我先室由其宜家之名進令善之號可謂美矣惜其早同於艱難不及生被榮寵此告命之詞所以嘆其窮達之不一也茲叨召擢入覲後班告謁來歸用焚黃于墓下伏惟祇膺新渥益佑于後之人矣褒封之典方沓来而未已敢陳菲奠以寓厥誠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五十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第五十一

祭文

祭趙制置文

故制置端明尚書趙公之靈惟公剛毅之資清修之節堂堂山立爲世偉人出護荆襄追迹羊陸獨當一面迨逾十年如虎在山如熊當道種酋遠遁邊塵弗驚近世儒帥殆鮮其匹宜陞樞筦遂督戎師星隕中營聞者驚嘆褒揚牧恤弗究厥成某之於公欽鄉惟舊茲來假守實在寓鄉緬懷英風遠隔泉壤敢陳薄奠慨然于懷

祭龔大卿文

嗚呼維乾之元實始萬物化育流行終始惟一存而在人則謂之仁心發之於政則謂之仁術上而有國有家所以維天命於延洪下而有民有社所以遂群生於寧謐未有不由此焉出者何歟龔公世之德人溫溫其容則惠風愛日抑抑其儀則威鳳祥麟作牧于江民瘼以蘇按刑于淛縲囚以虛歲行在亥旱魃爲虐大江之東凶荒尤烈維我與公並將斯指戮力一心拯民於死公尤切切終食靡遑撫之懷與寘之康莊

寧來吾閩亦卽是道飫饑藥羸醒暍廢墮修舉爲娛縣仕所同獨安濟泊散蓋彝豐燕游相將薄俗所尚獨勿其躬不少息故持牒在廷紛綸旁午蔽色使前若語兒女公之庇民如視其身民之安公如怙其親疾既瀕危猶勉自力朝牘方披夕簀已易仁哉龔公死不忘民世非無人誰有是心爲政一年未究設施閩人思公則無窮期嗚呼哀哉昔公之來吊我倚廬今我來思哭公喪車酹此一觴千古之訣悠悠寒雲相我愁絕嗚呼哀哉

祭慶元張知縣墓文

惟公英邁之姿卓乎其山立慤白之操凜乎其淵澄發之於文則粹然義理之正施諸有政則藹然豈弟之稱奈何進不獲踐清華之膴仕退不獲享耆艾之脩齡豈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不可必抑天之與人或殊其好惡之情嗚呼哀哉某之與君情深義厚而追奠之行不得執其紼臨穴之際不得以撫其櫬此所以慊焉于中而不勝自咎也雨露既濡愴然懷舊何以薦誠唯此卮酒雖欲見君欻然捧腹一笑皐白而不

可復得後想像其平生有哀節其如溺嗚呼哀
哉

祭蕭穎仲文

嗚呼我之女弟實歸于君三十年間親好是篤
我任　建女弟遽亡我懷之悲迄今未已猶喜
君在㷀㷀乎心云胡不留奄復殲逝追念疇昔
黯然魂驚一觴陳前有涕如霰嗚呼哀哉

祭葉夫人文

近故　國夫人葉氏靈筵嗚呼人生誰獨無親
全美備福莫如夫人手教其子登魁斯文入從

出藩府乎名臣蹈美聞孫一枝重春森其拜後
雖遲芳芬居中歷外輕軒重茵歲時歸來寧其
親姻燁如金母髮鶴齡桂緣衣斕斑垂裘國勢
有興內朝儀形妃嬪俟鳥委蛇厥慈何因眷我
霖雨為淚霈霈訃告之聞嗟不暇幸緘辭從奠
尚鑒忱恂

祭楊宮贊文

嗚呼昔歸自泉公逆于途及歸自洪公吊于廬
今茲來歸親故滿目問公何在埋玉幽谷七十
之年從古所稀况又過之公其何悲死於布衣

盧度此生木簡緑裳公歸何榮紛紛鄙夫惟利
是計一錢之捐如割肌体顧會通衢昔跌而傾
今實為誰猶砥之平視粟如沙視金如土迄成
功業盛德故貧　恒化其孰不然公於將亡
有琅語言割田分貲以收出子家事井然纖悉
有紀我之於公游從有年公亡我歸能不慨然
有彝斯有有清伊爾莫孚歸來尚克我顧嗚呼
哀哉

祭果州李郎中文

維年月朔日具位某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

果州使君兵部李君貫之之靈嗚呼哀哉仲冬
辛卯晨興傍徨覺中情之弗怡若氷炭之摧腸
粤有趙子之書來從九江發而視之則吾貫之
使君之訃也輟乎食而驚嗟沾乎襟而淋浪胡
斯世之不幸而若人之云亡嗚呼哀哉君之天
資清明純粹君之問學深醇篤至氣夷且温而
毅然有難犯之色行峻且方泊然亡近名之累
昔在芸省交情最親及使江東同心拯民我或
君違君弗以為忤君雖我從我豈以為恩君帥
西旋我旆南下相與夜宿金山之上江濤轟豗

風霆震撼偉勁論之英發旁森羅乎鬼神至於天理人欲消長之機吾道異端正邪之辨嚴毫釐之剖析極涇渭之區分方且自視欿然今窮格之未精舉措之多失期舍舊而圖新益其用志之剛進德之勇俛焉孶孶而弗自已若直欲古人之與鄰嗚呼哀哉以君之忠誠純亮使見用于時而居正君澤物之地則上將有補於主德下將有功於生人惜獲不用猶當著書立言闡幽揚遠以遡西洛之淵源近以續紫陽之緒業尚有光於斯文亦孰知二者之不一遂乎徒齎志而沉淪嗚呼哀哉薰蕕不並炳鑿難入豈今獨然縣古一律當衆口斷斷之餘其與君者甚寡而予獨以為可恃者皦然奮更與白日又孰知天理之彝常亦若人情之難必嗚呼哀哉遴予無欲君性實然至若食大微而學大苦則其嘗以為言乃者豬背之遊深衣大帶形臞而神秀超然山澤之仙而其飲不濡唇飯不盈掬意者但道德之華悅義理之養復何慕乎腐鬻慘別幾時告問尋至豈他疾之為祟乎將以斯而損年君於死生幽明之故妖壽不貳之理諸之素矣獨齎恨而弗置者為清時而惓惓嗚呼哀哉君今已矣其之罷癃焉亡復發蒙之望矣唯夫平生之言垂別之贈所以丁寧教我者敢不佩服而周旋西望廬山邈在天末欲拊棺一哀而不可得空寄誄其如泉嗚呼哀哉尚饗

祭趙經略文

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惟忠定公為國元臣如旦在周如摯在殷君之為子伊陟伯禽謂宜韶格天之功嗣建侯之寵襄尊安於朝柘垂光耀於琳珉而乃官止選曹郎位栽桂林伯彼蒼者天其難知耶何以俾忠臣之有後其可恃耶抑何遽奪於斯人嗚呼哀哉君之修身義以為質端直自持操執惟一其姝惡若仇其與善若昵其遠利若浼其辟寵若疾思昔從游於辟雍之上眷容於杯酒之間開口論心抵掌劇談几所以發予之衷而作予之懦者眞益友之言距今十年而君偉然之正論毅然之勁氣猶若鏗乎其在耳凜乎其在頰也辛未之夏君守溢城載酒江滸以祖其行顧瞻同僚莫非俊英若仲章若貫之與吾履常文左磊

落而峥嵘然當是時曾未知其可樂也歲月幾何而三君子者相尋而皆逝矣撫懷於泉而然後知君人之不易有此樂之不再得前世之士是以當權而感慨惜別而傷情嗚呼哀哉自我來南　清修王立化淳於惟德門興相　幾何　之程謂當與特千里命駕比昆帝遂締姻盟以永百世君寓于越我家何悟一朝君遽千合善人云亡吾黨益孤我懷之悲豈為私乎聞君之喪邈在海隅徃莫一觴聲與淚俱嗚呼哀哉尚饗

祭倪尚書文

維年歲次月戊寅朔二十九日丙午特服眞某謹顯人以牲若之奠致告于家故寶學尚書倪公先生之靈嗚呼　流西來盟伯萬里執禮其有柱中特雪壓風摧八卉一空惟植蒼然不改琹容　世之哲出入三朝壯老一政在私門徂脅莫從追時更化亦弗苟同瑣昌言　曾未幾時疎書恭儉亦既弗懷而歸讀嬰丘林以癈以殯世途紛紛蒼生權利有鴻冥冥孤入雲際我觀先朝性清獻

器與同南喜書壽吾西土遺愛晚惠公在朝廷懇懇正君公在潛既賦歸歟游萬物靜獻天光幽所玩心且甚超然得表莫鄙有書在吾有誨在誨在耳我還公帛以書其辭辛酸聞公是憂而我焉恤嗚呼此意寬局可忘計書雖來痛攪我腸我觀之生歲直予卯公年寔同發亦先我哭親之淚轉而哭公豈私是懷惟國之　以直弗存執離蒼茫殤公遽

奪執洗食後謂天孔仁胡正是仇北望滄然莫知我憂嗚呼哀哉尚饗

祭倪通守文

維年歲月日　眞某謹專人以香茶清酌之祭通守大夫倪君之靈嗚呼　府我實何能賴子云補　利害之　權其短長話無　子之心相期者遠我壓南下　以書安平其治泉文昌之仁民曰　我以故書來娓娓本末具陳

毋崇黙　毋監琛化貧民以
雖不敏　嗚茲言兌我于郵
行子在匆浦載酒客亭促膝
東歸子趨言我憂行色辭
餞其柳毋或過醉既別
之愛子嘻復　偷娛環山須
隨以訃告我聞驚嘆隕涕
失聲胡為德門大禍是丹豈其摧傷致此彫耗
昔嘗戒子顧復自鳴嗚呼哀哉歲在龍蛇賢人
所嗟昔疑其誕今果然耶空堂文昌天既奪之

有子而材復夭閼之蔫蔫若官風雨拔之猗猗
碧桐霜雪折之子榮已矣無復見期往酹一觴
大哉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房州文

故官使知府大夫劉公之靈嗚呼忠肅
之學貫乎天人爰暨頑宇
書可想芳烈我自以小郎附
始識公環堵蕭然不被風雨
溢宇二頃之田僅給粥饘歡欷
利溺人世所汲汲一錙可拔

清淡橫空豈以區區爲子
之子長也如是公肖是似
期天胡忍予而遽奪之書來
奏功已屬斯纘嗚呼已矣
其我規者有瞻斯聲有
慟之悲　古之訣嗚呼哀哉尚饗

祭諫議龔公國正

新天子有事于合宮推恩宇內凡忠臣義士之名蹟顯著者俾長吏二千碩致祠焉所以風勵臣節也惟公昌言直道照映青史馬鬣之封近在城隅曰忠與義疇出公右是用躬致天子之命于墓下而不敢諉之有司焉嗚呼公之南還坐論蔡氏也方公持扇乞錢之日實彼秉鈞蠹國之時榮悴殊塗亦既甚矣歲月幾何是非大定流芳遺臭兩俱亡窮咄彼究塡埋骨殘土樵蘇尤嗟而弗顧而過公之墓者莫不裴回太息想像其遺風是果孰爲榮辱耶嗟夫天不使公還葬河間而葬于此又不使蔡襲于異邦而瘞于此其殆欲一正一邪昭然並列爲世之法戒乎雖然使君之言行則王室不至於中微蔡氏亦免於誅僇其公之論蔡也不特忠於蔡氏而蔡之害公也不惟禍國抵以自禍也嗚敬仰之餘併陳梗槩公之英烈尚聞斯言

志節廟

忠節有祠自太守朱公始然公之既請于朝也命未頒而遽去其後牧臣鮮或加意故祠室之立苟簡爲甚而其役祀之位次亦有可議者焉某蒙恩此來首修謁款集回顧省慨然久之謀諸同僚遂徙斯宇尤工命役煥然一新或出或升惟義之比至於近世將臣捐軀犯難之死事類者皆附而祀之下至戎行亦許從食嗚呼是足以彰朝廷表勵之義而成朱公建白之本志矣像設告成肆陳薄奠英威未泯其鑒此誠

祭王侍郎母夫人

嗚呼夫人其古之賢母歟方來嬪德門之初宗伯之年未冠也保惠之至其猶護驪龍之珠鞠育之切又如字冊究之雛然能養而不能教者母道之常也而夫人獨知徙隣之深意欲勉經訓之菑畬遍曉岳麓群英所廬前則有五峯之遺風後則有南軒之宏摹顧謂嗣賢汝游汝居把靈峯千仞之秀以助汝胷中之奇偉吸長江萬里之瀾以滋汝筆端之芬腴豈晨昏之弗懷蓋深惜於居諸然其始也或以爲迂其子若於慈爲未足迨乎上天廷之大對魁溥海之群儒厥聲赫然如霆之迅如日之起然後知爲教子之力盡於慈而有餘嗚呼夫人其古之賢母歟

方蘭陵之婦侍極緦服之驩愉謂耆齡之未艾
奄長夜其云徂某也役宗伯游揚聞懿範之一
二欲揚厲舖張以待後世之太筆之椽如意嗟
兮今晨婁稱兮在塗朔風凛兮號空嚴霜慘兮
冽膚悵莫留於仙馭徒泣餞於輀車

祭趙侍郎

嗚呼我公遽止斯耶始疑弗信今果然耶維莫
之春拜公于都樽酒笑談神閑氣舒退語於人
公壯且碩謂當百年為國柱石越夏四月告別
于公公時孔安有將其容居亡幾何鄭命相踵

乃尹神皐乃正法從善而不察呲筆作書書在
于途而公歸歟時止時行孰非天命謂公安之
不以為病御書親賜訊公安否將命東歸延以
疾告維公德人勿藥以瘳川逝飈飛奄其弗留
位非不崇志則未究命非不遐年則弗壽開閫
抑揚果誰為之茫茫太空孰其問之嗚呼茲歲
老成殄瘁梅巖云亡公亦隨仕鄉之學者其將
誰師鄉之仕者其將疇依矧惟鯫生最辱知己
別去幾特遽隔生死冥冥長夜公今何之乘雲
往來與汗漫期鈞天清都公樂無苦唯在人精

寧免嗟慕陵谷如泉莫將我悲不忘者存尚或
鑒之

祭詹大卿

嗚呼天乎乎公以卓異之才而位不究其用賦
公以醇明之德而生不假之年方疆埸多虞宵
旰太息之日而奪此老成之彥經濟之賢詩所
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也有志之士所以盡
然而傷痛拊膺而問天蓋公之為人得諸天者
既異而充之以學文深造其淵源自群經百氏
閎深奧衍之旨靡不心融而神會下至陰陽卜

筮幽微幼眇往往探賾而忘筌惟其所造者高
明自養者剛大故雖踐歷清華不以為泰屏居
林泉不以為辱更榮悴而無二色禍福不為之
遷改迨公道開明善類登進乃復分太守之符
持王人之節識者知公之將用莫不許然而相
賀奈何人事之乖兮　驛朝而馳訃音莫傳豈
民之無祿不獲被公之澤乎抑厭世之溷濁寧
輕舉而高騫公於幽冥之故死生之說既灼然
昭融而洞徹宜其臨絶之音琅然不亂啓手足
而全蹤吾鄉邦人物之盛蓋自昔而蟬聯比

以来諸老淪謝惟公僅存若靈光之巋然後生
小子尚得窺儀刑而興起奉教訓而周旋若某
之不才頑何足以語上而公獨以為可教每更
以留連憶初筵之別公辱臨分之贈言曰盡心
則無愧平心則不偏蓋拳拳服膺不敢失墜者
五年于此若八袠而首弦謂公年之未衰尚克
拜於堂筵冀鄙吝之獲鋤甚沉疴之特痊孰謂
公奄然而逝乎曾不及乎華顛想音容其若存
冀親炙而無緣悼前志之不修涕泣下而淪漣
繼自今其何如惟砥礪而彌堅誓名節之不渝
以報公於九原

祭陳北山

嗚呼維公世之偉人有德有才有武有文闡洛
之緒弗絕如綫繩繩紫陽是續是演靜涵一本
動貫萬微隱顯相因體用弗離公游其門見謂
巨擘遡流窮源研幾探賾縕而蓄之既粹以精
發而對之亦大以宏非如世儒沉溺訓詁非如
詞人聯緝毫縷平居儼然色下言徐遇事剸然
氣陵萬夫破賊東堆震霆電激袖手北山窈若
深嘿能開能闔可縮可伸嗚呼維公舉世孰倫
經濟之謨戡定之畧愊塞通施遺藏自樂思蒙
力雄筆涌厥辭鸞鳳翔雲而與並馳尊祖春容
淋漓筆墨昭視冰澌為我僕役先天之秘人所
莫闚公獨玩心皇羲是師間者書來厚以告我
誰歟共談緊乎其可千里相望數遺以詩學失
傳訛形于嘆咨觀公之志勇於任道將扶微言
俾後有考我云斯文寄實在公紫陽之志益成
厥終云胡弗淑奄忽長逝朔風怒兮助我悲嘶
幸而有子公為不忘靈兮來思舉我一觴

祭趙提舉

嗚呼維我　聖朝天枝蕃衍號為磐石之宗三
百年間英林輩出然德著于家者未有如篤行
之行功施于國者未有如忠定之忠蓋父子相
承世濟厥美事親盡孝則庶幾乎曾子事君盡
道則無慚乎周公惟其純誠大節昭格於上帝
故賜以峻明哲艾之嗣獻高陽之八龍公之稟
於天者既挺然其特異而自少暨長沉涵漸漬
不離典訓之中入師門之指授與家塾之磨礲
義利取舍之端必致嚴於決擇古今成敗之變
亦洞究其初終故材之成者日楙而識之邃者

克節麾旄特宗盟戴位介胄自將則氷壺秋月之瑩剛果立斷則大阿龍泉之鋒略綦奇盛殭凛乎其霜肅惠鮮惇獨煦然其春融雖憤世疾邪常若過於激烈而尊賢友善則未始不極其溫恭凡聲猷之可紀皆學問之餘功環轍雖頻不自悼其蓍稽蘭雖寵不自賀其逢惟及物之是期曾桑計乎庳崇草樹冠於神虎獨抗志於冥鴻有冕山兮峨峩有蘿湖兮溶溶將卒歲以優游胡遽罹於鞠凶嗚呼哀哉我昔與公襟期寔同辱竊盟之我締永世好於無窮闌拂衣而遄返思命駕以相從未巾車於此道已𢬵啼於西風今公之葬莫能躬奠酒之奠徒自斷乎奪空想英靈之不泯冀肸蠁之潛通

祭左翼軍吳將

嗚呼汝之年垂老矣討賊之役主將不欲汝而汝請行忠也同列具旺以一舟而當賊五舟他人不援而汝獨援之義也旺獲全而汝死豈不哀哉然人誰不死汝之死以忠義可謂得其所矣渠魁不日就擒當今剸肝以祭汝官汝之子卹汝之家而廟于海壖以祀汝忠死之士皆從享焉汝雖云亡必能爲厲以擊賊也